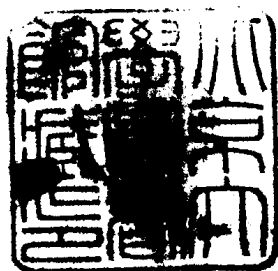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集部第一五〇册目次

半蕪園集十五卷附潡湖集遺文一卷

〔清〕黃石麟撰　附　黃君聘撰

清康熙六十一年黃承炅等刻本

序

臨川垂世之文始於晏同叔而盛于王半山半山而後代有名彥明季盛在制舉業而古文未嘗少衰

國

初諸宿老皆不務詞章振興古學如傅平叔之淵博陳少游兄弟之超逸李仲章之高華徐澄萬之幽潔劉穆叔之醇厚皆一代著作偉才足以挽頹風明實學厥後卓然自立而能繼踵諸公者則黃東川先生其最也東川之文又善學王半山而神韻骨力與之渾似乍讀一過覺滔滔莽

莽無所塗潤細玩則奇情勁氣勃鬱行墨間令人不能窮其所變化蓋取精毓粹於介甫之堂奧非衣冠肖而跬步求宜其與陳傅諸先生前後

頡頏也余昔應童子試由稱
中竊見顏色當時先生已引
丈人行余年少未知執弟子
禮有所就正然竊聞先生生
而負異人之質蚤歲讀等身

書網羅百家眼如豎星操三
寸管謅筴古人叱隸今士酒
引半酣輒耳熱仰天激昂憤
懣欲泣欲歌有推倒一世之
概生平為文多嬉笑怒罵寓

意深遠以規上書仁宗論政
館職者其用心同歟否歟先
生之同堂弟曰將南先生亦
篤行君子也其時藝已造古
大家而于古文體亦無不善

居恒昆季以著作相切劘同
時有元季之目今壬寅秋將
南嗣子叔瞻偕東川嗣子克
若彙梓東川先生之文而以
將南先生文附刻於後託

郛諸同學寓書來京請序余不敢辭回回憶昔年所聞見而佩服未忘者書之以誌不朽且復繼觀全集若有人焉遇之紙上尤幸臨川古學之盛將以茲爲薪傳也是爲序

旹

康熙六十一年壬寅歲秋九月

繡谷江球宜笏氏書于燕京之官舍

褎昔幼時見舅氏所爲文先君子嘖嘖嘆賞累日不置初未曉文章之樂事稍長從外傅學爲八股時文以應科舉閒竊取舅氏之詩古文辭讀之雖不盡解其義然于聲色臭味之冊頗知愛慕私效爲之不敢以示同人舅氏從篋中搜出且喜以告先君子曰兒甚通晰他日文詞可屬也時先君子課子以得科名爲急恐予或紛務以妨舉業因索余所錄先輩雜作悉撤去不令置案上余因是不[illegible]讀舅氏之文然自制舉外先君子所課督[illegible]亦有左國莊騷太史氏及東西兩漢唐宋大家之文學之旣久解之益明恍然得諸家之文之所爲異同而因以思舅氏之文其異同于諸家者往往有之然後嘆古今求文之能成一家言者固非無所本而然也因請舅氏以求爲作文之法舅氏曰噫夫集腋成裘釀蕊成蜜不讀古人之書吾未見其能文者

矣讀古人之書而不詳其要亦未見其能文者也夫文之要有四居吾語女一曰典取材不博則文有空疎之病是故沈浸醲郁含英咀華貪多務得細大不捐是謂文富益猶工師者之伐木于山度材于原以成巨室也一曰雄養氣不剪則文有痿弱之病也是故高言肆辯驅騁縱橫鑿巖嶄絕鋒不可前是謂文豪益猶善戰者之斬將搴旗追奔逐北不可勢遏也一曰奥文之境因取其幽所[illegible][illegible]澀之病也是故聱牙佶屈鉤深索玄[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解說惟工是謂文幻益猶入山者登[illegible][illegible]以測其深進沉谷而莫知其藏也一曰曲文之情則取其變所以無徑直之病也是故紆徐委備長短疾徐往復百折不可端倪是謂文譎益猶溯河者欲窮源而莫尋其端思竭流而莫竟其委也有是四者而又習之以精操之以熟若僚之于丸秋之于奕王

良造父之于車得之于心應之于手口不能言數存焉其間則信乎其文之善也而能事畢矣是言也因舅氏誨余以作文之法而即舅氏之自言其所以為文者也余謹識之獨惜夫舅氏者以不世產之才而績于古今之學乃以沉淪終老鬱鬱不得志故其所為文章若詩古文辭之類多零落散軼不自收拾而嗜古之士竭精畢慮一得之于寒齋荒圃之中將付之梓氏以布其傳余于是深樂夫有志者之所為而益重為舅氏悲也雖然物之實者久而彌光余見舅氏之文之大行于世而將以垂于不朽也昔歐陽永叔書昌黎集後而曰道固有行于遠而止于近聯于往而顯于來者嗚呼古之君子莫不類然又豈獨余舅氏也歟哉

雍正元年菊月既望甥綸谷徐繼皐敬書于瑤湖之長春第

先曾祖性元公篤學積行人也生子二長毅中公乃
元胎公所自出次即余祖省中公先君子嘗謂余曰
我家世不務商賈農工之業一以佔畢爲事性元公
著有古文詩賦若干毅中公與汝祖同著壁經辦異
將刊問世慘遭兵燹略無遺字我手著者又緣舌耕
異地藏家塾篋中被竊一空惟元胎公文多散寄親
友間人競珍之徵集尚易於是乙亥秋元胎公之孫
諭臣乃克若家兄次子也同余搜採得文數百篇欲
編次成帙而諭臣且早夭矣家兄克若又貧而乏貲
此文之藏於篋中者閱數十年今以戚友佽助乃得
付之剞劂獨是先伯爲人卓犖不羈超然名利外以
才其學雖爲當世名公巨卿深賞而絕不欲以文章
自衒凡有著作僅存其目輒隨手散失故集內之文
大半得自傳錄不免字句之譌其家藏草稿久於傲
屣朽蠹尤多余之編斯集也於間有譌錯蠹缺之處
悉仍其舊不敢以意改竄其朽蝕之多或連五六字
或連二三句甚至有文無題有題而文闕半者姑存
原稿以待尋求而補刊焉因嘆天之困阨文章之士
於余家尤甚也余家歷世以來代有文學乃性元公
及省中公均困場屋有志未遂毅中公雖登賢書亦
第而任學博未獲大展其用而先伯先君又皆以明
經終其身阨抑已極矣先伯嘗云吾臨山川亦靈秀
人文亦傑出而勢位富厚每不若他郡者得扶輿清
淑之氣也由斯以談余家又不若他姓者敢謂得清
淑之氣哉然身既弗顯於時文苟得行於後是亦不
朽之業也無何始以兵燹之禍繼以竊盜之條即先
伯之文稍有存者又多遭於朽蠹嗚呼豈非天哉余
從下第後不敢虛先君子命且以戚友佽助之故不
揣固陋與克若家兄共校訂之得文一十五卷外附
先君子遺文於末梓以藏之家塾并將丐　今之名
公巨卿先生賜序文表章之則不得志於時之先人
感且不朽
康熙六十年辛丑歲如月既望姪佺士謹識

二

半蕪園集總目

汝川黃石麟元胎甫著
男承昊克若
姪佳士叔贍　同校

少遊文

是書半屬陸稼輯務令各歸其類而止無煩
中不復次其前後其間評語甚繁以非規手法
定且皆類不給姑置勿用其列小序及註釋[illegible]
先例所自記者也標題悉照原稿不敢改易尚
有其一其二云云字樣盡行抹去恐淆亂無別亦
仍其舊而已所登之文悉依家藏目錄採入鮑
人所寫傳者不敢參雜集內每卷總目不載前
數每卷古文詩後不載第幾卷終蓋欲搜遺
續補入不得豫限也佳士識

汝川黃石麟元胎甫著

文叙

重脩撫州府志叙 代張郡伯

聖天子命予守撫州蓋在戰卝踐奄之後丕承武烈四方其順之暨于海表罔不底貢於是愼擇庶尹簡修進良誕敷文德以變化於天下意甚盛也予既被命兢兢不敢辭戴馳以至維時撫之離於兵寇者亦有年然庶政之待脩百廢之待舉者則猶艸昧之

道也予惟思其大指逺若綍一以息其囂勤斂以作其惰潔敬以滌其邪大剏莫或佚則衆目舉有條而不紊顧自度謀慮或隘晷聞或希雖悉力殫智而弗之效五藏師虞於僚友暨同其媯蔚爰於賢士大夫無巳則往求閞由於前人之載籍夫然後知古之勤其官者其秉之典則深遠而不可盡非惟一世之仁也甸其土以伍其人民立之長以稽其征斂禮樂教以庠序戎兵畜以蠻壁上下皆有寧宇暨艸木鳥獸咸若而治亂之故休咎之徵極天人之數莫不備焉

志之於籍噫嘻前事之不亡後事之師也予循覽周秦兩漢之間撫事多荒畧與晉迄隋乃見良吏附定始爲撫名越唐而宋景定咸淳中頤山家太守廼掇羅志三十五卷今其書雖佚猶時時獲見於稱引而其大指則存於所自序譏樂晏以誡後之人五百有餘歲矣讀者莫不傷然而求之後且秩有閒以至於明弘治有呂公傑踰五十年嘉靖有黃公顯又七十餘年崇禎有蔡公邦俊凡三脩之矣　本朝康熙甲辰乙巳中則有前守劉玉瓚集其舊而損益之其紀

與常也備其述古皆也詳其爲人物表者或失之雜予亦竊疑之雖然非其意也顧其爲書於　先帝十有八年之際爲具　今上祗遹無斁絡闡衣德言擴爵載洽于茲惟以撫綏兆民爲訓詁隸斯土者或府或否士之生其間者或進或黜逮於爲良民爲頑民賁危不一之所自今之日可使闕焉而弗紀微之而不彰其故乎嗚是予之責也予乃謀及武守曾君逦守陳君與六屬之長貳之卿大夫士六七人輯甲辰以後之宜志者考其實而類記之事　上之法察地

之出者天之度而人事得失之數後之知言者可以考其際焉無謂一州之志而已郡積而郡邑乘之郡邑積而天下之大乘之揆之四境之內達之百世而下皆有所取法是爲務知其遠者乎豈欲修飾於篆牘之末哉 聖治烝烝成於悠久外史將不勝書後賢時取而附益之如願山太守之云斯可矣志成予釋唐 簡勝副江西臬事行有日矣因畧言其所以爲志之意以序之

重修撫州府志敘代陳司農

今 上嗣歷二十有七年某奉符判撫州八年矣維時廣寧張公守郡迨五年釋繁持大康政旣脩及其暇乃詢於試守候官曾公屬六邑之長爰諏鄉大夫上致七人適於館而授之纂俾釋編郡乘以續前之闕畢余視之月三望編成而余是正是志也協星土繫占步申黃封界負山川辨其都鄙與物地之入三壤以則九賦以貞稽夫里之數如獻於 王府之數天民之合章矣民宅攸居官得其守 廷正厥位 廷施教典則庠序有同壇壝有秩 廷誥政典以奮武衛敬

其將本之制則自宋以下五百有餘年作之者余之者在邑在邊增戍減戍之所由後之爲屯爲操之制昭昭乎有餘而不紊也 王制備焉夫然後表官師表選舉證因革以次列其脩良則傳之後民之所不設也其立不朽者則傳之行實信於時文采不泯於後者則爲之爲義爲節爲不辱其身者則傳之微以獻也錄其論說及歌詠則徵之文也古也人鑑今曰我師本末具善敗陳矣余省覽終日終篇而瞿然懼予衷之不曉也職思余官奔走於漕親見此州操丁之

修弊而無以云救今不救則丁歲亡丁歲亡則運日敝如之何其可也吁撫丁之爲屯爲操者屯受田操糧無田屯受田故有造與運之役而操非其役也蓋屯操之相淪久矣 世祖建國三年創季世之敝令且糧操者以造以運而弗除也莫不援赦擬歸農之 詔引衆感而顧之然不得免焉窮則鬻其產與人倚賂不捈無所底訴甚則指鹿易羊曳帋以餌或孤胡豬驢之勿辯嗟乎丁歲亡則運日敝也誰執其咎者今之云救求其故而反之轂丁不可也求撫屯

之故賴以代之不可也求江西歲運之常數分少以代之不可也求本州之士民按籍而助之不可也亦援 世祖之明詔以除之而不可某思有以知其無可者矣無已其以官田游之而可乎好仁者捐已而爲之田勸相其民使耕之斗勿之預也歲入其粒藏之官帑軍勿之預也待其造與運者白於官而給焉斗民不雜農不可得而竊也軍不可得而擾也而造者運者乃得受其施而于役其庶有瘳乎雖然斯一時之計并百世之仁也某也親見其殄瘁不得已而

千慮以求之以待於一德而行之者張公嘗謂余一州之志闕則非四方之志也二十五年之治教政事有見者有聞者莫爲之後誰其嗣之然則余爲斯言撫之政典之大者也豈惟余實然諸君子亟見之澀公守撫而有以信於其民人今陟副時臬則必有以獲乎其上公之慮此至熟也將與協心同道者行之使殄瘁待濟於其下而某也靳之不作於職者庶乎從 王事而有終非余之幸抑以畢公之志也既又謂余宜有言於末簡不度固陋叅其所素積者然夫

[illegible]曰制以備民事以理文教數矣武衛無有數其[illegible]通之天下而可夫豈惟一州之志哉

復建臨川縣學三元樓敘代李明府

今天子嗣守歷服紀幹載盈則有虞苗夏扈之役王于興師征不庭以貢方夏南邦既輯四國庶平于是匡敘六典脩式群工宰由世祖之舊外奮武衛內揆文教與天下更始吏之近民者必授之以子惠之師忠信之長焉辛酉春三月于小臣乃被命宰臨川馳驅以至則築日祇謁文廟廟制方新然而堂廡未備

師徒之凡應無所識余嘗之先代之制則今也千百之一也嗟乎是何以稱古者以學宮之制吏茲土者其何以稱天子誕敷文教之意哉尋則急而圖焉豈無乎其不可以息也顧以倉氏庾氏謀之則贏者鮮二三而議者多什于時縣諸生某者則進而言曰夫子之以綠完學宮爲急也海教之本也然而時謂諸急其先焉者臨之志曰地以運隆運以人興臨學之卜遷于茲也在昔明世宗丁酉明治棊陸百禩惟貞岳牧守令皆與其鄉大夫士計悠久而制備而又於其

中道建崇樓懸危刺史賓應體其上牓之曰樹翠足其時象山應令君所擬也相地形者以謂于臨學爲宜百年之中英才鉄出科名多不負蹉以三元樓名非夸也則其時樂育斯士而爲之名也今其圯也幾何矣然以危上疎之追鑫俄千年必不可𩈇裂且若有待而然夫千畫起而築之於地形先其表者繼其裏者於時之力急其儉者緩其多者匪一歲之月而百廢具興則爲治之本末無紊於先後之宜者矣予儋勢而興曰此臨川之學者此其爲臨川之學言之

也夫余乃貴有臨川之學之責者臨川當古之諸侯方百里之國爲侯之泮宮侯之制詩不云乎於論鼓鍾於樂辟雍爾多士其與鄉大夫廣斯義以絹成蹊蹟既於制爲宜其以爲學礪行應今日之運者又非獨藉其地利而興也爾多士勉之予之欲繼斯樓而作者予猶有可誘者耶

送魯司馬入守順德敘

惟二十有二年轄十有五國修覲禮群吏上計余府貳守東侯魯公署最考有節陟守畿內之順德以晉之於是公仕余江多歷年所其在余府則爲九載成績之期父老子弟華出里奔委謁節度府乞留之弗得刑棗九邑之長奔追鋒琁之僧將爭之境上縣大夫名邦人而告之曰王命也義不敢留公乃得策日約車出祖于郡東門之外是日也紳黻衿履蹇跛竮單張汝水上旄亂保攜摩肩揮汗聚城東觀者以萬數僧有進袂而攖其轡者踵公何去我之亟也余則扶杖而前曰噫嘻公之施澤于民乃今其久以深也雖然公將爲政於畿內大豈一州一邑之治哉吾人

其待澤於下也不崇朝而雨天下非若太山之雲乎弟子進而問然叟也將何以徵之余曰以公之力治余江者徵之人王分天下之民而列之守又守其所守而置之令吏之於民也莫親於令然而令爲難守者不以其情求乎令令者不得以其情應乎府則令之難也若夫佐府者之於守亦猶令之於守也守有所不及不以其情求乎佐而佐者亦不以其情應乎守則佐之者爲難公之仕于江也五爲令初令南昌居治與亂之際既以有成勞貳于撫又被命署其支

邑者四焉則逐虐其除之茹也公皆有以綏其散離而貞其賦役能爲之信其情于府無乖逆之憂其佐余撫也制使軍興傜須之數一以咨之轉餉萬里之外無坐郡朝者不朞月及其代爲守也令與佐之不得以其情應乎府者公悉自達之勿使有所拘閡然則公之爲政皆能爲其難者也剏議內天子所自治其大臣奉元德以率羣工其吏民陳疾苦時得至于外朝公爲令而能以其情應乎府今爲守而難以其情應于令者哉公佐府而能以其情信于守今爲監

內守而不能以其情性乎上者哉且四方旣平歸于王國非若曩時子江有徵發飛輓之難也鉅鹿諸郡吏士守障烽燧不驚但宣布詔令令民知德意已矣公爲者不得其所難而今忍息其所易乎哉異日治郡署最考璽書名入謂公宜遷相朕則其待津於下者必與天下安之予父老子弟何患焉邦人聞斯言也皆曰善請以汝水之一勺酌公于是公乃叱馭而前矣

樂平余先生訓撫學考績敘代

樂平余君訓吾郡弟子之六年于是　天子考績長吏書其學治上之督府以達諸朝例當遷一官郡之弟子序于籍者蓋千人矣樂其師而弗忍於其去然而不可以止則問予于千里之外詞曰先生自此升矣曷其贈之以言先是巳庚之際余且里居余固奉教於余君矣君貌不頋溫恭儼恪容止可度使樂者與之言恒失其所據依君之言曰士之志於學者尊而文明而行文思壹行思和其求之也專其達之也

順有人於斯其邑同其聲同然而忿戾者不若和者之速也其日力同其心思又同汎濫而求之不若壹者之易也且大君子所謂學者成于易而毀于難逆之功倍而勞之功半然學者舍其功之倍而苟趨于難抑非所以爲訓也予益聞其言而美之君之所以爲教深于詩者也古之以詩學垂天下莫尚于申公申公受詩于浮丘氏由秦入漢歷高惠文景習其傳者至西晉浮六百有餘歲而微焉今或者以謂漢之爲經者固不逮宋之爲說者乃兼大經與治而習

之吁詩之爲教也出於治壹其思而和其情治人之
善術也士而誦詩則曰哀我憚人亦可息也安得吾
受是民而施之否則曰不自爲政卒勞百姓安得吾
任是政而爲之謀乎一日授以民而爲政頗僻以臨
之不𠕁其戾乎下也恣睢以事之不疑其戾乎上也
夫然其不遠于治者非詩之不效誦詩者之失也中
公未嘗爲政然而漢廷議禮天子不北面而詔爲非
深於詩教而能之哉余君行且顯矣朝廷將授于以
四方之政昔之所誦可以謀及吾民而施之夫其施

之民者豈異夫今之訓其弟子者邪余君世治毛詩
予亦習毛詩故次其所聞於君者而釋之以復郡弟
子之詞雖然弟子專是說也而尊之則亦弗畔夫余
君之訓矣

金社盟志叙

新天子建極之明年夏五月庚申黄子會子同盟于
古協年也將盟賓入咨而曰非古也辟其凉乎于是
黄子紀夫先矣正言曰夫盟所以昭德也帝其廸之
象于崇爲數形於下爲絃氣于動爲經理于静爲則
各時其五位下厥度游以麗一朋以麗中比質不遂
以休其彝典文不逮以發其懿媺則朋者稱德焉柔
满而卑剛满而升保其天以相格予思夫燥濕之不
時秘戾以乖秉躬之罪若變飈而能内其何以弗諧
𨐌于而祚之邦夫其窒于天乎守衆之冈害和其性
而天下從之以材我倘則荒其績以質我矜則福其
論朋是以有保惠之旨名泉者山命風者律君子貞
志浚才被于上下索古之耿命虞皇周后之人而協
諸今則亦于懷明德矣旌之以衷章之以類覯之以

時寧也知洛其幸違貞適也如雍其皆違治朋是所
裁成之訓猶秀必盈維孖必汰翔佚武于隆崩矢桀
欲于康陛非有道者所以命世也奢則害上不饗于
助樂則害中不卿于節天下總其系以應之而足其
欲以爲令其若自命何朋是以有左右之蒞天命之
不回則是我有大造于下也岐無鳴厝之官鄰有嘒
書之使然後明狀刺之宄庸泳窒于多嗣隲天下之
卿士大夫關其口而釋之柄其志約以疾其音慰[illegible]
瀟大亦寔于壹矣朋是以有儆戒之交古之[illegible]

者生斯人亡斯籍士不忘上世之舊勛而憂道藝之
閔于[illegible]釋物凌神百代而爲之稽討周年而列武于
咨締公命而偃康于齡必不然矣用是以有仁智之
輔孫之善以前其情閼之幾以亂其器告之失以拯
其疾授之困以牖其衷蓋將交其德以相成也故和
介以式禮約言以秩信予惟嚴其志于無斁其又何
戾焉賓辭謝興而曰至矣哉朋德之弘也然則相際
於其義矣將焉用盟賁子遂言曰昔者帝舜之介德
也俾作哲王代其政隸以司盟藏乎其中穆而不耀

君子桃言所以發志者也王者之教俾天下懷德以
徵于盟莫不思盛其信以久其眞詩言勿誤易稱顒
若蓋言盛且久也齊白晉耳崇德之后爵能糾群侯
而謀其不斁彌縫其闕匡救其災以奬王室垂於功
史後之紹見吾輩者必名焉今天王建國帝命棐諶
介子翼予以二斟之勛謀以發憤其所爲天下雄予
之及此盟也式是正直神妒之矣雖不敏其敢不惟
命賓乃避席適衝而對曰美哉尙乎然則綴其心而
年也何居賁子遂言曰賓未知引綏鉤絃而咨其變

響也聖人徹萬物于塗而聯之聚之以同而疏其畢
士必有同德之寀以授其天下公侯必有同德之卿
以充其國大夫必有同德之貳吏以攝其度而浚其
友雍其人則異疆狄其人則異族同也者謂其皆有
嘉德而無違心也若絲竹之允諧儔能剛之以燀乎
味以鹹迭秉儔能亂之夫天之與人莫不有辰紀之
制判爲八垓合爲九次一息而萬啓焉今也生之同
曆伍之同邦問其志事皆是其義以爲求則天必將
建諸此矣取是言而正之介子與予蓋有錫于天者

盟賓臨之其敢或貳汝心乎賓易容再拜曰而后乃
今知朋德之盛敬聞命矣請相厥嘉乃盟賓酌而祝
曰使君子恒無變其原無務冒其名而落其實以篤
成勛以揚于天下介子飮而辭曰唯是修已撰物之
行余二人協恭敢不夙夜匪懈以追于貞士之嘉言
賁子飮而辭曰懋乃法行違乃嘉言允底于同德以
交修介子曰予之辭莊以則加之載書命之曰志序

小臥輿言自叙

元日甲辰勒門絕客惡聞人聲獨坐被酒疾作翌日

不能炊無敢語者三日餞辛亥出訪西觀魚者操四
舟舟一人鸕鷀百隻作鸕鷀詩爾甚呼展于濠潭翠
羽掠水而飛從者曰魚虎也曰雄者翡雌者翠爾雅
云鶂也義訓曰鷁䴉燕也埤雅云魚虎翠之小者作
翠詩二十有一日鶖鸷戶外有逐鷹者呼夫其不逮
化于善乎作鷹詩于是疾少間群鴉噪于恭土或視
之曰惡可知也予喻之曰意者我其有憂乎而曰然
作鵲詩霪雨七日户庭寂寂汝東會氏餉生鴨二匹
予四載疏食畜之雞群雙雄爲栜一情一好鬪一客

自川來問家人烹其惰者予心惡其好鬪者作鷄鴨
詩粤三日壬午如藍田飲酒樂止于蓮野白鳥不驚
反舌在林作鶯詩百舌詩而反是夜鵂孔而喧童子
燭以火雌蔽其巢雄者逐之嗟夫愛其子者不若彼
愛子之甚也作鴉詩詁朝玄鳥至止于舊巢戒曰勿
捕也誰與歸作者燕詩

李聖水僅草序

內而不出其自求者悉矣以視天下在乎知不知之
際李子聖水英妙能文詞平蹊數變豐約數變之學治
不或改余二三知者數晨夕每稱其孝友幾古人而
樂其論說從先正必不東擊而趨步里中見知者已
希焉試間遇知者雖然不知其人與文之所至則猶
不知已爾聖水未嘗以不知而有慍余畧點次其稿
執稱出百十首嗟夫其學可以出矣崑山徐去矜日
之嘗在茅鹿門熊次侯二先生之後天下之知吾聖
水者豈必多也哉夫行美直文美曲思曲而辭調由
而紆獨于此乎求之知其文亦已難矣

半雲堂近艸序

李子聖水辛未孟春設教于宜川之半雲堂因改號
曰半谷距家幾二百里其山貌以奧篁質圍之竹總
草逕講習于內下之望之矜嚴飄飄乎凌雲越中夏
歸以其近草示余余竟夕誦之如昔者初遊江浦觀
其洪流洋洋望末揚奔則莫敢排抑再過如入匡谷
重崖複岫幽邃谿仰見天際發光藹淡噫嘻是其
入山面壁之所際也與雖然非好學深思者難爲測
見寡聞者道耳今之道半谷之文者必以予初題僅
草之詞觀之其僅草十數萬言曰僅者微出其謙云

爾

玄月詩杪小引

季秋之月命之曰玄月說文曰亥者幽也遠也黃子曰秋之窮也夫其阻于此乎周禮曰染人六入為玄爾雅曰玄者緇緅之間黃子曰夏中赤秋白冬玄尚黑是月也白乃徂黑故字之以玄吁玄其尚于白也無乃使人不以白自執乎哉嗟乎已而曰皦皦者汙皓皓者厚乎唯不自亢其白以和咏于天也孔子曰言孫

寓社詩序

天地以為寓然而非寓我者也苟可以寓其心者賓出餞納擊寒迎暑或以日短或以歲徧吾時其所之而止焉若其為淵為田為野為宗其迹亦若是焉已矣今造物者以亟而與之游者以休物之所馳蒼隘而吾之不引于物者以暇彼有險阻將焉用之又安往而不得其適我者哉甲寅十有一月官子翼叔黃子元尉樂子孟鴻許子亦逵游于嚴勳避地曾氏茶八之節日醮茗栽作清言戒常懿雜之咲詠各適其懷金華凶儀之故澹淡其不相與也命之曰寓社柴夫今之寓于斯者豈以易夫戴危履覆托足幾席之上者哉

繪撫州疆域圖賦詩贈署撫南州謝分府引代

吳震谷

今天子肇造區夏綏和萬邦至于海表罔不賓服三十有二年命廷臣轉天下地志為圖為書以協紀皇輿部尚書洛下眞脊牧伯下道府州縣聚其纘大夫士老周諮而修証之非以為夸美也聖人疆理天

下示王者無外之義也今列國之外史有掌守其學而不失者乎馳驅輶軒有周爰四方之志者乎以其臨位書有不軼于職方氏者乎乃者令至敝州則南州謝使君攝郡未半歲之月致儲人和百作自撫山人受令繪六屬城池山川道里紆直廣儉之形如尚書文指以備觀覽之末秪從欲聽濫斯弗之棄也命且復南州邦人不忍其不可留山人竊以敝州地圖則本系較上詹桐鄉之民之志也異日使君與百辟殷頌必有人焉能為王會圖以昭示天下如使山人[illegible]

既毫染翰于其際豈不盛哉因集古何以献詩云人
說何州路得覩君子庭翰來發東郭雲欲衆山清脅
雨隨車溢復開啼鳥聲日華川上動吾愛謝宣城

送俞犀羽遊浙赴公車詩叙

俞子適吾鄉其在夏秋之際也予避暑帶湖簡若去
城將一舍故無觸熱之具然而聞其聲䛕䛕哉松之
下矣已而有客誦其詩引徐京于㵳谷振蘿薜以鏗
爾余實心儀之秋既乃遇之蘭雪堂相睇而别予然
後見之則曰何以似之俞子溢栗箭令舒又現質慓

予霰斂標然遐舉卽之則不可賓遐之則不我得若
昔東漢群士趍飆履景有道程其良器士元拔其格
然天下同舌而從之者二君云爾俞子方斯蓋其似
焉予燃弗释以寐以寤淡辰涉冬公車是至俞子行
矣余郡從之者䝉牽而歌之矣班荆之辭未繹折㮚
之信伊何雖然志天下者安能聚之一室子行矣豈
必汝水之市接塵而遊者哉

許靖君詩草小引

息茂樹濯清泉淒靈思于太上渺萬物而獨征箕乎
其不可反也便伴于形勢之途嚼嚅于炎燀之室受
耻不吻應客則傲于是卯首奮舌吐繁聲而綴靡勞
嗟乎豈古之所謂詩人之志哉許氏靖君遊武夷而
反勒其戶安處危樓浹辰不適市信其所自守泊如
也余適大許小許大許投余詩麗而正曲而不汗放
言而無所疵繆吁蓋古之詩人之志也必也其靖君
乎靖君問余言而介也下而與之言酌之以酒靖君
于諸許爲大父行余所交亦多大父行

楊次旌詩引

凡今之人類言詩楊氏韶曰今之言詩者何如東川
黃子曰如匠人之氏宰其于木也爲棨爲楹爲楶爲
斲如庖人之狙爲腥爲燗爲炮爲鯚如執組其施于
五色也爲紺爲緻爲繡爲黼爲翩齊髯而笑曰吾
將鬱鬱居此室衣其衣而拾其食也吾惡乎適吾情
黃子曰噫嘻夫亦自言其情而已矣識乎情毋近乎
性與會所然恍能言其所以然則有不知其然者矣
今必曰古之人吁古之人死且朽矣若也十朝之間
摒時而隱將楊子其猶有古之志也夫

瑞昊壺遊詩叙

楚澂公善默平生不作書臨易昊公善詠一日可千餘言黃子皆善之二公蓋以其默與語為行也昊公幼學律好作詩詩曰濟濮黃子闡與之說佛禪律交譏者何也律者詩禪者道而流也黃曰不然理無所附述理斯貞性無所著詠性斯明有言如目多言如燈目之所及我能至之亦能止之瞽者其能執乎一室一燈其光自一一室百燈其光若一孰謂一者光而百者闇乎黃子曰唯唯子將涉江逾河歷齊燕而

內也子之詩皆徧多予與同遊諸子以詩啓其行凡若干首或者曰善詠不如善默黃子曰不然默者戒所生也詠者慧所生也

九華弊上人詩叙

東川黃子曰昔者予知九華有弊上人者矣弊今夏浮彭蠡躡武洪廻冬而歸憇黃子里中萬菴者不浹日風笠雨杖怦怦焉爾矣顧黃子曰予其遊乎千里之外者哉予不越千里夫孰知九華之外有天下孰知天下之內無若九華者哉岐舍是而歸矣黃子顧之曰噫予其始為遊者邪予為九華者也之人也遊乎其外而未始遊乎其內者也而不見夫行道之子之磐者之涉者乎足不力者待乎杖水善溲者待乎舟杖失而蹶舟失而溺何者其所待者外也今夫九華之為山巉崿磁碒谽谺與突茹海吐江日月隱出弊子得而息焉樂研垂棲聆耳溉目凝虛以立乘物而周則是遊其內者蓋有全乎其天之外者矣雖然山聲泉液魚鳥相引為語為文以歌以咏夫猶有待者也豈若律氷戒月智楫慈航內遊遐極心言勿有

無待乎其外者哉予于是以歸九華可以為九華矣弊听然知余言之不妄乃出其昔者居池易與予次尾劉子伯宗所評點迄今江閩遊次諸歌咏辭藁以問予予以斯言序之其首使內之丙午日南至題令爲菴序上

九華與遊龍川序

儒者陳康石不善釋家言則譬余曰子之言不能拒而能與與其先也無以存其不先而被者也與其不耕而飫不蓺而煖夫乃不以自厲厲人者乎哉嗟夫

斯亦疾其跡遺其實者之言也釋之爲言絕楊而近墨薄老而絀莊不爲申韓刑名堅僻險賊之術後世才知湛深之士皆往焉雖然久而安其道者亦鮮矣釋者以其道息天下必先於自嚴其身守性范情脩勤縈欲其爲求者畜餞寒扞風雨之具取適具而已彼夫紛華靡曼之具無以生其心爲道其欲者必寒不然則已淚養其情者必嗇不然則已後且其數數然爲求者非敢曰吾不力其具而後求之吾以勤習業則必有所以報之者夫然嚴其身於不可欲以報

天下之求欲其勞而不畔抑亦難矣于是蕩而無之以爲傲情而廢之以爲佚習其跡而遺其實豈非道之最忠者與陳于弗善是也余益取其實者而與之釋眞幼學律于九華窮險阻操玄默是歲也浮彭蠡溯汝川而問余止英巨者五閱月余與之論說輒相善無及奇衺舛逆之言者今去余而西也余惟曰今天下多爲楊氏之學者又濟之以申韓子其無見與而遷也子其無傲無佚久而安之也行吾與子矣

九華僧實際遊龍川引代李念菴先生

其五月九華僧實際來遊臨川是月也大水爲暴至于秋七月弗歸其坎益之以雨汁殺苗幾盡於是實際乃足英巨之岩將從遊於龍川吾聞龍川古爲康樂氏所封國山水荒翳原野沃洽林藪竹木之利視他邑爲最其民雖不耕穫不足於稻粱無憂者今也賢大夫士列次而蒞治之潤之以澤膜之以日美哉是邦吾加其無慚於康樂之名矣實生于宣州棄而得師于九華於其遊也棄臨易之龍川夫有棄也必有得也以棄爲得斯釋之徒邪吾且棄其官而歸矣實女其行乎吾將俟女于玉松之下矣

送游朗公遊京口小引

擊檝石頭放舟京口鐵甕擁閼河之險金山立江海之衝羅芙蓉以餞春擷櫻桃而醉夏花固掖人于千仞之上東溟挹我以萬頃之波君子有懷斯其向矣若乃邈思討古抗志匡時汲中冷以滌囂坐猳石而籌討泛安流則誌成勢于丁卯抑洪水則緬怪力於庚辰矧宋梁之遺蹤獻孫曹之荒蹟不有選勝君而神鑒綦祖生而蹶起者乎如僕羈足茅廬兀吟桀陛

倘或藉之羽翮遂其翱翔聽經覺老之臺坊道孝然之室則所樂存焉矣

宜黃塲中封氏五脩族譜叙

神農氏之裔封鉅爲軒轅氏師封氏所自出也漢之孚也晉之延伯也南史之孝琰北史之軌也唐之敖也代有聞人而晉載記稱延伯爲三世同財爲不失彝倫懃睦之教宜後人之所繹思者也其在河南有封也自唐進士光祿大夫勝邦始也迄南西道建昌路南豐有封也自其後景二公始也余撫宜黃塲中

有封也自其後仲頑公始也居南豐者以唐中和間逆巡而然爲前山爲爐下爲楊梅墊居宜之塲中以元至正間卜遷居而然四百有餘歲矣碩大蕃衍歷紀世系有緒無斁明肅皇時羅近溪先生叙之迨烈皇壬申越泓暴至燬其圖籍迄於今五十有六年予姓之儁良者咨於長老輯誌狀而考之合之於源列之於派本同而末不紊其自仲頑公爲始者小宗所自始也尊祖也協塲中數十世之昭穆幾數百人譜牒相沿[illegible]耳相佚歆宗而收族也其不及他邑諸封者請同爲親作也宗廣而族寄稱族者明親親之義也既具稿以示余其訂之余爲之慨然王文公之言曰唐越五季之後大夫士之齊能不失其譜牒者鮮矣今封氏之儁良茟智殫力於宗功族法之無替可不謂賢哉聖人所謂繫邦國之民者牧以地得民長以貴得民宗以族得民繫之使聯而不散此與牧與長同其道者也鄉大夫授王命以統其人而父兄採祖訓以合其族親親之義隆而德行才藝之教興矣詩云不文百世封之滋大於塲中也其世德宜也蓋

有後嗣保世之功焉塲如易音上聲之方言云陽也

曲沃蘇寧祖族譜叙

曲沃蘇氏蒞山右右宗今寧祖獨能脅勢其所爲作建祠祀始祖以逮於禰如涑水通禮之制大合其族姓以禴之名群從弟子之適播在外者上治則敬所自出無不附也下治則有屬於祖免之後者無不倹也趨趄難稽蕃衍滋至於是紀之以譜由始祖而下別其繼高祖者攝其本而辨其支柔者以澄[illegible]者以[illegible]續頑者以萃悖者以歸經之使有以相列比之[illegible]

以相洽祭祀之倫叙而仁愛之心生矣予覽之而[illegible]
爲嗚呼明祚將隕僖思道弟晉秦跆藉荆豫府縣[illegible]
夫公卿大夫之裔有能世其家不失其圖牒者乎要
而爲枝而爲余姓氏紕繆未之有改况乎尊先王之
典藁敬宗收族之訓得數世之仁以事其祖禰者哉
于於蕭氏之先求之矣司寇始受地於王圻邑在宗
周其後或從於洛邠或散於於晉故至于茲晉豫之
族爲繁而曲沃乃今成其聚寧社將光昭其祖德以
詒後之人古之言德者夫孰有大於敬刑者哉司寇

列用中罰太史以長王國之功紀之聖人之於刑非
以折民而已與教協中而天下之仁歸焉葢其天德
在身自作元命施于孫子不顯亦世固其宜也而或
謂姚嫣五人三臣皆至于有天下獨士師之英六不
能後韓子推其故以爲秦以暴巔徐由遜綿其說似
之然聖人之仁莫大於敬刑未有深明其本者也觀
於曲沃之譜不以徵乎若寧社數出入戎旅習兵事
任材智能離其冦虐以善其身所居則教討研川[illegible]
一術然而敦行孝弟其天性實然有貫以[illegible]

弟之貧者嫁姑姊妹之無祜者則皆曰此吾父母之
志也語曰孝弟者仁之本兵者刑之大寧社仁于親
而及其爲習于兵而慎于言兵是可以語君子之道
者寧社時在洹右予故樂觀其譜爲之推大其所從
來者以叙之

饒氏小宗祀禮册叙

聖人治莫尚於禮禮莫著於祭祭法始祖爲百世不
遷之宗禘之日群昭群穆咸在序之使不失其倫焉
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其爲制也博矣其爲義也

遠矣余歎漢之後世九族之别疑之古昔五服之制
等而上殺於齊衰三月等而下袒免而已親盡則服
盡蘇文公序其譜曰譜爲親作然則後之分祀小宗
者其亦爲親而作矣余抑又思之禘之祭惟王者能
之明堂殺禮同姓祇格若魯人有祀於太廟凡蔣邢
茅胙祭其能畢至乎况乎後之易姓改命辟地徙業
仕人或家於其官商賈或不歸其故國必合祭于大
宗將不能禮其時饗矣今之分祀小宗者其於禮也
謂其爲義也聖人所以勸親亡者庶有合乎予于上

頓饒氏小宗之祀禮觀之饒氏于州著姓臨川崇仁及鍾陵之界岡爲三望居金谿者居臨川之東者不下十六族若使之合祭于大宗雖可得而一也君子臨者在宋自願以後在明自偏以後數十世皆有名迹可攷今其在邑在鄉亦不下十六族使合祭于大宗亦不可得而一也上頓始居者曰長一公公以上五世居御城公遷是迄今方四世其先則已蕃衍爾大矣公之曾孫宸以父兄之訓志其系所自出聯其所出詳其名字及生卒之歲月山墓之首趾爲一書

以匠餝冬至日元日清明日三祀之禮著於册乃問序于余余謂古者建國教民尊者君之教民親者宗之萃葢不欲其渙也家人葢不欲其暌也斯禮也其庶乎親親之義別之勿替也哉上頓在于州西郊二十里一曰龍頓傳聞南宋孟太后過此蹔頓地受名自茲始于西行萬歲山計至此或上食其說當然爾上頓饒氏者以地辨族志宗所自始云爾

帶湖黨議小叙

古之民一今也民本一而末三末業則本必伐矣……也者兵與盜與上之言曰吾其以盜于兵則民不伐矣嗟夫今之斬木揭竿而入者豈非昔之于耜耰趾而出者哉以民于盜不勝者什矣以民于兵不勝者百矣不勝爲而求其民也彼將去民而盜耳以盜于兵則智相權以兵于盜則力相權惡在其勝哉不勝而求其兵彼亦將去兵而盜耳萃其二以敵其一上之人猶鼓之嗟乎民其盡於此乎君子曰吾以民于民則民一矣吾于民自爲兵而民不兵則民與兵一矣父曰子于無止兄曰子弟無業非帥師之令乎有

防有術有溝有洫井畫地而守之利乎鉏耰棘矜非械乎朝而訓夕而習以其時合之非教之戰乎守者望者游徼者備中伏外非善陳乎民有常業故其力敦父兄有常訓故其心不侵貧富不相躐故其志協於和夫然民不漸於盜矣民不漸於盜則可以伐盜以民伐盜則民不兵矣是故君子居上位必也以民于民而勿兵

帶湖南半黨保甲册叙

康熙乙巳季秋月朔帶湖衆始以其人户三之一爲

而纂甲之數名由舊而五甲則次其上下以紀之計其户二十而餘其弟子别食者寓食其庶下者合之三十而餘噫嘻其爲治也約矣以視吾鄉吾縣何以異夫天下之中有魏魏之中有王乎哉抑其治智於用小而不智於用大者耶雖然馴之以姓協之以里敦之以族同之以鄰敎之以禮制之以法使之靜其氣不敢狠和其必不恐隊十家之內孰非所以宰天下之具　哉昔者周亞夫討七國求劇孟得之喜曰吳楚舉大事不得孟吾知其無能爲矣是時劇孟一

夫之名隱然一敵國余意孟非以一鄉之俠而名其所爲必仁義自貞蓋不徒以剛勇勝天下然其君子僕名之以俠者今之士聲不越乎州黨化不行於閭閻其無乃非劇孟之徒歟嗟夫余恥其爲孟者也而娟其不逮乎孟者余之南黨百人之聚余何以數之小人所以馭固君子未嘗過而問焉孔子曰里仁爲美天下而皆余里何疑乎古治之難哉

祓齋格牌定講小叙

夫者上古陳天數之度象枰者戰國人敎車陣之形也投壺志於曲禮藝觀德於射之餘法獎武臣以享於筵而歃之若𢹂若木或陸或伴是謂牧奴之娛游庠泮矣格牌不附其所由始必出乎魏晉而下今也以紘其失則鄙將雜施而不章亦濫及以爲飾夫然邪其術以毗王國援其紀以訓六兵亂端見矣尋其疾之謹按連山氏之敎天地以爲本陰陽以爲支經其數而儷名焉其度立之三十有二散之二百二十有七者皆陰律始於一盡於六天一而地六也皆陽律合之於陰萬物之所以生陽而成陰也陽律奇爲

么爲三爲五陰律偶爲二爲四爲六二儀之所配也奇以九乾之畫偶以十二重六也坤之畫陽少而陰多一君二臣以寡御衆者也六數十么數十陽老而堅陰老而㵸故盈也三四之數八陰陽之和也五獨以九者何陽道長也二不及八陰道消也七甚少陽之數所以治陰也其名么爲跡者卑法地也六天者何崇敎天也卑高陳矣四爲人三爲和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者也故中之天中陰律地中陽律天氣下降地氣上升矣人上於四器近乎天矣和繼於三功逮

乎下矣數之生也自下上上幺成始而六成終其逆數乎其用四八爲偶四象之義也一人泚之以一象三之義也三才者從乎一極者也人泚其八八卦之義也相易以一陽動而變者也三畫而成卦故三比以立名也重三而六者何兼三才而兩之六爻之義也出二者何象父母其上六子其下也相錯而成文變動不居不可爲典要者也介得失者存乎數震成敗者存乎名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主衰故受之以次四時相推而歲成之義也大矣哉作者其知易道

乎而后乃今紀夫天地陰陽本支之數聊之以技不亦戾夫先子者㦍蓋嘗是正子氛疾世俗之非因作君說易之善參盤其法刑其謬誤摘奇摭美著之於篇傳物之士其奉余言而正焉

比籤圖引

聖人言遠古乃曰竊比於我老彭傳曰老彭商賢大夫也考之別傳高陽氏之裔陸終氏之中子其先封於大彭之墟其仕商也年且七百餘夫是以受於斯名也又曰好觀覽古籍以政教大夫以官教士以技教庶人則述者之賢也或又曰姓籛名鏗專務養神衛生之術仙家言祖之故曰彭祖以久特聞然他傳稱引類多怪妄必非聖人傳舊之義所取余采其合於茲義者以昨之比籤圖之額比者比其壽也若其所以致壽則道或隱焉

全貞錄者錄叙

今 上賜旌王節婦本末爲一書幾五千言美哉其義存乎君親之際矣言婦行莫難於苦節言節婦則莫難乎終有成於其後夫其姜歎於邶風伯姬譏於

魯曳然未聞紀宗之後有能家大其所自生者予與節婦之子爲友蓋有見焉孕句萌而達之以致其材於樹幹非此母之苦節何以成之雖然不踰閾而井釜不純采而脊旦終身危苦而名湮沒者不可勝悼矣若夫宗黨所稱庠序所予郡國所上揚其名於天子之廷而錫之旌俾有司表其里以致顯親之能亨其又孰能之美哉斯錄也其爲彰君之賜也聞斯言者則忠孝之思悠然而作矣

汝川[illegible]元[illegible]著

壽叙

壽江西籓臺王公叙代李侍講

惟十有九年夏　廷議江西籓臣闕左王[illegible]最進爲都御史巡撫南楚以行然而難其[illegible]曰浙江廉訪使華亭王公積治行既既以久　天子可之於是公再蒞江西矣昔也按得士之柄今也職阜成兆民之事發號施令上下咸和朔年六月系紱之朔其

屬文武吏士鄉之卿大夫士之受業於門者公所歷河洛湖海之交中州遐陬致其善頌善禱之詞者走集偪伏殆以萬數而予州舉弟子蹐其堂者則寓書數千里之外欲得予言以祝之謂某也是時載筆陪講幄於郡國奏言試功之籍宜與爲紀也某雖不敏其何以辭焉然竊謂爾辭非所以祝公祝公者必知天子所以嚮任公之太指及知公所以効任於　天子之德與材而後知江人之於公爲有無窮之恃云爾　今天子聰明齊聖之資懋仁倫溫文之質篤其所變通損益寬猛張弛之間則莫非祗述　世祖之道而爲治討不庭以遏亂畧亦惟有熊羆之士義德容德之臣與之戮力以定之迨其定也則必謹擇慈惠之師廉善之長使之錫逋式欽芟繁滌苛以探天下之心而導之和平此則　世祖所以致雍熙於攻伐之後而　今天子紹其德而用之是故五載而下四方亦庶平矣若籓臣之命畸咨慎簡惟其人而后授之則今之所以嚮任於公者不既深乎矧我江人昔在群盜則以爲館人之屬也越人戰其南垂

閩人掠其東鄙北蕩彭蠡西壘吉州王師亟于奔命踰三年而猶弗寧以今視昔尨可小休雖然治既定之民有倍難于治未定之民者矣遺孑蹣跚民之初生耕窮于入稅窮于出而吾江人介天下南東之郵居者征繕行者委積粟米芻茭飛輓之費歲不下億萬非亟求諸民安所取之公至江而省其疾苦除其邪虐族司無曠百職具舉故民得豫其賦役之征而離於放紛之咎而公之于民未嘗數數然戒董之上以行其簡靜而下以集其卑[illegible]壹法令所具亦未有累

替焉而莫之供者蓋　天子所欲導天下於和平而
公爲得其大指而其德與材皆足以劾其所任　江人
得公以爲之牧非有無窮之恃乎哉且非惟其　民之
恃而已古之爲天下君者內則委之百揆外則咨於
十二牧疇天下之民而務之於一人之治非牧其何
恃焉今之所以獨任公者夫亦猶咨牧之道也　公夙
有令譽世濟其美佐君理人之術家學是徵今觀其
所歷所爲宜力四方左右有民者其治行已暴于天
下公年力方富奮庸熈載之盛上下皆獨之非惟江

人之恃而已而余猶祝之以江人之私不亦隘乎惟
是役予州舉弟子之請使知　今上獨任公以治天
下之大指及公之所以劾任於　天子之德與材異
時輯瑞而入當更爲天下祝之

壽封翁黃年伯敏代張水部

天水黃公蒞江西學政之明年迎養封翁豫章之官
舍於是以嘉平之月上封翁壽公先後與江闈分校
爲　天子任得士之柄士之遊其門者若而人蓋于
封翁有毋下之誼將從公姓之後稱康爵而其也猶
予也乃得前爲壽則爲之昌言以侑之某聞之[illegible]
人之所謂能事其親者諸侯卿大夫未有大於得其
所治之驩心者也公之爲治也仁以居之智以行之
強以達之士悅而民和用有成績于天下蓋以封翁
之志爲之也公推大其志於所治取其效以事之而
士之能祝江陵川阜保艾爾後之言者其聲盈耳莫
不以師訓之所自有歸善于親之義焉然則今之祝
封翁者其心曰公之所以自爲祝者然也可以由由
然舉斯爵矣某進而言曰聖人之爲治也道一而分

殊民之不能類於士得民之不能類於得士非其情
勢異也抑士有精役之治也今民斂罰之教嚴而不
煩儉而不匱則民必和矣夫士也茀其菑畬釋其耕
穫約其饘糜絺綌之給而抑肴戢趾于聖人之書束
巧力于先王之制以爲文士之心爲已隱矣而豫章
之裔矜矜乎先正之舊章學之而由其志之所然守
之以誠畏深若相循據於性習而以一日之目抉其
隱而悅之則亦難矣公轍環救郡邀聽者風行化若
雨以鑒以權以量以度士一覈其品皆得其必然之[illegible]

至而爰其服夫士欲者多所恃愿者罕所平也奉其所恃乎之以平辟諸草木在陵在阿菁菁然芃芃然則無不自前其心者孟子曰君子有三樂其一始于父母昆弟其一曰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然則公之所以自為祝者乃以天下之英才今也舉斯爵充乎其有答也某又進而言曰君子所欲行其道者入必執政相天下出必涖學政以謂欲治其民者吾欲以之豫治民之事然則涖學政非獨以其審於文也蓋以審其志行以知其性情功效之所際而時之浮於

科學之累者言不能畢詢其事事不能畢按其言則文之敝也而公之審於文也不然本聖人之道以尊之以觀於精微之治夫士不苟合於一時之美以為利久而不悔其所學者皆得以其所難知者受知焉公則審乎其為文者之心矣士欲效其心者其驩然而無間豈惟相遇于衡律之明哉　天子今者日咨賢良文學之士脩先帝之典興當世之業名寔相稽功言相覆以求夫不負其所學者公所得于于豫章之士其端已足以暴於天下矣公昔也治新吳而例

郡之民聞其政涖學豫章而天下皆知其能得士所以取其驩心事封翁者不既大乎封翁植德惇恪蘊義昭朗聖人之道所謂佐君理人者家學所系也朱門標其峻河與渭流其清其風節存乎姜岐朱冲之際公之所以事親者朝夕愼滌瀡恭愉色婉容弗或懈卿大夫莫不稱其[illegible][illegible]也雖然某猶以為小公之所涖教本於已而德加于人成之于一時而不可窮于天下其為推大封翁之志以為之者豈惟豫章之士實然無窮無門之[illegible]將有不已于其後者矣封翁

聽斯言也言言而作必且曰吾豈以為一室之驩也與哉于是群士咸拜於前曰是能言吾黨師訓之所自請舖其說以祝焉

壽撫郡伯張公敘　代李學院

張郡公撫公涖余湖東之撫儀三年具六廉之美時乃考績制府暨撫江大中丞若藩臬之長稽其治狀既于朝公文上尚書副在史館掌邦治者第其考為天下最天子曰俞賜詔獎諭錫之上卿之服以服之公先是嘗從王師討定七閩以勛勞增級同一品

今斯服其服大夫士莫不同舌而衆之忱以謂稱其服者矣於是秋七月辰丽張翼之昣公以且綏孤垂籲郤饋鈴閤宋無譯是邦紳耆咸集稱觥將入然而不敢用幣佘曰其以君子之詞祝公而可則趨而就予里屬爲之詞余里固壤覩之國其爲中和樂職之歌者遡者喁喁遐者于于未可有疆域之辨余且願爲之詞雖然予豈欲以氾詞祝公哉予覩公之爲政葢于是乃知吾君欲更化天下之微權而公爲善推其所以求治之意者也取亂威克定治愛克威不欲

競愛不欲踰昔之天下嘗罷矣天子赫然六師畢出踐卭缄滇殛粤繫閩泰躋蜀隕踰三年而罪人斯伏惟時軍府有四方之役甲胄弓矢鋒刃糗糧芻茭之用叙綠期會轍麾符檄之所交夙夜靡寧生民用殚吏道滋雜恭不得已以威取之耳然尚威豈聖人意哉載戢載櫜而後省刑罰滌繁苛巳逋責罷征由楨簡守令以忠順之長子惠之師布在郡國中之以訓辭勤勤焉以設學興士爲駁吏之典嘗竊覩其意所在聖人若曰吾民瘁矣而止之於靜吾民煩矣而使之以簡簡以恤之靜以一之莫如使之向道而尚文囿之以禮樂柔之以歌頌是吾君爲天下更化之微權也則亦將逌於十年矣今也數千里之國侯綏雄紫之間守其職者有能知上意之所在而推行宣敘之不忒者乎撫之爲州也在昔用兵湖東盱信所出入産與藉亾賦役無有藉公今爲之儀三年則昔之所有之害政不攘剔而無之而昔之所亾之利將不蹈厲而生矣公葢有所篤守於其中體靜而務簡歛貞以制刑齊以典訟不驕而令不頗其先務者惟建

泮宮課文學諸大政暇日集儒生耆老講禮讀法而已而六屬之吏士莫或有干其正者豈非深識今日求治之所以然爲能稱上意者哉公年力方強行當入爲三公尚未有艾而此邦之人亟壽之固上下能相親之所致而予以其與天子求治之意爲有合異時贊贊孜孜佐大化之成者太史氏必有不勝紀者焉余不能爲氾詞將載筆從其後矣

壽撫郡伯張公敘代李侍講

惟二十有四年春三月　天子既臨軒發策試士之

升於大司徒者是歲也天下蓋入貢士乃言其人亦
云俊乂在官矣聖人制治敷文光德虛衷求士若不
及以謂政者上之所自出人才者天下之所不可盡
設爲庠序以養之順先王禮樂詩書以造之而簡修
進良之任一以任之學臣於是始設制令講幄侍從
之臣以御史分督畿省而裕也實被較士江南之命
載驅載驅郵傳不遑宿則有予州之隣撫郡學博士
舒予使其弟子員某者寔來揖而入颺言于階下今
守敝郡爲奉天張公公爲政匝一歲之月矣孟秋日

在鶉尾之次公年甫登四十師命七較之士之與其
澤者奉觥級觴必求君子之辭以繼詩人菁莪昌熾
之頌俾有藉以祝其若公予咨之曰公爲政其專美
于政乎抑有兼所及于學者乎則對曰撫當甲乙之
際郡學弟矣春秋無以陳俎豆冬夏無以敎羽籥昔
之人蔽事取簿書具文云爾公始至獨肩言必欲舉
建之未朞而飭材萃工群力和會制述其故而功作
于前夫然後釋奠有序鼓篋有舍而公嘗以其暇進
其俊良者而訓之肄簡諒而泳風雅而時俗之秀靡

趨競者蓋沸屏而退焉是以六屬之長皆知先致力
于爲政之大端而士之丘阿草莽蓬樞桑戶謀道晴
古者亦自知其行藝無所慍雖不進于前可以信其
所執矣士以此德公公所以宣布朝廷制治敷文之
理甚盛於以稱求士若不及之意甚殷某也師弟子
之藉而祝者又烏可以已乎予乃作而言曰夫政者
道之寔與守者政之本公其得爲政之先務者哉漢
制六條以崇學校育賢才爲上公之治尚簡抑僥塞
奸刪繁已訟鈴閤未嘗救鬬而獨於建學課士之役

勤勤焉不敢懈殆以專力注之矣然公歲方剛古之
人初入仕而今蚤以勳勞在太府殿江國之大邦裕
也蓋聞之矣先大夫昔者納于四岳出則撫軍西京
永懷於种伯南江作誦於召公太常之成績史志之
矣宋人謂公卿之胄習見臺閣典故多諳達時務國
體故大臣皆得任其子弟而其代人才吏治之美由
是者數十百人蔚然爲名公卿與前人並有若太尉
瓊之在漢贊皇公德裕之在唐執義忠正莫之抗奪
然則公能爲政先大夫蓋有以啟迪之宜其精純強

固遐壽未有艾異時自郡入爲三公將必有大其施於四國夫豈一州之治行云爾乎帝也奉爲　聖天子任學政嘉公之知急於務本者爲不忝所守則不辭固陋而祝之且以爲憲於百辟噫嘻夫尊揚懿美者師弟子之事也載紀勳勞者太史氏之事也

壽郡司農禹公敘代陳郡伯

今　天子建極十有四年余受命來守撫州於是東侯魯君谷王禹君先後奉簡書至當是時南國偏用兵籓閫之事比于軍府廷議憂牧伯之難其材愼選

俊乂列之上佐所使與太守參較利弊宣敘政事之脩廢者也予惟夙夜祇惧出入師虞思有以彌縫其闕而魯君奉檄入會城贊軍興畤糗糧芻茭料量之敎敎截弗或暇若不能一日燕息其居者今歲乃得代歸歸則持符按屬縣而金谿壞親信貴圻瀘之介敎召兵游徼邊圉日戎服視事又不獲亟集郡朝予開獨與禹君相朝夕然君在職僅六年以遷例再朝于京卽每歲及暝則往治艘千豫章之藩君之欲與予朝夕亦未有敎敎然然以之視魯君在郡之日月則有加矣君易直子諒表裏洞然與予圖政予雖不敏而君能左右其謀猷誨其不則而勖其不及予敬而親之昔者蘇文忠公守膠西趙成伯爲倅蘇公言余性不愼語言與人無親疎輒輸寫肺腑而人或記疵以爲怨咎以此不可與深中而多數者君趙君簡易亮直余固甚樂之而又稱其勤敏於吏事俾予得少休焉予因而論之蘇公初判鳳翔長吏不欲以吏事責之而公悉心不懈使鄰民懷畏然則公爲倅而能佐其長吏及爲守而藉力於成伯之勤敏以少休

予之願友成伯庶與公同而禹君之性情及其行治蓋有過于成伯之取知于公者君先是嘗判福州比復判漳州矣君未久以憂去然閩之人皆爲之誦海圻之康及與予同在撫君單樸自持暇時閉閤不通賓友左右無敢入有所須市易他境以自給或謂君職倘宜峻其令無以寬自疾君則曰否餘民義須存恤何必刑罰以立威乎故條教簡肅不增督厲歲遲無後期者蓋君之於政勤敏以從之而守之以靜予歷視其佐治之才以爲有台輔之器當如李太初之

於　富彥國之於鄆卜其建立又非僅成仙所就之業而已今孟夏爲君懸弧之旦予與晉君暨六屬之長帥北貳執兕爲祝焉予乃前致詞以導之于時所御罕兵卤之告其民人弛于征役而趨于楚柞治茲土者庶得畢斯觴焉君固以其樂爲一州吏士之樂而予之樂君則獨以穎公之言爲予之私幸斂吾輿瀞吾楫以事君異日考功入朝則將酌清江之泉以餞之矣

壽都司農陳公敏代李侍講

古之善頌者不徒沾沾於慶賀之詞必推本于德以引端而後見當之者爲不愧臺萊之詩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萬壽無期蓼蕭之詩曰既見君子爲龍爲光其德不爽壽考不忘若是乎壽之必本於德德之必徵爲壽而君子之所大服于人心必其精微之所存有以植立于本原之地從而稱頌焉祝美焉豈必待覧揆初度之辰而始然哉進之以維祺卜之以無疆自其佩服有素而稱道已弗息矣至後世有懷莫喻因不得不從覧揆初度之辰以曲致其歌咏祈禱之意此其事雖近於文要亦不背乎詩人之旨近是晉安白翁陳公自金明政成奏最擢吾郡司農睟然圭璋之器凛凛然如太阿之鋒鍔人樂于親而莫之犯其歌壽考而祝萬年者於始至之日而衆口若出一辭迨任未久聲譽藉藉當途推轂屬公拊視巴山夙寤晨興不少自暇逸未數月而士振于學農安于畝教育安全緊公是賴國家漕輓東南之粟以佐軍需非得經濟鴻材固未易勝厥任今春公閱兌章門華耗羨清積蠹報解期會不爽上不悞公

家之需而郡邑無所受其擾困不窮吾一郡之受其惰庇已也而且同寅協恭率屬以正周必大云事無不預而非逼職未嘗分而情通會要云入則貳政出則按縣公兼盡之矣昔富文忠公呂許公皆名宰相也而初年一倅鄆州一倅濮州當其時豈意崇秩如此哉蓋才猷懋而爵位至自然之數也公從此內陟台衡秉持鈞軸以佐　聖天子太平之盛治公必有大功施于其間也夫撫郡當凋敝之餘宜養以安寧之福公之才超邁等倫而凡俱不悖其所長其靜度

亦以昔之使合郡無震驚騷騷之若惟其可靜也昕
以可久今甫數月耳而歌壽考而祝萬年者倍堅于
始至之日豈非盛德之所感耶余典試荆楚啣命過
里門㣲公慈祥豈弟而仁義之言藹如渢渢乎入於
耳而不能忘而父老子弟相率爲予言公之教澤嘖
嘖不能置何其情之入人者深而化之及人者廣乎
甚孟夏値公覽揆之辰郡大夫洎郡司馬偕六邑令
長謀所以觴之而遠道致書問序于予予以爲剖靈
谷之桃剝雲林之木不若頌南山之臺擇萃益之芝

晋玉笥之桂不若廒北山之萊且鑿金莖之石漿而
餐金峰之蜜液不若與蓼蕭之零露庶幾受之者無
愧而言之者非諛有德以享壽而壽爲吉壽驗諸與
人歌咏之素莫之或易則大壽之徵曷有既乎謹拭
二詩復之而亹亹道之不置焉

壽臨川令丘公敘 代管太史

十有四年冬十月靜菴丘君爲政於予臨甚十有三
年矣是月也乃爲丘君華錫之辰予臨父老暨其子
弟趨走讙呼者道相屬將以兕觥躋公堂以[illegible]

以佐之且曰君臨我十有三年于茲今之爲君壽者
昔之爲君壽者也雖然今之爲君壽者非猶昔之爲
君壽者也日者叛亂間作俄而有大猷于予臨人
亦弗靜外矣中蝟趨于伍離于征火其廬鍬刃其壞
墟谷陈而堅委㢘有遺乎非我君還集而噢咻之予
臨其有生在上乎是故今之爲君壽者樂溢乎維新
而悲深于異舊于社于稷以寧以休非猶昔之爲君
壽者也大夫其爲我昌言之噫嘻予而後乃聞丘君
之爲政愛于臨之久也夫民憂罔後而悅有公治然

于危亂之始而激然于甚定之餘蓋其情也雖然民
之愛其父母者抑未有若予臨之民愛君之久也
今天子敬眘天下既十有四年昭明 先帝之治而
廸之以寬簡帝德惟彰用刑日罕用兵日希或朽以
窳或玩以敝則有日者南疆凢蠢之變逆波爵沸迷
滄漏江之人罔不罹其痛者而予臨爲烈於斯時
也夫豈無脩奉身之節而輕許難之義者惟我君其
不忍委予臨以去也於是天子震赫命將四征斯則
身啟征邑之日周成戮奄之年也大軍既集塗出予

臨除道堙井榛櫃芻茭舟車飛輓之役于臨焉萃君
不[illegible]而喻之禀者斯出創者斯跂役靡缺而民弗疲
其或有汙染不前者爲之洒濯與其吏始升塗于祉
既炭于泉于臨之人忘匹以如歸者惟君實愛之昔
者歆之以十有三年而民憺今也滌之以朞月而民
奮是故民之愛君非循昔之爲君壽者也夫民皆欲
以其情祝君子爲兕觥之頌又烏足以介其僂僂之
心乎天子將綏定四國仁我兆人久其道以化成天
下君背者之政四四上諸朝矣璽書且至君將爲天

子牢天下今或弗言必能有一　之子職在內史
將有紀于是日雖然予異日之紀君固不若予臨之
民今日之祝君噫嘻予臨其丘君之桐鄉也夫

壽臨川令李公敘　代龔宗伯

奉天李懿公宰于臨蓋五年于茲矣庶政具舉兆姓
咸和是歲也　天子大計吏公報當最臨之民懼其
南鳥而北轅也於是日南至爲公系紱之辰稱兕獻
研幟呂保艾皆不啻出自其口然躋堂張錦而恥其
無詞士大夫乃爲之郵牘訟郪亭沂覓洒何予言於
南樓之側予發其牘而誦之既乎其至也作而曰美
哉公之字于臨之惠也臨之民事公之忠也夫使民
以忠者非公有以惠之其何以臻於此與予蓋有攷
于治道升降之故以睹乎予臨今昔之風矣昔之君
子願仕恒欲得近民之吏而爲之爲其近于民也則
必知其所隱之利非而亟焉與之匡救與之宣序達
巳之志稱上之旨惡在而不得君子之願乎今筮仕
而爲令則達其志者鮮矣夫上下之所際莫極于令
吾欲以其所守信于下而上沸之而又以戾乎下之

情吾欲以其才拔于上而上說之而又以病乎巳之
寔故夫近民之吏令爲難令之難則莫如今之爲令
之難然上下之所際固無或知其難者而欲其圖政
繹言無有拘閡雍裕閎濟登降郅理如史冊所稱卓
之密魯之中牟叟乎其不可及巳治道升降之故豈
不以是哉夫不憚令斯之所難而達之以昔之君子
之所願公之字于臨守與才君其兼者矣予何以徵
之予于臨之民之祝公也徵之予尙世始家臨汝之
汭高祖乃居肥水先子端毅公歲遣一介脩祀事族

宗人予臨之流風遺俗其知之矣若昔邑里僥樂民
物般阜習不婾而化不竊江之西爲邑者有若曾文
定公之記擬峴者乎公家崆峒子過而疑之而予曾
謂其不然俗以時降道以人升崆峒子距文定公之
時不可勝變矣予獨知其近今在明顯皇寓內豐芙
而予臨比之吳楚諸上郡有彼都人士之風與崆峒
子之言異矣由顯而貞未或殊焉自僖及懷益僅有
存者先帝勠闢天下南服偏用兵然迨于六年逐出
之塗炭而藉之衽席予臨猶有先世之遺民焉　今

天子嗣循大平德澤有加蒸蒸蒸然動矣滇閩始叛
滿弛逆叛　乙而下賦溥于籍役窮于伍東南民力
竭矣非惟予臨爲然聖人綮旅肆征神武不殺凡五
載而征息賤奄之績畢登以是偃武脩文湛恩濊澤
沛然與天下更始州邑之吏必擇廉善寬敏者爲之
以今視甲乙之際幾何年蓋自予臨有公如農夫之
于枯旱潤之以雨益之以霢霂于是五載之間濡其
情易其俗不異乎文定公之云云矣稱兒獻[illegible][illegible]忠
於公者無異詞然則予臨今昔之風非有他[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公有以惠之使天下之民忠其上者皆如予臨使今
之惠其民者皆如公之所以字予臨惟聖人撫[illegible][illegible]
訖于海裔其治皆不肅而成矣予獨爲臨之民祝也
哉予知公褒具崇淵[illegible]軌謙下確乎自信所守退然
不自信其爲才聞人之譽則蹙然謝之然以予言公
于上下之所際旣獲乎昔之君子之所願而又不擇
大今斯之所難公亦可以由由然舉斯爵矣某生予
里之倘厈者也予復其牘使書之

壽臨川令儲公敘代杜御史

今天子制治二十有九年文德洽于四國疏逖昭明
俊乂咸與天下之士喬志褰首皆欲如古者諸長安
博士受書以謂游太學以成名惟茲庚午于鄉復當
大比士余脩居會城東南覩者俊時集若臨州則臨
汝地相繆也相去不能二百里余夙昔所知學治自
淑來問經于余者戶外屨且滿余時進而問然聽其
言也詢之事粲然有以命其理叩其要確乎有以正
所業其於文也則惟澹潔堅深之爲尚不汲汲于時
人愛憎之際求之美哉由由乎何其學之進于盛也

乃旅揖而言曰今也實承學于新令儲君君之令臨汝未久也益竊觀其爲治有不忍速治之之意焉按晉政而撫餘俗困於常華以漸優而柔之和平以靜之與父老子弟言未嘗于赫赫之譽矜皦皦之明也其於敎士亦未救救然也然觀其所取多深微自樂舒意蓮思之文有窮居質行未嘗一至其室者斯其所以爲教者隱而著其入于志士之觀感也深流競之習不肅而變今君若茲弟子敢不承乎噫嘻余聞荆溪瀛傑儲君久矣君居毘陵世家右其學治故有

諸本以傳詩取甲科名天下必若所謂君豈非深于詩教者哉古之學者言治皆曰六經之治聖人乃謂能誦詩者授之以政則必達于政益經學言治爲倫而詩言親民之政爲詳三時之教以食我農人三物之教以烝我髦士後之君子有志于親民之治者民其親于令矣然余攷治道升降之際賢良有悔不獲爲令者有恥爲令者有憚爲令者余昔按于越之時道未大升士固恥爲令其既也憚爲令今則升於大洽矣朝廷崇奬廉善忠信之吏紀綱條布上下恭和

士之幼學經術以經世者先也樂行其志之時矣君之不在史館而獲千乘之邑以爲令除苛息擾而士與民已共喻其不忍速治之之志焉非欲達其溫柔敦厚之學者哉于是臨汝之士以予言爲知君之深者進而曰君垂弧當于仲秋之月且徵與分較入鄉闈場闈既築敝邑將奉朋酒躋公堂以祝之于是吾儕爲得師慶君自爲得士慶敢書有道之言于座右則再拜以請予唯之又曰夫令之親其民也取田疇而殖之取子弟而誨之稱兕献新比于作緇衣而授

之粲下之親其上者如是可以爲止乎予抑思詩人之祝君子者既已無期壽之不更曰德音不已乎蓋無期之爲壽不迫進之不已之爲壽今君敷政優優以求成其治則天下之誦其德音者又寧于臨汝而已哉予以服官政之年辭不能從政然抵掌郊野樂道士大夫之學治夫學者必通經然後可有用於當世如君之達於政者予繼此而有言予亦有不已者矣遂次前之言以授之

壽撫學正舒曉臣先生敘

子舒子教授予撫迨七年崇脩典禮誨誘無斁庚午人日同校羣弟子將執爵升階前爲壽顧謂石麟曰子不可以無詞也于是某拜稽首而進曰某聞之也夫師者道之所集德之所由歸也盛王立教使天下之士誦孔子之言以曾子子思子孟子之言釋之具說不敢躐其閒雜學不能蹦其奧道出于一未有著明于今者也然而今之以學者之言代聖人之言者涉記誦而非其要獵詞章而非其指苟且習之以徼於功名而猶曰文以言道也夫道豈曰今之文乎是

故失諸其身而莫之省試之以事而弗之效葢不知道與德之一道饰于容而德畔於心也弟子所願學者夫子其道與德一矣乎夫子之道蘊于己而施之人慎于言而不倦于講習非虚加之也其德實有以充之弟子嘗見夫子之庭戸肅雍匡坐無跛獨立無欹冠屨秩秩布武不失尺寸諸子侍側孝友相喻終日怡然僕隸撰杖屨者未嘗聞叱咤之聲葢其莊敬以和粹于所性也嘗見夫子之與賓客言所尊不諂雖少不狎不苟訾不苟笑輯柔衍頎不易其度至于

燕樂未嘗或語及其私温恭周愼葢其質也皆見大子與及門者肄告先賢而後文導之庸行奬其爽[illegible]揚其竒袌問業者必掖其羡而引其所不及或以時流文藝請則退然以謂弗能知詢于先正則爲之理其本末焉書策在前執經者履相藉葢未嘗見其有惰容也斯三者弟子願學焉而未能者也某聞嘗以文藝請益子曰文非言道之具乎夫學者功利之心生其害非獨文而已昔者朱子論教士取士之法欲申子程子熙寧之議於國學使有以正其本以華其

末流之敝今也習文以待取而不能竭其事親事長之力以敦行不知務篤志近思之學以進詞德之不脩而求其言之不謬于道也焉可得也某也謹識之子之約于言文則文之本也某抑聞之古昔若申公之言詩竇公之言樂伏生譙定之言易與書或年百餘或年二百餘以安車入對天子尊禮經學之儒偕于公卿今日者北面而問東芻而諮非夫子其孰能爲此有德者之言乎子廸爾而笑曰吾將掀鼻比而歸耳吾三仕轍不餘千里吾何求哉吾懸吾車北山

之倒脩前人之請牒以舉吾先子之志乎則有抗辭
而進曰國家教士之權散而用人之法繆夫子是以
在此位也朱子嘗言教授任至重以天子之命致其
郡人多至五六百人少亦百十人惟其實有德行可
以爲師者有以率厲化服之乃於職爲稱夫子舉於
鄉三十年歷論信之上饒瑞之新昌二邑之士遂有
續王靈溪之句簝蔡宗野之書者于斯同校知學尚
循矩壆抑亦非其舊者矣教士之績多于治人除目
以敘胡不拱而竢之某乃感于受曰諸子知子之先

君子之風節乎予聞荻山先生舉粵東肇慶之開建
令至其郊則喟然歎曰昔賢莫仲節之所受賜爲錦
衣者也甫朞月不去帝授杯御硯以歸子之難進而
易退者其道猶是也今其庭莫非以經學世其家者
長君旣衷然成進士而執德益恭斯其深于詩者夫
子之道實然然某也又聞之記曰教學相長范文正
公自言平生所學得力于教授江寧之日爲多今汝
水之涯北山猶鄒之於魯夫子其登斯爵焉弟子知
德者將負笈以從之異日執饋執爵某庚淇繫之三

汝川黄石麟元胎甫著

壽叙

壽金谿令王公代許襄城

今 天子二十有六年其也暨山左王合翁以汪選選都下於銓法皆當得百里爲之宰公體幹强偉得聆開滌相與晨夕諏詢典故揆之當世之事余未嘗不慨然治術之易臻而仕道之難齊也公則曰治天下從其易者致之無難者余爲之廓然旨哉君子之

言也遲之余得襄城公乃得余邑金谿襄爲鄭地汜卓之寄魯之中牟皆壞親之國余戴星而出戴星而人邀乎其不能及也首山仰止龍池漣漪未嘗有車轍馬跡焉余邑人道大梁之間者則皆言公之治金谿好以暇公何以能然曰令不增而賦平刑不煩而訟止勾攝之隸卒不聞如雷之譁於鄉聚哭於市者決一歲之月而民由由而士莊莊莫不飭其節而匡其習逖聽邇詠頌聲作焉噫嘻公之語余於郢合者斯可謂能顧其言矣既而予里昔共學諸子[illegible]

余則又曰公之仁聲非百里所域者請質言其實無授獄市衆乃不嘗以余里半天下之民所走集故潔淸之實皆有以視其誠然若夫崇興學校備進修頁以繼古之賢令二王之遺教始基之矣而未臻其效非深識治術者惡能言之予能言其實者也某也誦其書作而曰吾聞夫二王宋之始建金谿興學者開[illegible]家衡仲紹興之有大也公篤生棠棣之交踐聖人於弟子之賾言子之歌宓子之絃乃能行其所聞於[illegible]山金水之治將使予邑之君子學宋儒之學而文

之以明儒之文以佐天子誕敷文德於今茲廣教化而求俊彥誠無難者噫嘻予不能使襄爲寄爲中牟而公已能使予邑爲武城爲單父踶乎其不相及公斯則顧其言矣今舉秋上日酉戌既秩諸子將以垂弧之旦祝公其書余言爲熙朝循良之慶非惟余邑致私幸而已而余之矜矜仕道之難者亦有以自勸於斯矣

壽金谿令白公代

廣元白君令金谿既報政明年則 天子考績之年

也邑之士大夫帥其父老子弟毋歲孟春躋堂稱壽以爲常於是向寓書人都下徵余言以將之余昔者亟聞白君之政於隣今也又聞其政於京師君將有大施於天下予從太史氏特書諸策乃所以爲壽也若夫邑人之祝君也須其壽余何以效其誠然者邪蓋予聞之君體具崇濟性任純和其爲政也尚靜立於庭而民知其嚮誓於户外而民格其非貞而不俊儉而不匱嚴而不縶寬而不媮矜而不峻易而不竄約而不隘廣而不隙當世州縣之吏雖材術敏給莫

不以勝其理爲難君則優爲之鮮有見其聲與色者邑之人三年以聽之樂其職而和其僚宣序其勣而勸歌其美蓋予聞之爲之悵望其手幹絜其齡齒以爲君必且歷耆壽而進焉然後非當世材術敏給之士之所及而乃知其不然君之年未艾脊力方剛天子欲得宜力四方之臣如君者君其有以大施于天下蓋其時也然則上之課吏者簡其年邑人之祝君也須其壽夫亦愛其公上之私爲之禱祠無已者之辭也且今之爲君壽者其昔之爲君壽者耶昔之爲君壽者其情一今之爲君壽者其情二今之爲君壽者悅其施澤歷年之多而懼其政成之亟遷而去也其爲禱祠不可以已者愉戚交于下抑亦如蜀之詩所謂無以公歸于女信宿者也夫爲吏欲其亟遷也而民懼其去祝之以壽考不忘者君何以得于此民也蓋予聞之古之名臣固有不欲爲侍從之臣欲爲州縣親民之吏者親民者且易其所苦而久致其所利君唯不欲輕去其民也夫是以靜于政也靜之爲道也以之理人而仁以之修已而壽君之年未艾而

須者乃爲壽考不忘之辭予今因有以效其誠然矣其績不勝書者則將執筆而俟之

壽撫鎮童公代熊尚書

昔昔大猷聖人制治治之其未亂也于是疆理天下施九畿之政畫以掌固脩于司險内揆文教外奮武衛國家閑暇則詰爾戎兵奉辭有征帥師以出爲將爲守令一以任之非異人任也是故聖人治天下兵不用而四國其順之莫不賓焉臣焉畏其威不敢無之色者備之者務任之者良也　今天子神武不殺

朔無虞大曆服丕有歷年乃甲乙之中南那蠻征匪
跂奄之役于後載戢載橐以示不復用則惟滴畀予
惠之師龐善之長熊羆不二心之臣俾以保乂餘黎
愼守封略　朝廷所以制治之意甚盛越在外服小
大群工分職簡衛者乃心罔不在王室靖恭爾位本
其意而宣序之咸曰予小臣惟不匿厥指其庶乎不
觧於位矣乎二十有八年冬楚州童君初錫命以鎮
于江之撫營君淮海洪胄舉進士高等有英名君始
至或則疑之撫一較之部爾不足以展其大略其頹

敏剛决能辟萬人若之何以千莫劾雖末之用可乎
哉既而習見其軍政令下無譁簡而肅整而暇因其
故者去其泰甚者出則有序止則有列比年以來臨
汝之畔樵者收者負販者耕者兵民相雜而不留撫
地稱千里之國君誓於軍門之外六屬無有亂行於
曲梁者無有取人於萑苻之澤者或疑其爲楚得臣
之治兵今而知其爲曹懿侯之繼相也予知撫兵制
以其地於彭蠡之東爲腹時議銷兵則裁過其半迺
二十有四年請於上復立營置協守夫以四百之卒
守千里山澤連亙汀粵谿洞之滑所出入迹往事今
其能無未雨之慮乎僉曰有君在無慮也君能已亂
於未亂者也余嘗謂論治者治亂非難治未亂爲難
治亂者以武競而優治未亂者或以文令而不及蓋
時浙恬嬉汾甸晏然矣君日討軍實而訓之指麾未
嘗數數而伍兩和輯隱然有其不可犯者是以壁壘
多暇旌旆無更貧友至者雅歌投壺之樂而未知其
衆蓄投石之勇也夫養其勇於無事固其志於不戰
之先者斯其爲慮也誠深其爲建威銷萌功出舉旗

旌幟之上是則君之治兵以文令而不靡於文者人
所謂說禮樂而敦詩書其知治未亂之道者矣乃郡
寧謐于南州壤親者咸賴之豈惟撫郡實然撫之將
大夫以君之高秩初度越境求予言以志慶是皆其
協心同治相與有成者夫兵民之情一文武之道洽
予於是益慶朝廷任良將之效矣君務力方剛天下
有大事非君其誰屬者欲頌遐壽族之嗣其爵邑之
日焉

壽撫鎭童公代李工部

余聞稽古建官武選自唐始後之論者以爲分途非尚書五代盛王之制余謂斯言固矣蓋天之生才不一異其人而賦之王者因時立政異其才而任之若夫非常之人任非常之事德與才並功與時偕出視斧鉞入覲依宁一人之身而文武之業備焉人君之所禱祀而求者論者則又曰斯非常謂之所求而得者必也賦姿英特幼志嶷然學以益之勇以達之俟其知道成德之日乃有以見其才於天下予亦不盡以其論爲然夫國家懸爵祿以俟其人而用之非能

俟其人也其人則俟國家之時數而興者也今天子嗣父丕基布昭聖武於天下既作戰甘之誓戡奄之詔於洪文命敷焉光之所被嚮風而靡海隅日出罔不率俾嘉與元元之衆臻於丕時茲固聖人求治天啓其明升於大猷之日也天下茂才異等之士莫非應運而來者余惟曰今也非能得士之難能官人之難也書曰知人則哲能官人則惟才既集翕而受之曰有三德者曰有六德者敷而施之以是奠萬邦蓋九服我疆我理遐邇以列度廣輪險易之異宜則當

爲地擇其官容德以咨馮翼義德以率牧寧則當爲人才擇其官故欲守其地者必重得其人欲盡用其才者必重宜其官故謂能官人之難也余江則洪州之左爲三州撫曰上都固千乘之國也二十有四年詔俊爲鎮升一將以守之大司馬乃以授山陽童君曲若余嘗開推衡之士君其翹盼者也年方壯舉進士高等萬夫之望人皆知其所必能者蓋撫之爲州在昔分裂土宇之時則兩瓦十有五邑之地也後王申畫封守乃定於一屬邑爲六其風習固殊焉臨稱

交𫄨金與東浙及閩隘信及越阻西三邑皆山藪糾複谿壑深窅曲亙盤互汀顏之民所出沒故其地居險易之半也君提數百之卒分方以肆之而四境以寧敵甲胄而齊擊刺比年無有嬰其鋒者君之才宜其地之官其能已足以見於天下矣是皆大司馬官人之效予則罔敢知於茲予惟矜矜懼稱匪其人夙夜求舉能其官以無負天子亮采惠疇之命今撫之大夫士入都者具言童君有文武才鎮撫功當受將以是秋祝其壽予自吉州居洪州予宗家[illegible]

碩且茀良以其言爲信則起而視曰地宜其人才宜
其官益國家無疆之慶予與有榮焉乃屬詞歸貽之

壽洪理將代李侍講

江漢之紀荆楊而東也東匯北會之間其疆曰彭蠡
而啓庾嶺左領寰玉之山百川委焉蓋千里之國也
彭蠡之東爲三郡距閩者以盱水距甌越者以信州
輪跡相躡鈴柝相繆故以其壤親也今昔安危之數
與之弗同也若予撫之爲州非有高山大川之限然
而岡阜屏蔽原田沃衍溝塍有畫都鄙有章其當平

世吏士有以閑其教訓民人有以時其土利耒耜發
焉未嘗有鬨桴鼓之聲者閩越或警眄信實先被之
而予州之患爲其繼予州何以不先人而憂也則二
郡爲之徼其外也　今天子十有八年海表咸服楊
州之南裔斑師振旅於時制使董公列上文武諸臣
與有勞者且願請撫地在湖東爲腹今既底平可撤
其營將卒三之二以戍虔州俾此州庶幾受簡恤之
治奏既可乃以守禦予州者咨之督帥許公許公序
勞授事則界漳浦洪公以來公至予州越三載於茲
矣端月上日門垂弧矢州之大夫士皆願酌兕觥以
爲壽公功在營壘公何以得此於大夫士之言哉予
固詢其實公始至則予州昔暴亂之餘也横民已去
而横政未除產弗於斂籍殫於征畏兵者與畏寇等
耳公則閱其什伍束之以令無敢挾鋒刃游於市者
室堞千櫓以時視之而萑苻不匿于垌烽火不傳于
夜噫嘻是其能簡恤予州者乎予固聞之取亂者易
守既亂者難執發縣布勇將能之公昔者取庾嶺及
盱水諸砦皆知其善爲戰者矣民殘而息之使熙卒

驕而制之使伏以相雜而無畏惟古之賢將善爲守
者其能之今日四海惟一誕敷文命　天子創適亂
之由將以異舊之恩惠鮮萬國予州雖鄙聖人顧其
爲腹郡也省其由戍以簡恤之如公乃知所以稱上
意者公之得無間于大夫士之言也其以是也夫于
是余嘗以試楚士還報州之文學之士有賓于公者
爲余言公膂力方剛而靳之欲壽予何以言之予亦
爲州之人言之而已矣

壽宜黃李叟代倪中書

天子趣所守以民功慶祥后養老尊賢秩與古士
川相列古之禮高年也禮綦重徵舊嚴其深衣粲之
上庠而已其在野則束帛加璧安車蒲輪以延之其
庠之太學也執爵執醬祝哽祝噎憲典而乞言其居
里有政則就而問焉必操几杖以從之夫禮若是之
殷也抑何爲者非惟以其年也爲其賢曰其稽我古
人之德者也禮有三老五更或曰更當爲叟籀之譌
也然三老一人五更一人三云者知三極之道者也
云五者何知五行相代之數也然則大賢以下其在

匪位者不亦恥乎斯禮也今州縣所存者鄉飲酒義
一篇而已然有司襲其禮而不知其義之所以然
天子命卿士掌邦教班爲天下通禮申命歲省督
學使者率其屬以時脩之而有司階席不厭其等爵
豆不眡其數報奉行汪支給已爾既不能以教敬讓
而儀風俗又焉知其義之所以然惟克羞饋其耆長
乃爲王正事之臣哉聖人敬大臣視髦塈有加禮其
父若毋百餘歲者敕乘小車入便殿不趨不拜宴以
濟珍錫以宸翰給扶侍而歸余時在中書載

希有皇王烝哉其民仁壽國家之禎祥也夫何異旹
星慶雲之瑞乎比者乘大輅巡東土至于南國所臨
孝覲岳牧詢民疾苦禮高年余愧未有從焉竊意必
如古昔三代之盛天子見百年者東行者不敢過也
西行者不敢過也雍和莊肅兆民樂愷夫人抑何幸
而遇於斯然後思哲輔誠沖主以無遺壽耇爲言迨
乎季主憂闵或者壽俊在厥服今天厤兹至秉熙祚
者其人多耆俊瑞物不若瑞人故國非喬木之謂至
治登神爵躍龍之謂哉丁卯日南至予友婿某寓書

至京邸稱宜川隱君子李某翁明年正月上日始受秩
之辰翁之姻友翁之子若孫與爲昆弟鏽錦於庭祝
之斕爛焉而鄙其無詞也翁由婉孌延歷耄期敦恪
溫恭晦而不耀窺其門樸樕以列秩秩如也登其階
主賓雍雍如也弟子撰杖履循循如也僮僕執爵不
食訢訢如也客曰翁之年幾何矣則適爾而言曰民
之初生神皇在御日之方中畝畝不覩兵刑之肯光
宗不少延億廟嗣之時則振瑾再出然使人孔多鄙
大夫猶有特立獨行之士是以烈皇初政聲色不大

而巨奸共盜四海之内黎老喁喁然思大化之成也亡何災沴府臻盜兵者衛行于天下國步蹉跌草野長太息其有君而無臣世祖奮勢振朔方之旅爍邕拂叛自北而南不數載而歸于一非人之所能爲也今 天子聰明睿智外奮武衛内揆文教諸周成之六師纘夏后之五服至于海表悉主悉臣吾耄矣未有知以不見兵革爲樂利歷治亂盛衰之際其太畧然也噫嘻翁之言聖人之門所延髦期稱道不亂者也余執其書而然翁之言其能稽古人之德者也若

昔愉陳生漢末宿寘系之太史氏占曰賢人聚翁隱於宜川尚不屑太丘朗陵令長之權藉而德義熏洽紀謙穆爽奉席奉祖宗族稱之閭里化之可不謂賢乎别伊事桓靈之世翁遭逢至治脩于家者源深而流潔其流知必無爲群爲或者邦人之所以賢翁非惟以其年也異時編衣而顧縞衣而燕余詞繪紉之錦上或曰養老尊賢州縣之所守或曰禮高年憲典而乞言昔者盛王之事也予則曰翁其今日之瑞人也哉

壽大與仲叟代

壽者聖人之所以嚮天下也其取諸天者乎其取諸人者乎吾予曰夫壽於於人而成於天其德不拂於天而後天界焉以之數故壽者人之所自爲之具也雖然人之所以能自爲者古之世成於上今也尊於其身取之古之聖人尊德叙典鼒其良而棄其咎養之以寬裕之休而離於放紛之刑故曰人莫不欲壽惟聖人壽之蓋 王之事也後之君子所以勤脩其身者順其性之欲而爲之度不啬所嗜焉不施所疾

焉故其志不殘而樂其行不廹而安若夫仲熊步雀之技非君子所以資壽也北平仲氏之子江西典獄比及三年予之鄉人四方之士吏于茲者當稱之曰仲氏仁者也是時仕江西者文官知府以下武官副總以下獄中一有之知縣不一矣鄉之大夫士多有之中科亦不一矣其事上以禮其御下以廉梟謹之稱其于獄者與之處以矜之弛其桎梏而時其飲食艾之日冬之夜弱者僵者痩者所以生之具必以其類具之旦而問之中夜而視之或詢其好仁則曰吾

節茈太君秉義於南抗志於浙將使效思給從之士
雜引古之爲著長務耳之節者逌數而稱之而取其
非天下之所信予之所以著太君者其信于天下者
也何以信之太君能成其子爲君子之子者太君之
節爲之也价臣四年而孤訴太君矢于日旦先生之
年六年而弗及也先生沒五年而明命爰莩江以西
州縣之不寧于兵者崇相藉太君携价臣叅數遷其
處而教之怵惕儆懼茹荼飲蘗如是者殆二十有餘
年而价臣褎然舉於鄉𦆸之者以繼先生昔者文人

之日然則太君之節既已無虧于先生而其堅忍於
危苦之際以能玉成于价臣爲加隆于先生之後古
之以習長務耳爲飾者其與太君孰多乎蓋先生昔
者與予仙氏德隅同學明德猶未衰天下學者皆事
思委力于茲業升進之途先生不欲苟仕聚圖籍饋
實交富于文而貧于術迫其沒也遂及于亂離城郭
之積盡毀而价臣自其肄簡策之日日給筆札桑師
朋莫非太君兩手十指一月四十五日𦘕畢砥以
得之昔氷晨露夕沸湯沽粢稱先生之遺教太君道

篤于爲父而力慈于爲母也是以价臣舉于鄉將二十
年而先世之產未復太君猶未御統練金銷之飾彩
大夫督學使者前後之名价臣者非徒譽其文知其
行成假將而廉清則所以著太君之節也是故今之
稱太君者欲以古之言婉娩慈良勤儉婦業者連類
而稱之求以多乎德之數而皆無以加於節之爲言
蓋其數价臣之行則天下士之所與信者也今天子
廣孝德以順天下崇本太皇太后皇太后任姒之賢
濬揚徽音燕皇天以洽百禮播大化於宗內秩岳而

覩河推賚群臣之父母及太父母皆食其美報价臣
異日得自上書言太君所以當旌表者則太君之年
昔者既歎乎先生之所制而太君之壽來者將以其
所不可盡者紀之余乃謂家仲與臣復與价臣同請
歸爲我奉康爵進於太君惟節必壽明詔之所錫也
太史之所表也微獨天下信之百世之下共信之然
則予之爲言固有著於王政之書者矣

壽管淑人代祝鎮府

戊辰之秋九月既望日在角管淑人張悅之辰其冥

淑人之子爲友者誼皆有登堂以拜而屬予[illegible]
之辭以稱之不佞其將何辭而稱也雖然予嘗聞之
古之君子言壽必備其福言福必原其德者福者天
之所以酬而德者人之所以受于天以是進之壽考
昌熾之言著之歌頌辭不至於費而義不入於諛也
盍稱其德以爲之本也淑人以先將軍之勳昭受今
天子之休命魚軒翟茀儐儐祁祁庭階之側璆琳瑜
珥長君爲宰於河淮之間民懷德只仲季游太學以
成名孝既歸省左右就養愉婉之所溢洽乎賓友貌

覩心醉者品其才名不居二曾之次知者皆謂淑人
祚胥既集福履綏之其自天子申之者非惟從夫之
爵而已予與先將軍相友善因悉其內行淑人幼升
于祚逮事先姑饋[illegible]溉之禮請祔廟之節祗承婦事
不越其常將軍時從軍虔粤之鄙七閩五嶺之間道
所出入山崗深菁豯谷盤互漸漸之石蹯躍用兵惟
以不遑將毋者委其意於淑人而淑人夙夜以勤之
滌[illegible]以饋之時其燠寒蹟數以宜之如是者蓋十有
[illegible]年而不辭夫人之不能得諸其子者而得之其子
之婦也矣哉淑人之所以受祿于天者斯非其德然
萊[illegible]之母能爲守柴氏之婦能爲軍淑人爲敬其婦
事之常君子言婦德者其必於斯矣予因爲仲君之
昆友將種而儒行必謂予言辭不費而義不諛者甚
速張之以稱斯觴若夫悉數懿爍顯庸之類以彰[illegible]
于五采其侯之保艾之祝焉

募敍

汝川黃石麟元胎甫著

祀關壯繆公會册敍

王者之迹所至孔子之道皆至焉然古者莫於學而無廟今則國學而下至于府州縣屯衛戎壘無不建之學者則皆得於其宮爲廟雖然非建學則不得爲之廟王者崇嚴其道而師之不敢同於事䏶瞿鬼神之屬也關壯繆公𠇍祀盈天下其迹儗與孔子等阨

隘僻窶郊兒里婦迄一軍一旅剽悍獷驚之隸卒無不剡饒劉贊崇飾其廟曳踵崩角其前者而吾嘗之學於孔子之道者猛尊事之噫嘻何其烈也意謂公好春秋左氏傳有國士之風其簡牘挺挺可畏非徒以椎武稱名將者歟然此皆未足以盡公公之初終能立天下之大節蓋其心喻於聖人之義者也齊魯之諸多言仁某愚嘗比櫛而求之聖人之語仁也本深而用闊其語義也辭寡而指要曰義以爲上而勇下之曰義以質而禮與遜與信從之聖人所謂義者仁之所表德之所總也後之學者論義而不至其盡以義與人而不論其人之於義之盡至於毫厘千里之介則必非精義之學也某也由斯義以論壯繆然不能至諸其盡將指其大者論之若夫後之學者有以公之拒吳婚爲悖者有以進取襄樊不返顧荆州所以糜而忽呂爲剛之過者有以公獨當東面罕賢輔佐爲諸葛武侯之失者吁此皆不足以論公之於義之盡也某惟以忠武之言論之曰漢賊不兩立而史之書入寇者書亟相亮者著矣曰鞠躬盡瘁死

而後已而稱征西將軍者稱東帝者之爲亂臣著矣聖人之義莫大乎君臣而壯繆初從孤窮之主以爲君終也以與人之毀敗喪其元而不啻忠武後口之言壯繆以立乎其先矣取義成仁可不謂聖人之徒哉余里吳子衛侯以孔子之文會辟彥道適於一而因以要之於祀壯繆之神夫學者欲爲慕義無窮之上則必求之至於其盡而後與乎天下之至精擇之不審辨之不明將謂行而宜之有非聖人之道所與者矣吳子學之不惰必底其至焉余於其祀壯繆論

指以樂之

忠節巷上募脩關壯繆公廟

余州兵衛宋制有禁軍廂軍分忠節武雄効勇牢城等指揮營紹定三年黃太守炳於平寇之際創置馬步二旗軍有兵馬都監監押等官爲之統馭有都衙等教場時其較閱攷景定志州治圖忠節三營在城內西隍東向効勇營在其南下北向今猶稱西門營上芷也巷之受名於忠節斯非其故歟按圖有教場在進賢門內西上出望雲閣而左而忠節巷之側今

猶有小教場者近則其分營教藝而遠則舒其營教哉昔與州治故蹟今不可攷者多矣有志之士因其遺跡以深思古人作法之意之所自當有躍然而得之者夫壘壁有所訓練有所內隱其勢而外覿其材先王所以養兵不用而積其力於勇者以有此具也忠節巷之間爲廟迄今專祀漢前將軍壽亭侯關壯繆公宋之營制中有器械廟志曰其遺趾故在常清洞之右馬家山之南也其祀公於斯殆宋之將較所士爲頌而禱者與然則斯祀也五百有餘歲矣廟今圮且

[illegible]然閉門管脩檳號募脩之余州文士倪子不惲搜擷以從焉余佐之曰公廟祀被天下而營寨衛所之在都邑徼塞者愈益嚴敬益善養兵者以豫以暇暇日既習之以作其勇之方矣而條以明於義之方率之積其親上死長之心以致果殺敵其又何尚焉夫求勇與義之方之所隆於祀公有祖祖之道矣或曰勇者武人之上節而義者文士之庸言吁明其義而修之乃所以勇也周官弁者冕者執戈執劉文士武備夫豈貳之哉甲乙之際州城叛兵是阻殘

戕不可問今都人士剔陋巷而葺敝廬尚縷縷然五百餘歲之祀而復之聞斯義也勃然而興其必在此不在彼者矣

古港中黃塘脩關壯繆公廟

汝水當合隄未捍之前東決口趨古江北下中黃溪爲溪上田里稍稍居人多右族其衛有廟祀漢壽亭侯所從來既久云蒙古時創之明興莫敢廢也江漬兵燹屢遷其址夫其地屢遷而不廢固里人合群策群力之爲之者而其像巍然數歷毀戕隕墜之厄

而不廢則莫不畏其神也今老僧白及其徒煜燦呼
檀越阮唐撤其朽者改作之顧計其貲能者半不能
者半則亟焉求助于都邑之賢豪長者集義以成之
一勺亦以達河一簣亦以爲山細流尺壤非讓也蓋
漢壽廟制視公侯其祀事遍天下夫人皆神其義云
爾余嘗言古之取義爲神者其義惟一其神則長短
廣狹義能與萬世同其長神不能與四海同其廣若
荒裔偏徼峒陬闤市成人庇卒莫不祀漢壽亭侯神
之洋溢乎天下者其何廣如之而茲土猶保其數百

年不毀之像以事也夫其常享於茲乎向也阮子九
歲嘗序其本末以告矣阮子雖往其言未墜今之賢
者其必有感於斯義也夫

馬家橋後建關壯繆公行祠

府南東其湖曰帶湖受靈谷東邊諸溪之水其西末
出以梁蓋信撫臨余九達之衢也古之人梁其上故
老相傳宋元之際爲馬家橋斯則一人之仁也明中
花而復之勤其甃又曰十義橋則十人之仁也迺者
毀於丁亥病涉久矣黃子東川醵臨金之人度以木

既乎以兩邑什百其人始爲之木其視古之一人爲
之十人爲之者不可以知邑里盛衰之數乎壬子秋
七月余見都水張英石先生於河上先生亟問里中
疾苦里中民李無事語次道路橋梁王政不敢闕家
有慈父孟及時言之其端有蘭若舊祀壯繆其巾橋
寶庇焉余歸與其鄰度材計工需錢二萬而畢爾余
乃敢大言曰余爲衆義士言之費約而功永徒杠之
成以十一月輿梁之成以十二月其必君子之政也
夫

撫治後重建關壯繆公廟代李撫軍

今中丞節守受命守撫州禮始至祗見孔子廟遂謁
城隍神廟亦惟曰牧民者必先底民而後致力於神
夫祀神所以衛吾民也既而考之外史州城始遷
於王刺史圖州宅始定於危大夫上諫城隍神其廟
在州治北則明初李太守廷桂實始建之相水土之
和擬形氣之合神妥而民安之其已久矣乃其中舊
祀關壯繆公今直寄於其左慈惠菴之偏者云何則
以舊祀既毀于朔望至雖拜其像而中有所不安公

亡義烈于有餘載之下愚夫愚婦皆知之吳人譬因之後也莫不割贊裂産稽首崩角以事之司城隍者主吾州者也而祀公之無專祀而寄於其偏也而安乎予是以喬勢倡州之人建於其故而爲之新也余於外史考無之良牧乃所願則學予家故事四公渤海李公能脩汝水之利利民者也河南李公庭桂受任於明初之丙午距禎循二年而重脩府治於兵革之後公所能者後人能之志曰民不知勞者則非後之人所能也意其積治於政操之有本有若潁州李

公敏之守廉端理决繁削如流者乎有若皇祐李公先之明察吏人不敢欺者乎此四公者治撫于十之能及然心實嚮往之今之建是祀也則猶河南公之志也祀神以寧民者守是州者也夫以壯繆英風流行天地之間不以其生之讐吳也而棄之聖人之大也況夫今之銓吏四方之致惟其所使至是州則一州之神民皆吾任而觀其廢墜而莫之舉可乎哉余願與同治之及州之君子共圖焉今憲副趙張公昨歲守撫捐俸爲材已而未集于茲建之亦曰繼成之補其底無長難而愛力哉

勸脩武當關代陳司農

撫郡治于城南關曰觀風在昔曰通敎門唐刺史危公上諫規而築之者高閣巍然與北東呙立迄今幾千年不能敗雖後賢之增脩其故抑豈非前人之經始實有百世之略者歟今　天子神武用乖滅息踐奄而後振旅數文者又多歷年所甲子春王正月奉天張公以勛階來剌是郡宜惠勅法惟簡惟靜上下咸和流散始集於是入國者無復有蒺楚苞稂之既

矣期年則萬民胥若百廢具興全城璜宮之役不伐不頃厥成以敏若燕寢若厨傳若遊觀之所則言弗及焉此則守判者務先後緩急之次第惟公能之予時以貢賦奔命媒無能左右晨夕會當奉表入朝趨裝須矣而是關之主者持册請修葺其言官帑廉儉乞一言以喻部內之知所務者是舉也固宜後於璜宮然昔人則與金城同其制矣今茲與廢補敝伊誰之貴予可無以勸相之乎役五峯三市之中役兄婁時絃管之盛斯稱作矣牧者之心矣若夫神靈所綏悲

爲民禦災捍患者如前守尹君西蔡公記石之云爾
澤障河年穀熟豈必驗諸其後哉郡人聞斯言也其
可以興矣

武當閣勸修

郡治子城其北南東爲三闕南曰通教門後乃聍其
上曰觀風今衆欽祀其帝玄帝蓋離者坎所制昔之
人非無以而云也閣歲久日敝甲子春和張府公始
新其額增其欄楯集四知之民其前日中爲市觀其
熙攘愛歌樂園不賦蕪城矣守僧某憂其穿漏柝蠹

募蔆瓦甋甗以葺之計費僅十緡噫嘻今之出塗炭
而即衽席者豈恡此戔戔者哉尹惟昔之人建成者
後之人室欲其不敝其計慮隱然未有能言之者若
夫規制崇閎民物殷阜尚能衰度而稹恭之守者几
不欲其敝也余可以無言乎

鼎建許眞君行祠募冊 代李石臺先生

豫章自昔敕建鐵樹觀祀許眞君古之祀典所謂能
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祀其有功烈于民
者也所屬郡邑得祀之余郡乃無顓祠余宗父老爰

暨里中達禮好義之士世居郡南廟者僉曰余臨城
隍神廟故在城外西南隅其趾則余郡地瓠所出入
自道達嶺踰城又爲馬家山所經也遷者遷神象入
內羲蹟遂荒廢南廟通塗東西行者至是則荊榛彌
望呼問無居人屬孤僧宿之狐鼠鳴嘯不敢詰余里
貴慝之且近歲富城譎怪貪欲之徒所至又以其術
圖簽狂惑者時時以相地形集於斯使斯土爲鬼穴
則大非郡邑之利也不若集群力以爲許眞君祠以
志神功也而守之者專趨之者衆則可以逆萑苻之

姦竊嘯丘之謀余里余郡尙亦有利哉余聞而亟贊
其言也夫詰姦奸暴愼固封守則涖斯土者因與其
鄉大夫士當慮之議同于人公焉而求盡善而翊其
又斜之以神也蓋許君非僅以其學僊而神也行吳
楚之交殲蛟害以障鴻水擬之神禹導江濮馳蛇龍
功在九州之一而傳之者與援蜀江於錦水並歸之
仙人奇幻之異術非君之至也君嘗仕爲令無詩政
點石爲金以代貧民之逋者然則君之惠利其民人
後之爲吏者之所禱祠而求也而其本行惇孝弟以

不愧不怍於人倫爲至斯非聖人之道之所謂務本
者與今之顯爲斯祠也於余都群心有合必將不吝
群力而子來者余乃舒言其所以爲神者以發之許
君字敬之南州人東晉旌陽令道成號妙濟眞君宋
所封也祀宏稱許眞君行祠云

靈谷山重建仙殿代張英石先生

余臨東南其名山曰靈谷古有隱眞觀冕其首傳曰
浮丘伯居之或曰晉蔚之所闢也余視其興廢蓋與
治亂之時等世祖之賓於天也先一歲而災越蓍乃

復堂廡始構榱詭始具今也十有餘載於茲門垂鑰
鼓之室未具也十月既望道士某介書乞寻於京邸
余世家其南陘空有言以佐之余聞之也聖人之爲
治先卒民而後致力於神余以是秋奉 簡書如開
封典試事既得士當報載驅入 朝乃敢褰帷寓目
於河汴淇漳之介展覽懷西望大陸之野恒衛滹易
之流不敢蕊壺口雷首底柱析城大行恒山崔嵬岩
崒爲藩爲屏洪河既翕喬嶽既秩其民人皆有以奠
其土判其鬼神皆有以禋其時髮目不覩飛蕩之景

耳不聞櫄車之聲知折千里與不寧止美哉洋洋乎
此其近 天子之光者乎聖人以家視天下問者今
服偏用兵甲乙之際闔師律否肝水逆飛信州左州
以及於于陘余聞靈谷之下驚林而蟠戶矣 天子
惟時赫然命將芟林鋤刈惟背與肝南顧而谷南服
其庶有寧宇乎噫吁嘻余里其庶有寧宇乎今斯汔
可寧矣樂者惟新務者同治物州縣之吏滌濯而與
咻之無以則又爲之宥逋賦罷苛繇以寬之噫吁嘻
今斯汔可寧矣然則道者之祈致力於茲山斯同

時與余甫屬計部征繕孔棘司農歸咸憂東南民生
之瘠瘁 天子思得撰式唐虞其人紓軍府之急止
兆之賢艮方正之科聖人之意蓋以好義風天下不
忍以加賦病天下以是求寧吾民汔可寧矣安集之
後含鼓之餘致其餘力於茲山崇煥昭明以亞喬岳
爲 天子達馨香之治豈不淳焉其興也哉余欲偕
南服之人共明斯義云爾

華蓋山重建仙殿

余撫群望崇仁華蓋山名至峻距郡城儀二百里下

有餘歲祀浮丘公諸仙人其上山可以自名非惟有
仙而名也夫山川以雲雨之澤爲百物利聖人既享
於上帝遂秩祀山川以迄日月六宗之饮然古典所
祀其神非實有其人也後世道家言多幻雜無實
其人且求其地里姓名行踪以志之儒者未能信也
余嘗爲之博攷而深思之天地權輿其降而人也其
君相皆神聖能爲天下後世創制百物者其生也相
所利其沒而神也或歸于列星或棲于高山大川之
際後世遂有以爲斯神主斯山者理亦然也道家尊

五帝者載記繫月令於禮經運五行於四時分方以
祀之東帝則帝太昊神則句芒是也南中西北則其
帝炎帝黃帝少皞顓頊也神則祝融后土蓐收元冥
皆其官也儒者言以其體覆萬物謂之天以其道宰
萬物謂之上帝歷而名之也而後人皆以肇古之君
相當之蓋其神必存乎大地山川之內者也今余鄧
諸山祀驅猛獸捕蝗虫之神並主浮丘公余...
史晏后氏時已有祀伯益爲百虫將軍者...
之王蒲獸捕蝗者益之神實然其列...

之後則朱虎熊羆之屬也祀浮丘公何也仙家言浮
丘公唐虞之時爲赤松子者也又曰赤松子嘗封于
皆仙人逸史竊封子堯時爲陶正意者其受斯伯益
之屬歟益虞垂其工其同受命而師師勵翼者歟登
百工而撫五辰則其沒而神也必在瀆岳之列也若
蓋至峻江之左右荊楚滇黔入閩百粵之人咸奔走
之其巔剛風所激迅雷之所感也昔之人范金以像
之冶鐵以屋之莫非欲其不朽者今茲風雷又悉撤
其舊道家弟子源遠江氏志徧告諸邑國重建之乃

丐言于余彼云浮丘公諸仙人其足蹟隱顯徧天下
則余所不能測若是歲大旱諸長吏賫明禋奔走群
望靡神不宗以祈甘雨茲山也能出雲致雨爲百物
利者也於聖王之祀典不以重乎又曰神能相上帝
福善禍淫所誅擊皆當其隱辠夫然天下之輿於禍
利之說者又不待余言而喬矣

仙桂峰勸修代李邑宰

撫郡城西北行迨一舍有峰曰仙桂峯汝川之西之
名山也予行部一至其上銳而峻輿多下...

幽潔仙人之所都也觀壓祀澤丘公及其二弟子不知其始於何王之世然四方之以祈夢來者趾相踣問故老所稱者多奇中美哉茲山有仙則靈況夢之爲靈昭昭邑哉或人不足與說夢以爲索之冥冥余謂三夢六夢周禮立太卜以占之在昔則黃帝之得風后也以夢殷高宗之求傅說也以夢其在周詩旐旟熊羆皆盛世之禎祥也矧夫索之冥冥乎之昭昭神實呼寐者而使之覺乎今僧者某新來謀所以復其堂廡易其圮墜將乞資於通都而且憂其難余謂之汝持予言以告必無難者夫四方之人豈皆夢夢者哉

藍坊張侯會册

古之蜡也鄉人秋祀於社徧祀者漢關侯唐張侯張侯歲集於九月之望甲乙而降民心適華古道以徵群旅之祀事或慶或筒藍坊余高祖所自出也厥祀幾興癸巳于是協其金粟之數式其出入之經書之册而予爲之序嗟夫張侯義烈見于天才智見於史功見於捍江淮造唐人再與之社稷將焉取于[illegible]

余嘉者其傳慨然有懷于古之爲學者之材也張侯開元中進士也當勢於眞源合義於雍丘析心跣血於睢陽之城下應候敵之軍塞孤城以亢悍敵天下之受命于封疆以謂將帥之才者聞之莫不臨其氣而奪之曰嗟夫宋之劉侯所以聲施于眞公也今之選爲進士之科與夫士之習於進士之業者應試之文詞取章句其云備至于疆埸宿衛之士簡閱行伍立戈矛弓矢之間則委而屬之于將卒循悍然而飭其非曰執兵大夫士之恥也一日　天子寄之以閫外之憂上之不能任謀訓技比其衆而索其情次之不能伐桴鼓鋼鋒鏃有城守野獲之績師亂國毀則俛焉爲全軀保妻子之術欲其不以君子賊也安所憾哉古之學者其文者居則六官之卿出則六軍之長其下州閭之師亦卒旅之帥也唯其並習于禮樂戰伐之材故所適而其效從之周人執鉞執劉皆使說者夫非其所學與議者曰未之以文武之材而取之以文詞章句之具夫亦教之爲進士者之過也嗟夫張侯敏于誦巧于計其[illegible]將則古之爲學者之

材也若其能爲義烈之士豈學而生其性哉學不能
致其材而以沒其性今之習爲進士之業者之過也
郭宸宗澤皆進士王毀明經第也余游白鹿洞諸生
也今之學者其知之矣然而莫知其所謂材余序閔
侯張侯祀事皆釋其衆著者于張侯則以其學而爲
材者著之若夫後之君人知所以成人才之道者其
必衷于予言而起矣

花山張侯會册序

九月望日祀張侯畢出里祀事式于册於是黃子序

之序曰唐之不亡江淮之未沒并獨資其財用而已
睢陽不下則江淮不沒祿山之不能遂西慶緒之不
能肆於南者其勢實然如摍其舌雖使厲搏虎攫其
能食之乎是故古之善守天下者必愼任守令守令
既得安則爲吏危則爲帥將爲天子守其民人以捍
其不測之憂一邑之長爭天下于培塿之上追之數
年功成于將相而不知其振義發謀孰爲爲之覩眞
卿則以平原太守杲卿以常山守賀蘭進明以北海
守許遠守睢陽以授張侯張侯故以眞源令守令之

兵後之善論兵者口噤氣懾皆以爲弗逮於其才詩
功者則曰平原始之睢陽中之汾陽其終之矣且其
所爲才者獨於其治軍乎畏玄元之廟而起者眞源
以千人敗令狐潮雍丘之戰數千人睢陽之從義而
不叛數萬人彼其術御簡恤非大有以得其心者雖
欲與之死孰從而死之嗟乎守令之效既見於前事
矣然則唐之江淮之不亡史謂功浮其烈江淮之民
不亡于安史百世其祀之昔也春秋不被髮孔子曰
管仲之仁也今之祀張侯者其仁人之志也夫

道德會敍

道也者吾之所謂道與今之爲道者其古之爲道者
與古之爲道者靡可得而原也內其至者於身出其
餘者於天下隱其端而理其委後之爲道者不知內
之出之之爲貫其端緒矣吾言其內其內以次降雖
然積行以致功也葆氣以固眞也煉物以資靈也術
未離其端焉云耳吾言其委道降而法法降而術則
有執技以事人者矣則黹于其中爲衣食之徒而已
矣嗟乎夫所謂法豈古之爲道者之法哉矯柴蠱三

禜星雩而肆望而禮五服之川嶽華於祫繹於禰迎
羣祀於與索百神於社立厥族而將享之非專爲祈
也有祓焉有由辟焉是故營都邑居民者必立之巫
[illegible]坊其富而除其疾自天子達于庶人履之以爲[illegible]
[illegible]天下以爲政豈非道之餘哉今之爲道者遠其法
之所自始而汨之則其委益雜矣上下降格之義宗
而務勦齋醮之事僕雜則誣誣則卑其道已卑則持
正矯枉者不足以破媚惑者之妄而其恣睢無忌憚
者則至於天下無有物焉足當其所敬畏嗟乎以変

究端夫豈古之爲道者之過與雖然原於虛而實之
以神高卑幽明之際以爲必有神焉以君之正百物
之名以爲必有物焉以命之必有神焉必有物焉則
君心於敬畏乃其所不可已而然者矣夫然隆於其
委非存其端之一者哉余州南東之名山有靈谷將
丘伯始於之其鄉民不下三萬戶里族各世其祝巫
源分而末益繁法師某惧其教之以繁而卑也于是
會其徒而班之以師弟子之等秩長幼之序匡飭之
以事鬼神之法其講禮以時其執事也以謹守其[illegible]

而罰其不業余謂其求敬畏之端庶乎離於媚惑之
妄有以正恣睢無忌憚者之非矣斯豈今之爲道者
之得而幾歟

同仁會引

醵錢置諸匠氏爲材木以給困窮殯瘞之不能葬者
斯心何心也豈以爲人之德我而爲之歟神之[illegible]
而爲之歟勿惡勿棄聖人之所以制禮者于是乎始
掩骼埋胔先王之所以施惠者于是乎在吾胞吾與
君子之所以廣愛者于是舉而加之大哉張君椬伯

之言也曰仁者德之共也吾答與單文南長者繆誠
菴進士實爲之今不可以不績願與同斯心者推大
其義而持之以久夫君子豈獨爲仁人者哉噫嘻余
爲之求之古之人范堯夫以相國之子爲之不若郭
元振以國學生時爲之也今之居范公之居者猶難
之況居郭公之居者乎雖然仁者無難焉爾張君行
將佐大司成論說于西序尚以茲義發天下之欲爲
元振者余同州固有好仁者其可日吾姑以讓夫居
范公之居者哉

今日太學生觀代公不啻相去萬餘里大臣于其
巡為□者亦千百中一人嗚呼以仁望人則難為
人自記

帶湖菴募會叙

丁酉夏四月自甲戌至于庚辰不雨辛卯雨越壬辰
如已亥復不雨炎火殺苗耕夫咸哀邦人大懼余里
社則聚禱于塔峯庚子乃雨晨興祈祈日之方中俾
滂沱矣遂夜益之以霢霂濆瀎瀁瀁繼于五月朔日
癸卯是謂三日之霖於是稍稱去其悴容民始浣其

耳頃富人贔僭倏忽之間奪其智而塞之口或撫或
吉誦吟並作甲辰余訪于懿公懿曰天其悔心者與
神之為之請者疾與耶而禱者之愧與耶非人也其
天也天之不忍斯人天之所以無悔于天也告其怨
苦而振除其菑神之所以臣天也是故神且不敢貪
天以自為也其將不忍於今日之禱者而忍於昔者
旱其旱之天乎吁禱者之勤也其又能自為功乎無
亦不怠乎人而已矣古也有人天命之而人制之今
也有人天實制之古也有人尊之以事滌其川澤宿

其泉源節其陂障陳其犧獻時其流滙則又為之潔
其粢盛致其明禋以求寧于神是以天作其過不及
之數而不害今也不然逐利于前遺患于後禱者益
其窮也彼其怵于禱者什一而其不怵于禱者可入
九矣其又能自為功乎無亦恃乎人而已矣懿曰雖
然曷不為其不怠于人者之事以待天之自至也哉
古之長民者求民之饑寒者收穀之滈者飲之暍者
休之夫豈恃于天乎吁予不忍于耕其野之旱而忍
于出其塗者之旱乎乃為會給飲于懿公之門曰以

充閔而之心云爾

馬家橋菴茶緑題名冊

十笏吾廬八荒我闥萃畝蒸而逢夏日遵道路以命
走颯逵迴攸行小大于役揮汗成雨接迹趨塵登頓
暍者戟攤箑以庵之辟若旱夫有立枝而稿耳乃有
幽居之子不忍行道之人頗聞故事給窮旅而為義
漿比諸前賢引乘車而出仁恢況茲天降靈泉予之
清冰之水惟是人投簣土增其功德之律為茗為蒔
物之不齊以薪以蒸勞而弗吝一勺遂洋溢于暑塗

亭推萬山數篰但我損乎日用所冀同情

亭土菴七里亭施茶小叙

今萬福菴竺延開士嗣懿公而師什公懿公老焉亭土詒令出其北東六百步曼曠鬱阻亭之以芘途人今也延子則欲聚來石䕶蓺之類於夏秋之際作茗汁以待之嗟夫釋氏之好仁也仁之似也夫豈仁之似也與人曰昔之仁人爲義漿給行者後且食其報吁匪報也是一宝之仁也周王見暍者下車哀而撫焉夫然天下之人無爲饑者渴者矣豈非一世之仁

哉延而率斯志也以求勿以途之人而間之則亦有不以途之人而恡之者矣延昔也得戒于什公歸爲梁于帶水曰吾弗恐寒而林然則夏暑冬寒彼皆有以及之余愧乎出其途者矣

帶湖菴募成木橋小引

汝水之支其陽莫衍于帶湖昔之人梁石於其下丁亥毀于洚水過而病之日不知其千百人議建議修歲不知其千百人然而議修者其病最於議不修何者病其離于名也歲云徂矣離其名而蒂其實是以無成謀蟬然豈惟余之鄉人之病蒞水而無政則[illegible]最病道路而無政則旅最病必有任受其咎者矣嗟夫今之天下邑病蹙野病餓余獨何以謀之余與竺延者謀求大木逾其半中豉入桯腓松而股杉其首茜杙爲闌余級以上其利視百年不及者三之一其費視梁石及之者十之一故貲約而功舉然而猶將求之余知其病徙也與其病涉不亦善夫將以媿夫今之無政于道路者己亥九日

脩架龍潭橋引

己未八月余里豪傑之士重舉馬家橋之石橋猶十丧之綦蹋也橋成余乃與劉子李子游子謀拔其木橋之弗偃者徙置龍潭[illegible]岸木之具金鐵之具匠氏傭豚之具計須錢十千而後給無以則號於余鄉慕義無窮之士指其所不恡以成之龍潭故石橋不能石而續以木其取貴者約矣然必且號于衆蓋邑里之綫敝久矣茲役也其亦有不可以已者乎鄉之人資楔梯綱籃日適市山林之薪蒸日適市始乎叔季逮于伯孟皆欲出其途今也涉淵水游獨梁惴惴其

保国有不忍於行道之人者矣王制十一月徒杠成先儒謂周之十一月當夏之九月今非其時耶拾苴采蔽禾稼畢同脩弊者跡鏤高脊者負土合百人之力者則得百人之能矣合千人之欲者則得千人之心矣茲役而不以時舉夫豈百人千人之病也哉或曰肉食者之病也子何病焉嗟嗟人之欲為善者弗為客若睽而撫也若蹶而掖也子以為藿食者不之病則肉食者病之耶天下之病涉也抑久矣

重修楊林橋引代李邑宰

臨陽南垌諸山澗溪彫澮皆東出以入于汝水崇德積善二鄉之間會流由孟巷而出者數為津以濟焉之云夢磐之轄也其津一日楊林始有為石梁其上者民實賴之今則傾且圮矣其鄉大夫士以爲招集寺釋募羣力以復焉而乞言於余為倡夫視其民病涉而弗之恤豈予之心哉予聞先王之政其達之道路者蓋甚詳記里所以畫疆也為之關所以守域也審徑遂必有廬候之制所以互阡陌速轉輸也時除其茀所以通道也為之序亭以休勞役行者之所以敝風雨也津人涉大川則車輿之窮也為之徒杠輿梁者以月令為舟楫之利弗及也先王之處民者周夫道路之政循若是其詳也而況于三物之敎三壤之則乎予受命為邑宰于茲而導之舉小律以為濟于王制道路之政之敎猶什之一也若所以化民賦于民之具則茲猶千百之一也予為其不可廢也皇皇為以斯言倡之吁嗟乎余四境之内其無病涉者乎其無有濟于病涉者乎

汝川黃石麟元胎甫著

募敘

千金堤募建大慈閣敘

余州東出五里千金堤水滸寺接蓮源與鄉士大夫議改其中舊堂作大慈閣中欲爲藻井陟諸佛相其上日易庳陋而崇之以潔也虛其下以息游觀贊咏者曰登者則與寓目廣大之際焉盍貸余言使募之東川黃子曰將爲相水土之利以利其民人者與仁

人之事也將爲高舉遠望出臨俠而游廖廓者與智者之樂也將爲損其愛欲償之福利者與天下之所禱祀而求也斯舉也三論備焉汝水南屬浙北環州城而達于彭蠡隄其決者中唐之為華陂也魯公之爲土塍戴公均水之爲冷泉也渤海李公繼築肇名曰千金貴溪葉公之繼于宋也翠山古公之繼于明也隄成而大川之性順溝澮浹而潦涸之患希郡邑固而高深之險具四方之舳艫相屬其間而厚生利用之物畢至古大夫慮其功大而弗永又立之祠於上與吾民致力於神余恒謂鄉之士大夫祀于斯者非若他釋氏之宮損其愛欲償之福利者也其利于州仁而不與于私矣今也若使之壘高閣而登焉將以俯名山川覽城闕囿千里之邦萬家之都會也縱其原隰絅其流泉辨其都鄙察田疇園圃漆林之治于焉閱檣艫之溯沿嘈負戴之重趼則見夫流波洋洋蕩溯漸洛風雲旋生有聲百里之外仰而視之灝灝乎不見天地之所際而山河之故猶然其灝瀛鬱和之氣鼎涌而作縈洄而集余意其時業於斯者

必將有隨子固而擬似峴山懷靈運而不訪麻源者矣夫然民而不有其利神而不宰其享吾人其何以樂於斯也哉寺初曰靈昌祠祠水神前宮大慈閣者釋云水神所歸也水知歸而隄永隄永而神之利以普斯舉也其不可以已者矣余將與州之君子計隄廟上人其致力求之四方之士今江州置關湖口吳楚粵閩賢豪聯袂而予臨有道君子竹雪曾子方垂維摧比爲彼都人士之師其以予言入而問焉殆有合乎三論之中者矣望水李子曰子之言溥書之[illegible]

授之飄笠以行之

千金堤復建大慈閣敘代陳司農

余分督漕事多歷年勤于漕役乃習于水利千金堤者州之東南水利之大者也唐宋迄明創築繼增循艮之蹟若川澮之瀦久今憲副張公振公昨守撫甯暨僚屬鄉大夫士議修之以費巨用詘未能亟舉然余裏若有闕恝焉其未敢忘也覽上寺為明太守梁山古公所建靈昌祠意倣李冰立犀河瀕之法僧導原欲易其庳敞為高閣巍立其中于以臨馭波濤之

柽佐一州捍禦相地形者以謂於郡城增輔翼于郡人士聚科名若生民其間溝洫之制四方舟車之所經利益溥矣僉曰是亦不可不亟舉余甚韙之此其將有事于隄者之志也嗟今人施于作佛事多動于禍利之說者夫計其利孰有大於為一州之利者哉及其成功登覽之日觀雲物山河之美樂其樂者又與四方之士同之匪惟一州而已聞于言必有奮躍而起者汝蓮原少而材其亟往募之

東鄉唐東古寺衆修敘代張英石先生

江南之豪為佛土也其盛于六代之際乎余略觀廬陽諸古寺於隋為著其在隋也於開皇為多今之所[illegible][illegible]者唐人因其迹而云爾雖然其為盛衰興[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亦有其致焉自東晉之秒釋慧遠始倡義學于[illegible]山其時才偶遁逸之士多為之推衍增益以獎大其教迨齊梁之君臣轉相擬效縱其文辭重号復品其藏書至不可為量數豈非職此之由哉若佛事之盛創于開皇則何以故夫隋氏之富也北土居之江南受陳陳之敝亡國之逋播荒邑僻陋之甿隸其何

以不陷于貧餒而皆能推宮室輸貲聚以崇侈梵氏之法乎蓋夫必也文帝得陳之後復陳境十年之故也與年西傾九有離析分錙銖尺以定于隋大統遂其[illegible]人志矜乃以異舊之恩招合南土余意其時其民人出于兵寇之肆而又釋其賦役之苦生聚封殖休養十年南土則亦富矣輕所客以崇侈梵氏之法[illegible]其侈樂之俗乎大業而後天下鬨然失其故矣暢之十有二年枉矢犯南斗番陽盜兵自帝州郡豪傑皆[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令以應之斯時而號其大夫上峻修象教吾

有以知其必不能矣若昔明作中替武皇不紹不亦隋煬之軌乎黄池並興裔我東鄙命制使師師討平之乃裂其支壞爲縣當斯時師旅饑饉百里爲墟損其租不稅者三年然其五六年茇作橋稱之後民物繁廡冒尚府固如野林荆煙火相望二氏之徒脩其術以美其居食者所在有之今邑外之鄙然不廢者唐東寺其舊蹟最著者矣夫民人安其土地而鬼神歆其時享非夫政事仁明刑敎寬簡彼金革之餘燼惡能有富民之效哉今玆甲乙之際閩越外畔彭蠡

之東蘊嶽蝴沸余州若武皇之季矣王旅四征三郡疲于兩四載之總鈕布縷無有關稱戍無有暇令茲上者無不遑啓處之憂非有以喚咻之而能然歟唐東寺之守僧半乘來請曰將於斯時新其敝以復其故願有言以藥之嗟夫甯服不靖揚荆岌岌不憚征繕以奠邊隅　天子閔焉除歷年之逋責以舒之南顧而呼曰吾民其有瘳乎日者鹵饑見告災祥相繆聖人兢兢引爲予之衷下罪己之詔嚆咨大臣同慮竭思誅所以佐百姓者至哉其心抑堯之閔水如湯之憂旱將必有瀌瀌汪濊之澤加於四海者焉非若隋氏之初政使陳境雖廣而已百爾君子宜夙夜祈帝之弗及已繁霾昔以稱詔書早成兆民之意必有貝戈如昔之黄居正周大卿其人者豈唯辟州之人與待澤於其下釋半乘居於是以習遠公之緒言余州才儁之士欲爲樓賢之後者跂足而來矣夫然豈非盛治之餘哉

金谿臨池寺復建觀音堂敘

道之不一久矣周文既墜漢斷唐雕後之殊能異敏

之士其始束躬致法將由是而之焉既而縱心騁智不自程其所之逆其終也遂強其所弗至繆戾而不反於是高遠相命放棄典則以文其誕傲矜飾其所爲才若夫循道習故服勤匪懈必且相遇而哄以爲今之迂陋徇謹無與於大道之賛者也嗟夫道之散也夫豈古之爲道者之過哉欲材以作室底于奥隅踰階而闢之户雖使工垂眡墨般倕佐之吾知其弗能華也今則反之汕其棟楹弗其平直不作而登不顧而眎不阤而入蓼瞖者于荒野其將何適乎釋之

爲道也是已崇而居律而食講而典朝炙而夕考焉
古之爲釋者兢兢乎其不敢以情非曰其道如斯而
已以謂吾之所由適于道之事必勉其所苦以嚴其
心于不可佚之塗而後遜焉而得其學之所至蕩而
放之以爲空寂而黜之以爲悟將適于高遠無所底
之際嗟夫是亦非古之爲釋者之過矣金之西鄙臨
池寺故有觀音堂燬甚不可以修越十年而僥心開
士謀因其舊址悉其志以發乎吁洗之志斯已勤矣
今之欺世而益遠于道者乎方疾之乃正其言以掖

其始事

募脩前坪寺敘

余鄉前坪寺所從來者最久其在十五年而上有僧
嗷嗷然聚其徒欲脩之時則乞余言梟車子玉虎之
言爲肇言之有僧以得費然或糜于盜而志不成今
寺主蜀淨月奮然以其諸大弟子圖修之余覘其意
計所向堅鋭異於疇僧余欲爲之言募其不息以有
成也嗟夫夫人有篤守其師之說以集其功而必之
於成者乎若前坪初盛之故始于陳隋之間余言之
著矣今其蹟足千有餘年而不毀非夫中覌頹敝之
際有人焉不畏其時之詘不憚其事之艱而出而持
之者惡能挽墜緒而振裂迹乎余又考之宋陸渭南
之詩傾敧擲散之形斯時有之矣然而稻秫連畦若
蒋成市青秧鷺羽紫椹鵝聲燒筍炊秔以爲食以思
其時之井里今猶有寬豫和樂如是焉者哉力詘於
今事艱於昔援其不息者以往其又何沮焉集而成
之則在夫篤守其師之說者矣

募脩萬壽庵題辭 代李石葊先生

余邑東郊古萬壽菴者今或以不二法門晔其上昔
者汝水匯于東湖則市舶禱祠水神之所也故石記
其歲月蓋剏于明武宗之五年以其時考之武宗尸
位明德中替閹豎執柄毒痛天下宗藩斧鑕恣睢耘
鉏而乎髭之大夫士敦尚名節無有柒其汚者其民
人猶不知微發飛輓之苦夕恬午嬉擽壁飾像以崇
祀鬼神美哉夫然後知先王之樂利深且久也至于
今益將二百年甲乙之際南服蹟叛非唯秦鐇寘鐇
之變也乎髭之乎鞠爲茂草嗟乎彭蠡之墟不漂東

湖之颶不作吾民其有艾乎 朝廷明聖勤恤保
乂防百城之長将租簡役驅碩鼠于原田輯蜚鴻于
中澤渡水西臨水東舍其故而新是圖於是者留所
謂尚書之年吉以貢其樂蹟于開而趨之于能視聞
楚之介海無波江無沸于琵湖圩逹濮五百里東逾
北會之間流泉活活桔槔舳艫如昔者樂利恬熙之
休有不輸其材粟以從子者乎若然東湖雖遊於歸
當與鄉之大夫士就子之宮續昔人游咏之好矣

瑞曇寺修明勝禪堂序代大許

由悲呈而下歲幹猶未三周其季世則予學樂之年
也時有開士廓公適吾琵言行真然樂山水嗜閒佚
其爲詩詞志所適而已不以能詩自名郡之卿大夫
鄉黨自善之士多與之遊者則皆破貲聚結精舍以
止之予乃今過其故林塵東郭不能五百步環徑苞
丘清映淵沮綠以修竹不列牆不剪芡其中爲圓廬
規不踰丈而市匽雞塵之聲無自而入余頗樂之然
疑其不足以容行其遺址與草莽昧剝石怪駁蛩埋
蝶巢並乎其枯或曰是廓公之所底法也誰與修者

瑞曇蓋其假也盍往募乎曇則適觴習爲詩癖而不
對嗟夫燕宗之季世大夫士方璧然有天紀凌遲之
憂而世遂邑里猶能爲彭澤匡廬之事今者抑離于
聚陳之若矣而將倖且縈流于功利矜勢擢權服愿
賦義沒沒于鋒鏑网罟而莫之能振欲其嶺幽跡契
玄友遊乎方之外不亦難哉嗟夫曇能廓公而予不
能昔之大夫士其亦媿于彼矣於是同遊諸子趣曇
行則次是言以啓之

募修龍岡山寺敘代張英石先生

余臨龍岡山相地者言余撫之脈絡所經也其山非
有峻崖邃谷犖埆與傾亞之形重丘累阜縣邈鬱紆
縈獨環互卉木崇蔚其中原疇衍沃畷澮潛遠而
望之若蚴蟉頫卬之適于川也在昔浮屠氏宮其上
蓋不知其所以始先正舒莊僖公假息焉然其弗也
久矣今莫之春予里東川黃子石麟聖水李子伍漢
崇仁天儀張子柱寓書于邸舍以告余龍岡僧肇瑞
者復理其故敘高廣之度眡陰陽之列葺榴緬梠芳
乎殺廊周綠四阿闢門端術締塑冊碧繪丹埜[illegible]

巧械伎擊磬伐鼓會其徒而賦之役無冬無夏匪朝匪夕志弗規其成弗止也而瑞也不作宴坐不食古不衣新悉其道以號於人凡傀焉釘材庸之實嗟乎君子抑恤其誠矣余聞斯而感焉今之南國偏用兵力于瘴智于歷天子宵旰疇咨問疾苦已連責抑姦利公卿百執事謀議之不給州縣之吏召集嗔咻之弗寧垣墉亭舍庠塾之未理總總然憂其職之闕而佚其罰而浮居氏乃有能不璺獻其事者嗟乎其瑞之勤也誠可恤已余爲之序三君子之言以復之以

告州里之同恤者嗟乎茲山之美也余撫之所利也庶幾乎其尙無戕毀之及乎

募造雨花園敘

雨花禪林州城出西郭將一舍其地在崇水空水東入汝水之會叢竹長林綠以迴環其中曠衍堪治相繆宮黍稻薪芭　荷菱之屬古有釋氏誅茅結葬所蔽僅半畝乃今得看月禪師居是三年矣師躬勤樹藝諉其徒皆以自食其力爲衆四方之士學佛者多就之師入宜川募衆材飭庀榱棟將作堂室飾其[illegible]

西方竹林精舍之云者師初自靈隱而來觀於海見日所自出歸則由句曲金山匡廬歐雲所涉歷皆高山大川而今乃蟄居蟠卧于茲土也噫嘻豈謂山河之廣大可以一芥吐納之耶予嘗過而問之美哉若隱之苑裘也予聞古之人涉溪掬水味泉窮源指其處在數百年之後必有聖哲築壇于此者其後應行者感焉然則地愛靈蹟非其人不興茲土故待其人而興也或曰茲土在前任茲土在後予曰否否有眷月然後有禪林師實在前矣四方之士樂施予者必能合羣力從其後其亦有勤于予言

石崖募築心山精舍引

石公棲廬山智林一日遊江城旅于建德道院之左余或造之庳椽可纔汪廣不踰丈上檑　犬榛鬱[illegible]于牙蹊爲徑有水沄沄其間嗟夫二氏之跡殺絕荒翳于蒿藜沮洳之下其亦不可以量矣石公曰予將易此而舍予謂之曰山乎曠而市於謀可乎哉石公曰古之謀道者非以其山爲名也有市以居山無山也有山以居市無市也山與市可以二乎哉予令

之謀道者予其以市爲錬也乎曰然予謀之無難者予爲斜其上曰心山今天下方病寠能以其道勤當世有力者出其財以自樹子之徒爲然予爲子次其言以狥之

重脩淨土寺敘

臨昜淨土寺者吾郡之南靈谷西北敗諸溪之水滙而注于瑶川經原野綿防列崇岡卑阜萃將顚卬而淨土揚其末以屬于瑶川之首外阻中曠據坦舍幽釋氏之勤約于道者桐萃焉今其獘也十有餘年秣

段素上人乃將承其獘而作之芟其貝役茀其圯道椓殘支傾紉墜綴宋簡其制如浮屠精舍之制其言曰吾之欲爲此者蓋出於吾師懿公之遺言勞而不敢佚也困而不敢離也余故嘗聞其師懿公公楚人也壯歲入吾郡得其道于芷山停巳誨人初終無止蓋四十有一年畢力淨土而後卒平生不作一字終其身無文章之煩然聽其所語雖博聞多識之士不足以勝之其爲教也嚴恭而不惰貿靜而不後其徒能事之者若素上人之儕與其屬吾郡之士大夫遇之者不問皆知其爲懿公弟〻子也嗟夫守其師之說以自治此君子之所難而彼之徒爲能篤其志而不反其可易也哉素上人昔者縱遊吳粤之門出入名山以十數而其氣燚然今也資余言以適豫章余不惙而與之言則余有以知其成矣

東莽寺募建金剛殿引

瓿城東出踰江不十里爲東莽寺其地南接王太保祠及東湖諸名蹟郡志皆宋賢之所遊而詠也寺居東郊平疇曠而不與緇以整整綠以塱簀入其中不

其乎竹林然其庳敝久矣今義興儲公爲余陪宰撤殿廟以其材礎施之臨印上人廼相舊基以作金剛殿卜天之時因地之利宜宰官之指而余爲之言以求助于邑里樂善不倦之人士美哉余州名蹟湮茀不可問者多矣而臨印猶能篤守其師之道以修復其故使舋業不墜施于後之人然則今之師聖人之道欲繼絕起衰者抑何如哉知余言者其亦可以興矣

東湖精舍典造募粟小引

明脩菴者霍林劉子所定名東湖精舍石臺李子今
所書也先是雲菴曇子振其毀而成之癸卯歲善長
老完公年已七十矣鳩力鳩材埤欹壙缺庖逮于廡
殺莚于門則拔而榮之曇子謂其老而不惰也則奔
奏勵輸丐菜粟以佐之益曇子之爲佛余與之遊嚴
久其行質靜超然自免於世俗之溷濘夸奪不欲以
爲明不求以爲安夫豖念其身無所於求而憂在其
衆之勤之士吾知其與求者約矣求之而不蹈以私
于之與曇子者其猶曇子之子完公也歟

帶湖西橋萬福菴修復慈孝禪堂引

州城南東道置郵適金谿者二十里爲帶湖湖西絕
澗危橋元人馬家橋是也其建菴事大士相以庇之
者在百年之上守僧得以時修救其壞闕於政與道
路橋梁之事抑與有功焉今某開士居甫二年葺圮
補敝勤苦不少佚乃願復理其後古禪堂斯其替也
久矣余記予兒時堂中故有白衣大士月犍連尊者
相余問之余師佛名何若是之多也師曰此佛說之
所乎聖人之道者聖人有天下國家者亦皆欲有賢

子孫以世守其宗廟社稷丹商癸辛之裔必非其欲
也其事天明其事地祭禘祫之典以事生事存之證
事之故謂以孝治天下追遠之義勿忘焉如目犍連
云救毋於既歿則其於既沒之後猶不悃求諸幽冥
以生之子勿謂幻也吾謂西方孝子之不可朽者也
汝識之余識斯語也亦久矣今使天下含生之類凡
有血氣者不學不慮之良有不欲慈如白衣大士者
哉有不欲孝如目犍連者哉則必非聖人之道之所
與矣某之修復斯堂於予心有合於天下之人之心

皆有合則爲書昔之聞於師者徧告之

塘頭菴禮誦法華經叙

臨汝悅公築塘頭精舍明年乃集其徒約意產身之
士莊誦法華經考之年弗惰也其爲食飲繒絮饘餰
流涑給其生之具均之不以私焉雖然公殆將句於
人而具也余乃爲之言曰大道之紛久矣今之學於
聖人之道者因其師之說而學之然術不能得其意
之所然無以舉其義也繆於辭而已無以好其質也
患於利而已於是天下之能爲小辨小言者攻其端

而不勝其敝憤焉欲盡裂其說而徙之將以明敏強毅之資解其所畏而聚之於夸慢之塗嗟夫道之弗能著也夫其息於此乎聖人之道之所爲察乎後世者惟其人守之而無敝辯之而無闇辯之不求其詳辯者之失也守之不可以奪也則守者之勤也忱公愿而潔獨能守其師之說以聞於人然而邑里之人多與之者余之不能無敝於辯也天下莫之與也豈足異哉嗟夫若悅公其亦無愧於守矣

九華藏經閣募貲小引

九華弊長老帥衆志重建藏經閣計須錢逾萬緡不恤勞苦磨踵四方以求之今茲孟夏弊長老由江入閩晉其徒新明小師募予郡擬奉石以增泰山抔勺水以佐洪河余知其難也雖然必有悲其難者太山非奉石之積洪河非勺水之聚乎哉於是東川黃子與之偈以爲之前也偈曰惟爾釋子尊人作佛首義云何爾則云捨我觀此界滿大千衆或者能捨或不能捨若有一人捐棄飲食資身諸具以奉毘尼彼不能捨闇之大咲謂此一人希福怖罪嗤謗紛紜無能解脫凿智守已覩彼親昵寧有腐粟不貸一斛寧有朽貫不貸一錢何況桑門義不相屬斯人能捨復生憤怒比諸守虜更迭相笑我觀二人無有是處佛說應捨人有大患其心有愛愛故難捨唯愛生迷唯愛生恚是故應捨捨迷得覺捨恚得慈愛非捨是彼捨其貲不悟茲義况不能捨何由嚮佛佛亦何須而道其捨外物不捨轆轉抱持以何澣濯而生其心今復二人並作捨願一富一貧無有分別或施萬錢或施一錢如是功德正復無二所以者何其心如是以此

一錢勝恒河沙是故佛說首義應捨東川居士作是偈已釋子懽喜具乎等覺踴躍作禮振錫而行

匡廬東古山寺募鑄鐵鐘引

東古山寺有老比丘曰融長者修三磨提以無量力來居此山馴伏壽龍虎豹猛獸欹崖墜石重複纏結自然嚴淨如寶樹林堂廡齋閣甎標崇軒像諸菩薩具慈愍相東川居士來遊此山適喜讚嘆睹未曾有山竅石罅穴噫泉咽作獅子聲無有斷歇左盤復鐐云何不具劫火所燬非怠惰故我聞如來悲閔衆生

偏大千界滿億萬𠎝如日西入月沉星沒天將終夜無有朝旦如人熟寐芜箕溫柔夢境恬嬉無有覺悟是故佛說摸金為鐘無所聞者無所不聞無所聞者鐘求扣時而聲安在聲不在鐘無所不聞以我扣鐘聞者于耳鐘故無二我願馳公具是佛事振聲空中諸天龍神以及眾生皆大懽喜如夜復旦如魘復寤爾時居士說是法已西向稽首而作偈言偈曰為鐵則頑為鐘則智以何磨敵而生其聲沓爾眾生唯火所鑄不棄其頑與鐵俱棄云何不棄以為大鐘匪我莛撞用告智者

衡山僧求緇戒衣小引

荆公曰釋之類質靜而不求不求義之似也東川黃子曰藞嗛乎其似也似以不求惡乎其不以似而求也公之意曰世之不為釋者務夸漫竊奪以攻其所欲比其類以相多嗟夫釋而不求宜其愈於不釋而求也黃子曰今之不為釋者且不然飾其所不求者以先之而刻其所求于後也其所不求非情也非其力窮勢禁則其深文嚴誅迫於前懔懔然不敢以求者也若其廉而弗敵可欲也敵而與之為戾可欲而譬也廉其所難以貧其所不難今之不釋而求者惡乎其似哉然則釋者且以其似而愈也吁不亦病夫京口之衡山少習釋勤厥典下北固浮彭蠡問師于博山黃子益過其腴色而反也負笠躡屐半衣縣結其飾則癯衡且曰吾將歷求諸塗以緝之嗟夫焦氏隱形裴公啓土句曲未闢妙高莫領蓋逃遯之所窔汰後之所會也大江之西瘠地千里盡窮于後籍窮于伍仕其固者猶悍然肆其固極不㝵征歛以盡其民人于是乎甚楚之哀玄草之嘆並集而訶于其下矣衛也棄彼而此之求將無求其所難者乎哉黃子曰子求之無難者今之不為釋者使之竭力而畔形殄生而禁欲則必不行之令也然以其求于人也則何求而弗獲况于釋者之反其道以求乎嗟夫不釋而求益有惡其似義者矣釋而求益有說其似義者矣

寶際往龍川募米敘代徐潞池先生

語曰叜莫難于今或曰令惟暇實難又曰使其民有

樂歲爲難康樂謝侯嘗爲臨川考其時文罔亦旣容
矣公惟探林阿索窅與紅泉碧磵屐齒弗或暇余嘗
爲池陽令矣池陽違九子不百里九子山者今曰九
華太白之所叓也幽麗奇詭之跡稱天下余以令故
不能至然竊窺志之時則臨川黃先生遊其上窮標
楯恣吟嘯旬有六月而反余獨以令故不能至雖然
非子不能也令不能耳旣而余棄令歸時流世變余
止英巨越十有三年一日有荷鉢而來者問其名曰
寶奚自曰自九華汝水爲災道泊不可行也將西入

于龍川夫龍川康樂之遺封也沃野彌望其利黍稻
材竹今北平梁君實爲之百廢具舉時和民樂訪飛
梵而侶遊仙且有作盡歸之誦者梁君每嘗爲臨川
政多暇今其爲龍川宜無不暇者抑何道而能然夫
惟能使其民有樂歲也令能使民暇則其報令以暇
也宜哉于是黃先生佐梁君典敎矣袁山彭堅烟霞
未改實往矣或者貽我以康樂之屐齒使英巨之上
猶有不暇如余者乎

廬山石佛寺募米小引

匡廬漢陽峯前址東北行爲石佛其山三峯並峙如
佛故名之曰石佛其水自雙澗口而南也于其東下
爲演魚澗其寺宋有之明萬帝時釋普營復之耆倍
之苑棨也其地與而宴無有毛羽草木之材宮室器
械衣服飲食所以生之具莫非丏于人而具者其徒
秋鑑歲乞米以養其師再子春莫子遇之于臨水而
客皇皇而貌溸溸夫習其師之說以自資以施善于
人而爲之癯面稿足奔走于四方以具其所[illegible]
志則然余之力則愧矣秋鑑志愨而詞訥余可以[illegible]

言乎哉於是余辭匡廬十有一月矣

汝川黃石麟元治甫著

記

重修臨川縣學記代李明府

臨川建學自宋咸平庚子陳令從易始其遷於茲自明嘉靖丁酉督學徐公偕鄉大夫陳子九川始前後建者修者事具吳草廬鄒東廓章汝明三先生記中其在　本朝數見興替今　上辛酉予受命來爲令越三載癸亥冬十月始能易其敝增其闕而大修之[illegible]成於甲子春三月其中先師廟丹雘崇飾輪焉[illegible]作東西廡於堂下丹廟門爲名宦祠於門左翼爲鄉賢祠於門右翼浚階其前浚泮池池之上爲橋三甃斯平欄楯斯接圖橋爲石坊三是謂賢門[illegible]坊衛爲左右崇門左乃樹臨川縣儒學其上其外爲木栅栅三門冠其中曰萬世師並築石道拾級以入其役新作明倫堂堂之役爲啟聖祠皆因其故地而建之祠之北爲敬一亭亭之上爲[illegible]祠爲木主[illegible]十有奇製如明張文公手數所[illegible]於是繚以周堤

莫庶暨草松木桃樹慈[illegible]蔭吳所鍾歌詩書習禮樂其民老稚蒸澄㵐慈象高明向也森蕉傾欹之變庶乎無愁其志者矣先是十有七年戊午舊冬慈谿胡君始作廟於甲寅叛亂之後昔者之迹蕩然君獨爲之而廟制不備余之爲是役也攝府事南昌貳守謝公捐白金二百太府張公新蒞捐二百余乃能拮据圖功攸終計木石陶冶丹漆工庸之金爲兩者千四百而餘然而齋舍庖湢豆籩祝敔之屬猶未具安得以其時與力之暇而益修之夫建之爲前賢修之爲後賢非可曠遠而不屬者　聖天子方以興學校隆師儒廣教化育賢才爲訓命今之爲吏者其曷敢不敬應無怠乎雖然夫學宮上之爲教士之爲學之所也而非所以爲教爲學之具聖人之道以修己而治人學者不修己則不可以治人賓賓然青青子衿之列而矜矜放佚以爲質貪惏機變以爲行剽竊浮誕以爲文其不售也幸也其售也將使之治人吾知其不爲忠信之師慈惠之長也何也其所學者非也孔子之道前之爲周公者後之不能爲周公者莫不由

會稽謝公以南昌郡貳守攝于甯九越月乃復門
相浹山川不相繆二郡故壤親之圖也而撫之民人
思之如式出諸其樸而趨棄之者鄉大夫士相曁樹
崇石汝水之上以慰我邦人而置書問予言於京邸
予爲讀其書而慨然公蓋能識治道者也公之涖于
撫也以靜爲邑徵斂匡飭以時不亟於故所以使民
紓成賦也鉏材發善矜其不能者而掩其罹于眚者
示諸司以德也涖學人士有行藝者禮貌之非其類
者雖謁不荅示民有則也稅例之入府者不以入館

之礎序若梵舍齋醮之殷也公弗之入也示民有則
孜也府史胥徒始集一令之而不申然昏旦無或失
戶閭無或踰非有振撻之威也示民信也閭視訟牒
必詰其情而曲喻之釋其忿疾而警其狂悍俗之積
蕪蠹蠱者遂闃然以止也示民不偷也不征于市不
煩于役非大賓客大軍事無蒸介餼犒之須也所以
使民寬力勤務也甚公之爲治篤于靜故吏肅而民
章君之無噭噭之令無赫赫之名而使受其治者止
其心而移其俗君子知其然也因民之思而紛請石

紀其政以志不能忘公且將使邦人不忘所由以然
於治而後之治于撫者亦皆以不忘前規爲可法余
以是著其功之所歸云嗚雖然聖賢之論治夫豈一
道而已令使之隱深以爲黙默墮以爲簡索之而不
可測弛之而不能理斯豈篤于靜者哉夫靜者本之
寡欲以立衷而慮之以習應之以藝持之以斷勤足
以有守也繫足與有爲也夫然以爲優於天下可也
而何歉乎一州一邑之治乎若公爲政體且衆美矣予
覩其所守矣今也覩其所有爲矣況在于撫者之於

戎兵凋敝之後息之於政令旅紛之際其所爲可泛
而不可動者哉美哉公誠識治道之宜者也予居邦
所以久聞嘗至撫州游淳易淇濡之野問公之令靜
游也六年誠同任兵曹云于貢茇說之蹟忧不誣也
稍遷副守于江首郡若年制府皆知其爲材也自司
之閫必咨之及攝于撫未匝一歲之月而上下咸和
夫郡逾百里而予民若出諸其懷而遐棄之則何感
人之速也夫聲之美者從於名實之美者從於賢公
之政距謡頌禁祠豎而予乃以邦人之言紀之夫後

公之下爲其名而民食其實其效莫著於此矣然則公之效益將有大于此者爲處之治中別駕者猶不足以展其蘊乎以其政尚靜識今日治道之宜爲且優於天下故識其實于中書而申爲之說以復我邦人噫嘻洋洋汝水今昔異俗撫茲土者安能復見吏散庭空之日如康樂之多暇者哉公殆其苗裔耶公諱某字某號某會稽人也

蕭公亭記

蕭公名滿江湖實自乎汀蕭灘始水行者偏祀之而

臨川山許氏諸子偕宜黃友人奔奏彭蠡江夏漢沔湘沅之間爲巫祝其祀事孔集會其本以儲自祖而判其所息爲築亭於宜之崇賢鄉滌埠以蔭行者是二邑之行旅衆趨華蓋者四達之途也然則神惠其波及陸行者非惟人不私其餘且捐構木畚石之力以推其餘而又不欲爲名自矜而諉名於予余曰以蕭亭名之其可也昔人得蕭子雲一字以名其齋今以神之姓名其亭使之志役之人不能忘之實特謂息喝人於什一耐沃渴者於義兼思其惠者神識之歟邦人之過歟是知可以知祀神之道矣君子聽之抑予更有感焉蕭灘祭王術所過者愛女有學太子有祠矣而郡非以其故而名于雲樓眞於玉笥照臨暇節於瀚水而郡志亦不以其故而名而神乃獨以其名施惠於濤波蛟鯨不可測之際其偏祀也宜矣若夫至聖之道濟天下垂範百世者又孰能忘之哉是役用錢若干緡猶有餘以置茗蒸之用同會臨川某宜黃某三十有幾人

挹翠堂記代陳司臬

昔之善言治者曰勤曰暇其道若相謬者意者先勤而後暇歟抑如安氏巫馬氏之殊任歟余之志於治也好以暇乃判撫事歷年職在督儲入則稽一州總銓之數而會之出則理數州之粟米連艘鱗而納之比奔命不遑暇余豈曰能勤其官蓋其職宜未有燕過哭黔之隙也邇者幸及寬和之時天子尚恭儉省徭役以萬民惟正之供百工以時趨事無或言北由之勞者余是以獲竊休於其隙時從太守張君貳守曾君州之二三君子者從容諧謔觴咏相屬因與觀

其宅之西偏除徐地以爲堂臺方沼堘下植嘉樹皆
以列夏之日淨几疏櫺清芬徐入不待晦夕月而引
長靄滯蒸以除囂繁以寂縱日而望之悠然見百里
之內峻嶺奇峯出乎雲煙之際者相揖乎檐霤於睇
張公政成報最吏民無扞罔之誅庶司無執掌之嘆
余益得處其後節瞀累蠲縈滯以息肩於斯堂將以
拄頰而睇西山閉閤而心五岳張公遂以挹翠名之
且命予曰昔者施侯嘗作見山閣於茲王文公記其
不擬於民而民爲之樂今與君爲此名夫亦猶見山

之志也噫嘻余惟不敢自暇佚而上之寬政及之僚
友藉之群下由之非夫今之平康之日乂用俾大民
用和睦委積料量之吏有能一日燕燕居息者乎余
是以受於此名也若其廢乃葺棄乃司竊優游之美
以偷惰惰僁滿假之私而要其歸其心將有不暇者
是豈余所謂暇哉堂成凡二十有六楹深若干步廣
若干步記之以正於百爾君子之勤其官者

廣孝阡記代御學使

今天子有孝德以順天下焉仁民愛物之政相推爲
不匱於其際惟茲臣庶以薾好生之德洽於民心矣
然歎頌詔令勤恤疾苦如不暇給夫仁民者必至於
無一夫之不獲使其養生送死無憾也而後爲王政
之全兮非聖人之所猶病者哉余受命視豫章學政
敦教徵文夙夜不敢佚本其所以求士者以取士而
時誦之以至德要道之自出欲其異日用之舉斯心
以宣布　天子仁民愛物之上理余之所施者猶隘
而多士之所期則大矣先王之冊司徒也命之式和
民則而先以劻其怨咨然則道專於士而德不及於

民者非負其職者與江南西道地踰千里治在豫章
其民罹兵寇之厄已十年而蕩析孵沒有不能葬其
親者若夫鋒刃之餘遣遊之所困乏者殣於路殪於
旅余觀甚及之而惻然乃捐俸若干緡市於南東進
賢門之外某氏不毛之地若干畝曰某原余又爲之
界以厲表以植而樹之壘石名之曰廣孝阡使夫不
逭其親者近者知弗棄焉遠者知不可以棄議焉或
亦無發鄭師之骸漬海瀕之血者矣吁嗟乎王者行
春令掩骼埋胔豈必爲其無主而干施澤之與哉夫

今日皆先王之制也恤孤錢賦之食寒給之綾被予之漏滓迷至周也而余猶綣綣焉劬涓塗於河岱其濱之也不亦隘乎雖然爲虺爲與聖人無異亂大天下分殊而理一者治之原也余欲此土之民弗湮汨之記於石上而又疏其義以教多士之從余者云

遊仙臨山記

秋甚旱是月微陰徐風冷然二三子曰盍出遊仙臨山可三里憇相峯寺寺在培塿僧無足語者俄而日杲烈烈欲行故難之或曰風雖微可御不二里是爲

仙臨山高無百步㒒伏如覆碗形上祀斧丘公左右列群仙相蒼古集仙觀像也自其逝遷上易爲宮舍不知其幾何年矣屋既敝相剝觸無廢目竟日僧無答者立其門牆無杉檜之依蹊間無蓬蒿之薇其下田疇多稱泉源如刻漏歎說久之予閱臨川志云茲山名有仙跡何荒之甚耶或曰子信書則信不信之書也予惑矣噫吁古今系於其名而廢其實者茲多矣豈惟茲山爲然而予嘗以其名求之雖然古之爲此名者非欲誣予而然也諒矣余獨怪夫彼不辛

其師之道以自傳而從之傾圯陻廢僅氏得以寬容其中遂茂焉其所自始嗟乎道之不彰如也如是夫若夫今之習聖人之道者將以修明彝緒不忍墜其傳則其汲皇夙夜匪爲僭偷誣濫者何如哉遂反予館爲是言以自惕也

飛鳳嵓記

余郡邑西據巴華之山其中岡巒嵓洞交互盤鬱雖一丘一壑具有奇拔予聞飛鳳嵓其最著也自昔以爲梵舍而朽蔽既久釋證源自黃山來頓錫居之乃

能剎無振有緇其葺室而又以餘市田疇少有贏千米粃之供然懼其後之人不足自因而以其勤悴之茂芳爲幻也馳二百舸予言以志之余心謂證源誠有可志於後者釋人多月没而黃山由什力禪師起績其得教於彼者多修飭悖恪不敢軼其所持證源一莖一竹必無有覬而竊之者何爲懼而志之吁嗟乎成壞之變非斯人所知使之有天下以世其子孫而其覬而竊者雖無舜禹其能無湯武乎若个言湯武不至舜禹亦遜之矣

東湖菴記

明勝菴者昔霍林湯太史所定名東湖精舍今石臺李侍講所書也撫志前賢游詠所集莫著於東湖然其淤也幾何矣貞悊之際峯嶺範公至於斯而憩焉荷榛莽撥蘿蔓欲爲廬以棲由今度之當日必有櫧叢礫而知佛相開流泉而卜兜地者於時名公卿祀灑槳修之士從之遊者爲之聚竹不以宮之後人未其所自始斯蓋其卓錫之基乎烈皇之末明德既衰大弟子完公嗣力胼胝勞苦不懈者亦二十有餘年

興也賢左右之　今天子踐阼之七年歲在戊申完公以耆老而往有衆咸曰今其弱與克終厥志者非興而誰興雁得而辭也興嘗南登九子北入五臺數遊燕齊吳粵之郊以其力丐當世仁人之粟乃輯材廂從頹徹傾規度建崇閣新作佛殿其中前爲大士堂傍爲遊者居者庭舍爲樓門表其外制棊備矣已于季秋乃勤垣墉乃施丹護林薄蘩鬱戶庭蕭散請草不生雚客不人方之西上觴不可爲同掬精舍之一一丁蹴然興且敢謂克終昔人之志者哉夫匡宣與山自有光氏以氏其山者積千年矣而莫之能改非有所自始者實有靈德應現於其後惡能志之不朽若斯之著乎興之志於斯也後之人不可不知其所自始也範公諱智席宣城人也著明勝遺語於斯當爲一祖云

傳

李石臺先生傳　文苑

李來泰字仲章號石臺臨川城南人也父學曼學行醇備以舉人授南國學學正歷知泰州生泰於學署

幼穎悟不羣十二歲補郡學弟子衙文者有英絕領袖之目順治辛卯舉于鄉明年成進士四方之士多傳誦其文者初授工部虞衡司主事乙未出督江南上江學政庚子督儲蘇松常鎮兼巡視漕河丙午復整飭蘇常兼權關是年裁缺歸里戊午以博學鴻詞徵明年授翰林院侍講辛酉典湖廣鄉試復命以勞瘁卒于京邸其初視學江寧先師廟舊國學所也書曰生于斯官于斯其或不職戮于斯乃飭學政十二事士習丕振滌蕩痹靡之餘風獎拔多寒俊一時名

初公既其在翰林纂修明史公譔紀傳百餘篇藁在史館群公謂獨不愧鴻博其典試取楚士皆[illegible]明不說異稱能得人學者莫不仰其言行以為當世之師若其司虞衡會計節愼庫發則積弊評止奸人畏國紀開採徵廣衡三府山木議弓角折價不可多其督吳中漕悉除耗贈申官兌之法甫兩月而事終改葬卓然非惟文學而已撰著甚多有蓮龕集若干卷

劉允光列傳金谿志

劉允光忠賢里人天啟丁卯貢于廷授南昌教諭崇

禎丙子陞知雲南之南寧始建先師廟是時使者按治安甯用法煩苛會怨多叛公獨簡崇令喚咻其狀苦安其祿安遂相攻鬪公諭降其祿而遂以擒山盜竊發長吏欲請兵公曰吾導其魁而已其黨皆破散時議謂公有文武才公故好奇節俠烈自負卒以謗歸丙戌王得仁縱兵掠金谿將戮諸從義者公固不屈遇害長子炅亦隱處不就試里中士稱公曰彭[illegible]先生

三孝女小傳有贊

余居北十里內三孝女曰車女鴟孫歲進士車王虎名天珠之女適張氏子江離毋周疾病女歸省割左股食之王虎余舅之兄之子也周卒余入哭家人嗚咽言女事弔者則皆哭曰劉女虎溪劉生同亭宇于對之女適龍頭傳生道匡亭病革食不甘矣女割股和糜以食逾數月乃卒臨川志記其畧云曰楊女金谿印山下原里楊驄女毋則亭原徐季倫先生許嫡嗚之女也女幼婉孌矣大父母及諸舅異視之適上原徐氏子暄病甚女籲天割股家人驚問終不言

既則徐子楙行與宗黨徧友稱之行篤論君子也人無有疑其言者後女有疾行亟往視之朝夕詮方調藥踰月得不死初行有女玖玉謂余為舅適鄉進士劉鶴生生而柔順稍長能愛敬不幸旣殀到于今行痛念如昔其視女弟之女若已女益謂其賦性有同余念之有以知其誠然也蓋乎天之賦性豈使兆三女獨善哉夫人有能有不能者才也孔子曰父子天性也性一而已宜無不知愛其親者今也冠纓[illegible]本第不[illegible]

也孟子曰人無有不善公都子曰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三孝女者豈所謂有性善者耶若夫不能孝者則才之罪其能不孝者則曰才之功乎孟子不若是之誣也王制割股割肝不在旌典然而弗禁聖人率天下於庸行而不忍過佚其至性也方夫勃然其中利刃右握踵不旋而目不瞬死且不足畏碎肌裂肉何足以苦之然則君親有難爲孝爲烈堅忍不回決起須臾之際者其性有獨至豈非天之賦于是者使然哉嗚呼道三女之善可以教天下之爲人子者矣

抑亦可以教天下之爲人臣者矣余不欲使其無傳序而爲之贊曰惟忠惟孝天字支撐若有恒性與生俱生道汙時降彝倫攸斁哉槩者女德靡歸娟娟在室至孝志崇閎余覩斯今茲義騎盲闡幽作誦哀彼逆行術維車女思考如登毋也在疚劃其左肱到女閨禮饋祀有恒父瘵不瘳剔樹之羨婉娩揚女孰證斯砥惟父所者刲股自烹徐子有言曰民我鍚天閫秉彝孰損孰增伊女子子而知而能焉得丈夫有[illegible]無營厥性爾殊夫道將崩性不可沒毋伐句萌[illegible]斯人庸言勿憎

列女傳

余氏臨川支孝廉會明之副室也嫡室傅氏子士忠早卒後傅連舉女會明乃取余生子錫侯甫三歲而會明見背時余年廿四會明素清介無遺產余甘貧撫孤敝衣淡食勤紡績以庇孤爲生性幽靜慈和平居聲不出戶跡不踰閾族婦有爲之悲泣不與接待女孫輩若子錫侯舉鄉試即持齋禮佛諄諄以廉謹繼父志爲教錫侯奉母訓不苟取登賢書二十餘年

而家無擔石余欣然樂之卒年七十三賴親友賙卹始就殮時錫侯雖試吏部得縣職然謁選不及故余水菽五十年而不獲享一日之祿養終天之恨時無不爲之太息云傅氏大理别駕園璧公之孫女性賢淑方錫侯在襁褓時攜持保抱刻不釋手及延塾師館雖薄必躬親卒年六十七臨終執錫侯手泣曰汝三歲喪父今我又死汝母子伶仃何命苦至此言訖遽溘可憐而逝爾時錫侯幼不知其言之悲及長迄今無一念及輒凄然淚下以不獲報其恩勤爲恨程

氏士忠妻萍鄉令蔚里之女士忠弱冠遊泮有文[illegible]卒時年二十六程年二十三痛夫以文學不售想[illegible]失志稱未亡人同堂妯娌以改節諷郎變色叱之年六十九而卒葬士忠墓側穿穴時士忠西壙忽崩遂得連棺而塟人以爲貞靈所致生子一孫女一適陳孝廉錫嗣之仲子

王節婦袁氏傳

袁氏宮城右族父秉懋邑諸生敦賢行家訓女子令習孝經論語能通大義十七歲適予臨黃洲王生立

儒立儒勝冠後附邑弟子員試高等補增廣生有英畢之譽不幸早卒袁氏臨葬欲投穴痛之父母娣姒皆抱持不可阿家翁老矣而夫以若爲子孫祿中兒而夫以若爲父乃收淚而歸朝夕視汲炊具堂上飲食唯謹哺嬰兒必涕泣翁之喪竭力如禮姑病修藥餌未嘗不在側夜半猶顙北辰姑六易月而痊兒奕京就外傳夕必課所習時時述父行事以誨之汝父喪時爾猶乳食汝不必記吾言爾何繇憶爾父且曰吾之汝家從汝父甫踰十年汝父亢志文事未嘗見其作一事敗行者又曰汝學務日求有用勿慕浮名勿趨小利奕京既長能時時對師友稱道之州里以是皆知其賢奕京家自父卒力日儉袁氏衣疏茹淡仰俯不敢辭者如是又二十餘年而奕京舉於鄉拜其母母猶泣下沾襟曰吾忍死以俟爾父之後爾其成乎奕京夙夜思所以顯其親者至是宗里並達其節師儒以應朝廷詢求孝節之明命縣上之府府上之督學使者暨藩司撫軍都御史題以告禮臣議僉同得命予白金建坊旌之袁氏怵然曰君恩不可隱

也然吾之初志不及此吾豈以是爲名耶聞者益嗟嘆以爲不可及君子曰彝典旌節婦愼於烈婦烈婦逃强暴死亦投崖者志決須臾議者無庸其疑[illegible]婦非歷年多者則時議必苛之然堅貞茹苦不悉[illegible]行之節抑惡足以究其志乎久而必徵予於王節[illegible]見之矣嗟夫今之視彝典者闇闇然採其式與[illegible]揜天下之口夫豈爲式與側之意哉

補

遺傳

許氏徐王孺人雙節傳（父命代作 載入府志）

順治五年春江西鎮將金聲桓王德仁判朝廷遣一將軍討之逆黨師既集其長閩救日張士盛逃出屯撫州作湖東營淵藪臨川南鄉盱汝潔洞多溪谷大族山賊據先錄爲營窟糧食藉山諸里明年己丑正月廿有五日賊趨六十里來掠清泥市湖山里清泥之姓許爲大鄉進士許晋妻王氏方朝食遽呼其兒媳咤曰父子不同舟汝急從間道走王氏獨與叔姑徐氏婢僕自田間趨江渡入公塘賊已出公塘闖而

出矢突而作江畔椿婢僕奪輿前號王氏衣帶王氏怒罵拒之寇揮刀亂斫王氏僕地噀血罵不止徐氏被斫已自竄江岸下寇退家人跡王氏舁歸而徐氏其臂將折矣血漬衣帶不可解跡徐氏不得越三日浮江敵面如生徐氏晋叔縣庠可賢妻年踰六十自其爲娣姒蓋三十有三年督學侯廣成先生先是旌其門矣王氏名家女爲世家冢婦天性柔謹知書史大義晋舉於鄉年方壯終歲樂書劍王氏不敢若誅與爭持以不渝綣粟相問死之日年四十有其三

痛其烈且悼時未平無由表著于上晋終身不復娶以報之其長子麟祥娶某中女是夏師復建昌府某乃得踰六十里往視之哭奠其殯側諗其詳許之宗黨父老皆曰子宜爲雙節傳以彰許默所先生之家訓後世有不媿爲其子婦不愧爲其室人者嗚呼人孰畏死宜莫甚於婦人變生於一旦白刃交於四體二婦直有死耳不旋計不迴踵不以一毫輾轉其際可不謂烈哉記曰士可殺而不可辱斯則女之有士行者也史云守社稷者誠死社稷守封疆者誠死封

疆斯婦人之死其所守者也吁嗟乎丈夫之冠也有不能爲者女子之嫁也能爲之古今忠孝烈節有並存乎兩間正氣之中者豈必藉鄙文而傳也傳諸梓銘諸石後之君子其知之默所先生者晋之祖賢人也之後義士中立之仍孫是爲傳

書

汝川黃石麟元胎甫著

上許霞城先生書家嚴命作

恩不肖遊道門下計歲𨗇里未勝其幸晰夕弗寧以慚以質恩一趨門下自竭盡其情而不敢托于浮文爲陽相尊榮之書誠以不肖次門下執誼本殊舒心椎棘引汎使寓甫辭不足極衷念之所適也乙丙而來歲五更江右之軍凡三變流在僻土弗嘗厥居一

介之命不能徹于隸人今而匿情飾口以幸其無罪豈不肖所以事夫子之意哉惟夫子秉德益尚避世益峻其之謀道也不加修而其畏威違害退而不給于才辯于修則見以爲隘迫于世則見以爲卑於是門某之姓名不足存于夫子之心矣某誠不肖嘗謂古隱君子之書彼其天下之大有所不屑擁道俟才遯蹟晦景千載之下得其書睹其赫然光顯而莫識其所然瞻望詠歎以爲不幸而不能從其後刻于今而出其門下親見其人紀次其言行可不謂幸哉然吾某也以自躓于放紛窮困之途遲遲莫之能望其有可爲門牆也已癸巳冬仲見應少宰幼讀爾復越晉年任入春遇臨江魏司理伏誦尊贈爰陟者師夫子稱虛安性高其道而賢其員今天下非常之榮業不世有之勛名一不足以試其材[illegible]且優游乎鳳凰箔池之際夫東南江湖之會群豪之所級夫六子之年亟玄思聯術之士不能推五德始終之數矣不腆之質將之以甫辭惡足爲善頌禱且某愚誠不能爲頌也乙丙而來迄于今歲浹辰矣廬舍無以庇風雨耕

耨無以供賦役大軍之後併小溫飽不得已而之爲通典散于隘縣用世益擾應之盡卑其分戒其十市區畝畝尤復未罰本末自殊將以稱德致禱于君子之側抑恥其不達矣惟是未見之懷夙夜欽欽既蹇[illegible]信受疏怵稍然而其心之勤未若息于書者非敢托于浮文爲陽相尊榮而已臨江蚤有明允之閒洪河揚波流于九里況使之往來尚其假之一言得以而若存之拜緘[illegible]息不知所云

上楊青巖先生書

已亥孟夏月某自南歸謁興居于韋門迺還汝水其秋八月見李石公因知道轍福殷敘懇悃之所嚮也海波既平南紀載寧某昕夕是冀思得致於門下以求察其一日之所懷庚子復紬於鄉於是退居英山之下以媿以懼系日移月益愧其技術不足以並進於時而終懼其無以大著吾夫子之教也某竊自念曰某好學而貧文行不足以自著而聲譽不達於一鄉伏惟夫子秉■作則德立於上而教成於下燕閑之末咳唾所及猶加于不足取予之小生蓋以知

大化于適道以材天下之士含洪溥博一話一言皆有意乎其存之也以故不佞佞于擯棄而進籍于君子之誘掖以自前雖茹蘆含楔其心之勤企而欲成書猶在非夫子其誰成之顧窮陬下士身遠而言卑抑有不敢陳其平生之所困者李石公南來汎使爲有某乃敢托于一書之問以微于隸人然其所爲勤勤懇懇者不能以書也左右不察其亦泛泛然之言而已使某也於左右而乃爲泛泛然之言則其罪奚當可量哉伏惟賜之矜察而省其弗及焉和氣初分迺時祿合爲天下益自愛

上饒南道書

某府某縣童生某謹稟伏念巡車由南浦次堯山六郡之士矜一顧之由者孰不系跡于閣下危目壁耳於一言之末童生某者獨不能遠而謁焉而附其不達之言于數百言之書則汎汎然者也雖然僥之覩攄計里量日不淡辰而至也同里之士月再至某也不能以至而又不達于數百言之書則誠汎汎然者矣雖然某也固不習爲上王公大人之書奉于俗

綴于格氣儷而思儷庸辭不足自獻其中心之所冀則其業數百言以賫也不亦汎汎詡乎媿夫閣下歷州郡益廣所見士益多士之賢且材者日益集所見士益多則選者必更其目士之賢且材者日益集則施之不獲登其情而某也不能至而責于數百言之書不能至則已疏其身責于言則將啓之以罪然之以疏者之身繼之以責者之罪旅于必更之目以求倖進于壹施之情而欲其不以汎汎然者視之抑不知其爲愧爲恐矣雖然卑之所以于尊弟子之所以

世之王公貴人非其所矜尚㢓以文其所不及也彼
青州境多盜延于道人㣙瓶穆㲉之具罔有存者某
惟不虞無患于世以及斯難也顛隮之頃使者叩至
不能拜命又失于報辭以懈以懼不寧于今反覆觀
言勤厚㩦㩦然後知遺佚顛隕小人之所謂無罪而
欲殺有道君子猶將過而矜之者也今之孳孳焉汲
名位而已者既者弗或閔耄者弗或恤弟子或不存
于其師矧其師之師也門下資輔世之才顧德敬典
理信州數月吏辟而民安之而又以其餘敦叙譜誼

矜某於遺佚顛隕之際某之所爲不敢求通于當世
之王公貴人而達其情于有道君子之側不腆之幣
將之以㦲辭宜不知其慚與懼也尚其終惠察之

與羅文止先生書

先生爲令之三月有自汀來者謂某曰先生一至閩
而發夷强武之俗[illegible]化焉閩之士昔游其致而今派
其治如願祥之垂于天也[illegible]先覩之爲快既而又謂
某曰先生以行儒文[illegible][illegible]法翁爽之邦如耀乎光
明又有謂某者曰先生[illegible]武以秦其兵遂使逆亂之
屠夷咸崩析其民齗齗然不復修弓矢矛戟之苦某
也皆信之先生政出于庭戶數日之間而人得其[illegible]
於山川千里之外豈徒彼都之蒙其休澤乎

與文[illegible]臣書

世兄僕僕[illegible]下久僅得一邑如斗大何以展騏驥之步
乎然然莞爾割雞抑可剸然而屠牛也沛水之中多
法衍而重丘猶非衝途第以一琴治之文學政事誰
能爲之大者余歸先正有治縣譜世兄今日復作之
匪異人任也今日吏道之難莫難于避責然而汲汲

避責廉吏不可爲矣願世兄勉之昔省宋中丞尊尚
孤潔京邸莫不知者如皆曰廉吏不可爲者清時安
有此卑論哉弟飛[illegible]幽栖耳起視於鄒魯一聽武城
之歌其將能乎長公行亟不急縷縷唯修稱自任

與胡二齋先生書

夫子委蛇吟味擷芳青海之岑濡筆白巖之石矣若
菸雪詠[illegible]帙憶念歷深銅陵歲莫將無有祁寒怨咨
者乎孤山不孤將無有強臥不出者乎清笳諧笛將
無有念及巡邊兵者乎某與某竹爐梅屋聯袂而論

之蓋行乃得其志於文辭之外矣果也體物非工賦
猥儷無或者刻畫之姿屈之步趨之末且因以附見
其志云

與趙二齋辭酒代粟書丁巳五月

來椷材封體蓬蒿自蔽謬承獎掖加以緣采君子蓋
竊之以不拒之科進之以無類之閾也今復名而賓
之致與謝其末倦飲與食其相飫趨入恐後其何敢
辭然某自悼草由之餘則不敢以宴之日也踧踖附
拊忖其罪而辭焉顧有懇者某素乏中人之產而有

上農夫之食而潦泥塗苦瘟疫臥簞瓢不能給極思
田疇之際當有周急之仁以茲腿股丐粟豬肝蓋亦
千廬餓于父母之前固其常也惟夫子其一視之

啟

徵壽李西川八袠啟

蓋聞叙九疇于箕詞謂人爵而陟高年釋五福于周
詩稱天位而獮繁祉是以秉良貴者隱得祿之美通
令聞者協好懿之懷也今茲李翁顯耐篤人康長者
俊茂甚惇恪德溢沖淵原夫所界維受錫之既多淡
泊彼商賈瑜修其勿斁執經之暇質崇簡諒拼志之
日性源華藹其壓時也治亂不足奪其所怡其淡境
也貧富不足遷其所嗜固居潛以弗曜允好義而自
貞傑予資朋故予州邰乩雕斯際饑饉是因莫不振
廩而周指困以授文正之仁不異其子忠定之澤不
若其民以是方之蔑以過矣若夫鄉鄰望廬而恥訟
遐邇行道以興謳皆淪洽於自然匪矯持之所致然
且約而能損沖以不盈恢其容止邦鄉里為善之名
恪爾訓詞履毫期不亂之實昔者王烈亢行於環廬

而士林用致嚮其教宗公號迹於空谷而牧伯無所
致其榮其在于今僉翁是若於是廸將厥後積慶其
孫翩謝公之戶擷蘭蕊以方馨登馬博之堂睨瓊樹
而導漾長吉聖水細標莼圃赤幟文林蘊美則元方
之於陳樹詞則士衡之在陸從之遊者見其尊人愛
騰嵩岳頫介立之中峯通泝靈源挹飛流之泓水將
以十月之望進茲八袠之期儀我同聲宜為善頌遐
壽維祺抑遂稱夫尚世德音孔秩則遜聽於摹英𢧐
祭祀以歪狐翁璆琳而執爵

啓貢高路人入泰啟

高十餘人隱湮青門洗嚥白社意寄蕭條不祈聞于

藏叙懐舒嘯傲或微托于歌吟日華雲實真同白雲

花春梅橘蓉笠守時妍悉諧所無山澤之癯鶴影

謂明不可得損華毀之妙藝舉斯抑大雅之遺人逸

傳之貢士也今十有二月選入十日老之辰某先際

短引緑告群公酸為壽早飛榆莢共佐松椒是所

望于同朋諒不後于斯會

賀江西學使戶部郎合肥趙公啟 代

大哉斯張昔集賢人之濯帝居是拱今連太宰之星

敘五齋而典教傳望則上虞識正六藝以與材數皇

叉于則禮勝降啟所道叫真宿恭冊茂德崇升英聲

迭振學起秦灰圖燦萃于二酉文流漢火寶等擢于

長岳神標峻擢秀梁女之峰川后獻明資齊盧侯

之水天予錫以菉石寵迪給發地官上其嘉績款亟

圖驕入則經邦出而造士玉色春融自植姿于松谷

今昇曉激將立號于杏壇道存累日俞半部之猷鐸

大播前風講七終之逸詞酒賛多士式借古人山崇

小學曳馬之辨先明地記全吳中牛之徵特異探照

乘于藏淵圖流浴景析連城于隱石英帥嚎蕭樹之

典則勤宜木舌之音閒其邪淫屢廻華心之訓吾道

始尊興端自疑其墨墨斯文未墜大雅咸作于青青

于俊攸歸兆人式穀某者辱御委質遜野遊生風為

仰止既恨晚于披雲今也惠然庶爭光于就日府修

雀賀敘致魚封伏冀崇興道業作帝者師梁育英才

為天下法天政齊三必推明下太紫地儀括五並謂

極于中貢滄波竅器亦調仙竹之馨丹阜徵姿均和

市梧之響光射月儷悲鐘風翔

上湖東道王公 代

祥開日華東跂虞淵之耀榮飛星耆南瞻斗野之躔

九域同垂一隅先睹此蓋恭遇某德邁平世名應昌

期璇源協祉挹渤澥於同江瑤圖資神樹崇巖於禰

石惟帝眷茲下土俞公式我南邦陟鳳山而咸儀介

戢望若嵩衡涉蠡澤而神骨俱清深以江漢鷹文武

為憲之材三州載戢乎于肯滋算莫不雜之令百堵

羌後乎耕桑乃播嘉猷尚揆文教順先王詩書以造

上儷上聖壽考以作人遂使杞梓棫樸不彫秋露之
林寸艸菽蘆恆青冬聽之下繹乎裕于周書說頌人
壽推擢提于楚語祈際皇換命催純佑外資屏會兆
勛錫以遐禱共被榮懷之慶某涿沭知歸仁啓前徵
流于千頃聚垓致禱循能視嵩岳以萬年披草履于
披雲傾葵杖而向日伏冀理燮仁壽化洽舒長黑頭
踐卿相之任以惇一人黃髮酬殿陛之謀為假日游
是則域中所共暱以天下而私刻若某求蒙未藝言
踐有道之科進旅何出衹藉無疆之譽仰止崇階指

中台而百拜何來一瓣擇寸幅以三熏援毫陳辭歷
風率肆

上湖東道王公代

鳳麓崇高古雲薇而知峻麓翔廉浮蕊雨露以流清
遐邇具瞻士人咸慶此蓋泰運萬中朝熙載南國何
宜十三郡治功得最肯者冀黃五百年補縣重生令
為伊呂姜召蕭灌之士麋戟戩彩纛之東翰師振旅百
一折之地如寧岳武揆文而丰壁之天載頁界水□
波煮狂浮于滸漁梁山皆崇藉蔭映于培塿並以片

言辭藻麗允蘊被其光華是之指茂先之劍符上
而前風徽傳圖道之琴歆誦咸與蔚祠並集天地間
歲月臨于亥而川必兆神降惟中紀綱上國則贊力
方岡之時羽翼康辰則耆儔在位之日乎肆侯甫□
年而陟台司年不可及司馬公未六十而秉鈞軸功
哀與京以是方之蔑以加矣伏願凝神韞祉崇德徠
書登朝輔世尊達天下之三為國愛身福備皇疇之
九疇以俾其君為堯舜躋一世于喬嶽匪敢阿所好
而為言允也先斯人而致頌顧惟某賤寔守下愛川

大中仁閎汲引惟慶松栢之章義切瞻依尚愧菲葑
之體

賀屯田道翟公二月二日五奏代

道啓康辰必有五百年之名世時逢介序桐歡入千
歲之眞人匪是庸詞能稱善頌恭惟　湯山樞峻黃
浮涵清功偕時並空協紀于璣圖德與天行允司冊
于玉曆初勤牧守實簡賢良奏朱紱之古調可以致
薄夫澄非枉之高標可以礪頑□乃後淵藪之積以
言頑水之勁比江於練錦望望若將浼之覘前□

之飛虹惻惻不能言若休聲狩千三異周澤沛于一
同東南之民力竭矣遂無菜色之謠九五之帝心簡
焉灼見葵衷之嚮惟茲蓮卵以介生申玄烏應期莽
龍震候戴記孔彰斯謂服官之日俗論作訓是為學
易之年蓐之狂客則識長庚晉之哲人莫窮渾甲蒸
資靈于岳降炙界德于皇揆以雲為瑞其徵青帝之
符如日斯升廼應蒼生之望門某徒知抃舞曷既揄
言秋門可立將無苦李之衞名國偕行並戒甘棠之
拜翹跂為殷肅緘文于雙鯉思蒙莫罄庶侯光于三

韜伏冀時亮天工永膺帝祉將使天下運之掌上周
有匹夫內十構中驄驅伊始式居大壯之朝純蝦力
來用體哉生之序

上興安州總兵遼東于公 代石泉縣

丞閭協峻平壤乖文紫氣干斗齊劍桃花之水青波
洗馬枕戈松葉之峰蓋自邢叔尊邢于公纘爵賜勲
各思敬謹學行志存國崇種德之門延錫延年之杖
祀下日月是為乃祖乃父之忠貞假以風雲宜毅不
公尔侯之寵命時則地介絲蘿之表星臨翼軫之躔

漢湧通乎域中秦蜀交於境上僉曰無如公可帝曰
往哉汝諧我將南征乃紆西顧若作大廈汝惟棟梁
若濟巨川汝惟舟楫斯譁增稱拜將齊楚之功爛焉
旌號定軍忠武之謀蓮矣茲所隙者公貫粒之赤羽
麾而連雲之道乎黑稍指而清風之寨靖行且斗山
紀事石鏡銘勳乃屬監儒載揚休烈

陜西興安州西魏曰金州唐曰安康天柱山鐵鎖
關姚墟在興安雲門山在其漢陰縣　石泉縣漢
曰上庸　漢中府有中梁山斗山漢水巧木棄水

文水定軍山下有諸葛入陣圖拜將壇在城內石
鏡在蕭何堰迎雲棧在褒城清風關在洵陽　漢
桓宜漢中守宋張浚褒城令　河南蘭陽縣秦東
明地有儀城即儀封人處其白雲山石洞即張良
辟穀處　遼東五代曰東京其鎮山醫巫閭上有
桃花洞華表山丁令威化鶴處萬松山龍首山連
雲島桃花島俱在其境　元耶律楚材遼之廣寧
人　平壤城箕子故國也定遼中衛漢樂平地

上興安州遼東王公 代石泉縣

東京羅俊北鎮標崇秀若霍翮拂羽九皐之上奇姿
龍骨翔鱗十仞之中美厥先猷旛旗之影在戶瀰嘉
乃丕績紛履之聲入朝彙彥士肯瀹跡于褎平飄飄
東忠臣今試功于郎國縛犧貳勳齊天柱民歌宣布
之詩德覆雲門地叶安康之譽粵在西漢有若上府
張浚之迹聆焉桓宣之澤遠矣奉命承教藉蔽芾于
槐堂旦挹彼注茲假光榮于蓮幕候

大計時致京州司理鍾黃安代

贇璽翼軫受睍衡荊月垂翟擢蚤擅異于橘洲儷舉

軒軒獨鬱業于桂籍儼才則促峻藉君之壁而倫德
則涵清匯氏之泉允宜禰道興朔奮肅皇序通咨近
氏之次式敷種德之心將以承三章而宜仁約六條
而補敝振兆入于種汨寔彝辟于彝常若某匪才于
茲何幸自惟駑步謬綴雁行刿是南國人愛甘棠屬
我西郊褒視敝梓所謂芻猶杓指趐洞河干苛者儉
公耀嘉績于唐書張子播隆聲于宋策不有賢者疇
其繼之今門下休澤滴于一同明波潤乎九里顧某
右聽彭岫遐仰袁峯蒼靄氈披紫雲是望訪楊朱之
歧嗟其泣矣羣黎人之錄曷不聞焉安附千里之交
尊達一言之掴實屬某者危行難何清德可師辭學
則泓流而溯源志業則中剛而外儉右事左文益先
知安國之經濟春戈夏籥匪唯是月川之楷模徒以
對策李郎致恧于劉蕡遂謝上書漢武興嗟于徐樂
顧其居與同里學與同壇口其文詞目其行書咨言
所至中心好之門下纔若薇冰儀如瑾日得之歲晏
協于旦評必將予之青眼之榮升之白屑之譽獨念
此君不能造次之華而特眉方之質宜守道而寡與

不逐俗以多虧彼其求全或爲名毀伏惟門下異其
品目上之嶲塗俾綴修之士暴義熙辰茂俊之才騶
功康路是則韓尋賢于朝宗之會豈緊布私德于桃
李之門某豈敢藻鑒人倫所歸此屬枝言私懷未已
敢以雕鏤假光吝于朽木維求攝拾出幽書于焦桐
況某倚媿南陔心懸北闕耕與計偕礪勤囊魚之京
爰爲行寧鳳飛一鶚之書所冀必俞不唯口詡溢以
時風逵勾萌于伏杜蓮茲冬日發焜燿于枌榆

汝州黃石麟元治甫著

誌銘

徐潛池先生墓誌銘代鄭信從先生

公徐氏諱鵬起字仲任其先世豫章人東漢高士稺之裔宋熙寧進士昜為新城令嘗過金谿愛印山風土遂居之于是世為印山中原里人公而上十有七世祖曰安吉本支始蕃克昌厥緒易遠於安吉五世矣祖素崟公考培眞公皆有淳行培眞公娶楊氏生

子四而公為仲子公七歲就學十五歲應童子試蔚膺壬子補邑弟子員年蓋有二十三矣居十三年天啓甲子始受餼又六年為崇禎己巳以登極恩入國經選又八年丙子舉于鄉又五年庚辰乃成進士明年以選例得知江南池州府之貴池縣為縣不及三年癸未有楊太孺人之喪去官者踰年而懷宗死社稷公遂不仕居里迨三十年以終蓋公出處之際其節卒畢見於此𠭥吁嗟乎公之年八十有四而得位為政施之一邑之民者僅越期年乃其為諸生迨居

里之年二者中斷之故州里之士多稱其嘉言習其質行者曰有石書石建恭儉之風焉然公位既不顯天下無以大見其經濟之望而考其為貴池所建措則其學治固足以著于當時矣公為政務仁簡寬恕利投罰惟正賍吏無敢賂渴祀無敢豐長吏初不悅其佃佃則以為循常嚴正庶幾無咎而已然公固未嘗矜飾以干譽于時寇兵內訌南北大擾所擬無堅城楚帥左良玉將叛悉其衆南向偪池州公奮與兵曹程公世昌嚴守部民兵增樓堞晝夜儆備越十有

七日公聞謂程公良玉則府鄉人盍以朝廷大義往詰之且示以禍福程公因詣左用公言左意識阻乃解已而盧鳳之逃陷桐城池復震逃得桐人使之詗公覺之捕六人懸于市郡關慄然會黃帥得功以大軍繼至池陽始安當事者然後睹公識畧謂天下有大事此可屬者而公以太孺人之喪去矣公去而國容益蹙天命弗恤公懸車勤門終焉英山之下矣吁嗟乎當懷宗之末明德其衰暴亂外棘泄沓中蔓天子宵旰靡寧詔求遺佚舉俊傑剛棟除安集之計而

公疇諮臣草野之士猶將湛於文辭浮其聲華愛我
則不能致馴擾之良遇變則不能效馳驅之用時危
主憂匪其將矣如公者俯使盡用於其時以樸純正
周之學恆天下不幸拘於文法以得竟其材實公之
辭濟世不亦斯時之[illegible]乎[illegible]誠諸爲縣之兩拒逸
其議者既信其一端矣畢非燕都覆沒公居廬隱君
親之惘墟尸攝跡集家譜不入公府不變書幣登第
時自號濟持至是而曰吾以昔者貴池爲止足之所
易曰池公隱之云爾蓋與稱前進士終其身者同義

吁嗟乎公之發[illegible]不[illegible]者若干年遯世不悔者若干
年而出處之際[illegible]世之湛文辭浮聲譽者其
於國家之故君親之事抑何相媿之甚哉公停李友
兼清兼其天性實然尊具其于宗道所進行署中乃
以婿友鄭秀嘗入爲御史宜爲之誌而系以銘秀也
儷夫州里之士僅以古之恭儉君子評公而不知其
懷辯濟而不獲盡于時蓋嘗以使事過秋浦父老問
公存亡有泣下者非公有實政不能使之然也若夫
英巨之外公三十年不出後之思其義者高山仰止
夫其在於斯乎　銘曰惟士而名名率其實惟士而
文文從其質質以名離質以文失傒誕浮矜學治感
燄猗維徐公其德孔秩賦性嚴敦藏心凝謐省克是
依聖人之室肅行乃崇越恩則窒致其淳明守之于
一以奉大對乃言惟吉以紱光人出令無泆勿夸勿
華進退以秩暴亂既擾奸宄既詰江水之涘其流罔
渫維公實才不測其匹已遯于廬奉身攸畢我我英
山蒐裘如座生也堯年祠以漢日惟此清風駁聲凛
凓有辭其辭納于要塱

揭萬邦先生墓誌銘

於乎古之所謂篤行君子者揭先生其然歟歲癸丑
正月二十有六日丁酉既夕先生弗疾而終若二月
辛酉葬于下堡山之陽首乾趾巽蓋祔於其祖妣金
[illegible]母之墓左有十步先生之父與同里黃于石麟之
大父平世爲學行友二家子弟世執其誼不可衰替
也猶子行也於其葬志其實而銘之墓志曰先生諱
重耀字萬邦別字龍文明思宗初治時嘗一就邑諸
生之列矣其後朝廷辟文武諸大吏並得舉所識賢

才充欲辟則有薦先生者遂畫之一官人曰先生出而仕矣如之何不仕然先生固不仕而明質矣已酉乙酉兵至入江西迨已丑不寧者幾五年其在吾撫臨與金谿之瀘國之延與邵所由入居掠歲相仍也先生避山中其群從子姓隨義而出者皆陷于刑戮死喪殄瘁姻友不敢顧先生于時隱家國之難棲谷行野仰顙俯煦久之乃挈其家人以歸歸之日蓬廬蒿徑藜莠叢食自守泊如城闉不入車馬之途不屐獨以舊學教授鄉郡之子弟余往候之塾中先生服

野人冠服詞無憤容無激一不問答時事然余察其神志所極寔不忘乎其有憂患者葢先生衷至性孝友無所懾沉幾觀變不爭于時故當其壯也奮勢負有所用于天下辟先生者將以岩疆之兵事試其才先生乃知國勢之不競也國討之靡定也憣然不受其辟命曰吾不以幣帛易其身迨夫舊君既沒故國爲墟一門死王事者若而人先生雖口不言時事而其隱于心者蓋有深于痛哭流涕者矣嗚嘑乎顛光北南之際方事之殷其上憂不盡得天下之才棄其

旅涉與衆舉之欲得賢[illegible]良守令如漢士之出於五府俱辟四司並命者且側席而待之而其時壬人多在政府操常執以格殊塗應命者懼不獲盡其用雖使賢且才或摘其疵纇與舉非其人者同罰士之[illegible]後驟得任盛名者亦不足副功實而毀畫以去然則先生之不應命其既睹於幾矣抑豈非其時事勢之至變者哉先生夙惇庸行事父毋竭力爲其常毋喪除服圖其像出必偕朝夕如饋禮居山中時父卒跋阻厲深指擲衣衾之美畢具至於兄弟雖涉危苦無

窺粟之閟門內雍睦長少樂其教而不煩質幹堅頑恪言笑整步趨平生不爲誕詞畸行取庸俗之名已又不應辟故無爵級之書余惟述其篤行同於宗族鄉郡之言者先生之卒也距生年神宗乙未歲十二月二日將八十配樊氏先卒子四人予臨之有揭也其先世文安公徯斯之裔自豐城而遷者世居六都鶴塘里有令德以相及德符公及其季貞符公擧生並好勵學行爲當世士矜式葢以隣之大父性元公爲友者德符公是生先生及先生之弟重然妣黎氏

謚東泉公暨配全氏明制以貞符公之幼子重熙貴
宜追贈重熙思宗朝丁丑五經進士以閣部督義師
死難者也學人私謚之曰忠烈公事別具其家傳
銘曰正月乙未日西于午先生在塗其容有瘁曰有
孫彬于滇于黔吾儕是問寓書以靡越茲三葉奉祧
既正一順而祖惟清惟靜耄耋靡疚康寧厥終茲山
乃壽仁者之宮

陳庭賓暨配吳氏合葬墓表代

余昔者判撫州知府邑崇仁太學生陳子子傑子傑

魁岸出其儕輩之語則吶然不苟笈巴華之間宜有
磊落敦固之士乃余知之然未嘗亟至余門余去撫
北入燕南出楚服且二十年子傑一日沿彭蠡泝江
漢詣予於安陸居未浹辰予適館顧見其容皇皇如
有求而弗得問之則謹對曰莫不天怙恃繼喪流血
三年未能畢窀穸之事唯是歲月以久志于幽宮將
罷泯淹沒敢憚千里不克求仁人之言以表之庶不
瞑矣乃出其鄉大夫所撰陳庭賓暨配吳孺人合葬
誌銘按志曰庭賓姓陳氏諱代[illegible]本字汝[illegible][illegible]乙[illegible]

溪人與吳氏同邑留口吳翁之女崇之著姓陳爲氏
自厥考德吾上至曾祖松軒十一世祖上舍皆有隱
德世載竹溪宗譜庭賓幼能嶷立不與群兒伍早就
外傅誦儒術于時國步既華縱邑內訌江南西道獨
困兵災者逾五年庭賓志不應舉子事斂德理人家產
廬舍埔築田園林阜亞旅靈以釣弋獵牧若耆民要術所
事事者無日不親其事以課之既遂爲富人然而恥
爲富人族黨窮乏者輒推給之有訐辯則排之年雖
少問者皆以謂賢豪長者然又恥以俠爲名也非正

士不與交不爲顯者諂不矜矜於言利無騃語無怪
容歡然嘗有以自抑居恒承祭几筵秩秩如也兄弟
愉愉如也閨門之內孺人贊之雍雍如也孺人有子
矣咳而曰我聞古之人有樹檟者吾何樹樹德而已
吾宗而後衰者此其昌乎保誨甫逾九年嶄然見頭
角亡何庭賓遽疾吁吾不及見此子之成已而遂卒
卒之年纔二十有八孺人猶未三十既免喪凡所以
教督諸子者則無不加庭賓在時經緯機杼議酒食
納蓋醢訓婢僕則皆如庭賓在時而手得十指一月

衛因十伍旧家益其故十倍然孺人性慈和仁施
宗戚多所惠卹以好佛自養則蔬滫爲常若無庭賓
之家者益庭賓固不自有其家者也孺人後若干年
乃卒既以某年日月合葬於其鄉之某山子一人卯
士英字子傑以太學生試吏部注選州佐孫四人曾
孫一人以是志而納諸壙嗟乎覽斯志也余于是獨
有慨也世教衰國論不出乎州鄉學者浮于名甚于
利苟見其利不憚悉力竭慮夸詐以索之計遂志滿
泰然偃日於有道君子之上閭里之田夫牧豎見之

者蹙頞連步而過之嗟乎彼以其利驕人人弗之與
也若陳父庭賓若室謂之曰富而不驕抑亦知及之
矣當斯世而有斯人可不謂賢哉余因摭其志之實
以爲言使子傑歸鑱之墓上

許子昭暨配介孺人墓誌銘

公諱晉字子昭世居湖山里王父默所公父心默公
皆隱德弗耀公生而穎敏弱不好弄唯一意書籍不
爲紛華所動而封翁亦惟是朝夕課習畧無少息故
克善承其志以底於有成弱冠補弟子員屢試輒夸
前矛未幾領丙子鄉薦一時轝輿起諸紳間則公
之問學脩業士大夫啓吻久矣而其制行純仿孝友慈
祥溫恭且惠自其天性素所然也故其居鄉不苟取
人一絲雖駔隸豎子由然與語不忍棄去益其和易
近人又恂恂然若處女也無何變亂相尋國難多難
繼或問道公車不過勉循故事而已至其落落寡合
之衷未易爲俗人道者毋乃陶彭澤猶然義熙之意
耶公之德配爲樟山王氏既歸公徽柔惠順貞靜幽
閑已嘖嘖弓豆間矣歲己丑避亂於金川之工塘爲

土寇所逼孺人死矣靡他受鏑如飴此其志趣豈可
以尋常女子閒求之哉嗚呼昔人謂男子不如婦人
信已嗣是公獨處一室祗攜一僕以隨太夫人勸之
納室而公之絃固一斷而不可復續矣嗚呼王孺人
貞於前而公復堅於後何雙璧垂休乃爾耶公之長
君曰麟祥受知於督學楊公娶孝廉黃諱某公女生
子三長龍御次龍騰幼龍驤皆能世其業女適鄭邦
佐公之子次君曰麟趾娶孝廉羅諱萬藻公女生子
二伯龍躍仲龍圖甫冠今爲諸生矣於以克光先緒

慈志進事寧有鄉平女三長適邑
庠傅大任次適郡庠管守奇奇益安平令鼓巖先生
之季子云曾孫五曰有慶善慶與慶元慶重慶尚幼
公生于某年月日卒于某年月日享年八十有二孺
人生卒某年月日今合祔於公之曾大父慕堂公之
左土曰孟峯距家五里許首壬趾丙其永安之宅也
并附以銘曰川岳鍾靈篤生賢喆德配媲休允稱閨
儀伏臘不愆晉芳永謀父兮貞義母兮節烈穀則同
室幽則同穴溪澗縈廻巒岡崎列億萬斯年緜緜瓜瓞

女甥劉母徐誌銘

孺人諱玖玉金谿印山徐子楙但之女適同縣長豐
劉子篤生康熙甲寅湖東兵大發孺人從夫子奉舅
姑避居雲林山之南原十一月二十五日酉時以疾
卒距所生壬辰七月十九日辰時年二十有三今乙
卯十月庚午篤生乃能日其殯以歸葬于後龍丘家
山祖塋之次戴壬履丙孺人淑于教惇于禮婉娩聽
從之訓不肅而然爽戊結縭之日資其事父母者事
舅姑矜尹棣棗翕翕如也呈弟于室娣姒于堂裁獲
于閨外未有逢其疾聲與戾色者然性質羸恪恭謹
不少殺父與之言古節婦遭變嘅筋蔪臂之事則視
忽皆矜父竊以是必其所守其疾也有女甫周而夭
崎嶇澗谷餌食非時癸悸弗克壽長幼莫不哀之舅
姑咸曰勿殤也含襚斂祭視故禮有加命篤生杖而
葬期然後昏異日有子則服孺人母族如其母之族
舅氏東川黄子曰今之世家子能以禮自愼不怠其
家訓者抑亦難矣况于祁祁女子教儀管組紃之內
則者哉若予女甥可銘也已銘曰汝德既多汝祚實

嗣予爲汝銘後世愼無忘旂吁汝爲女典

壙記

阮秋湄壙記

秋湄先生阮姓諱孤宇尤濱世居臨川中瑣里以撫
州府學生成康熙十一年歲進士二十三年授南昌
縣學訓導二十九年爲庚午四月十有三日未時卒
于官溯所生明天啓癸亥十月七日辰時享年六十
有八是歲其孤三人奉柩以歸以某月某日葬于臨
川某都某里之某山首 ■ 趾 時新建杜御史懋聖

先生既爲之誌銘其墓上而同學黃子某㩀其畧納于壙中記曰行勝文德勝位美哉斯丘比之泰山徂徠庶乎無愧矣

周天錫壙記

汝北之名山曰金石山其平有石岡翼然東向者城北周氏之阡也今丁巳某月日將臨川縣學生周天錫先生葬於其祖西泉公隧右巽首乾趾有友黃東川爲表其文行以銘諸墓乃又識其日月家系使納之壙中先生諱懋賢生萬曆丁巳七月七日以今康

熙丁巳十月一日卒先生博學能文詞試輙爲諸生首內行淳敬孝友恪愼性質剛介終身不見其私不悔其所持鄉人之直者敬之其枉者憚之吁嗟乎孔子曰吾未見剛者曾西謂子路吾先子之所畏先生立乎聖人之門畏者衆矣豈有不見之嘆哉先生考奉叚公家世具大參石臺李子傳中有子五人女二人孫男幾人孫女幾人初娶葉無出繼徐生玘繼王生珍璘暐璉皆能一繹庶乎其不惰先生之志者也

李西川壙記

公李氏諱文煥字秉忠西川別號也生明萬曆甲午十月十九日戌時卒淸康熙乙卯三月二十四日午時今己未十二月十三日巳時長子縣學生伍璣舉柩自殯所葬于祖塋七都梅岡山戴壬履丙居其左恭孺人墓右將求今之立言君子志其行義銘于上以表之而璣也璜之合志同學者也爲之約其家乘以藏請壙按狀公父廷枚祖必浩曾祖欽世居撫東城由公而上五世祖伯璋自東鄉橋西以悉者也大宗譜尚不失其所以始云出唐西平王幼子德公之

後公幼娶張氏蘇氏皆無出馮氏有女一繼蔡氏子一女一子郎璜副室陳氏子一女一子曰仲海今存者周氏無出女一適沈生麟瑞一適施孝麃楚材二適阮生爾修璜娶劉氏官氏仲海娶鄭氏孫男二人紀思靜思孫女三人一適縣庠晃生子宣一字劉生賓孝幼字彭生堂皆璜出璜仲海並習儒者言惇學行璜有穎質好文詞所交多四方知名士必能以其學成公之義者也公性慈友慷慨給衛衛恭愼惡爵人之過者伯兄燦吾有獄捐其產之半以援之二氏

葬伯氏叔氏皆亡公瞿瞿夙夜憂不足奉太然歎
日奮勢徒步越數千里訪戚故施州衛青年然後返
則謂季父曰吾茲橐挾稱譽荆鼓蹈箸篋以酬衣饋
汝無褒矜慮母也因戢迹讀書英巨山之上叢發自
誓扃戶不苟出俗子闚其志苦並竊笑儒必餓寧如
賈必饒耶至有以公幼名爲戲者公憤愈益奮山陽
石隩暮雪午炙披吟不輟其學自漢宋疏傳性理諸
書及韓歐八君子之文靡不擷其同異綜其本末歷
代史則以涑水紫陽二夫子書爲程日課一帙三年

而三復之於先朝諸紀錄不註褒誅之詞曰吾於古
昔觀其治亂得失之故今則求其爲當世之務而用
之不然雖多奚益也暇遊詠松石間有得亟入書室
窈思微吟疾書極上有開穿松徑蒲綠謝靜入蒲團
衆妙來之句其爲文原本所性敷縴典實曰吾能言
其所知不能效人言所不知苟爲異而已然遇其文
者必知之試皆高等天啓甲子領于學崇禎己巳登
極恩入明經選督學雲怡陳公持公三藝與時名士
爭之丙子舉於鄉庚辰始成進士昔之竊笑者于時

何以謝先曾祖美其報且行歸拜先考先生以知人
之譽而公頗其人如常則又皆娘嘆有李文穆之風
明年公謁選例爲縣有爲求大邑者公曰百姓等耳
大君有命豈擇彼此哉除知南直隸池州之貴池縣
爲政務仁簡屏矜飾欽稅以時不加于故笞罰無過
二十吏民同聲謂之不煩然察理姦枉守丞貞固莫
敢干以其私上官初見其倜儻疑異慎及公與之言
則無不知其誠然者兵憲程公世昌許之曰雋才
也丞陳某以贓敗苙使檄公禁其孥家人將納賂公

却之乃貰金米中以入公發之爲兩者二百五十昔
人以金貯庫抵其罰縣故有昭明太子祠歲祀用牲
取百公曰神以庇民削民非神也裁過半正其簿氏
悅之公爲縣于是周一歲之月矣上下咸信其廉愛
然無赫赫之名癸未春寇師左良玉爲盜兵所乘悉
衆南下水陸滙營數十里假道州公入謂先妣曰事
危矣此城吾死生與之不能終老母養奈何遲淚而
出遂登城部民兵增櫓堞與程公晝夜嚴守越十有
七日公乃謂程公良玉乃公鄉人盍以朝廷大義往

責之且示以禍福程公因諸左右如公言左師誦服圉
逑解當是時盜兵躁廬鳳間進陷桐城池大震益以
桐人爲謀弃池城公覺之捕六人誅於市邦間肅然
而黃師得功以大軍繼往池陽以安當事者始讚公
識畧可屬天下事非徒術當履正之材矣亡何而公
以太妣之喪亟去位去之日追從攀泣者數千人是
歲冬太妣克葬又明年甲申三月闖逆犯北都公居
廬聞之號哭累日中夜徬徨遶室欷歔先兄某覘飲
食公泣且語吾始悼太妣年高不欲遠就予舍今又

恥不獲從先帝之難君親之際負負可若何規予門
曰吾不失足英巨之外矣新朝定鼎詔求遺佚撫按
江西諸大使致書幣欲徵公公以疾辭已則有恭卿
以兵教萬還金瀘將竄印山公乃一詣府爲湖東守
寬成公言成故雅聞公趨下令禁焚掠公再宿以歸
鄉鄰不知其免於難然公卻門播臧不復往見當路
者言事矣公教家極愛行與季父董歷華頻交恭如
結燕居必集茗飲咲爲歡歡殆三十年未有見其疾
言遽色者訓不孝等長少教執儉讓公衣不曳組食

不重餁蔬果綿綿終身若未登第時時語不孝等曰
吾昔往還施州霜棲雨爨砥肩裂趾爾曹有今日爾
知乃父閱英巨艱禍飲水之勤乎其在族里父老懋
以農桑之言弟子勉以孝弟之訓能學文者必爲稱
舉以獎誘之問義析疑抑浮崇實嘗曰學者毋憚迂
而誕也歲時祀享公與衆偕一苔顧揖几杖訢訢如
也途人或誰何之客曰不以剝乎公曰吾幼秉清素
樸畧之宜性習無改乎復修旨廝養爲閭井患苦乎
哉蓋公自入官迄居里僮僕僅二三人客噫嘻而曰

凡所以惠此宗鄉者公爲政之餘也故其嘉言懿行
傳之州里之士爲多公平生格視履絕博奕不喜譜
諺尤嫉釋老書嘗戒不孝孤曰道觀其大故博學要
其正故尊顏魯公大節巍巍然文章襟爲浮屠神仙
儒者所惜汝慎無溺于二氏之言也又曰司馬公家
禮勿作佛事汝其志之異日毋以此溷乃父且曰汝
具書于堂不者吾蓋棺汝且爲時俗眩今春莫公毀
疾復命之疾革不孝等乞遺言公惟曰吾所訂家譜
七十年而下未輯汝勉成之吁吾父吾祖孝友之傳

底於斯矣言終遂瞑嗚呼痛哉先君子仕不過為縣
為縣不比三年既無以大著于天下而其始為學積
困若孤等幼不及悉于後固弗仕立于庭而杖于鄉
貌儀詞祭三十年如一日不孝孤朝夕聽睹望望焉
其常及思厥身戾將恐顛隮不克延啓于後嗣跋躓
草土希翳孫其畧嗚呼其遽能以文為述乎仁人聽
之為孺子啼云爾公諱鵬起初號澹持其中易以澹
者公自惟去貴涖終不仕亦止水之義也蓋隱之也
阮秋潭先生行畧代

先君子棄諸孤而逝矣痛哉孺子啼耳孺子其能文
乎吁嗟乎先君子則不可以無述也其何不述不孝
等自口授四子章句以來未嘗不在側迨隨侍南昌
學署諸孤朝夕必請業先君子朝夕必訓之乃以間
往應童子試離左右非冬趨省見先君子色臞若有
疾不孝等跽而問曰大人勞乎宜無刃過而勞乎則
適爾而曰吾非病也汝將以請假其勞棄職弗務哉
吾既獻其身矣食君之祿病與舍之而歸臣禮之謂
何君且使我為人師何以訓多士乎時色加厲不孝
等皆不敢請今正月觀偉而三日即以府試命與歸
不孝等內疑惴未遽行先君子已執筆楮一束出明
倫堂上命之行曰吾家傳清白無有絲他途以進者
汝其勉之汝能入是門吾病愈矣道試畢不孝等趨
省先君子顏而笑曰亟左茲山之外乎不孝等孫以
歸請惟曰志不可奪也吾既言之越七日而疾革諸
孤乞遺命第搖首三笑喉間寂然坐而端拱逝徹衾
裯見狀頭枕紅標上書為臣必忠為子必孝國爾忘
家君爾忘身十六字嗟乎勤其官卒于其官先君子

之志曰終矣嗚呼痛哉天之棄我諸孤也而奪我先
君子之汲汲耶推是先君子之文行必有信于今者
若其隱之是自增不孝之罪戾將隕墜以貽前休之
辱敢匍伏苫塊泣識大略繼之以血焉略曰阮氏譜
世次臨川一都中積溪里人先君子諱淑字九潢秋
潭別號也先曾大父某先大父士舉祿卒生明萬曆
壬子鄉試中副榜式先太[illegible]章氏生女一適周孝廉
武德之孫縣學生官繼娶聶氏生子三先君子為長
淑曰潆曰澧女一適鵠溪車自千又娶吳氏無出先

大父執德沖穆晚乃舉二丈夫子先君子幼穎敏不
群七年就外傅授一過即誦稍長受業羅文止先生
之門十有五年應府縣試太府陳公止宜首拔之明
年侯廣成先生取補府學弟子後何徐松濤先生以
巡方至觀風錄爲江右第一人張崧瞻宗師科考乃
受餘文盎有名試藝每歲稿傳焉殆徧寰在辛御史
魁詔菴楊青嶽宗師皆以冠其曹數百人與鄉試十
有四辛卯壬子房薦厄衔之是歲應貢試于廷例得
注訓導踰十有二年乃授南昌縣儒學居八年遂終

于官舍嗚呼先君子起明經修行未有爵列可書獨
以在諸生中以踞高等時髦稱其文雖然非先君子
之志矣先君子道不畔古行不隨今性質孝友事大
父無惰容丁亥歲大祲常負米百里之外大父甞與
叔祖士元公就江省試途遇暴寇並止焉先君子前
跪哀訴暴亦感其誠皆免之太母年未四十以產難
暴卒時先君子幼學大石山下奔而號欲絕者四鄰
里聞者莫不哀大父既沒二叔家室之事爲朴任無
間言饑饉太母母弟龔公歲時不輟田廬與之共其

十也爲之治棺槨衣服加一等勤恤其幼孤曰凡以
報吾母也以事父族母族惇於誼敬於禮及鄉鄰莫
或不敬讓未有見其疾言遽色者貧賤樂道其善
則謝曰吾祖考之與訓也先君子友教講郷園及其
門執經者歲百餘人與之交淑氣相染言溫而色和
退然撝卑比以自抑然視其刻佩非辭貌信初未同
慎無衆寡小大之異者皆自其誠然服教者悉向慕
身屏其暴慢天水黃泰升先生將學時辟先君子入
署訓諸子以呂申國待焦伯強之道待之先君子出

入庭階步不差寸尺受常俸不謁取他事天水心嚴
之之題所居爲新安正傳嘗居宜黃閩館而李石臺侍
講以其宗梅公司馬之幣求先君子謝不往臨川卜
縣公建昌王貳守皆以幣來則皆謝不往曰吾豈辭
十萬而受萬者哉同學諸君既當路相踵以幣來先
君子皆不往且謂不孝等曰吾不受人惠者吾欲以
自立吾且不憂貧非惟無以報之知者皆曰和而介
不孝等聞丁亥歲暮先君子館於黃獅渡以歸遇窮
婺產母者即解橐悉與之除夕饑食粥如或問故訴

訴終不言先君子持潔清閔戴困多此類也癸亥將
之官或曰微矣非先生所望正對曰君畀而適尊矣
既入官名諸生而訓之以正學正行問古今文辭之
美曰學貴如其人忠武之出師表令伯之陳情表信
國之正氣歌是也名士匹人倫之大節可以為美乎
于是每月課藝必傳收而慎擇既拔其尤者前安瀾
燕較士名先君子分閱又悉拔其尤者後日上憲問
士則以其人對佰曰國家需人才俾師儒育多士勤
學教行以待取吾不備厥修不進厥員懼溺其職矣

以故今知名者皆先君子所拔士然諸君子數入燕
坐終不屬以其私語及功利必嘿然不答皆曰秋潭
先生肅如其涅之不淄者哉學宮傲請上臺修治規
工不日自葺尊經閣以庇風雨與通志分較纂寢日
餘錄忠孝傳必肅襟拜首以辭之祀事必將賓筵必
恭慶祝禴祀之日必夙夜戒以俟先君子則勤其官
矣益生于天啓癸亥十月七日辰時卒于今康熙庚
午四月十三日未時享年六十有八配氏徐生子二
某某娶某某女一適某孫六人某娶某某女孫四人

適某許字三某某自曾大父而上具阮氏譜中先君
子所集訂者也大父則有揭忠烈公諫貧存先生傳
暖可先君子之賢行此其信于人者豈惟文哉孤子
同不能文惟棲思先君子之志意言行補追其略以
進當世大人先生秉道立言采擇而賜之銘藐諸孤
死且不朽矣

書熊翰盧行畧後

秋七月某寓于鄂乃得見樂安典教楊公鶴先生語
次及熊翰盧先生行畧楊先生吁而曰狀之不如其

行志其小者畧其大者非所以述于熊子也熊子幼
而愿恪受大父遺文必莊誦終身識之事父母婉愉
稚又壯如朝夕未嘗以疾言遽色在左右致養三年
饋奠勿令攝歲時禴祭必如禮怵惕悽愴宗族佩焉
與昆弟無間視猶子如其子自大父以下四世矣百
二十餘人同居而食于江州義門之懿行惟熊子儆
之熊子孝友蓋其所性質然至于周急排難州里大
利病獨任之才僅試其末必曰吾祖父之彝訓也是
則熊子之行之大者然而不以孝名今吾焉弗皆濟

以小試爲號以勤于訓故焉恭乎嗟乎惡足以述予
熊子哉其畧然而後乃今知熊先生之達于家也〻
之本也文學之所以爲質也東漢之敝士爲于飾矜
于名爲孝者不佃于溫凊滲蹐之實而驚于奇詭不
可幾之節其時不知德者又從而譽焉夫孝庸德也
君子道其常而已而欲必有其名豈古昔之所謂篤
行哉宋史傳黃公齊竝列其文而不著其孝友于朱
子非之至哉子朱子爲論之公也今之論者孰是可
以名熊先生矣某乃次公齋先生之語書其後公齋

先生蓋與同里其語固不謬云

汝川黃石麟元貽甫著

雜著

先師廟上梁文

伏以邪理惟文德之是敷綏康咋偃兵之日聖道與
王化而偕極刱名郊式教之辰天紀用休人謀是叙
恭惟臨川縣儒學　至聖先師秩停殷禮學建嚴宮
振古如茲於今爲烈皇躬祗勤夫夙夜以奉修齊才
郡之百官守格事乎春秋以崇禮樂詩書之訓克家

之徒背屏闕知之術孔彰至于荒陬凡茲守隸莫不
恥虔俎豆罔敢隕越宮墻乃者兵燹生其棘荊遂爲
戎馬毀其薪木雲拔叠壁猶聞絲竹之音霧掩尼山
不共韋編之籍幸削平之有敘恍震懾而弗寧僉議
攸同羣力斯輯梓人獻技匠氏程材迨日之良移時
而其高矣美矣日月由於楔振經之營之乾坤同其
闔闢于禾藻風馳汝水之濱於論鼓鐘晨聽樹藉之
響屢轎伊始須禱聿新並呼子來協聯匠誦拋梁東
文郎崔巍第一峯巒儀此馭升靈脊初映臨陽數仞

[illegible]拋梁西百里樂山百丈嵐流泉日月頭紅碧孔[illegible]
逦波漲浮時拋梁南青雲松柏綠藍鬖今日新宮推
作棟陽斜頁木盡楩柟拋梁北三山中華飛旋來營
[illegible]于時詵四郊汴林悉獻前方藏拋梁上藏匪六宿稱天相
已卜貞符啓泰階斗間光歎垂[illegible]拋梁下[illegible]
數容車馬君子云何矣德音吹笙擊鼓歌三雅伏[illegible]
四方來學是謂聖人之居百世所宗以比王者之[illegible]
山河未改底邀貺于地靈風雨其除府妥神于天[illegible]
道莫不有文實在茲奕奕五山咸登鄒魯之俗洋洋

二水遂通洙泗之源

三元樓上梁文

伏以臨川縣儒學中道擬於天羅古城巋然[illegible]
牢倖構千例崇樓建唐守之鑽鍾闕梵氏之[illegible]
惟大所居高而呼庶寐時非長夜警衆以發群[illegible]
爲重器將入百載于茲對於賢宮宜薦斯年以久[illegible]
者傾頹之際終無隕裂之虞天啓其衷人同所欲[illegible]
圖復舊相協維新工師求旣得聚羣力於子來笑人
卜僧臧貞良辰於市脊吏民和合月日伏望以爲[illegible]

[illegible]秀故國之秀出是原聳厥靈美哉大邦之
右二水縈洄于礎石五峯張拱于襟軒川岳來歸星
辰繼照有覺其巘上應文昌之府其直如矢平登太
半之階天道維彰人文丕顯濟濟奉璋由是路而班
玉立閶闔伐鼓集其下以聽金声振九成之遺響於
蒲牢發千載之元音于邁蠡將以闡先聖之言謨敷
文教豈惟獻司徒之籍不負科名肇舉佳辰同歌善
頌勗哉夫子和我兒郎拋梁東驅除服雪日方中地
擁伞城分玉壘天廻列宿入璜宮拋梁南青雲驄騄

儼騄駼左挹臨陽天浩浩前瞻鳌谷石巖巖拋梁西
高樓百尺夏無齊今夕中星占日鳥東山試聽與天
鷄拋梁北機上璿珠如可摘咲咏恐驚天上人翱翔
自是雲中客拋梁上鐘鏞剌史聲名廣鯨甲呼風入
百年蜺龍架海三千丈拋梁下樹聲古廣今如作歲
府一旦棋陽春烟火萬家皆廣叐

臨易廐馬圖說

于州以臨水之陽爲治臨水出臨川山昔曰巴山叅
東漢豫章守𢽾巴至焉後改曰相山山以諱名太故
山而名也其源渾渾沖沖東北流受寶塘西寧羅山
孤嶺及宜渰黃曹之水以同於汝水汝之源北流三
百里爲盱又二百里爲汝又百餘里受清江盂港諸
溪之水以衞于州治其南爲瑶湖湖北有决唐上元
中守臣建堤塞之曰苹陂後贊繼築迄今曰千金陂
於是水並映趨城下𡍒擬峴臺東過文昌橋抱城以
北也是爲津又西納連樊諸水然後同於臨水臨汝
之合也有匽有石丘如後猊昂時曰玉石臺今皆曰
獅子石北匽有石岡沓勢南嚮曰金石臺其上林秘

皆丞之所學也臺前五峯駢聳東馳於川者其末峰
入江而踞曰石臺或謂之豹石川水漲則諸峯蘊浮
鰲負從州城睇之若二孤之於彭蠡二梁之爲天門
也州城外縈二水中絡五山爲治於伞角石山之西
趾其南東則爲擬峴臺臺之右王文公之所宅也其
東爲郡學臨谿上內史王逸少墨池在焉先哲流風
何以不墜登高視下山川之情未可改今之見乎厩
鳥之末者豈無慨歎而作得其所欣慕者哉山人吳
氏畧爲之圖不紀遠而紀近云爾雖然君子不求臨

易之治君子而求臨易之治其儀以遠近之述
瞻視也夫

清源廟或說

安邑多有清源廟奔肝上皆有之其神則巫覡云清源相公者未知其姓名封號所自始余嘗遇陳子令語及之時安邑一少年爲魏紀云昔傳故老言神何朝秀士善詞曲以才不遇縱遊江湖間又云神號乃敕封者其鼻青巾道服余笑曰此豈非本教塡詞抑乙者耶柳永詞滔汰冈輊剽非典雅宋仁宗必心惡

其因中人以奔也遂終擯之今且得後世庸俗優人廟享嗟嗟士所學不正不能自淑其才致盛朝令王倡優視之但棄眞不用非不幸也雖酒脯管鞞時在廟其不厭而然抑已鄙矣君子恥之夫士之有一藝之鳴者猶或以不沒況乎守聖人之言以獨行其道者哉是故學者愼毋爲靡俗所眩斯可矣

比簇圖跋代湯楊菴

今　夫子嗣臨萬邦征扈蹴奄以來修文秩禮躬儉德以先天下郊廟用圉罍古之制與蓄聖人菲食而衣服恍致美於斯也尊彝之飾爲彞鼎之文于商止者博徵能士作泰壇尊圖壽字盈萬閲令成其一以獻矣乙丑春杪余往王白鹿洞道出臨川宿紡肅虹亖之側見比簇壽圖字滿入百余詑之一字若是其侈耶爲徧覽至畢意彼之作泰壇尊圖者亦其有意緒料生槃法可度非苟爲異也噫嘻古之神人觀象天地草木鳥獸之形體以意而生其聲字者孳也孳衍不窮之數也一以孳百百以孳萬後有智者安得謂今之所作爲古之所窮者哉然則壽者以有其年

爲壽不若以其中有不窮之字爲壽如以有其字爲壽字其孳孳而不已者矣

楊耆俊名說字大千　小字老兒

壬寅冬十月丙寅吳兒同校生楊氏子年十歲余與之名且祝之名之曰耆俊耆說文曰老也从老从旨而省予六書爲聲曲禮六十曰耆周禮八十曰耆然則以耆祝壽不盡之數也祝爾者其從而祖父之志哉曰俊何也說文千人之材曰俊北史傳萬人之秀曰俊蓋俊者不可盡之才也洪範曰俊民用章王之

休也祝爾俊童子勉乎哉予求童子于楊氏之俊矣梁有愔唐有炯有元玦有嗣復若宋則有大年或以幼敏稱或以文稱或以憂經史稱雖然億之文不若盈川之傑纖之之爲相不若閣農之有勳遊彥之豈非其時也然皆發有聲於十年之內矣今童子幼而岐口質而貌齊從先生受四子章句及朱氏詩詁皆竟業不懈焉而進之余焉知其來者不縱於昔之所稱邪內則曰十年出就外傳朝夕學幼儀請肄簡諒余以童子之年卜之矣祝爾俊童子勉乎哉

爲觀浣紗記者解

人君不仁不保其國人臣不仁不保其身伯嚭之不仁不若夫差之悍也優者演浣紗傳奇觀者忿然哀伍胥欲斬伯嚭嗟乎嚭豈能亡吳哉抑勾踐豈能亡吳哉用嚭者亡吳爾勾踐因其用嚭者而然爾雖然豈非天哉乃謂觀者曰天如欲夫差永命則必使用伍胥天如欲夫差速亡則必使用伯嚭諒哉昭昭乎今以伯嚭列吳楚之間忿者可以識天意矣觸楪闌

答酉山問

南有辰水峻雜西山環郡自北自西列峰無大無小古志藏書之所秦人避世而名必其懷古蓀眞幽澹閟寂封典墳於鄒壁隱金石於尼宮迺能辟脈望而免秦燹燄星精而吹漢火嗟爾飄殷輙衒雖談能不我甲敢云讀鳥速之書識夾一丁孰可賦龍標之句也

大酉山小酉山在今辰州府西北小酉山一名烏速山辰屬黔陽縣梁之龍標唐王昌齡貶龍標尉

偶評花史一則

鞠燕載謂唐宋室檻含笑宜麝木樨宜龍腦袁石公瓶史以爲花祟云茶有眞味花有眞香花下焚香茶中置果香損味奪俗子迺然今之窮居陋巷之士薰蘼草服幽林歌案恒不出庭戶泊如有以自守爾其言也幽發天地之情傳綜霸王之略鏗乎其音也斐然其有容也而或者欲事之以朱黻冊極厖纁黼豈有得其眞者哉嗟夫今之相奉以利者蓋貞士之祟也

乙巳花辰留醫士劉旭初帖

汝汭物産雖齊七府爲萃猶有集志之倫樓遲其間
曳昔撰鴻術德教相致舍之其何適矣今欲宜存群
生古之下著何必洪都之市接塵而遊哉

三老觀圖貲壽光齡入奏

太窮桿發雯姓殷彭三極旣立五德旋更率乘有佰
大男神悟經名自然讀之若素孰授以圖豚知在朱
慶成之俗相斯而跌其光有榮貴于龐雖參焉推畢
東行千里吾觀其容首陰幹豈良將惆惆夫孰與同
或問靈文倘然厥跡何以觀之曰惟太極

陋室銘

約不失已誠能動物其侈不誠徒然徇物侈而不已
必亡其已侈不可絜物嗟其僞約而不誠與侈同敝
公孫司馬二公布被曰約曰誠論由乎物予不責已
亦不乖物不取何與不貪何繼一介毫釐非道非義
吾守吾約匪物所貲守約以誠匪物所枝是能同物
是能無物無物何守樂哉四勿

旅室銘

比于臨危弗索其戶比于臨危弗索其堂塩乃土斧
乃木以茨以埤予惟勿齊齊厥則予惟勿影影厥光
白而不守玄而不章爰伏乎箕之崩頡之瀆並于坤
矣曰安身之吉應地無疆

石斗銘

美哉石陀稚以清矣斗上正堅中體斗上文清中用
可惟堅必鑿惟清必醴毋名困毋名龐藏惟和用惟
靜是以美而不灾

其二

其危三其等三一樂之危忘吾斗再而忘吾積三而

忘吾及是故士貪以等帥貪以等王人貪以等朵如
滿如其以揚斗志之

畫蘭贊

涉乎中澤肩累吁吁庶草居居猗蘭如如嗟爾蘭英
不敝其蓉而自動其形蕊秉貞而弗媚維若予之情

詠鷄

小序曰太上以德勝妖其次莫如上士予九月朔
余試罷重疾以歸昧爽之際鷄鳴或如啼或如人
啼于曰羽虫之孽也命逐予何其爲此孽者孰之

且以汝殺之於是其善鳴者遠者若抹外高者十
仭之岡篩篩其審矣然則朝廷之上孽邪醜正嗣
嗣緝緝人主蓋可以已乎哉
主人有爽羽虫有室媼試厥聲譁于昧旦誰或使然
汝匪汝贇伺乃執之次以誅爲善鳴勿殄蝓音觚絃
我寤我寐若聞于天孽匪汝與厥罰勿宥霜降始誅
汝說厥告詰且其罪余勿汝爽

泣解

司空表聖東官歸隱王官谷作休休亭乃豫營壽壙

故人來者引坐壙中酌酒賦詩相咲咏聘布衣嶋状
瓲邨社酹飲然不藏王重榮千緡潑闘死則泣何哉

笑解

宛丘富人以幣來乞志其妻墓三郄之人曰四壁不
立一錢不踰何筬也解之曰楊子方著書蜀大賈致
錢十萬欲與載姓名則不可是一言不若十萬之輕
也況彼重十萬者哉人曰賈欲名在法言是知一言
之重者非今之賈也曰一言以十萬則與之言已輕
矣人笑曰盍戒酒以問則弗郄之矣嗟乎子之觀揚
子豈皆賈人之流哉

延訥問答

延公問訥公曰公在帶湖蔦若爲在菴外耶訥公曰
在菴外等閒識得東風面萬紫千紅總是春公在菴
內耶曰在菴內皓魄當空寶鏡仰雲間仙籟寂無聲
公漸得不也曰漸也得閒來無事不從容睡覺東窗
日已紅頓得不也曰頓也得自是不歸歸便得五湖
風景有誰爭公定是漸耶頓耶曰非漸非頓向來枉
費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延曰公終日在這裏張

弓架箭要射誰訥咄咄我今日開弦放一枝要射殺
天下鈍漢延笑曰但得太平無事日朕與先生解戰
袍

書百忍圖後

忍以爲忍乎不忍以爲忍乎父母有大過而忍之禍
不日號泣隨之矣子姪有不善而忍之賊恩愈於責
善矣昆弟有不善而忍之則亦匿怨友之而已而可
乎夫所謂能忍者抑不忍於其小忿者然爾周公之
於叔鮮也石碏之殺厚於陳也豈非有大不忍于中

者而能爲之哉嗟夫聖人敦敘敘典秩禮君子遵焉
修不忒之儀以齊之門以內慈孝友恭夫義妻順姑
辭婦聽以相順也安在有所不能忍者而强爲忍耶
雖然世教不興天性汨沒張子釋母相猶之詩曰毋
相猶抑亦不得已而教之姑相爲忍云爾

書二十四孝傳後

茅容之母不饌容郭巨之母不哺孫其爲老饕乎欲
揚其子之名而不忌顯其親之短也抑傳者爲之也
抑容巨自爲之也嗟夫爲名者必思其名之所自出

抑名所自出則不可不辛受名之類以安

關侯訓子像贊

侯之於君侯之子乎之於父其始非臣之也而侯必
致其所以爲臣者以事君侯之得乎而子之也而平
必致其所以爲子者以事父盖其居子與臣之節義
之紀也仁之則也後人覽其終以爲遇末造之至變
守貞以盡命而君子有以論其平生執道篤性踐天
下之大常其于君臣父子之際性之也命之所不得
繇也今之訓仁義者孰能加焉

半蕪園集卷之十

汝川黃石麟元胎甫著

祭文

李石臺先生誄

先生之生吾道所繫明命欲覆于時為季厥然其出
貞元之際天實謂之復性傾否斗野青雲臨陽紫氣
奕奕儒臣式擁其美投燕霏紅克昌厥裔匪嶽降神
斯何以昇岐嶷之年其文有斐令聞處譽荊蘭齊瀠
規尸誠筆不步一趾十齡箋註或源或委繙撥闡幽

漢宋同異既集群經迷網百氏若金若錫若玉攸理
訑辯摘辭高深悉臻浩而不汝博而不侈麗而不淫
盡而不匱撫藻以齊崔嶷以峙文士之文孰大於是
纔世乃興是名名世興王德音奉對如制攸作朕虞
彰施弗貴帝乃撰文陳教則異在左大邦攸其乎治
在昔王圻其周萬里群材是奔江濟海瀛於是得師
楩楠畢致樸棫朔燕夭喬知貴賢才衆多天子色喜
曰時乃風四海攸暨維時之疚文曰以飭弗經弗程
敘散旗靡先生執衛厥幾古義幼學在茲未竟其至

昔武于術以苦餼饋非所素懷再陟再黜令上爰俗
總為人侍保傾詞臣纂修明紀皷晃諸儒以遂其志
千載之文加呼衆家左丘魯傳龍門漢記參合輶軒
典撰筆隸著信闕疑息邪距詖史有大權不渝厥猷
其疇從之以傲以贊惟帝念茲切讓屏枝既在講幄
方贊獻替尚有嘉猷銘之丹扆較楚而歸遂甍于位
日之方中埃氛蔽蔽殄瘁斯須天容失霽吁嗟先生
國之蘭蕙儒臣之勳斯為俊偉後之視今彰焉莫蔑
厥有他庸錄在辭吏吾誄其大不誄其細燭媮之私

匪阿所昵為作此辭三曲而復貞石無文仰之墮淚
其存其亡罔非無以

繆識菴先生誄

維南有斗灼爍景炎臨山應隰千里是詹有冽漪泉
其源渾渾逶邐而東以紀上郡貞元旋合必產異人
峻彼喬嶽容裔降神先生當之令姿俠萃總角嶷然
藐焉寡儔既冠于阼乃遊于庠顧視英幹顒顒卬卬
龍驤則難鶴立實異衆人憚之然而弗枝卑比是即
先生說詩能之匡鼎蒙者解頤濂筆為文下言不滯

進逐走偃斥狂距怪司衡眯目饞人而剛明德特照
弗豫其間以際興王誕敷文命共惟帝臣萬邦之庥
先生釆矣式燕于鄉司徒受之用賓于王如鷄斯飛
如鶴斯踖受奉大對禮樂咸偕天子擢之畀于銓曹
甄敍榛棘蕪不可薙先生歸里歷年閉戶謝民利病
便便無忤甬邦弗靖甲乙之變壽蕭刻郡民甦兵敗
制使馳書翼興訪策先生微言渠魁來格以寧以謐
彭蠡之東幕府奏可越次以庸先生翩然鋒車來馳
然其挾持厥功不著云不朽者端其在茲炯有傳人

文爲世師恭之憂戚抑何爲者先生道廣不試天下

張英不先生誄

惟公科名司徒有籍惟公爵位王命是敕惟公惠澤
圻邑民稱惟公勞閥考功紀之厥有清聲豈惟關市
河沸沄沄淮沂瀰瀰若夫品鑒彝倫得師文武俊乂
帝延是咨公不朽者具諸史策何以誄公將茲玉帛
公所以異其在天懷不與名作不與利僧舒以從容
存之澹泊所性使然以好以樂公在藝圃率意爲文
識者斯拔不競於群公在仕版或飭清要偭自闔然

茲趨顯擢布武涉級公寔且僭鳴玉徐步積歲而然
無陵無援持節以出上意知公用公未卒甌海匪期
勞亭獨賢逐甓于位星貫擻顛國喪良臣朝無貞士
野人魄吁君子涕泗若乘若負凡今之人以官視公
若越視秦三絶政歷若如公靜位止于斯若如公正
白旗載塗余誄以書惟公是悼以奮頑夫

阮秋傳誄

先生夙發秀敏少時已稱能文詞其於四子六籍之
書周秦而下爲經綸經緯縱橫奇恣之言者靡其目

皷其腹然乃紬秘思于清渺馮勁氣以自立歷數變
而不易其守吁嗟乎今人之貧不勝其文先生之文
可謂糾于外而錦于中者矣先生遂覽遐搜以約治
博乃謂漢繫唐駁悉取濂洛關閩之語正之析其異
而絜其同庶幾原本性命求不繆于聖人之旨吁嗟
乎觀岷嶓而知江漢登嵩華而歸埜整先生之爲學
可謂遡其源而溢于末者矣先生幼敦質行惟厲德
之守其在二人之側左右就養莫或儆昆弟訴訴子
姓秩秩族戚有嘉德而無悖言先生之來[illegible]

里巷為之墮淚吁嗟乎人紀弗修庸行攸斁先生孝友之行可謂本之乎君子之務矣先生居常設科鄉國之子弟受經于其門者戶外之屨滿先生言温色和道人以安然視其衣冠中動作周愼終日無惰容無嫚語學者皆自耻其輕俊而抑其暴戾司訓南州以扶獎人才為本栢越日國家養士取士之法吾权與也有善則揚之有一藝則達之使其才志卓举者皆有以表見于時吁嗟乎學之不刑敎者之失先生之為師可謂無忝厥職者矣治道求升仕者孔殆人

之能仕逐利非耳患無與國家之事者其或居貧居卑則有輕世畢志之心焉吁嗟乎吏所謂枯槁不啻蕃息者非仕道也歟哉先生敬謹朝夕傍而簠簋修而塵坐不失趾步勤奉以終其官先生其庶乎君子日終者吏夫何懺乎某等猶有懺者思嚮昔而無依怍今斯之冥放愧門吏之非爲琴一辨以告哀乃作誄曰嗚呼斯其為今之阮公也夫恭括于度誠聆于膚紳而不匿泰而不矜居貧而文畜處謙而道行嗚呼允也今之爲士者之則抑亦後之爲師者之模

孔龍園誄

康熙三十年秋八月癸卯鄉進士改授臨川儒學與致新城孔龍園先生卒於位御邑大夫士莫不奔走涕泗其門者石寡暨其僻弟子爲誄焉則中之以詞曰先生舉于鄉歲十八強潟業刻得爲宰先生夷然不屑吾豈以州縣自汙者久之乃改授學諭得予臨夫以不欲為宰而為師先生可謂尊其道者矣先生敎臨庠惟曰其敎庸行率彝典先德美而後文藝獎其循循被其[illegible]而誚其墩墩自名者益學且九年弟

子益[illegible]見其有遊色與惰容者也先生之誨人可謂不[illegible]位者矣臨為邑附府守介以公事期會諸大吏之趨謁四方所使其為過賓遊客于斯褚少間先生[illegible]懸之不謁不濱人皆欽其介當辭不兒于給簡自守泊如戶外之以文藝請益者文不佳輒還其束修不脩受先生可謂不回其德者矣先生淵水洪宗闕門之內彬彬秩秩孝友睦婣逈前人之訓勿替今為之服者自齊斬至總祖蓋百有餘人而年踰大耋寢疾七日而沒先生之于天可謂得其壽者

人乃或者猶疑之先生不衒才不售譽而二州之人夫士皆知其為有道仁人平生恪謹不事服食導引之術而聡聽及老則而不衰曰名曰壽庶幾之矣然而位不及上列祿不踰五斗意者天實嗇之時固厚之有不足以配其德者乎嗚呼夫先生豈以蹤高位擐厚祿為得志者今之人筮仕輒先計其地之肥瘠奉之厚薄然而不保其令名不能施于後嗣若先生之居界居貧而有以達其道者其相越何如哉斯可誄也已誄曰先生履道恪固禔性溫恭彌高彌劭以

考厥終譽之嘉玉其光內含寶貞反樸隱敝是其志匪位祿匪界匪貧道則為師不同丁臣嗚呼輀車啟駕霜露巃嵷歸休其故其死也哀澄潭照碧邃谷鳴嵩樹之貞石松柏不凋

孔雖園誄　代孔文少

先生紹聞適祖滋德元宗以增其美矜佩從容既賓于王弗隸州縣鄉國之師設科無倦維臨與汝俎教悅安九載將奏卒勤其官嗚呼哀哉先生受性寬平承懷篤質文去其蒸學去其窒舒心循理不擢于名拖之不匿注之不盈其心古人孰于其黨徂徠嶽嶽月川朗朗視彼城闕俛焉知歸考道問業惟是焉依疇昔之夜星晻風泣哲人其亡阜復何及嗚呼哀哉嗟予遠祖盼封于衛有來而渡避伏與俱本支實繁分宅江國于臨于卅載祀八百河流渾渾崑崙一泓殷人之裔鄭邑聯生衛鄭八陳渺焉庶姓不祀忽諸莫之與並肇自敷教吾道以然佑啓我後于萬斯年先生在茲積宮始構雅言詩書時敷俎豆曾孫之濟匪懈烝嘗教明乃訓佩沐斯彰聖之書示民有制

一師之言示民無異亦既見止君子至斯敝邑之幸匪曰予私如何昊天憖遺是靳尚有典型俄而遽盡多士在門哭者失聲刲我邦族涕泗其零式矜靡瞻吾將安放式奉醴齊以告悽愴

祭平令蕭城索君誄　代

東井熿熿西嶽嶈嶈蕭城翼翼誕受其祥休茲髦士錫氏于商有周建國以界大邦世載其美厥德有常爰及晉祚顯于西京北地之裔則篤其慶藉靖也敬斂知微知彰琳也韶令翊亮廟廊惟永惟玠競譽爍

煌天寔監爾俾爾無愆中條之野渭水泱泱百世之
〇夫子是當其德克明克度克莊秀君明日顏顒卬
卬勵志度俗金玉其相鬱鬱斯倫大猷是洌迪行靡
〇天工人很幼而孝弟夙夜弗怠愛民暇智儉崇謙
良資物以信率已為匡隱之弼雄行則有章聖求右
昔學于老蒼摛華換采如瘉如江陵式伯宗有聲洋
洋翳時鵝立萬夫之望維茲令譽王庭是將帝曰咨
女時舊予褒若作巨室女予楨柔若涉淵水女予舟
梁共州之鄙徐汗之鄉厥土廣斥其民敦強亦有桀

乇遊厥鬱翔往哉女令無或不蓀拜手稽首平出雲
驟廼教廼令廼疇廼疆侯辨其伍亦峙其糧井隧有
列溝洫有行戒厥吏士毋恭毋狂猶而雖雖猶彼蜚
蝗仁人為政不柔不剛民之攸賴士也不棄朝歌碑
漢于舊攞唐方斯茂矣莫之興雙歷年既久儀澤方
皇懋乃丕績功載明堂旻天不弔與星未明陪洪州
千里畢魃為殃惟于翱翔是瞬是禳徂自社稷至於
靈仰歸兢兢業業弗敢告康車乘既駕弗乘弗張其
心孔疚怒疾以痒何辜于天哲人其亡嗚呼哀哉今

之遺愛忽焉有喪國頹貞木民隕甘棠以死勤事義
在太常嗚呼哀哉靈輀西返歲在大芒荒音 弟子文仰
涕淚滂浪敢陳哀誄志于飾墻索以蒨 旱病辛

徐君倜誄

於昭玄帝高水之宗施于才裔濱凱繼降鳶皇是相
以將百虫錫胤不顯元于徐封姬燠蘧婁氏始邦終
世濟其美克類克昌昔在明興靡賢不隸日宅厥臨
令人弗替維君顯祖厥德修懿賓于王庭君子之嗣
昭考廊之光下有位先也大敵邦之攸髦篤生徐君

茂德繼期少而嵯峩長而敦齊立亦不畸從亦不移
顯祖是豫昭考則怡維侯維公維驥維騏君適其行
罔有不莊式是旅獻如圭如璋婉容而入定省以康
維心舒節貞禮是常書曰孝友治于有邦君令其度
在貴不倚惟朋是聞名其相後曰勝曰文伊予之鄙
君子謙謙其芳如蒲君遂其智學冠于鬈其目視古
如羿之彀莫敏匪馮莫窮惟昭翻蓬濯縟其文不凋
君崇其材不以和俗好討自奇議之諛諛謚其經理
言取于檟于室講事楫以時書乃倚于買乃方于陸

天子徵士臨則進君司銓失之齊吏之群君曰試小
不展其綸今之雲烟附于青雲君之烟綴弗奮其受
友而吾臨芝蘭在階訓子式穀孫子其才少文行[illegible]
仲若有懷世途可慫不以子諧若德爾飭紼于攸饒
邦人式之先民是語典政所諮之規之矩帝命維新
安車將具云何不弔斯人其去嗚呼哀哉玉符遂降
折石靡留少微次毀緱山羽遊蕙幰既寂蓉賊以休
雲掩重谷霜染丹楓邦輝其喪士儀始叔嗚呼哀哉
桑之于君奉教日頻聲訓所結借而闇闇天之奪君

予其於刑今言微行則弗敢湮素旂央央于惟德陳
靈輀既御有聲轔轔奉醴以告猶見其人

帥鱗次誄 代

維斗有耀維汝之清人文丕作時集群英帥公惟嵜
有道足興臨源渾渾淑隱滄溟爲之前者甫公汝明
與之友者湯公義仍森飛景附莫之敢京畲其獨立
學博文明君子之澤世授遺經維翁矯矯儁令有聲
紹閒增美家學是程勤則不匱虛而不盈遊於鄉較
不競于名惟孝惟友庸德是矜逌茲耆耋終和且平

勤斯可則言必有徵齊魯質行匪文是稱厥居庠序
若梁與楹晏天不弔少微晦星遶然捐館閭里冥冥
惟江有沚秋水泓渟伊人不在風淒雨咨嗚呼哀哉
晚共受室陳氏箕纓其所自出自翁之庭嘉言景行
佽耳服膺以跂以望非曠吾情嗚呼哀哉時人所尚
乃在公卿時人所尚乃在斗升執如翁者君子之貞
斯人不賞尚有典型山可隱也堅確可銘絮酒以告
有淚浛浛

樂雲從誄

惟十有九年八月己未日腦文學樂雲從先生乃卒
先生生七十有九年矣至是捐館舍里巷不歌[illegible]舂
不相何以使人悼慕至于此耶于是閏八月月日既
頁諸孫克葬先生於鼇山祖阡之次嗚昔從先生遊
者其與先生之子爲昆弟者誄焉嗚呼先生諱某字
雲從鄉進士文林郎劉虞公之中子大父匹川公隱
德初耀克順克友鈞虞公遂以文學顯于時明思宗
方蒞政慎簡守令以公知山東濟甯之利津于時海
內弗寧盜賊內訌公死其所守先生奔走數千里持

禮以歸諸大吏聘明加等先生謝弗受既歸紀堂禮其寢廟以祭秩秩惟敘孟季之家政皆洛之有丈夫子九人先生訓誡不倦雖耄齒使環侍賓客燕笑䜩道無或謬者伯子元星號學能文辭亟薦于鄉幾售矣不幸早卒餘子敦懿柔介朝夕請祉席必敬人皆曰荀氏之門也先生既壽且康以順以寧人道樂生哀死之節勿之有憾焉爾矣嗚呼昔劉虞公在里中某先大父友善嘗過從劇飲某年方毀齒先大父命侍側終日後十年而公之喪至自利津某弔焉又十

五六年而元星元賓某與同學諸子晝宮于路而莫之今又十有五年趨而哭先生于客位蓄未四十年而某與哭其祖孫子三世嗚呼今昔治亂之變人生存沒聚散之無常可勝嘆哉雖忘情者能不悲乎某是以涕洟而為誄也誄曰汝之誶兮漩澴美哉室兮燬冊猗黃髮兮皓頎舒愉婉兮媥孄歷耄期兮箾韶倏翩翩兮飛翾熠斯世兮惆悵追彭聃兮嫏嬛望岱克兮盤山涕泗流兮萑蘭

祭熊翰廬文代同官

歟彼衡嶽廬阜副焉南江既瀦其浸浮天夏后是閟梁荊攸滙曰數淺源萬高作對維斗有耀公于豫章篤生俊乂誕受厥祥先生乃與漢陽萃曹靄子文師微言不謬安生矯矯博綜九經雖事季士古義昭明世增其美匆軒以作斯有眞儒接武闕維乃祖乃父績學組文言詩言禮聊樂我負先生翼翼奉祖恭席癸訓克敦恪恭無斁始就外傅介閒孔彰勝冠之日遂饋于庠有司數舉危徬危失守之泊如篤志其實伊其仰止匡谷之陰伊其以灌溢浦之林伊其友之

渤也文士伊其得師濂溪是嗣闡道有本經明行修匪假一試軏冠其倚犄嗟翁祀俊乂林立胡為先生青紫不拾倒受司訓遂淹十年典常是守狷齋莞絃樵之為州復聞風雅抑佻進良畢無譁者先生之才不達于邦先生之行郷于其鄉兆也弗如弗得其佽韜而弗彈懷璞以眞大定不弔賢人是嗟山頹星隕遽撤絳紗窮達修短明哲所儺為之悼嘆厥施未大矧某趨步尚有典型儀容謦欬忽後宜寅蒂車效駕于江之涘公卒于官一旛而已奉牲于俎絜醴于埃

侑之以辭以哉哀先生歸予大川靈岳李館周亭
清淌未涸

祭漆齡[illegible]廬文代同寮

吁嗟乎夫隱志行義之士遇世之難也有才而不遇
其用用之不盡其才蓋古今之大曠也吁嗟乎夫以
先生之志與才足以有所立于天下胡爲乎俯乎一
訓而十年以淹也知人者之咎也先生勝冠之日纘
前業而益修之挾所學以扳于其曹乃教舉數不得
志于有司逮服政之年始以經行薦入仕銓曹而格

祿匪而薄儀授鄉學之師半旃而已春絃夏籥手披
口吟惡足以盡先生之志與其才哉蓋嘗聽其傾倚
布其步趨或語或默示人以有與及聽其論古昔政
事得失之際究當時賦役急緩刑罰寬猛之宜有司
移問訟獄之倫與無倫是學省工鳩材用計徒庸之
稱事者求之以裕料之以正察之以敏執之以斷夫
然後知先生之才倘使之任方州而理盤錯雖古之
能吏其何以加之以聯今之僨轅而折軸者倍蓰而
什伯也吁嗟乎有才而不盡其用蓋遇世之難也今
之任知人者猶曰此未然之知也知其可知者以謂
格與常而愼闕失下能近而進修良可以爲師耳矣
雖然撫之有學也千餘年郡志稱善教者三人耳曰
永康周先生桐曰江寧徐先生禹曰江都栗先生銓
其祀于學者一人曰吉州李先生春李吉州以司
訓列亭于中二千石之後非賢其孰與于斯也然則
國家得能吏之難未若使弟子得良師之難也今不
知先生之志與才以知其能爲師也祀之李吉州之
後庶乎以發而祭于社之義慰邦人吾黨其亦無憾

也已于是白旗前矣臨川某爲誄焉誄曰富城隱劍
肖見于天江泉隱壑昌獻于人主之前先生韞匱以
終其年光而不耀藏之彌堅論者知其已然而不知
論其未然已矣歸休乎其在濂溪之側赤松之顛

周天錫誄

龍蛇淡曆十月之交少微弗耀卜者爲吹兄寔應之
順受厥命天道冥冥斯言覆信性兄素履無咎于天
幾昌耆艾道豈其然然尤之私匪兄所守致憾無由
我私其救孰者能如而有譽聲孰者不如而不公溯

賢而無祿才而無位今古同嗟倜儻偉兄自前試
爲學䜭倚聯日于顯魏月于幽嫓辯摘詞大綱咸筍
小儒刱刱節夷弗屑而德有源詩義有箋引翼迪行
勿爲偽例事親必恪怡怡及昆友惟心是因惻而能久
漢賓周貢編摘旋䦨昕夕義教嚴厲克諸世訓無數
歷年六十莊敬和愉鮮有弗給兄貌嶷立義夷其質
聘之衆伍以鶴鶵鶵言事慨然自任天下聆嚥光炎
莫敢作者祈禦央蔽一語皆驚志剛操介以聯物情
在野則星在州則嶽星流而昧嶽夷而搢嗚呼哀哉

耄失吾友稚失吾師如彼璵璠茲棄惮詞兄之云亡
吾道斯瘁北堂祖丘斬車既御爲學者疑爲節者孤
哭兄已矣其有憐乎天寔爲之云何能淑祖奠令辰
生芻一束

阮秋潭誄代卓玉虎

嗚呼余與君交五十年中之以盟誓重之以婚姻義
至渥也少時以文字相講習分題較藝寒暑晦明酬
咏歡謔惟文是偕于役出處聚散于治亂之際極懷
思之所及卒未有浹離于斯義者道至洽也于于岳

五年以長懷辛巳君年亦二十予同受知于吳修仕
廣城先生時皆有俊傑之目既乃後先受餼于四十
人之中然鄉試輒從失蹤自初志各命其所持文不
苟合所歷主司或合或不合浮沉得失不異也計彼
諸生中三十年僅以明經修行得察于天子之廷者
後出又久之乃授南昌縣學訓導君且六十矣嗚呼
回思昔者如廣城先生相命豈億迄于今同作白首
窮經者而已耶君之官則撫冠而出曰吾昔在諸生
蔚然今乃使擁函丈之席以經訓諸生以位臨也以

道則師也吾不敢有懈夙夜勤其官八年以卒于官
君于職固無所忝君平居友教大夫士其未就官弟
子從之遊者蓋不下十百人其在庭內孝友雍睦宗
鄉攸暨倫懋慈和益君之先考寔符先生之行如是
君殆不失其性者若夫襃衣翔步溫柔靜謐君故受
學於羅文止先生文未之逮也惟行有似余知君之
所得于父師之道者行至粹也嗚呼予所五十年中
交者如君者僅幾人乃今且有存亡之恨也君之卒
也越三日始聞喪某也爲位而哭及至堂哭于某孫

求奉以鬯羞之奠則稽淚而爲誄誄曰邑以名名乎寔邑以文文乎質其義乎膠漆其道乎日月乎其誄君之行乎温潤而澤縝密以栗已矣乎返君璞乎歸君室

公祭王拓宗文

吁嗟乎拓宗嗟吾拓宗踰耆耋之年而後卒顧孫子有言君子曰終吾兄其庶乎不愧于斯者矣今拓宗之鄉鄰暨宗闔皆與其家人稱孝友而其所述謨言今文詞州里百里以內之弟子皆知誦說之録而藏

之若其平生風槪則千里之外聞其義者雖俊偉傑起之才皆將心休焉舌撟焉欽矜戢騶以從之于耆耋衰憊之際今且踰耆耋之年而卒也君子曰終庶乎其不愧于斯矣而吾黨猶焉之躑躅而欷歔吁嗟乎其亦不可以已乎求之所不能已于斯者吾拓宗有不可易之大節今之士能知之吾疑天下後世未有能知其誠然者何也烈皇帝死社稷當萬方變革之時拓宗孫百里外經赴墳宮即次而哭遂欲絶食扼吭以死其僚救且詛之強挾舁就旅舍

相挾持旋樂使歸然拓宗未得死即棄其常服不受自是屏跡丘中天不入鄉縣城不一見官吏而教授鄉里晨夕披吟未嘗傳或詩散跡山澤歌嘯若狂不甚人聞詢而蔬食單服以迄于終吾鄉之士悲惜之者多以爲拓宗强學能文遂不獲有所用于天下而某也若今思古則以謂昔子省過要集群弟子而死于學宮君授之師也謝朝慟哭不欲仕而與其時達官相觀友以湛浮其跡若吾兄拓宗前無半通之守而後之三十有七年終無一刺叩銅墨黌黌之左右

焉矣蓋其不可易之大節可以著于天下後世者矣某也躑躅而欷歔其猶可以已乎日月不拿矣鷄絮獨見有子爲某爲誄而授兄之子而祝之詞曰天地不聞貞士誓日月淪湮萬物幽君子獲終抑何求醱酒有術御茲丘彼都若願窺是修于思于思莫敢儔自余不見傑三秋忽焉下世世相繆爲語泰弟君歸休吁嗟乎子後何忍出西州（王泰來乃拓宗學弟最有氣誼先卒）

公祭劉于野文

嗟乎古今材智俊偉之士自　其守于丘阿草澤之

中者可勝道哉誦詩讀書百世爲懷凡廓宇而僩栗
斷爛勃然起古之人而與之周旋履井里游歷山
卻見與除不當父老嗟嘆飄颻奮勢其所爲誰異山
吾居之必有所不爲也夫如是者其志革華益欲有
所用于天下然一旦得其位時移事奪震撼　制天
丁不能盡其用者抑往往而然君子以爲用不用之
故人莫權之或且有天道焉數之所命智者不能挽
其術勇者無以施其斷矣雖然其身不早用于世天
假之以年必將有以形之庶幾之丙孝友慈恪非一

節之守宗族閭巷之間得其一言以爲敢非　邑誦
同之材天下之士未嘗見其所用而皆知其有以用
于世此固吾徒之所爲足恃者也吁嗟乎吾友劉子
斯非其人與如之何其棄斯世而死也將以其不獲
用于世者咎人以其年不足　之者咎天乎又以爲
忽尤之累非吾劉子平昔之志耳吾子既以其志自
終彼夫庸俗之所悲歎憐惜豈足以知其　然露定
之素乎嗚呼輀車駕矣白旐行矣祖奠惟陳敬陳誄
詞其辛聽之誄曰哉哉雁山來余匪雪君子曷歸歸

於其穴有車斯徂有馬斯踟躇子行也而踟躇有女呱
呱封股以食之天乎何壽命之弗固吁嗟君子君子
之教澤夫其永於此乎

祭吳南橋先生文　家嚴命作

金水睞山吳南橋先生以甲申春王正月之九日
終于正寢賢人之訓君子曰終善卒事也賭玉符
之有蚌嗟石折之遂微二月既望其訃音至通家
生黃某爲位而哭悽泗茹哀念平生以候晤欸笑
言之易恨將欲涉江執紼束生芻攀素數百里而

一物焉而時禁旅塵復動悼後嗟夫淚出之無從
也悲思之無托也是月也庚申朔粤二十有五日
甲申乃得遣男某奉之絮炙爲文以哭之其辭曰
嗟乎南翁其遂至于斯耶死者天下之至理物之自
然雖生其氣散揚子理其精盡翁之氣足以薄乎
雲漢而聲昭晰乎日星豈謂其忽焉厭世而不逮期
頤之壽嗟乎人之不可詰者莫不舉而上之于天然
而天可[illegible]也人不可爲也翁行履其貞性敏于厚清
謙雖尚[illegible][illegible]師死生之故匪徵齊之殆原始反終

知其說者也余猶爲之太息而不衰蓋悲其行義能
過陳諶之實而不能及孟佗之榮其智略能兼抑[illegible]
之材而不能有崔烈之用其濂悍壓落之風可以舒
山嶽薄江河而不可與靡時貴其高亮坦亘之節可
以任大役格大難而不可以悅世望其忱衎之譯厚
氣度之雄爽浩乎如渤澥蒲海之停蓄而不務紛華
之年其悉元方之孫愛篤子魚之嚴典炳乎如尤鳳
孫月之昭融而不及建慶之養孰之不如而不公卿
孰之不才而不嗇貴嗟乎翁所能者天也其所不能

者人也方其溫清在宮務翁在堂何階除之洽也填
篪有韻金玉有名何友恭之盡也長遊燕齊吳楚少
卯以信相羈遠人踵鄙不敢或欺焉居于州里老者
所諷幼者所敬不眠或戾焉何風教之廣也庭有芳
蘭家有式穀嗣君言立于文行立于事將德顯而名
彰何貽翼之遠也其生也不汲汲其死也不詗詗生
而爲善于當時死而有以利其後嗣翁所能者皆天
也人之以榮貴相侈者翁又何羨焉余意其神氣當
在乎清江之滸雲山之側豈惑于死生之際也哉乎

惟悲景行之云亡嗟令儀之未永告心惻于酹肺爲
神靈之我將

祭車外大父文先大父命作

余之視今既久於年道之不古其時則然我御在途
亦敝其轄人之云亡　叔其俗何以敦之我思古人
以最末嗣式于先民公有才譽閭里之間先謀式廓
幼試其難志在貨殖謀賢可希維公之智粵研晉圭
以時翱翔囊篋操策金水之上玉淵之側怡志勞才
萬里而旅維公之謀蜀麥齊蠶涉濟入燕駭目悸神

公自家悍危不得瓶將流電雪意氣桓桓維公之度
蕺遠謝安議言闕懈詛不居菲飲其薄澍以信相俊
黔人將將不敢或傲維公之行彌珠鍾皓歸自滇國
晉養而耆厥子以翼厥孫以貽匪慝匪僻智以營身
維公之榮祖約王戎庠鑄靚艾穡柔有喜玉樹在庭
使其芳芷悉于雍雅嚴而不侵維公之教王疑華歆
公之宗里于公斷斷以其餘訓抑敦善郗長者所谷
推者所頊維公之義王烈荀淑家亂其與下民孔彝
如有穢弊不可以御公之縱任拍拌獨清維公之致

卑卓劉份昔從余實皆華而髮鬓與年齊强則惟翁
余曰侯之飲而大耋孰云乎茲何丈夫之烈嗟乎世降
神定不靈公之逝矣奪其典型彼郡人士聞而欷歔
古德不作其[illegible]與歸余益自嗟泣之不與姻婭氣零
公復棄去爲善有餘亦可不慨一號以休其理則顯
余已知之胡爲邪零太上之次易息其情酌儀金斝
告我心惻公而[illegible]乎神其來格

汝川黃石麟元胎甫著

祭文

徐滤池先生楊太母誄

天降淑命儷美誕祥金流毓漢英岫曜蒼世衍於晉
德茂於唐聲降宋子慶胤齊姜於彤令媺作配徐濆
蕨䔩蕙振婉孌瓔相聽星儗婺聯月方垣蘭儀肇被
玉度肆張曰柔曰令克明克莊賓佐君子懿德有嘗
志言隹翟賢則婦梁處麗組紃出隸瓚璋蘋蘩在廟

瀞隨在堂教先韓姿敬始珩璜修詩責義稱禮懋綱
芳猷淵塞惠問川洋爰爾𥳑薿奕世其昌徽音賚溥
義訓維襄咨光啓矜令器華邦仲君駿發扶搖以翱
集宜翼露志厲凌霜啻省其才令於池彌朝歌之節
南國之棠郊則馴雉邑不晨羊召父既顯杜母斯彰
樂乃知愛侃乃知剛其蟊若艾厥社有桑烝我民績
辰於戎行淑女名軍夫人名隍訓庭以政翼國以康
崇徽方晟秀韻靡降流馨彤管增絢素章珝理嫕教
緗綐隹艮五葉衍藻四訓聊璘文軒育耀柴紱斯煌
作以者壽有徐方將如何不弔哲範其亡嗚呼哀哉
令聲弥樹玄靈倏范來芬可聘往軫弗驟家云妣賓
國曰媛愉風明升穀雪柒霓宴𡢃帷遷跡周閭弛纏
總璲掩綵文衣失聯嗚呼哀哉悲生素絢感切青緗
神英襲吉甞逝隱牧雲霓之谷瑞玉之縣松城因冷
麥隴載悰

南城鄧太母吳孺人誄代

孺人逖壽福履攸集秉德不爽何憾於終亦聾闕行
非誄不顯舒詞闡幽擬之女輿惟母韜令得氏於吳

姬姜以國尹姞於鄒太翁相攸必得名士卜妻鄧公
惟德是似魚軒翟茀鳴鸞鏘鏘星則有婺月則有嫦
惟鄧自昕櫜戟圭組公負英才以績潤甫習觀藝園
受任王廷族屬鄉士列宿璿明惟母溫恭侃德夙夜
宜室其室素孫多暇僕射仕晉外舅嶷事唐稱鄧淑
奇章有闓如玉如水公家之美公其匹作母無遺擢
嗟公郎世母年方剛婺居自薇五十二霜既解髮珥
逖卻瓶綺乌夫封髮言弗見齒惟母嫻節隱於幽冥
天畀其壽久則必徵峻嶺嶔巇實生松柏湛露匪然

沉水匪搖護其節者抑若有神堅貞所性益寶其貞
蛟胡之上鳳山之野丹霞倒碧池般若母也其嬉
甲帳瓊壇陟彼瞻望猗何姍婗其鄂門楣居子之生
惟有思哀釵分絃斷永懷昔者覩女逆盧婉婉恒訓
織紝之餘靡依而依靡恃而恃女之云亾母不我棄
甥斯侍疾遺誨孔殷撫今念故述昔如新乃作茲誄
絜酒是侑母兮我顧胡不少留

嵫陽甘太君誄

國有與立家有由興嗣德丕顯內德斯徵瞻望沆水

秩爲東瀆爰有靈源始於王屋洪河瀰瀰高山俯之
介丘之峙頼夫峽嶂毓德彌滋似續不隕曁彼荣柯
必眡其本一家從治慈母在模一國從治良令是圖
本所自出積有餘慶淑慎柔恭葢其所性猗嗟孺人
嫣水其宗作配於甘就養於崇式穀無忝朝修夕繼
以育民人庶乎不匱孝子在室循臣在邦厥有令問
溢乎郊疆帝曰予問錫之勅命翟茀魚軒太君斯乘
將母其順俾乃服榮湛恩爾類永保厥終日月其除
胡爲不弔睇彼婺星俄然失耀是歲多咎太任寶天

四海遏密不戒耄年遐矣上升蒼龍玉輅誰從下陳
匹斑命婦孺人既壽嫩德嘉名歸休於里奕奕昌平
貞石識之比諸琬琰榮斯哀斯抑又何嗟乃馳醴酒
侑以誄詞曰旋行矣靈尙格茲臨風淒其其猶弁史
何以不設形管攸俟

都祉祭全太母文

易象有言厚德無疆孺人是以寶誕厥祥維天敷命
其道相若匪厚弗崇匪厚弗博介丘之峙峽嶂以周
洪河揚末靈淵是求民之初生胡得胡否或遷於適

或徂於剖肆天攸畀亦因其材辨德以福莫或不肖
厥德維何曰有性善匪學而良匪教而彥碑彼嘉樹
其實離離或酢以小或甘如飴厚薄之等維天所付
受德既多降福孔有在昔澳儒上求秦書殷盤周誥
傳之名姝蹇蹇王臣讒人是搆有姊能謀庸錫爾後
明于摘詞女弟過之孰謂不櫛匪世所希若彼令狐
隱在草莽車馬之棠不逭其婦長沙嬌嬌晉氏以禎
非其母智令問曷與女子之祥君子之譽自古若茲
內德攸萃天實鍾之爲懿爲良既以遐福俾熾且昌

執之益固積之彌邵惟厚斯流自他有耀在易之坤
地道則然孺人是以無疚斯言

代游祭全太母文

鴻源滙汝衍徧敷臨效柢而順資天以粹德罔不吉
福靡不偕紀其初生揆厥攸卒與惟太孺人乎惟我
孺人瑢星降叶暨月哉明降於洪宗畀之清胄栽德
以世徵慶於門吉寢辰啓榮光夕闓生而矜莊幼而
婉孌惟父母是若惟姆訓是依孺人之爲淑女者也
郎迎我車爰升自阼榛椇維筐曷不肅肅滲灑維堂

曷不雍雍孺人之爲冢婦者也鮑女之車載冢其首
梁婦之案載見其眉珩琚弗愆琴瑟則友家人是善
君子無非孺人之爲令妻者也嗣徽音而則百索居
卜吉而爲三珣棋植乎庭階璀璨紛於戶牖孺子其
良温清率柳公之教曾孫孔碩傳呼效蕭相之穀孺
人之爲壽母者也原夫齔齒暨於驪顛厥動不愆其
容有膵裀外如聞瑀璜之美室中窈笑綈練之華斯
則孺人之容也賦事有常獻功不匱躬汚澣而匪懈
手織紝而恒餘斯則孺人之功也語則思柔言則執

敬明訓詞而符女典道古昔以紀先程斯則孺人之
言也緝懿爲矩績徽爲則敬祀遂乎錡釜恤焚悉乎
豆鍾温恭淑慎擬以風詩鍾法郝禮次夫列傳斯則
孺人之德也嗚呼哀哉迨耄弗疚居寧以終家有妣
賢之哀國並人亾之痛半州之謳歌以寂百族之昏
因不寧嗚呼哀哉陽月云來寒水其至號厲風於重
谷淖凌霜於曠塗揚幽德於素旂緬遺思於皓石雖
几筵之既改固栝棬之未徂何以告哀亦有旨酒我
心罔極式聽斯辭

公祭李聖水繼配官孺人

孺人懿性允矣柔嘉縣黎結綠弗劌以瑕惟天罔測
其德靡愆於祿於壽胡然斯蘄風凄隧谷星晻樞闈
匪誄不顯比于貞碑徂思若昔恭承母命升自阼階
筐筥篤敬恪訓惇禮季女有齊蘋蘩蘊藻夙夜克諧
如何不弔不永祀事恫於宗公噫誰其嗣若昔奉贄
榛栗脯脩櫛縰視膳惟欲是求愉色婉容殷興亟問
怡汝二人畏也婦順如何不弔中道以殂冢婦既喪
孰乳其姑若昔結縭夫子爽姒克耳璎華升車有耀

綦案之次以咏以吟戒諸眛旦右書左琴如何不弔藟絲中斷孰揆斯聲聽焉曉曉若昔館舍爰聚師賓骖蹄車轍戶外有頻惟議酒食罐輿勿惰瑱瑀珩琚既於鬒鬈如何不弔繐帳垂垂芳馨之澤於栘於栢若昔北堂母儀無致瑳瑗為左瑜珥為右孺子有過立而申申郝鍾之訓我思古人如何不弔忽焉捐棄未見其止嗟彼何怙嗚呼孺人德陳若茲不可以死而止於斯弔者在門有酒如漬為此哀詞以相夫子

祭李母官孺人代劉書升

孺人之繼室於李也猶吾姊也某之哭孺人也蓋若喪姊而無服非不為之服也非服所從也然而某之哭孺人也哀孺人德婉於前而惠遺於後始死之日幃堂之奠行哭失聲者孺子。泣者某也過於一哀而出涕不禁其如雨也嗚呼吾昔者有吾姊之喪也從所服哭之於吾室吾寡兄弟而弗忍除不得已以其限除之既除而適李君之室睞其堂則幽邀衿褸之節醅醲滲灂之奉吾疑焉如不睹其容也睞其館左琴而右書則明星昧旦之詠璜瑀珩琚之美吾疑焉如不復聞其聲也蓋傷吾姊之亡而憂不獲其所以繼之者維時李君年始弱將以文學友天下士君之考酉川公繼志發憤聚樂師賓以達其材則為之慎選淑德以相之曰必獲其繼之者已乃得孺人于名門淑於教敏於禮婉婉聽從之質不習而然升自阼階舅姑皆賀而曰是能繼吾子之室者也嗚呼孺人德於豐而年於隘則何也吾嘗適李君之館而嘆也古之人因困天下之士沄沄几席筐篚之具則如太公為家政之日也君未嘗不言言以樂也吾登其堂而

嘆也芑而蘋藻承而筥筐肅而嘁嗟則如吾姊事舅姑之日也君未嘗不由由以順也嗚呼天乎人乎如之何其隘孺人於年也昔者喪吾姊孺人其繼之孺人亡以憂乎其難繼也孺人德婉於前而惠遺於後惟是藐諸孤君固有所壅培扶掖以推大不忘之義於無已之時也某之言及此也忱不禁其泣涕之如雨也某也疑所服而哭之哀除夕之奠醪羞斯設既以為孺人哀而又以自哀其寡兄弟而不忍繼吾姊之德者之亡也

爲徐甥祭劉姊文

十一月三十日日晡舂痛者乃自劉氏歸入戶咽泣以云吾女弟既以二十有五日日入而卒矣嗚呼痛哉吾女弟斯疾其必不振者耶其以斯疾終遺父母兄弟耶吾先覗汝疾歸前逾五六日大人救視汝疾歸不逮五日大人環視汝而后歸歸之朝其汝卒之夕耶天乎何相離之亟也多其德而鄙其壽其亦誰所歸怨乎吾於吾女弟則不能不正其怨於天也匪天爲之而孰爲之天乎其忱不可知者耶何爲使吾

女弟至斯極耶女弟柔靜貞固恭其天性實然幼習內則自釋襁以逆結褵夙夜楣以內織紝組紃秩秩如也父命則偷母命則偷婉娩聽從之教匪教而然也吾之昆弟暨於女兄弟日在庭階未有見其疾言與疾色者是故君子亟其德焉舅姑稱其順焉娣姒協其睦焉然執志嚴敦履行矜恪不苟笑不苟訾升於阼贊於堂非姑命不踰閾而對也吾察其平居所守使不幸遇禍變則古之人嗟筋踖踖之操吾知吾女弟必能爲之者嗟乎女德若斯天之所以與者非鄙也而乃鄙其壽多其德而鄙其壽其天之悖也天其不可知者也是歲也鄂以左徧用兵女弟偕君子從舅姑避地雲林之側谿徑阻隘山壑莽互女甥纔二齡姊疾遽天而女弟亦疾吾聞之謂哀憂所至既當少平乃何以轉劇遂延於不可振意其地偏僻醫藥窶陋疾非不可振而術於診救之乖方耶若然倘不以避地居窮谷汝或不罹斯疾如其疾亦其居屬通都廣市必能延采醫藥豫餌食之宜或不至阽隕以卒也今其卒也非天之怨而誰怨耶嗟乎天之虐

天下者豈惟其疾哉汝之殯距父母所避地烏石又距祖所居地印山皆踰六十里汝之卒含襚不及覗朝夕不與哭大人今命吾與群弟致牢醴於殯前既以告哀且慰汝曰俟天之平必歸汝柩於劉氏祖姑之塋次汝其知之嗚呼汝其不知者耶斯醴斯牲何爲而陳於斯也汝其知之其何以慰夕若母使勿摧心搖鼻勿悼汝於今日勿憶汝於異日以釋其永懷也

代某祭外大母文

墳殘不舍日月其除外孫某奉母命以醴炙致敬於
外大母老孺人之靈某徒能孺子泣其何能侑孺人
以辭也某藉其栢椁荐以明潔有淚㵌㵌永言思之
胡爲乎其思之永也孺人婯德慈柔內則勤恭某之
就左右者未嘗數數而其受述於吾母之恒言則非
一朝一夕之訓也述孺人之養二人則佐外大父以
事舅姑之禮述孺人之廸諸舅既內兄弟若而人則
佐外大父義方之致也德陳若茲天佑之遐壽以考
厥終孺人其無憾於斯也某也永言思之唏舉校之

無倚痛斷襪之弗續而吾母之皓髮以斑縷筴筴其
孔疚也哀哉某不早自賓吾父棄世唯吾母焉依吾
母不忘姆訓唯吾孺人之言是事若之何其又棄我
而逝也已從吾母泣孺人又以泣孺人之舘甥吾父
有淚㵌㵌則不能已其思之永也嗚呼朔易之夜幽明
今昔雖有旨酒其能欲斯唯是孺人之女典敬如賓
者念焉資於事母者恭焉永言思之後之人無斁非
唯某與內兄弟在童孫之列者彷徨乎繐帷之外也
哀哉

祭傅太君文去𡰥並上

歲曰彊圉帝心儆兮諡德榮萎道軫𢘓兮云秋湘滅
流沇沇兮軌月俄而徂冬景極短兮眵𥈭哀哉太君
住城礪兮筮日斯貞辰則併兮魚軒有曜不可緩兮
伯石弗鉠伊予築兮素旂弗誄伊予悉兮予志太君
厥儷罕兮受福既多遐壽纘兮施於後嗣美無算兮
歸乎其居燕以衎兮有神之丘仙之舘兮介終弗憾
夫何怨兮予志其大三德選兮在貴不驕秉心婉兮
在富不侈執巳侃兮在賢不傲耻自悍兮視爾百行

忝僭德兮曾子之裔華胄㦯兮織紝組紃女功睆兮
作嬪於傅車擊軺兮升作見姑婦容孌兮夫子進治
退可卷兮蕭而不濫妻道幹兮從以孫子四夔雋兮
敎之誨之母言款兮永貞匪懈錫祚遠兮予志其大
後嗣集兮三德是稽煒彤管兮太君于往栢椁蒞兮
醪饎不食我心肯兮忽焉其徵彿泗泫兮

祭熊節婦文代

嗚呼孺人吉其節以壽也吾爲半其明昧於天孺人
質於貞計於淑天不予之以人所致之事而享之以

天所致之數或奪之而或授之天之義豈其然吾以
其人求其天而不得而慽其私焉然考之孺人始卒
微顯之故則不得不歸其明於天也今夫咏君子偕
老之詩稱君子有子之頌者妻與母之所然人皆有
以衆其所可致而不必本其義於能賢嗚呼人之所
爲皆可致者孺人不能以致而其能自致者致其節
而無訾昔者吾舅不祿孺人未有子子側室之子如
子則又無祿天之奪孺人者亦數矣夫何以抗心於
智力之所苦而寘慮於愚不肖之所憐當其哭吾舅

也靡他而不惴盟我持以自堅雖然孺人不以君子
偕老爲未亾人之遺恤而以君子有子爲亾者隊中
之報言迫其哭孺人也撫其牀而失聲出而擁木上
以自前嗚呼抑惟不忍君子之無胄夫是以卻婉孌
於初服信貞厲於華顛則又爲之子猶子以爲子授
氷霰而拾炎燼春秋夙暮使之職其筐筥錡釜之勤
者益曰無忘先君子之報焉始於幼艾卒乎耄年孺
人既憂哀鞠劳之弗暇莫匪人之欲壽者之所畏而
孺人爲之六十有餘歲矣屨之而愈安執之而愈厲

意者天徵之以人之所致而顯之以天之所致多其
難而積其著則享以耆耄之年孺人以人之不能致
得天之致順所明而無尤於所昧又何慽於斯言嗚
呼吾又以之觀乎國家之事變今之君卿大夫士之
所守妃匹之際宗法祭法之絶續貞其體而不賓其
義者其孰若孺人之能賢孺人於是爲不亾矣吾惡
乎奉栝棬而泫然某也不天享吾母而不永見吾舅
猶見吾母焉見吾舅而不永見孺人者猶將見吾母
焉嗚呼今則已矣惟我心惻其或享旃

祭陳錫周內子曾孺人

谷衆萬之弗類兮咸儕制於攸宗或槩材之數振兮
何與心而替終昔懿德之粹馨兮林畀伊以永譿言
皇命以爲節兮酢內修之靚榮彼固懷媛媛之爲緻
兮盼景禧之余悰寘不揆下之頁惟兮反鬱邑乎斯
哀夫何賦南國之淑女兮亂嫣氏之芳蹥質與徇其
能嫺兮固辭芬之所叢儷馮陽之競爾兮齊君子以
能恭躋胙階而貽事兮讀庭方之實洪焉得邯伯之
娑兮哀幌撅之不肅紛若斯其闇美兮報不訾乎發

高紫馴幽之弗耿兮抑偭中之未暸寀其疾嘉德之
逖頍兮詷夫上之逸鬟惟林園之秀麗兮允時襲其
雝雝賓媛婺之媞耀兮肆克命之柔婘馘兮著之勞
劭兮柔夙紀夫哲形文古哲之惆訓兮豈惟聲乎姬
夙摰蕙茝之芳潔兮集鞠英以爲綱蔚學士之楷帛
兮儷方嫺之珍琛彼棣柜其申申兮靚頦瓊之在宫
欣玉樹之盈懷兮禪考則而是諒曰於其稽義而栽
嶶兮匪凉節之與同彼崇穆之宅兮兮夫離捐璜步
而遠谷吁嗟已矣苟德其忧致飾以弗毀兮安咀意

其未豊雖賢闘之將蓄兮悑不爲夫所憶皇度嘉乎
其兮嗣兮若芝蒔其將峯展壽母之式謀兮反起原
而愉中闕幽善而與暐兮余贊媛于乃翁攝提貞于
孟陬兮闕憂告而忡忡懷葭誼其無斁兮尙不相于
其耆也奉醪羞以言惻兮勿遐神靈之容也

祭楊母宋氏文代

悲哉季天之閉也隆岐壁兮虚壑不能以厲胥姑之
不渝兮名𧰼人而乎之朝誼而夕替羿吳既失道而
潰奔險兮悅兮員先沉而不眛夫孰取美人之崔嵬
兮光亂流其餘濟苟其自忍以淪身兮吾誰與爲息
與之脫恨門帝不覽大夫之中度兮却猶吞兮甘以
祭我子然其相勗兮委吾佩兮墮吾辭噫吁悠悠乎
帝心其不可復也吾獨窮困乎夷之治吾其訴乎天
乎吾其訴乎人乎寧遠逝以自幽響獨逝兮何際兮
其列女之傳僮兮擘滯而貽將一瞑而無際矧曰
嗣厥德其承緘兮考厥終而弗致夫何滅昊天之不
惠兮而厥心孔疚吾將知死生之無貞哀樂之無徵
兮疚而不能棄也思冥冥其自縮兮夫維朱子之懿
也

爲女弟祭夫遷柩文

維夫君既卒逌四年今始得卜將以月之二十有七
日葬君于馬耳山從先姑蕭孺人墓左爰以今日遷
柩妾敢攜兒女奉醴酒以啓行嗚呼妾之忍死爲未
亡人者爲君兒女計耳惟君其念之尙俾兒女有成
目識厥後庶命君之志業不衰妾乃得從君遊地下
嗚呼鶴鶴已矣妾志不磨寶菱龕照玉樹搖河
青塚石泫黝河天實爲之其謂之何

祭決河溺者代張水部

余奉天子之命塞决河汝等應募執役用能供命汝乃不幸横流奔潰墊溺以死余甚憫之汝惟承趨事不辭勞不憚險忽其死以畢命於大壑茲乃天命余甚憫之可曰非由已而溺乎則時余之辜也余爲汝佑徒僧作佛事施飲食汝其偕皆飽飫相勸喩以從於汝土今天子秩祀岳瀆夙夜懷爾河伯有神矜憐于汝戒其怒次勵汝之子孫鄉井遂無或蕩析離居之害汝等其亦安之

祭鹽鬼文

惟子之智可以營時惟子之才可以亢基予而永年必能瘞國胡然厄之厥命實齊善殖國者山海之符不有智者其誰賴乎若古謀人謀及民利國富君帝其道馴至吾聞則政乃立鹽人（周禮鹽人掌鹽之政令以供百司之鹽）齊侯擅筴兵威載震（齊管子敎桓公鹽筴成金萬斤）漢武之末詠求無藝桑孔皇皇牢盆不匱（武帝用孔僅桑弘羊言募民因官器作鬻鹽官給牢盆）鹽本維琦維晏唐斂而持權賦所入天下當之（[illegible]）

（[illegible]）天下所入大半鹽賦曰鹽曰顆曰散曰末紛於此名曷知其苦（長編云鹽有二類引池而化者爲顆周官謂之盬鹽或煮海或煮井或煮鹹而成者爲散周官謂之散鹽）粉鹽顆者刊畦引水沃之籍以畦戶阜之以時（陝西解州）（[illegible]）若夫煮井者鹹之類海王之國於斯爲巨則有永利置監河東并州之域靡所不崇（并州永利有鹹河東皆鹽）秦蜀井井則有四路大者勿漁小者勿蠹（四川路大爲監小爲井[illegible]）自南自東亭戶賦焉兵民咸役殷殷田田是爲游六路之利國寔賴之民之攸暨（京東河北兩淮兩浙福建廣南）

（爲鹽其地曰亭場其民曰亭戶或謂之竈戶）昔在青野海岱一折叒后作貢東海之晴（青州海鹽）其北幽薊大同橫野北海主之靈池是假（大同[illegible]北海）越在南服五嶺之南南海主之百粤醉醉（出廣南南海鹽）如彼神奇于木于石於嵯於井莫窮其跡（[illegible]鹽出于木出于石[illegible]）有若陵州龍暴于泉變彼玉女乃伏諸淵厥沴以陰匪雨何禜則爲兩盤醲水如雨（陵州鹽井）鎭大寧之山實出於嵯以跳以汲滲末辟飛（大寧[illegible]鹽泉出山[illegible]）乃君印人滴汀筒井水鞴之法厥利罔省（邛州鹽井見東坡志林）以贅天

下則靡敢擅其流追實不追其源孰能官之真如渤
契誰實予之以力以盡米江之西故納大爲香山作
誦析士云然親溯自掌惟千任之東愼東顧信於群人
皆議是群我視其村康乎國資民之方璋奚恤其私
嗟乎于乎不試於國而謀諸野宜而永年國則勿假
凡今之人乃寶乃商正義理財罕覯其綱有才如子
弗揚弗壽與之游盡我心孔疚

半蕪園集卷之十二

汝川黃石麟元胎甫著

四言古詩

半舫六章 贈江西督糧劉公恩赦

半舫有偉天閫攸緊崇墉孔奕曰對于京錫姓自劉

界爾世卿公克厥紹篤弼維楨

二

帝命孔彰木爾于乂鞠我江人其寧其暨簡茲良翰

幹帝臣有裔江國洋洋以蕃公位

三

江人孑孑公來載全江人跂跂公來載宣嘉績是登

皆德是揖肅爾百隸公式其權

四

以漏以瞍江人以澤彦誤以樞四陬以格公執柔嘉

格慕乃則帝曰休茲律我南國

五

若昔江人輸嵇而偪執功而頻其在于茲我賦既陳

我役既因施我群士惟公攸賓

六

有峻匡廬有濆彭蠡爾山川帝介公祉曰予作頌

匪傲匪侈天子之休南邦于理

磬泉四章 詠磬泉居子也

遵磬山有碻其石漓彼飛泉明星晰晰賦也

二

磬之泉寔維靈淵彼不廣其淵以深以浴賦也

三

爰招我友爰栽其筐挹斯泩斯曰予不敢後酌斯泳

斯漪予心兮莫予埛

四

告予友以潔兮匪泉之為潔猗君子之節兮彼君子

兮淑我渫兮

小賦贈全徵言

有山之村筱簜箘簵瞻彼矢人有符其度括而羽之

以鏃以砮洞既貫華不亦善乎

惟臨六章 繪府城圖壽陳司農

惟臨及汝千里是驅維南有斗天相斯乾君子涖止

四牡皇皇賦也

二

君子涖止爰識其輿賦事日盈無逸厥居于以四國

夙駕祛祛賦也

三

浮浮彭蠡屬江逾淮不懈于役君子是筋惟王有命

欽哉汝諧賦也

四

有龍蟜蟜其釣伊繹鳳凰集止乃浴其巔誕受多祉

秉德自天興而賦也

五

峻彼方山實生嘉木天界有陳敷被爵祿明德爾常

邦家之福比而賦也

六

爾嗣維何暨于僚友群辟之師庶民是福庸以路車

君子遐壽賦也

閩縣釣臺山下有釣龍臺鼓山上有浴鳳池方

山中有田三四頃陳公世家閩縣

離合字詩二章沈箋侍狀

河之竭矣不可以杯河字存可字存氵騑騑征夫我馬既嵕

騎馬存先合騎困于空谷維口嘔嘔谷字口存父如金如玉匪

人孰投金字人存玉合璧

恒思往哲我生其後往字生存彳峙吾廉貞遵山則詬峙字山

山存寺合待天窮必燼弗盡于燕燼字盡存火燕合音訓弗歎于天弗

兼于垢歎字兼存欠合欣

五言古詩

揚州上陳恭崇夫子二十韻

北河今排淮南江昔挾漢日者浮彭蠡澄江清以濆

迫裏逾於河豫徐受激衝潰渤意頃臾崩崩不敢岸

濊河大且深岷波但強半涉識振所懷慄慄立新堤

濆發淋腸胃神凌骨已盟乃知涉滅沚沿濡適至骭

引及夫子門太虛恣混滄是為百谷宗群流罔盈溢

至道決津涯孰當備其畔辟彼學支川海若引條貫

何以薇泥塗孤蘆匪貞幹訓詞既書紳音吉猶兩慢

籍混走欲儷厥衷能弗叛簡練古今人熏魚則款案

人狀續未炎後竹剡餘汗將為沂靈源庶幾游乎奐

□□□是稿資之獲沃灌尙與□華滋勿作溝中瘠

代上僧點公 名僧字瀛洲號 □□典上寺

芬淨靈幽鬧來風鳴筋竹丘壑積平蕪誰能披其族
□人迨環車興援聲山木一彈激淸音燕草知振肅
□設綠凡枘何非生瑤谷可與笙鏞偕何由遇良日
有客識奇聲曾過亭下宿吁嗟賦微姿造物恐遺育
所以君子貞隱顯不自卜窮居眠古人終日抱弓軸
受詩差有中受書齊有伏有技賓雕虫云何希韞匵
彯儀附驥騄結璘若眺朒茹藜餘一簞便便飽半菽

尙愛食無餘未受胸中棘浩然作狂歌金石不如肉
如是幾何年豈不志于穀幼學道在茲守愚恥干祿
緬念武城賢澹臺循蹦躅庶幾覩其人祈蔡執鞭僕

遇曇 是日出入遇瑞曇久作詩詢之

早出遇一曇晚歸遇一曇曇子非有二我則遇二曇
淡淡人中景寥寥世上談江海日云凋何地結精藍
觀彼繭縹貲作者已爲鬘平生志五岳一笠兩屐擔
吾皮那可得汝皮豈足貪 我謂曇曰佛事了如何曰請一醉曰我不醉剝你皮曰我無皮可剝彼有此云 兩足跳能兩三日未有三日落□□□

呼爍促夜柰揮手還珍重此道久無有

漢壽亭侯誕日 金谿俗前二日具服迎入如王者儀里人出祭

穆穆前將軍安車戒齊衎東吳希慾者葛敬慈秉京
功在綱與常豈爲魏晉變茲義不可斁是以宇長生

季中行 十二月三日早自南東歸午方抵舍

君子不皇寧言歸志央央投盃出竹籬天地非能隘
□□夾氷塗枯枝森若介 介冑之介 顧嗟草木榮甚矣今
何敢籬斥昔青青此君宜勿拜猶將傴僂形欲摘行
人槃縮步穴中看低眸不敢睚北風谷口翔清冽咽

流澌十里望吾廬皓然初入塞室人驚拂衣鳥辟號
寒責我乃四方人宴安非所快輙冬謝慾若天且令
人懈

閉戶 繙書得几菴黃山帖

今首春三十日見日可十日耳積雨同寒炊
烟希集念安貧樂道者未易得故憮然槩之

徹雨復兼辰息炊漏屋下犬騎盡日瘠不復猗車焉
深巷掩橫門落然絶乞假時繙法苑書思與黃山社
何有挂歌人笑歌從曠野營營籬落間亦有安貧什

淡雨

春雨結恒寒霧流侵半畝濕雲午不飛横距柴門口
黔突幾輕烟逌然哦一斗擁衣夜欲青吟罷君知不

今年初問曇公

丁未仲冬二十有二日歸市別曇公戊申上
巳後乃至東湖精舍作一日談予戲曰余从
不見賈生自謂過之矣因敘其言而正之

離群百十日吞本強于前不覺曇公至清倫異昨年
云何啄刮目精進已能千塵務無由着非徒文字禪

眾心都可盡差互豈其然或謂汝予跡容覯識未虔
語之不盡解乃與論韓顛事物侵諸內形骸外所天
腑中勿有有正爾腹便便如彼多膠滯蚿虵最欲憐

贈陳闇季

余水徑城關百里絕他岐陳子居其上垂足濯淪漪
棲思入參廊古人與之期家有百卷書樂此弗爲疲
暇日拾青雲猶然擷紫芝此物有何者言與淡者宜
累名世所尚賢哲匪能移湖海奚足慕宛在水中坻

上橋寺訪熟也中食乃別

南郭糅荒塗訪師途不俟入坐十笏問欲言香且甦
少焉日可中共飯蔬與萍筍苦嚼能甘昔在匡山畎
豈知別卉年猶作途中轉每說天爲圖云何人自圖
脛走翼能飛迹人安得胥應爲患有身故食人間售
如師絕埃塵何物須舒卷此理顯無言未須文字譔

題羅漢過海圖

國土無量耶海也爲之郛海寧有量耶抑或若其洄
忙氣挑狂波天人所爲作以何涉且登諸怖無有縛
是惟天人師慈力致溥博游戲積水中致爾不能着

黿鼉龍及蛟相隨得求索憂畏恐已離具生大歡躍
淨行秉矜嚴乃今海爲說海復有岸耶須臾杖當卓
若義亦紛紜是處最勝樂潔浪據安舟愛瀛足寥廓
我願賭斯圖攝心度玄莫何有慈命人而爲天地絡

許市阬雨寓王胡傳車樂室三日

一廛不十步阬雨苦於囚夙少市人友於今已絕疇
上設三樂室環戶斂香留清酒新蔬樂方書恣探求
後與不作相醫道在忠州天下一夫瘠是爲君子憂

誕日早上韓山霜谷相淡比至尚未開獨立與

上詠以志之予時有詩者加砉而出也

蒯屨踏鞋山氷麥稞紅葉練罘曳羅空松毛濡兩頰
臍發脛下生濆瀆水中涉如何畏屨霜寒情心所貼
我且躡其顚孤磬聲相躡天意豁然開俄而馳一刻

是日日南至

宿帶湖蘭若

卧聽流水聲款枕竟無眠安在廣長舌妙華吐法蓮
此聲大自在性相並非然渾化竟何際毋將滯理牽
聲云虛者有虛盡亦應倂吾以其神往遇之虛者前

浮家曰二六棒喝豈能禪以此夜參故我聞如是焉

天地中惟有氣耳氣行而形出人之氣縮於形
形盡則氣亡矣聖賢仙佛亦未能留形形已化而
神在則其氣自神耳夫且以爲天地之形可有盡
而有之渾渾泡泡流行造化之外者自未嘗有止
此非其氣之神乎孔子嘆逝者意復如斯存性執
理乃以立教聖賢仙佛之氣之性非有殊包矣四
月八夕自䟦

將往義波菴至中林菴遇雨因信禪白以五日
來止觀盱汝之叉濟在義波菴江中

泥塗杓可拔乃至茂翳林危而意相如松杉藏涇涘
滌心豈不疾濡我丘中岑跂望渺難涉河洲隱以深
倏將徂中夏究欲凛孤嶽擿葦行何畏浮槎問所尋
水聲無乃悟辟動勿能音頹與枕流者一爲滄海吟

入山如有咈者與之水中央夫誰亢乎得吾意者
不得之山其得之水矣

是日見一富人諭夏至青天要雨秋天言脫口
而審雲迷合澍雨隨傾矣

天皇謂富人曰雨汝毋嗔汝且祝予旱予心酸以辛
汝養亦既久爾奇矣試嘗貧汝視困中粟青錢且幾緡

巳未小雪後三日天雨雪

冬初恒燠爰者不虞寒之暴也然未嘗悉之
乃爲拈詠以辭辟咨云耳

璇儀不可貞何所窺其絲冬日日如縣俄然寒燠變
尨雜瘍痱人死隙搏星霰抹瞋　瓯樞戲龍驕蔓衍
撟光十尺餘栗烈相揮澌碎易畏凄其遠令砦閫屛
蚜頭一勺氷鏊寸猶能燕慘弃宜天情雰雰滿且卞

我茲雞肋痺祗耐秘毛片僵盡蜚炎亟不知時已嬈
歲功先日叠水德愧君殿孤秀未嘗凋無為春升席

訪大許東古山同至碧雲洞看石

頑為匡山雲嘗發匡山石念此混沌餘故無文字痺
恐賍慨肌膚比之劓與刺何以被茲刑堅貞實其鄙
辟彼桂及蘭終朝摮且擲以爾居窮崖忡忡弗敢踏
安得石心人頑然度晨夕乃至不語言應義永無斁

送人之衡州

衡山古南岳昔維天子埊有客至於斯其夕遇㦸殘

食之出半芋煙霞並可餐女給三品祿行矣何翔翩
翔翔故所褱騶馬良足歎願言抹其馬行路亦非難
湘流今未凍微霜光且爛倘得鄱湖酒會似大逐舟

立春日貼年圖肜扞廿廿吧

昨夕歲在子今辰歲在癸癸者十幹終定為萬物始
時哉氣旋生數盈道不倚以是孕群萌於茲悟象理
非關青機衡神皇造厥美占步允成書物資循在彼
天地豈謂然吾知其心矣於穆萬窮期生民息者止
穀種水而芽草荑榮自委識者物之根斯言良有以

而咏脫字　此係五排錯列于此

入春三夕雨庭戶積潸潸晚日沉棠蔭垂雲舞豆蔫
涼聲翻屋壁晦景覆山崖赤烏行何畏蒼龍出送乖
南鄰紫我友北郭頹吾儕滂沸洗松徑嬋媛隱竹坐
鳶飢喧獨寐鼠跡黠相挨逾夜忻方旦凌晨悼且霾
漸痕書木榻展齒印苔鞋病與詩情澹寒隨酒德排
未嗟美不移寧愧業亦膜顏樂第瓢靜商歌玉石諧
古今誰或限詠笑勿如俳僊草青盈案新苔綠上堦
酌民弗可世諱斥劓字作民意者古無懷

荒城曲

涉水望闔闔路傍三尺堠有烏悅踈林與乎群烏鷇
址為秸鞠聲云且布耕擲仁哉此羽亟如憂天下瘦
鴉者識其晴呼乃鳩鳩偶何由化爾形知在春風後
陽德息相吹貪婪物所詬胡然人不知良騁竟瞀瞀

其二

在昔覩清河曲睨盛日構太守制入條砦攔夜奔奏
盜亦知道耶猶云人匪寇誰謂於蒐貪不與江州鬪
誰謂阜螽殘不入江州竇二亟又何知若爾仁人岅

斯理未云湮沉汙窮浣潄孤覉齊清風郊堈蹄跡蕪
翙遇霖潦滋榛蕪紛長楙豺虎國中交荒城壯痺陋

其三

達人昔隱居環堵鑿圭竇牖戶接條暉蓬茅風雨遝
林下挹流泉無術補天漏匡坐誦書詩然疑哦句讀
一日拾科名茲義同饤餖旋施翼高軒連騎塵輻輳
且旦視公堂階下列傴僂俄而叱閽門署門不敢扣
行部椽諸州駸駸驅且驟隨處效行窠炎凉易氣候
爲問隱居時但言非所貿此豈我書中自有黃金購

其四

山水自流形人工繁刻鏤有池泮宮前涔涸同溝瀆
欲采片芹藻菅蔴不可漚耆昔良吏清一泓清足嗽
臨流羽鳥青滌筆玄雲皺嗚呼吏道衰斯蹟遂難購
千載百夫特振日殊區霧學含萎蕭蕪孰能忍其詬
猶引規圖橋涔馬作偉構北倚聖人宮巍煥奉南袤
願祭器龍潜仰聆文綿綿坐思數禮樂入思嗽俎豆
云何年幾何答鼠苦穿窬鼠乎汝勿驕有貓絕汝嗽

其五

不美斯一人窮兵黷其姤寇帶出中江抗志立[illegible]
不守未云貞乃與皇家媾於是帝嗟咨考言信敷奏
天子念民天稷官呼汝后臣受赤子痛可使乳爲殺
草驅彼堂疏節惡興訴以何謁長官拜手循三叩
俄且叱予衷彼哉疑諭謏將欲不出口彼哉嗔詬謗
昔也南山竹譬則金嶽鍬胡爲央拾孀持弓不敢彀
卻羨故年歡縱心無所覆行作州縣長初懷未可復
豈如汜水祠田園江浦奏行義勿求備著書毫茂茂

記雪

是歲二之日與日二九日西行紅日歸迎見黑雲疾
中夜怒江風江籬喧薾築鬱儀儒不興詰且嘲瞅失
浪蘂望南奔冰花踈復密時當一線長乃爾須臾畢
補與筋竺同（宿亦筋竺）竹爐堪促膝呼鄰貰酒罇瓦壘流
澌橘擁絮待晨熹飛光俄滿室振衣乎啓門夜雪紛
洋溢有客毳衣來甕頭松浦橋泊浮三百杯拔劍脫
其鞾興日盡歸乎安能寒鳥伏芒鞋躁凌浍從者色
凜慄弧矢出吾門四方非所窒胡然咫尺中抱影志
安佚驕惰世人資清曜山澤質不知貧足憂憂道未

能壹卬友自唐虞迴文書萬帙披腑數甲兵僅有中
山筆筱步厄無車雖爲流俗嫉徧于道巳蕪作吏圃
無漆老枝罷持于老農仍納鉏處猶與道俱出不任
時佛徙使余心悲安知寻手指揞登且躡屩乎樂志
選蓬華君子固如斯棄葬寧取寠獨行豈不艱所以
絕儔匹從者聽斯言垂頭莫肯詰但云蹉跌希毋令
道旁哂

雪旬閉戶

未仕三公休偷閒四不出何能踏雪霜恥作干人術

所性欲㸃騁其身猶蒦屈袁安千載人高潔誰爲汨
閉戶讀其書呵氷柔不律庭柯凝皓然兀坐非寻恤

乙巳元日叙懷

秦王鑄龍文力士足以扛沛公入其軍壯士倒盾擁
丈夫凤目命矯矯不可降奈何習小技恥彼握寻鋏
出門天地狹縮體踠殘窻朝食數虀鹽夜東擁懸缸
爲人歌古調誰與聽祝控我欲拔群庸誓斬抐與樁

贈盱水吏王集成

古昔習爲吏文辭不勝質事功取世名德義捫殊匹

在漢平陽參博陵曾國吉獨持清淨理顧若文終一
典獄尚寬平翔游五鳳日雖無藩藻才治行聞天室
盱水王椽俊邁爲衆所軼勤恭乎反書法綱未嘗密
吳暇寄蕭條歌吟聲冽凓或言牘背文咄咄視如疾
雅尚有餘清頭君守勿失公卿祝者賢試與延平詰

觀猴

能性終難擾雜群詎足娛神鋋如少倦莫詠廣陵詩
不審人閒世爐錨萬物移刹能吹劒火生鐵煉如糜
若共孫登笑逍遥未可知達人多所思跬步敢爭時

贈永豐典教盧殿颺

峨頰古聲靈壁犖荒雜旪何人坐茅屋逌然作長笑
遺君不偶世爲歌歌感調服道貌弗壅清思集微妙
庭中山影落玄露濕蘩蘙松枝高百尺一怒鼓泉窔
我聲表仲蔚蓬蒿擁熠燿几上千年書顏色欣[illegible]
戶外行行車馬何鶩鶩取舍故不同安居毋相[illegible]

餞日聞蟬

今茲夏未半蟬羽倏皇皇鳴者遵時發無然遽且[illegible]
其聲高以疾謂我盍盼將汝乏一簞食南畮日相[illegible]

吁彼莪新穀無令米價張庶幾念予困語語勿悲愴
嗟汝予奚賑胡為入此疆去兮鳴建樹毋近富人堂

新秋觀禱限十韻有

徐風吹惰月林鳥遽晨嘲田父驚童稚胡為夔欲試
秋陽幸未酷風戒勿懈椒鎌鍥走相激譁聲曳葦茭
怒如振落木鐘鞳怨包怵怵婦子拾遺秉婆娑笑且歔
群兒積稾秸鋭上作紫巢無曰茲狼戾何年饇飯稀
巳矜吾邑吏粟米誓鄉郊誰復念勤苦田間載酒肴

正月賜飲楊立生酒

昔讀窮儲傳猶悟此夕傳送窮窮不去勿與買車船
但得一尊酒心腴泯苦泉三朋無柰醉同寐登相揖

坐南軒望見庵背古樹有酸藤纏至頂且垂下戛青斧慨然警之

古樹纔九尺酸藤隨十尺翻垂一尺餘晨流青緯緯
不見古樹枝徒見蘿與刺古樹枯有時酸藤非爾借

三月二十二日夢亡妣生辰

白日曬東楹若雨摧西廡練霧曳檐階黯風激幾阻
欸若與兒聲毋也聲何所聽之久不言但曰嗟兒苦

其二

不論夜何其孺子懼然號兒苦莫我聾兒苦伊誰訴
吁嗟毋也天毋也尚兒顧二十三年矣乙卯春斯暮

泛袁江懷古

安春劉氏園康樂晉家侯不知千載下松根壓雜樓
野江碌淺宇旌陽水一溝誰使悠悠者橫湔發長謳

寓飛雲閣之一

祟丘絕倚附高閣歸然立臥起白雲中跌纏蜚雨汁
潮心隱太清百慮何由入昂首視青天天猶不可及

聞李聖水連日遊許市及疎山

許市夜聲鬧疎山秋色老紛拏尚足貪刑落如云早
兩者識其腴譬之緇與縞肥癯視爾容勿為遊人道

仝李聖水孔喘卜涂貢公性若集臨邛觀音堂

我聞問光佛以觀觀世音耳目易所愛[illegible]不可尋
無作心自生耳目從所欲觀音可領耳[illegible]音可使目
百形皆枯質安能易兩[illegible]非耳亦非目[illegible]
圖觀並寂然斯時何當至試作一指[illegible]詩

六[illegible]古詩

陋巷

仰東糟之嶙峻溯南道而潺湲縱蕪荊於耿啓吾葵
芥以枯源彼有人焉獨賡其之樂也勿謾伊渠尖之
管樂豈商瓜之黃鐘

其二

坏有穴而匪鑿坦自庠而可踰孰誦歎以不穀審余
石之相於聆小海兮烈烈泳大山兮虞虞惜斯人其
乎與奚我友而卬須

自幸七首

茲茲四十九年刼時爔火煤然一炁云何不爐二元
盤冏開天

二

旬有五日不食云何一日更生可是乃今旋甲立命
重來後庚

三

萬有八千過去重拔一月聖胎九月三日至十月三日穠嗽二合飯好
問業書事業而今又是嬰孩

四

六蕉一日兩门一世两世猶然初來讀書作字麥君
梅月楓天

五

四十九年寂寂斯世倏爾空空新覺依然赤子故心
復是孩童

六

八題孰爲行行天窮孰爲止止以是四海驄驅三十
三年是矣予自少又三十三歲乃絕

七

用法我用我法天才吾蜀吾才人月百歲乃壽百歲
學有鑿哉

樂志辭

惜於是乎百畝居惡在乎環廬拯昊幾于麥仟給予
誦于芹菹紋松風而無軫御榆景以當車彼稚子兮
獨縮抑其斯之謂與

其二

水濟濟乎般崗山落落乎蟜肴汪碧[illegible]
蕩以春枝其不竒于曆數夫何猜于[illegible]

是日掩卷洟淚淚小鴣秋窗徒嚶哳

九月十日

昨日登賜今日十關天日日爲能給黄花山下白衣
來山蹊籬邊作小集山貌稜稜毛髮焦蝉頭晨露芒
豁淵酒兜樹影出蔬徵披枝旋歸疎汲汲自是炎燕
成道洽苦泉盈坎愼無喻仰觀雲漢亢清秋四際翏
埃何敢入

同謝存儒撝文正小集臨邛禪堂丁巳中伏日

昔者木梁羅漢來今茲臨邛上人開雙松尚記蒼雲

十笏茲飲攘片石有客呼門咲者三不須買地結
精舍北窗蹊竹聲京果趺坐其間非夏日野田滿潦
方如春童子汲溪采綠蒓荒鼎須臾烹煮汁清芬龕
依東林集但古栗里勿攢眉試作篇篇有酒詩江漢
東遊晉義熙廬岑初種白蓮時

爲帯湖庵飯頭乞衣

僧爾將力行有年衆皆飼其勞也今也衣不
敵冬身子瘁口于塞予侈之詞云

頭嚴辭家作杜多帶湖稱處若等[illegible]

路一日走遍十千步挨缽奈何不應啼由來不學水
田衣于今爲爾乞絲忽莫將霜露蒙真骨

帯湖庵僧病劇與一偈塡之

迴簫三疊古道岔半頭清波白月含荒苏踈竹結閣
厄咲半何如守一生人間殘曉匪云甘活火湧泉足
烹爾利那鐘鼓夜辭餚果穀徒開打鐵鉗革囊一枙
真脆脆不見青鞋出下廊

己巳秋寄贈曾竹雪先生

道由南北兩儒宗白鹿呦呦蠡溶溶有宋軼唐朱子

出周之後惜剩織非其前周子離星渚又與蓮花作
數隣且愛北江通小濟易名濂水爲高踪二賢往矣
斯文在曾子來嗣茲益其昔也道州千百里今焉盆
浦拜遺容先儒經義闡東序群耳鏗鏗扣大鏞無口
動勞非講肆使之受學視三雍光風霽月中庭滿何
必乘濤聽石鐘毋嘆南江無可考如君河海滙心胸

擬栢梁體贈大許北上

大許先予築爲壇五經鏗鏗義弗奸宿痲求之力且
殫嶮如危峯愛如淵汝小之上揚其灘維以午僑行

瑤琳荷几殖兮木有櫨君子伐之不素餐孰謂刑名
兮復雖等之孤進之還丹禾而華蔦峯而蘭征車出
長路躑躅如予乾花食一簞同室之鬪聲嘽嘽子其
被髮救彼然乎爲纓冠子爲彈

大許居汝水之南瀕市人叢塵不可滌也予寄指
水而謂之曰予得第可濯于下流以祗之乃祖故
以甲午第今亦許復以甲午故引許渾午橋之意
反之云

三五七言歌賦

臨源而四首代丘靜庵

臨之水沂瀼瀼兮游縈縈予以壬子之秋三子者其
躋訪其源百里不能休郡之北南乎梅西乎舟乃得
之古之神人藥氏之丘悍然怵然何巉從而崒崔千
仞之峰誰從之天倚其外日月隱其際促迫兮不能
出胡然百丈之谿翔其中垂泉渾渾澌沸而洶涌

其二

予商後乃今入臨山蕭之爲山也赤禿簡兮碧孱頹
夫何梗枏杞梓榛梱竹蔚虎豹翟翟之班不識其幾
何年隱避乎其間予與三客將窮源而隔然或曰集
丈之都也猛士兮弱而關徒鵲鵝呼夕賜曰號辰
藥絕匪兮畝趣淵市甚至哉其下有竿如瓶兮如瑕

其三

臨山之旁臨兮夫爲得探臨山而窮之臨山而可窮
也臨之源窮乎其不可窮也予惟見其容裔乎崇谿
折旋乎汝納流瀆瀆兮沖瀜灘阡清之瀏瀏兮盼章
貢而吞未將彭蠡其從江漢于東觀兮夫孰爲之據
圖

其四

予是援琴而歌之歌曰濯予衷兮滌瀛沃汜太清兮
心灌灌滋和放兮沃瑩瑩炙百里兮匪九限臨之水
絕名川而沸涌兮臨之山伊崧岳其南來

臨之水行 聯劉子韻

臨之水出百里而上曰臨山 臨水出崇仁其上曰臨之臨山
象瑩翀昔者神人游其間紫霞月景揚長久千仞絳
[illegible]鬱且閉於美哉剴乎臨之爲金[illegible]豐移[illegible]巖[illegible]
[illegible]文而流下者[illegible]

赤流血楚人麥中拾與映綠芳䬃使織网釵

秋旅臥月 三五七言

古風來繁景閒息鳥倏孤嘆歸虫還獨哀逆旅勞人
寒不寐長空何久絶歎疾

三婦豔辭

大婦挾箕牟中婦理筐筷少婦何所事亭午立粧樓
同昨將獨吹千騎出陌頭

沽酒 更九日

終朝雨惴惴薄暮雲開藥道于貫村醪一餅錯煮水

引舌小吸鼻頭酸憤意噓嚥山晌肝老婦且言盡甕
倒徐徐吸盡不知寒我生姑酌雪亭酒異日君山必
好極

汝川黄石麟元貽甫著

五言律詩

送郡司農鄭督漕入都

夫子趨朝日榮星繫斗樞春漁青汝楫旦請赤墀麻
吳楚千夫壘東南萬里艘時予宜有詔封事入金華

送弁士赴邊城

陽馬隨南陸霜蹄向北州入關梭馬策渦趙擁貂裘
萬里風塵裡孤城雪磧秋丈夫何所畏鶻鷂豈無儔

其二

雲中非異壤天下非他鄉東略開玄兔西征得白狼
旗旟行出將氈罽悉來王我咲南歸雁焉知塞外霜

七夕除樵行留飲山樓夜分乃寢

燕客天歸晚牛郎徑渡河檐斜星未散樓迥月偏多
臥看生秋恨微吟當夜歌吾知吾已拙不識巧如何

長夜

物情未一天運入幽深冬興苦難寐庚頭擁敵衾
牛衣非所泣羊胛抑無歆長夜何時旦傷哉寗子心

夜坐茶雞押古

洲谷瀕東溪荒庭陋巷西呼門無乘馬隱几聽[illegible]
僧叟窮陳蔡鄉公去魏齊今人何夢夢不寐曉天[illegible]

問僧足疾

蕃公微示疾趾戸坐蕉林無乃詩情濇應於佛力深
入山初煉杵度渡已吞針莫將前人業翛然正在今

出戸　夏前

出戸涉西傍林塘艸葉繆躍魚驚避蛤歸雀戲騎牛
漲雨泉于頃棲雲屋一丘良哉胡不穡望望麥云秋

良苗利溥而緩麥利少而速耳　李牛谷

松徑

萬松徵一徑待我徑其間雲涇秋塵少天幽午日閑
迴然成獨往何者復相關頤庵秦居士檜巢老此山
元草七八作顆文令公系宿岑老子
刪又一作氐恐途隔君能令[illegible]游
山四有同道者思徐其上
曲澗緣幽徑連崖似月門陰雲松影接滴露竹聲[illegible]
俗客將求含山靈必默喧何如秦望誰得共道林[illegible]

乙巳十一月七日白詩

猶以天機轉天心復此期越冬至三日以斯七日占轉似
七年時古本强乎猶背璽根定不移四方各可數山
學小兒嬉

棲雀

啃啃傍檐隙巢空雨雪時君東思拮据啣喫流離
孤翼猶三匝危情但一枝如何堂上客尚作幕中嬉

臨川令李公遷威州臨發代贈

南江秋潦盡一餉御長風錦邑功爲最刀州兆有同
毎懐今名父竊見昔文翁姑前臨易水西人盼我公

其二

一州如斗大百里亦須才彼有鳳鸞集寧爲燕雀猜
驂車過錦里闕閣旅拳臺我欲從公御邛崍叱馭駒

其三

皇輿光四表西被古維州洛爾循良亟嗚哉父老留
乞留不許遜今已治威遠循何脩當宁圖丹扆追鋒萬
里郵

其四

村家唐節度正欲得維州下邑頻書最西邊尚借籌

寰中天險并境內雲山自注[illegible]
白羊山客珮毛問後來何以不詣黃山憶

灕姑爲是答

百里斑璫溪山西更有西州西徃黃山百里外自羊山亦百里山[illegible]
似鶖園守故如雞妄意三身等安能兩足齊但云心
是佛姑止小兒啼

字刑曹掾李如璧

於斯有美玉久矣如其人韞匵非沽者瑩然席上珍
五辭紛可折三語契乎眞若彼平陽侶珷玞安足陳

題邱自龍虎山歸華嚴堂

一瓢何所往千里貢然歸已識仙風杳當憂佛日微
雖無貪者富幡動是耶非雪竹丘園冷離塵自有衣

遠懐劉元子

龍潭環楮室君子道彌殷懐有剧人璞彫非郢匠斤
不需籬下粟巳茹澤中芹我亦何時晤同吟旨酒欣

淨土明元八十

汶水向東畔江空不得踰闕公入月抄自得入旬娛
山右蒼山猛令斯淨土曜緇塵何處拂光與白毫似

大生延歸帶湖蘭若

歸來湖水昨撥土現臺臺跌坐旋無帥經行半足苔
故林喧鳥喝荒渚泣魚鰓重作遊華課相參有辨才
延昔居此雀時伺施食甚馴又每坐橋上持往生
經咒网毒餌諸漁人多不獲

臥疾

靜時好曲臥次復病中尋擔隙雲光變櫺間日氣深
馴雀依辰啃幽蛩迫夜吟清思何所著空外聽微音

其二

大空初欲默衆寂漸于窈平野風兼雨虛堂荗及韶
委形生白室振耳御丹香獨寤伊誰告悠然足寂寥

睡

雨零南畝決日游北窓閒瞑慮鷗群外希心蝶迹間
莞席桃笙軟芒鞋木榻班焉知敲戶客紫陌擁塵殯

其二

閉戶炎汚隔開簾晝影虛荊柴來瓦雀蘭葉蔭盆魚
肩迹松州末泉澈平若汁餘俄然成獨寐此境足遽
廬

睡解

終朝一擔米誰謂服便便出室生林谷空堦集雨凋
思甜髮睡濃清苦信儒仙勿待羲皇寤相逢已萬年

送張弁赴邊鎮

東國兵無敵西人戰未休南方有壯士匹馬赴邊州
殺賊功三箭銘勳上一卣于今誠遇主他日顯封留

送戍邊將校

聞知獨石堡千里築邊墻馬跡環沙漠駝峯峙棟樯
一人膺有慶四譯守無疆看種輸方物能凌塞下霜

車玉虎書至分賦山窓夜雨

送戶息煩囂松窻閑寂寥怒濤飛木末暝氣噴山椒
一榻清無寐孤檠焰不驕空堦承滴快勿使鵲泡消

夏九雨

五月送梅雨還生夏日寒落堦聯蛞室木榻隱鼴潘
將恐南天漏甚早聞北方無令下土乾詩脾枯不汲蒼涵

旅牙酸

逢雨

不楳梅雨悶望麥秋齊谷晴狂蝶舞庭陰蛩雀帝

行斯覩鈕刈瓜土盡塗泥紛町長竿溼呼痛姑

其二

陋室兩桑縣書痕貫屋壞偃眂輪月日匡坐傾梡標
隱几應非我敲門不敢誰詎能操京紐一饑乞鄉次

詹宇北內于雙氏後十餘年始卒踰旬予乃知
過其門入而拜思昔及今不覺潸焉出涕也

昔較詹豪譜 宇北曾乞予作翁孟慈先生志銘 乃猶貴魏洛傳 雙之父年九十
多智故事門前蒿已沒墓上草何玄安得未亾者能操不
朽櫺孤韓常有淚今日到黃泉

文斌五十

何能不五十毋念竟陵詞襄首已云皓擿心詎弗編
紫萸含鬱烈黃菊被華滋有酒君當醉征途半若斯

十月十日於坐雅斤上軒立平社

十月又十日月因隱其名無乃天之理謙謙數勿盈
餘工增符令窮俗惔異茗立社予將汝因之命曰平

自憤

焉知天地意昔有異今無酒疾烟霞稠詩賜日月枯
兩間誰與立千載未云孤莫問蘧廬客光陰自惜吾

出城東見新漲

乍見春江潤洋洋望末奔日光危出沒雨氣幻朝昏
綠泛蘆芽岸黃園木葉村滔天如不極何日灌章門

長沙湘鄉穆印林游中初住水梁寺春分後晤
和予訪之茗談占贈

湘江游汝洒亦復倚浮查 訛曰唐貞觀時有羅漢傑人異之爲立寺今 乘木梁湖水而上止于斯仍曰木梁羅漢寺 雲意常隨水星槃自應沙指堪量
十分舌巳卷三車矣 蓮生 試數籬間艸茗 叶平 梢巳作芽

聞蟬

喝蜩中五月間爻覩既婁畏有室八請嘉爲牧豎謳
高槐聲欲疾新穀意將謀 土俗呼謝由諺云謝由叫新穀糶 秖恨清
嗄翼偏飛宿貴頭

省新

雲墜秋能至枝興鵲稻皮死蝨沾白墮土盆餘紅鮮
修粒猶堪惜辦薪並足憐微涼生木末徐出聽鳴蟬

避暑至公水庫房詩話

舊城臨北郭 城北□上 精舍闢東天畏日松髯蔭徐風竹
□所蕭寂鑪烟斷泓澄硯水鮮雙眸何所住詩眼句

字譚

初夏飲張樞伯園啖羊炙

君家羊炙美酌酒棧春瓶倚戶盟茶壁綠堦浣碧源

遊人刪欲聽歸鳥倦相喧窮寐蹲鴟咲無將躋菜園

十夕贈陵劉篆雪歸自京邸將復崇仁學舍

今夕仙斿至燕城客且歸道途何足問顏色似君希

扶策金臺畔藏書貧水幃青旃如欲傲廟爲攺緇衣

七夕

天漢牽飛渡星躔夜未昏運行固體布會遇俗情論

夕歡難移絕年畏不奔機房今巧婦無復乞天孫

以紅豆雜紅米作飯飯客

客夕閒三日子方咲二紅饑廿踰玉粒貧樂倒錢筒

視彼消途子誠然田舍翁荛孟非漆器況是古人風

豫章游

丙午池上立併蘗致微京氤氳辭何鷹鮮鮮尾且長

日娶苦肯赤霞散荇波黃我匪知魚樂徘徊問梓桑

其二

堂湖先子澤一頃自汪汪昔者雜豚養父事先大時哉

盛熙當川原皆可樂池沼又何殊執令今茲過所應

網罟狂

客送剔齒纖一枚戲答

七歲誦教牙者年撼西市齔梭弓所耻狗竇客無諱

投以牟文剸徒爲齲齒嗟尚能含道味漱石吐泥沙

歸鴈　拈炎

北陸鳥跂疾南旋鴈字排自翎寒不去玄覬社將潛

楚川蘆花雪燕雲塞入銛朔方非汝土汝志故趨炎

答延生日　我長延甲子

行劍不垂旒有乃不引强延公宏作佛命了宜爲叟

十時學入道知誰勇凝年愧與伴謂余先一飯問汝動

心否

貧靜吟

詩無貧乃譁掷亦靜適貧破垒山當戶荒塗水結鄰

膝狀三尺兩芒屨一升塵願作人中佛焉知佛外人

哀中所詩有僧貧茶其衰又日僧靜厨蔬少弓歸

過延公公今日貧耶靜耶因以一詠糸之拏子其

和焉弓亦以觀其義之所之矣

楊氏隱居

東郊渉淺水誰也住牆東編石圍黄竹移泉洗白桐

夏氏呼女日楚士嘆雄風群地今何所無然入華嵩

帶湖庵同竺延論月用高路人韻

今夕雲霏去虚光席未曾印心思古佛無語傳高僧

照以山河影生如日月燈此輪何所在爲我問盧能

送王鉞赴入江省應試

汝上淡何雨章江八月濤乘風將擊楫曾是不容刀

勿以所持狹而云意氣高平居十二策入國献何曹

宿塔下古庫室聽晨鐘

鐘聲呼人起雞鳴起梵青手猶支鐵研意欲徧珠林

曉月疏檣度凉飈破寂吟云何清静理不足洗名心

庚午八月再到普賢寺紅梅又花丁卯八月適之有詠

金粟重來日紅梅再覩秋枯條皆老幹積壞匪崇丘

豈只孤清質而將俗艷偷炎威殊不畏何待雪中求

曉發催舟人

誰能呼衆蘇芋雨促雞聲月隱千林白風柔萬壑清

壯夫思擊楫猛士急浮罌舟子爾何夢歸飛百里程

[illegible]試卿畢自咏

山豬可作溪日返不能西見月吾狂犬拔星聽舞雞

王書空在魯寶色勿求齊已妒時人眼還令夜鬼啼

餓雀

餓雀檐間泣啾啾積雨寒翔鑾希飲食豫忽畏醎酸

於我依微命須時振弱翎仁心洵孫子愼勿引長竿

雪夜咏紅梅花和胡二峯先生眼韻

獨對寒花賴無言意不違賓欄斯紺雪依燭颭清輝

汝豈吳江楠而從吳國歸但云冰裏瘦勿何雨中肥

咏雪中山茶胡限韻

場花不可似玉茗感予心豔獨生幽谷孤難寄上林

群芳矜明氣雜丹濫淪黔與子偏云雪仙源路欲深

九日

月日逢其數胡然授此名萸房俗所壽麥木鬼云輕

不作虚荒術徒增搖落情黄花無我奉獨坐已如酲

涼夜坐帶湖庵前賦得水中月

流波靜素秋冷色落滄洲沉景淵中生浮光浦外收

千尼應不漏一掬亦非留耀魄眞何似于斯證宿脩

蔣郡公讌擬峴堂

金城牛斗下珠履鶴琴間雄郡陳千乘名州抱五山

不嫌蓮熟黏於此咏絲發有客酬豐樂人知太守閒

其二

見含今非湖井陂昔有顏四郊擴墅筵百里挹淵淪

衿佩滿城闕霜衣照市闠玉門猶不閉何慮警重關

夜分乃出

開公影堂

虛堂滿老僧日後續餘燈捲簾蘋青艸鑪烟雜碧橙

塵境無幾竹危機鼠嚙藤思公當日話此案爾何曾

九日同諸子帶湖精舍歡茶

西疇湖水外精舍早鐘希漸覺茶經熟猶餘菊謙微

對人稱好好說佛想非非但使諸緣淨空王欲我依

庚午人日上舒學師詩

今日乃人日春風大于軒不知雪月苦唯覩墨花痕

行與二三子重蔵入萬言誦歌聲兩廡冠蓋忽高騫

高山峽背茂詩次蛮葉步韵

半界訪道滿一徑泉山尖開法幾玄了論詩已白指

抉吹沙裡似紺瀾水中塵如與仲殊語中逃悉芸耕

菊月賦贈友人

猶川凝百曲巴谷信千葬芸閣書常滿花庄酒足吟

秋英滋至性甚瀨激清音未若皋比暇先生一鼓琴

里社飲客副儲汜水田舍詩余樂其意而和焉

里人今善藏延客飲流霞茗罷傳蕉葉羹除摻菊花

牛聲蹄攏綏馬守入江斜但醉何須去明朝更可賒

上東鄉丞郭代

錫錫抑何求東行卜一丘驪塘山迹古龍壑水聲秋

百世非能卓泉香致可幽吟哦公事亞是處頁湯休

上東鄉縣尉代

高出如可即攀首嚮田用介鳥群皆雅靈晃陋欲何

結巢千仞下敢坐一燈前未了因中事初焚栢子烟

贈王吉士上燕京迎女

不辭江干別言將萬里情護關雲下舍黍谷日邊明

北國車何速南陵路有聲莫持遊子袂爲爾視前旌

九日湖上

湖潤一衣帶澂秋淨可沿丹楓蹊曲斥碧薜蘋靈泉

少坐茶香起清談興味濃塞花更醉眼落日斜青松
好友悲多故高人憶少逢幾年滄海客惆悵白雲峰

壽倪隺舅七十

日集長庚合雲流太乙宮飄然汝水上可與錦江同
野外披裘叟河濱釣玉翁豈如居大市晦跡隱壺公

辛酉正月丙子揭隆吉令伯瑞偶集前瑞云誰

陸古跡適奇夫送科案餘來予咲爲之解

登頭非善將誰爲乃公謀楚漢東西割鼎彭左右投
功名欲何堪何事視樊侯寂寂釣臺下前灘水一溝

贈羅想開

公今隱在市豈必與山阿藥圃梅君錄芳林杏子多
道非殊柄事術固與天和爲續神医傳宮題十二科

徐梯行山樓談雪

坐雪山樓下清言足自歡竹爐呼臘酒盤食作辛盤
相對于時寂濤緣更與千困凝瑤增士偃臥不知寒

賦倚枝聽飛泉傳塡詞和尚之句

不堂吹殘雨浸葉卧聽雲濤如一勺水往與衆波群
至今令人喜洶川是我閩源來今未澗且欲枕清淪

其二

泉自前原出伏行草中寒塵餘穫雪陰壑満蘋風
咽石蟬聲斷廻谿鳥語重擬將流水引跌坐寫梧桐

壽揭隆吉

滿籬風挺挺竹徑雨瀟瀟堂下階前熱門前轍不稀
傳經留暑帳奉檄遜媥衣有客驚雄辯流雲四座飛

菊譏

黄菊來何暮徂冬受此名傲於寒有骨榮以淡無情
特立出其類孤芳大可貞今吾貧也李久食勝秋英

其二

佳色遲遲在誰將至性同敢名羞李赤猶世耻桃紅
妝不凝冰雪吾何妒雨風但教元亮醉采入酒杯中

杜鵑花

杜鵑紅解笑何事隱墻陬以爾嫣然艷誰與哭者羣
蠶叢魂已盡鳥化血猶殷比圍年年恨殘枝故赭顏

其二

豈有千年血哀鳴洒蜀山用裁猶可碧湘竹爲誰斑
寂寂遥江上壘壘鬼塚間無情緊艸木遺恨獨相關

春夕同車玉虎小集老聾琵琶助酒

撥火烹苓雪留觴鼓忽雷客殊金谷集我已玉山頹
鴝舞應慚謝龍鍾故咲裴不知胡樂美但索掌中杯

栽禾

流泉五里溪千畝夕陽西細草驅鳴犢疎篁狎舞雞
青塍椒局布築畷稻針齊浹日噫嘗麥春腸已數啼

紅葵

蜀葵行萬里旌節命嘉名徒以方娥魏何能別并邪
簫舒風未落勁立日如撤孑孑干旌在丁年濮子鄘

蜀有旌節之花葵也今於屑氏書圃睇睞之而
知其有悠條乃名賽牡丹故有三四語然人皆愛
其豔惜其無香而不知欽其危立意者不見蕪居
圃出使初年節旄未落之時耳

過淨土夜坐

月隱雲痕白風徐露氣清僧爲呼茗汁客自聽松聲
群息心如夜孤吟意欲明方知天籟寂昏曙倚高檠

白翁太夫子日倘楚歸

行經星車輝中江微已環五峰生園外二水出橋間

總稽郊圻浦楊荊羽草閒自公多暇日登閣見南山

南州鎮府宴

新府軍中讌春臙擁大牙飛觴歌吹雜行炙禮儀奢
江浦菱烏鬱園湖膩白沙醉狂難漢語復請奏胡笳

其二

將軍多揖客禮數未云奢詞苑今牛耳勳階昔虎牙
揮毫因扶石算爵類量沙歌罷催壺矢何須慣暮笳

其三

琴瑟開春宴鐃吹罷曉衙齋唯脩馬埒暇卽拂龍沙

楚語啼羊枯奏心畏趙奢何必今振旅行路傍歸笳

閨七夕謔

白道循秋夕何如此夜良輕風疑響屧疎雨畏褰裳
機杼將無倦娉婷未欲妝清霄難再媾隔水盼牛郎

江畔

江畔披殘雨行行獨濡衣暄妍今若失炎烈忽焉非
[illegible]蘆中墮寒吟木末稀予懷何所愠思擲故園薇

秋詠予

[illegible][illegible]同浮渠微生大化餘纖毫增羽翼一息恣吹噓

蝸角何能圖蟻穴孰結廬最偉秋夜熱畢命點綴語

上橋寺訪蕊也夕別

上橋南郭外古寺夕陽中不聽禪音滯猶言世態工
菩心脫柜柳秋思拾梧桐何待廬山路携賢閒遠公

秋分日郊行

日月來何亟璇璣登自由山餘黃葉坼潦盡白蘋洲
墜露穿殘履噫風刺敝裘荒城秋氣塞無界可分秋

中春一日同二楊散游因入竺延斤上軒啜茗

和楊次旌韵

出門俄趯趿帶曲隄游人活活入溪聲合浮浮坼氣
新柳烟粘白奇松雨滴烏巾恰喜途窮處精廬逈不
塵

其二

竹園瀰有斥十笏養金仙戶外誰家地窗中此界天
春林青不厭晴野綠相憐於水何能爾新流淦自然

其三

大堤行蜿蜒斷岸駕蚴蚪農事驚何早饑心祝有秋
茅舍安猶險桃源樂亦憂但覓山中醉誰能與世求

余入塾以訓次稱不肯館行予
聽者食頃爲撫者紛心延戒之

其四

昔人春可樂是日日中和三友閒縱少孤僧靜行多
蓮心如作社茗汁便揚波幻貨誰當卸空王柰若何

次旌忽有畢貨規
佛之頌故戲及之

嘉晴

床頭稀夕雨屋角潛朝穿衣起踈櫺白徐來半壁紅
鳩雄呼舍北蝶伴過墻東春藹如相待無私一祕宮

同二楊度帶湖西橋談古蹟因屬延上人

空蓮臙精舍露涯湧決泉（橋西古廟若其址有洞之可潤云大士坐處正當之）
我朝多善士汝淌此支川（九日馬家橋興建之十人後建之尚日十義橋）
古碣苔紋落殘橋竹影聯津梁仁者業慎勿委慈船
橋沒于俱來復架其上延公寔
共成之公將欲他往故末云

送客流芳河早發由楚入黔

今日江千里長風水一濆巴人猶郢曲南種盡蠻謳
引劍旋能氣拋書信虎頭斯時當濟士豈足道封侯

湖上

湖波湖外靜晴乍稚子日遊嬉折柳呼黃鶯敲株聽畫

積雨乍止同飲流芳河上

飲酒芳河市名川此波增空明纔不雨雉辨並如雲
盤飛何能了焉有固不羣寧爲鬼所笑勿作送窮文

河上謁戴無聽先生

地作中原紀天廻北斗文帝廷旌鉞命皇路聖書遊
衣紱槃相御援琴鶴不羣龍山宜百尺有客占青雲

其二

召南宜惠日河上問經時心鬪吳水釣意與楚波馴
碧璞誰爲貢琴材未敢材願言嘘朽質並付赤棠枝

甲午春仲至臨江欲徧游名山不可欲作詩紀
績且不成韻豈作山水佳詩亦自有緣也耶

口占自嘲五韻

風雨心偏俗勞勞客子慮如何門刺爛翻斥晨痕跡
下筵孤無語名山寂有書方知康樂勝伐道借千夫

冬午獨步

太空澄不滓微有息相吹勿以天心倦遂云物理衰
北夫張鬼斧辨士濟神錐擧火溫仫酒惺慨醉者誰

早冬

上吟庭桐微霜奈若何艷如羣芟欲傲且[illegible]
霧散凝孤石風篸息違波怡顏非有媚天際自皈[illegible]

送俞掌天歸西湖

瀟游汝之水孤雲匪所依舟人晨已駕君子念將歸
惜別慨然盡修途相與期江潮何日涉靈翼故時飛

偶至帶湖菴

避暑趨蘭若方知患有身杳然辭俗子遂爾作閑人
竹無輕陰潸花橋滿影新假聲何特特勿使臥僧嗔

其二

客入仍高臥相呼復默然津梁知汝倦木石恣予顛
見與僧皆北來同去勿牽猶將殘夢理豈若夢中禪

攜出城外得涼處

夕日夫何愛明星旣火中爪語仙子露蓼岸庶人風
吹息誰能止熱炎已自空予心微有慍不與舜薰同

同悠禪訪藏經堂古徑得壽菴宿焉話息天欲
曉矣是時十月二十有七日稍記一燈箋上

晦大師韻記事

古林漢可舍兩徑未常閑竹立主人在茶枯客[illegible]

出[illegible]噫風髮波水是夕大風倚霧信疎山出山五里[illegible]

無寐雞鳴月一彎

㝛菴主人東生是夕在林外佛頭寺乃倉倅借

宿占靜浪箋上晦大師韻詠之

紅葉紛如市縱何竹一村星依嶠影立風纖磬聲奔

豆豬泥分徑松毛石壘門敲推誰是我未敢扣人昏

坐延云昏不叩市門乃是敲我門者

高路人約瑞雲往高山不果行致嘲二首有離

家僧更難之句予爲解 初夏十日

居山心已久何處是高山一夕春而夏焉知忙與閒

環途舞所住閉戶我其間俗慮由來少如茲不欲刪

不欲刪是不可刪 其二

大地日相偶僧家影亦單出門疑不得句天唐行路意

非難如是觀吾止云何適所安高山應百尺已作眼

前看

瑞雲四十

夫家辭物非作佛[illegible]年天地縱饒舌雲[illegible]

松叙九十怪蓮樹五臺鮮爲待曇花熟豈非壽者[illegible]

鞍山觀塀中遇鍛者喻褭

卅坌浮止側胡然鍛者音佰思金亦鐵妄聽鐵爲金

辭世劉伶鍾居山李白針斯人如可鑄何以鍊予心

鐵可金則今人皆不肯埋矣況肯磨杵乎點鐵之

云卅仙誤人矣

和望仙峯學韻

東來鮮淨土古意深山多趺坐藉松栢徑行依薜蘿

孤僧習淞汨過客詞繁苛就是鎮長在登然宜見呵

濟青田里謁蟻衣禪師新廟和師去日詩

東來何所去投錫復青田止止今無地非非故有天

懶持騶海鐸恥丐買山錢莫匪空虛住重歸枕石眠

擬迎春應制 唐戴叔倫春日早朝韻 己酉正月人日

惟王董治官春德播民懽日復東嵎青風除北陸寒

綵花傳甲帳綵菜賜辛盤倘布寬和詔忻從象魏看

五日雨訊楊子次旌 有序

矢再食以烹葵苦聯辰而炊桂等蘇廚於齒雪僞

顔瓢于飲水原子之歌伏難祀人之疑信矣相憐

抔郎庶有同乎

此日春雞堂春風淡日寒雲沉行于歷雨烈敵人詩鳴逐綠床谻鳩聲靜屋端何憂黔哭冷下土有時乾楚詞后土何時而得乾

夜集游朗公宅聽胡琴

初作春宵飲琵琶鼓再行檐間流漢月簾外亂胡霜叱咤騶巾幘温柔靚女卿幾回聞此曲絕韻拂塵梁

客十罷主人邀予還聽破陣曲

送客還留客既絃撤楚醴工云造胡琴廣東者佳呼閔踰大漠

叱石塞來須是使酒虫躍宜將駭獸停狂吟何必酒惡與衆人醒予既絕酒宜獨醒然醉客聞聲者已解

贈李文秀

以予抱龍性胡爲處燕林平生不技儈戲術變黃金豈謂弦中理弗如鍜者音誰能從闤市一鼓子昂琴

上巳呼友出流芳河上

前遊良有以禊事幸相於小徑穿溪出流泉落澗餘老稀方戲蝶柳暗乍驚魚一勺滄溟水吾能辯太虛

表典

太眼茫輕烟浮光慕遠天柳眉紛自咲桃頰爲誰憐日靜鳩聲緩日初明鳩聲甚疾向午則緩矣風酣蝶影鮮春中蝶少有一二迴依草斥色甚鮮行歌湖一曲何事買山錢

其二

復斥倚桃李伊人咏彼穠露芹呼越燕烟柳躍胡鯔遠憶小山峻顧憐大壑淙湖濱春可藉與我草芊芊

上巳集龍潭橋

淸湍迎麗日曲斥藉光風葉暗帷頻柳花明綴白桐月令桐始花祝鳩聲自樂楚雀色逾豐何物當除去心隨

流水東

綠蝴蝶　限青

鳳市淡綠竹爲爾咏青青柳下誰能艷橘中故有靈争妍欺散雪拼影見微星但悅何即面焉知共真形

余見之竹㭊大兩寸餘色正如沙綠○李嶠咏蝶相兼惟柳絮余特言其與柳同色耳○崎之靈香蝴蝶○粉蝶如散雪今綠者色更媚故以并柳咏之○雜俎記蝴蝶有翅濶四寸餘上有二金眼

贈李縣尉往吳門覲省

丙午秋余及李子與園同寢舉而李子怡然載在
吳門觀察公同游者賦詩贈行則余綴其後李子
年方鄭友志同衛公余觀其攬轡意豈徒在千里
之外者良友如雲冰心自若雖然下馬庭中識者
幾何人矣

秋塵何以別酌子有黃花慷慨江流楫歌吟漢渚檣
得驢供午饌呼鶴舞晨衙自誦驚人句寧須儗謝家

其二

行行辭木葉折帆更爲期曰有吳江水從之宛在坏

土壺心自與鐵研賦堪怡繫馬庭中樹媧欄似昔時

初冬至雨花園訪眉月

竹林環十畝幽曠與心謀曲步蓬蒿徑沿流杞柳篝
秋雲生町疃夕露溢畦婁獨見雙岩下明光在指頭

從軍樂之一

帝出建章宮功宗渭水熊茅分周室實竹合漢家銅
南北天戈斷楊荊日羽同將軍今奏檄不數晉平東

童子楊著俊既習詩復受尚書業咏以勗之

我聞昔哲訓惡有多書詩六義與其性勢論語宜
詠吟兩書奚典禮以通之惟此二經指歸哉童子汝

歸途曉發

秋中秋乃至旅夜得其聲但作兼旬客俄然萬里情
涼雲遵岸濕曉月入山輕前路誰相待秋聲滿故城

九日在東湖精舍同曇公早飯不登高便往湖
上行

此日不登臨清齋共一簞涉江波始濟舉險路良難
綠寶云然采黃花已足餐林皐宜散髮拾緝向誰彈

九日望城上遊人

誰也城隅宴登城意欲高無由稱獨醒而且啜其糟
競吹喧羊尉推塵翼馬曹焉知陶氏子栗里飯蓬蒿

懷仙詠

帝湖西百步其下似龍湫深靜渺難測竹樹爲之陶
我將跨五岳胡然覺一丘會心致有在汗漫亦焉求

張水部館中

文章稱水部勞績咏河干日下荊楊合天中汴泗安
誰歟歸馬首乃爾救豬肝今此徐州客能如李與韓

其二

報最非吾願微官敢望酬公卿誠禍命吾道合淹留
漢代薪逾積緱山鶴可求玉田香秫熟避爾北山頭

其二

十年三被刖老作外簾官壯志灰雞肋微名愧鼠肝
蓮輝分午夜荆棘畏千盤便欲沖霄舉凌風鍵翮難

贈泉也先生

公欲隱于市含生可若何休居非戞屋獨寤作商歌
玩世禪中亂談文掌上螺一觴時一咏乃爾絶嗔苛

贈丁風人自長沙反汝汭

斯世公無媚胡然欲避之庶幾清可濯安在水中坻
真我蘧然在徉狂匪所期長沙多鵩鵩汝汭又何居

贈釋印秀居帯湖精舍庚三十

歲路公方壯安禪得九齡疎山雲自白受學于疎山寧大師帯
曲水能青林響吹孤磬湖光渡古扉東軒原有月千
里透窗櫺

臨印禪房問甃已未十月十六日

脫屐禪扉外經聲不息聞云何談野闊如是辨宫開
雨淨花初散雲流葉自斑剎那[illegible]氣盡千界定中瞏

昨夕震雷風雨故三四以云是月五日立冬矣

贈道者聶瑞吾

自得長庚壽非操六甲符生斯中土貴書以後天書
不燼黃岡玉能求赤水珠何如浮海客采藥避秦胡
佰開巫民稱梅樂鄧葉四仙人撫志唐鄧紫陽天
師予臨人也有開元天子贈詩予蒐之覓焉竊其
韻爲何贈之時聶年八十一矣

武當閣體上人居甚阻近迺求不售之地數丈
欲規之如精舍北平張先生啓其事而余佐
之以詩

何以劉熙臨端居是梵天一城疲欲往十笏足非偏
寶雀梵巢至饑龍藉鉢眠隠裝誰與辦爲問買山錢

秋日登靈谷山訪荆公讀書處步韻

寂寂南朝事江濤幾夕空迺知疑宋史始恨改荆公
寶墓一杯土靈山半畝宫于今襄古者誰與嘆遺風

其二

將子尋谷口登陟緬虚空吾亦非爲吏犁昜未作公
何如采白石於此齧丹宫無取十年刖[illegible]

後遊從姑山

不記姑山路沿溪訪碎巖燒痕靈雨合樵徑懶雲多

祠毀經聲斷碑殘篆跡磨一五觀止矣千仞意云何

謁梁椿如先生

行子何將去行行問棠郊錦淵龍欲臥金谷雉斯巢

若聽流雲響誰驚曲月䏍我公如可借無使二州呶

梁公先令臨川

其二

公學萬人敵長才百里非不致花冉滿盡令稱梁腓

雞垒谷嵐斷龍波月影圍雙鳧將振羽相共紫雲飛

賄金谿李令　代

青雲自結林紫氣附其陰荒谷平如錦流泉出似金

橫虫乘夕度介鳥候春吟知有仙人令猶傳宓子琴

白老師報最頌言

瞻彼荆山峻其巔有木櫳杜梨何日植枳橘亦應殘

適以清姿異而知素節難誰言桃李滿岩桂獨爲冊

其二

弟子傳經畢先生自此升誰與擣鶴友乃者候鳧乘

恭野千林苔歙江百頃瀠葦編今所詠吾道古門[illegible]

初見廣信理刑陳子雜敘　其三

三年猶戶外今日似升堂敢望同其庶何如點也狂

文章惛悃兩意氣托彷徉長愧蘇門客相將一瓣香

送吳上人入都　四首之一

大地應無礙流行信客槎鷗心殊不異象力故非奢

一六河中水三千海上沙逍遙如可盡悟我過南華

萬石塘晚泊　三月晦日

古柳拒欲涯孤飄逐落霞岸容餘草樹江漲潭影倒拳

光風與春背盡午末風烈夕霽乃止星從晚汐斜不疑雲漢路

[illegible]可覓仙查

春雨泉晴遊醉

鄉人趁社事是日萬方同國社民社同日西景宜翔步新泉

泥濘鮮先一夕雨倉庚芳草集玄鳥舊梁空人瑞今何

有傍兒日醉翁

致懷游朋公南歸

一騎出長安迢沱路百盤松髯嗟委翳梅粥嗅芳酸

山海歸裝索峥嶸隱肺肝炎方仍雨雪孰謂不勝寒

夏夕禪

聽輪趁脉谷末㵎宿東墻飲德禪中潤吟聲枕寒長
于爲知我樂詎可似臣狂腦熱宜將去蚿蚿向上跳

馮某入朝奉除書同賦里句贈行

言酌臨陽水雖亭鑫澤東退方辭枳棘上苑集梧桐
秋雨翔青雀宵星引白虹行爲廊廟舉何異況長風

人日集徐子文印樓論詩

春連人日齊端爲是人來茗盌清冷水詩編錦繡堆
得句公如謝分題客似枚百尺樓頭夕山光出酒杯

半畝園　卷十三　詩　四一

過詹守北故館

判歩今誰主談經昔有朋編籬仍舉竹種堤已苔藤
序有螢沉字窗前雁乞燈短髯如可睹髣髴識吾曾

晚行虹見

歩雨愁歌女朝虹詫美人振衣猶是夢摘履故無塵
行也徒嗟苦驅之孰使貧如何占蝃蝀塗潦復悲辛

丁卯中秋於普賢寺見紅梅花十餘朶

秋途行且半梅朶數枝紅不憚炎氛歇而滋夕露融
朶花香有恨桃面媚無同此物靈根在時將奪化工

冥翁示金剛註序言因待聊何爲壽

儒子師臣日何殊尚父年至人旋邂會吾道足高堅
養直非無以葆真得自然子云仁者壽不藉奉金仙

輓楊叟卒年七十

叟也古誰似春秋罕在今猶勝藍尾酒獨咏白頭吟
所守先民璞無遺令子金北林聞大鳥喈喈恭雲深

從子周玉之楚訪邵陽令

策步遊南國邵陽路不賒緋桃紅雨徑文竹碧雲厓
士作濂溪語舒過柳墅譁可如勾漏令暇日采丹砂

武陵亦出丹砂

半畝園　卷十三　詩　四二

冬朔過家二叔父塋頭

天地非云隘何爲患有身將觀千載上未止百年人
高閣象太極環堵集無垠況有床頭易清談風雨晨

其二

由此稱名士尚將三十年演黔留屐跡山水入詩編
目出滄田外居如魏晉前亦聞童子誦正爾度便便

題

齒民何乃慕發路豈[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而鼓槃非樁桊雖未末話

微貧易潰心饕卌無厭姑自垂亙模毋將爨黑甜

夕食自嘲

陋巷倚廻溪斜陽古柳西談經王弼豕呼字祝翁雞且隱東墻鈌壓流夕爨齊如何愁不寐只有夜烏啼

汝川黄石麟元胎甫著

五言排律

郡學成恭行春祭

汝水東溪合黌宮北斗躔山川環筍席風雨澹蒲筵
春祀犀神後晨趨百吏先星迴朱鳥正雲落墨龍鮮
接武伊同步崇門匪賜肩梳蔾吹漢火敎竹蕩秦煙
干羽初能舞詩書尚欲箋誰與作頌者於此有人焉

擬五月夏至應制

辰刻永日地表卜天中北陸星纏斛南交月令同
明都鳌信厝化國洽神工妖鳥傳羨鴨征魚避黍箭
續齡絲縷續辟惡鏡文空尚閔吾民慍揮絃理舜風

甲子立春擬御太和殿應制 實癸亥十二月十九日也

天行不復閉重闢聖人宮日會璇璣左雲生玉琯中
迎時周太史上壽漢三公赤道秧振霄青旂海岱風
賓增齊占步黍谷比笙鏞布德乘春令驪心萬國同

贈李縣圃新判敘州府

東井天維耀南溪地絡平嘉魚巴客釀言鳥漢人聲
山袁朱提隈波餘壘水清詞臣持節重廉吏荷琴輕
乃以趨典命申茲奉檄情戎州今較士僰道昔休兵
截驟王尊御當閑任瓜借 永旌君家唐節度往譜衛公
銘

賦得小暑至 月令仲夏之月 效唐人應試體 [illegible]

靈雎棲鶉首炎風致欲歼大田登赤黍太空薦朱櫻
反舌懲無佞鳴蜩肅自清大德中陛正陰茅始不盈
車旂猶孕體簫管乃均聲茲焉乎夏令宜爾處高明

秋晚愁江城下 分字體

虎瘧烏光盡沉沉落霧横驕秋秋氣薄嚴夜夜聲生
百步蔘蔘鼓千營切切箏宋城悲寂寂漢道禁行行

贈韋理刑入爲吏部郎 代

舒車趨汝水有詔趣殷卿 鄭公陟一山子邀難匹田字殷卿
郎莫與京紫囊蘭息滿巷 玉栗文清僉謂一經使玄成
宜然三事英 晉 魯流難舌署功若虎頭城何以均邦
國中階政自平

季暮歸由湖東一宿

郊野三丫路河滸十里沙將擬天不夜有若月初斜

每聞田父占今日乃花朝夜雨何能盡春陽不敢驕
青猶憐萎草綠故厄柔條出日功方作開氷道已消
時欲和氣來物稱迺陰凋徒畏蘭絲令佰吁孺矜識
藻衣天子哲并服海人招時傳海外䗶敷吉貝如徵貢窮黎
敢忘徵救時衣與食望歲怦而憔誰念祁寒苦咨嗟
可共謝閩家占花朝晴棉花熟予是以愛之

哭李石臺先生像

尚作平生夢平生夢未稀昔同翻墨汁蚕遂染青衣
吾道術初盛私心異顯微傳文留莪氣畫像睹豐頎

天上差堪樂人間故已非玉樓今復御作賦乃應歸

七言律詩

舒學師致仕賦行

出祖東門藹草青歸歟夫子展車軨風聲自樹移鐘
閣雲影長依洗墨亭雞肋一官輕解綬鳳毛孳子喜
傳經秪今兩地親鄉晉百里猶能占德星古劃聲傳箋移蜜承
春闈舒師從其左嶺君進賢北山

四月四日馳報舒世兄登第爲老師志喜

是日留春春日暄泥金萬里汴驛驟諸生猶自翻書
帶霖翁誰先吹雅垣黃絹馳聲最杏寡紀綾宣猷々
薇垣講筵今問傳經處南游臨汝是河源

擬元日早朝應制 限庚

至儀天象統元亨閶闔晨開闕右行萬物咸資形乙
乙一人有慶兆庚庚飛龍赤羽交旂舞振鷺形屏佩
玉琤恭聽虞庭歌喜起微臣拜稽敢賡

咏制閨怨 韻限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萬丈尺雙兩半押古

一輪明月照雙溪百尺危樓映水西萬丈柳絲牽斷
六五更風雨泣寒雞六千路絕三關遠七八書成兩

地齊九十春光將過半四郊惟聽二烏啼

其二

百丈狂瀾湧九溪巫山二六半倚西千門烟鎖三秋
雨四野鐘催五夜雞一片[illegible]吟[illegible]淚落十年愁積兩
眉齊萬花七八多摧折刀尺無[illegible][illegible]袖啼
寒蛩泣秋草凉雨滴芭蕉不覺兩感抑鬱發之

管城子

托跡仙城二載餘愧無明眼暗投珠毫端剸竟衍生涯
門羅雀網紛遊座隅仗劍不堪追昔事[illegible]可計賦

窮途狂狷本是英雄色收豈何曾識丈夫

前山遠眺

遠經十里外洋逦景物音容便不同幾片殘雲飄渺
吶數聲新雁落秋風村煙乍起林微白漁火初明水
漸紅人事蕭然非往昔不堪惆悵臥蘆中

春日寄友

幾年少與故人期萍梗何常勝舊時滿腹旅愁逢酒
解半生懷抱許誰知春雲春樹望中盡夜雨寒燈夢
裏思偶看梅花來驛使流鶯百囀荔園枝

旅舍不寐有感

臨軒遙望月西斜虛度光陰老歲華盡夜朔風悲鐵
馬滿天寒露冷梅花塵緣未了因成俗思緒多端說
作涯何似向平婚嫁畢白雲深處笑煙霞

寫意

貂敝囊空壯士窮江頭日日學漁翁葭汀閒看野鳧
戲柳岸追尋曲水通蒻笠濃遮春樹綠釣竿斜挂夕
陽紅得鱗儘可圖行樂漫换春醪待月朧

同揭文正張天儀在中叔雯飲流芳河市縱談

小齋邀因簡諸君子求和

共向黃墟挂葛巾悠然命酒瀝河濱名由貪賤成前
士論入文章失古人倏忽兢騎皆白帝影形相答莫
爲神諸君是處分醒醉試覔中山避兩塵

贈車上閑入京

春霽南風汝水摶飛舸北上入長安飄師除道開千
壘天子臨邊攬八鑾時將西征旌旆蛟龍清謖謖戈矛貔
虎静桓桓知今神武咸無外萬里英雄集總干

東莽飲

云何夫汁夜厭厭自戀林蔬得苦甜行迹苔痕緣徑
濕歸情柳絮不泥沾有懷此地山川改何衛來朝日
月黏但約開鐘無却步知公裁兩待陶潛

舟行

出灸秋聲襲淡辰歸歟秋色點征塵漫浸行路多旂
語汎汎同舟雜越人野炙山紫津上市斜風密雨麥
中身暫時行止非由己安得康途絕苦辛

同謁隆吉試歸武陽亭酌月

安得天心明似月每裏客况淡于秋兇手大好斑生

箪瓢袴役嘆季子袁若使筐篋酬罘里願持斗酒
凉州昔年十二河漕策今日重來可見收

次張亨得叄中韵

綠非青蒿雁小盤褒人何衙乞鍾官葛巾須醉陶元
亮半帽誰嫌管幼安餘勇麾戈天未旦大聲吹律谷
猶寒閒來每倚西山月拄頰窗前耐久看

楊立生五十初舉子以正月上日作湯餅會卽
席同賦

予木傳經易有商尼山占法異从長得琮正欲嘲弄

蚌引筋何嫌錯弄麈庭集桃陰春始旦梧留椒液歲
方剛剛懸懷玉稱名字天上應聞笑語狂

己未夏五月寓盱江兩旬寄懷劉元子兼訊李
聖水

百里何居共賭闘乃知異地亦同羣曉風麻谷西頭
月朝雨蒼山北面雲辟世安能從閉貢出關久矣媿
終軍龍潭可爾盈千頃擬逐危車競汝墳

其二

別意如隨夏日長兼辰兩月政相當流光與義皆無
益世態何人號最忙雨及兩疇苗二頃月臨東谷木
千章龍潭誰也同歌嘯惟有窮居李十郎

九日同劉元子徐甥孟揆沿盱溯河因至灘腰小
飲觀雜劇

誰能擲罷鬪丹崖帶水清淪足泛槎高岸孤楓紅已
片疎籬晚菊綠初芽漉巾何在非元亮着帽焉知不
孟嘉落日荒林喧鼓角漢人處處弄胡笳

李聖水寒冬往會城贈別

江頭旝纛作何忙一舸衝流入豫章昔我經途逢阮

吳今誰決户問袁僵平生但有心如雪世路難教鬢
不霜出矣歸歟四百里應裁古錦綴空囊

贈曹東美 曹心格先生後通判撫州署建昌府

侍中三葉乃爲郎一乘星車出豫章桂苑有書傳北
史杏園無句怨東皇盍歸解榻青城右爲偃撥戈白
水鄉上在玉堂應入對知君已治含人裝

巳巳九日

吾志登高不在高平林松檜徑蓬蒿遠山淡淡天多
務中谷飕飕海未游縱步所如非索澗舒懷何設不

題倪閣箸却且遮蒼髮勿牽幽懷訴悲壁

是日不登高再咏

緇地徒開戴氏杏遠遊何術汎仙查腐儒勿與乾坤
傲豎子能令楚漢諱身泊衙中宜似葉目窮物外已
生華豈知今夕東籬下一徑秋莖爲我除元革七八
菊東籬下脫帽作姑將詩
從客插鬢丫

梁溪秦景天有武昌懷古黃鶴樓諸咏余臨陳
賚予僥又素餍之余亦有懷和意二首

旅人還涉豫章溝有客行吟效楚謳予昔寄聽月巷邸溝畔秦初至

亦居之試問山川迷夏口安知吳魏鬪江頭府公不後
尋任史州將何堪拜故侯今日煙波東去否君如作
賦莫登樓泰且倦遊矣余亦苦作旅人故同斯嘆

其二

江樓令是古人顏黃鶴歸來不已斑瑞有鳳凰宜不
錄賦如鸚鵡亦當刪蘋花露搖秋渚茗葉巻雲閒
曉關但記潘家稱善釀願爲沒斐入樊山

爲樂安報計予留代謁者

公功不媿邑中名奏計徂今政已平晩渦殳兔歸並

翼春江瓦雉咏同登壟青自是微元令與論猶然兮
冠卿我亦劇緤垂一劍爲歌長鋏弗勝情

贈黃仲妍楊元儀先生的

一經不遺一囊錢文採飯而樹故阡在昔青箱用益
鄰于今白旋挨誰率幼安梢斂應難別子敬琴亡可
自憐地下郎官無太苦知君久矣咏裏仙仲未卒時自題清貧
半擬仙

王母節壽

昔閔貞士存孤日今睹貞嫠撫子時最念北堂封綵

多遂從東海問黃眉燕聲歷歲留珠綱鸞字崇朝下
上界太史修書徵烈女尙術南國采風詩

寄都門樂友

黃金北闕昔求賢南國瑤珠入夢年千乘傳經文在
昔百城振旅籍留燕每懷黍谷相爲煖獨嘯秋笳亦
與憐今日石渠將待問可如披睹遇雲天

次盱江鳳皇山賦贈鄒暘巷太守

彭蠡之東分古郡盱江上直斗星前層城画戟封麟
節列道朱旛引鹿軿泰伯文章垂典冊會公事蹟入

神仙翼書數下從良牧南國宜歌鳳鳥篇

同周廷玉自臨川歸溧陽　代別

望望青雲蔭汝皐從公逆旅醉醇醪試蔵蜀使千年
石啻孔吳儂八月濤不美文章傳御監那堪意氣對
犢曹丞明一問亦冠容仲蔚于今賦丞蒿

代贈巡東道羅擢陝西杵皺　羅故江西人

平時衣錦領江州有詔西征借一籌若曰東南嘉底
績惟茲河涓慭分猷富儀奉徽來爲頌杜衍持符未
肯留倘許芝田供辟較胡然猶首戀中丘

贈張闇子同門

蘇門名字六其疇今日仍當村宛丘古道徂茲供騁
嗚斯文由爾距併優英英錦谷雲初瑕濯濯銅崖月
向秋然也能爲沂水詠誰將功業道由求

贈湖東巡道李公

洪州之左列三州山水分爲十八樓紫氣浮浮從北
至黃埃渾渾待公接山來刺史名清嘯不假將軍號
大頭今遇高皇親作誥論功畫戶已封侯

陳郡伯觀風應教

青[illegible]詳能赤嗅吞嘯來門出自天[illegible]胡笑
[illegible]孟子人傳古與莊生今古自決之孟子先若以[illegible]
何如親炙獲提撕真儒千載徵符節君子亭前立光
溪

其二

若昔臨易到大州王會廵矣孰其崢雲山尚自名金
石星野誰將應斗牛鳴鳥韵如天際落雕虫技比隙
閫闢衡門一攬蹋千里豈後仁聲藉翌邪

贈邵司馬尤石蹊

大[illegible]地瑞明堂日駿鹿將軍上郡年侯公襲壁壘秋笳
人鼓[illegible]滿軍郊烱夜條客開弦督撫紙從崔伴呼琴石若
用[illegible]肝試王用祿崇聽彼干旟何孑孑初承春令捻
[illegible]穀八正月前始

賦得擁守蓬茅但賦詩　戊午六日拈茅字

[illegible]東一徑舊蓬茅戶外行吟捻柳梢適爾雄心追競
寫供而清思擬推敲乎時寄可蒞任承寒句從誰訴
正[illegible]或同治生難與拙已詹乾卦在初爻

謝徐州劉子見寄

澗洞千里問淄濟梅雨將希柳發津錦報代征雲閣
下珠蟣不逐日波淪史通一帙删紕繆皇覽重紬道
推劉却念河干烟景寂好辭爲我唱陽春蟣咏翟羽徐州貢物
也史通劉子玄書皇覽劉孔才書于玄徐人好辭蔡伯喈借用辭字不協從之
代寄東某來于靈谷下作陶居居有得月樓谷有瀧洒泉瀑布
君家古道未磨綸薰谷巖巖足爾思月過庭樓松影
佳霄役陶徑菊滿滋奇文有客題黃絹勞勤如了執
素絲瀧洒相將觀瀑布歸來共賦晉人辭功成身退之思切矣
丁未夏首間允吉兄將之上都贈行

萬里燕山振風襟誰能都市擲離琴東行傳遞徵苻
肩北向星雲驟劍鐔彼共高堂呼白玉吾君築館號
黃金相從揚意宜相問司馬方將賦上林
中秋贈本郡督儤通府人名東公公諱文甚宿
儒英何不處嚴廊上郡端容稍紀綱暇日吟哦推元
叶白古人政事失龔黃麥歧自足供飲餉菊實殊堪詠
瓦大名府有韓連水北流方滌筆爲公重賦見山
晚香公晚香亭予郡判起宋作見堂山閣王文公序
其二
屏星煒煒孰能儔文學兼人政事優總括不殊將
服瑤現今已能楊州豫章仲子與初爲晉郡休原揚
欲留共說大夫多賦咏登高可與築樓秋公廳西旨出樓秋閒
二月上日賀李現菴滋郡
東行萬里發榆林汝上青陽阜色深上直天文星日
斗出宣皇澤雨爲霖鹿循庭庇扶雙鶴鶴蹲庭階伴
一琴此有龍池堪浣筆蘭亭遺忠猶今
壽崇仁令蘇公代其邑人
臨水東流清且漪蘇公戾止汝之類庭中一鶴呼仙

客戶外毀魚絕寺人文字自傳經國手歌吟應現比
丘身我姑酌彼連樊渚爲問廉泉直幾緡臨水出崇仁之臨川
山東北入汁汝水
又代郡人
泰山之上出青雲沉水之東有使君爵氏周官書佚
史才名燕相匯虎文清江淇港誰能似茨石巖巖不
可攀南陛仰之如北斗匪且平一路起星變書周公曰太史
司寇蘇公太史蓋史佚也臨東三十里英巨山有石佛企溪有清江水
寒夜飲聽琵琶大醉

竹箭火烈菊韦原有客能為破缶吟搥牢伊誰假
鼓撥雷倏雨響胡琴高歌素喜秦聲壯低唱韶
曲徑夜半唾壺敲盡缺衡冠不意髮駭竪

與山陰徐仲魯

千里盤盤類楚俗羞稱汝上舊諸生爵之安道非誅
食若有南陽願學耕身隱未堪留姓字舌存何在習
纏債酒船倘就君家醉與子山陰道上行

九月五日丁風人六十不伏老口占似之 本姓鄧

吳楚山川六十年那堪髮足已華顛詠茆僅可三間

屋種秫寧須二頃田若爾偉人當盡妒云何我輩更
相憐閒公自道丁公後乃父膺揚正未然 太公戰歿時百餘歲

已亥冬過嚴幹侯時幹侯欲歸山陰予亦去之

矢逝衷贈別

蕺山之下賦歸休嚴子冷然孰與儔自謂相期同咲
傲不知獨立久呼嬰稽嶠那得拜千仞天地從何覓
十洲予其釣魚東海去富春無事挂羊裘

答客求手卷

流查着艸作橹巢我亦蓬門客亦敵半畝盡如廚予

草孫廬一似漢人茅無疑欲卜猶蝸菜有字當傳
解嘲陋室鴻儒何得少今斯正爾畏寥寥

初夏途中口占

晴雨平分半日天遊人應接意寬然荇文微見三竿
影木秋橫流一縷煙籊籊丈夫園古序恂恂孺子錢
新田東皋未忍輕離去多許春工駐曼年 已巳立夏後七日自南門外步巫溪原

客以箋上聞吟老句不驚人為賦

拈起毫端處處津東鄰茅屋透西鄰微茫一片峯前

雨洞斷千谿兩上塵但覺孤節隨闊地剛吟老句不
驚人今朝自得無來去何必桃源始有春

旅查不得家問賦愁時寒雲滿山

昔人天地今日臉客舍歸思宴未開閉戶幾辭清四
壁閑簾白首是青山兩池應笑為同鶩蝸國能銷觸
與蠻雲下荒途行遠少誰將一語解愁顏

某兵頭入湖上菴削髮

云何不受羽書徵傺當年出茂陵向也號騎傳卜
矢今斯象力任三乘須臾禿首攜袋笠倏忽空拳詭

蔌矜階下冷冷功德水使君一勺散歒蒸

借觀昆尼日用錄感懷

云何穂予飽飢王爲是鍵銘錫錫忙碎穀可能歌有
鳥食痡猶自惜無午求將岩谷親羅薛所愧林丘卯
剎梁我乞金仙除滯着莫言飢債道難償

送全州董亡齡侍御棄官入西山

湘灘而北五千里道子賢哉孰與儔聞道一朝謀獨
往之官幾日賦宜休策杖偶然尋我樂卜居合是復
爲求西山爽爽章江外昔者洪崖住此丘

贈張英石先生即吉入都

萬里兒舟出汝于巳從日下指長安皇圻柳滿烟如
髮赤縣花成露欲霞大緞新加宜爽爽褊衣猶爾意
欒欒但得芳郊多種樹穊應二斗足盤桓

上臨川令兖州丘靜庵

高山岳岳日天孫代天孫一日我欲從之道已尊士得爲
師因士衆人皆有母衆人論自非徐穉終懸榻抑足
褒安祗閉門今也褒裹將涉汝誰與能使薄夫教爲君
臨令三年予始役交不然不免薄夫矣

其二

汝泃南邁郭外鄉衙門之下可洋洋春雲逸我鉏莚
亥旻日歐人蔡杜崇君郡治財皆衙尚寬嚴馬骨無能喧北市
衙所求敢入東橋歌聲何在非金石昂首清風滿屋
梁

崇德祠新成拜丘靜庵夫子像

南國仁祠桑百秋令爲夫子古其儔觀撫景路還留
犢所劍春郊勿佩牛涉水才名疑說傳臨易政事失
應劉他年問字豐碑下畫像依依記益州

贈許予昭先生

汝水東南馳百里青雲紀綫走其間先生宛在水中
沚從者踏之如大山花木半圍公作主詩書萬軸我
相班將無天下多難事未得江頭充耳聞

贈楊某自臨川徙知萬載縣

千年於此築唐臨萬里歸來襲恭封斗牛之墟占星
躔東南諸水識朝宗斯辰蜃氣成宮闕不夜龍光息
燧烽爲卜山川何以壽厭原更哲茂林校

簡崇仁令

武蓑拜蓋紫雲寒我欲從之賦考槃洵有風雷迸呂
梁疑無雨雪困袁安幾城烟火連桑柘百里蕪蘇絕
葉雀良今自來高馬骨羈人那復戀豬肝

雨雪次辰徐林行李聖水夜集次日林行歸仰
山聖水往許市三日乃還予不能出戶昔二
日矣

脩然寒夜共篝燈同學當年並五陵別後豈知頭是
雪說來自覺意如冰休論苦趣愁千斛但引清談醉
一升明旦窮途猶摘炙似予拒戶不能興

寄贈

雷城勲名孰與多百蠻千里漢牂牁番君納土傒羅
伺部尉開營僰伏波牛角誦書今試否虎頭訊卜故
六何異時紫氣歸梅舍此際清風想竹坡

贈敖吉適饒州

秋江如帶滸汯汯一棹鴉聲出夜濆若過康郎覘往
跡應從彭蠡索遺聞裁詩誰能斷湛母得心猶自埜
番君今人古道何當羨頻扣扁舟醉夕曛

泛舟從郡下江城有懷李蔚文鎮府 辛[illegible]鐵吾 升[illegible]微之

法受不可繼作里語投之

臨陽千里昔提封軍前清不六郡中 前督府疏言於東六府爲冠
塘因戎戍肝汝合流彭蠡潤斗牛旋耀上台東輕裘綏帶
宜羊叔羽扇綸巾慕葛公自是熙朝無個事詞境飛
將最稱雄 公詩咏草書成帙

七言排律

戊辰夏從羣公慕修撫志成應徐公序道長教

兼別

臨川費述桑綠湘從事湯背昔者常梅雨燒芸初走

玄月朝紀朔尚存羊察毫慎勿孜纖語覽月端求來
大綱信古同同周六典刪繁董筆漢三京用非朮校
疑經界國不時燃望入驪幸也王肯傳故里澂馬顛
杜祀虛堂籌燈夜月吹黎閤拊管奇秋起穀梁齒之
輶軒行且編砥留坐席去遜香自惠春救多君于問
字敢辭晏日長安得陳詩隨太史府勤璁似古賦七
予分較邑里
戶用諸部

芊蕉園集卷之十五

汝川 蔣[illegible] 著

五言絶句

庚午中秋鄉場口占

今夕秋雲盡明明乃是天願公如此月爲鏡不爲玆

又

撒簾中露坐明月納予懷願與常娥御孤光萬里偕

畫鷹

注目秋林莽飛心霄漢上非君擇擊才鸞鳳何能王

題大萬堂族祖居貴州

堂上珠履客秋蘭和芳杜翩堂下吽打牙琶琵擊銅鼓

風寒五解己巳大雪後

墐戶冬將半惡聞簫藂哀不知何自入夜午枕邊來

二

一百四十日枯旱土爲烟寒歲今疑少何居絶嶼午

三

天地日搖落無言木有柯平原[illegible]楚盡豈復羨倚[illegible]

四

不識消徹隸竟夜打寒扉街頭呼[illegible]柝俱似未成[illegible]

五

勿言高位樂代任萬人憂以此緼袍士翻憐狐貉裘

問晁小韓溺疲

三年惜別離今日魂何去水園不修文柳酊宜作壻

贈陳貞吉遊閩中

碧水丹山客無勞素海鯖螺江逢素女儲粟日如餅

又

簽氏二仙子嘗開天柱門幔亭如名飲公等又曾孫

郭氏子之吳

東河小市區盡往遊吳下三丈波南溝令人思彥稚

後蔚

蟬如齊女泣鵑似蜀王音不識古蚕鳥餘魂後蔚深

改音

南鳥不巢北西梟不徙東故栖何忍棄患出一聲中

跣歸

跣泥逾十里有客問閒忙貧賤不能去行歌剖我任

借官穀（辛未六月十日借撥十七升　辛未發穀有旨借撥二十餘升）

吟詩不可僵眞字不能薪獨笑生何泄唏饑徧室人

二

薪穀誰能炊官庾舊穀驕開倉秋且至已應納青苗

三

姑云廣自可豈謂類炊沙猶是心頭肉壯哉鼠有牙

四

氷雪冬春挾尚憂天下寒誰陽誰作令央戶問袁安

醉江樓

汝水不能波魚魚柰若何誰能多酌我爲爾疾商歌

病痢日僅飲水三升

我有亦何有無將腸胃除章江泥一手今夕欲空諸

病甚

楽也腹中書空空何所極餓士嚼檳榔欲消不得食

過前坪

荒草竹華滋窗前競碧絲辛勤拔故石不作北山辭

江行

南市三勾酒東湖一串茶野人姑四慣泐[illegible]漫相譁

二

鄒魯何常異荊吳自與同濡毫已百世是起聖人風

三

不識衣冠古徒吁丘墓平國門今未改固志古人名

渴懸應天寺（寺始於橘林禪師能役龍教旱）

下幌風聲住移簾日氣深我似相如疾云何是橘林

又

渴瘦故經年洪橋龍且去手升安足求勿與豎河語

擬元日賜栢葉應制依唐武平一韻

萱芽舒犀節栢葉拂餘寒臣奉三朝慶心同萬國歡

又

靈葉揚芳景清姿出逈寒似臣雕朽質應以淡皇歡

贈醫劉彥父八首

莊氏遯于卜申申忠孝詞吳生象作畫屠釣或爲緇

二

非耶吾道否已矣時人資予微博施策欲從鍼石師

三

[illegible]以汨怒者拔其磁譽彼堊卅黑誰能引素絲

四

赤子天孫屬厥初凝不斷脉其濃與燥判若晴滄海

五

劉叟抱鴻術厲人匡所薛精報傳自公百草饋華滋

六

行年距七十面有光柔安酌我金罍美嗑嗑騁青嘗

七

余將訪痾疾授之醍與賓膏粱愼勿失麒厎乃吾私

八

齊物事相半弗論處茅茨翹車負且覆功業孰云差

中夏以蒲簟貽友不致中冬更以手烘附

巳知炙者倦處憐處者寒君能傳撲火不向竹爐看

王叟扇頭

何處接芸草瑗州故有根海夜清幾許爲驗聖人言

鞋山遇雨僧買酒留話

秋罷塋天雨應令展齒嫌切然蓮社雨山徑止陶潛

佛殺鼠

靡足叐相攫魚聲午自頻可憐空厈鼠不毀說經仈

花朝即事

括春春欲半醉客狎芳洲尚作梅花夢梅花未肯留

又

展卉徵初度應愁日未晞不知田父喜徂歲嘆無衣

辛酉四月戊午出行到帯湖精舍遂適府旋宿

千金寺翌日開樞獨坐假寐逮日中傳午食

意澳澳然覺也噫是其無羈我者也夫

芒鞵何以倦片石息浮踪此境人聲靜伊誰報午鐘

又

靜乃知無欲安何患有身三彭今夕去明旦放庚申

次日

春夜儼然且枕畔水潾潾何物驚幽夢雞鳴喚痠人

道長從村店買酒

綠趾黃橋水紆心赤嶺烟誰能傾千酒濯足費千錢

社夕雨煎茶

公欲洗其耳雷聲奮枕席吾將漱其齒新泉煮白石

秋雨往帯湖菴十首

秋氣塞深門踏門不敢肆莫言行路難行到湖從寺

二

秋霄[illegible]然作已從湖上度幽林出雨烟寒斷浮塵路

三

老衲依秋大莫愁秋雨寒佛前香赤燼光響滿林端

四

变变湖上路瞎樹沒遶村獨坐霽霞雨何須久閉門

五

秋老天無色天生湖內深此光山眼上何所畏秋陰

六

所作生蕭寂淒然夢欲清木魚何不瞑覺覺自為聲

七

雨外似人聲欲來不得自雨中難誦經一二楞伽字

八

有僧非是主有我亦無人今日同秋去焉知後昔因

九

慍心一已離不慍心何索有鳥解予歡樹頭喈喈喈

十

秋思何能盡予心未有秋但知春若夏麗塗似今休

慍而解焉弗解耳秋雨若慍而予心自解不亦解乎隨聲十首觀者或謂予尋佛佛然乎哉肌把九

跋扁

爾爾二三人吾吾亦可矣無寧斯取斯不在彼栽彼

立春日見釣者

湖斥剪南菰湖崖酒北風潜魚猶未陟何事理鈎筒

咏晦山禪踈名利輕句

利兮公所妒名妒抑何如我作無名客公云栽己踈

又

不名名愈有名有復何輕無作招禪客焉知今日名

咏晦公一淡足平生

淡者濃之對淡濃何所同鼓濃乃得淡識淡自于濃

又

知生吾足矣足以樂無生生無不足所不淡復安能

題張卓如梅月

有人好海棠何以恨無香君樂梅花艷木聲滿屋梁

又

凍絶尋花路淒然故不腥獨知東嶺月肥影與君俱

送丁震可適長沙

揚觶浮汝泗乃至楚江頗有賈令如水爲君[illegible]古人

弓觶任俠丁震可舌顯而胆直乃弓埜異其人甲

辰伏日余太毋不疾而終中外肆聯哀棘迷眩一

人素服匍匐呼于門手持白金以賻則丁君也嗟

乎今無丁君 邦之義彼矣寒露五日流芳河上

言別如長沙予之爲茲言也其爲章君之義乎以

旌予心云爾

途中爲餓烏咨

不耐啼饑烏鴉社兒埋途人何必與行路故艱難

清明

路上紛紛雨行人出賊言紅腸不解泣似有淚流根

又

介林饑不火白墓洒爲泉若放如長餓將無眼欲穿

三日辛巳从江畔歸

是日日云除沿祈日氣舒心知春可樂乃爾夜醮跡

江樓獨望

山影江中卧波光壁上圖飛飛胡地燕軋軋楚人船

七言絶句

滕王閣

今日猶云帝子臺南雲西雨盡悲哀都督于今無揖

客子安去去不重來

章江

章貢秋波枯百尺輕帆淺浦過南磐何期飛渡入西

山栢子松枝煮白石

石亭寺樓

石亭西望最高樓章貢清秋水一溝惟有西山相應

餘不知老殺幾公侯

龍沙

此地誰來建虎牙無將昔日號龍沙于今白骨猶千

其勇士如何不鬼嗟

重易

一病蹣跚出戶難登高豈是怯衣單園丁夕報黃花

有明月東籬節未殘

夜況

擁身敗絮石支床展轉何當秋夜長老婦敲燈炊白

水牛衣似尔泣王章

秋夜長

中宵不寐聽晨雞淅淅秋風悄不啼波瀾际天天夢
夢兆□華何事出桑溪

俗人

門庭乃尔不蕭條帝子雲中大復驕自是病多多白
眼不知何水洗群囂

別逆旅

十舍鋗易帥屐飛門前相別更相期主人異日酤秋

酒尚意登樓灑足時

秋蠅

是歲秋蠅比復多營營而目苦摩挱道心不作藍田
劍天縱蹋乘柰若何

危坐

朝來漱石嚥青泉背積盤中日影圓一兩苾蘂應已
朽幾年木榻未當穿

四十五日不雨

秋陽秋草復萋二恨二東園塞徑興來菽蕨與田父

樂一算無分歔欷蓋

五夜燈

戊夜秋聲侶有幃孤柴燈意亦將希俄然寤寐遊天
外始信蓬瀛海欲飛

病中景

每呼童子作青藜此賸云何鬼所棲卿輩自當由狗
竇余心已欲化雞皮叶韓謂

大許書坐

梅蘭娟好芍葵妖海外棠榴海內驕雲日曈曈花欲

酣爾聰十尺綠天蕉

許葛長與懷仙樓賦

葛楼作賦日懷仙四百尼詞執爲編楼上青天天上
友不知何術欲烹天鍊日晴天分爲又旺天得韓

偶術

孤眠不問夜何其飛葉篩頭擊故枝大地祁寒多悠
苦愁于無夢卧誦帷

大風不出

蓬廬未足碩人阿言念良莊訪薜蘿風變俄而還堂

戶無勤卯友布行窠

屈大夫

一見君王入武關江潭草木淚斑斑三閭孤憤無三
戶倚未號吟玉笥山

示競渡祭者

楚秦宗廟並飛灰屈子行祠歲一杯獨醉石泉山鬼
嘯棟簷何事嚼區囘

其二

自赴湘流授水仙懷沙抱石意超然餓而寧食他人

粟作黍還須玉米田

正月十四日壽宴

青松雪覗麥耆壁綠草風輕引碧泉明月今宵如有
待詔朝笙管爲公圃

少婦打豆

修平町嚏剔茅柴比梆連枷落荳秸但得荒年米斗
菽豈羞塵坌沒芒鞋

其二

霜田夫婦擲灰鏃四束枯藤攤破籃青裳半幅挽監

布紮袖惟憐露指尖

其三

掀帷什枕任鬅鬙引被無由展右肱晚食頻呼渾不
語鹿盧難轉臂中癱

其四

早汲霜泉指腹燋日中烤豆且樵蒸可憐樂歲田家
婦季女饑時慢學嬌（傳平叔詩適有觀打豆陽次旌者浚平舞斜陽之句今已十年餘矣途中憶及附記此云）

自南門外入遇應試者

臨揚山水鬱氤氳城北城南薇夕曛荒草粘天行客
懶堆錢嶺上望青雲（雉錢登古帆青雲峯二山也青雲四川學址後爲五貫祠）

壬子春暮復歸自江西道上因懷彭天瀧書寄三
江風去夫谷雲飛香葉榆柔正未稀欲問春光何處
宿應從彭子草堂歸

其二

一曲青雲屾結草廬牖衣漸密屐痕疎夜中戶外生
春水登枕篝燈笑讀書

其三

昔日封侯在醉鄉胡然契闊不相將絶交未列二惠欵

伯可意黃花月影涼

李縣公遷咸州守贈行

錦江應在古珉江名守云何入是邦但使旌陽漂勺

水令人萬里吸流淙

其二

公且車驅萬里橋巖巖玉壘塞雲消丹驪邛笮圖王

會無事營邊築麗譙

其三

不將文字浪人吟不見齊王獻于盧若向雲亭多載

酒薦雄何得似相如

其四

能須賢臣只漢褒于今誰復問吾曹浣花溪上巴渝

樂相憶須君寄薛濤

市中戲猴

供奉當年作一囊王孫拱揖不山狂衣冠已得八形

似似是誰家白面郎　是日學宮早飯過新生舍來

送邊吏

萬里君門得一州一麾萬里振邊籌故園莫恨微官

誤道是休時便不休

市飲用家石公伯父起句

賤貿文章十數年行歸尚乏買山錢文昌橋畔香醪

酒明日陰晴不問天

坐庚申

一年六度守庚申一聽三尸奏謗頻誠得天皇親詰

問自陳痴絶絶貪嗔　三彭者三尸也蓋貪嗔痴爲友

飲市樓

當爐酒肉暇相招客未顏然主未驕不意市廛傳白

眼猶將刀七聶紅消

中庭蘭始花

曉日披書足十行杓水瓷甌試一嘗拂箋要習牛毛

字偶几微聞燕尾香　燕尾香即蘭之十味一節二字

霜葉紅於二月花

秋在平林夕照中沍堤赤槲雜丹楓行行近睹霜容

悴不似春光一笑紅

九日小雨至陳仙祠

九日懷仙仙蹤新山山秋雨浣秋塵桓家雞犬應誰
恨不遇西山拔宅人

臨易雜咏之一

墨池望望硯臺高尺水能飛八月濤五百餘年文不
沒南豐貞石立蓬蒿

杜鵑花 清明

有情已覺變無情飛鳥猶然作蜀聲不識荒山閒草
木為何終古泣斯名

其二

亦似嫣然巧笑容春皇豈有兩春風柰何此日紛紛
雨自是當年灑淚紅

與友索柚

黃橙朱橘餉清秋雲夢高條團獨幽籬落似今那可
得休明曾記貢揚州

送友遊芝山

秦山一上望孤高千里澄湖五老青為問當年稱薜
守何人能作瑞芝銘

其二

蒸玉徒聞石幾堆延賓何事酒三杯知君此去徵文
獻涉彼尚闕問大雷

夜泊

魚網終夜臥江干月落孤舟露溼薄何處荒雞催客
夢孤衾不解妒春寒

冬夕過千金陂阻水坐宿舟中共僧話

僧史歸與厄斷津仁城適逢現前身此間坐處流光
在汝水南來月半輪

其二

試道空明境若何階前月影度微波清蕭況是諸緣
後且傍霜林上鳥窠

其三

竹閣小舍夜處閒境始將夢境紛紛我睡心何所
去鼓聲戍夜出城頭

戊午二月二十有五日祭先考于殯所兩首

大人棄我越昔年五十孤兒泣殯前不意杜鵑花上
雨故家染血淚痕鮮

其三

壽若今年八十年奈何去歲賦遊仙稱觴不遠[illegible]

日清雨後勞滴暮烟

其三

伶俜孤兒貧不天算飄零空幾何年固知飲水非天

樂勺酒今朝雨泫然

其四

厚塋何爲獨不然吾家舊物一青旃丘陵倘得除風

雨五父號呼受父前

其五

吾父茲丘弗黯然孤兒縮朒殯宮前昔時祖禰皆如

故又是慈親捧案年（曾祖父母祖父母及先嫡人殯茲山）

其六

祖父北陵曾祖父南陵祖母母東阡祖令六墓環三

世地下相逢意愴然

其七

陟岵依依陟屺年魚肱雞跖侑豚肩庸兒不遇仁人

粟驅賀犁鉏種墓田

其八

灑向世表充公阡拐管傷悲壹孩年貞石從來難作

字擬將黃絹乞時賢

其九

松檟叢深殆百年丘阿風薇草花鮮孤兒淚盡歸何

去藤蔓猶將故祚牽

哀雨帶㓱月發腫泣不成聲而不意其聲之長也

哀乎者勿哀其聲吁嗟乎抑亦有哀其志者乎

伏日集饒希俞作避暑飲希俞及王保山對彈

三絃四絃乎聞保山此曲又越十年之上矣

感而記之

乜上相驚小忽雷十年塞耳此頑杯三郎但作淋鈴

曲悲壯何如阿濫堆

其二

當年唱嘆落金釵醉撲春筵錯弄乘若教娘子替前

舞旗上將軍可姓柴

舟興

兩岸青山萬木嗥長川一夜浪聲高乘風莫詐扁舟

小北滙南江八月濤

贈從子曾玉應武科

香囊年少罷泥水夾袋求人任楓川自是階庭佳子弟似君千里欲騰秋

宿黃昏渡憶熊伯子覓酒

黃昏渡口度黃昏不耐秋眠買一罇四十年前熊伯子乘濤悶酒入前村

辛卯寻偕伯子將往建昌江大漲溯洞入內覓羨
京及选酒伯子諱憖爵字修其強學有文字今獨存選臨川七大家序一篇大理卿諱經之長子也

京及名一第

問絡弟

乃爻劬勞八十春子兮吾弟幼循循弱年力穡宜強壯試問收禾幾百囷

雨飲口占與嶺兄德弟

吾舁吾弟酒杯中四十年來已老翁醒眼勿愁今夜雨醉心尚有古人風

其二

紀曆徒知六十年旋機自是不窮天于今轉說前朝

事鄉里兒孫盡惘然

蹇驢

清晨野寺蕭牢吼有客道旁睨乳狗不覺飛塵腳後來驢兒打着驢兒走

苦雨

四山濯濯半菁菁戶內希聞戶外聲野老朝來求杖屨不知何術定陰晴

客中行

百里茅花襯馬鞍跳誰止我夕陽邊松醪從爾售三

手不識垂囊有關錢

其二

相離十載還相見此地山川如我面沽酒猶然 舊壚 何夫子長貧賤

同李聖水家將南飲龍燀月下占衫

葛巾除下髮彡彡斗酒姑將明涓饞始悟前身酬一醉當年且喜罷征衫

其二

東畤朝雨臥長鑱夜客來呼索酒豐瀾上趁波邀月

醉徐風不假芰荷衫

其三

流波去去逐征驅明月何嘗返故邱最是乾坤千古恨酒徒有淚染青衫

其四

拍浮甕下意嶔嵚豪客平生不可侵君是隴西才子後可曾市上遇黃衫

快雨 久旱六月二十有二夕同李聖水劉元子集飲驟雨乙夏乃别因占四首

百里連峯烈夏雲幾從一壑避陵歷俄然靜夜飛霖雨如傾無將累波濆

其二

更㳂相方天未酣兵火弗戰地如焚野人喜雨無他幸米價明朝減一文

其三

赤日紅埃世路情天河今作怒濤聲竹窗此夜涼無寐早汲鳴泉爲濯纓

其四

夏日由來莫敢攖那堪落照挂東楹云何倏忽飛甘雨始信天心異物情

念李子雨日風雨塗泥往還道中

三分風雨十分寒百步塗泥已百盤倘似洛陽當日雪有人閉戶覓袁安

雨中

桃花桃葉貼前村積雨浮溪盡掩門獨倚釣竿魚不餌誰將一飯飯王孫 爲乙未者歎

郎中同二楊月飲集句

古人未遇即銜杯 拔劍斫地歌莫哀 桃黃綺更歸何處去 世間無復舊塵埃

其二

銀漢無聲轉玉盤 大蘇 老農何有罄交歡 老杜 一尊竟藉青苔臥 趙元 笑倩傍人爲正冠 老杜

問族祖遊雲南而歸

南國何年見彩雲漢人文字漢人焚賦心故是衛司馬書法誰能妬右軍 聞之云北軍盡焚雲南書籍。罕見明人張志成得王右軍書法于蜀歸以教其鄉里而南詔始知書

其二

鐵馬南浮洱海澳黑甑明日是紅小壁郎倘使當蠻

竹鷄亂何難習漢人壁郎川今安寧州鷄戲山在楚雄此亦借喻

荒年自嘆

五月黄雲小暑天甫村赤日繞人烟市門莫索劉公

米安取衡陽十萬錢

其二

我夢伊誰紫府仙問余飽食幾何年黄公今日馳封

事爲乞青苗百萬錢

阨旅六月伏日

伏時暑雨執余堙作見城門濁浪新闤外家家辭食

客呼餅濯足是何人

茅季倫傳

暮雨荒塗折角巾茅檐宿宿待明晨北堂朝食餘雞

黍有客倚嗟截髮人

和陳鶴聖先生九日出東山仝遊流芳河上啜

茗之作

一丘小築白雲關閉戶誰知巷有顔今作江皐尋菊

友不須縮地躡高山

其二

無將破髮踏儒關釆釆黄花伴主顔試汲芳河煎茗

汁掉頭臨川出芝山

五月丙申至甲辰不雨乙巳微雨

九日不雨非云旱十日一雨是云神須臾四野誰天

澤却爲窮人惱富人次日穀價復下

穀艘辛未春寓文昌江上

汲水浮梁忽沉舟江津誰復詰行由可閙境内啼饑

苦靡草蓬蓬失麥秋

其二

墨書紙尾走郵傳軋軋鴉聲下瀨船安意公家千石

粟盤飧尚乏幾錢穿

其三

走舸誰家復揭牌中流舞棹木潸潸商君徙木猶能

令孰似前人宋勉齋

其四

江頭七復畏偷關津戍終宵摘綫環市利幾何先納

賂浮家秖合作魚蠻

其五

匝巷炊煙猶有無筆耕不力硯田枯盤頭風利連艘疾望望伊誰賤丈夫

晴雨占步韻

晴如霈扳詠時熏水若有邦頌汝猶在昔黍苗需聖澤千今草萊盼天文

集題

有如虎帳傳雞肋何以鴻門斫彘肩智勇千今今孰用筭瓢匝巷炊雲烟

歸

不識荒途旅迹稀擔簦且負夕陽歸痴兒夢裏驚相詰爾是何人夜扣扉

東湖芽茶話

一勺泉中一點鹽一鎗一滴蜜中甜東湖是日茸香醉一似甫屏遇老謙

典朱僧綱

陀羅且復問維那西映誰云得佛門見說流沙千萬里遙遊曷不向無何

婚夕

銀鉤試令卷珠簾應見常儀駕未娟今夕鷓鴣鳴一曲可將妙句入香匳

牧公和予有山谷猶然在之句予心恧焉復以是詩

雕辭綺語是耶非慧業文人未足希吸得西江千頃盡可分一勺注摩維 金牧隱齋寺千

夕過千金隄寺聞經聲拔教和尚

一衲氷霜十數年一瓢終歲敵雲烟江頭洗盞眠龍

濟一叟拔緇侍夜禪

其二

雲壁星疏月不孤獨持半偈結跏趺伊誰編藕金仙語岩下來朝轉野狐

映山紅效竹枝歌五首 余未淸明

靈谷新泉雨自東威姑秋 山說 山裏映山紅秪因濺淚行人眼不與陽春草木同

其二

幽壞殷紅亦助嬌誰云蜀鳥吐衷妖無情草木知何

恨尚有人間血未消

其三

高原丘木不施哀野草嫣然遍地開但語歸人休爇折斷䰟今日爲何來

其四

松栢崔嵬百尺身相依其下百年人今遭木介開花咲笑爲胥奴贈斧斤十二月至元外雨木稼

其五

亟語兒孫知塋樹莫將松檟環吾墓異時松檟失天

年誰作杜鵑啼血訴

上世不封不樹非太簡也嗟乎墓木之灾有若今日之甚者乎

春霽

風柔細草生南野雪睍危松立北園暖入庭堦田父驟夜來金鼓市童喧

春魚

纔得春來陟負氷云何獺祭亂渟澄到今莫咲公孫拙不耐枚平人舌自矜

社夕宿山樓甚雨

洗韭可是社公權幽耳虛樓滴欲穿石澗山橋幾兩尺中宵幾曲咽流泉

客送剔齒纖一枚占謝

犀文鍾鏤一塋斑剔潄殘牙第一關因念士龍昆弟愛殷勤黃耳到雲間

撫端日帖子

綵縷纏筩薦楚祠明君今日戒讒辭有臣相遇如忠潔續命何須賜五絲

其二

山晨糗餌祝汗邪夘且黃雲落稻華不是乖龍三日雨江流那得走兇車九旱

九日楊立生約登黃花觀予病起不果行

高山望望鬱蒿萊安得秋風御客槎未若樵梧能獨坐猶然一勺嗽黃花

日晏更到鞋山俗呼浮丘嶋云仙人遺芒鞋于此

鞋山祠與廢山偕咫尺仙廬不敢儕一兩芒鞋天萬里又來何處覓芒鞋

九夕小飲

自是黃花不我驕栝勺相隨歲一宵誰能五斗供狂
客爲道先生肯折腰

涉㭎塘集鄧楚萬飲其而歸

秋水涂中可嘆喻行行平楚雜淡微雲如有意陶公
出風若無情列子歸

獵人

今朝射虎北山頭呼酒澆神南市樓但顧尭花多食
肉不隨飛將取公侯

求辟大蕉

十步秋窓草色鮮人間有地避炎炘君家數尺青鸞
翼似愛吾廬斷斧斤

巳巳入城口占

孟春十日索秋糧貸種田家尚未忙臨川農時迸野社乃設種
老早知官不幾穣將冬稼問神皇

次净土寺竺開壁上韻

净上衡門立老僧婆跣芒屦手枯藤白雲向晚歸來
宿月在蒼松最上層

西衡道中

百里徑雖靜不塵半循山曲半江濱何郎乍洛松花
落西子纔舒柳葉顰

其二

臨水西來鄰西柴門木榻月中妻喚呼割麥听然
笑早是荒畬夜半啼

其三

春潦纔消日氣黃柳絲半學黛眉妝徑與慢與西街
渡可念春歸路最忙

農歌

牧童黍肉滿方籃牛背深秋細草馱可議薦秧田父
樂停車沽酒聽山歌

閒禪林賓訓倘題

柴門徹餘排牙齒净土牢牢頓腳跟斬斷禪鋒張梵
網獅兒豈被野狐吞

鄖城懷古

古之良吏清且閑臨池泚筆染潺湲墨龍自與青雲
狎不在腐魚涸轍門右軍墨池今涸

其二

昔者青城使者來叱羊扣角洞門開云何地下翻天上孤石于今開綠苔（針說角石矣）

其三

峩峩立馬北山頭三里荒城五尺溝爲問何王封號古朱皇勅命漢家侯（蒲城侯蘇建曳）

其四

經術伊誰見一斑荊公論贊史臣慳千年知己文章在應象山前陸象山（荊州王文公祠堂今已湮沒陸象山令象山應雲爲欽公集）

偶醉

水塞衙門舞鬱伊甕頭堪啜楚人醨酒民獨寐譚鷄午甫里何須問姓皮

贈從祖南行

一乘輶車赴彩雲南人已學北人文賦心何必非司馬晉法居然似右軍

慧如留齋罷却寄

鳴鐘三下飽伊蘭是個場中選佛難此日色身如不昨試將一指爲君彈

余曩作某菴碑文闕其後易以宰官姓字解嘲

百尺山頭文字諱宰官姓氏龍眠耶有如後日題黃絹何若今辰擁碧紗

雪中呼盧七飲不出

客舍輕風刺舊綈雪聲夜半鬧荒雞不知何處堪乘興君爲春城惜馬蹄

竹枝詞二首（送八之貴州）

邛水棠花二月殷榴花三月出柳關儂云剪髮勾吳好采藥何如入百蠻（某長子出省其父兼買藥材時以廢秋愛故末云然）

二（送八之大兄）

春過蜻蜓凍盡澌靈蛟湖上石羊啼試登白塔雲千尺望望姚州路又西

世上行

一出危山路百般竭來散髮洛河干秋陽道上曾攜手自是逢君幾日寒

其二

旅亭昨夜踏微霜落葉秋聲爲若杜我欲移山山不與深山猶是古羲皇

戊午饑謁向人貸粟拈奴僕自貶
鄰東日杪夕煙孤偶寤夔肱擬橋梧可逐釜魚烹今
水不須索米向陶奴

其二
發泉南注作蘋溝白石粼粼足盥漱莫與庸魚游尺
水監河是日亦稱侯

少霽仝艾洛雯造飲青陽道人軒中用壁間韻
一杯偶醉聖人猜棹雨怱雲太有情難犬云何天外
吽可知滄海日初明（是春多雨）

道人爲予點眼再用前韻
何如我濁衆皆清濁酒清談並有情不諗人間應墨
墨夔眸今日爲公明

五日論屈子事
望望兔車向汨中奈何撾鼓怒廻風大夫不食三閭
粟誰謂蟓魚競黍筒（惠帝之故然其侵也既而思之義不戀祿何拜黍之吝也）

其二
長沙長照碧湘頭獨醒亭前土一抔荊楚故王金冢
泣照螢何日更封侯（昔主後人爽哀而忠臣衆哀爲子所深哀也○瓏叶仄）

其三
汨水哀流百里間沅湘欲盡復潺潺忠臣一死今何
恨恨恨恨荊王入武關（非恨君也恨君自入于秦也杜詩江流石不轉江沉猶恨之）

其四
在後南唐廖匑州朝冠朝服井中幽諫書未報身先
隕不忍吾王異日羞（廖君素令人罕知之屈子非如是何必死乎）

其五
尹子蘆江乞水仙苔衣蒸帶擠霜絃異時一聽滄浪
曲爲語靈均莫問天（君父卒不見棄天不可問也）

其六
招招屈子盍歸來漁父歌還意已哀江海孰云清可
俟他年妄築濯纓臺（清不可待也）

其七
舜世興亡事固然湘魚徒喫屈潭烟貪能可爾爭浮
黍誰爲耕鋤玉米田（玉米田屈子所耕益不能及其矜服也）

過青泥懷仁祠（予州多欒巴祠當是張綱八使中者非西漢孝武時噀酒者也）
東京八使首張綱當是欒公入豫章廟貌千年多不
巫祝以與梅福同祀爲仙謁矣

敍題名大瀆尚書郎

又

懷仁祠下擁幽篁毎嘆千年俎豆香姓字相同人不辨此公未是古仙郎

見祭周先鋒廟者故老爲指畫迤營遺蹟迤嵩是先鋒後訛爲先王今且稱中興宣王然學者亦不辨巫祝之謬迤倚踈山爲砦名左峰日布鼓右嶺日搴旗今訛云搴簇又於上數谷築城日洛城係蕭梁時事

英雄何必豎儒唯盗有道乎子得之日敢荒祠猶布鼓雲棲敢揶尚搴旗

又

傳說周軍采洛城到今血食擁旌旗梁皇九廟犧牲繳不及他年盗賊情

江城九日同鄭砥狂張星仲登酒楼

九日如將上酒楼平蕪十里漾華溝秋風着意頻相待破帽何由戀白頭

其二

豈知天事暗相催一日登樓醉一回爲客俄然逢令節荒城絶少菊花杯（南州俗不重九節）

其三

登高似爾遠登仙下土界界遂可憐西望崑崙千萬里諸君盡借費君鞭（市人迎米神仙甚衆）

其四

登楼何處是吾鄉明月東來試問將不識姮娥逢此日羽衣亦復背荼蘘

旅食

只江活活躍王餘誰謂枯鱗泣汙渠此日侯鯖人不屑云何彈客嘆無魚

桃花入瓶（日社　春分明）

隠几飄然亦一叟春閒未肯學相偷碧甕白水生紅影忽見夭花立案頭

其二

燕子遺巢寂不歸桃花強半掠春暉東風緩緩切相待莫放山源一片飛

題仙翁煉丹圖

抬身千歲山千尺一叟支𨥤貴自石伊有神丹豈在

鐵門雲澼淡𣏌蒼壁

已未四月尋丘銘玉先生故里口占以諗

盱城北郭鳳山亭丘子當年共說經鳳落山空天且

暮孤雲西𣈶少微星

其二

丘君銘玉此爲郡北郭先生尚在乎是處江山渾欲

改將予何地獨嗚呼

已未中冬張樞伯入都覲省章門賦別

君從湖海御長風酌酒章江別意同待取春陽河㡿

柳爲箋啓事與山公

其二

龍江江外末云寒北向盧阜道百盤天上伊人旋斗

柄日邊有路指長安

嘆咲

諸生毋道東修貧白水紅鮮紫芥新教學萬年絶萬

買世間能有百年人

又

家丸廚間尚未除侯門曆歩自主疏組袍疏食從吾

素何必偃傍老教書

丙午入省逆允吉留含志感

一乘荊州忍已秋云云湖海莫予儔君家何事偏憐

客不作荊州作豫州

其二

芒鞵丙午草塵深章水街頭碎玉琴安得椎談驚馬

肆無將厲字入雞林

五日祠屈子二章用帖括句戲名之曰宋體

忠魂先生去此都湘流皓皓濯其汚纏筒絲縷何爲

者豈與蛟龍爭食乎

其二

滄浪瀰瀰何能俟我往素閑莫敢止軔道降王繫組

時先生之志可知矣

過水梁九子齋

道人日午嗄幾糜覆盋無聲但拄頤味外伊何膠齒

頰勞劳稽首乞楊枝

其二

一盂春水潑齊梁蒲饌傳鐘㝡客嘗不向籬門樸齒
木自來舌本作蓮香

別某友六年矣頃遇乃在邗江悵然有作名其
名曰之人詞

芒鞋一緉踏南州濯足東街擲酒籌北雪滿城誰復
去西山不見亦悲秋

其二

南涉邗流靜不波北門舊館戍煙多夜來爲問麻姑
月東游于今淺若何

李子臘夕寒因桃燈解悶

閉户先生好啜醨梅花落盡復何之但呼鳫足吹寒
火正是披衣聽雪時

其二

短檠二尺恨迷風似爾行吟獨寐中山鬼揶揄紛道
路兒童爆竹漫相攻

萬福菴中仝九華弊一夜坐云欲詣黃山

東人黃山道巳南何山姓字不墨曇北江九子人千
里此夕西飛趣夜叅

劉兀菴語我黄山和尚三月晦日當經流芳河
因示諸戒子

春似丁年忽九旬流芳河水碧津津佛圖欲此漂腸
胃大地應還一日春

泉湖雲菴將南遊隨訂黃山和尚行跡

一瓢一笠故蹁躚南指千山粵與蠻自擬出雲行弗
侶青山何處不黃山

七夕

誰謂靈津是愛河應知天上恨離多無端痴鵲與似

命此夕年年羽拂波

其二

今夕星槎意更狂牽牛幾度待褰裳簪纓磬折非吾
事恥向天孫乞報章

其三

簾外輕風落綺塵僮僮女子乞鍼神雲霓不惜裁將
盡誰念披裘五月人

其四

河濱風雨後車幡天事如何樂事幡試問牛郎蓑笠

苦天衣不綴縮半衣翻閱大

宿戰坪醉過桂林菴八十三歲僧文學留茶

燒白茶

不耐燒焙循淡酷儉鹽半㯶久醒開甘從苦茱識從
淡風味方知境外來

過戰坪有懷黃正治先生

采弁峩峩魯掖翁不圖復見古人風卜居一似微君
舊千載居然夢寐中

懷戈元凱先生

西行西郭十年休余不出西郭十餘載一壑連䡵土一丘先生墓近二仙
橋爲問先生何自往君子科之滓在南州戊教授南州

望仙桂峯

名山亦自有松神昏路芬芬索夢頻如是夢中重作
夢何由破夢覓仙人

少憩白山亭啜茗談詩

朱子帖中得最閒舂常小麓貌屛頹流雲去盡安松
竹白叢緻然在白山

二月十五日謁大士

爲知此界不成塵大士于今顧且鄰南部旋天詳忌
主西方持地乞伊人

其二

又將饑飽叩金仙擧趾何能耦十千但得無問相對
食莫從春口計黃綿農家占花朝晴綿花熟

憶竺延故僧

醉梵何必役識彈彼醉顛任影亦弟同憶性貪毫不
挂圓通兩字俗人難

八月三日獨臥龔家埗舟中盡日餓

柁渠蘇坪繫廡舟嘿嘿孤眠意更幽起看微波新月
影乃知今夕是高秋

其二

一飯千金巳自誅羨魚何必戀江頭淮陰今日多年
少若個能知萬戸侯

其三

腰囊恰有七文錢竹舍爪僧一棲烟呼酒算酤
眼索燈獨酌足悠然

其四

過江塔下水如烟露冷 徐風白露天醉卧孤舟將獨

旅流波耳时故相憐

江行

何年系石鎖長川繚草拼松巨浪拴舟子偷閒禪不

橋頭幾葦蹈拿船

同竺延春經鞏谷下

村棲道下夔山頰鴉入平林烟跕跕徒犬鑽籬妬屣

聲行人搖袂踏楓葉

其二

湊溪松路雨爲汁掉首衆雲看欲涅谷口何來影外

聲有人倚杖彈蘿笠

里人尚演寄訊斂中叔

行行南國彩雲齊萬里何由聽君雞爲問胡公曾有

夢于今可到夜郎西

冬陰行山道中

誰栝山寒色盡消荒蘚隨步拂翊縹依稀 徑雲段

斷側凋枯松下板橋

其二

爲瘦枯山棱且稀亂松蒼影隔孤西山行寄蔓至千

尺猶掛荊臺隱士衫

夜泊東關外聞古樹聲棲鐘

鐘聲隨月度城頭月在人間百尺棲唯有鐘聲清不

斷又隨雲影泛江漚

同思若樹頭一柚如手庵香及百步

錫根一顆壓千頭黃月飛光對夜籌若使金門同獻

頌乳丼何敢拜穰侯

其二

黃橙宜入令丞關三日香聲正未希娓殺下邳開國

後雲 尚爾號金衣

偶贈西江上劉逌人

江渚沄沄凈不茲丈人煉石築仁祠臨山百里西流

水可有挑花漏釣絲

其二

淡頭百卉絮紅霞有客沿流踏落花邂逅主人知意

候爲删拼幔韮胡麻

其三

浮丘相霍証音又擬是游仙騎子㲍試與庭前騎[illegible]
羨也應芒屩跨青雲

戲答竺聞

黃面少年白兩足束川一占東身壽竹竿百箇舉相
似中有多羅四萬字

其二

撲鉢魚兒撲　鐘川西童子莫龍諂爾今且道更何
云如是我聞無有聞

數年九月都無菊欲偶于僧房見之

白米青松豆子黃酸醎赤鶕紫衣薑菊花何故辭秋
圃不與詩人佐酒狂

其二

黃花獨立　禪屏珍重于今會者希秋夜漆園如作
夢莫教蝴蝶傍君飛

題溪中破缶 叶汀

火盡泥空片礫張稚兒擲破逐流艭淮陰年少應捍
血胷蔆英雄戰北江

戲作胡兒狀 叶梨

胡奴椎髻將何之臨舌鳶肩徐于皮累游宅庭[illegible]
得南回愁殺漢家犁

老松剌勻 叶華

婆兒愁髩衆棘同千年曾樹夏王宮于今風雨捍殘
梯大似春前共洗華

雛雀 叶松

不識長空散綺峯絕痴小鳥遠飛牖止堪宿月叢啼
兩半徑蓬蒿半樹松

古鞋山觀今禿矣

一撮何知九仞群有仙曾誦步虛文于今白足非尊
者叛兩芒鞋委濕雲

驚蟄

春還尋日步河涯乍見潛魚躍柳津可語與人休閉
戶小虫坏戶亦驚春

其二

厥亞鼓翅雲聍回午日飛飛夜雨催此有蟄龍應自
奮地中焉放一聲雷

過古城嶺 在臨川學前三元樓下

青雲仙百尺廠城頭此地當年魯與鄒忽聽饑聲雲
外響云何不出樹聲樓（樓古名樹聲懸寶應寺壁于上今樓圯壁移）

聞揭隆吉買西瓜十餘擔寄詭

五色名瓜出市頭因覓東陵問故侯當日種瓜遺姓
字賣瓜寧復李聰不

其二

原來微物繫天星五色荒蕪此獨青蔓蔵斯今誰復
許令人長恨　仙亭

夜泊小飲（三月二十九是月大盡）

輕舫落酒真河濟蹤語麼乎來關野津今夕留春春
未去來朝爲　醉留春

江船寓筆

湖上開襟被袷衣翠山雲霧集瀠微蛟龍多好南江
暖鴻雁偏隨北陸飛

其二

一曲江皐五里斜松棲竹節接平沙開日主人今佑
客爲問春園灼灼華（收是催致花園）

其三

杜康到處寧消憂野水孤蓬暮雨收狐自鳴呼魂白
舞戒心何必在虛舟（逃宿湖舫）

其四

鷃仙委靡隱江頭毋笑蜉蝣旦夕偷有客支鐺煮白
石不聞笙吹過丹緱（鶴仙江頭蜉蝣白石汝北四山也）

市頭買米卧酒肆答主人

一盃一盃復一盃街頭乞子相追陪今時倘得今朝
醉爲語當壚莫苦催（是時米貴市落）

再過見有窮乞子爲仙子者解嘲

仙子云何非乞子乞人那得不仙人點金點鐵都無
術大市應來乞酒神

和徐未能近別

翔遊何必非鴻鵠上友安能似鹿麋四海寂寥胡所
集此心僅與故人知

行經千金隄下嚴家汲

戰場猶自怒饑雅九度陽春草不芽行道伊誰能弔
古支州十里踏平沙

其二

淶水焉知淼水深當年千騎附城陰疾呼佛子崔相

救身稞偏埋紫竹林

過宋際飛先生故廬

淤隘罣塵十里中先生陋巷獨無同于今總戻門常

閉我待移文表鄭公

其二

與巨何年共說經不知幾度改中星璇天一秒疑差

法獨信先生記落蓂

其三

涉波蓑裳脛已濡千家津市鬧魚鹽客舩拜揖紛紛

惹誰向幽棲問孝廉

其四

白楊衰草掩黃昏幾个門生扣雪門此地讀書眞種

子手文同不問孤孫

乙丑天寧寺浴佛飲酒

塵市偏憂夏日長遊誰相對作閒忙白帘梢颭炎風

节　荅辭嗅杜康

葭

歷歷叉頭粒雪聲竹牀茆屋忽人驚雞啼三二號天不

晞徵唫白雪枕中情

宿城下

戍樓鉦鼓不聞敲斜月飛寒落柳梢中夜荒雞號欲

旦驚鴉何事嚇危巢

歲晚歸客

行路何來赴壑歸籬頭蒼葉吹淡微可憐道下擔簦

客袱首濛濛結短衣

二月二日渡河微雨

翎暖午雨渡清河春水初流漲不波田父呼晴天欲

映寧將此日號中和

唐李鄴侯奏改正月節以二月朔爲中和節于私

定二月二日爲中和節

贈周濬其藕花齋

曲檻新成北郭東門迎六水面青嵠隔林風引荷花

動自有幽香入室中

題吳雲谷江厈竹屋曰亦舫亖

雲谷近於文昌江厈上住瓢窻邊作竹屋如

乘船徑可二十五六尺廣纔五尺内十尺
第倒閣方牖牖間几席前二尺穴天窓外十
尺足游集觴詠壁上圖汀洲洞庭及終南太
行泰岱峨眉匡廬羅浮諸山壁後三　尺許
置釜灶茗鐺環插羅箭負城而水戶外高岸
僅五步六步乎夏秋之際或宿焉月出水中
澄泓空明誰欵同其樂者若瞑霧露淡帆檣
比密燈火星熒淵泉上澈雲谷呼酒微酣乎
頭吟一首伊復狂塗一幅歌笑乃睡不知其

旁地之爲踞途襪巷也乎則字其門曰亦舫

坐

縞離江岸似虛舟岸下風波之去留靜夜竹窓軒睡
猶倚樓崗果壁間秋

亦舫坐夜坐

竹屋籬門月一川有情無限向誰同可憐夜半霜聲
添鼓角頻催曳畫船

附澂湖集遺文目

臨川黄君聘將甫甫著　男佳士叔聘編次

附潋湖集遺文

汝川黄君聘將南甫著

叙引

文會序

今之爲人服修舉子業者當世取士之先資所以明先聖之道也且非徒明之而已蓋將效先聖之行以蹈之在昔聖王之治天下修言揚之典而兼得夫行藝之實者用此道也故諸不在孔孟之科者不使雜進是以功名之途出於一徵錄賢智之士必樂乎此

凡有才技莫不悉力畢慮以從之蓋舍是别無進身之路也當其時上以實求下以實應得人之多無越於此迨其後師先王之遺意而廣之以天下之有當于治者不必盡出於一途或叙其蔭或入以貲仕之道多端而天下之士紛出以應當世之求然下方憂位之不給于才而在上每憂才之不克於位誠以才卽不必盡出於其途要未有不明于先聖之道可以立其位而不負乎上者所以蹈之者殊也則夫修先資之具由孔孟之科者又可知已顧斯道之在今日先儒所口誅筆伐而不能絶其岐趨者已如揭日月而行中天不可謂非欲明斯道者大幸之一時也天子加意文治思若古先聖王與天下共明之士之修其業者將不憚千里重趼親師取友以稱上意矧生多才之地所不憚千里而求者已于里閈間不乏其人其相與風雨晨夕勸勉質訂考其義而切究之當何如也明於其道以蹈之則所爲修先資之具皆餘事也以是修於家而獻之廷豈患應之不以其實哉今吾里後起之英輩出將聚其聰明以悉歸於此

相與嚴其課程立之規則譜其姓氏籍而記之于世父之曾孫與焉其於斯道也明矣乃以是言弁其册端

備古今之變約爲學之方嘉與振典於是乎在 自記

謝季明分關序 代

家務殷繁年登耄耋倦於綜理欲令兒輩分任治生之事以自暇逸乃爲追述祖宗世德以示在我後之人蓋自歷代以來世有令緒以孝友勤儉相傳非一日矣及余之身時丁鼎革世道滄桑凡世族大家與

固爲休戚者大率中落余從艱難中竭力佳植以
傳秦仰藉前人之庇丁埏人文差增於舊薄業足以
備饔飧詩書足以供誦讀大抵皆本於辛勤誠一銖
積寸累而後致之豈偶然也今敬集族戚將所有屋
宇田園產業除略存以供二老優游餘年外悉憑公
就便品搭作四股均分立爲元亨利貞四房各立分
關家冊開載詳明各守受分不必慕古人累世同居
之虛名務期汝子孫世有同體一本之實諠孝友是
遵勤儉是守各務本業耕讀維賓毋忘創業之艱難

長念守成之不易日新月盛稱序振起而光大之在
乎爲之後者是爲序

修士宜知後集序

臨源華蓋間山幽水秀羣仙是宅宋元之際異人出
焉㪅想其爲人不可復覩甞道其地自祈于仙者踵
相接焉何所趣之同也長安僑東道人止靜其中久
矣方外高士今所樂見乃往來經此數十年未能週
而訪焉亦以必導氣凝神修煉自愛無意當世者之
所爲也及閱其著述數種益慨然曰今何以得此此
與人爲善之書也予未見其面今而已見其人之心
矣夫志當世之事者一膜之外非其所及者衆矣是
書惓惓於此可敬也壬午夏修士宜知後集成方君
公儁寄其稿以相質且命弁言會曰道人將明其道
以教天下予何足以知之雖然其著後集之心予之
所能知也而述往事覺來者開示禍福明趨避之鄉
使知就利而離害其功大焉夫正誼明道而不計其
功者孔孟之教也然無欲而好仁無畏而惡不仁者
天下有幾故爲中人以下說法亦時與之言命言利

害其亦不得已焉尔至利害與是非相合相違之際
際乎有以主之無如世人是非之見終奪於利害故
孔孟所不能喻者此書更起而大聲疾呼之曰禍福
之所由來善不善之所究竟彰明較著若此其其誠
寐者之晨鐘巨川之津梁與人爲善之心不可與斯
人共見哉卽以是言弁之可也

小華山募建正殿引

山之敵體相並者以其崇卑也其不必敵體而名實
相貫者不以其崇卑也古之封泰山禪梁父其崇卑

建矣而禮有必加則崇卑之說有不可據者矣江漢沮漳均爲楚望沮漳豈江漢敵哉華蓋臨川崇之望且昭武之望也二山之崇卑敵矣而小華山之於華蓋也各相貫焉其於臨川也實相賛焉則地脉存焉耳豈以崇卑哉地脉者仙靈之所憑也然昔吳文正公有我生不辰之憾而望氣者以爲華蓋臨川間異人出焉今二山之四周世族皆在則地脉又非獨仙靈所憑而起也然而培地脉者豈不以人事哉古之有天下者積累深厚雖陵夷而必中興焉三代漢唐

宋皆然人事之修則固有不得而過者小華山之仙宇所從來已舊今某僧特舉而思新之此豈獨仙靈中興之會蓋地氣之復盛仙靈憑之俾其人先意承志適協乎四方所欲爲之心以倡其說夫事之協乎人心者不言而同然豈虞成其事者之不可多得也他日望氣於茲者將不啻如古所云矣

全從一小字爲文役半推而大之亦只從小中見大終不爲仙宇梵宮作綺語　自記

崇仁募修趙公祠址小引

虞蹟跡爲訊華孔道仙蹟在焉而激湃幽峨較上下爲最昔人据古蹟依麓祠趙公其上已而懸崖棧木構亭于巔以休行者曾山僧祠廟積年佈瓔衆于此今若其阻隘且廢壞斬附涯壘石以廣其址大祠亭而新之計費若干緡將資四方仙客與本里之善士以集事予道此求爲一言引其冊端嗟夫世有險阻孰與平之世有饑渴孰飲食之世有勞人喝者孰與憩之之蔭之茲一舉而數善備豈慮成其志者之乏人也黍山長安橋其用力視此百倍有道者安坐而集

遐邇永享其賜童子橋繼之皆近歲十餘里間事夫先王之制司空以時平易道路今董戒不俟次第數起而舉之圯者修缺者剏凹監將康莊焉治教之澤徵諸道塗觀政于斯者可以慨然而興此亦其三之一矣

記書

袁子遇仙記

琴友袁宗予閩人也幼以學琴至吳依其師何仙子居虎丘有客玉瓊初者敝衣藺步亦自號齊居遊其

地祉刺徧謁諸貴人及袁生焉諸謁者就所舍候之因置酒高會悉陳諸筆墨絲竹博塞之具徧問所長則無一能者惟以能飲特聞約食諸貴人家不識也留數月頗厭之遂辭飲袁生寓久之袁生亦不識也然未嘗有厭色將去袖刺徧辭與遊者且約翼日飲別與遊者嚴之晨往就約則高臥旅舍未見其有廚傳之供也衆呼之起且曰何遲也計主賓十八人須九席頃安所得廣廈而布之因指金氏祠曰彼足容我賓主耳中有與金友者往假焉開鑰啟戶則堂草

尺許糞穢特甚懷初日午後當就此飲衆心怪之姑拉遊他所曰謹如約遂鑰戶而往及未刻懷初速賓至祠開鑰啟戶則九筵盛列庭中草穢悉易爲芬芳之室矣約曰吾從行者皆不宜見客願假諸從者侍觴豆蔬衆許諾所陳盡異壞名味衆終怪之不敢食乃呼袁生曰汝固我淸客流也豈復有畏耶袁生因縱啖焉衆私計曰此異人也當執贄以師必得其術及別獨語袁生曰我與汝別有言也而十六人者强待袁生出以爲彼私獨厚當惰以泄也是夕呼袁生

人及所取酒食者悉分金予之曰丞當別矣主人詢之見其妻因盖不意後有僕也意外之獲心樂焉晨起違送之及里許見其平步上昇須臾入雲端不復見送者驚嘆望雲稽首且訝且惜而歸袁生與衆往求禮之旅主人曰今無及矣丁卯於會城友合遇袁生其年益八十有八矣舉止如季三四十時且操琴得傾耳焉坐中閩客黃潤碧具述其事且曰其後數年袁生過洛陽橋中遇一丐大呼袁生曰袖中百錢何不予我因私念卽知我姓名何以復知袖中物意者

其異人乎急出錢予之其人忽不見同行皆怪之是其人蓋兩遇仙云然則仙非必不近人獨其近人府率淡自隱匿人莫知之迨其知之固已飄然不可卽矣士之入世自衒以求遇尙有人不知之憾者亦獨何哉仙而日亟亟焉以其名爲的人豈有仙之者哉

王子遇仙記

楚人王聪極壯時好神仙之術嘗學爲符呪降仙爲乩言禍福多奇中因問所降仙曰仙之姓字得聞乎則書以示之盖呂仙云又叩曰仙之容貌得覩乎則

書曰可又曰於何地何日則書曰某月初八清風橋俟之至期齋戒沐浴以往自晨及午未有過者雖饑渴不去竟日肅衣冠拱立焉及夕一醉丐至狂觸王生前其氣不能近王生避之則三問滄浪亭安在王生指其處而去之自是以爲乩無所驗棄不復寫踰十年王生老矣以廷試入京道吳因散步旅舍外忽聞有問王生姓名者曰相公得非其人乎曰然何以知我曰内呂仙降乩請見也入謁焉則昔日幾年未見王聆極今日相逢而裴霸記得清風橋上遇也曾

攜手問滄浪蓋仙凡之異雖當前不識也然則世豈有非其人而能知其人者哉

兩生記

遵義鴨溪口西來堂有僧名兩生號二世和尚蓋其先世爲西來堂僧寺前有田一坵廣可歲出穀百石兩生念寺衆得此可足食因向田主求之必不可遂發憤疾作誓來世必投生其家必得此及圓寂時田主婦其僧入室遂產第三男逮既長爲授室堅不願願得分此田父母不得已予之卽祝髮西來以其田

歸焉謁邑宰捐其稅勒石永不得易丁卯其徒也依之戒侶秀昌爲普賢寺經主詳言之有志竟成固有易世而不改者彼夫朝莫反覆不終日之間遽於隔世不亦大可懼哉

復方公雋書

伏惟卲德樂祉日進無疆以時接敎言爲幸其如不獲所願何祗承台命某何足相質直以其書爲指示耳道人之言昔觀其一二全豹未窺然心儀其人已久今承所賜幾備矣後集所及言禍福爲多其中止

有二三語字或謄者偶然之誤僭更之至其道理相貫處自成一家言不必有所推敲其非能序其書之人應勉以當長者之命卽以其意弁之必俟裁教若有可存改而付之其意具序中不贅鄙見如是恐未足當其意也原稿一冊併拙序附復

說贅

答珍亟者說

甲子秋杪予將就棻玉用瀏臨源而上時予臨自西湖趣崇宜乘之在庚種之盎藏者盡空其實而存其

郭視其蜀孳之物則蟆者介者飛者走者豸者白者赤者身者殊色者莫不畢具人情洶洶沿途之民或泣于室或嘆于野其譁于路而談笑道之者數稚子而已鮮不以為天下如是一歲無民矣數邑如是轉死流離半歲而至矣卽飯牛豕齧草木甚而人相食亦一二歲而止耳于是羣取而愬之官或曰將修省下罪己之言矣或曰將停設矣或曰將繪圖以進矣或曰俟其出邑而上之郡郡上之監司監司上之藩臬藩臬上之開府然後轉而達之部部上之天子天子復轉而下之部部復報可然後移之之令以次而下其為日又與上之難等則其骨已朽矣或曰昔之常平始斂豪右終惠貧民今之常平始以貧民為名借斂貧民終借貧民為名實惠豪右而已稟無可發且議捐捐亦不及民及乎上下之間耳顧官之廷不若愬神之速也於是羣鄉之人聚里而祠之以珍豆為文祠益甚有就予質言者因書以答之

丁卯冬閱書說

萬物胎于靜育于潤成于斂非靜不胎非潤不育非斂不成自夏徂冬暘怨於暵恆而不時物之不獲其生者衆矣霜降小雪二氣既交雷不收聲宜斂而散物胡以成宜靜而震物扭於胎不育不成一歲之災也胎而損焉非一歲之咎也一人沛澤潤于上肅其紀度以斂之勿震勿疊靜以養其敎大和平之福庶有豸乎

東方朔偷桃像贊

行奇而正諫直且諷軒冕匪榮斧質弗怵避世滑稽列優則屈徜徉金馬茲為仙術謬引方外其君是律此何以傳想畫工端居裏描不盡聲利場取非其有借東方寫一幅欲逐逐喜沾沾走忙忙震索索偷兒骨

墓表

陳先生墓表

先生諱某字禮甫世居崇之田西里六齡而孤大父撫而教之日記數千言聰穎軼羣及長學日富長於詩修舉子業擬管無數行率易之文湛深經術精刻似子茂夫不能識也其為人端方嚴整不苟取與有

攷俗之操垂裕之智識者畏而愛之元圻竹山罕游
諸世族輒加禮延致使弟子北面受業焉中年聘外
大父方德咸公延誨舅氏遂得從舅氏後列先生之
門親炙其性質學問言行辛卯後侍二人避亂先生
之廬沐其飲食教誨而愧不肖負先生之教不稱其
所期又遠在數舍之外歿不能憑棺葬不能執紼數
歲後始得拜世兄於華庵書室具道其終始命執筆
記之鐫之墓左以誌不朽嗚呼先生之文行自有其
不朽不肖如聘其人其文何足以傳先生雖然有美

而弗傳罪也士之品莫大乎出處令之由孔孟之科
者未嘗不共憤於翁受敷施之不古若裁之使孤抑
之使遲而先生蚤兄及此世祖初學使者拔先生于
儕人中補邑弟子員先生陰讓之其友曰非我志也
夫人所營求而不得者一旦既然棄之非其識存乎
幾先自得有足乎已無待于主祖者不能故寧徜徉
山水之側嘯傲琴書之間優游庭除與子及諸孫傳
其家學以待天下之濟世人之所貴非先生之所榮
隱然先生之學子若孫能世之先生不朽之業將上
之天官命之詞臣揚之誥勅贊之莫左有不得而辭
者聘也敢謹誌之以俟

尊師之文不敢過不敢不及體固宜然 自記

方西泉公墓表 代房通政

葬也者藏也墓之有表為其有不與偕藏者懼其燕
焉君子所以佐君與史所不及而孝子慈孫之事其
先率用此已故非其人不足信于今有其人非其言
不足傳于後方公西泉崇篤行士也其先為周元老
食邑河南迨南唐員宝公官臨川尹愛三橋之勝因

家焉四世而徙崇之將田自宋執中始也六世而徙
溪山者雲卿也百二十世而徙今之沙溪者則西泉
公之父文任也嘗閱其家譜漢晉以迄宋明代有偉
人至公而古甚恩恪敦行不怠故里閈之介譽歸之
余自通籍宰豐崇之壤相錯也悉其風土人物已酉
雨入闈分較士公文子朝昂出吾門壬子公之孫照
焉甲子余承乏納言公長子朝忠之子烈試銓部授
州倅丁卯公之曾孫略又售天之春公從以孫子白
勝冠以逞咸遊庠序科名接武孰非公之篤行有以

覵之夫閣者見成事明者睹未然世遠蹟湮有美弗傳可數而知者名登縉紳之代而已至求其何以得此則相與忘之且當其退然積行之日未嘗求爲世所指名而當世固莫之識也使其隱德逍述無聞抑烏知其後之至是也匪偶然哉今 天子以孝治天下加意人倫四方之德行節孝守其土者咸得以其事聞於朝建坊以旌之余雖退休忝從采風後謹因所見聞摭集以副一人彰善之意紀其行俾不與偕藏焉若夫夙夜思所以無廢先人之業日起而光大

之則存乎爲之後者矣公生明萬曆某年卒康熙庚申享年七十有九以某年某月偕元配合葬某山首乾趾巽乃其元配彭氏者亦賢母也其卒也余時初受 命內名猶在豊曾爲文誄之

從切實而恢大之其理可以維持名教或不致與諛墓之文同譏自記

祭文

金谿車太姻翁誄

於乎物莫不聚於所好而人嘗睽于不相知碩事有莫知其然而然者太翁介德高致超然聲利外企慕其爲人蓋嘗有若不克見之思焉聯婣以來未獲一望顏色輒以爲歉先妣之喪承命冢孫垂弔已而又得接兩叔婣翁數言益悉太翁之爲人蓋不待既見觀其後人而太翁之德教可知也然益思使得親炙其手采言論所得必有踰于是者夫古人素所相敬服相愛慕而以不及謀面爲可惜者往往有之然或天各一方或僻遠不能相致未有居邇而不得相親者而其於太翁又在古人不得見者之外亦以介德

詩豈之人唔言會有期爾文公當正士遜荒之日思東登玉笥西樗觀融北入虎溪其間當有隱君子人所不得見而冀將見之因圖其形以歸古人之欲見君子如此其勤也乃數年來某躡跡臨源華蓋閣墓異人之芳躅弔二虞之故蹤效唐叟於西溪蕩心胸于雲水久旅忘家居鄉之日少矣聞訃而不能憑棺已矣此不得見之恨竟抱之以終身也耶太翁高年考終不朽之業將上之天官揚之誥勅勤之墓左能文之士紀載而樂道之不忠無以自見于後者客之

不可復覩昔行將于此中而如見之今葬有日矣宜
不及執紼命兒輩致㪉詞而奠之且告曰思見翁者
五合而遊翁登天路上勝青霄言短意長隱德爲昭
一杯既灑萬古山湫
行實不得其詳只架空將不見二字反覆成文中
却有寔處合之亦得十二層 自記

彭秀夫誄 代

於戲天下之所共期而不可必者年也蓋以其身之
所得爲年則必舉而歸之於天亦數十祀至百祀止

已庇而爲導引神仙之術事近誕故年之永者莫如
以其年爲學即以其學之所至爲年益取之人而天
不與焉然嘗見夫學者矣始之文章之事束之已而
政治之難持之即不然約槃之途汨其中得失之數
亂其外多以汲汲不足亦來爲假故進無宦學之獲
退無治生產計榮辱之攖得以寬閑之力因其乎而
并之上窺未有文字之始以暨昭代古今善敗興亡
之故人物風俗之殊旁而及于律曆五行醫藥卜筮
種樹之餘下復以其所得爲貽諜傳之數[illegible]無
窮足上而未始有身以前之數千百年下而子孫
耳以往皆其年也公于天人之際其殆庶幾乎公之
少也不操觚以干時長不修用廬陵雜之業進退榮
辱罔以疵於其裏書史之餘鮮所未窺今之卒蓋爲
年八十有二矣其所上及之數又若而年亭也南浮
江漢北道淮揚與賢豪長者遊聞其所稱述以爲不
逮於公之閫見爲贍以遠也而賢嗣蔚典敦愨孝友
守公之教以仕以學以嗣爾股肱皆有顯于時是公
之年不待生而存亦不隨死而亡失永於身後者政
未有艾也

憶雪樓詩集二卷

〔清〕王煐撰

清康熙三十五年王氏貞久堂刻本

梧雲樓
詩集
貞久堂
藏版

嶺南濱海之地唐宋時視爲荒徼往往以處謫遷之士仕其地者恒多幽愁無聊感慨不平之致故於人民政事遂不復嘗用其心而時託興於山水泉石間或發爲詞章以自遣其意蓋中心鬱結不得已而寄於此也今 國家大化旁達天下之民不以遠近異視雖其瘴嶺荒陬必選才能者以爲之吏而士之吏于遠方者雖在數千里外得與三輔近畿之臣校歲月以改官蓋愛民之仁待臣之學視唐宋爲加善矣士大夫於此方汲汲乎以治人行政爲先無復無聊不平之意則於詞章翰墨所以遣興而寄情者宜其不暇以爲雖然詩固各有其旨也昔人謂詩三百篇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爲作要亦舉其概而言之若夫古之君子政成事和民生樂業功敘既奏形爲咏歌則亦有不盡於此者矣惠州地屬嶺南昔蘇子瞻嘗謫居於此而今寶坻王君紫詮以尚書郎出守是郡蓋 國家選用賢能事與古異然君獨慕子瞻爲人時于政事之暇登臨山水作爲詩歌以追仿其高致殆所謂政成事和優游無事得有餘力而爲此者歟余戚友俞君介石以別駕佐君於惠今歲來都携君

憶雪樓詩示余發而讀之大率多和東坡原韻而託興高遠從容閒適又有自得于中而不必盡擬乎古者蓋東坡之詩作于遷謫憂患之餘而君之詩作于上下浹和之日詩同而所以爲詩者不同也往者君爲郎時余在翰林嘗同事纂修之役固知君之才有以過人而介石又盛稱君之爲守百度修舉人民愛懷非俗吏之所能及余故樂爲之序既以見君之優于其職克有餘閒又深幸
朝廷治化之遠雖古所稱荒服地而民樂其生士習其土如此不可謂非太平之一驗也同館弟錢

寶坻王君煥䍜詮耽詩嗜山水嘗游田盤之山琳宮梵舍題句殆遍顧不以示人都下之言詩者多未之見獨青州趙贊善秋谷稱之秋谷于人少許可其于詩尤不輕以譽人者也既而由刑部郎出知惠州府事至則覽朱明泉源之勝追和蘇學士諸詩于是梁古士藥亭屈處士翁山陳處士元孝交相賞擊評論三君子者嶺南詩人之冠其持議或不同而美君之詩無以異則君詩之工可信矣君示予憶雪樓詩一卷自漢魏六朝唐之初盛中晚下及宋元明人體製靡所不合余每怪世之稱詩者習乎唐則謂唐以後之書不必讀習乎宋則謂唐人不足師一心專事規橅則發乎性情也淺惟夫善詩者暢吾意之所欲言言之工未有不與古人似而爲之不已必有出於古人意慮之表者且夫詩也者緣情以爲言而通之于政者也君于蒞果之微不忘其親山水之游惟怟是恤又篤于朋友往者思其來來者留之不去懷舊之感溢于言表其用情也摯斯溫柔敦厚之教生焉宜乎通之于政而政舉施之于民而民樂其愷悌也歟君屬余爲序余之言初無異於秋谷及嶺外三君子之言也而原君詩之所以工則余有獨信者爾秀水朱彝尊序

余與南匯王君交十二年於玆矣尤相習於館閣其相規以善相期以古昔若兄弟然蓋不第以詩酒也而流俗之怪且忌者以爲是酒徒耳亦無有知君之能詩而稱之如余之早者歲在戊辰君出爲惠州守明年余被斥歸田里君連以書招余余不能應也去年乙亥君移官觀察川南今年余使蜀客寄書焉而身乃遊於南海既至則君猶未行若故留以俟余而余亦似逆知君之在此而遽來相赴也者相見欣喜出所爲憶雪樓詩見示凡二卷其一則前以書招余時所曾寄其一則多二年

留滯中之所爲作也故人朱竹垞陶子師序君之詩皆徵諸余之言其謂余持論過苛不徇世之毀譽坐是不能取容故其言可信勿亦謂余與君交獨久而知其詩獨早焉耳矣夫余豈獨知君之詩今世所奉爲宗工享大名者余皆從遊焉其有以自見矯然不爲苟同者余皆知之若其競新異誇富侈飾衣冠以爲古弄嚬笑以爲佳者千百相煽指不勝屈余往也憎之拒絶之今則聽之彼固非其性之所好吾何責乎爾王君家世富盛少躋通顯强仕爲二千石不以酒食聲色溺不爲美官厚

利搖奪而獨孳孳惓惓惟詩之是事所至必尋遊名山川所見人士無賢與否皆折節交歡引與訓唱以爲其詩之助是不謂之性所好焉不可也此二卷詩者格屢變而愈上又過於余向在館閣中所稱朱與陶之稱之正不必徵信於余言也乃其根于性所好不依阿于流俗卓然可居於余所與遊之列則惟余相規相期交好若兄弟者知之而豈獨怪且忌者不之知呼爲酒徒而已哉君行且之蜀余既喜今年相見之奇又感此别之久與否之未可知也乃爲敘其所知於君者如此以稱其

詩康熙丙子十一月朔日青州同學弟趙執信撰

余與實坻王南區先生聞聲相慕者有年矣癸酉春晤于端州遂同泛舟羚山寺薄暮坐竹樹間賦聽泉詩余倡而和之復相訂為羅浮之游寓齋積雨悉以所著憶雪樓詩見示為之卒業而嘆曰詩以風雅為宗而風與雅已不盡同蓋風有正有不正者也而雅則一歸于正近人好為淫泆流宕之辭踵事增華窮工盡變以自附于風人之義不知已大遠於雅況周召二南端厚和平往往發情而止義則近人之詩求其合于正風者已罕矣而況雅乎讀先生詩原本性情胞與民物萃數千年之

精力出入于漢魏六朝唐宋元明間而語必已出求其一字之摹彷不可得至于善事二人依依孺慕宛然白華南陔之遺而友生晉接周恤慇勤眞摯之氣自形于筆墨雖所稱伐木嚶鳴又何以加歟洵乎不愧風雅也已先生年來出守惠陽故集中和坡公詩為獨多然坡公遷謫之餘與惠陽不能大有所利濟而迄今低回於合江樓白鶴峰遺址者斷碣殘碑父老猶指以相語況先生德澤洋溢靡間遠邇凡建置興革無不為民生經久之計則千百年後篇什流傳與江山俱永者寧不可預

必哉先生又嘗作嶺南三家詩評如藥亭翁山元孝諸作品題揚榷不爽銖兩而余于茲集恐尚不能得其肯綮而大有所發明僅舉風雅之說以為質其亦漫然而無當也夫遂安毛際可謨

益都趙仲符少有神理長益肆于學四方之士願及門下者趾相錯也仲符嫉世之不有其實而相競於名有以詩文贄見者畧視一二行輙揮手麾去亦有竟不發視者或當其意則投分折節不復論其爲人至以其官狥弗恤也元淳嘗語仲符願交天下雄駿博雅之士每省擇其尤者一二人無則闕焉仲符壯余意首屈指畿內亟稱寶坻王使君之才誦其名章數篇他日又置酒介元淳以交於使君元淳顧已貧賤而使君已挂朝籍顧引跡自疎然深以仲符之言爲不妄甲戌夏五將赴瓊

南度嶺而下晤使君於羊城相與敘都門舊事并及仲符罷官後里居無聊縱酒不平之狀感歎久之元淳將行使君出詩一編見示命爲之序元淳既點定卒業爲序簡末以葉城石李方爲比謂畿輔之詩近代如濬人王世昌才氣豪宕辭旨感激行將有草檄悲歌出塞之意稱其爲燕趙之詩至於原本風雅出入三唐深得比興風剌之體則非李方不能李方生有明隆盛之世受業長沙李文正公學問師承確有指授盧子木而下不論也二百年來風流歇絕而使君挺生其後以其淸辭麗句祖長沙而禰葉城步漢魏而薄風騷斯文未喪自謂此擬其倫比再至羊城使君已奉分巡川南之命行有日矣而前所爲序之編已浮沈不復記憶因別爲序之如此蓋十年來嚮往之志傾吐於此矣嗟夫君少壯求友於山左僅得仲符能變歷下之遺於畿輔僅得使君能掩葉城之迹此天下雄駿博雅君子燕齊之士未有或之先者才難不其然哉宜仲符之於彼則斥而遠之而于此則投分折節屈指稱之不置也編中皆自都門後出守惠州之作多仲符所未見者使他日見之其愛而誦之又當何如也康熙乙亥夏五廬山後學陶元淳拜題

余嘗論紫詮王使君之詩才如風或疑風無形詩有聲爲亊類乎無以覈也雖然風無形矣乃氣至而形附凡有形皆其形故其發也谿谷庨窌巖窒嵯嶺杯杅臼凹佳各極其竅穴之出入名象似耳似鼻似口似圈洼汙不一而足若夫蕩乎無垠切乎太虛喁喁于于谿乎笙竽蓬勃滃沸憀慄彷彿天地振動雷霆砰礚無之而不鬪也其爲聲也大矣至其見乎水也定而爲波興而爲瀾飛而爲驚濤縐而爲縠溢而爲瀵濩而爲潑崩厓折軸盤渦轉縠然猶呀呷澎湃詭譎萬態沙鏡明瑟或沉或深日月吐吞無內無外其無之而非形也無之而非聲也然則物之有形與聲者皆物之臨孰與夫風之大也使君詩上下古今神明周跡登高結響吹萬答形當其興會飆舉與氣齊貫莫不畢見地于紛紛縱八極而擇古來才人所稱爲如江如海名以之當其風也豈有相下矣蓋君生長京師正當帝座紫薇而又翱翔郎署掌記蘭臺其於風也爲閶闔爲景明游乎盤山極乎雁門其於風也爲廣莫此集憶雪則其爲惠州守所作也六年江郡苞苴不行風之冷然善也於詩見之嘗登羅浮築子日亭於飛雲絕頂候觀海日初出遇仙人海琰子相與唱和示以玅道其詩爲仙風茲者觀察巴蜀將循三湘九嶷而西泝瞿唐升劍閣捫參歷井上造峩眉以詩長緘山川訪古之名流相如楊雄升平千袠以迄杜陵放翁宦遊之遺蹟以詩紀載人物大蜀國之緯巴渝之曲蜀之所以爲風也而其爲音也雜而傷雜而多變假令使君之詩俾按而爲之歌吾知其風肆好也而吾不得而見也其或寄我則又如大風吹下也誠日望之矣南海同學弟梁佩蘭拜序

憶雪樓在惠陽署中南匯王郡侯之所營也侯家實坻去京師百餘里其官炎方而有懷朔雪蓋謂親在其間也侯下車之明年歲爲庚午而羅浮大雪照耀樓中四百三十二峯失其蒼翠侯與賓客攀躋以爲斯雪也可從北而南而吾親年高不能一至於是而岵屺之思不能已已其詩有曰歲晚羅浮路梅花雪裏看寧知南越暖却似朔方寒蓋謂此也侯在惠六年政事之餘不廢吟咏每凭闌而望豐鱷二湖當樓之西南槎麗三江當樓之東北而羅浮象嶺煙雨合離瀑布噴薄以交流鐵橋

縹緲而橫亙仙靈鸞鶴時可招手來過侯顧而樂之出入起居流連景物觸事興懷凡得詩五百餘篇主以少陵而輔之以蘇陸以爲斯樓有力焉因名之曰憶雪樓集而盡以示予予嘗論詩毎患北人傷於質南人傷於文然與其傷於文麗而淫浮無寧傷於質朴而剛厲侯北人也悲歌慷慨是其天性而乃行其氣以沉雄出其辭以敦厚期於合道有以醇深其中驚采絶艷率歸典則絶非緣情而綺靡者今北人之詩自畿而輔未有或先之者也予平生所與交好於西北中在齊則王阮亭在魯則顏修來在秦則孫豹人李天生王幼華在燕則侯一人而已是皆質而能風文而能雅一正一變縱横自如而多有合於古之體製者也侯今者以副使分巡川南將携兹集從三峽而出三巴予懼天下人不能得而傳誦因請梓之以公諸同好不日者行至永寧又將於峨嵋而見雪矣羅浮之雪不常有而峨嵋則終歲皓然也親益以遠雪益以多乍見雪而思其親時時見雪又將何以爲懷乎吾知侯至孝精誠所格必即入爲上卿咫尺宸

舍將如太尉張酺毎歲節公卿皆詣其親奉觴上壽爲舉朝之所慶羨日可期矣番禺屈大均譔

昌黎曰人聲之精者爲言文辭之於言又其精者也蓋常深而求之聲同也而言則異喜怒哀樂可遠聽而得其聲而東西南北之言或至覿面而不可相喻夫風土有以限之矣文辭亦然西北土厚氣剛故其文力大而深醇東南水多氣揚故其文骨堅而清折此就其已成者言之也倘其不知所裁而任氣質之偏至則或涉於粗或趨於靡非豪傑之士安能自拔于流俗乎昔人游名山大川而文章大進不獨日廣其見聞所以漸化其氣質耳惠州王使君紫詮寶坻人也以泉石爲胸懷詩文

爲食飲力其處也定省而外則吟嘯林麓放志遊遨及出而祿於朝職事餘閒未嘗一日忘山水也偶有天幸家近盤山而羅浮豐湖在其所治郊坰之內其登二山也皆不數日而搜奇剔險窮極幽杳隨地紀行因形寫照似酈道元水經諸注詩和韓蘇亦多青出於藍之致已並見于當世矣又于郡署後圃構憶雪樓坐卧以領江山之勝而建汎亭于賓館之西湖光如鏡與賓朋共之月夕花時則放棹湖隄分題授簡積數稔于茲彙爲憶雪樓集一卷予常謂使君鬚眉體貌南人也挺持岳

岳懷負耿介有慷慨悲歌之風北人也而所爲詩浩浩洋洋人工天巧合而成體在于南北之間其變化之候耶使得謝去郡事讀書山水二三年則千載人也使君笑而頷之今觀察川南方將西浮洞庭溯瞿塘巫峽望峨嵋渡瀘水尋夜郎浣花之遺跡既極天下雄深怪偉之觀又皆昔賢研思苦吟之地地僻事簡而觀察之爲職行止得以自操向之所期適皆合矣使君年在強仕身輕耐勞寧静澹泊又其素志也初不以蜀道爲難然而天既生使君於北一使之萬里而南再使之萬里而西

則未嘗不歎天之成斯人于千載也太勞而人之以千載自期也誠爲不易於其將别序其詩而歸之且以贈行順德陳恭尹譔

吾家副使南區先生褎其守惠六年暨謝郡後旅寓會城之作二卷爲一集以郡樓憶雪名之憶雪者南區北望子舍以寓其思孝子之職志也南區爲郡時以詩名噪肇下余釋褐後桐城程松皋合人留止寓齋數月南區數相還往唱和比南區得惠州出余亦相次南下松皋未久移疾歸里後四歲余再入京師則前時唱和諸子無一在者矣余策仕得茂名令茂雖粵地顧與惠東西隔越二千里甲戌冬月抵茂而南區即於是月擢巡川南越歲春仲始見除目計春杪當入蜀方引望悵然從

致書問猶恐其不相及復何自得晤語一室如曩時也詎意南區既謝郡留滯會城兩載不得行又會余去官因得數數相見相慰藉較曩時遊處倍密意倍厚而唱和亦倍多上下議論切劘倍精且當及余移家惠陽屬南區治所凡南區治惠所以起消瘵發蒙錮興舉廢墜無一不屬之於耳載之於目而有槩於其心而於其觴詠遊目之觀遺懷寄情之地必爲之流連衍覽亦往往見於余文若天假我兩人以緣俾二千里之外萃聚如一室以發其幽思抒其鬱積者晤亦奇矣哉南區之在惠

也綱舉目張時和人輯修易俗之本事振古人之絕業流風餘澤沾被遐邇惠人士胥斷斷焉津津焉庶幾古循吏之治今之爲政者勿論也非余居惠與惠人習不能得其爲惠之實之詳其可敬慕如此也南區尤篤於至性屺岵之思苞栩之念不忘於終食而其孝友之行施及朋儕意所獨至纏綿悱惻亦若有不可解於心者視世之名聲氣輒視勢因易其向背者奚翅判若白黑正南區之所爲裂眦嚼齒而不願見其人者也故雖其汎愛不忤於俗而猶未免以剛腸疾惡之故爲人訾謷非

歲一再相見則更語余曰年來人以蹇滯惜余余則謂天之玉我於成我所得已多矣蓋南區之學日進因而能守其又何可及也南區行且入蜀過惠與余別余久許序其詩不可以已於言也其詩情深而文明婉約而健舉其卓乎可傳者諸君子之序之已備矣余於南區兄弟也知其內行爲詳而又親得其治惠之美與其消融忿尤克己之學故特表而出之蓋南區之所以爲詩而詩之所以卓乎可傳者其即根柢於是也夫康熙三十六年春三月靑浦弟原拜撰

憶雪樓詩集卷上

寶坻王　煐紫詮藁

己巳四月二十六日至惠州任事用東坡初到惠州韻

驛路風煙三月中到時民吏賀年豐携僧儋避蠻
繈女叟杖歡迎鶴髮翁雙獄浮靑來檻北兩江澄
碧合城東衣冠似北他邦異文獻遙遙憶長公

送季唯功返棹珠江

盡說元龍異衆流飛揚豪氣未全收立身自可同
高舉涉世何妨應馬牛臭味合來如白水姓名傳

出自星州知君尚有三喪滯肯爲官貧媿麥舟
湖上猶同泛酒船何人解望作神仙客如傳舍徒
多固交似孤鐘覓久懸欲報尚無靑玉案苦留空
賦白駒稱懸君說與臨卭令定有同心一悵然（唯功[illegible]）

挽陶處士（處士名璜字若子番禺人）

古人生恨不同時何意同時却路岐扇上有詩傳
姓字燈前無夢接光儀瑤琴欲碎維舟石寶劒誰
懸傷墓枝我自知君無復憾君寧知我不勝悲

除夕雜感 己巳

忽驚四十明朝到自省無言却自傷萬里一官遷
父母九年三命負　君王（余自庚申至己巳凡三遷官）凌晨怕
聽排衙鼓清夜難焚告帝香還憶去年京洛邸兒
孫次第進椒觴

一自承恩出帝京風塵牛馬日同行逢場傀儡看
來慣過眼風濤觸處生薜荔煙消孤嶂迴桄榔雨
歇兩江淸蠻兒別解蠻歌舞太守行春隊隊迎

嶺嶠休嗟道路遙三年夢寐早相招山川指顧疑
虛幻城郭登臨憶寂寥（郡內山川城郭宛如丙寅歲夢中所見）官舍
樹多陰翳簟公田秫熟醉持瓢淵明自是鄉情薄
一折何須客此腰

生平最有探奇癖咫尺羅浮却未登堆案簿書愁
聚蟻侵肌煩暑怒驅蠅（粤中炎燠冬月無雨恒如初夏且多白蟻青蠅之患）
倚樓憶雪時依斗（新築小樓顏日憶雪）看劒懷人夜剪燈何
日逍遙遂斯志靑鞋輕笠伴枯藤

庚午元夜舟中作

前年元夜在神京大酺南苑張華燈星橋火樹照
不夜魚龍百戲爭相呈晶盤翠釜薦珍異鳳笙龍
管高靑冥醉歸邸舍坐明月更開私讌邀賓朋曹
劉高李最豪艷徵歌選妓紛逢迎去年元夜正奔

走乘月策馬過荒城村莊兒女競馳逐風前社鼓
如雷鳴更殘扣扉歇茅店主人雞黍多鄉情今年
元夜泊江渚斜風疎雨空郵亭篷窗靜掩暗燈燭
追思往事心怦怦繁華轉眼同夢寐親舊屈指多
零丁八十七歩嗟已逝（謂李卜初茂才曹賓及舍人也）泰山梁木
傷儀型（宋師張靜菴胡氏張左人辰巳歲相繼而逝）生存故人復零落
東西相望如晨星升沉自古信難定憂懷觸景良
易增寄語平生素心侶良宵有酒須頻傾

清明雨中作

客裏不知移節候連宵只怪雨綿綿無端插柳兒
童戲始認今朝是禁煙
嶺海初爲萬里行故園壠墓繫心旌慈顏頻入連
宵夢知是泉臺念子情
前日鄉書到訟庭啓函不禁淚飄零遥憐兒女荒
原塚黃土初封草未青（時聞長媳長女訃音）

送友入燕（叠餘韻）

繁華猶記當年事風景全非繫感傷褁帶昔從羊
叔子文章今託馬賓王携來筆潤山川色拂去衣
添薜荔香萬里此行知爲我天涯悲喜一銜觴
聞說東西過兩京一身還向百蠻行沉舟往事春
潮急立馬新愁暮雨生荔圃香時留客久花田白
處照人清相如不待臨邛令到日應知掃徑迎
炎荒路逐馬蹄遥佳客能來不費招酒外交遊仍
落落詩中風雅未寥寥朝游五岳雲生屐夜度三
江月入瓢家在鏡湖歸便穩笑人騎鶴說纏腰
憶在小樓初築後與君一日幾回登人歸市冷愁
藏虎晝靜簾開好放蠅坐共酒樽秋樹雨挑殘書
劍夜窗燈他時相見知何地約就羅浮石上藤

送博羅令陶肅公解綬歸白下

五柳門前迹已稀羅浮仙令拂衣歸雨花臺畔定
邀月桃葉渡頭應掩扉賓客尚隨詩酒在妻孥爭
訝鬢毛非十年有約終當踐先欲煩君買釣磯

題陳生秋林獨酌圖

西風颯颯水潺潺人在秋林夕照間落葉飛來心
自靜流雲歸去意同閒能詩易白愁中髮無酒難
朱鏡裏顏不必更謀箕潁地從今畫裏即深山

佛手柑

晶盤堆枸果點綴作秋光北牖蕉分綠東籬菊讓
黃臨風宜鬭茗坐月合停觴一自拈花後猶存指
外香

送鄧澹園歸青塘

青塘鄧叟故能詩手種千株綠荔枝遶膝兒孫進春酒醉看新月照江蘺

幾日樓頭細論文驪歌一曲悵離羣西樵歸去渾無事倚杖看雲到夕曛

讀遊秋谷弇門集有懷

別離猶記仲春時習習東風變柳絲驛路梅花看不厭旗亭竹葉醉偏宜八千瘴海魚來少萬疊蠻山鴈去遲縮地長房無此術徒勞常展舊貽詩

榜後憶顧小謝

小謝風流亦可師十年京洛共論詩春前潦倒三杯酒寒夜蕭疎幾着棊每望摶鵬風尚阻依然策蹇日將遲（小謝題太白樓詩有只今落日西風裏破帽青衫我又來之句）近來魚鴈無消息落落晨星看斗箕

憶雲樓晚眺分韻

象嶺接羅浮當窓景倍幽斷霞連野燒小檻咽寒流月上頻移榻風來輒掩樓幾人鄉思切相對各含愁（座客傳舟上海嘯時賓朋亦以水荒告災）

代泛亭坐月步海璦子韻

月上湖光迥憑高縱目看萬峰涵灝影雙袖挹輕寒星動魚吹浪雲開鴈聚灘流連共賓從此夕倍清歡

月夜湖上即事

昨從亭上俯看湖烟月微茫盡有無今夜更從湖上望水晶宮裏貯冰壺

野燒峰頭爛若霞燭龍夭矯曲還斜赤城莫道天台遠望裏金蓮十丈花

仲冬望日再過湖上即事

萬井炊煙起高峰餘落暉竹梢喧瓦雀花檻宿伊威嶺嶠寒猶淺園林葉未稀清光應更滿坐待莫言歸

昨夜湖堤望烟雲翠幾層遠峰傳野火荒寺放河燈行竈茶初熟村興酒不勝歸來北樓上斜月入疎楞

莫負重游興攜樽向野臺月升波影靜風過瘴烟開水面多浮荇山腰半吐梅分題代觴政肯放手中杯

隔浦呼舟子輕舠弄月華青林一望裏燈火幾人家犀帶橋邊草朝雲墓上花風流湖前輩歸路與編賒

十七夜待月用吳凝父乘月登山韻

鐘聲催月起寒影轉江灣漏鼓更初靜窓寮敞不關跌燈沉隔浦殘燒點遥山却怪添蕭瑟風生老樹間

約季唯功游羅浮

之子盈盈隔水西近來消息託鳧鷖湖邊醉月惟三客亭上吟詩空一題兀坐江樓看野燒凝莘丹竈躡雲梯知君定玆東來棹同聽天雞洞口啼

署樓夜坐憶唯功得別字

夜靜話江樓酒酣耳更熱忽憶南屛子又成一月別象嶺與羊城兩地望明月郵遞寄新詩梅花不須折

紀夢有序

庚午長至前一夜齋宿署樓夢中得詩二首紀年乍卯醒而味之泠然深省時漏下已三十刻呼童秉燭手錄重緘留爲後驗酌酒自慰復走筆綴長句十絕以誌其意

鮑靚仙蹤此地留葛洪丹竈在羅浮奇峰四百三十二何處崔嵬是石樓

夕暉朝靄日悠哉夜夜湖頭看月回坐倚幽窓讀騷史瑞香蘭桂一齊開

香爐茗椀總相宜醉後還敲一局棊林際鐘聲簾外月送將好景入新詩

吟成戌鼓已三更臥向匡牀夢亦清夢得好詩連夜寫呼童急起剔書檠

送春詩句已朦朧記得春宵月正中長嘯冷吟頻剪燭明朝陳迹問東風立夏夜夢中句

夢迴珠斗轉闌干庭戶無聲夜氣寒奴子亦眈詩句好頻推剪燭榻邊看

三十年中萬首詩放翁風雅亦堪師髭鬚莫惜撚來斷恰是新添一寸絲

百年塵夢比浮雲獨酌香醪向夜分遥憶美人湘水隔憑誰傳語致殷勤

爲愛江山築此樓無邊風月望中收案稀簿牘民無訟常與仙人作唱酬

十二年來薄宦情閒憑小閣看新晴長江烟霧渺無際認取漁燈一點明

至日迎仙詩

長至陽生煖氣融扶桑海上日曈曨仙人應自武夷降鶴駕雲橋起碧空

前月青童寄信來眞人連日宴瑤臺夢中彷彿會
經見綽約桃花幾樹開
敢混塵情愜本然茫茫宦海實堪憐眞詮夢醒須
牢記在胸分明二十年
貴游宴宴寡素心小樓仙馭感頻臨從今北面慚
遲晚二三復師言作誥箴

水晶魚有序

寶坻產銀魚大者長五寸許色味俱佳膾
炙難下箸之誌記或稱夏霧銀鮮或傳麪
窖青春嚴寒始出舉網卽殭每以數尾貯
磁盤置密室啓戶如秋月王瓜香因又名
王瓜魚他處雖有皆不及也今來惠從湖
上得白小長不盈寸大不及分名水晶魚
味亦頗佳因記以詩

銀束吾鄉美金錢倍下輕今省湖上產更有水晶
名衆皆色慚白磁鑑味更淸嘉魚稱爾雅敢共此
相爭

秉燭尋梅花有序

庚午長至後二日寓博羅張氏西園夜坐
軒前忽有暗香隨風襲袂因呼童秉燭尋
之曲徑紆迴小亭初集老梅數本爛熳疎
斜從燈影下觀之別有幽致漫成二絕

斗轉星疎近二更閒堦寂寂漏無聲梅花暗送春
消息隔院吹來味更淸
小徑沿池秉燭尋孤亭小圃築來深待他月上三
更後冷韻應酬一曲琴

將游羅浮舟次博羅得白眞人集一卷

道入羅浮滯淺灘朔風吹鬢不知寒仙人知我求
丹訣先付黃庭一卷看

讀海瓊子集有感

百年將半莫蹉跎且共憑高一嘯歌日月競馳顏
莫駐江山無恙鬢先皤何能跨鶴趨金闕肯戀鳴
騶佩玉珂眞訣感師頻指示風生林際月生波

羅浮道中用東坡羅浮道院韻

羅浮隔淸溪鑑輿競淺揭南徼冬無寒村村柳風
細行潦若有源滿激互奔逝古祠傳孝娥父陳登前梁人
風雨傾壁砌棟梲落丹靑像偶儼衣袂幾隼號高
空時然墮毛氂兵燹久承平鄉井尚凋弊所幸屢
豐年黔黎歡卒歲隴陌熟桑麻場圃收橘荔三餘
閒訓讀巖穴滋蘭蕙休養更十年漸可臻上世洙

明在望中斯游類修禊董冠多猾狴嘯詠擬高弟
還向梅花村課農巢租稅
初入羅浮宿沖虛觀用東坡同子過游羅浮
韻
佾皆仙侶朝帝京曨矓海日天雞鳴氤氳香霧隱
仙仗星辰毋屐趨承明邇來奉命守茲土有輿爲
訪毒精生抱朴丹竈餘瓦礫朱明古洞爭樵耕（觀田
[illegible]）翻怪洞天與福地寥寥今日誰發
彭聊向澗濱拾瑤草且使游覽能躋攀躋獅伏虎
雙怪石當前狀貌俱猙獰擬[illegible]

更延王眸庭開來扶檻一舒嘯燒燈還誦陰符經
溪流清泠潔滌洗不須磨石鐫盤銘眞詮已授紫
淸古詞賦何必工長卿況余高辛之苗裔胡不採
藥尋初平
朱明洞用東坡原韻
朱明古靈洞九節菖蒲枝況有青精飯能補後天
肥翠羽和仙樂蝴蝶飛忘機靈芝與子期遇我知
爲誰
嘯青臺用東坡白水巖韻
己巳閏三月道經匡廬山日暮投東林轉盼將三

年同憶跋涉苦危若臨深淵路岐有高塚道是淵
明田五老隱雲際香爐縹緲間恨不一登覽耿耿
胸臆前今日游羅浮喜已穿雲烟向夕止山麓還
擬升其巔石洞訪遺跡十畝桑閒閒登臺嘯空谷
頓覺心悠然
佛跡石用東坡原韻
秋後困暑濕腰瘦如釵股案牘等山積郵筒多插
羽胥吏盡蠻兒語言半吞吐聽斷勞神形參苓不
能補飲食啖苦慵嬰兒初學乳培養尚不遑何敢
施斤斧[illegible]爲余言應先健脾[illegible]志[illegible]衛

忻須鼓舞習射可忘慮秋冬宜講武游覽亦爽神
莫憚舉騈胼因憶羅浮巔離合變風雨盤山曾踏
雲舊興還一鼓踏出桃花源假宿神仙府（一夜宿沖虛
觀）夜行趁野燒那復畏豺虎賓從多滑稽詼諧近
戲侮老衲慣機鋒迅疾比強弩晨興奮登陟勝弱
互相賭過崇得佳言奚囊備搜取據石共豪飲忘
形火宿主小奚忽馳報佛跡近前圃
卓錫泉用東坡佛跡石韻
鳥道羊腸九曲開山僧隻履踏雲來誰人卓錫留
泉細無溢無枯但碧苔

尋梅花邨不得用東坡原韻

生平結想梅花邨幾從夢寐勞精魂依稀疎影映清淺縹緲暗香生黃昏瓊枝鐵幹鄙玄墓幽姿冷韻宜采園徜輿深入羅浮路期與美人通寒溫雞鳴便從僕夫起行踰數里方朝暾遍尋野人問遺跡却逢老衲當山門自稱住此近二紀梅花但見傳人言如訪故人不相值寂寥空自澆清樽

過黃牛陘用東坡鐵橋韻

石屋依巖啓深篁隱蓽門逃溪搜石髓倚杖剔雲根斸栗香於藥山苓飽代飱避秦人已遠此地擔桃源

合掌巖坐石觀瀑再用前韻

危磴攀躋陟悠然有一門飛泉生靜籟古樹結靈根坐石心如洗忘機口屢飱崑崙原不遠明日更尋源

緑雲圃試茶用東坡含笑花韻

華首臺東古洞前燒鐺旋汲洗心泉嶺南臘月如三月雨後涼天忽煖天圃種新茶醒客醉峰堆頂石答僧禪振衣直躡飛雲頂共訝王喬尚未仙

枯山茶再用前韻

奇材每汲枳榛前喜種靈根傍玉泉盡說異香生瘴海却憐珍卉長炎天崖頭枯木禪中夢園吏朝菌夢裏禪何用繁言解真訣生新化朽即神仙

登飛雲頂宿見日臺觀日出用東坡游白水山韻

梅花無跡牛羊縱牧笛嗚嗚不成弄巒兒引導爲予言玉女下瞰黃龍洞大小石樓與鐵橋無徑可通須飛鞚瑤臺雖有仙人蹤只恐月寒風露重老人曝背高峰巔爲灌芝田常抱甕偷從雲隙遙相望雙丫髮挽[illegible]肩動因[illegible]回有友五人共奮登上界臨三峰見日臺前結仙夢尋幽各採參與苓澗芹復有野人送阿耨池水丹砂香味踰醴乳煖無凍夜半南溟聲似雷金霞萬縷波光湧奔魄驚魂轉瞬間已見飛輪駿赤鳳

再上飛雲頂即用次韻

久識吾生亦有涯武夷九曲多仙家恨不早從海瓊子凌虛並駕青螭車昨日峰頭振衣袂雲中紫景穿林斜同來老僧妙禪理南屏季子亦復佳紀游詩和大蘇韻孱兀排宕爭光華怪余生平紬政采入山筆亦能生花高寒向暮尚留逗衲衣鶴氅

人爭加俯看四百三十二峰峰變態俱堪誇雲霞
霓虹不知歲珊瑚珠結高又椏琪花瑤草粲青紫
金砂玉屑飛晴霞繽紛雨花散天籟鼓吹聾耳愴
池蚪曾開洞蝶大於鳳白雲如絮迷山徑徘徊顧
戀復誰問翻疑來路今番差回首東華十年事猶
憐面目餘塵沙埽苔磨壁留長句煙蘿掩映如籠
紗放歌聊自寫胸臆字句那得無疵瑕勝游自古
信不易蘭亭今昔與洛嗟更向峰頭建飛閣後此
風雨聊為遮世人盡恨仙源隔崑崙自近心偏遐
歸來華首樓頭坐松梢[illegible]

羅浮見雪用東坡白鶴山鑿井得泉韻
山樓傍雲結峭削生高寒蕭條幾喬木葉葉交聲
乾開窗嗅梅花朔風吹辛酸昨從飛雲頂下瞰諸
峰巒渺乎華首臺小如青石磐雲海思黃廬浩瀚
翻波瀾屢憩烹清流燧火頻為鑽今朝阻寒威兀
坐憑危欄雪花久不見忽喜隨風摶松濤不停吼
聲疑澗水湍擬尋武夷客道路嗟艱難仙馭從空
臨杯酒聊供歡

華首樓用東坡居儋耳贈吳子野韻
大塊本逆旅斯樓草草成鮮霞拂低棟皎月移高

築桂蘭蘊幽香琅玕戛清聲真人昨至止戒我學
長生

發華首臺峰頭老人目送余行（師老人峰）詩以別
之用東坡白鶴峰韻
羅浮七日游日日但紀詩今朝下山去將何以贈
之雲中抱甕若恍忽若有思念我癖山水重來定
何時建亭觀日出鳩工已在茲老人聽余言信我
不相欺

道經湯泉用東坡原韻
游山携七友賦詩充武庫稚琛比星羅周密綦
布字句爭新奇刻畫洗陳故落筆翻銀河汪濊還
奔注歸途涉湯泉賓從咸驚怖沸激逃虎豺鬱蒸
避狐兔下藏丹砂窟毀之香草[illegible]分流擬結茅聊
一洗凡汙

石濂師同游羅浮贈詩用東坡安期生韻
頭陀本奇士任俠能神通汗漫五嶽游但訪黃石
翁四十七年前貫日飛白虹潛身學黃老守雌忘
其雄旋復愛行腳振錫昌宗風建剎遍名區如象
還疑龍法臘六十餘清臞同孤松曳杖追飛雲步
履遺雙僮荷鋤自移樹肩袖隨羣蜂賦詩億萬言

休嗟生不逢

季南屏索和蘇詩用東坡遷居韻

坡老擅文章千古讓雄虺氣若鐵騎馳理如繭絲細弱齡倦不釋四十嗟虛逝海宦走風塵勞勞鮮寧憩忙裏賦閒居聊爲消遣計憶雲梁小樓就樹補荒砌羅浮在望中遂㠗挽雙髻脩然聘庭柯物理感蟬蛻冬筍剖黃琮春盤貯丹荔静觀恒自得俯仰空斯世素友共清言真人擬天際苦我和蘇詩自慚等蚊蚋

紫清真人於華首樓降乩贈銘敬志以詩

至道銘心後玄關本不遙凍雲流地肺初月隱山腰更待清光滿還看旭景超中峰建飛閣鸞鶴可相招

艸艸亭 有序

羅浮歸路三十里村落近孝女祠竹木叢茂蹊徑幽深因就午食有野老候迎於園處詩贈詩因留一絕并爲題額書聯以誌一日之興

曲徑紆迴自覺深羅浮發步問行吟萬竿修竹三間屋流水桃花不用尋

庚午嘉平望後送石濂師季南屏黃位北陳生洲返棹羊城用海瓊子白雲晚眺韻

北風知我意留客住江汀寒月浮空白遙山入望青和歌依短笛離夢遶虛屏明日三更夜誰能醉不醒

小年戲作

小年驚又度四十尚虛生聞道羞遲晚忘機契老成鄉思隨物候殊俗見人情却笑王孫買處處向竈媼媚竈應知恥欺天將召誰半生期寡過三省尚多疑養氣真吾事存誠敢自欺韋編休憚絕學易且乘時

哭濮陽心馭

造物何心厭善人不教駐世壽斯民藥爐丹鼎留塵榻玉冊金符沒野燐（濮陽善醫兼精符籙）十日別成千古恨半年交結再生因夜臺不必多惆悵送死何須定至親

重泉有路還桑梓五嶺無人奠酒漿前夜妻孥驚夢寐今朝朋好動悲傷笠簷尚憶登山輿囊篋空存救世方曾侍紫清仙座下應歸靈爽白雲鄉

濮陽子易簀時以古鼎及菊花枕一枚命童
子憐春貽余弁致珍重於戲其意遠矣感
而作歌
君不見故人貽我青銅鼎欲我提携常在手斑斕
古色閟而章虛中洞見須能守有時酌酒月分明
有時和藥丹成就鑑彼欹器聖所云常留有餘滿
則覆又不見故人貽我菊花枕儀法純乾華簇錦
終始無端太極存五行相生四象稟枕之可以游
華胥抱之可以悟玄景不比尋常草所包外裝羅
綺中耿耿置向榻邊留象前命意微妙同真詮感
君交情淡能久豈若世俗彼彼之輩不重道誼論
金錢
憶黃芽茶 有序
蔬果佳品多産北地而黃芽茶安肅稱最
質北春水味欺冬筍霜前落窖色嫩瓊芽
雪後烹常香清蘭露都人士率爲常供窮
措大亦樂蔡鹽所謂雅俗共賞之妙品也
蔓官京洛退食從容近守羅浮每懷靡及
爰吟長句聊寫微忱
禁下春盤薦珍異寓齋常供亦豪奢冰鱗煮筍淸
於露鐵脚烹韭爛若霞紫蟹醉來殭有味黃羊湯
出玉無瑕相思最是安肅須蔬作茶忘却松風陽羡
茶
雪裏黃芽種獨奇無勞剪韭更烹葵濃煎蝦汁鮮
羞合淡點蔗漿冷最宜佐酒醉消紅琥珀拌梨色
奪碧瑠璨炎荒宦味何能似寄語長安幾舊知
歲除雜感 庚午
京洛頻更歲羅浮又守年大儺傳舊賦小草續新
篇光祿叨陪宴冬官掌製箋山陵常扈從館局
備丹鉛內祭頒華衮司農給俸錢勞曹虛日暑領
郡動星躔拜舞龢龍陛氤氳想御烟幾回瞻北極
引領在南天遇物思偏切因時感獨先荔支徒釀
酒蘋果憶裝綿鮮荔支不能携帶度嶺因以酒浸驛獻老親回憶都門歲除每絮藏蘋果橘寄歸橙實香非昨蕉花露勝前水晶魚脈細琥
珀蟹鞋鮮果麪冰霜潔杭椰麪可食椰漿酥酪膩殷勤
添柏火勉強設椒筵弟妹遥相憶妻孥隔轉憐藹
英方撥米椿壽祝錢佺水旱頻憂歲干戈更備邊
故人書叙往事意眷眷樓瞰黃牛逕臺臨白鶴
巔近江雙水合遠岫片雲連綠蕚棲么鳳淸漪躍
巨鱗一湖開藻鑑兩塔倒晴川坐月會聞鶴凌虛

屢降仙雲和聽縹緲脉望[illegible][illegible]楊開存素幽
窓亦艸玄至言心頓覺靈夢病初痊雖喜當豐稔
仍憂有倒懸仰天祈少愧祝國願多賢治道瞻星
緯休徵驗僃論駑駘寧惜力更自着先鞭

元夕偶成

含笑分明憶昨宵忘憂恰喜見今朝荔花雪後香
千縷椰子風前酒一瓢蘭戶纍纍懸福橘桂漿馥
馥薦芳椒摸魚歌裏寒脂易珠斗寅宮又轉杓

正月二日舟中望羅浮

辛未之元日舟發槎江涯夜過博羅旅曉望石龍
碕旭光升林巒鮮霞映參差水勢灣灣半山彤面
面奇回憶前月游蠟屐雙鳧飛鐵橋與石樓登陟
忘顛危瑤臺水簾隔仙境多透迤宮蒲采九節松
脂得雙孤麻姑釀瓊液桂父煉元龜初平遇翁仲
丹鼎傳刀圭露芝似青精終歲能無飢方平乘黃
麟遠游披朱衣老人招玉女鸞鶴相追隨夜半奏
雲璈纖指調金徽松風散幽籟桂月呈寒輝披衣
坐無寐澄徹心忘機忽聞玄鶴唳旋躡飛雲梯予
日出東溟光怪驚鯨鯢殷其蟄雷發閃若巖電馳
金波躍千蛇赤輪駕飛螭展睫萬象瞑混沌未開
時嗒然嘿無語此理誰能知陰陽多變化大道有
盈虧含蘊妙無窮靜悟通幽微須臾晨光發宇宙
觀無遺緩步歸寓廬自寫遊山詩今從江上望突
兀還顧陝因嗟世路險舉趾恒懸趨習馬不之察
坦若行町畦老人顧余笑笑余悟何遲

羊城竹枝詞

嶺南元夜雨濛濛百戲魚龍海氣朦到處摸魚歌
競唱不須强解只須聽
鼕鼕社鼓賽神回塞巷塡街擠不開故事隊中馳
大馬紅娘鮑老互相推[illegible]
押寶呼盧游冶兒龍江白酒醉如泥奔頭獅子團
團滚那許笙簫細細吹
河畔街頭月色清五仙觀外踏歌聲榴花蘭桂攢
簇簪撲鼻芳香照眼明
紛紛親串贈檳榔臉暈微潮齒頰香也繫湘裳裁
六幅紅油雙屐不遮藏
爆竹連宵響似雷鬟兒髻女笑成堆共言去臘曾
飛雪今歲豐年莫更猜
五層樓上帶春星樓下松杉一望青却怪游人都
不到危欄獨倚酒初醒

日近亭邊好泊船未能免俗又新年柚皮鏤出玲瓏玉紅燭燒成不夜天

舊日繁華問若何鮫珠黎翠煖香窠只今油壁車中女流落鯨鯢浪裡多

聞道[illegible]南全盛時千金陸賈愧裝轁滿城終歲笙歌沸不獨元宵燈火奇

清明前六日作

節近清明倍感傷紛來愁緒結迴腸三山有路何時到四海無端鎮日忙雨滿江樓春浩渺烟籠村樹望微茫故園[illegible]東風到[illegible]

南園細草綠初稠蝴蝶翩躚憶舊游怪殺杜鵑聲似豹任他蟻氣壯如牛漢書興廢三杯了楚些牢騷一筆勾獨倚高窓頻極目滿城煙火為誰收

三月朔日崇報寺禱雨作 [illegible]

朔日齋壇禱玉龍徘徊梵宇仰孤松羣峰鬱鬱蒸雲重四野殷殷望雨濃斷井鹿轤蝸蘚澁荒城雉堞蔦蘿封遙瞻紅日高春隱詎足應知慰老農

江行

千里河源鼓枻回荒村漠漠曉烟堆江濤激石疑雷動山氣漫天作雨來幾處鳥聲催布穀一行人語漫牽挽足民此日慚無術不及薰風能阜財

送冉同人明府赴長安

異地如桑梓同心託蕙蘭三年隣瘴癘一別隔巖巒驛路風煙合神京雨露溥何時重握手樽酒續清歡

白鸚鵡

何日來從杜薄洲翩翩自整素雲裘好音豈為求新侶清夢還應憶舊遊亂局易遭妃子妒問安難解上皇憂却憐留滯樊籠久無計逍遙到隴頭

五色鸚鵡

文采休誇世所求靈禽肯被網羅收巧言毋自矜名姓黠性應知罕匹儔振羽風前偷錦繡弄聲月下亂箜篌隔簾與婢真多事却笑人將十萬酬

次韻題黃願娘照

莫恨芳菲歲可憐須知不死是重泉蘭摧卉茂終同盡菌短椿修亦等年重惜艷香飛作雪輕埋紫玉化成煙千秋空說長生殿楊李雙雙祝好緣

畫圖偶識豈真真筆底空留羅綺春默默不傳心上恨遙遙想見意中人孫萓夢遇眉山妾子建魂消洛水神自古鍾情誰得似漢宮鉤弋是前身

人面桃花不久留妄將塵夢擬仙游茂陵一別頭
驚白吳苑重逢鬢已秋萱草不難消假恨丁香偏
易結眞愁崔生豈是忘情客冷雨殘燈坐小樓
此身莫必是重來但覺多情意更哀漫續新絃調
錦瑟還憑舊夢問泉臺鏡中倩影應難見燈下芳
心豈易灰亦有三生石上約蓬萊淸淺隔塵埃

訪龐孝子廬 有引

龐孝子名維則惠之貧士也父死廬于墓
屏絶人事三年不易而人莫之知也余命
[illegible]夏以舟豐湖偶登岸微行就而詢之見其
神色慘然涕零如雨嗚呼三年如此終身
可知是眞孝子也遂表其門而薦于學使
者弁贈以詩

至性應知出自然龐生純孝羨能全三年一日徵
終始實行浮名識後先表墓有心風末俗式廬何
敢擬前賢慈親丘壠雲山外揮淚徒吟陟岵篇

雨後江行對月得蟾字

江深雨歇縠紋添霞散長空月啓奩帆趁好風天
駛逸棹分輕浪海鯨潛爲留活火烹金蟻更汲清
流浴玉蟾興到莫辭拈韻險且期相慰一掀髯

月夜江行

擊楫空明嘆水哉應知逝者日相催月如有意隨
人轉風又無端送我來一月帆檣三度挂半生省
宇幾時開遥思子日亭邊客鐵笛雲中正落梅

鎮海樓

西風又到五羊城蕉葛單衫漸覺輕板屋那堪舒
遠嘯山樓且擬聽秋聲喜逢道士傾金液不羨通
侯膾玉鯖醉後莫辭危磴險倚闌更看晩潮生
弔古憑高夕照催蒙茸蔓艸越王臺層樓丹聳晴
霽上叠嶂青廻瀛海限[illegible]雲烟迷汁極靜赤松
檜吼風雷從來多少南遷客王粲登臨莫更哀

偶成

知己從來世所難閒評往事發長嘆老成盡瘁圖
全勝年少空勞策治安叔士有奴甘扑詈賈臣無
婦共饑寒鍾俞董蔡應消歇獨惜琴亡漢史殘
惡即相攻好即與近來月旦總浮虛與公自謂無
多讓思贖人傳門不如與久周旋寧作我品流第
二不爭渠寸心得失分明甚何必從人辨魯魚

羚羊峽

天險羚羊峽逶迤鎖粵江許通重譯貢能束衆流

降近脉滋坑硯遥氛靖海艘奇峰鵬翼展翔漢勢雙雙

夜登東江亭次張超然壁間韻

夜叩亭間寺深伺月下門亭空生靜籟泉響落眞源蒼狗來天末烏龍卧石根此心無動定安用辨風旛

泊峽口夜登東江亭

東江亭下共維舟月影昏黃嵐氣浮盡說峽中風浪急莫教輕易打船頭

空亭極目思悠悠地北天南倍覺淒涼有月明而我意故從雲隙吐清光

鼓枻漁歌漸不聞江光月色白紛紛凌空舒嘯誰爲侶一片無心出岫雲

嘮嘮仙犬吠雲根荒寺殘僧正掩門誰識使君深夜到燈間詩句細評論

三水公署前臨大江新秋望後五日泊舟磯下登眺山川憮然增感因記以詩

淸濁同涇渭雙江逆海流浪花晴雪捲雲影遠帆收宦况驚年逝詩情借酒留臨風騷首處颯颯一天秋

三水舟次喜晤鄧濟園

有客經年別茅堂近硯溪擬乘漁艇去直訪鹿門西茂草應迷徑幽花定滿堤只愁人到晩雞犬夜驚啼

出峽分三水乘風到一帆故人垂白髮偃蹇着青衫昔日兒能讀蒿萊手自芟久占肥遯義何事出巉巖

七月晦前一夕納凉東軒得醒字

秋熱酷於夏披襟中夜行遥天星未隱銀漢露初淸曲落心逾渴投醪意似酲空齋人坐久簷樹共無聲

問七夕

望裏明河淡若斯雙星誰道苦相思也知天上無風浪仍覺人間有別離百歲最難逢此夕片時容易負前期中情脉脉何能遣殘夜空堦獨咏詩

蚊聲竟夜聚成雷錯認前番風雨催前七夕大風雨一月別離疑兩度三生緣好信重來樓頭瓜果針誰巧機上絲綸錦獨裁牛女荒唐千古事多情今夕更相猜

秋夜

劉琨祖逖眞迂腐夢裏聞雞共起舞侃兮碌碌胡太勞跖也孜孜不足數明星有爛東方睎弋鳧與鴈終無補何如莊叟逍遥游九萬扶搖凌尺五渺爾宗生破浪風泠然禦寇差堪伍炎荒秋熱夜不眠披襟獨坐空懷古終宵蚯蚓不住鳴彷彿騷人吟思苦

仲秋寓羊城袁司馬東軒分韻紀事座客梁藥亭庶常廖南煒屈翁山陳元孝季南屏四處士丹霞太守陳元敷靈山令遲屏萬也

秋光似水凉生几明月如弓影墮杯星聚東南成雅集風流文藻出新栽尊罍近古非金玉餚核隨時雜筍菇還擬重陽看叢菊五層樓上好同來

八月八夕詠月

年華鏃羽疾於飛又近中秋換葛衣蕉兔尚藏弦外影凉蟾初吐鏡中輝扶疎老桂方施斧綽約仙娥半啓扉遥憶旧盤峰頂月清光應入舊書幃

白雲泉

癖鄉偏病渴暑盡尚依然偶訪葛蒲澗因尋玉乳泉白雲生冉冉清露滴涓涓佳茗來陽羨山僧得爲煎

魚釭歌 有序

魚釭前代御府酒器也與雞釭並稱然雞釭繪於外雖極精工未能免俗魚釭繪於內酒光蕩漾魚影浮沉大有活趣辛酉歲家學綠近天以十二釭見貽云渠先祖中翰公得自中貴世不多有旋爲知者索去其十僅留二以誌贈者之愛前春過豫章見市中所售頗彷彿但火氣尚在不及舊磁溫潤耳因盡收之仲秋寓羊城同人過訪出此勸飲咸作詩歌賞之余亦率成本韻述其所自非以云和也

吾宗舍人最博古搜討平生遍寰宇傾家不惜購珍奇千金揮擲同毛羽夏鼎商彝滿几筵翡翠硃砂出土鮮秦漢玉精留血浸晉唐墨妙展雲烟更因愛飲情瀟灑尊罍杯斝都精雅交錯成宣哥定窯非復尋常饒郡瓦余忝光祿官最閒邸舍咫尺時追歡貽我小磁釭十二道是先朝御府頒潔如白雪輕于紙朱魚四尾浮游起鼓鬣旋鱗儼若生潑甚滿酌漣漪比重篋封題近十年今朝賞識出

君前古來尤物亦難遇盡醉寧愁竭酒泉

閉甕菜

凡物有至味惟貴得其眞太羹鄙酸鹹玄酒薄芳辛世人縱口腹飲饌爭翻新長安富貴家下箸動萬錢九牛遜一臠猶恨非時珍好奇炙猩脣所勝炮駝峯鮮烹北海鱗肥擊東郭㕙蒸嘗盛鼎犧那屑釆淵蘋饜飫吐肥甘豈復思溯蕁奢侈方玉食展轉相效擧余家尚儉德藜藿傳淸貧旨蓄重菜根閉甕稱絶倫采當霜露時製趂晴燠晨醖釀酷烈消香脆椒薑包[illegible]年美家藏十年罕因陳臨風啓封泥見者生華津煮我氷下魚（吾鄉銀魚冬月始出）酌我太和春（吾鄉酒名）用以薦鬼神用以享嘉賓細鏤欵戚婣常供娛雙親自從宦嶺海相憶徒逡巡今朝遠見遺吾親意良諄欲我時一嘗此味終不泯澹泊以明志庶幾追先民珍重獻朋儔同好寧無人

新橘

精白璇樞散名從錫貢傳銅峰天漢外珠樹閬風前閩粤栽將遍羅浮熟最先洞庭秋色老湘岸晚容妍靈谷眞無價塘栖不論錢獅頭淮北少牛乳浙東鮮藝圃輸官稅登盤佐御筵天時均雨露地氣自通宣置長官吏[illegible]留御樹並肩合歡唐殿植連理宋堂鐫抗表從臣請貽詩得友憐伴函三百少共帯六雙聯綴玉枝枝亞懸金顆顆圓千奴人羨富四叟事疑玄種以盧家貴稱仍壺酒便（惠州人呼盧橘爲壺酒）化州堪入藥紫洞載盈船（紫洞屬廣州）乍擘飛香霧初嘗溢冷泉肉甜逾石蜜色艷奪金蓮欖脯微嫌澁椰漿但覺甜甘櫨皆可口給客或如拳蘋果原同調離支豈獨賢解酲洵妙品止渴有微權潔白中能蘊堅貞志不遷靈根培后土華液醞先天孝友孫眞性文章出自然陳[illegible]麗藻屈[illegible]須名篇萬里同遙植三冬喜作緣如瓜今有種擬種上林邊

荔支酒

南越舊傳方物好獨嫌酒惡味如錫家家豆麯因沽便處處茆柴爲價輕桂葉失傳難再得梅花遠載只虛名太和春燮思燕市玉露秋零想薊城（太和春玉露秋皆北地酒名）喜有晶丸投箸甕頓教香糯化瓊瑛宋香陳紫俱嘉種方緑江紅漫品評鳳爪楓亭稱獨絶龍牙珠浦色尤瑩甘消絳雪甲酥酪香解羅襦歷杜衡仙液不須擎玉腕天漿寧待挹金莖玉

家重碧堪傳匹廖氏輕紅擬棠兜桃核貯來應更
美李花換去豈猶精五齊增此無餘㳙三爵非虛
不暢情玉椀滿傾同水白磁罌乍啓比氷清芳醇
始可稱歡伯風味居然勝㳂生八月釀成㖡九醞
千朝初醒恠常酣畧嘗已覺過中聖痛飲寧愁失
老兵漫笑陳暄老丘壑應令何遜識杯鐺蒲城不
必求桑落彭澤無勞采菊英酹爵臨江酬太白交
觴入座許公榮釀王自昔傳名姓玉友從令盛薦
盟到眼賢愚原易辨任稱清儉敢相爭長孫但解
觀酣與光祿何曾集[illegible]

萬里聽新鶯老親愛飲容顏好兩月飛馳到北京

風乾蘋果

嶺南八月荔支盡燕市此時蘋果多香玉剖嘗那
可得風乾滋味試如何
珍重慈親念子情霜刀細切脆於瓊風前幾度勞
收拾彷籠封題寄遠行
自慚口腹多偏嗜蘋果逢秋憶若飢直似故人三
載別天涯今夕慰相思

蕉果

玉盤貯蕉實冷潔同氷盤味以淡而雋醉餘嘗再
三
甘露垂鎔蜜清香沁齒牙無人嗜蕉果那解愛蕉
花

賦得擣藥兎長生

天上垂恒象人間仰麗靈陽神形永結陰魄體同
堅顯晦徵終始升沈運後先飛蟾光吐鏡焦兎孕
藏弦傾腹霜毫潔窺唇露㕯鮮臼安靈樹底藥採
瑞芝田煉合功靡間丸成服可仙玉杵金丹奉獻
液素娥煎奔月從何地摶風欲問天玄霜顏久駐
丹桂影常圓不死非無道長生信有[illegible]雲英何處
見玉杵自年年

種菊

九月嶺南天氣煖羅浮秋雨尚如膏稻畦水滿民
餘力蜑港魚多吏不勞靜拭案塵詩思好頻開甕
甕酒情豪訟庭自可栽黃菊不羨東籬處士高

海豐道中

磴道巑㠋似無端秋又過菊花邨徑少松釀瓦盆
多瓶罌貯豐草飢猿挂斷蘿炎荒兼瘴癘僕僕竟
如何

寄生有序

南海有蟹屬負螺殼行泥途中飲食動息不須臾離間遇他殼或遷入而棄其故好事者以金銀作螺殼誘入養之可二三年不死土人呼爲寄生噫物性不齊理莫能測大率如世人之多累而不善遣其累也

造物亦何心賦形靡不有齊諧非怪奇禹鼎遺鑄鑱山海產異類至人莫能考胎卵濕化生率各從姤偶鼠穴迓鳥居鵲巢爲鳩受蚸蛉及椒圖非龍狀蚴蟉嶺表多所見一一費條剖有物類蟛蜞恒戴螺殼走人呼爲寄生因其特質微亦畏泥塗僕僕覓糧糗有覰輒斂縮似欲掩其醜豈曰避風雨此身本無垢或欲貽子孫族類詎能守胡爲軀殼外復令有重負丈夫貴出世豈堪老戶牖嗟彼世間人苦爲俗所狃碌碌求田舍勞勞徒白首富比石與何金玉爲枷杻壯士執戈矛終朝環甲冑形未鬪麒麟骨已同枯朽求名蝸角虛計利蠅頭厚何似烟波中麋鹿魚蝦友身世兩相忘憂樂不挂口閒吟風月詩但醉尊罍酒更尋武夷曲吸露餐霞叟遺蛻還太虛此理君知否

九日登海豐城東龍山

遠宦三年滯瘴鄉忽驚節序又重陽菊花避熱初含蕊桂酒迎風早薦芳尺素浮沉雙鯉在寸心躑躅幾羊亡龍山自昔稱佳會落帽何曾有客狂

重九後二日度羊蹄嶺

嶺路羊蹄仄岧嶢逼帝閽泉聲來草裏鳥道沒雲間老樹迎飛蓋秋花認險環（花色紫艷名玉環腳）登高前日會拳石笑龍山

過石阪頭悼濮陽心馭

石阪溪橋路蒼涼鎖碧苔農家亦未補客舍竹初栽瘴癘還行旅巫醫少藥材故人魂不返過此有餘哀

自端州返棹珠江喜遇周東來

一棹衝波日往還故人忽到破愁顏相看各訝鬚髯改話久因嗟世路艱撲面風腥知近海漫天嵐起欲埋山無饑切莫加餐飯瘴癘從來重百蠻

舟中同周東來張弓調徐星漢夜酌話舊

一江風月一天秋共坐深更話小舟故態半生真自負初心何日可全酬鏡中白髮添將滿囊底黃金散不留且借濁醪消塊磊莫教鷗鳥笑閒愁

玻璃鏡

誰將千歲氷琢成[illegible]氷鏡[illegible]貴塗拭薰洗神澄
凝日月同光華珠玉慚輝映箕山製已遥龍鸞沒
深穽火齊胎如晝沮渠久不朋照骨秦早銷瘞銅
唐罕勝銀華晉主奢金錯魏宮勝掘井動星辰鑄
江風雨禁鯉剖時有光龍持曾愈病淬藥明玉蟾
藏匣響金磬仲宣百鍊精赤衣夢中請隱見有其
時吉凶隨所應容成封何代壽光號誰稱金炯得
虛名紫真失真姓何如七寶晶海國呈梟斝紀年
赤鳳初遠來臼雉併扶南大舶胡賈萬酬相競五
色燦雲霞羣象澄潭容久火不能焚皎潔增明瑩
非獨別妍媸兼能辨邪佞鬼蜮醜莫逃魍魎形亦
逆應物而不留空明湛天性釋氏尚虛無黃老守
淸淨共濫稱大賢莫測同至聖鑒往借名編懸高
擬聽政請君置座右用以省諫諍動止或乖違面
目失莊敬憂喜憐爾子榮瘁驗衰盛智短難自周
就有道而正彷彿衛武公瞽工日歌咏莫但置奩
前曉晚照妝靚

寄懷趙贊善秋谷

異地相思萬里長感時幾見嶺梅香醉中惜別情
如渴夢裏會逢喜欲狂音問舊歡常寂寂頭顱新
恨變蒼蒼憶君讀我盤山記許贈長歌尚未償
非意知君自不驚屈伸天意互虧盈龍門腐後史
方著新建謫前功已成舉世最難容傲骨半生未
易謝狂名靑州從事眞良友百歲惟應共此盟
瘴癘相親久漸宜荔支日啖亦忘饑峪山已隔朝
雲夢巫峽空留暮雨期漫笑登徒非好色須知居
易愛談詩天涯聊自謀消遣豈更因人畏謗譏
平生屈指誰知己死別生離倍惘然子建洛神徒
有賦靑蓮鵬鳥失遺篇友人曹寅及李本初俱有學行而早逝如君
羣望應名世顧我私心願執鞭不惜崎嶇遄命駕
還應到及荔支前

賦得燕爾新婚三十韻戲贈徐生贅何氏

百歲繩先繫三生緣更齊瑟琴調在御鐘鼓樂從
棲鳳吉占同懿龜長卜異驪寶車曾擲果金屋待
封泥星候唐風叶天時周禮稽合歡鈴歲歲長命
縷折折九子西京墨綠純南國絺鏡臺誇嶠聘杵
臼許航齋鬱俗誇珠貝華筵簇鼎鐺檳榔堆琥珀
椰子剖玻瓈函燭蘭闈煖紅絲錦幔低醴浮杯上
蟻歌轉曲中鸝鏤膾珍魴鯉和羹盛醞醽六珈宜
象服重髻壓鸞笄纖屨湘羅隱柔荑蜀錦提芙蓉

初映沼桃李未成蹊霧縠籠金鎞雲鬟掠玉鈚仙
姑眞綽約孺子莫端倪半怯蛾頻斂微顰手乍攜
蝦鬚深閉兎龍腦細噴猊豆蔻脂沾帨丁香結解
觿綺窓風競北繡閨月沉西並影知親昵無聲隱
笑啼擬蜂酣采蜜喻蚋飽投醽銀蒜流蘇動金魚
水鑑迷倦猜鴛比翼香詞廚藏臍枕畔留金雀欄
前謝木樨良宵甘夢蝶戒旦可聞雞兆喜熊羆入
名應騏驥題白頭偕靜好青眼莫乖睽

再過羊蹄嶺

羊蹄路狹雲生足鵬翼天空風滿懷澗水有源流
不息山花無意落還開三年宦況多趨走萬里鄉
心獨往迴却怪山僧不解事引人更上最高臺

過海豐城北五坡拜宋文丞相祠

正氣應知貫日星蠻方祠宇𦡂郊坰赭顏朱服瞻
遺像白水青山識爽靈大宋運沉林外月有元祚
滅草中螢先生節義昭千古爲向殘碑剔舊銘

白鶴門港登岸投鷺埠館驛

點淡疎林日影黃蠻歌東嶺下牛羊炊烟散漫人
家少網罟縱橫蠻艇忙稊稗未堪留鴈鶩堠烽猶
白走豺狼勞勞自笑成何事三載依然滯瘴鄉

阿姨嶺

阿姨嶺路幾千年來往曾無姓字傳誰識阿姨年
少面風鬟霧鬓想依然

平山道上偶成

高岑冷玉枰疎星着數子傷晩馬上看大意已堪
喜

代泛亭

豐湖西郭近代泛偶成亭縹緲羅浮影橫空展翠
屏錦鱗吹碧浪玄鶴入青冥俯仰隨吾意無勞恨
獨醒

植蘭

蕭艾雜蘭蕙相依寧有情俱承雨露澤共分日月
榮臭味本自殊性豈同幽貞蕭艾互盤結生意恒
菁菁芊綿復斜穊滋蔓勢縱橫蘭蕙苦侵奪容色
減菲精從減華精漸巳相摧傾寄語東園公須
蠲鋤惟丁薙草及初長莫待荒穢成從來樹嘉禾
力與根莠爭

立春前一日公讌演劇有作

陳迹沙中篆流光錦上梭當場同傀儡過眼息風
波竹前風雨大且盡般勤酒還聽宛轉歌一年爭此夜

不必問如何立春在子時

片刻留殘臘中宵迓早春湖山齊沐潤雲物靚妝新已慰三農望無憂百室貧陽和稱有脚應信到來眞

歲除雜感辛未

嶺海春三見匆匆又一年朱顏隨鏡改靑眼共山憐瘴癘寒差減風濤久漸便登臨感時序直似挂帆船

此邦傳日近住久驗方眞地肺窮南海天樞遠北辰絳桃先臘綻碧草隔春新會向飛雲頂三更見赤輪

最是今秋夏珠江硯渚間耳聾聽欸乃眼倦看潺湲一月空加閏終年仍未閒短髭三五寸任白不會刪

京國八千里鄉書三兩封老親能善飯更道懶扶笻夏麥收嫌薄秋蝗災苦重今冬勝昨歲但喜息邊烽

弟妹三春隔兒孫兩地留遙聞解人事近覺慰吾憂耆舊傷凋謝長安憶昔游年年當此日的的畏登樓

鎖印無多日欣然遂故吾詠諧觀賭奕角勝更投壺睡足茶聲沸吟成燭焰枯預謀燈火夜乘月到西湖

去歲羅浮路梅花雪裏看共言南越煖翻似朔方寒濡筆呵朝凍傾樽醉夜闌同游念存歿觸景恨漫漫

華首臺東閣眞人曾贈銘微言通大道三復驗平生悵望經年別縈迴此日情吾師應有意忍自棄無成

歲晚形憐影微卿莫我知終年共勞瘁片息未乖離皎日還同照靑燈亦並窺更須申信誓夢寐勿相欺

世事浮雲過何曾累太空肯因隍失鹿更惑壁懸弓愛飲原非達能詩信待窮明年明日事總已付天公

上元後二夕集長壽精舍分賦得一東

殿角招搖又指東遲遲明月上疎桐潮迴梵閣鐘初靜市晚江村火正紅良會芬芳傾臘酒淸齋甘脆飽春菘折腰人尚留彭澤蓮社先來訂遠公

春雨

幾日春陰釀欲成淙淙入夜雨初零蚍蜉築垤知天意蚯蚓藏泥得地靈行見四郊人喜躍預期百室歲盈寧明朝下令諸田畯擊鼓催秧莫漫停

送張弓調歸錢唐

西浙張公子昴藏將相姿降精從列宿鍾秀自嵩支孝友傳先訓神仙築後基文章能逼古詩律不趨時博物華堪擬風流緒可思椒房前代寵蘭譜一時推識面長安市論交潞水湄天懷常坦白便腹不臌陳李白容同醉王維許論詩念年感存歿屈指幾睽離齊晉通風俗蠻荆歷路岐仙槎星漢返機石幾人知萬里攜三口千金諾一辭桂林游豈倦桧嶺到嫌遲惠州郡基名桧山握手仍初識同心信不欺放言多讜諍高行嫉偏私豐鱷風光轉羅浮日影移小樓偕嘯傲短棹每追隨終歲歡無間崇朝忽悵離方期人倚玉忽訝曲歌驪壠墓縈懷切湖山入夢悲挽留從婉款欲去更委蛇且喜頭仍黑無憂衣尚緇長安知已在霄漢有前期

自壽

莫訝真靈降此樓丹丘咫尺近羅浮霧蘭鏤玉籠黃蝶風竹敲金舞翠虬瑞雀入音雲裏奏菖蒲九節澗濱收旁人羨我爲仙吏馬齒雖加未足羞

六月十二夜憶雪樓坐月

孤螢的皪斷雲流珠斗空江影漸收月出簾紋京似水風來簷角爽於秋凄清玉笛梅花落蕩漾金樽竹葉浮醉後共忘身是客但期三五更登樓

十四夜就樹軒步月

高榕盤鬱入晴霄夏晚空軒暑盡消細葉離披篩月碎繁枝低亞引風饒捲簾欲放光生几酌酒還分影入瓢佳客清吟共徙倚起蟾樓角隱招搖

讀友人秋園詩有作

共有鄉園在逢秋憶不忘夜窗風淅淅朝徑露瀼瀼桂子肥仙兎槐柯蛻小螿頭顱傷老大寧獨感殊方

九月十六夜登東江亭

又向空亭翫月華年年此日在天涯平沙似雪江如練一望茫茫鄉路賖

海豐道中

詰曲蠻村路年來十二過薜深春雨滑林古夏禽多霜色侵楓柏風光冷薜蘿故山茅屋好封在白雲窩

朝雲墓
六如亭下波澄鏡犀帶橋邊雨織絲好夢易醒宵
漏促嬌花難護曉風欺多情瘴癘從遷客半偈精
勤授老尼慚愧北邙千萬塚麒麟高卧幾人知

送朱漢源還嘉禾
探奇來萬里羅浮思勝蹤紀事兊千韻吟詩破幾
硯晉聞洛下名未識人中面詎料天假私意外獲
相見高誼結古交豪氣壓秦彥邂逅箕之人廼獨
與余善白雪贈千言精金驚百鍊命意既高超用
事頗貫穿初讀情纏綿再視目瞑眩愧我作吏來
文采紬華絢日夜勞案牘風雨廢書卷雖有好吟
癖討論未能徧尺寸限短材風雅曷克擅寧無畫
地歎徒有臨淵羡勉欲和來詩出口成鄙諺何以
贈將歸尊酒聊爲餞人生各有歡所計非榮賤此
身羈仕路行止任郵傳一歲或九遷終乃異鄉縣
焉得逐君行高堂進甘膳十畝足耕耘千秋留著
撰鄉脉知無味未能即嘉遯徒令心泫泫彌使情
戀戀非願定何時相期在歲晏

送袁密山還平樂
十載緇塵而相逢一笑看深情隨地煖短鬢帶霜
寒坐月頻移席觀山共倚闌明朝雙槳別回首意
漫漫
憶昔居京洛隨肩擬鴈行志同希稷契心共薄韓
商被謫君先去承恩我異方粵江原不隔留夢寄
胡牀

送遲屏萬改選北上
卌載形疎意自親交從淡處見天真賦詩藻麗推
名士爲政和平羨美人飲我醇醪忘瘴癘贈君苦
藥佐清貧當前且踐平原約莫信天涯是比鄰
憶雪樓頭榻久懸連宵喜得對牀眠羅浮蒼翠供
吟嘯豐鱷清泠入管絃小飲莫辭燕市酒（時飲寶坻酒）
空歸毋笑剡溪船他時相隔應相念肯使雙魚滯
短箋

至日書懷
少小負奇氣讀書未聞道既同阮籍狂更類禰衡
傲縱欲藥糟丘馳獵競剽姚意氣自飛揚遇物每
矜躁制行必恢奇放言多兀奡俯視罕匹儔仰空
時一嘯長醒夜無寐幻想入層霄形瘁神亦勞精
魄暗損耗況遭慈母棄嘔血深痛悼二十抱沉疴
幾至不可療翻然生悔懼辟穀習引導寂滅悟空

王老氏觀妙徼內漸有所得外養藥石劝臟腑轉
充堅肌骨倍清峭勉遵父師訓有志入廊廟未能
自免俗姿希行所學棘闈三戰北羞同失擊鶚鯤
鵬逆阻風遂爲斥鷃笑旋以時多故慷慨應　明
詔三十通仕籍皇路初騰趠爲丞光祿勳割烹聊
一效酒醴潔窅筵祭祀肅容貌親承　天語問深
懃何以報嗣遷水部郎苑囿供灑埽河渠擬上書
讜直招嫉娟強項書生態與世多捩拗共哂螳當
車或謂瓠無竅喜借館局閒從容事讐校退食信
委蛇軟紅從踐蹈紛紛名利途雜遝設機穽身雖
混紛華性本厭煩鬧經旬或閉戶往古事憑弔就
中幾朋儔契合稱同調靑州有豪客矯矯雲中鵠
腹笥富二酉才雄年最少涷陽曹舍人丰神並清
邵經術有淵源文思入窈窕晨夕每過從玉山相
照燿因來四方客爵斝相酬酢方于頎虎頭狂吟
常側悄非徒消遣計抑亦情所樂未幾復量移明
刑白雲署屈從侍　山陵扆得窕　聖孝十載樂
三　命竟曰非清要　賜予感稠叠尸位虞讓譙
戊辰之臘月方將批書鈔時蒐典初稿郡守奏乏人
天子臨軒召自愧尺寸綫才堪縫襪袎斟酌勞

宸衷分符在嶺陬君恩應有意寧敢辭荒徼親
年時七旬瞿鑠徵耋耄瀕行過里門鄰里欽榮耀
三月踐長途策馬兼撥櫂道經廬阜麓欲陟苦霆
潦香爐冷紫煙五老隔泥淖暮投東林寺煩僧覓
鯀鱎渡江贈傑閣縹緲春雲罩緬懷作賦人今日
誰能肖險阻歷溪灘度嶺增瞻燠幸乘破浪風七
日遂已到己巳四月二十日度嶺廿六日抵郡計程二千餘里吏民遠候迎
條宋出郊勞初登默化堂郡署堂名東坡爲前太守周文之題旬宣
敷政教此邦兵燹後閭閻苦殘暴江海潛鯨鱷林
莽聚虎豹横徵田疇棄安望五月糶十室九磬懸
饑寒迫爲盜犍彼流離子半生失怙冒病已入膏
肓非止濆小飽補救誠恐後奚堪重平聲肆虐法惟
繩大猾小過赦鞭敲更爲除煩苛繼以講學校但
期鴞化鳩漸使刀易犢粵中牛名寬猛原相濟非竊仁
人號自念生北鄙賦性甘藜藿蕭散本英羈那能
禁擾擾一從爲外吏動輒苦纏約簿牘日相仍衣
裳或顛倒况爲群小惱婁菲雜聒譟投合異膠漆
方圓逆枘鑿指掌作雨雲到眼歸燔燎安得起鍾
俞一奏琴中操人事已如斯天意固難料鬢從前
歲白目覺今年眊自笑能知止日出仍然燐每懷

鄉國遙心似風中蕭賴有江山勝野興方謝朓隙
地補亭臺佳辰淡登眺西舫漾晴波秋山點殘燒
冥月淨氷輪寒花叢錦繡聽雨夜漫漫瞻雲春浩
浩雅懷託壺觴苦思穿詩客長歌發天籟聊用寫
幽憂庚午二陽月眞人降蓬嶠贈言憶雪樓始得
窺壼奧乾坤一甕覆烏兔雙丸跳化感槐柯蛻寄
同松上蔦常唾巖子裘不及任公釣因尋朱明洞
遂訪丹砂竈蝴蝶引車輪靈禽和笙筲老人候瑤
臺玉女隱廉瀑問津逢耦耕止宿隨荷蓧素有探
奇癖尊復揮碍傲看日觀高峰坐待天雞叫信宿

華首樓漫空雪花飄吾師復至止貽予以箴誥大
道喻微言令我心頓覺洞虛中乃明不煩事龜燋
法滿行將覆何如預漂濯光如珠孕蚌鋭比劍藏
鞘所愧薄劣姿未能即深造二年勤三復惟恐致
乖謬精誠甃妙香涓潔薦溪芼爰命靑童來至言
洋播告諦聽情纏綿體味義精妙有如日月光八
荒同一照何用而不臧從吾之所好存誠道自堅
養氣心無撓古今智與愚紛呶等蟬噪冬至月建
子陰盡陽回躍剝復潛長消爻象互相傚能明造
化心庶無虛覆幬君子貴自强乾乾其勉劭

賀季唯功舉子

八葉承祧賴一人添丁爭比育麒麟桑弧望遂閨
中婦湯餅歡騰座上賓繞井祝來頭玉重墜鈴夢
後掌珠新弄璋誤寫何須笑只爲連宵勸酒頻
繡褓香羅燦紫霞寧馨恰喜見君家病牙莫道曾
驚坐善禱還應勿似爺李太白生子詩揚杯祝願無他語謹勿頑愚似汝爺
摩頂他年知不爽試啼今日已堪誇東陵更買餘
閒地瓜瓞緜緜種未賒

歲除禊詩 壬申

憶自己巳歲辭家官嶺嶠舉足動萬里九旬身始

到瘴癘重蠻荒居處鄰島隩漫漫鄉國路憑高獨
瞻眺白雲迷望眼青山橫夕照空江風浪多孤憤
一舒嘯每逢伏臘時中懷倍感悼舉酒勸朋儔吟
詩自慰勞今年當歲除妻孥來遠道諸兒能友恭
塤篪和同調幼女亦長成且喜工言貌兩孫最聰
穎延師頗率教久別得團圞盈庭足歡笑豈知喧
鬧極翻令情不樂老親雖善飯年已近耋耄自奉
最儉薄平生寡嗜好定省違晨昏何從審凉燠斯
情中耿耿夢寐爲顚倒撫心深自責躁進悔年少
養志以承歡徒羨古人孝

前年送別時兩孫尚襁褓大者牽衣留小者尚縈
抱一隔四寒暑今始來嶺表相携拜膝前問詢述
曾考依依不暫離應對頗了了氣欲食全牛手神
並皎好新詩爭記誦難字辨臯夔性喜親書卷不
徒啗梨棗繼志喜有人先世留遺草屈指人生樂
此外知應少
身世原多累聖哲莫能遣帝堯館一甥虞舜子不
禪泰伯與夷齊死亡豈所願周文慶百男管蔡未
盡善象跖生同時或能成繾綣惟因賦性殊遂令
情相遠況非同氣親安免紛言論乾餱本細故每
每存遺憾吉哉張公言一忍忘恩怨我恒思古人
心誠如左券

憶雪樓詩集卷下

寶坻王　煐紫詮纂

元旦紀夢

四度春回憶雪樓五更清夢轉羅浮梅花香裏聞環珮竹葉風前拜冕旒千嶂列珪皆北向兩江合璧共西流此身已自登仙吏豈更因時感白頭

新歲兒諸孫嬉戲庭前有感作

幾年睽別縈懷抱新歲團圞滿室春遙憶家中諸幼弟定多聰慧慰吾親

自記童時弱且單雙親珠玉掌中看而今萬里晨昏隔知得兒孫膝下歡

正月六日爲先慈忌辰率婦子稚幼瞻拜遺像用誌悲感

母氏身先逝傷心廿六年每因風木感自誦蓼莪篇兒女俱長大孫曾亦秀娟徒瞻遺像在不及拜生前

人日偶過長壽精舍家礎塵與陳元孝不約而來獻兒亦攜徵嶶兩孫繼至石公因設伊蒲於懷古樓茶話至暮復邀諸同人於邸舍飲寶坻酒

入春巳七日日日事酬酢肢體疲趨走腸胃膩炙煿因乘肩輿便尋僧出西郭到門響清磬曲徑隕風籜老衲披衣迎共登雲半閣問訊坐未定禪扉聞剝啄吾宗老摩詰恰與元龍約兒輩攜兩穉追隨意恭恪清茶香雀舌嘉果雜笋藥口腹等谿壑借以滌垢濁回頭顧兩孫清池對雙鶴相視若有得欣欣多悅樂更上懷古樓瞻眺雙眸睥少長與兒童襟懷同一廓話久不自覺殘陽射簷角旋邀歸邸舍燒燈共杯酌家釀萬里來那復辭滿斝酒酣瞪西座解衣任磅礴偶然對遠公失口遺糟粕

胡爲老尊宿謂我錯道着

正月望前三夜偕同人登羚山寺聽泉

地脉來天上尋源逐響行月明隨梵遠風細入鐘清山水誰賓主文章自性情登臨成雅會還擬濯塵纓

三水舟次別同官羅水裕陳元敷

異地如萍聚臨岐意自牽身隨歸櫂轉心共去帆懸浙瀝當窓雨迷離隔岸烟今宵如剪燭應念未能眠

贈相士

世人重君口謂君言屢驗余獨重君目世人莫能
遯君口硬如鋏或亦久而慣君眸湛如水炯炯不
瞑眩毋敢判彭殤寧徒識石范虛公中白明妍媸
歸藻鑑借以典文衡應能別眞贋借以司銓冑貞
邪立可辨願君口與目相待同左劵貴者非倖貴
賤者不常賤造化遂無權通塞一不變世道恒悠
悠對君增浩歎

送朱竹垞編修還秀水

四載青門別南來慰夢思如何相見日即是送行
時春樹詩重詠旗亭酒漫持五湖煙月好終擬共
心期

一代才難並千秋事可知望猶南斗重志豈北山
移自著潛夫論人傳幼婦詞私心欣有託傾倒及
佳兒 時初聽長君文企

贈程德基

五羊城畔初相識白鶴峰邊喜暫留高誼雲霄存
古道素心冰雪愧時流向平游覽窮諸嶽曼倩詼
諧到十洲著就丹經還采藥春深相待入羅浮

紫洞泊舟登小丘野眺

接岈青疇遠沿岡綠樹齊幾村居錯落一徑折高
低夕照收晉宮春霖足鋤犂西樵蒼翠裏定有逸
民棲

雨後代汎亭望湖

亭俯經旬鎖碧苔今宵雲影兩湖開波翻皎月催
詩出雨洗青山待客來良會古人難再得畫圖異
代莫相猜添衣一任侵風露且共殷勤勸酒杯

集合江樓飲家釀太和春酒用蘇韻

江樓四望心悠哉羅浮雨過韓峯開雙流奔滙直
西下倒挽崑崙天上來千載風流誰繼美和詩韻
盡還重起四月江風爽似秋炎荒凡筆清如水古
人陳迹今能新後來安可無今人記取明年此時
節知君憶我太和春

夏夜泛豐湖聯句

坐久月初上 王煐 衆峰浮兩湖水平星射角 梁佩蘭
雲薄蟲開蘆密竹村燈出 陳恭尹 盤沙港路紆菱絲
交白蔣 吳韋 風船貼青鳧風引笙簫發 方雲旅 烟抽
蔚荇孤清和康樂句 季煌 淡沲輞川圖不淺登臨
興 林賠篚 何妨少長俱石橋移臥簟 徐昀 柳岸泊行
厨玉版斲頭魚 煐 晶盤巨口鱸雨肥新出土 王裘鵬
潭黑更沉冰桂酒箏人勸 王獻 藤枝梵衲扶定鐘

鳴百八佩蘭罰爵較錙銖莫是談天衍恭尹狂乘
嶲座夫浴波沉顧兎韋匝樹散棲烏腸洗魚呈止
雲旅胎明蚌抱珠照人城埤堄煙罷舞錦氍毹命
駕輕千里貽焦論文游兩都宮商絃並應吟于莫
劍相須俯仰皆陳迹梁佩乾坤有此區南皮瓜李
會焕千載尚吾徒嶽

拜蘇文忠公祠即用公吶吳子野韻

古祠長揖禮披仙自信多生有宿緣白鶴翩躚應
再返蒼龍夭矯豈長眠黎生曾共華胥夢謝老同
參文字禪天上玉樓靈爽在千秋交更結忘年

同連平牧于右承話憶雪樓因示以詩

瘴嶺莫嗟淹滯久官閒樂事得相同江樓鎮日看
山雨藤簟連宵臥竹風琥珀釀傾荷葉綠水晶盤
貯荔支紅獨慚髭白吟難苦覓句奚囊遜爾工

憶雪樓曉望

江樓高不礙雲霄霽後憑闌望泬寥瀑布雪花歛
谷口浮圖日影倒山腰藤蘿挂處龍名篠蝴蝶偕
來鳳字么三日齋期稀簿牘蒲葵小扇坐終朝

西湖泛月移篷豐樂橋聽伶人度曲疊前韻
二首

遠湖巒嶂接層霄倒景蒼茫映碧寥石蘚綠痕消
屐齒徑莎翠影展裙腰月明杳眇聽三弄風細連
娟度六么客醉不妨橋上臥清光相伴到明朝
塔影玲瓏透遠霄雲中鐵鳳響寥寥碧蘿樵徑風
迎面紅蓼漁灣水沒腰藏甕旋開浮桂蕊新荔細
剖落荷么重游好趁仍圓月莫負明朝與後朝

江行雜咏十首

潮痕

大塊同呼吸由來不計年懷襄成水國清淺易桑
田世事俱陳迹吾生亦偶然但觀消長意莫更貴
言詮

蘆烟

渺渺滄浪水蒼蒼葭菼秋幾灣漁徑隱一望野烟
浮白共輕雲散青臨夕照收何人更高蹈蘅杜滿
芳洲

櫓聲

欸乃空江棹深宵未肯停數聲驚鴈起幾處雜猿
聽似答吟難穩非關酒易醒前山殘月落維纜傍
漁汀

江星

月落舟行緩篷窓坐半開檣橋珠斗碎纜引玉繩
迴漁火初難辨螢光久易猜秋槎同漢使此日探
源來

雨帆

鎮日風如意其如雨勢增幾人驚榜折到處認崖
崩未息垂天翼還勞緊日繩斜陽前浦出暫泊伴
魚罾

晾谷

幾日離支雨（粵中荔子將熟必有時雨醸之如江南之黃梅雨也）江潭漁父
忙網罛防敝漏補結趁斜陽菰刺舒晃摘[illegible]
婦藏魚生堪細切石上醉新凉（粵俗[illegible]浸食之[illegible]爲魚生）

村燈

嶺月光難上湖流牽苦遲江村靜雞犬燈火出茆
茨香散龍柯節腥傳魚腹脂（粵俗近山多燃松脂近海則以魚脂爲燭）
瓦盆煨定煖買醉問篙師

魚板

絲木人應笑胡爲設板求練光猜逆浪月影訝垂
鈎欲送江湖意還防網罟收須知鯤與鯉變化任
遨遊

孤嶼

怪石中流峙應知星降精蛟龍依窟宅檣櫓避逢
迎風雨年華逝波濤日夜生從來能獨立情至是
無情

新苗

煮海今爲廣官山古已訶漫云同癬疥終慮致沉
疴有齒焚身易無文脫網多寄言游惰子努力蒔
嘉禾

題同官俞介石小照

池館花繁日未曛端溪石上墨生雲題詩欲贈誰
先後索[illegible]爭裁白練裙[illegible]
如戟修髯炯炯眸官閒樂事勝丹丘笑呼鶯燕低
相問畫裏丰標得似不

哭礎壆兄八首

五十年來汗漫游縱浮雙嶠擬歸休元龍樓上常
同卧遯少亭前昔暫留沉痼命騷過屈宋幽憂善
病類支由典型凋謝誰能繼斯世斯人莫更求
特立昂藏野鶴姿寧徒儒雅後人師塤篪並奏原
同調千古相須自有期渭水釣璜年正少南山射
虎氣尤奇玉樓何必君爲賦世上平添無盡悲
兒輩年來喜及門敦詩說禮道誠尊魯參狂點同

師友法護僧彌本弟兄[illegible]南北
阮家誇大小東西晉國感亡存也知樂事天公妒
殺酒難禁淚雨縈
一物榮枯敢問天才豐遇蹇古同然伏生齒落經
初授杜甫心傷詩獨傳十日暫違成隔世三生重
見定何年前宵有夢真堪怪預擬招魂楚些篇
閉戶看書不舉頭客來相對氣如秋胸中磊塊澆
須酒世上浮名釣棄鈎坐月浩歌鳥遶樹談風多
寓經吞舟白雲埋骨從君志爲葬衣冠築小丘
逸氣雄飛世莫羈[illegible]書濁酒[illegible]
常癖吾廛清言得意痴俯仰一生無好遇吟哦七
步有佳詩千雲泉下傷心處不待羊曇慟哭時
匆匆兒繇促朝昏慣慣天公莫與論黃土長眠元
亮骨清江不返屈原魂廢詩畧見門人意吞炭難
言國士恩幸有佳兒千里驥好將素旐返江村
僧開蜀帝化啼鵑精衛平將滄海填有恨迹難消
纍刦忘情目易瞑重泉百年虛度同殤夭細行無
虧是大賢忠孝一生君自任西歸不乏墓門田

江中驟雨

急雨奔濤合驚雷聽不分電光微辨樹水氣總連

雲混沌何曾闢澄清昔有聞篙師知進止停楫問
江濆

擬古五首

芝蘭王者香臭味恒相投松柏固本根大椿偕春
秋衆卉非不華難辭朝露羞
野鶴儕雞鶩昂昂霄漢姿鵬翼如雲垂九萬摶天
池凡鳥搶榆枋所適安從知
天馬原龍種寧須苜蓿肥九霄致雲雨萬里空烟
霏下視黔驢技徒矜蹄齧威
黃河來有源洑流經崑崙萬古幾澄清如帶分[illegible]
原秋潦奔溪雷到海寧驚喧
泰山九千仞天雞與扶桑羅浮近南溟日出夜未
央下土猶昏昏囈語酣闇房

送季唯功扶櫬歸錢唐并赴王大將軍長安
之約

東風連朝吹雨急季子忽理南歸舟驚聞悵怏不
忍別宛轉無計能勾留古人結交何所似水乳膠
漆無偏投芝蘭臭味金石固久要異地心能孚羅
浮兩峰亦堪擬蓬萊萬里遙相求滄桑變遷歷今
古晦明風雨常匹儔余家黃金臺下住君之先世

依錢繆少游京洛近十載識面不得歡無由豈知天公有深意卻令會合同羅浮五羊城邊初握手七星巖畔偕遨游豐湖画舫屢同泛神仙伴侶驚時流名山踏雪共携酒艮宵愛刀頻登樓睽違十日必懷想佳題險韻遥賡酬兩心相須自相得契合神理誰能侔五年豈徒比一日百歲從此期千秋嗟君兩世宦游歿三喪未舉還山丘范公舟中久無麥季子橐底惟餘裘君子周急不繼富古道不作誠堪羞吾宗右軍舊相善尺書走約游神州況君才名滿天下逢迎到處夫何愁建封知已有裴冕常何所薦須馬周方今 聖明重文學理筆獻賦當螭頭丈夫有志終不負埣看鳴玉隨八騶幼學壯行等閒事揮毫振藻光皇猷所嗟遠人失艮友別離雖暫添咿嚘脫驂為賻代執紼先妥靈爽歸松楸吳越自昔生才地青齊燕市豪俊稠知君此行多所遇名譽計日騰雲霄古人臨岐必有贈區區不揣陳前籌從來才人與世忤惟此筆舌能招尤君有美才壓時彦君有傲骨凌王侯遷雄相如聊自擬管樂諸葛方劣優銜官指揮驅屈宋兒輩嫚罵欺融修古來賢豪未輕許近代儈父揮如仇我方少時亦狂放自從作吏多蹐躊守口如瓶尚有失敧器注滿應難收康莊千里常恐蹶險阻何敢馳驊騮君才十倍過朽劣珍重自必蒙天庥吉人寡辭著大易韋編聖哲猶加勒為君書紳述古語白圭三復終無憂

送徐孝廉仲宣還毘陵

黃金臺畔初相識器宇驚看各不群雨寺買花春正煖風簾刻燭夜常分八年一別思千縷萬里重逢酒半醺屈指到家過九日霜楓歸路落紛紛

與黃忍菴贊善話舊憶雪樓依韻奉酬

車轍炎荒少欣聞長者臨新詩難釋手往事易驚心艸閣留雲冷鈎窻聽雨深羅浮遥入望巒壑列森森

挽方烈婦毛氏

得死方無媿所生從來情至似無情從容就義全高節慷慨捐軀薄小貞十載踐言心決烈兼旬絕粒骨崢嶸遂安祠宇傳毛女千古光同日月爭三朝沉疾未分明一念堅貞結死盟壁隕樓頭驚欲碎金吞奩底恨猶生天應有意成奇行人豈無言頌烈名寄語西山采薇者男兒立節本平平

秋夜扶病登署樓有作

抱病經旬吟眺懶竹香引我夜登樓幾聲砧杵江村靜萬叠雲山海甸秋皓月今宵臨卧簟颶風昨日阻行舟大時人事渾無定莫漫長懷千歲憂

雨後偕同官俞介石泛舟南湖登石屏觀瀑

雨湖積雨漲水添新綠浮圖入鏡尖翠截晚山雲容慢自斧秋潤水垂簾登高斬嵩開青眼謀野誰能識紫髯對酒莫辭容易醉古人憂樂一身兼

登平安嶺望海作 俗名蜈蚣嶺

平安嶺外海連天絕少纖埃障眼前縹緲蓬瀛雲萬里洪荒龍漢百千年終當跨鶴凌風去還擬乘槎到日邊回櫓陶山崖路在無端却被俗緣牽

海翁（鈇大魚）吹浪猿風壓鵬路南溟接北溟天外巨鰲過狹鳥島邊陰火閃流螢離奇蜃市朝常見窈窕龍宮夜不扃莫道野人言盡誕齊諧山海總堪聽

夢裏揚鞭上翠微海天遙見一龍飛（丙午歲夢登高丘望海）世間好境真猶幻身外浮名是也非三十年來頻悵望八千里外認依稀瀛洲東去應從此翹首憑虛一振衣

家在幽燕北海濱少年嘯傲出風塵夢中得句詞華麗醉後揮毫墨氣新（庚戌從寶城望海題長句二首于壁）破浪長風餘壯志逝駒短景嘆迷津何時更坐田盤頂夜看扶桑上赤輪

白鳥蚶在碣石沿海行三十里書所見

碣石大南海一涯偶同八月汎星槎烏蚶港北黃河遠玄武臺連紫塞賖澄鏡無垠浮玉宇飛輪倒影散金霞當年徐福求仙去聞道于今尚有家

呼吸乾坤一氣通望洋延竚夕陽中勢看萬馬騰沙漠聲聽驚雷撼華嵩紫紺天光隨日變蔚藍海色逼雲空更當余鏡懸秋夜縹緲臨風思不窮

滿瀛蓬萊道若何飛仙幾度此經過怒濤自捲千山雪孤嶼青浮一點螺龍戰血痕丹嶂遍鵬摶雲氣紫苔多私今野老垂綸處聞道將軍舊枕戈

斷虹低海赤雲翔父老驚傳颶母狂（八月十二日颶風）水滾鯨鯢奔鼓浪山驅豺虎競投荒鹽洲萬姓用爐波偶有三軍可斗防但願歲登人果腹訝常災祲化嘉祥

野渡逢隱者

野水荒煙古渡頭幾聲漁唱出蘋洲誰能風月閒

中得惟有東陵一故侯

自響水渡登岈至鵞埠夜行荒山卽事（時大風雨）

（避賊門港之險也）

昏黑盤山徑腥風虎怒呼瀑聲驚馬勒螢火落弓腰欲避波濤惡寧辭登陟勞世途隨處險閱歷過吾曹

白渠道中

海驛侵星去山程冒雨歸勞勞獨何事䆉䆉盡沾衣禹稷憂饑溺巢由樂遁肥人生各有志豈是未知幾

三角湖阻風

人事原無定休誇勝可期夜舟欣水便曉岸悵風遲去住誰如意行藏我獨知敬天應避怒不必促篙師

九日舟過峽口偕李用儀方譽子登羚山寺擬命酌山亭時有盜騎屯集其上索然遊之留此于壁

嶺南何處登高好屈指黃花五度開水底有魚思浩渺峰頭無鴈望崔嵬誰人驅馬屯山寺有客維舟過野臺寄語東江亭上月夜深相待共徘徊

舵樓坐月

出峽雲開月倍明江空天宇總澄清一帆風露秋無際兩岸蒹葭夜有聲苦茗力能消夢境濁醪理可化愁城二三知己纏綿話不覺荒雞報四更

除夕草家書誌感得除字（癸酉）

嶺南四度過除夕今夕匆匆又忽除萬里望雲遙進酒三更燒燭預題書寸心敢信無尤悔舉世惟應任毀譽且藉長吟遲短漏鄰雞漫報歲朝初

立春

立春民吏占風候共道晴和兆歲登村社喧闐朝擊鼓郡城爛熳夜燒燈蠻花遶砌紅如錦臘酒盈樽綠似澠恰喜連朝逢鎖印東窗睡足日初昇

元夜

甲子春王賜大酺叨丞光祿掌官廚班聯鵷鷺瞻黃幄戲演魚龍列錦衢十載南來留海甸九重北望遠天衢關情最是元宵節一樣冰輪濯玉壺

莫笑

莫笑狂夫老尚狂不羈心性是天良誘孫讓果原仁術索子題詩亦義方急補殘書如療疾細嘗家釀當還鄉醉來但作遊仙夢齒頰時餘桃棗香

無能

平生懶慢百無能豈獨爲官冷似氷元亮蓄琴絃未設子瞻讓酒醉何曾觀碁每厭分成敗學射還慚有讓升但遇佳山好風月行吟不惜一枝藤

獨酌

料峭東風雨氣凝小樓深閉短檠燈壯心對酒消難盡老態逢春覺漸增殿旅不須羞後進鹽車安敢競先登近來願學寒山子了了無言是上乘

讀史四首

洪荒宇宙原無事揖讓征誅漸釀成盤古結繩階厲政庖犧畫卦失眞形鑿開混沌天然竅打碎虛空强立名流毒愈深何日了浪傳海晏與河淸

古今公案誰能定衆口紛呶總未明新莽謙恭當北面姬公恐懼在東征焦頭上客由來重曲突良謀舉世輕安用漢書消濁酒遺編半是不平鳴

殺人屢告曾驚母盜嫂誰知未有兄井李難充仲子介山薇徒累伯夷淸是非俱狀慨觀化物我能齊豈矯情守口如瓶深卷舌從來君子本無爭

鏡藏奩底應沉影水激磯頭忽有聲天際風雲觀變幻人間面目任猙獰心從忍後操方固境歷危時悟自生我欲直參無上義不關不見本平平

題李夫人小照 夫人姓姚名淑字仲淑別號鍾山秀才

漢書八表著未齊誰能續之曹氏妻周官之學絕已久誰能通之華氏母閨閣文章古所難況當兵燹流離間父書能讀孤有立嬰杵之義堪同觀研齋太史負奇氣放浪天涯若萍寄獨有鍾山姚秀才嶺海江湖隨所至蓮館事定殯未歸三尺之孤髫且幾題書染翰易薪米千株萬葉烟雲霏手寫遺文三十卷名山可藏傳定遠麥舟相助豈無人返葬西州未云晚我于圖畫見其眞嫏嬛研墨阿辛勤握筆凝神咏匪石桃花柳絮非其倫吁嗟太史當末運受知一日能致身之死靡他亦其類食報乃在閨中人我爲題之期不泯

題李太守照

茶鐺火熟響松風砌畔垂頭睡小童官閣晝閒無剝啄紛紛香雪落長空

風雪梅花憶故園擁裘抱膝靜無言香山詩思添多少櫻口妖姬可姓樊

次韻酬朱十洲

說劍論詩二十春韓翃才調豈長貧蠖蟠湫水終

爲雨驟脫鹽車自絶塵昔有信陵能養士今無平
仲善交人寸心甘苦嘗應遍莫漫相逢便許身
過跛何如痛哭狂嵇康原自具龍章無勞招隱尋
山桂且共吟詩看野棠誰道古今惟鮑子可知天
壤有王郎羅浮四百峰非遠肯向其中築小堂

霪雨連月座客戲吟天醉吐淋漓句因續成
之

一雨六十日杞人憂不支日羞逃混沌天醉吐淋
漓銜火燭龍睡燃犀水怪窺叫閽徒有意誰爲戮
雲師

湖亭讌集

縹緲孤亭水一方玉壺瑩澈浸滄浪羅浮雲影夜
垂幔豐鼉雨聲朝洗妝暫了簿書携素友閒尋風
月寄清狂一觴一咏眞堪樂誰識封侯到醉鄉

湖上送春十首 有序

一年好景望到深春三月連陰度如長夜
鶯愁燕惱蝶饉蜂饑物已不堪人何能免
玆當孟夏之朔恰値小晴之天緩步湖山
細尋踪跡花魂未返鳥夢半醒觸景增懷
隨時遣興一觴設餞補還九十春光前月小故
云七字書情非復尋常寄託凡我同志願

暘和篇

凝陰三月閉春光賸得乾坤一線陽天眼欲開雲
幢夢月眷頻燃雨簾長鶯花已負年時約詩酒寧
嫌此日狂共上大堤歌舊曲殘紅泥印馬蹄香
一夜春從湖上歸游絲飛惹望中稀苧蘿西子妝
初洗金谷東君願已違粉蝶翩躚尋昨夢黃鸝宛
轉認朝暉幽人豈有情凝感獨臥山居靜掩扉
九十韶光未滿旬匆匆歸去倍傷神和戎巳失宮
嬙面霸越重逢溪女身好處夢魂勞想像別時蹤
跡更逡巡臙脂總悅時人眼萬紫千紅豈是春
春歸何處可追尋無限思量託短吟西苑觀魚桃
浪淺南匾巢飲杏林深豐臺別墅翻新閣瀛碧高
齊集素心撫景不禁傷往事紛紛清淚脂沾襟
惜春無計到西湖綠草如茵夾岸鋪莫悵繁華輸
北阮且圖欣賞勝東隅榴花似火燒山寺荷葉如
錢泛酒爐鳥亦多情解人意隔林兩兩喚提壺
苔痕蝸跡遍闌干艸閣新晴四月寒水荇綠疑鬟
帶染山榴紅笑口脂乾芬芳梵宇聞金粟縹緲仙
舟聽木蘭莫道今年春去早天還留與醉人看

湖山初霽隱輕雷又見高春落照催粘徑亂紅留
莫埽遶堤新綠正宜栽尋僧說法消諸妄對客題
詩愧別才俱是傷春多恨者深杯百罰不須推
生平懷抱漫蹉跎駒隙流光去苦多媧后補天窮
有術[illegible]少[illegible]這[illegible]豈無戈且從紅友論三杯但聽清
歌[illegible]今[illegible]醉不妨眠藉草一杯點子對東坡
更牽[illegible]勒遶長堤豐樂橋頭墻院西古墓朝雲封
苔蘚疎林暮雨打黃鸝隔年草徑留螢火異代梁
空落燕泥人散酒闌聞嘆息從來花木解含悽
羅浮縹緲思無窮湖寺西南一徑通周雅不妨歌
湛露處絃先已變薰風東山絲竹何能繼北海樽
罍幸不空佳客淩芬頻折柬重游預訂月明中

初八夕雨後見月

堦前花影生雲縫月初明濕艸蟲吟切寒柯鳥夢
驚上弦月未引墜嶺漏三更明夜樓頭[illegible]清光應
更盈
一春如遠別自正月積雨至夜始見月半面覺多姿酌酒須
無算含毫更有思行藏天獨曉顯晦日難知北斗
西秦隔從吟杜甫詩

憶雪樓對月次韻

月到今宵始半規翻憐兩度影全虧自正月下旬至今夕始霽
天公有意留青眼人世何須飲翠卮
山色當樓秀可餐況添佳客共憑欄月明一任侵
肌寒[illegible]到忘機未覺寒

訪鎮[illegible]之明人[illegible]

山門背鎮僧歸靜燈火青熒佛殿開[illegible]妙香浮
石氣沉沉法鼓轉經臺初疑松籟因風度還認輕
雷送雨來訪客偶然隨淨土塵心如洗絕塵埃

題胡起岩小照

松下蒼苔石上泉此中靜境可忘年科頭鎮日攤
書坐誰識人間有地仙
浣花童子亦忘機抱甕時時補短衣灌溉靈根注
瑣液黃芽漸長紫芝肥

李元公副戎招飲湖上即席次朱十洲韻

為愛湖山景物幽元戎小隊雨中遊段文昌鎮荊南久雨出遊
[illegible]梨園爛熳陳堤樹酒芬芳泛玉舟酒器飲啜劉
伶原放達文章米芾擬風流夜深更待輕雲散趁
月歸尋謝朓洲

喜弟至

萬里五年別高堂雙白垂弟來知善飯兒到訝

期自媿忠難盡誰云孝可移且將今夕酒共爾奏塤篪

甲戌閏夏奉檄視災郴邑途次酷暑呈張觀察

亮年閏[illegible]節大道敢云[illegible]野水漫江下山雲截雨飛[illegible]時[illegible]宦欲何依爲鷃多愛日征遲暫留人

龍川夜泊

北斗四星隱南風五兩生問天此何夕待月到深更波靜魚龍伏川晴草木榮臨淵增百感不爲濯塵纓

殘夜乘月返棹河源

乘槎坐宿夷縹緲思無窮銀漢幾人到崑崙有路通片帆懸北斗一棹轉東風留得支機石還尋賣卜翁

秋日送仲弟歸里門兼示諸幼弟

回憶良鄉別於今又五年嶺雲留鴈影江水送魚牋計日書先到臨風意倍懸莫將爲吏苦細說老親前

寄語諸昆季乘時好讀書須忘溫飽念莫負性天初北闕需梁木南溟徙化魚雲霄頻企望羽翼願齊舒

重陽前一日五仙觀看放風鳶因過長壽精舍同石師賦得滿城風雨近重陽

滿城風雨近重陽橘綠橙黃小市香紙鷂翩翩雲爭上下石羊臥穌任蒼涼經秋薄宦情加木漸老山僧鬢有霜佳會不須辭酩酊古來勝得幾人狂

七星巖

壁拱珠聯石幾拳虛疑北斗墜南天陰鳴鼓角晴飛雨奇秀空靈遠近傳

誰將一鑿割田盤移向炎荒六月寒古洞幽林鄉思杳夕陽初月更憑闌

臥雲石在星巖東峯舊鐫醉石二字余爲改今名

一片晴雲倦不飛千年化石認依稀故山巖岫堪高臥對爾深慚未拂衣

寶月臺

瀲灧環繞定山前寶月臺連北郭偏記得元宵曾醉月萬家燈火映星躔

小春八夜招諸同人集寓齋送薛孝穆赴乳源幕用家虹友韻

梅影橫斜夜氣清娟娟寒月挂簷明分曹射覆誰先得擊鉢催詩獨後成莫倀曲高人寡和可知道直世難行當筵別酒殷勤勸風味那能忘麴生

甲戌小春藍子公游樹萬齋作溪山煙雨圖

余見而悅之因題以誌歲月

平生野性宜巖壑分遇溪山擬卜居安得添毫絕妙手不妨此即是吾廬

除夕咏感懷甲戌

守歲陳餚核尊酬終歲飢從容嘗諫果（黃曾直謂方侯味諫）[illegible]宛轉動吟思若澁休輕棄清甘久自知餘香留齒頰明日憶年時

南越多嘉果人人艷荔支惜隨暄煖盡不到歲寒時惟爾存眞性憐予最朶頤近來髭髮改兆愛及訶梨（形似橄欖髭髮白者食之變黑）

小顆藏鈞穩解酲力最勝快心逢好客苦口憶良朋甜厭青皮蔗香輸紫角菱漸佳須晚境莫感歲華增

列炬喧闐夜長安舊事奢辛盤宜土俗方物賜天家此地尋常供當年珍異誇兒童競燃核燭焰吐蘭花

正月七日閱除目量移川南誌感

六年薄俸虛甘旨萬里炎荒隔起居妄代妻孥占好夢欣從郵遞得除書已非毛義新承檄深愧王陽不返車欲寄雙魚憑驛使燈前展紙更躊躇

宦境何如夢境眞從教妄想遂成因槎江又共雲山別峽行看雪浪新（戊辰四月夢中事）旌節幾行爭羨寵闔門滿載未云貧敢辭辛苦迂前路先向江南慰老親（爵命長男藏遊京家大人至江西便道省覲即寄家焉）

乙亥孟夏將謝郡事集同人飲代汎亭

代汎亭開列畫圖翻將枯淡笑倪迂晦明鷗鶴來浮嶠風雨蛟龍起鱷湖望裏嵐光迷紫翠靜中天籟發笙竽六年得此吾眞樂其奈琴書又遠途

十年夢寐識前因（惠郡山川城郭宛然丙寅秋夢中所列）此日登臨莫愴神風月追隨將去客湖山遺贈後來人酒當別讌傾難醉詩到留題語易眞遙想蘭亭金谷會昔賢芳躅未沈湮

湖上再集

湖光如鏡照鬚眉却訝星星霜雪欺四十五年身易老二千餘日意誰知（己巳四月至惠迄今六更歲序）園林得更邀欣賞風月還能慰別離畫舫連朝頻載酒行吟

不惜遶長隄

莫怪勾留住日多，苧蘿西子奈情何。（惠州湖名）柳絲又繫青驄駐，藤蔓還牽彩鷁過。夢想他時愁浩渺，歡情此際忽蹉跎。西林月落爺燒燭，細聽尊前宛轉歌。

夢中贈人（[illegible]）

明月紗窗裊篆煙，銀箏鈿瑟調纏綿。何人會得絃中意，最是多情美少年。

雲母屏風翡翠牀，芙蓉繡褥臥鴛鴦。少年得意秦樓客，那解人間有斷腸。

題長壽禪院十二觀

離六堂

六塵能不染，命意豈相同。地盡藏書外，天存證易中。累心千偈滿，忘境萬緣空。山色湖光好，從來併在東。

懷古樓

瘴癘炎州路，誰開大庾關。殘碑荒蘚滿，廢苑落花閒。海靜鯨初息，林驚鳥未還。登臨懷古意，無恙訖青山。

繪空軒

此中空色相，不信繪來真。風雨琴中夜，鶯花筆外春。溪聲猶有舌，山色更無身。舊話還相問，如何舉示人。

半閣

闌干開獨倚，翠裏碧天低。雨散龍廻閣，風生虎過溪。遠山青可接，高樹綠堪齊。佳氣東來後，流雲更不西。

招隱

無多名勝地，半在梵王家。苛夜猿爭樹，憐春鳥護花。青山留薜荔，白露憶蒹葭。未得從君隱，相看鬢欲華。

半帆

結構異人想，重茆覆數椽。風搖蒲似槳，水汎藕如船。徙向池中建，帆疑戶外懸。波濤不地起，彼岸意茫然。

木末

何必涉江去，芙蓉近可求。香生朝雨徑，影帶夕陽樓。綠葉偏消暑，紅衣不耐秋。所思俱遠道，對此倍含愁。

月步

最喜僧房月先從冷處生步移花碎影吟倚竹傳聲色以人爭賠光困客對明夜深還不寐相伴有餘清

響泉廊

何處飛來響流泉枕畔過亂聲驚夢斷寒色上衣多近竹含秋雨遥江送夜波塵心消欲盡明日復如何

老榕園

落葉無人掃秋飛徧地金樹搖棲鳥夢風靜定僧心開口須當座藏身且在林誰人相過問正好費幽尋

澂心亭

偶向亭中坐依稀水一方月來池得色風過鏡生香曲檻扶人穩危橋引路長要知堪老處何必白雲鄉

尺木橋

小橋長更曲獨木不能寛水滿天爭出山窮樹借看側身憐道路翻掌笑波瀾苦為微官縛風塵得意難

午日梁藥亭先輩招同屈翁山陳元孝廖南偉吳山帶王蒲衣藍采飲諸子汎舟珠江觀競渡即席分賦得一先

初汎珠江聽采蓮尊前屈指七經年（己巳四月至都後卯赴會城適逢天中同人約觀競渡）自憐綠鬢愁邊改暫使朱顏醉裏妍訪藥擬過蒲澗寺停舟還踏素馨田他時此會誰為伴萬里相思一惘然

龍舟盡道今年好觀察豪華不惜錢（張僉事特捐千金製造龍舟旗幟）越女賽歌白苧曲吳兒巧辦采蓮船旗飛五采爭鳧鴨（放鴨中流令游舟競取先得者獲采）樂奏十翻鬧舞筵座上中丞應最樂預知景物兆豐年

佟聲遠索題寓園之華不亭

淺淺清波小小池芙蓉並蒂發新枝分明華嶽峰頭景移向人間倍覺奇

茆亭小結水中央消受荷風四面香羨殺鴛鴦七十二雙飛雙宿錦成行

風鳶

何處遥牽一線長青雲直上意飛揚不鳴誰道非鸞鶴乍見人爭擬鳳凰細篾輕絲筋骨具花箋彩筆羽毛裝明朝風雨飄零後却笑從來少肺腸

銀河曲

銀河曲隱隱望雙星鵲橋倚駕否玉輅憶宵征只愁良夜盡匆匆欲別不勝情

銀河曲今夕是佳期多情千古話但信不須疑天上年年併相見絕勝人間永別離

猛獸三章 有序

惜檻獅也乙亥八月有暹羅貢獅取道南越盛以檻屋載以巨艘 大中丞高公命百人舁之登岸養於外圃經三日易籠入獻預召僚屬觀之狀如虎面項稍長色純白惟耳後尾尖各有黑毛圓大如錢頷下叢鬣潔如霜雪威猛馴靜精神內藏無兇暴之氣與向圖所傳絕不相類即非眞獅亦猛獸也感而賦詩

猛獸猛獸胡不在山仁有騶虞慈稱角端不貪不暴宜能自全乃罹網羅遘此迍邅

猛獸猛獸胡不入林不踐不食振振祥麟仁而不勇或視同儔庶幾明哲永保其身

猛獸猛獸聖世豈無麟遊苑囿載之簡書未聞羈縶而爲前驅定逢解網出息自如

離支詞 有序

嶺南荔子膾炙人口余初入粵至韶之英德即有老圃獻鮮嘗之酸而少味以爲從前相傳者過其實耳抵郡六年以來每得食作者但狀綠凝冰宋香陳紫諸種多出廣肇高邑以故未能遍嘗而品題之今夏謝郡事久寓會城往來端溪因得以恣飽啖窮其種類別其優劣定其等第亦快事也吁嗟世俗之情恒多否而少可且從來物之尤者固足移人即使聾瞽莫不欣然而邁之者罕矣無怪乎誹語之叢出而以耳爲目者又從而附和之也雖然布帛菽粟以及雞豚魚鱉之常則人習見而共知者請得因物託喻比擬其倫庶使嘗之者味其眞而未嘗者知所慕也爰附長句三十絕於左

荔花香比桂花清鬢髮芝蘭壓杜蘅蒸露點茶還釀酒靈根滑溉得身輕 荔花似桂花而蕊莖極細開在臘盡春初可采爲露亦堪釀酒

犀角雙丫熟最先微酸入口亦堪憐西涼舊有葡

蒟醸不比椰漿滋味[illegible]三月紅一名早熟而味多[illegible]
大造田巖綴赤球偶來佳客亦堪留莫嫌核大腊
脊薄猶勝零星嚼石榴大造隨地皆有味酸核大荔品之下者田巖稍佳
解酲須是小兒拳入口涓涓液滿咽縱使細嘗滋
味淡彈如一掬白雲泉顆大汁多甫漢時以此進獻故名進奉一名白蠟子
火山黑葉競相誇塘坐千林爛若霞好與兒童伴
甘蔗解其酸也平添軟飽野人家火山黑葉塘坐三種俱多而久優劣互見
荔中之家常茶飯也
婀娜臨風翡翠裹離披帶葉綠如雲剝來香色清
如玉此[illegible]

毳錦青絨與短襦凝脂香雪比清膚沾唇已覺消
魂甚不枉佳名賜綠珠翡翠裂顆大而扁此則圓而小味亦相近
夜光珠瑛小花衫紅綉香囊碧玉環怪殺蠻兒貪
歷覽一朝輸盡不辭慳夜光珠小花衫紅綉鞋小紫香囊碧玉環皆佳種也
花衫一名花領頭又名露頭花又名朱衣粤兒每於荔支龍眼熟時壓寶賭采爲戲至有蕩家者
素馨田畔素馨花荔子林邊越女家摘取細嘗香
味似借名相喚不爭差素馨花產珠江南岸味香而赤一名黃葉
綠袍紫蓋狀元紅香色參差味頗同親串相貽滿
筠籠佳名得取悅兒童此三種在玉闌金井水浮之次紫蓋一名紫襴
水浮金井玉闌干瑪瑙盤盛氷雪寒一噉重樓瓊

液滿不經爐鼎自然丹玉闌[illegible]者金井水浮一名金[illegible]皆荔之[illegible]
新興別種宋家香核似幺荷玉比肪火炙風乾無
不可留爲辟穀道人糧新興小荔核最細而味香
初秋正熟尚青懷風味居然逍等儕可怪同時生
挂綠從來瑜亮本難偕洪甘泉尚書自蜀中攜歸種之故以得名
鏤空琥珀貯凝冰佳種由來定晚登脆到齒牙寒
入骨貝應五等錫封稱凝冰千層增城沙貝甘香冷脆與挂綠俱稱第一
增城挂綠少人知仙種羅浮本自奇別有風裁難
下道細嘗誰是會心兒挂綠爲荔子[illegible]生羅浮山之麓太[illegible]他處
不能移植[illegible]

凝氷挂綠美難分評品徒勞口舌紛應識凝氷似
精豳終輸挂綠是蘭薰挂綠之美莫可名狀凝冰子雖極相類而汁多似不
及此之肉堅而脆味厚而爽諸美俱備且可佩帶玩弄之爲絶品也戲作此評以質於知味者
玉芝無核結天然鶴頂硃砂一點鮮大小丁香俱
妙品應知草木亦能仙玉芝無核大丁香小丁香皆細長而香美鶴頂紅色
如研硃顆最小婦女好事者取以爲簪上飾但此皆荔支變種偶於各種內見之非實有此種可種植而得也
龍牙鳳爪幻難量但有傳聞未得嘗火棗氷桃同
想像梅林止渴亦奇方龍牙鳳爪亦荔支變種也
鴨頭雀尾應難辨鳳卵驪珠亦浪猜好事妄言姑

妄聽豆棚老叟記將來（鸚鵡綠孔雀尾鳳卵珠俱是閩粤佳種）
閩道黃家十八娘翠裳紅袖美人粧羅裙輕解心
先醉不是尋常脂粉香（此閩種之最佳者聞而知之未及親嘗爲憾）
莆田荔子貴楓亭閩客矜誇亦可聽獨惜君謨脩
荔譜不曾落得嶺南經
嶺南八熟易謀生龍眼離支雜橘柈留得新絲與
新穀不愁官吏急輸征（粤中謂二熟豆麥橘柈甘蔗龍眼荔支共爲八熟居人賴以供客歲當貝仁公賦）
火齊離離遍渚洲居人飽啖水晶毬摘來不辨佳
名字一例收將估客舟

自漉天漿注玉壺醉餘一吸勝醍醐羅浮何處尋
靈藥駐得朱顏永不枯（荔支久食令人好顏色見本草余每於盛暑以細絺漉汁露而飲之用代冰漿）
香橙甘蔗榨成漿傾向瓷甌色似霜安得藏冰來
六月側生瀝汁更清涼（荔支一名側生子）
紫菱初剝玉蓮開碧藕黃蕉滿几堆自揀荔支醒
宿酒恍疑歷世有蓬萊（嶺南暑月惟菱藕蓮房香蕉荔子可供盤核）
盤山蘋果密雲梨桃子肅（讀作須）寧更朶頤七載嶺
南成久別每緣食荔動相思
惠州盧橘呼壺酒感擘離支亦代芹陳相甘棠餘

幾樹野人指點說將軍（荔子陳者用少鹽醃之而代荔或以鹽汁糖醃浸而食之味頗別將軍亦荔名陳文惠公守惠時所種也至今有荔支洲在焉）
尤物從來質本嬌色香滋味易殘消美人老去傷
憔悴落盡容華減盡腰（荔支以初摘爲妙逾一日則香變二日則色變三日則味變之不堪食矣當此之際如江州琵琶已故只堪潯陽乃復加之詘詈不亦冤哉）
人人食肉味誰知我到知時已恨遲更恐世人虛
耳目聞中爲譜荔支詞
波羅蜜（有艸本木本二種木本大而味澀艸本小而味清狀如苦蓏子皆可食）
嶺南草木狀難窮名字無殊味不同莫認波羅俱
是蜜須分附子與天雄

蘋婆（一名杜蘋樹類桃花葉似桂結實入秋而裂囊色外朱內紅瓣綴黑子味清美）
八月風林落杜蘋砂盤裡撒玄珠細嘗滋味逾
榛栗優劣波羅蜜較殊
土人呼此是蘋婆囊綻猩紅露子多果核嶺南皆
異種閒中評品費吟哦
謝郡後久寓羊城聞鴈有感隨筆書所懷
多累仍添口無寒怂授衣（是日爲第三女買從嫁婢家人有生子者請給衣資）尚平心莫遂劉向事同違交易生恩怨官難
免是非嶺南原有鴈只怪寄書稀（五月以來未有家書）
聞瓛兒奉家大人南來因命琰璠兩兒携家

先赴宜興[illegible]

違朝望不見鄉書口信傳聞到板輿陽羨新祖河畔宅寶抵遙隔柳邊廬兩孫已解承歡笑三子還堪奉起居更喜新生小豚犬試啼亦引紺顏舒

送蔣別駕玉樹代理宜興寓屋（別駕爲通永觀察公令嗣）

東坡久擬居陽羨南海年來遇故人爲我預謀三畝宅與君恰作五家鄰園開隙地收蔬果池浚清泉養介鱗自昔蔣王原世講何妨從此結朱陳

和屈處士翁山黃花四韻即以致祝

君本羲皇以上人何妨漉酒下頭巾詩吟杜曲傳非假書草蘭亭本自眞月下有時來鹿豕風前無語對花神懸知百歲身輕健三代從來有逸民

留別同官陳元敷

七載流光轉瞬過誰能交誼重山河醇醪易醉惟公瑾苦藥難忘是華佗道直自嫌爲計拙時艱深愧受知多但留一劍隨身在繞指難柔銳不磨

留別同官羅木裕

聯鑣回憶金門路共有詼諧曼倩風再見忽驚青鬢改久要眞許素心同王濛習氣多疎放羅拯襟懷自渾融此別後期那可定臨岐握手意忡忡

留別嶺南諸同人

予生在辛卯運晚感歲秋況居北海濱先業荒鋤耰申申兵燹後里閈罹百憂典型痛耆舊凋喪罔攸賴從訓承嚴侍延師授誦佐芸之聰頗欣深愧氣[illegible]浮[illegible]好沈湎惟糟丘慷慨時悲歌擊劍[illegible]出東鄰緣肯簪纓結客荊高輩任俠輕[illegible]上主容禮莫修長嘯淩蘇門[illegible]志大學無方漸入滑稽流丁未慈母遘痛憤深自著名德未早立此生不欲偷庚戌抱沉痾藥餌難卒瘳放達觀空寂自視同滓渥玉子逢異人導引眞訣留久久神形堅經何糙可休性本愛巖壑遐心懷十洲讀書但味道舉業揮如仇丁巳應　明召庚申銓次收京雒逐緇塵倏忽十載周交遊聯冠蓋臭味殊薰蕕就中二三人水乳膠漆投論交誓古處提夕同窮蒐已巳忽外遷奉　命趨炎州地僻事自簡野吏閒如鷗盟心息鷺侶辨氣遙相求南粵故多才三五稱其尤吉士舊相善請假馳歸騶久居侍從班雅望齊枚鄒（時藥亭給假歸里）檢討齒未衰長放歸田疇夙昔在東觀五載同校讎（余五曾同纂修之役）處士三閭裔自題騷聖樓著

述宿充棟方駕班與劉（翁山著書多）太丘有雄暑胷藏
黃石韜略臥白雲遜健筆兼韓歐元方與季方千
里皆驊騮（[illegible]孝令子淵[illegible]推）淵博傳二廖山居老松
秋（[illegible]）鬼與孝廉野性同麋鹿哦詩賈閬仙
窮愁瘦鬼頭更管來林生利器倚與鉤相與戰棘
闈雙雙夜前矛（[illegible]）黃生年最少命名
希世寶作賦追三都滿帶成琳球吾家病摩詰結
齋輞川幽究心在雅樂絕技精經從有女同中郎
文雅承箕裘（[illegible]琵琶樓[illegible]）偉元
志高蹈棄家來羅浮放情鄙世故汗漫任天遊從

學有從子淳謹負書因頻年共休戚往往抒嘉猷
（謂[illegible]姪）兒季丁久流寓瀟灑非常儔詩增樹高幟
氣欲吞劉曹分題時刻燭覽勝每聯鑣傾蓋已如
故白首應無訖（謂唯功）藍子武夷客愛隱性通超醉
中每逃禪題詩徧僧寮（謂飲采）道人濮陽氏異術精
金衍家本近何曲契結詩與陶（謂心道人）馭支公結精
藍僻在城西墟壁談多名理許謝停軒輶（有公長壽精闢）
（在[illegible]下李西）細此數賢詣後先相綢繆忘年更忘形道
合心能孚有時朝命駕不憚途迢遙減從攜奚囊
珊瑚樓玉斗有時夜相思乘興移扁舟霜雪忘寒

威沾酒餘綈袍或當花月辰折簡頻相招或當風
雨晦雞鳴聽膠膠花田觀競渡粵臺亦登高浮嶠
曳筇杖鐵橋跨蚴蟉採藥窮深林靈禽鳴嚶呦豐
湖攬芙蕖錦纜牽青舒石橋攜臥几竹塢昇行廚
絲翠環蒼蒼茲茵鋪油油素琴拖榮啓紫笛吹李
年芬芳盛溪梅爛熳開山榴瓶頭浮深杯笙簧起
清謳險韻聯城南韓孟同銅鈸併諧漢枚皋陽秋
許褚哀清言揮玉屑撾鼓揚輕桴共疑義在越還
評喬升絲寧須錦步幃或具烏龍兜餘興倚飛閣
苦茗傾瓷甌開窗臥看山野燒騰驚風乘月上臺

臺寥廓舒雙眸滌暑披輕絺長林風颼飅倦便相
枕藉眠或同衾裯往還歷寒暄式好無相猶今茲
乙亥春除書到遐陬量移之夜郎境當西南隅山
川多險阻夷夏扼咽喉政教遠難被風土雜蠻苗
矧自近百年戰伐屯貔貅繁華盡蹂踐生命委渠
溝兕燐遍原野城市叢蓬蒿山魈侮行旅故向人
呀咻慘淡餘烽烟戍兵枕兜鍪歷落布穹廬劫奪
雄群酋何能保完卵觸目皆覆巢休養將廿載民
居猶未稠正須撫瘡痍疾苦勤諮諏道經瀟湘
九疑望嶠嵧瞿塘漲春雪澎湃奔洪濤長年牽百

丈盤渦避龍湫巫峰鬱嵯峨峯碁揷青霄陰崖多
古木枝柯互盤樛纏葉藏鵂鶹深蘿挂猿猴終朝
叫鈎輈徹夜啼嘲哳平生癖山水斯行良可酬況
多古賢蹟流覽溯風騷白帝擁孤城武侯遺陣圖
草玄子雲宅滌器相如壚買卜訪嚴遵詣酒偕王
褒浣花溪尋杜甫劍閣遲陸游洪崖葛翁煉丹砂亦
可訪觀察秩清政行如五石孤吏民親長官頌項
添癭疣放衙堪臥理軟被縫黃紬乘暇補花隨墳
典宜旁搜蘭膏燄長藥龍腦薰衣籌宦遊得仙境
深荷蒙天庥老親猶善飯矍鑠不扶鳩省覲廷前
途行將慰離愁所嗟失朋好踽踽中無聊樂事古
難極歡處生儔惱哀笛惱山陽素車陳生忽鍛顏
本無別凡聖同蜉蝣其如生存人感悵腸寸抽（濮陽心馭蘇公五磧墮兒若姪五年之內相繼奄逝）人世等幻化通塞在所
遭琰玉輕投泥金椀滿盛潑鵬搏笑斥鷃鳳噦嗔
禿毫貝錦意外成青蠅苦紛糾身同觸藩羝行止
不自由吁嗟遇迍邅予美伊誰倆程期縱稽滯借
以稍逗遛此會良匪易慎莫增咿嚘達人貴知命
坦蕩無踧躅從來百鍊剛終成繞指柔但存不磷
質何妨磨礪遒芒刃不摧鈍進技方庖牛人生各
有志懷寶寧弗售珍重謝良友苦藥時加劬臨岐
重握手相期意何優一息已六月九萬將扶搖征
颿無忘長此謝風濤何以慰懷抱擬置傳書郵
後期邈難定相顧心悠悠

式分別家令詒明府

回憶長安剪燭歡七年瘴海隔漫漫愁中對鏡添
新白莿裡停杯減舊丹方喜花封分咫尺何期良
晤節艱難從茲揮手仍岐路許望雲霄振羽翰

題藍采飲躬耕圖即以誌別

燕市喜逢君楷楷有深識沉酣畧世故瀟灑事翰
墨比爲吳越遊復作羅浮客示我躬耕圖遥遥學
沮溺荷笠仍肩犂獨立青牛側使我意浩然歸心
在泉石題之誌不忘會當同所適

對鏡

鑷白成何益還丹定有方無言對明鏡蒲柳感秋
霜

憶子日亭（在羅浮絕頂余庚午歲遊山後創建近爲颶風所敓復捐金易石亭）

飛雲頂上望扶桑子日亭中夜未央定有仙人吹
玉笛梅花飄落散天香

五色雀

靈禽五色燦奇章瑞應人稱小鳳凰白鹿過時歌有節黃麟遊處舞成行

大蝴蝶

舊是麻姑五色裙化為蝴蝶舞繽紛洞中別作仙人使不入尋常百鳥羣

符竹

瑯玕瀟灑滿巖阿翠葉斑斕篆籀多聞道仙人驅猛獸秖留啞虎夜騎過

九節菖蒲

託根福地近丹泉[illegible]金[illegible]服可仙誰識安期有眞藥自將華液灌芝田

別羅浮老人（謂老人峯也背南面北在瑤石像之側近玉女峯下為黃龍洞）

老人日日坐高峰霜露無侵冰雪容夜上瑤臺尋玉女朝遊瀛海跨黃龍離精曝背丹田煖坎水添爐汞液鎔脅向岩巖遠相訪此回別後幾時逢

懷仙詩（仙人譚姓本惠之歸善人庚午長至前九日降于署樓指示前因後遇）

庚午仙人到十洲長歌贈我意綢繆別來七載渾如夢何日蓬丘得共遊

記得仙人自姓譚郡樓初築偶停驂烟霞石屋曾相許今日迢遙果劍南

紫淸閣成奉白眞人木主入祀敬誌以詩

四十已嗟聞道遲歲當庚午逢吾師郡樓幾度駐鸞馭長歌短闋烟雲飛謂我多生有夙契特為指點玄元機更從齋後示靈夢名象變幻含精微朱明洞天訪丹竈泉源福地尋靑芝手捲瀑簾坐絕巘子日亭畔聞天雞頻汲華池滌肝肺脩醴涓潔陳盤匜霓旌葆幢自天降仙從冉冉來武夷梅花香裏奏天樂符竹林外停虬螭繽紛瑞雪滿空落亘古未見人稱奇但聞松濤震崖谷不数平流水噴奔後驅與數命滿[illegible]然為我新詩銘留贈授金簡大道直指醒愚迷後此二載未親炙眞詮三復常在茲壬申青童齋書至拜受展味多微辭迄今乙亥又千日時時瞻注勞寸私比聞豐湖舊遊地蓬萊片石留荒基（湖中玄妙觀為眞人修煉舊蹟丹井在焉）（後圃有石鐫上蓬萊一股四隸字傳是眞人遺筆）取材鳩工建飛閣千秋祠祭祈常垂敬奉木主不留像立說鐫石昭無疑亦知仙蹤在玄漠神遊寧復須憑棲惟緣世情重依慕設象聊當存形儀爇香酹酒首再拜徘徊廊宇多餘思人生少壯不可復驚看白日西南馳何時更坐飛雲巔初陽元氣餐朝曦

贈醫士

三年沈痼頻爲累何意逢君身頓輕打疊苡鞋與節杖峨嵋蹬踔遍崢嶸

神醫自昔傳元化此日寧仍復有佗願爲世人洗肝肺千金酬贈未爲多

乙亥除夜同袁通政休菴史吉士蕉飲陳太守元敷蔣別駕玉樹周明府漢威布衣陳元孝陳武威吳右文藍釆飲守歲羊城寓齋觀劇達曙次秦少游王仲至蘇長公元日立春韻三首以丙子立春亦在元日子時也

珠斗遙從夜半回六街爆竹急相催椒觴共借新辭勸莫遣春愁入夢來

宦境遊蹤偃偪同今歡端賴鞠生功蕭騷短髮添新雪感歎匆匆此夜中

明罷鄉雞曙色寒朝衣更試帶圍寬更即假滿供詩帖好酒珠璣落筆端

題令茲明府小照南行圖（圖用放翁身覆妻子都亡日鶴與琴書一絕詩意）

仙鶴瑤琴信所齋胸藏七傢豈須攜珠江樽酒停舟日君正南行我更西（時余將入蜀）

又題松南柳磯圖

柳覆漁磯山抱村長林斜日到柴門卜鄰他日應來此同聽源頭活水喧

綠滿溪光思釣徒西風纖纖動菰蒲持竿別有忘言處難寫閒心入畫圖

又題梅花集字圖

一曲香雪冷侵衣元坐吟成酒力微欲倩虎頭添着我披襟終日共忘機

又題竹溪聽雨圖

的筆修竹重秋陰颯颯寒聲帶雨深何不招尋嵇阮輩清吟酌酒更鳴琴

題張生瘦牡丹卷後

一枝婀娜寫多姿舒紙含毫費所思恰似太眞春病起不施梳掠倚闌時

減些穠艷更風流何必重臺與玉樓展玩尙聞香撲鼻洛陽富貴卷中收

題藍釆飲烟月竹枝小画

烟容月淡晚風清吹入琅玕靜有聲絕似幽人吟短句依稀冷韻不須成

正月晦日同袁洺山通政梁藥亭史蕉飲二吉士史耻夫明經于右承州牧家令詒明府招同布衣岑金紀廖南煒屈翁山陳元孝王蒲衣藍采飲岑雁吳山帶林赤見秀才梁王顧陳獻孟曾秩長前子黃漢人讌集萬齋分賦即以誌別

人生似萍梗聚散誠偶然萍梗生江湖好風爲之緣別爲有情類結交豈等閒古人不同時追慕猶拳拳蘭亭與金谷感慨溪前賢至今讀其文能令心流連矧我雖同時居處各一天偶爾萍水聚寧忍不爲歡況復素心侶臭味如芝蘭宮商應鳴絃信義金石堅傾蓋豈云新白首仍相憐先哲重友生倫敘稱克全晚近慕榮利初好終棄捐此理本不殊習尚趨輕儇今茲値佳辰蘋藻陳離筵時余將之川南共此一樽酒殷勤奉君前論交誓古處毋爲流俗遷少長閒或異忘形并忘年

次韻酬朱甸安

三年萍梗聚南天每共聞雞勉着鞭我宦夔門從此去君家禹穴幾時還頻傾綠酒聊成醉好覓丹砂早學仙他日相逢何處所更應風雨夜牀連

黃鼎沙渚候朝再遇許儀九主事

沙磧逢君舟再停蓬窓坐久雨冥冥雲中搏擊看鵰鶚時儀九請赴軍前原上逍遙感鶺鴒許與余各語家事眼底狂瀾奔浩浩鬢邊華髮點星星請纓自是男兒事早策奇勳紀汗青

送史蕉飲蕉常偕弟耻夫游羅浮時欲由惠入閩取道還維揚即赴都銷假用己巳除夕韻以蕉飲爲余前韻見貽也

天南邂逅過殘臘相聚爲歡意倍傷燭下笙歌稱酒聖旅中詞翰紀春王謝公初日詩殊麗荀令連宵坐有香一席溪談成兩歲自和椒柏獻新觴

高譽看君滿帝京扁舟何意此閒行弟兄過嶺疑蘇氏文賦英年是賈生仙嶠斂雲金刹見春江收雨玉潭淸挂帆此去如天上館閣羣公走札迎

未姚歸路轉迢遙四百羅浮久見招豈必求丹偕抱朴已知聞道自參寥耆書君挾千金字用世吾慚五石瓢唱和從今不岑寂好攜尊酒醉山腰

應是淹留待好朋夔門終歲未成登三言魏市非無虎一赦秦宮忽有蠅天共缺圓他夜月路分南北此船燈峨嵋閩嶺俱嶄絶夢裏相尋杖赤藤

次韻送吳右文北[illegible]

俠骨昂藏七尺餘圯橋曾授異人書從今路入青雲去佇見朝天佩玉琚

雲庵索題新齋曲肱處

曲肱隨處好此處誠偶然樂不在近遠而在心所安世人競馳騖莫動攖其天飲食鮮知味夢寐神昏顛富貴等桎梏困苦良可憐緬彼華山翁一臥動數年曲肱得真樂此訣誰復傳

又題自得居

自得無人識誰能自得[illegible]我有君[illegible]渺渺動予思

過雲庵新齋又索題絕句戲次陳元孝韻

操則能存舍則離不求而得更為誰試將茶薺嘗滋味甘苦由來只自知

每笑將身自累身誰能樂處得天真此肱伸屈隨吾意枕者何曾是外人

上巳後三日作

十日春陰一日晴更無深巷賣花聲半醒宿酒臨風坐獨把殘書背日行忽報親朋攜臥具旋呼僮僕洗茶鐺珠江燈火波濤路爛熳隨人作送迎

次韻酬屈翁山處士扇頭六首

何年徵辟到蒲輪常着萊衣娛老親作些有詞皆泣鬼題詩無語不驚人世情愧我黃金盡古誼憐君白髮新却為風波久留滯木棉紅綻兩經春

[illegible]我純孝采薇清大節從來本至情寧必多方求不死肯將所學負平生許張義共千秋著文陸仁能一慨成賴有遺編傳往事幽光潛德後人傾（翁山著成仁錄未付梨棗）

雕封筆硯走伊威柔翰勞君病裏揮誰道先生稱好好曾聞國語者非非眼前冠蓋多紈袴亂後[illegible]

鋤老布衣指日西行到巴蜀欲尋卜肆問支機

靜看潮汐長還消為厭煩聲不挂瓢早歲論兵驚李趙窮年註易補京焦采芝四老終同隱叢桂羣公久見招作吏悠悠經七載此邦耆德未寥寥

莫因別遠倍傷神千里同風道本真但得揮戈長返日不妨渡海屢揚塵百年著述無餘事一代春秋繫此身他日相思定相訪肯辭雪浪溯湘岷

知非伯玉進因年學易寧辭屢絕編困厄臨危懷往哲操存加勉賴高賢春風珠水情何限秋月峨嵋豈欲偏次韻題詩書短箑各從懷袖憶當前

與吳山帶夜坐各述生平異遇因出丁巳紀
夢詩相示山帶爲賦三絶句復次韻和之
春寒料峭夜披綿舊事重提意惘然記得華胥初
人路分明芳草杏花天
蓬萊别島洞門開碧玉樓臺絶點埃遊遍仙都思
作賦江郎夢裡却無才
蘭香夢綠伴雙成無縫天衣著體輕霧縠亦須香
露浣彩雲詩思雪同清
紀夢詩并引附
丁巳四月既望之夕夢至一處山容水態
境入清幽樹色禽聲怡人心目更循溪路
忽有園林檻砌紆廻軒窗窈窕見三麗人
賦詩亭上題曰澣衣語極工豔雙鬟旁侍
皆具殊姿旋因月樹烏啼頓使風窗夢覺
追尋無迹記憶有詞續成枕上之篇用誌
心中之感云爾
天上彩雲成五色（夢中美人句）人間清夢到三山初緣
薪磴盤千折漸逐桃蹊入一灣玉洞金鐶敵朱戶
星軒霧鬢識珠顏六銖無垢寧須澣親見題詩付
小鬟

雨後過大忠祠訪友人不遇戲留絶句三首
雨餘重入大忠祠荇菜參差漸滿池便欲攜尊共
君醉月明蛙鼓借催詩
小閣高窗做不關參軍拄笏日看山朝來爽氣知
多少案上新詩見一斑
僧閣樓上臥元龍俗客紛紜那得容我亦徵之憶
安道相尋何必定相逢
同藍采飲朱十洲過佟聲遠寓園叠前韻
木樨開遍水仙祠又見荷錢泛小池偶向城南尋
素友爲憐風景共題詩
鎮日攤書獨閉關捲簾放眼對青山羨君年少能
高臥却爲躭詩鬢早斑
忘機論道總猶龍座客風裁阮仲容記取西園今
日會萍分何地更重逢
同元孝山帶采飲十洲夜坐再叠前韻
宋代名賢半奉祠千秋有夢憶仇池與君月下纏
綿話史賦南中弔古詩（時談北宋謫遷諸公事因及東坡仇池詩）
誰能真破利名關住市何曾異住山試看燕京西
寺樹龍鱗千尺古苔斑（公濟偶稱京師報國寺松）
故山佳絶憶盤龍不是神仙那許容曾託當時雙

蠟展天門開處一僧逢[illegible]山之[illegible]

月夜小酌次藍采飲韻

豈爲知音少無絃但設琴幽窓映明月冷韻散清
襟詩不因茶減談應借酒深天時與人事明日任
晴陰

木十洲索和春夜聽雨韻

東風急雨淡江沱舟子乘流發櫂歌有客獨眠燈
欲盡呼童試問夜如何未須謔語驅窮鬼聊復狂
吟遣睡魔今夕新晴還待月抱琴更望早相過

[illegible]寒林[illegible]雪圖[illegible]

[illegible]潑於潑寒林瘦欲枯人家在何處山徑轉模
糊此意望中作風聲聽去無匠心窺造化呵凍寫
斯圖

丙子三月嘉禾鄭子源過羊城寓齋以贈行
詩冊相示見查德尹索評端石荔支二絕
何其有意因代答之余與查初未相識蓋
欲以此相爲介紹也

馬肝蕉葉鑿將空混沌堪傷七日中有崩從來皆
自禍不材應得保其躬端溪中洞開鑿日久所謂老坑也邇年採取無休委頓漸入水底工人時聞擷上有櫂歌歎乃苦深懼崩陷而迫於役使食於工值良可歎也

七年嘗遍離支味[illegible]倚新詞細品評法護凝冰非
不勝僧彌挂綠實難兄凝冰子挂綠荔中最佳者俱產增城挂綠熟最晚而味更勝故以元[illegible]季[illegible]方之

三月二十二日圃人餉新荔支苦瓜有作

客裡渾忘改歲華每因感物動徬嗟酸心不待嘗
丹荔苦口偏宜鏤碧瓜落落半生羞作吏茫茫四
海竟浮家西鄰老圃多情甚佐我盤餐兼味奢

留別同官張鳳翽

初秋香荔殷勤寄[illegible]嘉魚文第嘗[illegible]
[illegible]
親朋好寧有艱危聚感傷從此風飄催遠別西陵
東望憶羚羊西陵峽即羚羊峽也羚羊峽在端州城東二十里

留別同官陳颺言兼祝初度陳前爲龍安太守

新梅黃盡荔初殷杯酒依然尚此間兩歲弟兄同
骨肉一麾先後異溪山川名巴字行將去水隔伊
人夢可還獻笄祝君兼贈別莫辭酩酊慰離顏

送袁密山涵政還平樂

買舟送我下灘湘猶恐難逢悵水長豈意經年同
作客却教此日始還鄉世情碁局原多變天道星
躔偶失常從此懷人八千里苦言良藥敢相忘

留滯羊城又將春暮每憶豐湖勝遊輒動并
州故鄉之感正擬賦詩遣興適禾飲山人
以新篇見示遂次其韻亦各言其意也

豐湖春波一葦通芰荷深綠荔初紅樂天湖寺稱
學士禾飲山亭號醉翁藤簟石橋頻坐月酒尊茗
碗迎涼風引來一載難重到欲寄相思望去鴻

漫成

自笑無端出嶺遲親朋走札訴愆期龍門水激鱗
方逆羈路風微翼尚垂世事變遷何定相我心貧
賤有遐思誰家老遂吹楊柳調自瀟灑欲贈離

戲倣元白放言二十首 有引

春雨聯綿漫漫長夜拊髀增感兀坐書空
偶讀往哲遺篇遂爾效顰學步茶餘酒後
枕上廁中有觸即鳴無情不寫閉戶三日
得詩廿章聊自豁其胸懷未遑計夫工拙
也

俯仰浮生笑此身區區行義更存仁爭誇媧竈王
孫貴絕勝求仙梅子真未斷俗緣還付了難除習
氣為誰馴有猷欲賣無人買一羽空傳重百鈞
廉因洗硯嗤包老貪為分泉恕隱之骰骨何曾需

苜蓿花王端的貴臙脂曲中易顧周公瑾琴外難
逢鍾子期獻玉莫悲重被刖從來識寶定波斯
蜀士雄心老未灰不驚龍辱却驚雷鼠殘鴟口徒
爭嚇斗卮鴻門付一笑設拼麒麟遊久避忘機鷗
鷺狎無猜乾坤鍾秀非男子辜負斯人美且慧
行役流光掣電過那堪觸處更風波憤深精衛思
填海遇甚牽牛恨隔河避世難求千日酒感時怕
聽白頭歌人間天上誰能遣脉脉心情奈若何
夏屋誰將一木支補餘天柱又多時展禽焉往非
三黜行父從來豈再思慮亂決疑會有卜疾瘵不

信已無醫古今大抵都如此莫漫長懷千歲悲
木得全天喜不材象因有齒却為災烏留愛本推
由屋瓶罄羞應漸及韓非傳已曾同老子常奴那
使北方同耐看滿眼花狐哨更聽新腔羅哩來
南柯太守曾承寵東郭先生慣受欺螻蟻功名隨
得失觸蠻勝負省歡悲對妻且問猶存舌為倅何
妨任炙稍傀儡場中閒着眼全憑線索鬬新奇
折腰五斗愧滄[illegible]雅量須容萬斛舟蕉鹿隍中蹤
豈在弓蛇杯底影全收賓筵俎豆聊烹雁仕路衣
冠任沐猴一榻北窗涼可納葛天懷抱獨悠悠

鸞籠幻境想非非蒼狗須臾變白衣蒙破邯鄲卿
相失藥成蓬島帝王稀芥舟水勢坳堂濶鵬翼雲
程北海微翻為聰明亂人意不聞不見可忘機
縹緲三山十二樓神仙有路定須求清虛珠子曾
誰識貞白方𢌿只自修伎倆山魈終夜逞離奇海
市一朝收應知至道因魔進莫認諸彭是我讎
年來豪氣漸消除滿射何妨等魏舒跨下猶羞與
噲伍禪中豈屑共伶居已無礧磈須澆酒絕少憂
煩欲發書用呂黎送高閑上人序論張旭草書語意牛馬隨人呼可應
更無餘技似黔驢

性與人殊那可量曾傳美盼不如盲用淮海集梁舍少年事
口頭月旦𤸃痂癖皮裏春秋疥癬方東海有夫惟
逐臭西天見佛定燒香展雄莊蹻都無恙樂得刳
肝酌酒嘗
解紛排難古稱賢斯世誰為魯仲連張許孤軍援
久絕左羊遠道力難全何能豺虎俱逃匿更使蠶
蚕省撲緣刺繡競爭牽倚市掃眉那許獨朝天
齊諧荒怪不須疑非想非非想愈奇飛伏雌雄那
可定襟裾牛馬正其宜宮商黑白聰明亂冷煖酸
鹹嗜好歧滾滾人才皆令僕願卿從此好為之

自是公高太傅深楂梨橘柚各為珍越吟病裡攙
莊舄吳語狂來笑季真卿欲用卿宜自愛我寧作
我肯相因羞騎款段游鄉里衣食無虧稱善人
且向尊前聽鄉何平生意不在於多捫心但信無
慚怍折齒猶然有嘯歌毀語日聞良易惑謗書盈
篋豈難訛古來賢哲誰能免學易須明大小過王蕭
古文
漱流枕石漫鳴高山有寅君水有蛟孤竹采薇常
戚戚於陵咽李亦𠹀𠹀藏文稱智虞堪哂甯武其
愚乃足豪善不可為會[illegible]從[illegible]及兒曹

黃公壚畔久荒涼往事思量易斷腸但欲爾時那
可得用王粲對羊叟語未能言處最難忘才多每惜嵇康
傲醉久翻疑阮籍狂誰復堪同牛渚會雞籠東望
歎孫郎
詹詹林中更覓香却從閒處自尋忙弄丸絕技誇
熊子鳴射雄風壯項王斵鼻運斤良亦險屠牛迎
刃詎無傷何如息跡居重蔭弊影驚疑得兩忘
饒舌豈干惱普賢布衫乾矢野狐禪學道辭假非
文舉寓興緣情等樂天萬竅怒號因氣閉一聲淚
落為情牽敢云嬉笑皆文字應恕南宮性本顛

送徐竹田歸平湖

晩近論交誰復眞二年意氣獨相親宦情我頗羈籠鶴野性君同縱壑鱗癖癮久經難更駐風波初定敢重陳平湖烟水蒼茫處他日扁舟擬卜鄰

寄呈高宮詹江邨同梁庶常藥亭次和元韻

尺水修鱗困虛傳鵬徙南追隨同僚閣悵望隔烟嵐先生舊爲詹事總裁余爲卿時亦與纂修之役作吏經年七論詩得友三謂藥亭翁元孝也塘西去遠更欲訪仙楠成都永寧觀有石楠四株皆千歲物丁司農有兩仙人遂君所植

丙子仲夏望後日偕同李宮詹山公袁通政休菴梁吉士藥亭陳處士元孝藍山人采飲游靈洲寶陀院月下分賦限二蕭登韻四首

乘興探幽未覺遙松筠十畝覆山椒隔林鐘響因風度出水舟迴趁月搖碁局對來忘永日琴心靜後入深宵平生親舊欣同健萬里相逢慰寂寥山公休菴雨先輩及宋飲山人皆都門舊好也

別來屈指十年遙猶憶京華薦柏椒戊辰臘月奉命出守惠州親友祖餞適當歲除新春朋好再逢情脈脈風波初息意搖搖黃壚共醉知何日白社淸歡繼此宵觴詠昔賢芳躅在流風千載未寥寥寺有東坡詩碑遺像在焉

百里靈洲本不遙白雲開處見紅椒經年月舫期難踐一夕風燈恨易搖去夏與屈翁山有泛月靈洲之約前一日屈已物故鶴語無端驚昨夢鵑聲寧忍聽今宵人生良會那能必俛仰淒其望泬寥

老僧進我朱衣荔寄川南雪裏椒眞川椒外赤如硃裏白如雪見燈下梵聲隨磬轉月中旛影任風搖難將此日明他日應識明宵憶昨宵白髮東坡如再到還能詩句和參寥寺僧遠游緣皆能詩

丙子仲夏余將入蜀屈處士翁山病劇貽詩六首道訣別之意情詞悽切不忍多讀數日後遂已長逝卜葬有期因次其韻輓之

大雅彫淪幾傷心又到台星天逝衿淫潤世誰分儀範今長隱聲華昔共聞從茲揮淚別行處斷岑雲

家傳驊騮後文藻絶纖塵變化池中物光鋩席上珍宦情知我拙交道感君眞孝譽題私謚洵堪風世人

過恭徒懸劍發牀欲碎琴已同今日事肯異古人心片石憑苔蘚重棺避土侵蒼龍眠處煖元氣結

苓葠

悲悼從今夏追歡記去秋詩篇能細序草訣許頻
求翁山去秋為余作田盤紀遊憶雪樓詩集二序又賦長歌贈行草書入妙數索書之茗椀
風前洗棊枰月下收無端經歲駐却似為君畱
詩與先賢並春玉仆卜年翁山生平慕邵康節新歲問其壽云年六十七速相符合詩占易知不起遂訣別覡知黃金難鑄骨紫玉易成烟名
定傳身後心無愧歿前貽詩那忍讀一字一聲鵑
鬱藪多磴道盤折比羊腸計日浮湘漢乘風度貢
章生存倚尚若歿別根彌長次第呼孤幼殷勤酹
酒漿

訪黃秀才葵村幽居令嗣漢人長於詞賦時值新婚故末章及之
久擬城西錄素交今從水北識幽居石橋過處迴
潑巷逢徑開時到草廬閑閣主人真淡蕩應門童
子亦舒徐方塘十畝澄如鏡窓做舟橫境總虛
到來竟日為淹畱不獨林塘景物幽架上異書兒
共讀牀頭藏醞婦堪謀故人有意烹鳴雁佳客忘
機學睡鷗葉底離支紅似錦醉餘自摘水晶毬
陳畱名士逐諸阮家學翁山繼老蘇新婦吾聞完
四德佳兒親見賦三都通家孔李情殊切命世班
楊望莫孤此後晤期難預訂灘湘西去隔巴瀘

梁庶常藥亭以所藏紫霄卿雲之硯見貽喜
而作銘兼謝以詩銘曰明河素月紫霄卿雲天章煥發永岩之眞
造物鍾靈異山川閟孕妊端溪生珙璞玄圃失璆
琛作佣誰為始搜奇我未任踏天騰炬焰穿洞斲
崖險縋梯離包子降中坎象壬燕支鮮透體翡翠
艷披襟探白蛟蟠窟携登翰墨林精良稱自古雕
琢不侔今紫潤凝冰鑑清泠扣玉琴斗杓橫歷落
風宇凸嶙峋雷電光流紺波濤滑洗黔作疑蕉葉
還微樾霾蟲侵白露明河迴黃雲紫塞深秋空羣
岫列春水一星沈鳳味非難似鶴牆未易尋豁開
潭印月影落殿橫參參質何嫌魯陶能不礙瘖方
圓曾作賦鈍靜用為箴九錫榮持節三尖判伏鍼
馬肝封即墨龍尾隱黃岑毛楮原同調陳羅久結
鄰寵方紅粉綠權是黑衣琳著績錘王楷酬庸鮑
謝吟美人勞捧玩騷客便登臨馬上偕千里書中
抵萬金漸能臻草聖且合伴書淫但得畱青眼眞
堪寫素心曉窓雲漠漠夜匣雨涔涔珍襲茵裁錦
餘波劍反鐔東坡以銅劍易張仲幾龍尾子石硯張作詩送硯反劍蘇和詩有云作詩
反劍亦何謂知君故以詩相磨報章云云苦恨無好句試向君硯求餘波云云故人能割愛
臨別贈知音

六榕寺訪岑處士不遇留題雪巢上人精舍

三首　處士名徵字金紀別號霍山南海人

古木濃陰覆池浮圖孤影撑天剝啄曾無俗客喧[illegible]出竹鳥彈

居士偶然過墨山僧且自閉門几榻縹緗亂叠到來役亦忘言

楚粵真能寫變漢書亦堪下酒醉來放脚禪林且看雲與蒼狗

贈別于右丞王雲門

人生惟五倫朋友居其一屬吏與長官情同異斯秋毫非比君父卑不類臣姪相合在名義寅恭乃疇匹五臣廿二人最能分厥職靖共循爾位罔敢或侵軼進以佐雍熙退堪補闕失下本無趨承上亦公黜陟唐虞盛得人臣鄰昭典冊四凶罪咸服嘉禾去蝨䖸周公勤吐握所以廣敷納傅說戒私昵溪川防反側迺自三代降仕路遂多術君子守其道廢么厲常節濟泊明所志崢嶸存此骨直道罕紆廻下情不粉飾致君比堯舜立身希禹稷世代有汙隆操修鮮嶄櫃小人逞其才機變誠莫測躁進恒躐等旁猜多媢嫉包羞而足恭巧言兼令色問心心詎安執手手可熱卑辭暫折腰無妨頻屈膝危人以自安傾衆以自植笑裡伏戈矛舟中皆敵國樹黨竊威權炙爂恣羅織曾不畏陽誅那逞昔陰騭榮利苟有在靡弗用其極焉知天爵貴立功與立德是豈賦性殊良由怙積習余也生北海瀟灑烟霞客無端塵累牽金門謬通籍曼倩慣詼諧游戲少詢束臣意亦囂囂帝呼曾叱叱飲酒復鳴琴古人志願畢遐慕嵇阮儔不才更寡識十年滯郎署中書常伴食蒙恩忽外遷拜手辭舟闕五馬向炎荒驚[illegible]促逼訟獄正繁興征輸亦孔亟臨割學操刀拙工就繩墨風中理絲髮鮮能免鈹滑綆盡汲苦深袖短舞彌拙大小等螯蟻冠戴易山粒蚉負與螳當均非力所及強項慚非董戇性毋同汲尚敢持璧爭聊復引車匿威恩恩並用剛虞孤易折大德本好生小過寧失出其如嗜好別頓覺河山隔難容鑿枘方共哂鈞鈎直用不及屏風從俗能曲屈羞吹吳市簫獨操齊門瑟富貴縱可求賤役那甘執水乳定能融薰蕕豈相入始也致微嫌終焉成大惑動搖及山嶽震懾列州邑滄海銜石塡孟津捧

士蓁縹緲三神山可望不可即㶕比雉與鹿猶[illegible]
避矰弋何當機穽深矧復網羅密吁嗟錐處囊穎
鈍未易脫庸才遭異數　寵命移班級持節赴三
巴　王程限有日共擬鯤化鵬雲霄振羽翼豈期
風力微却作六月息憂患生意外無端困羈縶頗
類行乞兒禪中處羣蝨又如坐禪僧魔障逢魑猶
航海汲中流鯨鯢忽相廹片板委波濤存亡在頃
刻海舉餘孤注勝負惟一擲轉躍未成盧四子已
先黑危同疊卵壘安猶寢薪積身豈益熱焚實有
不寒栗[illegible]

[illegible]

羣作人立鷹隼意飛揚騏驥步蹢躅玉叟虎兕出
竟是伊誰責楚則失已多齊亦未爲得曲突本無
功抱璞徒隱泣聾瞽聽猶雷啞速飲殊蜜眞同畫
地囚未有回天力直敎身似綿但臆心如鐵匹夫
各有志終非勢可奪磨涅倘磷緇奚從識堅白誓
將德報怨願以寬代虐安得縱橫士用以佐其必
衆已失青黃誰爲別淑慝不有信陵俠莫赴平原
急空傳濟溺輿但見浮江笠非無殷帝仁恐廢商
君法駐久多見知兒童與走卒瞻星又流火吹律
轉夷則誦詩感旄丘占易得麗澤逡巡一載過始

得披雲日風鶴有餘驚中懷時怵惕深謝同舟侶
匡扶助不給有如歷險巇幸不致隕越憶昔已巳
歲余來自畿北二君相繼至弱冠才二十丰度既
翩翩威儀洵侃侃吏治獨老成究心曉法律文藻
更繽紛廣談佐虞筆交不異芝蘭情漸同膠漆歲
時來郡城琴尊成雅集弄月向湖波吟風轉林麓
唱和互推敲登堂期入室不以私廢公肯使文勝
質襟懷任自然禮數存眞率非獨了餘閒且以釋
勞瘁國人諸大夫卽此爲矜式政令但風行民情
忘火烈寧敢疾聲呼恐使弦[illegible]

[illegible]

尚臻和洽愧我鬢添霜勞君躬立雪茲當萬里行
知是幾年別前路正漫漫寸心增惻惻珍重鄒李
情未忍厲聲揖臨岐頻握手嘉言相勉勗巢燕恒
避戊食魚愼防乙百錯盡由忙萬當未如默病痊
方易傳痛定苦難述幸各驟前車毋復蹈茲轍朱
明古洞天洪崖仙窟宅會當生棗梨先須掃荆棘
抱一而守元心虛腹可實月朔明漸生日中彭斯
昃理運有循環行藏任通厄洞虛乃致明注滿宜
防溢怨可消悔尤謙能廸貞吉三復日省存勿令
稍馳逸乾乾各自强庶幾齊古哲

丙子仲秋將之川南自省旋郡再登署樓誌
感
今日身爲客重登憶雪樓六年居易忽一旦別離
留舊墨梁間餘香壁上銷他時應有夢飛越到
并州
翠巘環官閣清江夾郡城經時稀簿領鎮日謝逢
迎晝臥雲爲幔宵登月代檠敢云仙作吏即此慰
平生
老榕張翠幙盤鬱蔽晴霄就樹爲軒小穿苔取徑
遥幽禽春嚦嚦涼雨夏瀟瀟誰道南荒苦炎蒸已
盡消
最愛樓西竹年來已作林月斜窓展画風度壁鳴
琴瀟洒存高節堅貞抱素心晨昏誰復共結契此
君深
此中過六載應勝十三年（用東坡無事此靜坐一日是兩日詩意）釀
酒無官秫收書儘俸錢家人嫌太拙長吏恕微愆
每向湖頭醉題詩不記篇
四百峯當面長年敞北窓老人朝抱甕玉女夜然
釭蝴蝶排華仗龍鬆（羅浮竹名）列葆幢黄麟與青鳥來
往日雙雙

紀歲維庚午三年又在申仙靈曾屢降蘋藻致虔
陳丹訣貽青簡金書勒紫珉那堪塵累重深愧未
遵循
靈夢清宵示封題誌歲華前知誠可致後驗信無
差幻象心宜會微言義更賒書紳勤三復遲晚莫
徒嗟（庚午長至前一夜眞人示夢樓中）
恭文癸臨共晨星散漸稀雲山勞悵望泉路動欷
歔（淡陽心馭李唯功及從兄若虞姪相繼奄逝）秋水風難溯朝陽露易
晞定知重到少圖画寫依俙（余倩人作憶雪樓江山無盡圖）
此日辭浮嶠何時到夜郎丹砂逢抱朴清夢入蒙
莊春水瞿塘急秋風漢渚長非關有留戀但覺意
茲汯

僕本北海頑夫自號南區居士身長九尺迹類東方心痛千秋病同西子十三以上頗知樂志琴書二十將過未免放情杯酒沈湎無度樂託不羈以致病入膏肓沈痾難療遂爾倩親藥餌舉業無成嗣遇異人授之導引復承嚴父策以功名十載為郎僕僕緇塵滿面七年作郡滔滔白浪驚心或抑鬱而無聊或悲涼而有感往往寄情短句時時託意長吟偶當風月佳辰則横排筆陣更遇林泉勝地亦堅築詩城曩曾踏雪盤山近復觀梅浮嶠奪冠玉塵集四海之賢賓鶴駕虬驂降三山之仙侶不覺得心應手有時會意忘言因物命題隨人拈韻非關好事聊以永懷但嶺上閒雲本欲自為怡悅囊中冷句不堪人共褒彈無如嗜痂者既多鈔書者每誤爰與梨棗之役用省筆墨之煩而已丙子仲秋盤麓王熾紫詮氏自題

式馨堂文集十五卷詩前集十二卷詩後集八卷詩餘偶存三卷

〔清〕魯之裕撰

清康熙乾隆間刻本

南開大學圖書館天津圖書館上海圖書館藏

式馨堂文集

敘

天之所以與人者各有其量盡乎其量而之[illegible]
聖賢無難而不然者則亦爲尋常無聞之人而已矣
孔子之於聖顏子之於賢雖曰其學懋亦天之所以
與之者其智力心思迥出於人萬萬也然以孔子顏
子之智力心思而或與之非其人畫於半塗之安而
遷於異物之誘則雖有孔子顏子之智力心思而亦
未必即乎其途造乎其極夫不即乎其途造乎其極

而猥云我之量止是量者非人之所能意計者也至
焉而後知未至而妄意我之不得爲聖賢是猶適百
里者至五十里而返曰我力不支也彼不至烏知其
不支哉淳于髡之言飲也一斗一醉一石一醉使其
人終身不得一石而飲則亦自謂一斗焉止矣人視
之亦一斗焉止矣烏知一石哉余嘗求之矣余幼學
爲時文今之所謂比偶章句之學者既復學書學古
文學詩凡吾之所爲學皆非聖賢之所爲至者也苟
一其志專其慮則亦未始不可即乎其塗造乎其極
必不如是而止而竟如是而止者情詘之念存於中
美好之私奪於外也今欲求而及之而年且不逮矣
雖悔且惜天必不以既棄者更復爲與追念疇昔忽
忽數十年即一文字之末亦復牽索無所成就他何
及已衣食之衛吾身亦若有分焉以限之人卒不以
其所限者而止息焉而至於學輒曰我分不當爲聖
賢是可怪也余友魯子亮儕勇於學者也嗜詩古文

辭初無師授試輒善知其量有過人者爲之數年業
益精學益贍視其意若有以用其所未足者每與余
拈題共賦則泚筆立就既就復刪之或至十易其槀
弗止也亮儕之於是也敏哉夫古人好學必自敏始
如詩古文辭是亦吾之所爲學非聖賢之所爲至者
也亮儕苟易吾之學爲聖賢之學其量必尤有可觀
者又其年最少即一文字也而敏且勤焉如是則他
智力心思之用更何如耶余誠不能不偉亮儕竊又

自念方余年少如亮儕時亦嘗顧盼自雄以爲庶幾可幸有聞而今且不逮矣以爲天之與之或異而余自顧駑又非天所不與者而奈何如是止也用自悔且以槩亮儕康熙甲戌年家同學弟徐鳳喈岐雝氏拜題

式馨堂文集總目

三南魯之裕亮儕甫著

贊
疏
卷十五
祭文
墓表
墓誌銘
碑記

式馨堂文集一卷目次

三南魯之裕亮儕著

賦

[illegible]陶園集卷之一

三南魯之裕亮儕著

賦

遊熙浦賦

辛夸兮遠楊風猋兮落英蹇要渺兮孰好遵熙浦兮周章雲鸞駕兮電熠靈婀娜兮皓波睟烱烱兮善顧獨愁余兮奈何飾珠璫兮玉鎮遺下女兮暾詞步中流兮偕逝密嬋娟兮罄私紛嫉余兮姱妍詒遙期兮爾延芳躅兮不遠逝抗言兮不敢前羌鸘鷞兮六月晒截袂兮回風匿明質兮孤照託皎素兮穹窿

白樂山賦 壬午夏安慶郡伯何晴山先生試

白樂山之峙太湖也秀揖蘄黃雄爭灊皖龍嵸天竹蒼籐紫芀長春腴藻地靈斑鹿文雞率野漢梅福修眞其麓唐樂天寄傲其巔固楚尾吳頭之奥區亦漱石枕流之樂土也未幾而兵燹頻仍遂至於煙霞冷落幸逢明府攬志搜奇廣召羣流分題授簡裕也食古未充愧選言之率爾披雲有志敢搦管而賦焉

翳大塊之無垠兮孕崔巍於坤腹結茲山之靈域兮戴磄磅而怒毒鍾百里之隆運兮拔千祀之精英覃蒸雲而罨

霧兮乃凌漢以捫星聳萬仞以成尊兮息鯤鵬之南徙環百谷之垂紳兮浴兎烏之西駛外則撫二龍以爲御兮招百子以爲嗣亘龍眠之蟺蜿兮現ㄢ峰之積瑞倚天柱以建旄兮排皖丘而張幟鑑以泊湖洿池之巨浸兮列以南屏爭玉之巽鼎揖蓮塘之淨友兮綴氷池之芳蹟內則援司空以上交兮聯後部而把臂闢龍門以洞開兮戢鳳棲之左翅燈明炳其夕輝兮南陽縣其朝翠左則懷乳屧屐以東磬兮右則珠子纓絡於西偏後枕赤灘之麓兮前瀠羅溪之川佛圖鞠躬而前席兮龍灣拜手以肆筵浮香茗之絲塵兮鎖棠梨之蒼烟四面尖峩冠以宿衛兮西風洞瀝肝而瀑布雁塔嵔壘於金井兮龍宮劃劙於皇路若化城之戢孴蟹花村之蟻聚兮多峛崺而不勝其名亦衆滲而莫窮其數蓋自皖伯之啓宇兮靡一定之鴻溝紛朝沿而夕革兮委甌脫於貔貅泊青城肇於武德兮乃恢乎左縣之金甌來幽人之物色兮白繼梅而冥搜於是天風亦減其鬱郁兮地胏亦誕其寧馨瓊葩縹緲于碧落兮硃砂璀璨于空青羽士偃仰於其中兮守鑰槖以委形蒲菴結於磊砢兮丹竈支於石牀刻嶙峋以紀韵兮拾蓓蕾而披

香燃太乙之青藜兮熟仙杭之黃粱爾乃角勝蓬壺膾炙藝圃朱屐駢瘢蓍節踵武澗恥藏鱗篁羞匿羽墮果林鮮飛花徑腐當夫春也羨百昌之時若吐萬卉於輕嵐嘉黃鳥之睍睆靄丹旭之清酣璚霖滴於木末祇樹放其優曇尺寸移姸耳目窮探翔鳳鸞於高梓賡笙瑟於奔湍濯濯兮苔碧冽冽兮泉甘瀹飫露之新芽擕擷翠之筠籃颺惠風於单袷傾斗酒以雙柑夏則竹猗猗而度曲松颼颼以奏濤樛木縣蘿以交組琪芝蔓石而茁饒雲譎詭兮出則有而入無僧豁達兮賓既迭而重邀凜寒泉之沁齒戰溽

著而全消爪不浮乎嘯侶柯每爛於閒樵或遊目夫衡阿兮或冥悟於參寮風纚纚以引夢兮日薄林而不驕罡胡牀以赤脚聽茂樹之鳴蜩秋則天晃朗以彌高雁挾霜而遥下琳琅風肅鼓脫葉以如簧錦綺霜凝絢翹薪而流赭楓醉頰春桂馨忘夏纖絺謝帔輕紈却把儗客降其雲軿騷士攄其魚雅耽曠矚於靈湫樂怡神乎蘭若餐落英以長年遊勝區而心寫眺饁餉之縞裳貽穜稑而盈野驟千箱之素輪布鼓吹於桑社迨乎六花飛墮萬象收姸忽軼軋而無垠兮陽却避而陰堅玉峰挺其砥柱瑤圃秀其芝

田浮暗香於鐵幹浸疎影於氷淵隱宓妃之螺黛快袁安之晝眠杖健筇之斑駁跨短蹇之連錢或躡尋梅之蹤或刺訪戴之船川含輝而斂媚莽霧咽而烟蠲纖燩施而鵔鸃隆微矰出而駕鵝旋先擇內以命中信所發而應弦縱馳騁之所如鮮或蔽於目前若夫朝暉之猷霽兮仰長風而遠曳也菲芳錯其繁會兮氤氳闟麗而葘翁也翺翔容與以徘徊兮曠乎吞雲夢而胸無芥蔕也至於返景之西頹兮素輦便娟而來也凝氷鏡以燭微兮脫圓靈于珠胎也酌吳湘之醇酎兮漲葡萄之綠醅也響花龕之木魚兮

遊閶闔之玉臺也俄而霏微徐注狂飆驟閒儼晨麈之虎賁類宵渡之鶚軍潛鱗駭波而聳鬐伏兕頡頏以湊氛少焉宿霧澄空晴嵐迅發治草笑嫣馴禽聲越扶輿暢而風生波縠縈而鷗沒落高士之危冠襯仙姬之錦襪呦呦乎鹿羣軒軒乎雉舉皓皓乎下鵠瞥瞥乎騰鱮猿狖嘯乎髡松鼯鼯趲乎別嶼蓋茲山之景物亦繽紛而難紀協四氣以化遷革朝昏於睥睨大約峰者峭屼谷者宏通宕者崛崎巖者玲瓏渚者伏雌岫者跨虹洞者懿漫淵者淵泓或谽谺而集業亦淫鬻以參差草應風而披靡香肸蠁以陸

離納精景以自澤瞬暫轉而輒迷跋灝氣於埃壒匪凡目之能窺感白公之芳躅兮誰剡蘚而重標採黃冠之遺藥兮將瘖瘵之是療殫敷陳之靡罄兮束款款而無已灑神明於墨瀋兮引遐情於萬里

亂曰質之厚兮產也良汲其滐兮餐其英時鳳鳥之來兮聽其鳴於朝陽

西征賦

張磁州學使試甞戊寅長夏

我
皇上之御極方三十有六年既平西塞崇祀告功頒　赦
賜復以喻天下臣頌於朝民歌於野艸莽芥臣倍萬恒情
罔知蒙昧敢賦鴻勛臣聞氣秋典殺令春資生舒而莫歛
歲事無成專德弛刑厥治弗平故羲軒之至德未克廢乎
五兵極雍熙於唐虞亦誅殛而後行蓋作威所以濟作福
之窮而取亂乃以懲倡亂之情也惟我
皇之仁聖亶天縱之聰明聲靈奪耀於日月覆載等量于乾

坤有莫涯之版宇無不樂之黎氓曩三醜之跳梁既穢除
而祲熄方逆夏之跋扈屠鯨鯢如芥拾良緣　睿慮充周
神機淵密信勇庸謀心推腹置兵要制於事先武備修於
平日故殲渠而市不更廛殪梟而血無漂杵輕繳施而高
鳥墜鋒鉤縣而淵魚取也數年之間萬里之外荒滋天游
窮陬春靄是以扶桑琉球暹羅女嵩涬泥蘊祿重譯來通
率指順令修貢於東珠呈徑寸龜獻巨鐘其南則交址內
附爪哇外藩占古徵臘表上金牋奇珍異產輸慴不先大
國占風而秉朔小邦望雲以待宣璧琚欵而郵蔽犀象進
而驛聯爲紀厥西罔間遐隅遠拓流沙遙連月支赤斤哈
密于闐龜茲沐威戴德剖誠露私至於漠北噶匪屬編藴
門喀喇泰寧朶顏天方默得厕賓吐蕃徹朔之邊接我之
關罔或遲志靡敢抗顏蓋穆御不能轍其幅而夸父未獲
踵其山者矣逎茲叵魯特者忘覆幬之閎恢犯焞煌之斥
堠倚噶爾旦之頑兇佚喀爾喀而兵搆擅鼓惑其旁鄰妄
披猖而內寇陰萌覬覦中原之心顯肆克鹵倫河之鬭
天子愍彼桀驁慮防耕耨釋鯤鰤以海涵與梟鴟之天誘向
雖薄示以天討未忍遽絕其悔咎故一縱之於土喇河前

再寬之於招木多右撫鄂爾多斯之敗降咸脫縛釋囚以
從宥豈終嚾兇而不悛復敢衝關以馳騁於是
帝逎飾怒咨岳採謨　彤闈參秘　策府陳符簡稽六師徵
發萬騎金枝玉幹扈蹕前驅冏卿建路有司戒塗方叔鞠
旅蕭相督儲左王敏之善謀右張燾之握樞滿洲目怒而
眦裂蒙古攘臂以翹跔漢軍提戈以蠭起綠旗礪劍而橫
徂車嘽嘽兮雷路駟焞焞兮雲衢旆瑩瑩兮桂魄旃靡靡
兮魚須建干將之高戟稱鏌釾之利鋒魚服麗肅慎之矢
獅鑾攝烏號之弓靈曜清塵金精侍宿衛公驂乘王良登

軼徂越飛狐踰紫荆經寧武道雁門絶黃甫赴榆林三嫻習六合通明均優七變普會五成廼　命費師揚古汝欽分道并進長驅鼓行爭超乘以同仇咸淬鋒而召勝或出賀蘭之山或迫受降之城或列幕居胥之北或簇甲析連之陰人心厲于未鼓軍勢振於先聲壓封狼之重壁摧狡兎之深扃刃未接而勢崩若土列甫成而聲震如霆賊知螳背之莫當思鼠竄以潛形屏息戢翼纂旅宵征拂廬魚潰甌脫鹿奔期緩旦夕之誅苟延晷刻之命焉知龍韜之天造奚逃　廟算之淵深貙兕入迷嶺之綱豺貔投

盈川之穽車裂如瓦甲下若鱗髑髏蔽丘肝腦膏塵莫克當夫鳴鏑寧望返其隻輪哈密[illegible]傳其子以叩壘烏思藏慕乎義而歸誠彼既失項背之援我益破咽喉之藩遊軍掣其西腋先鋒擣其東屯如破竹之立解儆跳浪之狂翻至是噶爾旦乃識天網之難逭遂於穆塔台飲藥而就殞衆函首以希順部稽顙而求生允矣三軍之用命信乎一怒而安民溯自春以徂夏未踰時而胥平占太白之精斂兆沙漠之永清人怒總釋天象丕嘉班師下　詔振旅傳麻　六龍回於紫塞五壘靜乎黃沙慶戈鋋之戢抑騰轡

鼓之摻撾恩挾纊之久浹人雖役而忘家令取笠之不私律嚴壹而弗訟魄駭九塞之部風清萬里之笳紛壺漿之載路歸受俘於　文華於是議賞議封議告成功將燎薰於
上帝先有事乎　類宮殷禮肇稱肆類惟誠燔紫瘞薶廼及大蒸膋蕭椒奠七獻苾芬次望　六宗次徧　羣神敦報本而崇德尤追孝以薦馨此詎非曠古以來未有之盛典而自今以遠難嗣之休風也哉爾廼百職僉謀萬邦翕志
上　徽號以揚休昭　鴻名於奕禩惟

聖極而承謙益　功崇而引避罔俯順乎[illegible]衷獨屢懷夫民瘁未飢溺而先憂陟豐亨而若匱[illegible]　[illegible]役乎西陲次普弼其輿地輕解網之澤微爰　大赦而不議嘆民處于今茲何幸逢茲生長[illegible]宇宙於成周[illegible]太和之[illegible]溢自[illegible]虞而宋元成[illegible]當[illegible]儔匹允　神武[illegible]齊[illegible]匪[illegible]見而稱賞槲蘇淵之近[illegible]其萬而挂一於[illegible]
聖德靡聲臣智有窮撫膺悰悰欲已難終未暇[illegible]雅聊效歌風乃三躍九頓而獻歌曰
聖之至兮天所縱德瀰淪兮福來[illegible]　樂無極兮何能頌歌

既歆情無竭、音徐希歌賡發、乃又續而歌曰、
皇極建兮輿無垠同天老兮不算年、願億載兮爲
聖人之臣民

浮山飛瀑賦 壬辰臘月元夕前一日應張學使月課

浮山者皖屬桐城之勝區也其志曰自地視之如瀛自江視之如浮不峻不厲崟岩相屬其巖三百有五十而最著者三十有六其峰七十有二而惟大通之巖視諸勝爲尤勝以其有龍湫焉或曰天池也水則淵澄無或涸溢隆冬乃少靳焉其溜而屈曲以噴也忽亂忽整忽小忽大忽疾忽徐蓋因風雨之寄踈急緩而變態遂於以不一爰爲之賦曰

蓋聞天地洩精川嶽貢異不神而工如位斯置窮野客之

幽探結髙人之冥契維此龍眠淮西要地天柱右屏峽關左蔽英六後枕樅陽前據阜陵岡隝崴磈崷崎巖阤谿谷谺呀陸夸亭皐廣衍林木郁菲登降曼延游歷離靡東曰浮山巒巙洞豁壁殿參差岩廊轇轕無澗不花無厂不閣無穴不穿無石不鑿無榦不森無籐不絡而大通之龍湫尤玆山之橐籥既蒸霧而流雲復垂簾以張幕挂千尺之玉鱗翔半天之素鶴日正齋而殷靁晝方永而霜飛駭七軍之訇磕儼萬冶之鑪錘傾龍宮之珠藏綴仙島之玉甤瞬息陰閉呼吸陽回霞絲絲兮幓纚金溶溶兮浪堆仰矯

首以遐矚兮目瞋眩而忽轉羌側耳以諦聽兮神旁唐而不返聲駢隱以洪紛兮色星熒而錯診俄而地軸翻天根剸六虬馳八鼇遺髣髴乎觸不周而頓頹依稀乎適君山之乍剗勢迅若吳淞之半江竊有意乎并州之快剪其於春也布濩洪澤洋溢屯膏沛滯滌汙蕩濟揚滂展洛妹之璚箔浣鮫女之冰綃醒潛螭而奮鰭撼蟄鱗以翀霄覆霞關以下鑰灌金谷而鳴簫洎乎夏也雨集川盈百泉驟漲激石踰阿洶涌突放砰磅瀫冽蜿蜒滉瀁游玉霓於峰晉墜渴鯨乎天上鼎沸兮會聖之堂雹掣兮伽藍之相朝駕

霧以穹窿暮隨風而澹宕霽則滈滈晦或漻漻甫沉沉而絕聲旋灝灝以山搖騰瑤雹於夔峽痕皓月以卜條秋則華嚴界空蓬壺香淨陸子岑釜張公慧定水帶爭明泉紳學佞汩汩淈淈礴礴瑩瑩泐巘衝湍劃坡飛磴既湁湁以拖縉亦涓涓而響磬撫虹井兮莫量枕蘿菴兮堪聽冬則淠沸聲微澎湃怒息漾漾渟渟澌澌泌泌沫不跳而安瀾科以盈而曲逝雲錦氷清石蓮玉碎獅洞呈龕檣山露寺蓋將斂其氾濫淫溢之神而一歸於寧謐也登茲山者窮其源可以識藏密之智鑑其流可以洪沛澤之仁洵皖封之靈宅允桐鄉之福庭武彝雁宕峨嵋桂林舉飛瀑之無奇成魯衛之弟兄茍羽翮之可騫亦何羨乎雲城盪心目之塵翳飲沆瀣之虛清甘醴潺湲而待酌仙源活潑以容斟恣嘯歌以永日超萬象乎寰瀛悟靈機於潋澈齊元冥而長生

潛嶽賦

蓋聞潛之為嶽也始則禪於元封繼乃媲乎岱嵩踞吳越之上游扼荊楚之要衝峙江淮而獨尊壓舒廬以稱雄論形勝實用武之區劃分野則界斗之中蓋一方之重鎮而二氣之鴻濛也哉請言其勝其東雪山磅礴類仁者之凝重恒艮定而為輔其西霍山巉峭肖壯夫之特立而獨行其踴躍至於潛山比拱而跂皖山南眺而頫似鬼斧之劈分儼神工之搘拄蓋登其巔則四支而循其麓則一土亾猶夫嵩山之有少室岱宗之有梁父若乃羣峰矗鬱巃嵸

崔巍睇迎真之鸞嘯盻朝陽之鶴歸杉檜翁其葰楙蘅蓀郁其芳菲翻應風之實葉猗簇露之柔薇雨點飛來之黛雲顏司命之暉三台排青而延佇石樓叠翠以岏㟪積英幡纚夆條振棵珊瑚駁犖珷玞琳瑯澄風佇芳以徐蕤飛泉涌溜而忽湠香爐畫靄氤氳而侍玉書之降玉鏡朝明灼爍而催毛女之妝倚劍而星流霜翦排倚而鳳舞麟翔招皖伯以容與歆萬壽而倘佯吸天池之淨液揮石函之祥光纖草承英於九畹建木滅景於千章凌雪尖而濯襟罣霞盆以飛觴炯溶溶而張蒂鐘沉沉而出堂於是崖縣嶺接柏著松冷空翠峰凝蔚藍天耿尾白鹿之幽蹤形雪珠之皓影柯爛趙公之局砂迸金仙之井豁煩胸之故戀覺迷途之新警芍落英之可餐何塵紲之能箝爾迺尋源穿竅躡虛陟巔捫陰巖而股慄席崇臺以坐遷登降異趣晦顯殊妍跬步之內轉瞬之間儼脫遺乎塵垢而嘯傲乎雲天牽樛木之蘿帶撫縣磴之苔錢履重險而若夸攬飛筮以為緣若夫金雞碧獅朱桃蒼鶴仙女逍遙羽人譆𧫞帝子朝真龍孫焙葯風歎叡以怒踴雲卷舒而約綽茶戴霧而旗槍競戰瀑垂簾而珠璣互躍徑曲屈以修通步猶

夸而盤躞或支筇於蓮子或印屐乎香泥或聽趂月之經或吟飛劍之詩或冥心而寄遠或觸景以搜奇渺渺兮照陽之懷曠曠兮高奔之思四臺千仞十洞萬達巖工截嶭徑擅逦透綴樸坡以珍木寶虛谷以柔荑百舌獻訣於客葉黃鸝鮮語於高枝垂[illegible]練而帶遠皦日烱晃以依遲朱櫥晻隨丹柰輕颸甘棠陰蔚淵卉陸離扶踈駁還羅列葳蕤娉娉嫋嫋曄曄猗猗香接風而襲袖石伏卉以鉤衣颸含風之軟葛藉避日之芳蘅思駕斜而雲舉排閶闔以嗷詗既而威聚福涯徙倚雲外纓濯煩疏控虹守霆迴瑤

池以涉波酌清漣而滌腥狎游鱗之喋唼瞻奮翼之嫥嫥悵通仙之逕集聊萬舞而擯蹌夭七星益是嶽與雲擬仰際神舉俯眎飛動珍奇烟霞恣肆峰嵒崛以排攢巑嶔岑而嶴巚崖陰幽兮嵯峨洞玲瓏兮淵邃行摩天橫之參翌挹沆瀣之氣源窈窕而霞縷烟數窈靜深而藻縈荇緻聳若擭擗倪若垂翅凸者嵌磈凹者儇媚動也偏反息焉沉酣允靈仙之紫府實伽藍之金地時麗春而自韶景先夏以貢雕秋冬從神而變態陰晴稱目以分標靡晨夕之不宜聽風月之都嫽感取携之不盡懼時序之蹉跎悟廣大

之生物歎亭毒之委和情紆軫而無極信狂歌之那何譜曰目千里兮景前敞憩高旻兮擄杞憂頹移嶽兮砥狂流歸東南兮鞏皇州再歌曰靈神邈兮重雲垓憑風語兮笼無媒周帝工兮凌瑤臺彼偓佺兮安在哉歌卒撫覽況翫徘徊永歎昂首抗音起而為亂

亂曰天作高山關自周兮皖伯啟疆鎮茲邛兮越秦及漢肇封禪兮至德不德武之誕兮副衡以灊佐君以臣兮丕丕顯承祝融之靈兮維淮以南民具瞻兮朝陽夕陰愛憎遷兮可望可即不可測兮毓秀者誰時其出兮

小孤山賦

小孤山者蓋九江以東之一砥柱也西屏皖水南障松滋勢峻以凝體方而特其始也亭然峙乎江北而今乃屹焉立於波心蓋考厥析於成化之甲辰遂陰其稱為海門之鎖鑰旁無贅阜側鮮支峰峭石巑斑遠若芙蕖蘸水輕嵐雨濯近如菡萏凌波山之拱而翼者曰馬當磯之俯而羅者曰彭浪既互蟠而龍嶷復曲阻以參差其巔則玉宇瓊宮臨清虛於萬仞其麓則琪葩珠樹挹神秀以千尋自能遺世幽棲鳥足冥搜遠寄爰承授簡敢不抽毫

賦曰維天塹之東兮限坤輿於南服厥有孤山矗波挺出拔兩大之精英狀一方之隕幅扼三吳之咽喉開六皖之門戶峻極天徽聳維地軸叩帝閽兮目成覽神州兮掌撫揖匡廬而把臂攀霍嶽以齊肩薄青雲而上交僊華蓋以高騫苟絕巘之可居更何羨乎偓佺紫荊響石銅鈴金埒龍溪甫澗芙蓉鳳凰凡茲仙田之勝蹟寧不拔萃而擢秀但一塊於孤山何異乎秋旻之視培塿況乎九江渦滙五澤紆縈波濤漩澌瀰漾泓澄兮航鼓檝龍躍鯨騰或如六鰲之沃日或如雙蛟之蕩雲紛如金醴之飛涝或如霞蔚

之漲溟爾乃躋危巒盤曲嶠[illegible]巔森烟波淼儼參井之可
捫蹲蟾蜍而非杳依稀乎陟沅湘之洞庭髣髴焉凌姑蘇
之縹緲方夫青陽布令玉衡彩暉溪烟冪柳山雪雕梅草
分岑而旋旖翕遝木以徘佪振金策於千仞之上飛玉舄
於九折之隈則寧止乎契誠元冥蓋不啻夫潦倒蓬萊遠
紅瘦鵠悽綠肥鶯滑齒漱箕泉夢沉華峽奚避暑以跳煩
不踏冰而忘夏試御風於雪崕更何事乎餔糟於河朔暨
金風鳴岫玉露催桐鴈鴻賓集砧杵朋從峯倚雲而彌峭
木醉霜以益容登茲山也領高空之爽颯訪淮南於桂叢

餐少英之芳潔追彭澤之幽蹤乃蒼雲幕同嚴風曉別陽
稗陰堅烏鞜兔歇鳳炭寒漆龍銅凍咽樹非紅而畫春山
無月而長白登茲山也盟歲寒於長松凜不凋之晚節歆
釣叟之吟簑憫征夫之卧鐵蓋四序之推遷靡窮而山亦
變態乎莫測也於以睇九陔瞰八區馭駭逸之翔虬挾奔
流之居蟠扃踞龍蟠景六朝之帝業石鐘彭蠡閱百戰之
雄圖盪胸浩浩怡眸于于樂乎未也維山之生四德具備
曰仁曰義曰禮曰智艮止安敦孤標特立靜絕跛容動躍
滯迹感大造之垂型媿藐躬之靡匹幸江瀾之宴清快登
臨而莫逆爰摛藻以挾華延仁風於奕禩於戲猗與亭毒
之奇翹瞻瞋盼載賡亂辭
亂曰天之高矣不可階躋茲閣閭吾將排窮搜萬象括胷
懷包羅五岳兼八閡一柱直砥狂瀾回徼茲山兮其焉歸

式馨堂文集二卷目次

三南魯之裕亮儕著

論

趣陶園集卷之二

三南魯之裕亮儕著

論

易論

伏羲之易使人見造化焉玩之知消長矣文周之易使人見吉凶焉占之知趨避矣孔子之易使人見理道焉學之知變化矣或曰變化難知予曰貴行不貴知故能語能默能仕能隱能動能靜能屈能伸君子謂之知易

河圖洛書論

昔圖書之應庖犧伯禹而出也蓋天地之精之蘊久而欲洩特假之龜龍以昭其理而與人心相印合焉者也吾心之理出而証之於圖書而各得其蘊則圖也書也筌蹄視之焉可也而漢宋諸儒譊譊乎以其象方圓數多寡而互異同之此以文徵彼以獻據圖書判而理於是乎岐矣夫象可岐也數可岐也理則何可判乎哉何也象之有左右與中之戴也履也肩也足也數之有自一而九與自一而十也象也而究之非象也數也而究之非數也理之形而象析而數之也何也象數則可增可損理故無有增損之者也知其為理之不可以增損而象數之迹舉可渾而化之矣是故方圓之相表裏也多寡之相經緯也先後天之母子相生也縱之橫之而異可以同也奇之耦之而同可以異也崇而效而無之非圖也卑而法而無之非書也不會其理而徒執跡以求曰其圓也天之苞也其方也地之符也圖之篇未嘗無九書之篇未嘗無六也此大衍之所以衍洪範之所以範太乙九宮之所以推太極兩儀四象八卦之所以動靜吉凶貞悔也此青城隱君之所以授受

希夷种放穆修之所以神明而且班固楊雄鄭元孔安國劉向父子之所以配合堯夫端明元定晦菴明道兄弟之所以指陳也是何以異於繩雞卜兔占者而律以違著龜之訓也則又何以異夫道上察而必仰而睇夫鳶道下察而必俯而矚夫淵也哉

詩小序論

小序之有功於詩而爲說詩者之不可廢也文獻通考辨之力矣特其詆毀太過祖朱子者雖心是之而不能不議其筆舌之利也愚謂學者權古而有所考正貴乎平其心和其氣以反覆折衷於至當毋爲取快一時之口頰期人莫或嬰其鋒何也吾人生往昔聖賢千百餘年之後中間諸儒之論說又不獲盡見而憑依之欲於此特立一家言以定其是非微論其無以服所論者之心即吾之所持以抵夫人之隙者果能自信其爲折衷至是乎是亦何以異於聽訟者不庭鞫甲乙而惟就夫一人之詞以批决其曲直而曰吾無愧於明允也人之從而議其後者紛如矣若夫確有所據而權其得失則又無取乎爲岐翔之說以貽誤後人要之必博採衆論剪裁貫穿盡彼家之說而實不可以通然後得起而駁正文獻通考之言曰作詩之人可考其意可尋則夫子錄之其人不可考其意不可尋則夫子删之於其可知者雖比興深遠詞旨迂晦者亦所不廢於其所不知者雖直陳其事義意明白者亦不果錄於其可知者雖詞意流佚不能不類於狹邪亦所不删於其所不可知者雖詞意莊重一出於義理亦不果錄夫子删錄之心果如是乎否乎欲抵人隙而顧自開其隙以授人抵也又可惑乎祖朱子者之唇之反也至其所辨小序之不可廢則學者之所不可不聞知者也安得以其詆毀吾朱子而遂高閣其說而塵之

周禮儀禮論

文武周召治天下之實政莫備於周禮一書世僅以為古者文物法制聲名度數之詳具是焉則小之乎視此籍也已蓋昔聖人之治天下也不啻若祖父之於其子孫凡民少者授其田而老則收之又從而以鄉遂之官視田業肥瘠食指衆寡為之區畫而均平之民有貨財盈則斂之乏則散之不足不給者補助之且以泉府之官賒貸而博濟之養民如是其周矣而後以司徒率鄉大夫州長以至於閭胥比長自遂大夫縣正以至於里宰鄰長歲終歲正

四時孟冬皆徵召其民考其德藝糾其過惡而加以勸懲焉至於司馬之任軍有將師有帥卒有長四時仲月又有振旅治兵茇舍大閱之法行禁令而殊其誅賞教之又如此其委悉纖盡也蓋君卿上下日皇皇焉勞其身以益民無寧晷矣夫何嘗有尊己求安之私計介於其隱哉世儒往往謂其官冗事煩行之徒厲人而階亂反不如後世之簡易濶畧便民者不知民之利便與否視乎其上耳上之予人者而果其視民如子視民事如家事則民之利病皆其所切膚而不容旦夕緩者將見知之無不行行之無不力法雖繁而民不病其繁且日望其繁而恒慮其不繁無以周悉吾情也若夫傳舍視官者亦即必路人視民凡一切發號施令舉受成於吏手民之情僞膜不聞知間有知者而亦未必其果行間有行者而亦未必其果力縱有有識者從其旁鼓之而彼且曰民之失養非自吾而失之民之失教亦非吾之失之也於是乎治道去太甚之言遂為後世經國庇民之寶訓矣嗚乎誰或讀周禮而慨然思以易天下者哉若夫儀禮之曲折詳盡寓精義於奇辭奥句之中不惟欲人之善其生也尤欲人之善其死不惟辨等

威於冠婚朝聘鄉射也尤嚴其辨於喪祭所謂周禮為本聖人體之儀禮為末聖人履之者更誰為之別其前後等其重輕而以之範我身家漸推及於天下也哉然則禮之為經也顧獨可為儒生口耳之誦習已乎吾恐以三大壞禮責之劉歆蘇綽王安石者彼三人有知將必不肯俯首而息其喙也已

爾雅論

世傳爾雅釋詁爲周公之書謂周公制禮以道天下因復作爾雅以發其義裕嘗覽晉弘農太守郭璞所撰爾雅註究未嘗言作者何人但曰興於中古隆於漢代而已夫爾雅果作於周公郭璞之世去古未遠寧遽無所傳聞而槩而名曰中古耶及觀魏張揖所採蒼雅遺文而撰爲書曰廣雅乃言爾雅實出周公手其餘俗所傳三篇則仲尼所增而子夏復益之者也或曰否是叔孫通之所補也或又曰非然也沛縣梁文之所考者也然皆無所據而不敢明

其爲孰是但按漢藝文志則以爾雅附孝經而經籍志又以爾雅附論語夫孝經論語皆孔氏之書也而附以爾雅必當時傳聞以爲仲尼子夏增益者其附之非無謂也至唐文宗時石刻十三經而爾雅在焉非以周公仲尼之書而然耶洎攷宋四庫書目又以爾雅冠小學之首蓋以其說文解字類小學耳夫隋唐以來科目取士爾雅之書不課於舉子由是寢廢裕則以爲學者而誠有志乎古雖其間一名一物一象一數之微猶必窮耳目以泝其源流備參觀焉而況此之古藻煥而訓詁詳者乎是故唐太宗之特歎賞乎曹憲也直以其熟是故也迨宋陸佃有埤雅之撰斯鳥獸蟲魚草木名物無或有遁情者矣明末吾皖方密之先生著通雅而其攷益備蓋以較之楊氏方言其裨可什伯矣裕竊以爲古者八歲入小學周官保氏掌養國子敎之六書蓋古昔之制書必同文有不知者則寧闕而問諸故老此書之晰於故老何如者而顧不一問之歟孔子之言曰爲博奕猶賢乎已誠惡夫已者之難也然則於爾雅而爲之也不且較賢於博奕乎哉

滿漢字音論

我朝之制以進士與詞林選者年四十五歲以前必使習國書而四十五歲以後者免焉良以其舌本因年而鵠不能强之圓捷也予雖不與其習而嘗耳目乎其間徐乃悟夫中外文字聲音之不同無他左與右之别也偏與正之分也音與字之異也而且有横與直之判也口與耳之殊也聲與音之岐也何也滿書之文左旋而其行則條而向右漢書之文右旋而其行則條而向左漢之書正而錯之以成形者也滿之書偏而纏之以爲體者也漢以一字主

一音滿以一字貫數音漢書自上而下相聯以屬辭而滿之外若喇嘛若回狥若西番等國則左旋横繞以層盤疊綴而爲始終焉其相爲授受也滿以耳漢以目耳貴聰非聰無續也目貴明非明易訛也故漢書以詳勝詳乃該之而靡遺滿書以簡勝如譜曲者然雖有書特以標其畧焉耳故漢書之讀别在聲就聲而借之有轉註假借之術以通其所窮滿書之讀别在音即音而傳之愈屈曲愈圓轉而愈不可以窮蓋聲有盡而音無方故無字之音恒多也然漢學者之辨扵字必晰其點畫至扵音則彼此互異弗較也滿學者之辨扵音務研其清濁至扵字則體勢小差弗計也故漢有不可勝記之字滿有不可勝誦之音漢字以變化神其奇滿音以圓捷靈其妙是以切韻之學漢之不識其起例者甚多而滿則自然而合之無他源流近而舌音習焉耳

選兵論

余嘗有事於四方而見今督撫提鎮之選補兵目者輙竊長太息曰此承平忘戰之所爲也夫或問之曰有說乎曰有夫兵也者儲以備攻守戰陣之用者也非徒以壯督撫提鎮之觀而已也乃茲唯軀幹魁梧面宇明皙手足輕颺者是擇其有進而衡其力之弱與强按其藝之優與劣者即曰精選矣彼烏知夫魁梧之不便於疾趨明皙者之多出於驕滑輕颺者之工巧於規避乎即力强而藝優者倉皇之頃往往以驚懼而莫知其所措蓋余之閱於是也

自幼而然矣然則選之將如何曰兵貴膽不貴其皮其肉也兵貴樸不貴其伶其俐也兵貴福不貴其黠其暴也兵貴能勞能苦不貴其言語委婉步趨周折也何也膽壯則無畏無畏乃可以臨敵性樸則守法守法乃可以訓戢相有福則其精神常足可以久用不衰雖有時不幸而置之死地而能轉敗以爲功兵能勞則奉命能苦則無怨言奉命無怨而後可以收臂指之效雖然是猶選以人者也不足以盡選兵之道蓋選兵莫善於選器必明於選器而選兵之道乃盡焉蓋人之生也自二十以至四十者爲壯過此則血氣不能不衰矣就此壯者而論之其中長短大小弱强之不同勢不能齊而一之也故其用器也各有所宜焉得其宜而後用之無不利大約目睛灼而猿臂鵠立者宜弓箭身材短小精悍者宜籐牌滚刀其殺氣蘊結於中而有時勃發於面者宜腰刀手鎗至於排鎗大刀擋木撓鈎之用則必老[illegible]有力者任之苟少年健兒筋力未定而使習其藝則未幾而乏矣潰矣長大豐偉者而使習圓徑二尺之牌握短刀跪伏委曲伸縮進退以出沒於鋒鏑之間其將能耶是故選兵要矣授之器而時以習之尤不可不精而辨之也知必於此乎精以辨之者而後可與語鍊兵之道

8 在熟而已論

學之中有化境焉、學焉而至、學焉而猝莫至之者也、其道猶耕然、耕者之志期於穫、不穫不止也、學者之詣期於化不化不止也、雖然、穫與化可期、穫與化不遽遂所期也、氣融候至、則因時利用、而從容自然、無為而運焉已、昔者張子論化不可為、而曰在熟而已、夫熟豈一朝夕之故哉、候不至則質生其為氣也未融、則所養弗純、而其用之也、匪時則不能以盡利、曾是善學者、而良農之弗逮乎、豈惟農、庖丁之治餁也、其美則備之鹽梅、耕並以濟所不足、而於是滋之以洌泉、而於是薰之以嘉薪、其香升矣、猶懼未旨也、浸灌溫焞、以俟其氣融而候至、夫乃薦之鉶登神格焉、旅之賓筵人享焉、蓋莫知其何以腴乎口、果乎腹、而並化乎甘旨鹽梅之味也、熟故也、君子之於道也、真知其在已無偽、而力以據之、積之久而暢然矣、彌滿布濩天下咸仰其文明、德盛業崇、無復欿然其迹也、優焉游焉、至於周萬物而不思、履萬變而不勞、健順之德其德也、臨照之明其明也、陰陽之序吉凶之機、皆其序其機也、求之以方而無所、測之以體而無形、而其要無他、存乎候之至而已、氣之

融而已、候至氣融、則因時利用、而從容自然、無為而運焉耳矣、是故學焉而期於化、必若耕之勿使輟也、若長之不可助也、至於日至之時、未有不熟者也、而不善學者、水火之功未濟而嗜食焉、雖有兼味、不以順吾生也已、

澹潔可方盧陵、而體勘熟字境地功候、尤非淺學人所能問津也 原評

○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静

兩大之間有聖人蓋首出庶物以盡性而握乎萬化之原者也蓋人雖皆備乎太極陰陽之理而氣質不能以不偏有所通者不能無所蔽有所全者不能無所虧自非聖人於天下所固有而同然者示之以不易之程操之於無欲之宰則夫形生神發善惡既分而後勢將日紛紜交錯而不可以終窮旨哉周子之闡太極也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静請得而申論之今夫人之生也同本乎無極之真同受乎二五之精同居乎成男成女之列則中正仁

義皆其所固有者也豈待聖人而後定之哉且夫静也者動之對也非太極之全體也中也仁也陽也動之屬也五行之木火四時之春夏也正也義也陰也静之屬也五行之金水四時之秋冬也今聖人而必以静為主焉是將以陰為陽主正與義為中與仁之主而於五行則主乎金水四時則主乎秋冬矣豈通論哉不知天地惟有陰陽也品彙斯以有善惡品彙既有善惡也習尚遂以有遷移於是乎中者不中矣不中則失乎禮之本然矣正者不正矣不正則失乎智之本然矣而且仁者不仁義者不義矣不仁不義並失乎長人利物之本然矣聖人是以精察而一守之定之以中俾喜怒哀樂不偏焉定之以正俾貌言視聽不陂焉定之以仁與義俾民彝物則禮樂刑政咸恩明而誼美焉然而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生乎動而究非始於動者也是故事物未形而聖人之謹其心者愈斂而愈密睹聞未接而聖人之基其命者愈藏而愈深静固静也動亦静也體固静也用亦無乎不静也時而從乎其感而中也仁也太極之陽舒也從乎其寂而正也義也太極之陰慘也建者中焉表者正焉仁之至而義之盡焉陰陽合德

動静無端則聖人之所為定者殆聖人執中之道也乎聖人之所為主者殆聖人致中之學也乎

道理熟則振筆疾書自有官止神行之妙又恰是論體以是知大才人未嘗不軌於法也

式馨堂文集三卷目次

三南魯之裕亮儕著

策

趣陶園集卷之三

三南魯之裕亮儕著

策

屯田

有國不可以無兵有兵不可以無食兵也者國之威也食也者兵之命也兵期於精不精則羸其食矣食期於足不足則餒其兵矣精之奈何操是也足之奈何屯是也我
朝定鼎操兵之術蓋已折衷乎前古後今而至於我
皇上御極以來則尤研鍊之無不精該貫之無不備雖起孫吳諸哲於茲日鮮有能或增其美者矣唯於屯田之務則僅行於畿輔邊而餘省尚若姑置者裕竊以為屯田者足食之上計謀　國之出於萬全焉者也蓋嘗考諸成周之世比閭而卒伍具焉耒耜而干戈屬焉民之所蓄莫非兵之所食固不必仰資於漕運民輸而後士無虞於飢色矣漢初文帝募民耕塞下武帝遣戰士屯西域厥後漸以校尉將卒屯渠黎戊巳校尉屯車師唐則因軍府以營天下之田凡九百九十有二而諸葛之屯渭水羊祜之屯荊州任峻之屯許下隋人之屯河西其所以戰則克守則固者

有屯田以足乎兵食也嗣是而張公謹之屯代郡也趙充國之屯金城也郭子儀之躬耕百畝以爲倡婁師德之身衣皮袴以先士卒也皆即其所部之兵以屯也宋初置屯田務於唐鄧襄三州雜置營田使於河北東西路則以民爲之者矣王守斌調兵卒屯河北耿望調丁夫田襄陽是又兼兵與民而屯之至於南渡韓世忠田金陵岳飛田鄧州王之奇田兩淮吳玠田梁洋當時官庄四十有三耕田二百二十五頃官得粟萬九千九百九十八石建康官庄三十九耕田一百八十四頃官得粟二千五百二十石此

其明效大驗夫固彰彰可考者屯田洵足兵之上計謀國之出於萬全者哉然而內地之屯與邊異外省之屯與畿異邊之屯也任諸將內地之屯也任諸守與令畿之屯也戒旗人而治其僞外省之屯也勸荒募墾而務薄其征

問易之爲書廣大悉備辭占象變各有攸歸乃自康成以前多言象數迨乎輔嗣而後止及人事名理豈潔淨精微其教固然歟抑所謂易以道陰陽者又何說也紫陽夫子專釋象占似乎即數以明理然於數學亦不能盡如往古豈漢儒專門之業既亡而無僅存者與其軼無乃時時見於他說而學者顧弗之深考也宋儒惟漢上朱氏以象數名家然又牽引楊氏太玄以入之其果合於聖人否也易數用九用六而玄之數尚九邵子復以四乘之以爲是易數也其然豈其然歟願聞至論用解夙疑

蓋聞覺世之道莫先於明心而明心之道莫先於知易昔者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生變化使夫人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無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利用出入民咸賴之而耒耜佃漁交易各得其所則垂衣裳而天下治矣孔子而後商瞿子木受之六傳至田何丁寬而施孟梁丘之學欻然熾焉迨焦贛以災異著費直以彖象名判爲三家戶樹幟而人樹舌紛紛焉牛毛繭絲不勝角矣未幾田焦薪熄費氏獨炎鄭康成註易僅以文言說卦序卦雜卦四篇特傳洎王輔嗣爲費氏註

孔頴達等爰復爲之正義而古十篇之易於是乎亾嗟乎魏晉清談之禍實倡之乎弼矣范甯浮弼罪於桀紂豈激論哉夫易有聖人之道四辭也所以言者也變也所以動者也象也所以制器焉者也占也所以卜筮焉者也故夫子曰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僞繫辭焉以盡其言變而通之以盡利蓋四者缺一焉不足以盡神顧擯其三式其一曰吾理也吾數也將羲文周孔四聖人之心傳其不終於滋盲者之捫燭而揣籥也幾何哉嗚呼天不生朱子則圖書經緯之藏奇耦象數之秘陰陽消息之機揲蓍求卦

之法愈分愈岐愈辯愈晦生其後者將奚所適從也哉雖其所得於數者未盡符乎往古然乾馬坤牛乾首坤腹之類即在說卦亦不盡與爻詞符合矣試觀艮男兌女之相感也鶴秋雞旦之中孚也即卦而象其情者也而剝之言宅言牀言廬漸九三之言婦孕九五之言三歲不孕則取象於其形矣且乾之爲馬本象也而坎與震得其畫亦言馬坤之爲牛本象也而離得其畫亦言牛是又取象於陰陽而互顯其名與義然則書固不盡於言也言固不盡於意也神而明之存乎人焉者也而豈必斤斤焉守漢儒之

臆說以專家也哉夫漢儒綱羅百家收拾遺文以爲後儒地猶夫陳勝吳廣揭竿斬木以待漢王固不可盡沒其功然泥術數而弗達夫融通之理流虛寂而弗得夫中正之歸雖其軼而存者亦時時見於他說然擇焉不精語焉不詳徃徃鈎深索隱爲之存什一於千百亦何與於明心覺世之道也哉即漢上朱震以象數名家而所爲集傳易圖叢說凡皆捃摭前說以成書而其不可訓者牽引太玄以三方九州七十二部八十一家凡四重而爲一首分主晝夜以應三百六旬有六日之度始於中終於養其間氣候星

辰錯序繫贊有氣也而無朔有日星也而無歲月豈理也哉即其所謂屯正於丑蒙正於寅者似爲近之而又未能自暢其左行右行之旨徒以元首準彖贊準爻測準象文準文言攡瑩棿告準象詞數準說卦衝準序卦錯準雜卦其於易也規規然擬之勤矣而究與聖人之精義入神以致用利用安身以崇德無思無爲而殊塗同歸百慮一致者其相畔也不亦遠乎即其參三而尚九也不若邵子之以四乘矣蓋以四乘九則陽數之三十有六是也以四乘六則陰數之二十有四是也何也當夫陰交於陽而乾兌

生是之謂太陽太陰陽交於陰而離震生是之謂少陽少
陰是四者根乎陽之儀者也天也柔交於剛而坎巽生是
之謂少剛少柔剛交於柔而艮坤生是之謂太剛太柔是
四者根乎陰之儀者也地也而其爲用也則震兌坎離位
乎正乾坤艮巽位乎隅用者用而不用者不用也由是也
元會運世以四而乘乎古今東西朔南以四而乘乎方隅
春夏秋冬以四而乘乎時序皇帝王霸以四而乘乎世運
凡天下之故日月星辰水火土石莫不以四乘之而窮極
其精微變化而天德王道盡於斯矣易數之能事於是乎

畢矣學者而苟其有志於此則朱子之啓蒙本義邵子之
皇極經世具在也爲之極深研幾以觀其會通觸類引伸
以窮其變化窺之於渾浩之初而易在焉察之於日用行
習而易以昭索之天地之季而易不可以叩以萬物之情
而不漏測之以鬼神之狀而不違證之乎六經之中而無
或相悖則用舍從違自不迷於吉凶悔吝之途而能語能
默能顯能藏能動能靜能屈能伸其於易也殆庶幾乎夫
知易也如是而以曰明心心有不明焉者乎以曰覺世世
有不覺焉者乎

問嬴政焚書易獨不燬其爲全經固無疑矣然儒者於夫子
十翼之文頗有異論何也廣八卦象或疑其僞以爲遠近
取類未免瑣碎又畧而未備聖人制作殊不應爾然考元
公繫辭乘馬必互坎震翰音全寄巽爻則似於此文有相
發明者且左氏春秋所載爲王爲帛爲母爲足爲雷爲火
當時占驗悉出於此豈史氏本有舊文而夫子畧述其凡
歟抑史氏之所未及者夫子又廣之也乾剛坤柔一篇對
待雜舉似乎無謂然考左氏辛廖之占曰屯固比入又若
與此義例相合何與穆姜占艮之八史氏舉隨之義以對

所謂五爻變則占之卦彖辭矣而杜元凱以爲用八爲連
山歸藏筮法又何也夫抱著問易君子之所有事也其推
言之勿漏勿鑿（海寧楊苗木夫子月課太湖縣學第一等第一名）
聖人之易聖人之神也妙萬物而言者也彌綸於天地研
幾於陰陽而開物成務以胥天下之道志於是通業於是
定疑於是斷蓋精莫精於此矣變莫變於此矣庖犧既畫
而後帝歷五王閱三莫不以之神明其德而前民用蓋連
山不自肇於夏歸藏不自肇於殷而周易不自肇於文也
肇於文父子者僅卦爻之辭特題周以別於夏殷亦猶周

禮周官之標於本代耳然當時之用專在卜筮故秦火六經而易得免於厄雖免焉是固有軼之者矣漢興至於宣帝河内女子發老屋而得說卦三篇此諸儒之喙所以嚣然不靖於廣象即至宋歐陽永叔而猶謂文言爲不足信其不信無他特以元者四語先見諸穆姜之筮而遂謂史氏或有舊文似非孔子之作夫亦思是四語也其精微廣大何如者而彼耄姣之婦顧能及此耶在儒生之言曰吾所以僞之者僞其瑣也夫瑣也而僞之吾不謂其非是也而抑知卜筮之事何事乎取象之道何道乎是蓋聖人見

天下之賾而擬諸形容示天下以變通趨時而盡利者也而何厭於瑣如曰瑣也則元公之繫爻詞何以震坎皆互乘馬巽爻全寄翰音也不寧惟是咸之象曰拇曰腓曰股曰脢曰輔頰舌漸之象曰鴻中孚之象曰豚魚曰鳴鶴曰翰音是元公固已瑣瑣焉先夫子而相其物宜示民不倦矣豈爻辭而亦非元公之所繫者歟不然於元公則信之於孔子則疑之抑獨何歟且非但爻辭然也稽之左氏春秋其爲卜也四十有一凡皆徵諸廣象以斷其吉凶將以爲有舊文耶則今不可考矣將以爲無耶則何史氏之所

筮者多出於孔子之前而適有合焉如此嗟乎好學深思之士往往於古昔無徵之事必遡其微文以意逆之尚論其世其人而斷之於理如左氏言則生決以爲竊拾聖人之緒論而附會填入之者也何以明其然也即在穆姜以婦人也而與於亂無道甚矣苟其知言曰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尚豈其棄位而姣而作而害其身乎故即一穆姜而他可知矣而顧以其竊拾填入之詞疑聖作也可乎哉乃若乾剛坤柔比樂師憂之對待而雜舉也夫子蓋以文王之序卦有先後

不易之宜則亦有彼此反對之義是故屯固比入之占辛廖以震爲上車從馬而卜畢萬之合而能固安而能殺誠不判於對待雜舉之義側而畫之反者義即從而反之也故進若不必遂其進昧者不必終於昧福適然而至禍偶然而生一見一伏一益一損一通一困莫不反對焉以著其義也至於穆姜筮得八而史則曰艮之隨夫卦德動而悅易於不正而有咎夫不正則隨伏艮巽而蠱生矣而象曰無咎旨甚深焉苟無四德豈隨也哉而杜元凱乃以用八爲連山歸藏之法夫筮之爲道也五爻皆變則占之卦

不變之爻今五爻變而之隨史氏宜舉隨六二以對也而諱其小子失夫之義謾舉隨之彖焉烏知夫六與二而爲八是艮之六二即穆姜之占八也豈得謂之用八哉辛廖既謬舉于前元凱復附和於後蓋兩失之矣即云連山之首艮也歸藏之首坤也亦僅見於周禮太卜之說自漢而後遁及於隨其志固已無之而二書又出於隋晉之間其爲劉炫之贋作無疑况北史固明言之矣文獻通考亦深譏之矣而楊子太玄取連山元嵩元包司馬潛虛取歸藏是亦諸子好奇之過究非有見於居而安樂而玩者之果

足以周萬物而濟天下也夫不知聖人之所以周萬物而濟天下者而徒一儹十起於分掛揲扐之中一辨十難於彖象爻詞之內此曰傳爽彼曰襲謬此也衷甲彼也操戈是易幸而不亾於嬴政之火不幸而亡於儒生之喙也然則儒生之喙之禍經也較烈於秦火矣哉

問六經

六經者吾儒之布帛菽粟也人一日無布帛菽粟則不可以日不可以日則必從而市之且必從布帛菽粟所自出之土市之而爲之辨其美惡焉爲之廉其貴賤焉爲之酌其遠近盈絀以時消息焉而於經則否曰帖括之資弗爾也此經學之所以大晦於玆也士也鄙何明問之辱然竊嘗有習聞矣因是以請正焉可乎夫六經首易而易自孔子授橋庇子庸後六傳至田何輙一變爲施孟梁丘災祥符應之學未幾而京房以其師焦贛之術顯於時降至於

魏則王弼本費直彖象文言釋經之意註易而悉掃從前之說天下宗之然易有聖人之道四辭也占也象也變也弼去三而存一焉缺如矣又况其所存者僅莊老之辭則並四者而皆蔑之矣流而禍晉以清談弼之罪可勝誅耶宋伊川程子起而作易傳畧卜筮象數一束之於理偉哉論乎卜筮象數夫何能外理以別爲觀玩之術也然按以本文則統論而無切指之義故朱子復爲本義使人由粗見精而羲文周孔之心乃於是乎揭焉矣尚書之有傳註也始於孔安國而歐陽大小夏侯互有異同至九峯蔡氏

乃務衆論而融通之而二典禹謨又嘗是正於文公之手宜其善也特洪範九疇取配周易明人之議所由興焉至於詩燕韓齊魯亾失久矣自漢以來惟毛詩鄭箋獨立以其源流乎子夏故也而朱子於小序則詆之或過其在鄭衛也紬舊說而附於淫其在異國也紬其淫而附舊說無惑乎石林葉氏端臨馬氏之辨論蠭起而至今學士大夫猶不能息喙於此也春秋之有三傳奚以異於燭之繼日哉良以左氏與孔子共觀國史者也公羊穀梁則皆親受業於子夏者也是以其考事也非鑿空之所能撰而大義

未精小疵疊見則學之陋耳名氏土壤彼此各異則聞之訛耳欲概舉而廢之則日冥無燭而明將安繼乎胡安國最晚出而能探聖人之心於數千載之上潤色乎諸家暨二程子之論而標其義例明其賞罰衮鉞嚴而鼓吹暢素王之功臣也哉然以春王正月爲夏正以王不稱天爲貶辭以子滕侯爲懲亂國之黨以止不嘗藥而被以大惡之名且也卒楚麇也而曰扶中國書歸田也而曰天自處或亦不免於刻鑿曷若取左氏之事而汰其浮仍公羊之例而正其謬因穀梁之旨而載其偏宗胡氏之法而矯其褻

更定爲一書焉麟經其庶無遺憾矣乎禮經者周公之所爲竭心思以通二王而體國經野設官分制以爲民極者也而其書多不見信於天下則以河間獻王補考工爲冬官世儒遂謂工匠器械之事不可與治教政刑躋而並列非聖人之書不知聖人之治天下正於此纖悉具備者見其精神之貫徹而無所闕焉故自天宰太宰以逮於薙氏析氏自八典八則以逮於草木昆虫布濩流衍品式條晰非天理爛熟者能如是其鉅細一致宮府咸修天人合轍兵農富教靡不綱維如是哉彼何休蘓轍何足論此要而

言之易之精非精於龍馬也書之興非與於言辭也詩之益性情也豈在聲歌春秋之明大義也豈緣事實禮之經國家也豈在儀容哉而惟於是乾乾不息焉則易之蘊矣允執厥中焉則書之要矣思無邪者吾心之詩無不敬者吾心之禮春王正月者吾心之春秋矣六經之語雖糟粕視之豈妄哉不然食菽粟而不知其味衣布帛而莫識其溫而且詡於人曰吾將求錦繡熊駝而曳之而飫之也誰其聽諸

問性

今夫天之所以能天地之所以能地人物之所以能人物者非他理與氣焉已矣理非氣無以爲充氣非理無以爲宰故氣無隙而不周斯理無微而不著二者分之有異名合之一而已矣自夫在天地者言之曰五行自夫具人心者言之曰五德其理固純粹至善而氣則不能無清濁厚薄之殊矣天於是無爲也聽人之所禀之禀得夫清且厚者智焉賢焉而賢智之禀有差禀得夫薄且濁者愚焉不肖焉而愚不肖之禀有差究之氣雖雜而理無不全也清且厚者皆備之而不偏薄且濁者咸賦焉而各正是以雖經陷溺之久而苟自其善端之所發見者悉推致之以各造其極即聖神之功化無異也不然困勉之去生安逕庭矣何以及其知之成功而無不一耶孔子之言近蓋自其氣之禀於初而言之也孟子之言善蓋本其理之備於賦而言之也善哉程子之論曰有氣質之性有義理之性是一語也洵足以發孔孟之未發後世言性未有精且詳於是者向使孟子之世早有是言則告子亦無庸於費辭闢之矣張子所謂合虛與氣有性之名是兼氣質言之即孔

子性近之旨也朱子所謂生之理爲性是專義理言之即孟子性善之旨也二說相須顯易直捷外此之論則否矣莊周曰僞荀況曰惡其說之非人所易識無庸辨者若董仲舒以爲天之質則晦而弗該揚子雲以爲善惡混則悖而益甚昌黎分之爲三品則其說也雜李翺又謂循於不已焉則其說也影響而莫識其正降厥後而東坡乃謂不可以善言是欲張荀況之幟耳文定公以爲自堯舜來不得已而曰中未嘗分善惡者是又然揚雄之燼者也歐陽子曰聖人教人性非所先請還問之其所先者安在耶既未能窺乎聖教之本原而苟焉以肆其臆說何惑乎其離也至司馬氏之所謂善惡兼有蘇潁濱之所謂嘉禾稂莠總不出乎荀揚之見思以其說引長之而不知其言之賊性也實甚則其識之蔽陷於是也深矣今 執事發策而以爲之十二子於孔孟之論辨毫芒晰疑似欲諸生定厥指歸夫十二子之論若此尚得謂之辨毫芒晰疑似也哉孔孟之指歸亦豈可據其說以爲定也哉以愚之見則唯有悉其論性之篇火之而一束以程朱之說則孔孟之指歸不期定而自定後之學者乃庶乎不迷於異說而性之

爲性亦大彰明較著於天下後世矣

策吏治

有一代之治者必有一代之法有一代之法者必有一代之人無其灋而有其人爲治亦有其法而無其人焉不治矣是故有唐虞之君臣則三載考績而天工無曠也即不三載考之而天工寧至叢脞耶有周名之夾輔則六計弊吏而庶官乃和也即不六計弊之而庶官寧至覆餗耶三代而下漢之吏治獨稱隆焉然其隆也非隆於守相之得辟除僚佐也亦非隆於廉吏之拜爲郎而刺史之爵關內侯也蓋有其所以隆者在也我

皇上自御極以來勵精圖治文武之臣如縣令千司咸引見而後程其任其有賢者能者不稱厥職者皆無得不時舉劾而三年大計復分別賢否以黜陟而屢求其人與地有適宜而明效著聞者督撫又得備例題補而治邊重地爵績一晦即拔擢不次之茲所爲視虞周之三載考六計弊也有以異乎無以異乎視漢之守相得自除其屬廉吏多拜爲郎甚且爵之關內侯也有以異乎無以異乎而我朝在外之吏治未克比隆西漢在內之臣工未敢爍美虞周者豈月要歲會之法或疎於古哉蓋天下之事有本

源焉有末流焉不正其本不清其源而日斤斤於末流以求其無弊雖堯舜周召不能一日理焉已然正本清源之道則奈何曰爲天下得人焉已矣昌黎有言曰未嘗求之不可謂世無其人以今天下之大斯人之衆若此而天既生堯夔禹湯文武之君於上矣即不敢謂當世而有稷契皐益伊周之臣亦寧遽無如虞之九官十二牧者寧遽無如周之先後疏附奔走禦侮者果求而得其人焉則於是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雖舉今日之天下媲美三代焉可矣何漢之足云惟　執事勿迂其說而垂察焉幸甚

策樂律

樂也者所以宣天地和平之氣鳴神人豫順之休者也其爲道也至精其爲感也至神則其爲器也必至當而不可易斯其爲聲也乃翀和古澹廣大清明而神祇以格鳥獸以馴焉蓋聲音者性情之發也器數者功德之標也性情正聲音固無不正者然亦豈有聲音戾而性情猶自正者乎功德隆器數固無不備者然亦豈有器數乖而功德獨稱隆者乎夫然而欲作樂以昭性情象功德也律呂之定可或苟歟蓋自伏羲紀陽氣於仲冬黃帝聽鳳鳴於嶰谷而後世作樂未有不以黃鍾爲律本者釋之者曰鍾之爲言踵也謂子之月陽氣踵黃泉以出也或者又曰樂有聲有色而色莫盛於黃聲必始於宮故黃鍾者子律陽聲而宮音正色之管也人之吹之也其氣恒出於脾而六氣之元以始是以爲氣之元者即爲聲之元而爲聲音之元者即爲律呂之元爲律呂之元者即爲萬事之本也度之九寸累九十黍而度於是生實之容千二百黍而量於是生稱之重十二銖而權衡於是生此黃鍾所以爲萬事根本而陰陽律呂咸以黃鍾之定爲定也雖然定之豈易言

哉古者律呂之器亡於魏晉荀勗得汲塚周尺以造笛而音過於高阮咸譏焉及王樸盡棄古尺專用累黍尺而過高之弊終亦不免李照取黍縱用之而失於下矣胡瑗更定爲橫黍而益高至房庶乃實黍於管斷度之以爲九寸而徑圍又不能合焉夫金石古器其正僞既不可攷矣據累黍之說者往往堅以爲可定姑無論其黍之大小肥瘠不可考之周尺漢斛以爲斷可遂許其至當不易乎而執圓墮不同無足爲則也即以縱橫而論是律生於度非古人由律生度之意矣實之則律生於量非古人由律生量

之意矣而彧準之以帝指夫身有長短指即因之而此伶之器彼伶不可以相通是必人持一管而五音十二律皆將專器以奏則八佾六十四人其制器也可勝擾乎然則律終不可定歟曰可定蔡季通之爲律呂新書也曰多截竹爲管而更迭吹之則中聲可得淺深列之則中氣可驗致聲候氣二者交符斯黃鐘之管得而定之矣黃鐘定而十二律之管皆可相因漸殺而無不定者矣至若律呂相生之說昉於京房衍之至六十誠有補於正律所不及以愚按之則其由上生下也皆以三生二而其由下生上也

皆以三生四而陰下生陽陽下生陰終於中呂而十二律之生止焉中呂下生執始執始下生去滅上下相生終於南呂而六十律之生亦竟矣是十二律之變爲六十亦猶八卦之變爲六十四耳而其元皆始於黃鐘彼其強合旋宮之數而清聲取之太多者夫固以爲聲清者尊也亦思黃鐘之管過短過清其何以損益相生而爲五音十二律之君耶蔡季通從而加變聲子聲以爲調蓋因漢斛積分以明徑圍之數因淮南索隱以明九分爲寸之法因通典以明五聲二變之律因馬氏以明變宮變徵之不調其於

考核可謂勤矣而聲氣之元則不敢謂爲畢在於此是惟
我
皇上德盛化神功烈無上普天率土物阜民安太和之氣洋溢寰區而後作樂以宣和平於天地鳴豫順於神人則聲氣之元固日在夫兩間也善哉張橫渠之言曰律呂有可求之理惟德性深厚者能知之苟於是得其人焉先有以明夫作樂之理矣然後精而制夫作樂之器然後徐而辨夫衆樂之音如是而謂咸英韶夏之樂惟黃顓舜禹之世可作也生愚不敢謂然矣

篆書體韻學

蓋自結繩易而書契興鳥跡明而文字顯上自朝廷下窮郊數宏綱纖目往績今猷莫不於書乎籍之書之時義大矣哉往昔聖人觀象成意觀意成章爰則乎天地川岳而得方圓流峙之形焉則乎煙霞雲霧而得霏潤章變之象焉則乎卉植蘭幹而得森布滋蔓之容焉則乎衣冠文物而得揖遜周旋之度焉則乎鬚眉口鼻而得喜怒舒慘之情焉則乎蟲魚鳥獸而得屈伸飛動之致焉則乎骨角齒牙而得擺拉咀嚼之勢焉是故書成而三才之氣象以徹

萬物之情狀以呈而天地間無一之非文無一之非字矣周官司徒氏掌之以教萬民保章氏掌之以教國子外史掌之以教四方學童七歲則屬象胥而諭言語協詞命九歲則屬瞽史諭書名十二歲王巡狩則大習之十七以上試諷籀書乃得爲吏又以八體試之課最者即以爲書史書不正者有劾後世視爲輕典功令罔聞其援據者多失正而莫考其沿襲者又踵俗以成訛此所以經術晦蝕古昔聖神之精蘊愈變愈龐愈龐愈竄而卒至於不得其解可勝惜哉　執事策士而及此是誠獨照之匠尋形律以

定墨超乎之宰闚意象以運斤者矣夫操千曲之引者而後可以審音閱千劒之鉶者而後可以辨器生則所謂刻鵠圖龍終慙正體得魚持兔猶愧筌蹄者夫何可以束體法泥見聞之論上汚　清聽乎然伏承下問不敢不冒狂瞽以敬佈所知惟　執事進而教之夫書之爲教也遠矣周公推古者文字之義而分爲六灋子母相生文字相間諸所染搆悉淵委於是焉夫象形指事者文也會意諧聲者字也轉注假借則文字俱矣且象形母也形無可象而指事以生事無可指而會意以生意無可會而諧聲以生

聲無可諧而轉注以生轉之無可轉也而假借以生究而晰之二母相合爲會意一母一子爲諧聲而要以象形爲本蓋亦猶夫六律六呂之以黃鍾爲始也此六書之所爲義也而又有所謂六體者則一曰古文即所傳蒼頡畫漆於竹而成五百四十字許慎說文引以爲每部之首者是也二曰奇字蓋漢孝平時命甄豐改籀篆爲之避繁就簡去拙趨逸揚雄習焉而蜀人載酒以問者是也三曰篆書周宣王之史籀所爲蓋取蒼頡古文而異同之圓不必規方不必矩名之曰大篆而秦李斯趙高胡毋敬則又增損

大篆務為便捷而小篆以名今泰山嶧山稽山三碑其遺
蹟也四曰隸書秦上邽程邈之所為也合大小篆之方圓
而益加簡易以便於隸人耳五曰繆篆平滿綢繆周秦刻
符皆用之六曰蟲書蓋即蝌蚪文而秦漢以之書旛信者
也漢雖以是六者課官吏而卒未同文門徑紛岐相侵互
假文字之變不勝弊矣語曰衣服在躬而不知其名曰罔
文字之切於人當不緩於衣服也而學者於是多罔焉抑
獨何哉乃若韻學之有書也則沈約仿呂靜之韻而著為
四聲切韻譜唐以詩取士遂須之為禮部韻略而至今賦

詩者之所宗也其從之為四聲曰平上去入橫之為七音
曰牙舌喉齒脣及舌齒各半焉然天之為數也五也地之
為數也亦五也萬有之孕於中者無不五之也而聲何以
獨四耶夫約固知一平聲之不足以盡天下之聲而分之
為上下矣盍亦思其上下之分安乎否乎即以天田二字
論之既分天歸下平矣而四聲之調又何以天屬上平耶
曰天清而田濁故也然則一先之清何以定為下平而一
東之濁何以定為上平耶類而覈之約所譜者於上平聲
則少四百位於下平聲直少二千一百二十一位矣論者

謂約知從而不知橫愚妄謂之從亦不盡晰也七音者宮
商角徵羽與半商半徵而寄諸牙舌喉齒脣及舌齒相半
者是也然聲音之道有宇變焉有宙變焉孩提之呼與壯
艾者異壯艾之呼與耄耋期頤者異此宙變然也燕趙傷
於重濁吳越失於輕浮秦隴以去為入梁益以平為去東
齒西齶南脣北喉各有所利即各有所不利者此宇變然
也是二變者皆本乎陰陽習乎柔剛自然而不可強而惟
好學深思者博考乎古今輯韻之書以權其至當詳審乎
方言音吐之正以酌其至中夫而後七音之叶和五聲之

韻準而出辭定律咸與天地之元氣相感通於無間也已
至等韻之學則有反切二術而要必明乎三十六母之是
非而反切乃精何也等韻雖始於孫炎然得釋家者流之
教耳故自神珙以來皆用三十六母迨新安韻法直圖乃
以知徹澄孃四母與照穿審泥相複而刪之猶有未盡刪
者十一母則羣也定也並也從也邪也牀也禪也匣也喻
也奉也敷也夫前人所以不刪而仍之者非闕疑也以不
知聲之有五耳不知五聲故但以上平之平聲為清平而
不知以下平之全聲為濁平是以不能刪十一母之複而

愚謂必宜删之僅存二十一母非特無複已也且將見溪疑母之舊誤爲牙音者今可定爲喉音端透泥母之舊列爲舌頭音者今直定爲舌音邦滂明母之舊列爲重唇音者今直定爲唇音精清心母之舊列爲齒頭音者今直定爲齒音非微二母之舊列爲輕唇音者今更定爲唇齒之合音曉影二母之舊列爲喉音者今更定爲喉牙之合音來日二母之舊列爲半舌半齒者今更定來母爲舌喉之合音日母爲齒牙之合音五正四奇九音以立而收納既安呼吸咸順通之則百譯可重尋之則萬響皆協以之釋

六書而音韻不戾以之叶七音而清濁不乖矣夫人之生也當其呱呱啞啞而聲音之韻具焉當其手足弛張而文字之形寓焉非文字無以妙其聲音非聲音無以暢其文字故聖人教人於文字則以目治之於聲音則以耳治之耳目交研聰明互闡此所以精於理而圖書之秘以洩靈於應而鳳鳥之異可通也今則勞於耳者逸於目明之闢者聰以掩矣雖躬際 國家文明之盛其亦將何挾以鼓吹之而所負於 右文之化也爲不淺矣

問古之言道者莫備於六經蓋舍經學無所謂道學也自宋史別道學儒林爲二傳於是儒之外又有所謂道者其說何與夫道非有二自人之蔑古荒經而道術遂分孔孟之時與老莊楊墨告子皆賢智之過極乎高明而不道以中庸者後代異學顯行皆祖述其緒可得而指陳之與言道莫盛於宋濂溪開其先二程大其緒朱子接孔孟周程之傳獨得其宗其時稱同志者南軒而外尚有人與金谿之簡易永嘉永康金華之雜博切磋論難未克同歸故宋元之間有爲朱子之學者誰得其醇與爲陸氏之學者孰其

最著與明季篤實躬行則河津之薛瑄謹守章句則南嶠之蔡清若王守仁則楊金谿之波者也其源流異同可得詳與

皇上躬膺至道博綜羣經建其有極爲天下君師有志之士生逢

聖代莫不興起將欲使道一風同何術而致諸生其言之無略

庚子科

六經者聖人言道之書也學經所以學道也離經而言道者支背道而曰經者妄支者其言益閎肆益新奇而其去

道也益遠妄者其言愈辨僻愈幽渺而其紊經也愈甚問
嘗考之成周小史掌邦國之志外史掌三王五帝之書其
籍如此乎備也樂正以詩書禮樂造士司徒以德行道藝
登賢其教如此乎純也而其時異言有禁左道有誅防之
又如此嚴焉是故黨序庠塾中所研習者經無二教道無
異術由是而國則不異其政家則不殊其俗人則不枝其
言猗與休哉降厥後而道學儒林判為二致良以漢唐及
宋之初儒者徒於六經正其音讀辨其名物考其制度而
已未克明其道義也故作史者於漢丁寛伏生毛鄭之徒

曁唐孔穎達賈公彥宋聶崇義孫復石介胡瑗輩別立為
儒林之傳而於周張程朱五子則尊之為道學蓋以其能
深探乎六經之奧而精思明辨表裏洞融俾歷聖相傳至
於孔子之道大彰明於天下非儒林中人可得而比非謂
儒之外又有所為道也乃若老莊楊墨告子之徒出其過
中失正之才畔經而賊道流氛及於釋氏則為之兼綴其
醨而衍其緒焉故其放誕也類莊其清淨也崇老其無父
無君也則踵諸楊墨其稱心說性也則竊之告子嗚乎假
天而不生朱子於異學爭鳴之後吾道其將奚以折衷耶

蓋朱子之學以居敬為主以窮理致知為要就遺經而闡
明乎古先聖王之道以集周張程子之大成其時稱同志
者敬夫而外厥有伯恭凡所著述輒與之往復商榷詎其
同異焉至若金谿以頓悟為宗則幾於祖述莊老矣而永
康永嘉一則狃於事功一則偏於著述視金華之變化氣
質可與適道者逕庭焉朱子與之辨論岐而不克同歸也
宜哉宋元之間有為朱子學者其親炙則黃榦蔡沈李燔
黃灝輔廣陳淳張洽李方子八人為最著而皆不若元定
之獨醇其私淑則西山之真德秀也鶴山之魏了翁也元

之姚樞趙復廉希憲許衡暨處士金履祥也為陸子學者
九齡之門則有若沈煥九淵之門則有若袁燮而范陽張
九成慈湖楊簡亦以陸氏之波揚於時有明代興儒風競
熾始於敬軒月川而河津之篤志南嶠之章句則尤卓卓
著稱者餘若敬齋白沙同學於康齋之門一峰剩夫涇野
莊渠虛齋士賢僅能墨守乎程朱之緒論中葉以後李見
羅鄒南皋錢啓新劉念臺輩各本其所會心者講學而咸
致遜於梁谿所惜姚江以離倫絕類之才而竄入于金谿
簡捷之竇泰州王艮龍溪王畿一再傳而失其實至頹均

羅汝芳趙貞吉何心隱李贄之徒益相與泛濫決裂而無
可救濟嗚乎惜哉士生今日而有志於明經以闡道則其
學之源流異同誠不可不辨蓋辨之晰而支妄之徑庶幾
其免也支妄去而道庶幾其可一道一而風庶幾其可同
也
執事發策而以是爲詢或者其亦防離戒背之旨歟生雖愚
敢不悉所聞以對

原委詳論斷確非宿學能於此乎虛空結撰耶

問史以載事實所以傳信也三代而後其體有三紀傳書表
之體創自司馬遷而史法一變若温公之通鑑袁樞之紀
事本末考於古其亦有所本與顧後世之史編年紀事皆
采自紀傳書表之中嗣其音者班氏尚矣范蔚宗之東漢
自謂體大思精陳壽之三國王通以爲能依大義比於遷
固可得差肩與晉志以下歷南北朝至於隋其史駁矣豈
其土宇分裂德政之不足稱歟抑執簡操筆者其才遠不
逮於古人與其亦有彼善於此者歟唐書有新舊之分其
優劣果安在歟歐陽修有史才矣獨成五代史而未甚度
越羣書何耶宋遼金元四史均有遺議可得而論其故與
夫作史者議論難得其平則游夏不能措辭於春秋考核
難得其實則韓愈王安石以爲不能無欺於冥昧
聖明深察其弊故於前史加鄭重焉將欲持平覈實以爲千秋
之信史其亦有要與盍著於篇

庚子科

史之爲道也以事與辭而伸帝王之予奪鬼神之禍福用
昭鑒於萬世焉者也事者綜覈隨其時或所見或所聞或
所傳聞疑信互參執一人之意見斷之弗得也辭者詮次

隨其事或特書或大書或不一書繁簡不一膠古人之成例行之弗得也春秋而後史推左馬左慮書法不明也徵本事以隸編年馬恐行事不該也易編年而爲紀傳要之其本紀也宗乎二典其世家列傳也仿於三謨其爲書爲志也師諸禹貢惟其年月之表乃遷之所自作後世史官並尊二體編年則祖左氏紀傳則宗司馬是固史之正鵠矣哉而范甯則譏左曰富豔王通則謂史之失也自遷始班固又詆其先黃老後六經退處士進奸雄崇勢利羞貧賤焉攻疵摘瑕文人結習大抵然乎漢之東也國書浩出類不勝談姑自

明問所及者言之宋司馬温公之爲資治通鑑也起戰國而終五代本之春秋年經國緯而以荀悅袁宏之漢紀李延壽之南北二史柳芳之唐曆暨稗官家乘咸采入焉建安袁樞以其一事首尾散見諸數十百年之間因爲紀事本末以便觀者蓋亦猶夫左氏之於春秋既依經以作傳而復爲國語二十餘篇也且夫治一代史者其難在於該密而整嚴治諸國史者其難在於錯綜而隱見若班氏前漢庶云該密整嚴矣乃劉知幾詆其古今人物表無益於漢

論誠允焉東漢之史舊有謝承薛瑩司馬彪劉義慶華嶠謝忱袁山松七家與劉珍東觀漢記范曄刪以爲一家之作而論後有贊自謂體大思深字無虛設由今觀之贅宂何異陳壽之志三國也王通稱其高簡有法如不言曹操本生而載夏侯惇淵於諸曹傳中則見嵩本夏侯氏子高貴鄉公書卒而載司馬昭之奏則公之不得其死可知然以魏爲紀而稱漢吳曰傳又改漢爲蜀可譏甚焉乃若晉書也者何法盛等十八家之所爲未善唐詔房喬褚遂良許敬宗李淳風等分掌著述考正類例以增損之無如東

西割據五涼四燕三秦二趙一夏一蜀叢宂甚焉宋書成於沈約目爲精詳而王邵斥其造詭詞以誣前代蕭子顯爲南齊書而於天文但紀災祥州縣不著户口祥瑞多援讖圖讖趣陋哉梁陳之書姚思廉繼其父察而卒業者視魏收之爲後魏勝矣收誠史之穢焉者也北齊書乃李百藥續父德林所撰避唐名諱不書世祖世宗識者譏之周書出於令狐德棻唐儉陳叔達之手多準牛弘清言不可以爲實録隋書者魏徵長孫無忌顔師古孔潁達于志寧韋安仁李淳風李延壽等奉詔撰之本末兼明庶無遺憾

延壽又依馬遷之體總敘八代北起魏而盡隋南起宋而盡陳名曰南北二史自晉以來莫之逮也舊唐書者吳兢撰之於先韋述加以筆削令狐峘等復隨篇而增緝之石晉又命劉昫等成之繁簡終乖是非終謬宜宋仁宗使曾公亮等刪而定之也事增於前文省於舊宋祁歐陽修詡爲精矣劉文成以爲新書之失正坐於此此所謂一代之史難於該密而整嚴也若夫治諸國之史必以鎔綜隱見爲能者歐陽公之於五代其庶幾乎當時國史推爲遷固而劉特譏其書帝之論與不爲韓通立傳多遺議焉宋史最爲蕪蔓蓋傳由辭立而政事之沿革名臣之勳伐疆場之侵削反略而不書元人修之又悉舉夫正史實錄編年故事雜史小說紛糅而滅裂焉故其文不雅馴遼居塞外紀志陋荒而歐陽元復遠遜乎三長其書不足觀矣金志本元好問中州集小序而成視遼優哉元史修於宋濂王褘而史既非其專長人復多其異意且其成以六月之捷是則安能免於紕繆也乎茲辱

下問所以持平覈實傳信千秋之要則舍文獻之徵無他道也蓋文足而後史事以庀獻足而後史詞以修事庀詞修則斷取左馬之體勒成一代之書以之傳信焉可也以之昭鑒焉可也苟文與獻之不足而事辭不厭於人心則述遠易以矯誣紀近疑於偏狥揚盛美則不足寓微文亦不彰別臧否而多淆考彝章以失据明善闡幽之任夫豈易易也哉

執事倘不以愚言爲妄而徵之生雖瞶盲竊敢自比於負薪採樵者

富搜羅者輸其化嫻運掉者遜其該工斷制者難其核史氏三長咸擅之矣

問制舉藝昉於宋而行於明明初之文風氣尚樸方之訓詁刪加潤飾而已成弘以後質有其文彬彬乎盛嘉隆之際習尚未渝及其季也辭意龐雜先正之矩矱猶有存與我
朝曆運載啟文明一返淳風歸於正雅
皇上聖學高深精極道藝
命儒臣纂輯羣經
親加折衷經學大明若揭日月於中天今制科應舉之文果能於經義而無固陋守舊汩沒於俗學者歟今者欲使文必根於理一一以經義為依據何以廣厲學宮而使之益進於

古與朱子嘗欲使治經者必守家法命題者必依章句答義者必通貫經文條舉眾說而斷以己意如此則當稍變詩賦之體而一以說經為主務去人之含英咀華馳騁藝苑如徒以文而已得毋有剿竊之徒獵取科名而於經義究無心得者歟果何如而使士習實學以求取士者皆有實用與諸生敬業有素能知窮經之要則知取士之方矣其各抒所見以對

庚子

文之盛衰也有運焉蓋嘗準治化以相為隆替焉者也觀於明而知之矣洪永風氣初開質淳而樸成弘正嘉彬彬乎文均質濟至隆萬而雕鏤巧麗文則餘矣逮乎天崇縱橫綺靡變譎千狀浩浩焉莫知其所底極而要非作者之所能自主盛之衰之調劑而維挽之則司衡者責也有明之世以文章為道德家之修國之獻一於是焉而未嘗有他端以雜乎其志衡者又皆以其所得失為榮辱故雖極敗壞而猶有可觀今何如哉
皇上表章六經纂輯羣籍俾歷傳絕學悉如揭日月於中天宜斯時科舉之文闡道疏經駕明以上乃日浸尋乎荒陋靡

蕪大不厭於人心甚至讀弋名之文輒掩口而畏其汙者何哉曰惟衡者之故夫人才猶水也注之圓則圓注之方則方衡者盲之應者瞶之得失漠然榮辱恬然習而安之雖有一二志士毅然不惑思如朱子之所云者以挽回俗學而進之於古而出則躓焉久亦不得不貶損所為希詭遇乎盲者之一當而猶百乃倖一焉如是而望士有實學文有實用也是何以異於求童羖而誓鐵曰爾其葩也哉然則斯運也將遂聽其衰而莫之振矣乎是在先得乎司衡之人並擇乎同考之人而後乃可得乎實學有用之人

文天下於是乎知前者之習之不可以售即倖嘗而無以自立也自轉而竭智力於貫通條舉有矩矱之學而經於是明矣明經而道於是乎顯矣道顯而業於是乎修矣業修而俗於是乎茂矣夫然而乃無負乎

聖人表彰纂輯頒布學宮之至意也即由是以措天下於淳熙夫何不可寧但制藝媲美乎有明而已哉

以不條對爲條對而究之無條不對闈中極賛爲允論閎篇亟欲登之而嫌其辣既欲棄之則又惜其才徐乃置諸下駟固知作者觀者必羣嗤以爲位置失所也

問古者天子六師出於六鄉六遂諸侯三軍出於三鄉三遂此外又有都鄙丘甸之兵故三代未嘗無用兵之時而不聞有養兵之費其詳可得聞與漢初惟京師屯南北軍其餘天下有事調發郡縣之兵事已兵休仍復其故至唐府衛之制亦云善矣然其後天下之費盡於養兵其故何與後代有屯衛之法擇閒曠地使兵耕之統以衛官而養兵之費省此與三代兵民合一之例同與否與或沿邊沿海要害之地重兵不可去法當興屯田以省歲給然屯田之法久則弊生荒熟顛倒多少妄報何道而使事可以集歷久無弊與至於腹内近地備盗賊捍鄉井而已古人云土兵之善過敵無望風之驚有愛護鄉里之情有勇於自鬬之意其亦尚可採擇與

聖上以神武之威御臨區夏使兵以衛民民以養兵可謂盡善矣多士經濟素裕尚有所見與盍悉陳之

庚子

兵凶器也戰危事也而又立國者之不可以一日廢弛焉者也籌之不精其何以國曩古賦稅之制出於井田方里而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甸賦以戎馬四兵車

一牛一甲士三卒七十有二十盾鐲鐃旃旟糗糒之屬咸
具焉王畿方各千里山林城郭苑囿之餘賦兵車萬乘計
卒七十有五萬而六軍僅役其十一以次而遞則十歲乃
一給公事此三代之所以用兵而無養兵之費也漢興以
衛尉主兵之調自郡國者曰南軍以中尉主兵之調自三
輔者曰北軍二軍番上各限萬人不與調發重京師也有
事則調發郡縣之兵事已兵休最為近古其更番之法則
有所謂卒更踐更過更者蓋正卒月一迭更是卒更也次
直之人納錢二千僱貧者代之是曰踐更六合之人人宜

戍邊三日雖丞相子不得免然不期其自行也納錢三百
給戍者爪期一代是曰過更唐制府兵即兵之田居而領
以折衝都尉農隙則教以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有事
則徵發之以馳分番宿衛戍不踰時迨其後募士為彍騎
而民非土著額戀不存虛彌糜衆猶其末矣明制於各衛
關隘之所分立堡屯且耕且守大約以十分為率邊地則
三分守而七分屯內地守減其一屯增其一殊於三代兵
農合一之旨有微會焉酌三制而用之是皆可以立國
欽事又謂沿邊要害當興屯田以省鎮兵之歲給而惟慮夫
荒歉之報不以實欲求可歷久遠之道夫何患於無道哉
法立弊生自古為然而惟得其人焉乃無弊充國於漢子
儀於河中張全義於河南非其明效大驗乎至若腹內近
地謂宜用土兵以備盜賊而捍井疆且謂彼有愛護鄉里
之情勇於自鬬而遇敵無望風之驚竄不敢以為然何也
今者各省城邑禦防之兵亦既與民相安無惡矣忽又從
而名募土兵焉將防禦之衆何歸乎並建而參用之是益
糜廩也且匪特糜廩而已土兵必各有其家室家室戀之
有事而調之他往則不樂土兵必各有恩仇恩仇銜之有

事而乘以報復則可憂且名募所得大都游惰奸黠者流
耳授此輩以利器是翼虎而以羊招也其害夫豈勝言哉
不若就現在禦防者而嚴其軍政律以科條不使將官有
扣尅之為行伍有頂冒之弊恩威兼施賞罰必信夫然而
驕弛暴悍之兵不即轉為仁勇敬謹之卒也生決其無是
理矣故言兵於邊者必以屯田為萬全之策而言兵於內
者務以訓飭為無弊之規而要非得人任之則無一而或
可雖然知人則哲古帝難之可易言乎哉

問黃淮自古分流今則合流借之以濟運也夫濟運者黃害運者亦黃故講漕運者皆以治河為首務修堤堰備險工又廣設月隄引河之法豈猶有未盡與然水渾泥淤久而河底日高下流壅塞水發則潰漫又何術以治之與說者曰治黃與治淮相表裏使淮水常蓄而力厚其勢足以敵黃而不使之南灌又能助黃洗刷沙泥使其底日深其流自迅海口通而河患免其信然與今治淮之法修高家堰周家橋之隄以防南洩抑或別有宜治者與至於淮黃合流北則有新關中河南則有受高寶二湖之衝若清水潭一帶此又每歲運道所必經而修防不可一日緩者蓋清水潭不固則關係近河以南之州縣中河不固則關係近河以北之州縣其利害可得詳與

皇上御極以來日以國計民生為念治河方略績邁神禹久已享安瀾之慶矣諸生或別有指畫以答清宴之休其盡言無隱

庚子

天下事莫難於治水尤莫難於治今日四瀆之河水而生竊以為無難難於得其人焉耳得其人則以水治水無難

也今夫河與淮之關於國計民生也大矣蓋

國家資河淮以濟運歲輓東南數千萬粟以食 京師數十萬之官軍故漕運不可一歲不通則河淮不可一歲不治而治漕必先治河治河必先治淮淮不治河不可得而治也河不治漕不可得而治也是則所謂以水治水之道也夫河淮古稱二瀆河發源於星宿海出蔥嶺于闐過隴西河關經沙州澆河蕩然黃沙週數百里河水挾沙以行每水一斗沙六升焉於是有洮水烏頭水菀川白渠大羅諸水注之過西河又有端水注之出龍門則汾水涑水注之至華陰渭水洛水注之而且伊涇瀍澗湛濟六水均來注於成皋之間對玉門又合於汜水非如是河不能自東也東過滎陽浪蕩渠即大禹所闢以通淮泗之絡者河至是又借淮以相為疏理河淮之合從來舊矣厥後引河而南並借淮水入海之路以轉漕於是乎二瀆相會於清河縣東由雲梯關以入海是雲梯關者二瀆入海之故道也前人深知夫河性以濁而緩緩則壅壅則潰淮性以清而急急則行行則安故築歸仁隄以捍黃水睢水使不得南射泗州並攻高堰又能遏睢水湖水併入黃河使急流而不

堅復築高家堰周家橋翟家壩以東淮使涓滴俱出於清口以逼河而歸海其蓄洩也又有方焉淮水大漲則漫壩而南鳳泗得以無水患淮水不漲則阻其南奔而清口之水有全力法至善也自康熙元年盱泗之民由古溝鎮南北及谷家橋盜決小渠者八淮水大半分於高寶諸湖河水亦即躡淮而注之湖受二水而無所洩是以大決於清水之潭而清口之淮無力刷河河不能自循故道乃由天妃閘竄入運河運道之渠不能容黃河之水此安東之所以被決運道所以被衝淮揚所以被沒而二瀆竟以安東

為尾閭矣安東新決之口其闊深不及雲梯之半欲二瀆於此安瀾而歸壑也得乎且夫周橋翟壩者蓋天然之減水壩也其土堅而身厚又低於高堰者二尺水略大則漫之而過水大至二尺乃與高堰相平若更高於二尺斯漫堰以行是周橋翟壩毫無害於高堰而有助於高堰者也而淮北私鹽利開橋壩以通往來揮多金造浮言曰歸仁之隄不毀周家橋閘不開翟家壩口不決則商賈之南自瓜儀北自河南者咸必假道清江浦不免為各閘稽留豈若取道橋壩之直達為便且白鹿邸家諸湖之隈原非民田也隄決水乾人得私種河防胥役又設稅周橋之閘每一私開貨船歛餽千金漁者亦奉以數十金奸民勾通淮關淮道暨山陰廳役每月為之料理名曰月錢飾為開橋保堰之說夫自康熙元年以前遡自明萬曆以後周橋不開高堰曾聞衝決乎況水漫翟壩有二十五里之寬豈區區周橋數尺之閘一開之而遂能洩之乎乃其借口者又曰漕船回南時值水涸可由此以放行夫漕船自古無經此之事秖緣周橋閘開奸民利之衙胥利之職司於此者尤利之故雖有三害弗之恤也三害者何衝決漕隄一害

也淹沒七州縣民田二害也淮水分而清口塞清口塞而河道淤三害也借口者則又從而為之辭曰三關額稅不足必取償於周橋不思周橋啓而重船放額稅之所以不足也今即於橋置私稅焉無論其蠹課漁商也即以其入者計之亦官三而衆七焉耳安見其能足額耶周橋月開翟壩日決淮水分於諸湖湖常盈而不涸是故不必桃花水發而漕隄日有潰敗之虞淮南七邑日有釜底之憂矣故今日而言治河治淮治漕之道不必別有奇術也但使清口之水仍其清堰仍其堰隄仍其隄壩仍其壩而已矣

誠能於徐邳桃清沿河而下諸隄埽無有不固諸小口無有不塞不特黄淮合而清口濬清口濬而雲梯通而淮揚七邑不致以釜底受倒灌之災且堰内民田堰外湖陂無不現爲可畊之地上自虹泗下及山鹽興寶皆一變而成沃壤是以治河淮之功收治漕運之效並以治漕運之效活七邑之民其爲利於國計民生也不亦鉅哉乃不得其人而終年興無益之功既勞民矣又傷財焉既傷財矣又誤

國焉如是而曰河淮漕運難治也河淮漕運果難治乎哉

前四策之對佳矣猶曰稽古者能之此則非身歷目營識老才贍者不能道其隻字然又非仁肝義膽救濟切中不顧忌諱不恤得失者即能道而亦不敢於闈中道之此予之所以力薦也目迷之誚予或者可借是以免乎

聖學

人君不可以不學學而後有以明平治之理而居敬行簡以臨其民也是故炎帝就學於悉諸軒轅就學於大撓少昊學乎四叔顓頊學乎伯夷父帝嚳學乎伯招堯則學於君疇舜則學於務成招禹則學於西王國湯則學於威子伯文王學於鉸時子武王學於虢叔之數聖人者固其天授特殊哉抑其學之至而握要以圖斯克無爲而天下自治耳自漢以降武帝何嘗不受尚書於兒寬宣帝何嘗不會諸儒講經於石渠元帝亦嘗師望之成帝亦嘗師張禹厥後光武明帝暨於唐宋諸君亦俱辨晰經理尊事老更數幸太學質問疑義咸有好學之譽矣然其所爲學也博聞廣覧焉而已精書翰助吟咏焉而已内聖外王明體達用之道茫乎昧之或知也是特文人詞客繪句摘章之所爲夫何惑乎致治之不古若而五帝三王之道不復著於天下哉然則人君而不學已也學則經筵之設其不容緩乎閒嘗覧乎古昔盛時之爲君也出入有師保焉前後有凝承焉以繳詔王則有官掌諫王惡則有職非正人者勿與親非正學焉不之務凡其所以發聖人之藴而窮典籍

之精者原非以之贍才華矜博洽而爭能於藝苑之爲也
成其德於身隆其治於世斯其所爲創垂者視五帝三王
之謨烈爲有光焉耳吾故曰人君不可以不學人君而好
學好學而得其所以爲學也斯宗廟社稷之福天下生民
之大幸也哉

式馨堂文集四卷目次

三南魯之裕亮儕著

議

趣陶園集卷之四

三南魯之裕亮儕著

議

大赦

國家之有赦也非國家之盛典也蓋五代之弊三歲而一郊郊則大赦乎天下宋太宗舉以問趙普普對曰郊祀而覃恩焉其堯舜之道乎於是乎終宋之世踵以為故事謬哉普乎亂政也而堯舜云乎哉普嘗自以為讀論語矣論語中曾有是說耶夫普之為人臣也篡魁賂府諛宗耳觀其陳留衣黃之變與其納海物中金一語不可再誤之對則其習而喻者可知若夫聖王治天下之大經大法彼烏從知之厥後遼金迄元往往以姑息市凶民之譽不問罪重輕情故誤輒空囹圄而釋之殺人者竟可以不死傷人及盜者竟可以不抵罪嗚乎殺人者不死傷人及盜者不抵罪則被殺被傷被盜者何不幸而生於姑息養奸之世也且夫天下凶頑悍逆之儔其不至於肆志逞兇者畏朝廷有刑戮耳制三歲而郊且赦矣僥倖者尚何逆之不為哉善乎聖王之立法也眚災赦之罪而疑也赦之旄旐耄

疾縲寡煢獨可矜者宥之未聞限年贖法一舉而槪視其網也文中子有言曰無赦之國其刑平裕不敢謂刑之平也僅在無赦而為國而知慎乎赦則刑之慎也必矣慎斯平矣

救荒議一

歲云荒矣荒而後救之不亦晚乎雖然業弗圖於先事而至即於荒而又以其晚無濟也而委之卒將立視民死而已歟故荒政不可不講也講之維何曰常平以賑糶也曰義倉以賑濟也賑糶賑濟之不足則勸分之法不得不求得其人以行之矣不得其人則不可雖然遏糶宜禁也弗禁而界各有封焉非惟無以活吾民也鄰民病甚民何快而環視壁立死之歟且其時必毆奪毆奪熾而市米市珍矣害可勝道哉故遏糶宜禁也而抑價尤宜禁何也抑則遠米不近市而近米益不市饑重以饑矣夫饑者死鄰也民樂生其性而甘鄰死哉亂無日矣

古云救荒無長策夫豈果無長策哉難於得其人[illegible]其人則未荒而弭之早矣甫荒而備之周矣即審荒而賑之也亦無不沾其實惠者矣然嘗見今之當局者必現在之官與在官之屬始任之任之而輒不予以禮貌抑又無所勸懲也則人將何所畏愛而府庫之財不竊日出其精神才力以効於勞怨交叢之地哉故予竊謂隨時隨地皆有待用之人固不待於借才異時異地也惟是爲督撫監司者能精擇乎府州縣官之才品素著而亦心慕義者俾

之主賑事則其人必亦能精擇乎分賑之人無拘拘乎佐貳之員也雖學職可也即舉貢監生生員可也齊民而行誼素昭者亦可也如既得其人矣於是乎勉以大義焉待以殊禮焉俾其人鼓舞馳驅而不倦而監司復從而勤察之臧有彰否有癉如是而分廠以任其事於救荒也何難雖然未荒之弭也弗早甫荒之備也弗周迫不幸而廹於荒而后有以賑之也則審荒之術可不亟講乎蓋凡有司之賑荒者大都以報名之事責諸里胥夫里胥之婪者惟其親知賄賂之是求無論已即有一二畏法之人亦決不能按鄉而悉其荒口之數何也審荒之令一布則告者紛紛載途其真僞何從而辨欲沿門訊之而千萬飢民是豈計日而可畢籍者議者曰以賑粥爲稽查一術也夫歲惟無大饑也歲而大饑則豈特窮民就食哉即豪家僮僕往往報名而關支遠鄉富民亦且分丁以走領如是而食者不皆飢飢者或反無食矣賑粥固非術之善者也議者又曰以印票書民口數與按口應給之糧實貼諸兆民之戶而委員以核其僞者罪之一術也是亦暇則可行而荒廹無濟之術也然則荒卒不可審乎哉曰何不可審也是蓋

有分民之法在從來民富者有三曰上曰中曰始貧者亦有三曰薄曰常曰赤始富者勸分不行於其家薄貧者賑濟不施於其宅惟至於上富則使自擇其鄉之薄貧者而貸之銀中富則使自擇其鄉之常貧者而貸之種此非徒欲貸之銀種而已也蓋即于此寓審荒之道焉何也彼上富者以銀貸薄貧必逆計其能償者貸而上富之所不貸其爲常貧可知矣中富者以種貸常貧亦必計其能償者貸而中富之所不貸其爲赤貧可知矣是不必勞吾耳目而民舉爲吾耳目亦不必費吾心思而民心先爲吾盡矣

夫然後委分事者履鄉按戶而等其差以行吾賑焉則賑者實而固無有曠時冒給之弊矣議者曰等貧民爲三善已流民將何居曰民而至於流也必其生之無他計者也是則與窮而無告者何異有賑以濟之而已矣尚何待於審之而後有以濟之耶等諸赤貧焉可也

封建郡縣議

封建周以前治天下之大義也郡縣秦以後制天下之大智也義公也秦之智非公也雖然私而時其宜焉亦公矣要之義經以守智權以行同歸天下於安而已矣自漢以來議者千百率皆佚秦而黜智唯唐柳宗元明其勢而論定之宋蘇軾復從而踵其説曰聖人不能違時而能不失其時天下自是知封建之不可復時勢爲之矣特宗元之言曰封建非聖人意出於不得已非公之大者是蓋私其力於已私其衛於子孫則持論過而學之未純故其窺聖人者私也迨宋南渡迄於有明儒論滋熾僉曰後世治道之不古封建不復之過也愚竊議爲不然夫三代致治之盛豈徒恃有封建哉有井田學校以相爲表裡故分定誼明上下交恤而其後稍陵夷焉亦弊矣後世風敎之澆漓亦非郡縣所致也井田裂而人不均學校衰而敎無法立民上者毫不知所以施政而化人塗飾補苴苟且敷衍幸無事以自樂其樂而止此治之所以不古若也夫聖人之治天下雖不能盡詳其目而其載於詩書者可綜而知也蓋必有次第焉其先列爵土以等邦國畫井地以疆農民

使侯有常守人有常業官有常職賦有常供財有常用兵
有常制治具畢張法令明信而後爲之興仁廸德禮節樂
和考藝選言以優柔馴擾董其成而戒其不率使人自得
其性雖誘之以邪僻而終不變也時而春也則更爲之布
德和令行慶施惠同度量鈞衡石角斗甬發倉出幣以賙
育而齊一之時而夏也則更爲之贊俊桀遂賢良舉長大
出祿勞農靜事祈福以毋失其時秋復選士厲兵任功誅
慢習戎班政慎因其類及冬賞死事恤孤寡謹關梁循積
聚正貴戚近習罷無事汰無用以休息其民人天子既勤

於畿內諸侯咸謹於國中德則宣也情則達也剛柔燥濕
四土而物其宜也是以在下不敢爲上不暴各居其恒以
順天子之化聖人所以公天下而毫無利焉者莫大於此
夫豈出於不得已而私其力以自衛哉愚是以謂宗元之
學未純而所持以論聖人者私也然其所云勢則得矣自
古有治人而無治法後世子孫不能率先王之舊典使井
田學校寖微寖廢而人不安分桀猾得志則益將蠶食虎
噉魚肉善良凌遲至於君臣父子兄弟賊殺無忌人道澌
滅遂一折而入於秦秦則身歷夫列國之樹兵也罷侯置

守割天下爲三十六郡唯以公賦稅重賞賜諸子功臣雄
據上游威制六合兵收士靜莫敢與爭是雖始皇私智哉
實勢所必至時所必然制天下之大權也祚之不延咎在
役興刑烈貨竭怨騰底於亂滅豈郡縣有以覆之哉向使
始皇既一區宇除前苛恭分田制産兼禮崇教遵先王之
良法簡天下之賢能若錐若布郡縣得人則運八紘於掌
握之上雖以弱子孱孫踐嗣其祚固可以享而長也寧二
世而遽殄於竿挺之呼哉乃秦傒然以爲天下無諸侯吾
敵銷矣餘孽可以無患不知井田學校之不設則民生不

厚民德不興見利即爭爭利必殺是率天下而亂也率之
亂而有不篡弒者乎是故井田學校所以恒民産而固
其心者也治天下而能使天下之産恒心固焉封建可以
久安郡縣亦可長治也不然而郡縣厲也封建獨無厲乎
哉且夫聖人之爲天下以吾心固天下而不必矯天下以
因我三代之前封建相沿諸侯未嘗貽天下戚也天子無
尾大之虞庶民鮮目側之怒如是而不因封建是騷天下
矣騷天下聖人不爲也三代之後井田廢矣學校弛矣罷
侯置守亦既歷年千有九百五十矣如是而不因郡縣亦

縣天下矣騷天下聖人不爲也漢之起也折衷周秦郡國叅半不數年而掩捕抗到天下震撼三世乃平至唐則又革焉以方鎮主兵以州邑主民繼體頻仍鎮將跋大雖無封建之名而實踵其轍卒以覆唐宋祖鑒前之失休帥釋兵立制疎濶傳未百年國勢頓弱南渡偏安益用不振議者痛國家藩翰之不固而歸獄於郡縣以爲有封建屏蔽徽欽之受毒豈若是酷哉降至元明人襲其議明太祖徇而行之未幾而靖難之兵作矣成祖則又自蒙所爲也國雖仍其土爵而罷布按都司以監制其事權名則王也食

祿而已至於末季流氛倡蹶京師戒嚴唐王一請勤王即被廢黜卒使寇兵臨城束手斃戮無能爲國家振一軍捍一方者甚屢無封建之名而踵其轍明有封建之號而削其權也乃議者泥古之過動謂封建者聖人公天下之大義治天下之常經可萬世不易爲者也惡知夫無智不足以行義無權不足以守經郡縣之立至於今時蓋勢重而不容反矣雖以堯舜禹湯文武爲之君皋益稷尹旦奭爲之臣不能撤郡縣而封建之矣夫井田學校與封建相表裏者也今學校雖設盡失古先聖王垂敎成材之法矣然能於此慎擇名儒師古章敎以陶而淑之則人性本善自可漸復而吾道庶幾以明也若田則今之經界其可以復正乎井地其可以復均乎今復能以什一賦乎能使諸侯但十卿祿而已乎愚知其必不能也井田則不可復而惟欲封建之存吾决其一再傳間必將樹黨植私脅下冒上奸人復伺隙而煽之何慮不帝制自爲者即曰預禁其不軌而禁之之過使不得有爲則明事可鑒也又何取於封建而必騷然爲之哉徒徇其名而渺無効於宗社且非特無効而已有世諸侯自必有世大夫衣輕食肥理亂弗達

雖有齊聖淹抑無庸蔽賢虐民殃既百出求一日之治安不可得矣然則奈何曰聖人之撫天下以因我而以吾心因天下者也天下安郡縣則郡縣之而已矣但必自上而下顯忠遂良信賞必罰綱紀不弛政令不僞下至田里賦稅關市澤梁婚喪器用皆不厭瑣細而爲之節孝弟仁讓禮樂廉恥靡弗躬先而廸蹈之則感者誠化者捷世豈猶有不率德改行而甘於頑梗者如此則風淳俗厚刑辟無庸安見郡縣之天下不如成周之世之太和也哉

魯氏家廟不祧議

祀先之必有廟也所以妥先靈達孝思而率天下以報本追遠之仁者也上自天子下逮庶人其疎數隆殺制有不同而咸得有以自盡相沿至於今日廟制之不如古者多矣即謹禮之家卒亦不免於僭越則不祧之義未明也何者一代之內一姓之家不必其功名震世而要皆必有一二能亢其宗者當其親盡宜遷之世爲之子孫遽從而祧之則不忍欲仍而祀之則慮僭以不忍之心與僭禮之罪較往往有交戰於中不能自決者計惟明不祧之義於天

下則嗣其後者乃得以援而申不忍之情亦不至於蹈僭越無等之罪蓋宗廟之制莫詳於周周自武王有天下後立七廟謂三昭三穆與太祖爲七也諸侯立五廟高曾祖考合太祖爲五也大夫立三廟則曾祖與祖與考而已太祖高祖皆無廟適士二廟曰考廟曰王考廟官師一廟曰考廟庶士庶人無廟無廟則祭於其寢焉周七世之王以文武有大功德立世室祀之故周之中葉有九廟漢唐以來援是以立爲九天子行之於上固違其禮於下非僭也前人而既克有其功德爲子孫者乃漠視之不使長享於後世可不謂忍乎是故祖有數而宗無數此正禮以義起之道也吾魯代有偉人而興於

本朝者以從父資政大夫　旦復公爲稱首所歷兵農兩部若賑文登縣饑釋盜參者罪若定八旗滿衛典制皆卓卓有可稱述而至於出使徵藩哭祭朱督平定滇黔諸大節奇略則雖置之古名臣中無少愧且公之居家也孝於親友於弟惠於族姻而燕詒於孫子在國之典曰以勞定國則祀之夫國且祀之不替而家顧祧而不舉可乎哉且也廟祀之法始受爵者不祧有豐功者不祧今　旦復公固

爵之始而功之著者也嗣是以往吾魯子孫而有能立功德於國垂型範於家者咸得援公例而永享乎不祧之祀亦然則爲之後者既可以無憾於心而亦可以感發乎來者必思吾身既沒之後其何以得與不祧而有以振起焉則裕如　旦復公之含笑而享矣且不獨　公之含笑而享也矣

水利議

水之為利害於民生也非水之自能利害也視乎治者之得失焉耳然治水之得失不待於既利既害而後知之也即其議治之初而得失固已判然矣何也治水之道貴乎行所無事不貴其能鑿也鑿則民未享其利而害早切於剝膚矣河南於天下為適中之地古天子居中制外之一大都會也思患預防之計旱澇蓄洩之方前人蓋熟籌而備具之矣無待今日張生而始為此迂疎寡效之計也然督憲大人一聞成功期月施澤百世之言即不憚延訪之

勤若此者正　大人上體
聖天子圖利萬方下恤億兆人求安無力之盛心也職雖愚測井觀敢不竭所知以對夫張生所呈者洛偃鞏宜嵩五邑之水其他四邑職未嘗洄溯而深計之則其說當否未敢以億度也至於嵩則民生之利害即職之利害矣職蓋嘗往來乎伊水之旁跡通乎伊流之支詢諸父老攷諸圖志而釐然於伊水之利害矣蓋伊之為水由盧氏入嵩穿巒排嶂傍納山溪諸流出蜓口越縣治折而北走上下百餘里川原平潤農民截流壘石以成堰近者七八里遠或一二十里遏水淪渠以灌沿河旱下之地伊之利於嵩者然也其為害也則以山多而勢峻又其底皆石于夏雨稍淋即建瓴而下湍駛如箭或驟湧丈餘潰岸齧隄良田頓沒半日之間東西道改雖欲為濬中塞支固圩之計未見其能永逸也是故治伊之道惟有每歲於伊逶折之處洪者疏之分者合之使不滯於行而已矣若夫塞支之計亦不必其捲埽築堤也第以木樁截釘乎水口而華擁砂填二三層或四五層以驅水而疾逝則得矣至於固岸亦無他妙巧也下樁編草即水沙石而填實之俟其樁朽再復

更易如是而已然是三者之為力也以夫伊有力之民而主之以官督之以長乘三春之暇為一歲之計上無需乎國帑下無曠於農工水勢殺而沃野自亦無虞職所謂前人之熟籌而備具者此也必若張生之言分之為千流萬派則嵩之為邑環伊皆山雖有五丁不能穴矣至於張生損訟均糧倍價償田之說與夫開捐開鑄召募南人之議匪特不可行也竊慮其不能行何也張生既謂分洛為千流萬派矣是一邑之內水七八而地二三田廬林墓皆有失所之嗟則居民將徙而他之矣誰更從而受價誰更從

而均輸耶若夫開捐開鑄以助役也役無益於民生而適
滋夫民害頎敢以是上請乎召募南人以治田也嵩產稻
而農皆善治乎水田又奚必遠召遙募之為勞勞乎總之
張生之言水利蓋未嘗一履乎五邑之地察其形勢而深
見其然但竊取乎道旁一二無知老農之說遂以為陳說
之張本其意必將別有顗而姑借是為敲門之甎耳豈復
計及乎妨民病國而實有一得於千慮之餘耶職裕奉飭
查議何敢片語依違致使無稽之論得昌言於
聖明之世用敢先陳嵩邑治水之宜次直指其謬妄不經之
說詳覆崇嚴伏惟少垂察焉

鞏縣水利議

攷水道伊於鞏西南入洛洛於鞏東北入河山海經云洛
東北注河及查鞏邑河圖止有洛河一道自偃師交界在
鞏西南三十五里石羊坡入鞏至神隄村大王廟入黃河
而伊水則在偃境即已入洛矣再鞏境東北二十里有洛
口即洛入河之處再有黃河一斜並無隄岍此鞏邑之河
道也鞏邑山多地少民俱耕於嶺阜之上河邊間有數畝
然而臨洛者多臨河者少東灘西漲遷徙無常此鞏邑之
地形也洛水流於嵩邙之交水平則兩岍高峙水漲則建
瓴而行夏雨洛溢不能損及田禾入秋洛平亦難取以灌
溉此鞏邑之水勢也夾水之岍低者四五尺高者丈餘連
阡累陌禾黍油油今欲鑿而成渠亦特於勢不能亦且於
民不從也至於鞏邑之隄渠津渡如防水隄鞏洛新隄神
隄渠水平津五社津洛口渡黃河渡黑石渡駱浴渡馬石
渡各皆堅穩無虞不待損田鑿渠而後可以無害也無論
損田多而益民少其成功不易而百姓無糊口之資
國家缺維正之供所關匪細也

偃師縣水利議

生民衣食之源係於農桑土地資生之本關乎水利自憲撫豫以來留心民隱加意水利大而黃河隄障小而屬邑溝渠已莫不廣詢衆論備置良規興其利而去其害矣今乃一聞蒭蕘之言輙集盈廷之議此誠公忠體
國之盛心愛民無已之至意也裕識短才庸初學製錦本不足以決大計但就張生所請按之事理揆之民情較利害之輕重相山川之形勢而覺其志可嘉其言亦殊有未當者張生之言曰伊洛二河歷永宜洛偃鞏五邑入黃河

每當夏秋雨集諸山諸溝之水奔騰驟聚兩河為之泛溢害田與禾請多穿大渠以殺兩河之勢以資灌溉之利夫兩河與五邑有胞胳之形其為道甚遠而寬於黃河有歸壑之便其為流甚順而疾然且不足以受諸山諸溝之水而至於泛溢今乃謂所鑿之溝蓄而不洩之處反足以受兩河所不能受之水而殺其勢有是理哉且鑿渠以受諸山諸溝之水又開捐開鑄以給鑿渠之費則其渠必務多鑿而鑿渠既多損田亦必多矣張生之言曰損田一畝給以二畝之時價有田者分認其糧今合一邑計之使渠道所損之田僅千萬畝之一二百分之一則其價易給糧易均其說猶可行萬一損至十分一二不等則田少人多而田價昂損田者不願加倍之價矣可奈何田少糧多而糧額重有田者不堪加倍之糧矣可奈何而必欲其渠之果足以受諸山諸溝之水而殺其勢則非損田十分之一二以為渠不足也此以民情揆之而知其難也又況給價均糧之事皆在渠成功竣之時當夫興工以後未成之先損田之家令其如何而生養無田之糧又將於誰而徵收耶從來
國家興利除害非其勢刻不可稽其利百倍於昔亦必不

可糜大費動大衆以興大功今五邑兩河之水山水也暘長而易消其涸可以立待或崇朝或永夕於苗雖不無所損而未至於大壞所以不瀕大壑有山有河有溝而非湖非汎非漾之處無歲無冰而亦無歲無收以其為害止此也較之損田以奪恒產加糧累及子孫開捐開鑄而官役奔馳徵匠徵師而遠人勞憊其為害孰重孰輕不待智者而後知之矣若夫灌溉之利功在亢旱之年亢旱之年諸山諸溝必且無水落渠何從資其灌溉是有渠猶之無渠耳何利焉試觀江南湖廣等處瀦澤國而旱災往往不免

者亦豈無渠之處然哉裕奉文之日即行親歷境內相其地
川形勢自伊洛南河以及入洛之張子河入伊之佛頭灘
並二龍潭牛角川九龍溝孫家渡靡不周行審視但見其
通水之處涯不加溢夹岕之田畝不加損詢之故老素無
冲激之虞考之全書並鮮無徵之賦此亦足以見其未損
田幷未損禾矣夫偃鞏當伊洛下流張生所謂偃鞏尤苦
者此也偃邑如是鞏可知矣下流如是上可知矣張生何
所見聞而曰蒇水一次損田一分也乎果如生言則自夏
后濬川以來數千年間五邑宜無寸壤而今之田疇稼穡

昀昀蔚蔚何較往古而日增腴茂也哉揔之兩河之水雖
有泛漲之時五邑之田未聞冲壓之事開渠洩水似為過
計再查河南地多砂礦無異漏巵縱令渠成猶恐不足以
蓄水未見遂為五邑之利况今五邑現有已成之渠憲每
年疊檄頻催脩通水道數歲以來水未一為患也水無患
而利自在其中矣何待穿渠乃利耶

式馨堂文集五卷目次

三南魯之裕亮儕著

奏疏

趣陶園集卷之五

三南魯之裕亮儕著

疏

鹽志告成代

題爲遵
旨纂脩盧東鹽志告成恭呈
睿覽懇請
御製序文永昭成憲事臣自雍正元年蒙
皇上洪恩簡授蘆東鹽政至雍正二年復奉
俞旨留任二年務期徹底澄清安而成例臣雖愚陋敢不仰
體
聖心興利革弊期垂永久爰查蘆東鹽志向未重脩額引錢
糧場竈戶口今昔各不同非纂輯成書無由稽其定式
用是繕疏題請奉
旨俞允臣即欽遵率同蘆東二處運司分司等官並諭綜商
開館延士協力纂脩引從前之舊章據現行之新例稅糧
引鏹考覈務極其精詳土宇人文紀載悉從其質實但臣
既荒謬而無知舊志復缺殘而失考魯魚相襲罣漏滋多

今合計蘆東共成志書三十卷敬用繕呈
御覽仰懇
欽賜序文方敢壽諸梨棗須為典則
重瞳一顧自教府海生春
睿藻千言便覺章程可法大乾始之美利俾海濱斥鹵咸安
作息於萬年昭食貨之常經庶鼎內調和大轉鈞陶於六
合理合具
奏伏乞
皇上睿鑒恩准施行臣謹
題請
旨

奏之　奏五之一

代請興畿南水利初上疏
欽惟我
皇上宵旰勤勞無刻不以民依為念茲因直隸偶被水澇截漕
發倉多方賑恤被水窮民既皆得所猶
命臣等查勘各處情形興脩水利務期一勞永逸所以為民生
計者至矣盡矣臣等雖才識淺陋敢不殫心竭力以求仰
副
聖懷自出京至天津歷河間保定順天所屬州縣相度高下追
溯原委並諸地方耆老所有各處情形大略謹為我
皇上陳之竊直隸之水總會於河間之天津以達於海其經流
有三自北來者為潞河又曰白河自南來者曰衛河而淀
池之水由西達東貫乎白衛二河之間是為淀河白衛為
漕艘通運之要津額設夫役錢糧責成河官分段歲脩而
統轄於河道直隸二總督邇年以來白河安瀾惟飭河官
加謹防護即無泛溢之患衛河發源河南之淇縣至山東
臨清州與汶水合流東下河身陡峻勢如建瓴而德棣滄
景之間又多淺阻激溜每遇伏秋暴漲沖潰泛溢所不能
免查滄州之南有磚河青縣之南有興濟河乃皆年分減

奏之　奏五之三　水利疏一

衛水東注於海之故道也今河形宛然閘石現存應請照舊疏通於往時建閘之處築減水壩以洩衛河之漲又静海縣之權家口潰隄數丈隄外沖溜成渠直接寬河東趙白塘口入海亦應就現在河形逐段開疏於決口築壩減水均於運道有益白塘口入海之處舊有石閘二座磚河興濟二河之委應開直河一道至白塘之東北出口亦宜建閘二座澇則開閘放水不惟可殺運河之漲而河東一帶積雨淫潦亦得藉以消洩且海潮從閘內逆流遇天時亢旱則引流灌溉溝洫通而水利溥滄青静海天津數百

里斥鹵之地將盡為膏腴之壤矣至沿河一帶隄工大半低薄應飭及時修築高厚仍令總督將玩忽河官查參重處以警將來此治衛河之大畧也至東西二淀跨雄霸等十餘州縣廣袤百餘里畿南六十餘條之水會於西淀經保定霸州出苑家口合子牙永定二河之水滙為東淀蓋羣水之所瀦蓄也數年以來各淀大半淤塞惟憑淀河數道通流一經暴漲不惟本淀之水旁溢為災凡高陽新安河間諸水之入淀者皆沖突奔騰莽決無際總緣二淀逼窄不能容納之故也故治直隸之水必自淀始凡古淀之

尚能停水者悉行疏濬深廣並多開引河使淀淀相通其已淤為田疇村庄者四面開渠中穿溝洫溝達於洫洫達於渠渠達於河於淀而以現在淀內之河身疏瀹通暢為衆流之綱經緯條貫脉絡交通瀉而不竭蓄而不盈而後圩田種稻旱澇有備魚鼈蜃蛤萑蒲菱藕之生息日滋小民享淀池之利自必隨時經理不煩官吏之督責而淀可常治矣周淀舊有隄岸加脩高厚無隄之處酌量增築其趙北苑家二口為東西二淀咽喉趙北口長橋應展寬十餘丈苑家口查照中亭河舊道別穿一派由口頭村迤北

過楞椏圈並疏通藕橋三岔河會流以達於東淀又天津城北白河西岸之大石橋全淀之水由此出口加以海潮從外倒灌巨浸洪濤往來飛渡非數丈橋洞所能吐納應將石橋加倍展寬庶咽喉無硬尾閭得舒永無漲溢之虞矣子牙永定二河以淀為壑淀廓而後河有所歸然必河治而後淀無所壅此治二河之法所當熟計者也蓋子牙為滹滏下流清濁二漳發源山西至武安縣交漳口會流經廣平正定而滹沱滏陽大陸之水會焉蔡沈禹貢註云唐人言漳水獨自達海請以為瀆可知天津歸海之水以

子牙為正派其餘諸水皆附之以達海者也夫以奔騰澥海之勢銳不可當而遮之以數百里紆回曲折之隄河身淤墊高於平地兩岈相距不過數丈舊時支港岔流一槩堙塞欲其不冲不泛安可得乎考任邱舊志子牙下流有清河夾河月河皆分子牙之流同趨於淀今宜尋求故道開掘分注以緩奔放之勢至完固口乃昔年漳水分流由鮑家嘴入衛之故道鮑家嘴之西北四十里又有支流一股由青縣杜林鎮之北直趨廣福樓入淀應將兩支一并疏通於分流之處建閘二座衛水方漲即閉東閘而開北

閘不漲則閉北閘而開東閘於漳有益於衛無損且可濟運道之涸似屬兩便至永定河俗名渾河其源本不甚大所以遷徙無定者緣水濁泥多河底逐年淤高久之洪流壅滯必決向窪下之地其流既改故道遂堙總緣水性就下耳是則無定者正其所以有定歟今應於每年水退之後挖去泥沙俾現在之形不致淤高庶保將來不復遷徙柳又口以下三十餘里漫流入淀並無一綫隄岸今宜順其所之濬河築隄使扠東歸淀二河入淀之後各依南北岈分道東流仍於淀內築隄使淀自淀而河自河河身務

期深峻常須淀水高於河水多設淺夫隨時挑濬毋令淤塞其渾河入淀之處應建石閘一座於渾水退落時開閘引淀內清水入河以蕩泥沙閘外築塘壅水北趨不患不注河內也子牙水不甚濁無煩刷蕩然亦須建閘使內外相通以備隨時節宣兩河淀內之隄至三角淀西而止蓋三角淀者衆淀之歸宿也其容蓄原廣委輸原疾惟賠龍開通逐年澇濬則二河之濁流自不致於為患而鷄涉之朝宗皆得安瀾暢逝矣此廓清淀池調劑二河之大畧並再鳳河自京城東南至武清縣界河身淤墊水發則汗漫

無歸應逐節開通並濬兩傍積水注入河內以達於淀甚運河以西及淀池南北均應多開溝渠以消夏秋積澇其有近隄最窪之地不可引注溝渠者即於隄內穿築斗門使得洩於隄外此消平地之積潦以保田禾所當隨處經理者也再各處隄防冲潰甚多應俟隄內水泄興工修築其高陽河之柴淀口冲決約數十丈河身南徙自西而東二十餘里舊河淤塞斷流應速挖濬復其故道新河之南界連任邱有古隄一道亦冲潰數段以致任邱東北村莊盡被淹沒鄚州一帶通衢亦宛在水中現今任令詳請閘

挖淀隄消淺之處俟水退之後照舊修築並墊高行路以便往來又新安之雹河自西折來遶縣治之南入淀而安州之依城河復自劉家村泛濫而下新安正當二河之冲每遭漂沒之患應於三台村南開河一道引雹河由縣之正北入應家淀河南築隄以護縣治凡縣屬及安肅安州之大小澱淀俱飭圩田種樹甚為有益至各處地形之平陂水勢之深淺尚須詳勘細酌并天津海口京東畿南等處統俟明春逐一查明具

奏謹將勘過情形繪圖恭呈

御覽

再上畿南水利並請營田疏

竊周禮遂人氏所掌畎遂溝洫澮川之制甚備潦則導畎之水遞達於川旱則引川之水遞注於畎此古昔盛世所以歲不能災也今南人溝洫之制雖不如古然陂堰池塘隨地經畫凡所為旱潦備者無所不至北方本三代分田授井之區而畿輔諸郡之膏腴甲於天下東北濱海西南負山有流泉潮汐之滋潤無秦晉巖谷之阻格雍徐黃淮之泊蕩言水利於此地所謂用力少而成功多者也宋臣何承矩於雄鄚霸州平永順安諸軍築隄六百里置斗門引淀水溉田民享其利元臣脫脫大興水利西自檀順東至遷民鎮數百里內盡為水田至明萬曆間徐正明汪應蛟言之鑿鑿試之有效卒為浮議所阻自是無復有議者今農民終歲耕鋤豐歉聽之雨暘旱則赤地千里潦則洚洞無涯豈地力之是咎實人謀之不臧也我

皇上念切民生飢溺由己

特命臣等相度興修務期水害去而水利興此誠

國計民生萬世之遠謨也臣等竊意潤物者水其泛溢為害由人之不能用水耳農田之利興則潤澤溥而昏墊息矣

惟是小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水耕火耨沾體塗足之苦非急農所能任而疏濬修治之費又非窮民所能支以數百年未興之利而責諸急窮難與慮始之民必不可得之數矣臣等愚見請擇沿河瀕海容易施功之地若京東之灤薊天津京南之文霸任邱新雄等處各設營田專官經畫疆理召募南方老農課種秔稻小民力不能辦者動支正項代為經理田熟歲納十分之一以補庫帑足額而止其紳士富民有能開種巳田一頃以上者分別獎賞代人開種者從優旌敘仍照官帑例歲收十分之一歸還資本

至各屬官田約數萬頃請遣官會同有司首先墾種為農民倡至於濬流圩岸以及溝分澮合遂縱畝橫之制瀦水節水引水停水之法一一做照成規酌量地勢次第興脩一年田成二年小稔三年而粒米狼戾小民覩收穫之豐饒自必鼓舞趨效將凡可圩田之處無非多稌之鄉矣抑臣等更有請者大利之興非旦夕所能奏效事急於垂成功敗於中沮大抵皆局外浮議為之也凡言北方不可種稻者其說有三一曰北方土性不宜稻也夫一成之地亦有高下一川之土亦分燥溼宜黍宜稌隨處區別未聞判然有南北之分也且今玉田豐潤涿州滿城以及廣平正定所屬不乏水田歲歲成熟此則成效之彰明較著者矣一曰水無泥沙激溜洶湧所至填淤不惟無益而又害之也不思鄭白渠涇史起灌鄴長我禾黍正藉泥塗況溝洫之流既暢閘座斗門之啟閉以時又何患洶湧湍激之為害乎一曰暴漲則濫旋退即涸但能為害不可資以為利也夫山谷之泉源不竭滄海之潮汐日至淀泊之蓄瀦漳滹易滏洺之流雖遇乾旱未嘗涸而絕也況陂塘之儲有備無患乎總之天地自然之利一經區畫功效顯然如運

諸掌惟慎選才幹敏練之員總理分司殫心竭力毋鹵莽而貪速效毋膠執而狃故常勤始勵終先難後獲不出十年而畿輔兆民家給人足裨益非淺鮮也臣等仰遵
聖訓悉心籌度足民之道無過於此

代請興河間水利疏

竊臣仰見

皇上勵精圖治日理萬幾而於運道之淺深民田之旱潦尤為加意諮訪臣雖愚陋無能仰佐高深而耳目之間少有見聞何敢不為

皇上陳之蓋直隸河間一府原係九河故道其地最為低窪夏雨水漲則各處支流皆溢而注於河間之域加以趙北口諸淀之水滙合晉豫二省東流之水汪洋漫漶淹沒田廬居民不鮮築塘開渠以收水利而惟仰天歎息以憂水害是以旱無所滋潦無所洩而禾稼每畝所登不及江浙湖廣十分之三夫五行之在兩間無一非生物以益人者何以同一水也在南則人人利之在北則人人苦之乎蓋南人於地形低窪之處必穿渠引水以通舟楫於地勢高隆之處必築塘貯水以備水旱水有所歸則道路田廬無虞湮淖而禾稼有灌溉之資即極凶歉之年亦猶薄有所收不致如北人之聽天聽水而絕不籌興利除害之計也至於河間所屬獻縣之南乃漳滏滹沱三水之合流由谷沙村北行過臧家橋經河間府南歷霸保文大四州縣復會東淀下流過天津而入海其河身窄而且淺又無寬厚高大之隄防以束之欲其不淀不可得也康熙三十六年

聖祖東巡親臨看視特命河臣王新命攔河築壩開完固口引河以分北河水勢由单家入交河青縣二百里而入運河不特霸保文大因分疏而免北河四瀆之災即東光運河因其水入暢流而無壅滯糟艘之患

欽工民工二壩亦不慮夫北河水力之衝且商人運鹽賈客運米於交青獻縣以南諸邑者皆將通其舟楫乃一年之後河員漫不修濬聽其水涸沙淤三十年來河形半臧歷任督撫亦未嘗不行文催修而交青獻縣止以兩岸皆沙旋挑旋塞為辭臣細訪而知其故蓋由完固口引河之開其所經歷者交青獻縣三邑之地引河不開而受北河之害者乃霸保文大四處之民當其開河用夫之時上司但知責成於交青獻縣而霸保文大並未助其一工此三邑之所以不樂於開而宴然坐視其塞也如蒙

皇上嚴飭督臣委官估計確實需費若干即於三農告竣之際通行近河州縣協濟民夫不專責之交青獻縣之民深掘河身遠送流沙務與北河支分派別暢流而東不特霸秋

二汛乃有水行其中即冬春二季亦期渙然成渠由完固口至於運河二百里間往來之舟楫既通旱澇之蓄洩有備百貨集而田土腴河間一郡順天四屬皆從此無昏墊之憂矣由一完口而推之河間合府低窪之地由一河間府而推之畿南畿東受水之鄉無不各除害以興利則目前雖不無涝費之煩將來每歲人安樂利
國省蠲施久之且可賦天下運漕之半其為利誠遠誠大
惟
皇上睿鑒而乾斷之幸甚

請除天主異教奏摺

竊臣自幼游歷京師見順城門內有天主堂壹所問之於人乃知明朝萬曆年間有西洋人利馬竇者以占步之術來中國用以治曆較內地人為優欽天監中由是有西洋人矣後於西華門禁城內又見有天主堂精巧奢遂異色人無其中而東四牌樓之南乾魚衚衕又有樹立高架建造天主堂而未成者是何西洋人居此之多也至於十六省中無府不有其堂無邑不奇其教而福建廈門廣東澳門浙江之寧波江南之崇明為外洋海舶百貨薈萃之四

區洋人不惜重貲購其市廛左右前后自近而遠大半皆為洋人所據內地市井之人轉相租住其價甚廉人皆感悅凡有西洋船至則貸其屋者爭相迎接以得主其家為幸忽去忽來歲必數至官兵巡役視為故常竟不知有盤詰之事矣臣又聞知各省各府緊要關津財富鎮集所有天主之堂其中各有主教之師各有應答賓客通譯語言之人各有製造百種金木器物之工數十年來與內地之人日親日密往往厚散金錢招人從教其從教之例則使人自携其祖宗父母神主至彼所奉十字架下踐踏焚燬

方為實心歸順人初不忍從之近日漸有無籍無賴之徒
利其資給而往者毋一人至其教主輒與銀錢十枚使以一
錢招一人來十錢但招則又各分十錢持去迨百錢盡而
百人從即以初從者轄之每月每人皆有祿予予有差等
漸擴漸廣總以招人之多寡分名秩之高下倘所招者有
一明理能文章之士則使賺求中國奇書就其中採新奇
可喜之說而代成為彼家之言旋又摘其書之瑕疵以指
中國儒宗之陋且又教人曆數與夫占星望氣吉凶禍福
之術問其財物所自來則由彼國攜帶銀母至此開鼎銅

錫以此貪夫多樂從之臣覩西洋之人性桀志堅機深技
巧善測山川道路之遠近城郭堞之多寡關隘塞隘之
險易凡其祖若父之志所欲為而未即遂者後世子孫必
力圖而務獲之今乃占買我中國之口岸如此招納我中
國之人士如此且其所居天主堂中深粵西新每日晨起
僉覩拘以信於人安知其所錮者非犯禁罹罪之婦耶
況彼招來從教之衆大都忍心害理無父無君不仁不義
之徒默當此枉虛往全之日彼不敢萌叵測之心窺探其
延日久愚衆易惑與其撲滅於猖獗之餘何若消弭於未
蘖之始伏乞
皇上勅行直省地方大小文武官吏除京師欽天監天主堂許
住西洋之人而堂名天主悖逆殊甚亦當
賜名易之其餘外省府州縣不得容異端邪教煽惑招搖私
相演習推步占驗之術盡類驅押還其本國即將所造之
堂改為義學雖有內地無知從信之徒嗣今無復有以利
誘者亦將不驅自散矣至澳門廈門寧波崇明洋人所買
房屋查屬有司徵租克餉此後洋船到口止許人住本船
貿易洋貨不得登岸久居列肆囤貨與民往來並請

勅下該部嚴定洋人在內買屋招徒與內人勾留洋人久住從
師之律與夫各汛地方文武官員失察狥庇家分
須行各省永為定例此事目前視之若非緊要事情可行可
止而數十年後必有受其利害者如果臣言可擇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

○聖治大全謹詳小節疏

從來邪正不容兩立欲正天下之人心必距天下之詖行未有詖行不距而可使人心得正者也今天下之詖行數端人皆相習而不覺遂若任其所為亦無害於教化者細而推之殊有乖於政體臣請得一一指陳之伏惟
皇上垂察焉

一則回回教之不遵正朔者可駭也
國家統馭萬方包宇六合如天之量何物不容然而一統之規模莫重於正朔服制二者蓋天下之觀瞻所係即
朝廷之體統攸崇也今回回居我中國未嘗不同飲食也而其中獨有所忌未嘗不共婚喪也而其中別有所行薙髮變相禮拜把齋種種醜態已不雅觀然無大傷猶或可聽惟是正朔所須四海皆歸畫一回々何獨退月為年大非
遵
主之義矣而且
本朝服制冬夏各有所宜回回平日亦與人同而偏於歲時令節喜慶之時頭戴白冠以為吉服悖禮亂常刺人心目豈同風之世所宜有者

國家之制回回皆准讀書入學科第為官原欲化異俗而從我也乃彼輩愚頑生我
聖人之世服我
聖人之教竟敢違正朔而不遵變衣冠以立異謂無畏忌孕如此若不嚴加禁止違者按以重罪則天下妖言惑衆之徒何所憚而不為逆禮叛教之事耶

一則天主教之廣收徒衆者宜禁也夫聖人生而萬物覩四海之外重譯來朝萬里梯航輻輳京師正以見我
聖德之大如天之無不覆也然以外國之人而來服我中國之教此正理也若以中國之人而往從彼外國之教則非理矣乃今天主堂中每以銀錢廣收中國之人拜從其教夫中國之明理安分者豈肯拜彼為師大都游手好閒不耕不讀不務生理之徒乃肯利其錙銖習其巧技相與煽惑人心日歸日衆至於蔓延天下無處不然臣愚以為立國之道杜漸防微若輩無知小人難保其不恃衆生事是宜及其萌蘖未兆而先為禁戢之者也

一出仕迴避之例宜分別而詳定之也定例宗族中人有為各省督撫司道等官者其兄弟叔姪子孫皆為引避

選、益所以防狥庇之私也、臣以為在五服內者宜避、而在五服外者不宜避、何也、彼已在五服之外、則親盡情疎、名雖一本、實已淡漠、即不迴避、亦必無庇狥之情矣、惟是翁壻舅甥郎舅三者、姓雖不同、誼屬至戚、不特上下之間、狥庇難免、且恐倚勢攬權、招搖過付、公私諸弊、不可勝言、臣愚以為是宜分別親疎、詳定成例、庶幾私竇絕而倖端之開無隙矣、

一八旂閒散游惰之人、宜立法以繩之也、從來致治之道、既富方穀、未有不富而能使之為善者、然致富之術、猶後

而致貧之端、宜先有以禁之、我
朝生聚百年、人稱極庶、其在外者、猶各有其室家餬口之計、惟八旂自文武官員甲兵以外、多有閒散游蕩一無職業之人、夫人之為物也、無所事事、則必不能寂然以安於一室之中、勢必相率而為飲酒賭博、破家喪產、干名犯義之事、此旗人之家、所以富者易貧、而貧者輒多不肖也、臣請
勅下各旂、照依外府州縣、設立門牌、實開戶口人丁、所司何事、該管官員、清查所部人員、除致仕衰年疾病廢殘之人外、皆各責以職業、或出仕、或當差、或攻書、或生理、務須挨門查結、不容一人游手好閒、酗酒賭博、以及種種蕩費之事、如此則不特家之富者、可以保其不貧、而貧者各皆自力於生理、亦漸可以轉貧為富、舉凡淫佚不羈之行、皆由是而自靖、而風移俗易、天下皆於是乎觀型、而益化於善也矣、以上四條、仰祈
睿鑒、合無飭部酌議施行、臣不勝戰栗待命之至、

8 代請恤人才疏

從來致治之道莫大於用人而用人之權專操於吏部夫以天下之大天下之人之衆咸聽命於一部之中掌此權者不必其有私也立一法而偶有所未善用一人而偶有所未公議者輒紛紛以起而羣莫知適從矣臣自雍正元年奉

命巡視長蘆鹽務居外守職吏部銓選之得失原未深知然往往聞之於人多不平於銓法者有二一則遠省近省分一科三科之揀選其遲速為太過也一則督撫會同主考之挑選與部中之挑選逈出兩途人心不免惶惑也我

皇上自御極以來立賢無方美不勝書天下懷才抱義之士莫不歡忻鼓舞早思自樹立於

聖人之世假吏部而不操成法待之則是開天下奔競之門矣但成法有宜百世守之而不容變者有僅可行於數十年而斷不堪持久者當三逆僭亂之餘雲南貴州四川廣東廣西湖南福建七省遭罹兵燹詩書之澤未深若不寛其途以勸之則道路遠而仕者裹足故中式舉人一科會試不第許即揀選知縣十餘年而得官矣直隸江南浙江江西山東山西陝西河南湖北九省例皆三科揀選會試不第有待至三十年而究不得一官者三十歲以內登科予六十猶有可望若四五十後始能中式則終其身無服官之日矣皓首窮經老死牖下其情可悲而其才又甚可惜也賴我

皇上深加憫念特命直省督撫於雍正二年癸卯正科後會同主考秉公驗看年貌才品可為知縣者咨部選用年貌衰邁才品庸常者准作教官揀選是誠

皇上愛惜人才廣搜博採欲及鋒而用之至意也及各省舉人

領咨赴部其數甚多部中實難處置又蒙

皇上准令於會試後挑選百人發往雲貴川廣五省署印試看各省舉人咸仰見

皇上設法疏通之盛心益無微不到矣但聞挑選之時該部僅擇其形體豐偉語言伶俐舉動輕便者於督撫平日所訪聞臨時所確見實堪用而有效者仍概置諸揀選之班甚有強令其就教職者督撫會同主考之選不幾成為贅疣乎有才而中選者不用乃用其形貌言語之外見與揀次而不可知者是豈得為用人之當得毋有負於

特行之曠典乎彼遠方七省一科揀選舉人已選訖於戊子矣
而近地九省之己卯尚未掣籤中式二十八年而不用老
而死者大半矣臣愚以為宜將遠省之截取者暫行停止
俟將近省舉人用過戊子然後依科順序编選不特近省
者無向隅之泣即遠省者亦捫心而自得其平也至於天
下遠近各省舉人已為督撫會同主考挑選者仍宜責令
在京三品以上各官分别其才各舉所知如近日吏部侍
郎沈近思所奏縣令簿尉咸酌用之其年力才品無人
出者不堪任縣可知即改授以教職至於老而就衰並不
能勝教職者但給七品頂帶以榮其身如此則一二年間
壅滯清而銓法平
國家亦収得人之效矣然此於銓法大有權衡於成法不
無更變在拘泥定例者必以為錯綜難行不若舊規之
易舉伏惟
皇上聖神天縱秉
乾剛而獨斷之庶於用人之道無偏枯矣

代盧大司馬恭上疏

竊惟我
皇上自御極以來無時無事不以民生為念凡所興革皆極合
乎天理人情是以海宇蒼生靡不熙熙於
聖人之世豈尚有所未至者待愚蒙之稱說耶然臣受
恩日深居位日崇夙夜兢兢媿無一得以助
高深於萬一今謹陳芻蕘之見四條伏惟
皇上垂察焉

一則有罪抄家之法宜定也

皇上好善惡惡之心至公至明中外臣民無不共喻而一種下
愚至劣奇貪異酷之人上瀆
國法下拂人情非抄家不足以懲其罪戾然在
皇上仁義並行之心不過惡及其身而止乃被抄之家全不悔
其孽由自作幸值
主恩浩蕩不遽戮之於市朝而但籍沒贓私以警其餘也反欲
乘此以害素不相睦之人東扯西扳飽填慾壑是其家雖
明奉抄沒而實暗增貨財矣臣愚以為此宜嚴定章程於
抄之本日所扳出者准行提究此後不得恣意拖誣以免

無辜受累則奸貪者既懼法網之難逃復不敢肆行其詐索而善良者亦咸得保其身家於法網之外而無意外株連之苦矣

一則銅價錢法之貴宜平也

皇上軫念民生日用之需錢為最急因於京師設寶源寶泉二局不愛銅不惜工所鑄之錢輪郭周正精於往代乃歲費之出無窮而市肆之錢不廣其價亦不少減者總由盜銷者衆而盜銷之衆又總由於銅價之高夫山川所產今日無異於昔也外洋之銅民間未嘗私購也宜其銅壅於京錢盈於肆矣而盜銷日衆錢價日昂者是實由於用銅者多耳臣請

皇上飭部通行無論大小官民之家除鏡鎻外不得擅用銅器並不得以銅飾輿鞍門戶櫥椅等物僧道寺觀不得用銅鑄像與鐘磬鑪餅之類一切皆以錫鐵為之其從前舊有之器許其盡數交官照時給價官吏不得借端滋擾倘有狥隱情弊即以重法罪之則一年之內不特可以平銅價而止盜銷也亦示民節儉之道亦即隱寓其中矣

一則天下民食之難宜塞其流而裕之也

皇上周知稼穡之艱難春時為民而祈穀又復耕耤以重農頃者委員慎擇邊境閒田畿輔官地令八旂閒散丁壯晝井而分種之無非欲使海宇蒸民家富蓋藏戶儲倉廩耳然我

國家百年生聚之蕃日增月盛而田土之限於地者有定也即使歲歲豐收尚不足以濟其俯仰而況糜而耗之者更日趨於無算乎臣嘗歷官中外熟知民間耗食之弊多端最莫過於酒醴蓋極天下至健之人日食不過一升而天下善飲之人往往至於一斗是一家有一飲者五口即無殊於十口而況一家飲者不止一人乎況飲酒必陳餚饌即必招致朋儕飲醉之後天地不知禮義不顧悖倫亂俗靡所不為傷化耗財大半由此此古人所以有禁酤之律也其事極瑣其關甚大歷朝雖有嚴禁未免日久情弛臣愚以為是宜復申其令者也

一則奉

旨驗看直省人員宜及其鋒而用之也自古治世之道不出理財用人二端而財亦必資人為理是用人者行政之先務也我

皇上以知人之哲勵精求治特於去冬通行直省督撫會同主考驗看已未揀選舉人令將年力衰邁不堪作宰者改就教職其有材力精強可為州縣者各撫給咨赴部分別銓用蓋欲及其鋒而用之庶於此中收得人之效也今其領咨來者人數實多該部一時不能盡用仍令依科截取不特督撫之驗看虛行有乖政體而遲之一二十年則老者愈老壯者不壯廢棄有用之才殊為可惜臣愚以為直省驗看主考現俱回京而舉人會試不中者又俱現在京師宜令原看主考各舉驗時所與督撫同稱優異者各省具

奏數人或數十人請
旨示期引見果有可觀即發出而試用之其有不稱並罪主者如此則奇才異等之人皆有效於
國家不致終老牖下而科目得以疏通銓法亦無壅滯即驗看曠典庶不致於虛行天下矣

請增學宮從祀諸儒奏摺

為學宮從祀尚有應增之儒仰懇
睿裁以闡純修以弘曠典事欽惟我
皇上
明道開天
建中立極
孝思所達封及尼山五代之親
性學所通貫穿穹宇三宗之教德必崇而功必報千秋竹帛皆香遠不泄而迹不忘一脉淵源不紊是則堯舜禹湯文

武之聖吾
皇集乎大成實非漢唐宋元遼明之君所可提而並論者也臣一介書生遭逢
盛世蓋臣有素蓄于心而前此未及
奏
聞者今不能以為非職而缺典從其遺漏也臣伏查漢唐以往
從祀
孔廟諸賢諸儒由十哲而兩廡歷代議升議黜亦既多歷

年所奚而有宋元明諸儒之有功聖道竟未邀
從祀者若宋則范仲淹游酢謝良佐羅從彥李侗胡宏黃幹
七人元則金履祥劉因許謙三人明則方孝孺蔡清章懋
羅欽順羅洪先顧憲成高攀龍劉宗周等八人臣再四溯
洄此十八人本末具見其立德立功立言無偏無詖皆足以
師世範俗而周程張朱之教賴以昌明無弊尤能直指入
德之門以有功于後學乃曾不得與韓歐陸王諸儒同列
主于兩廡之間以臣愚昧殊覺歉然用是直攄鄙臆如或
臣言可採仰祈
睿鑒勅部議覆施行臣不勝戰慄悚惶之至謹
奏

式馨堂文集六卷目次

三南魯之裕亮儕著

傳

趣陶園集卷之六

三南魯之裕亮儕著

傳

何默齋先生傳

會稽人嘗為予道其鄉有默齋先生者古靄君子也問之曰何姓紹美名字子京孝友嗜學樂施予力可仕不仕先生家故饒侍母疾醫媪緝御藥非親嘗弗進疾革含斂殯祭如禮哀三年未嘗入室殆古所謂善居喪者歟質敏善屬文不以藻繪為工惟闡發聖道隱顯小大之秘與濂洛關閩諸儒相印證試輒高等從遊者日衆會稽郡縣有矯然自立不逐逐於聲利者必默齋先生弟子也仲兄子受典榷蕪湖先生佐之秩滿贏餘累累或曰可隱也先生色然曰呼吾兄也而吾隱乎哉白之兄弗納使援例為郎先生曰吾何以郎為哉其操潔而志定類如此閱歲返里一舉兄所予者差等乎姻黨貧乏暨道路癃羸而施之餘則建育嬰堂以活兒曰是獨非保赤也乎哉安在為郎惠物也魯之裕聞之曰古靄之譽信然乎子也而不忘其親弟也而不隱其兄夫何榮利足歆之輩敎力善以終吾身默

齋果何以郎為

程雪巖先生傳

雪巖先生程姓允升名字曰巽初皖屬太湖諸生也性謙和工書事父母以孝稱弟某早卒先生撫教其孤如已出與人交喜愠不形於色接其言者終日不忍去遇不順輙含之久且忘其姓名矣量之涵宏類如此環郡數百里内寶先生書持絹素求者日不絶先生應之無倦容邑侯會稽章公時化聞其賢以邑乘相屬夜有懷金干者先生拒弗納侯以是益重之太湖者吳楚豫粤之衝也四方負奇而至者踵相接先生擇而晨夕焉客亦以得交先生為快所為詩未嘗得得乎規摹唐宋人而和粹之氣自流溢於楮墨間溧水謝樹集句贈之曰性柔君子德質樸古人風良然哉漢川王廸菴庭令於湖從輿論中得先生名會上檄行鄉飲酒禮乃消日具幣造先生之廬請焉既至王鞠躬進曰上庠第一座非先生第一流人弗稱也時論榮之著有即隱園集子元度謀請壽諸世先生曰使天假我以年或者猶有進其不伐已能也又然年六十有五卒鄉人聞而舉哀者下隷役夫無異於其子孫云内史魯之裕曰裕於湖識兩先生一為瀘州刺史陳藥菴五典一則雪巖

先生也槃庵贖雪巖恭二者有間而皆克孝友以型俗厥後裕與元度交日深欽其學之邃於理而恭則如覲先生也雪巖先生有子哉

王懋庵傳

王君士誠字元實懋庵其別號也家寧國府宣城縣之龍溪生而穎慧長益倜儻多智畧年十二游鄉塾人指目為非常兒未幾以親老微甘旨無以贍生也徙業居奇家頓起然而惠利之懷泊如焉當事廉其能屬君理糟艘君善權輕重任佚好施急人難不以有無為解龍溪者宛曲二水之涯也兌糟例於溪隄峻側肩米者往往以失足致賠繫君甃使無虞有佃侵租二百斛娶婦事覺懼擬鬻婦以償君宥之見投水者問故年凶質女以活母而貲為人竊君遺之米且為贖其女其人德而納女焉君治裝嫁於隣人之子某先是君之理糟也君父維範誡之曰吾不以出入風濤險汝而險汝之風濤於手於胥也君矢曰聞之訖風濤者有如風濤焉兒敢乎厥后糟運實幹濟於君而郡邑胥無疾視者維範之誡凜爾哉配表有閫德相君成其家聞君欲完人骨肉輙傾篋助之賢矣君歲必外出表為二子擇名師淑其質是則商婦鮮或喻之者君疾且革遺語三曰慎交游纂宗譜潔祠祀二子於是奉命輯家乘而件繫君之行事以屬予為傳

魯之裕贊曰愨庵豈非豪於財者哉生平揮霍自雄而浮屠老子之宮曾不擲一緣以邀厥福利曰嫓未祇異也頑可惑而溺之歟偉哉愨庵宜三語之協於道也二子勉旃儀式型之厥宗斯起矣

程明息傳

程叟邦學字明息太湖人業醫生明萬曆之初年性勁質貌恭〻稱其長者崇禎壬午流賊張獻忠寇湖鄉人爭避之叟父跛叟襁子畏糧與妻殷掖之行甫及河而寇騎至鄉人褰裳涉而復返畏溺也叟父泣曰吾徒行且難況涉乎汝夫婦抱孫往濟焉吾有後死可不恨叟語殷曰父安可棄哉子可也若速置子挽吾負父濟鄉人阻曰賊至猶可丐生奈何胥就於溺叟毅然絕流而渡比登岸顧之老稺戕少壯擄矣踰旬寇去叟負父返里存者什二三歲荒無所得食疫復作叟計於斯時也惟岐黃術或可贍父乎試為之輒驗延者無虛日故里人苦饑叟父獨充然甘旨享其年以歿一切喪葬如禮時人難之僉以為孝德所致云今叟八十餘矣語其父淚涔〻下也康熙甲戌九月無疾卒男四皆殷出咸力田叟臨終訓曰吾子孫食力非其力者勿食也

魯之裕曰吾交叟且十年未聞一言之肆也所活人千餘語予曰醫之道吾未什一焉噫叟恭而巽若此哉蓋孝於親者不敢慢於人信然乎吾接叟吾遊乎孝弟力田之世矣

徐烈婦石太孺人傳

皖之潛衛邑也明季寇禍潛為酷徐毋石太孺人其著也太孺人生而幽貞及長嫺內則得父毋歡歸夫子徐康侯先生則移其悅於親者悅姑〻金喜事夫子也盡厥職聞古賢女事輙請於夫子究晰之夫子性敏豁好義善怒且喜宴賓游藝飲達旦太孺人力遂之而徐以箴進家素饒侍者緝御而祭則蘋蘩必親焉紡與績寒暑無輟也律子玉鉉先生勿華侈師擇嚴者致恭之曰學由敬入耳時承平日久兵備弛流寇豕突至而人不知戒太孺人以語夫

子不為動崇正丁丑烽熾矣乃謀間道行太孺人曰命也夫紉衿裾挾匕首以從邏賊得之奪其刃自刎不獲太孺人厲聲罵賊〻且甘言誘太孺人太孺人罵愈厲賊怒縛太孺人於樹支解之烈哉太孺人家之慶國之光哉宜郡邑諸志之借以芳也旌焉祠焉何怍與

魯之裕曰裕交太孺人孫曰干之也者自康熙丙戌始歷今二十有五年每語裕太孺人遘難事輙嗚咽移時曰先君子疾且革以未揚毋德為恨而屬干之焉噫惟太孺人有子若孫哉夫皖潛寇氛之毒匪獨徐與石攖也而怖死喪節以活者汶〻矣其子若孫頤亦無聞焉太孺人則志乘昭之祠祀崇之

天子內外吏咸傳而贊之太孺人固顯揚於天壤也哉玉鉉先生當亦於是乎無遺憾於九京矣

李氏傳

室人李氏其先世固河南衛輝府淇縣人也外舅本張姓六七歲時值明季寇亂轉徙而至於秦爲李公時耀所得奇其器子之命名天美遂姓李我

朝入關定鼎時耀公以軍功累遷至雲南永順鎮總兵官外舅亦授懷遠將軍未四十卒遺男女子各二伯曰春榮仲曰春華華後二十年亦卒季女早夭室人其孟也方外舅之未卒也先大夫居永嘗與游悉其

生平於歸客黃金百鎰事數數稱道之室人孩提時先大夫見於其家見輒停目視既而曰何淑也李氏盛德之昌兆此矣於是屬執友陳公遠先生名復惇明崇禎舉人任安寧知二州時致仕授內兄春榮經效霖貞請婚焉辛酉十月吳逆破征南之師集於永先大夫卜吉命貞親迎以歸壬戌先大夫省先王母下楚因客燕繼母楊樂閒靜委家政焉室人事母得歡心育幼弟駿如同懷其御衆也仁而肅戒黨賢之甲子秋予有出滇之役是時

也內外交訌上下皇惑視予夫婦之弱齡陷險爲決不可以出也既憐之尋即詆之室人勸予各如其嗜焉以去自永昌至於滇省千八百里間箐叢蔽天兇夸越貨而潰賊之竄伏者曉夜伺人而甘之官軍肆掠飛輓驛騷行旅以脫命爲得計輜重之遺弗恤也予卒得奉板輿全百口保任輦無患微室人之贊周而防密也不至此予異母二姊所適謝君石梅章君從耒致業曰萬里之行此其發軔耳而艱虞若是盍

謀所以貯拏乎予惑之室人泣而語予曰果從若請先盡以釋君憂夫君子此往生全者百一耳同禍妾志也貯之此而君生則聚之難猶未矣人情之變可測乎如其不幸妾何歸徃而同禍節亦較然天地也屬叔以存宗焉則可予深然之乃白母留駿行乙丑五月渡洞庭颶風逆舟檣櫓皆拔信浪而漂者竟日夕抵岸篋笥僅一二存者臧獲復竊之宵遁計惟之應城就故人陳君龔字右公居焉踰年陳氏難作逹子

此葉上圖配補

間患難濟舅姑娛夫子相均有其足多者而形百病以損神百憂以傚悲愴窘罷日月交促以速之於死福善者天可信乎不可信乎外舅之仁也所生宜如是厄乎智如先大夫而決其昌者亦不符矣乎室人生平無所歎惟時時以未逮事先母朱太夫人爲言故分至忌辰之祀必躬致腆潔以告虔數十年不少怠也自室人歿而蘋藻之薦如弗薦矣予入不聞箴耳者三年矣齒日衰而德無與勗天之奪我閨友酷矣哉

孫烈婦傳

容城孫氏李生煥元繼室明萬曆庚子舉人奇逢之曾孫女也

本朝定鼎以奇逢績學勉行五徵之不就講學於蘇門終焉子立雅孫潛皆能繼徵君業婦生而閑靜不茍言笑嗜讀書明大義父潛知女非常人爲慎擇吉士乃適同里李生生丙辰進士李公用楫子也年十九爲邑諸生二十補國學博士弟子婚浹旬隨父挈家之安慶司馬任生故文弱善病及署則病且篤矣婦侍疾周至脫簪珥以購藥之難致者生前娶楊遺子一女一婦愛如己出生病燥時時發嚴厲聲婦順承之不少怠生語婦曰吾與若雖夫婦而恩未浹也今不起矣若何歸婦曰從君而已矣生頷之時康熙庚辰仲春廿又七日也生易簀婦一痛幾絶既屬纊盡納諸服飾於棺曰君子待我婦兄用楷止之婦正色曰兄不以義勸而以俗情阻豈祖若父之訓獨妹得聞耶事聞於司馬司馬不許婦泣曰婦家學舅所知也婦今以從夫子爲樂如不聽則婦之死也苦矣衆於是知志不可挽乃爲治具及旦陳筵婦拜舅姑及兄畢遍慰諸媪婢撫子

圻與女曰而父幸有汝濟矣務力學承祖志勿徒哀毀為也乃盥沐理裝卧衾而逝

魯之裕曰赴死難從容而赴尤難也孫氏願安且詳焉如是家教之能成義若斯哉人幸而生有教之家而或背義苟全也媿婦矣

賢婦趙氏傳

太湖吾宗有賢婦曰趙氏也者姪論之元配也婦本湖望族生而婉淑明事理未及笄姑胡有宿疾期速得婦委家政既歸果勤苦操作得姑歡未幾而舅文功謝世時歲在辛巳論與婦俱年十八耳兩弟方幼婦毋語論以訓弟為先務今彥也頌也均有造而克家者固論訓篤哉亦婦有以襄而勗之也閱辛在郊胡疾革婦亦以勞瘁不起然自含殮迄殯虞務拮据成禮而不使論昆仲有後日之悔者微婦也力能乎哉論夙嚮學讀書夜分不少怠婦即其旁

事鍼紉勵之且時奉羹餌破倦以是論得銳力於詩書遇雖蹇而終克砥於名教也生子一曰正時有孫三曰明倫曰昇倫曰朗倫皆能率其教恂恂然無市肆風育子婦慈而有禮御僕婢寬而有恩門以內肅然穆然比閭化之不聞有詬誶聲族姻里黨賙以有無告往往脫簪珥資之論所與游湖人之宣昭乎義問者也履其庭輒必歌醉飽乃去雞鳴解珮之風以婦方之何怍歟時毋黨有以小嫌從角者婦為頌祖德諭之稱姻睦牖之甚或垂泣涕道之聞者感而止遂式好如初其婉淑而明事理類如此

外史宗老亮儕悉其賢於其歿也既傳而復贊之曰司空之山磅礴而崒嵂其氣鍾男子不盡則必毓有賢婦焉起而應其運者茲姪婦非歟宜其享年永而相厥夫子以克耀乎閭閈而胡天奪之速邪雖然人之壽於世也以德不以年婦之賢聲藉藉無間於內外遠近若此方今

天子崇獎懿德以維勵乎風俗將必有旌典及之則婦之年且享於千世百世雖謂與司空同永也可也

族叔絅衣先生傳

吾族之有絅衣季叔者蓋遊於庠居奇於漢人德之而三爺之故稱者不姓不字而但曰大馬頭皮行三爺即莫不知爲麻城魯宗文學士也壬午首春先大夫遊漢歸述以語裕者如此裕謹識之逾十有一年壬辰裕以掃墓至麻城經望華山謁叔而叔則飲之食之資之且諄諄焉勉之是固篤於宗人也又然歲在壬子裕赴　闕由漢秦人貨皮者聞吾姓而趨問曰絅衣三爺之後何似乎余異其問詰之曰吾儕貨皮於漢有年矣歲必火火必烈於居奇極盛地此大馬頭是也於是客之停此貲必損停此損貲則必怨停此而不損其貲也感可知已感斯念念斯祝其後之昌也情也請詳之客曰丙申之冬十二月大馬頭災客貲盡貯於居奇者之家居奇者咸趨而避之三爺獨不避三爺不避火斯火避三爺矣故大馬頭居奇者莫不火而三爺之樓獨不火樓不火而樓之牖火穴之穴牖而帷且黃之筆且灰之矣紀貨之目紙也顧獨完三爺子如連者於是濕被蒙頭上樓負三爺下三爺完然也衆客之貨以三爺完而俱完向使三爺而亦如他居奇者之避也客亦

不得咎之也而三爺不避以全樓樓全客貨即亦莫不全是則客貨之全也非火之爲全之三爺之身全之也三爺以身全客貲而客顧可不問其後乎余聞而嘆曰此一節也可傳也而況其篤於宗人又然也而況其居奇於漢人德之而爺之不姓不字即羣知其爲麻城魯宗文學之士也

國家而得如此文學者以托六尺孤寄百里命馬則檀敷之於漢張巡之於唐也不遜矣宋岳武穆有言曰文官不要錢武宮不怕死何愁天下不太平吾族紹衣季叔斯固不

要錢不怕死者哉

式馨堂文集七卷目次

三南魯之裕亮儕著

記

紀

趣陶園集卷之七

三南魯之裕亮儕著

記

欽賜御墨記

金壺妙汁貢自遠方石燭輕烟製從前代孰若
黻帷之賓本供
奎藻之需啟彩文房承恩
御座未染翰而蘊結風雲甫開奩則輝夯几案判花起草景致良深疊壁駢圭叨蒙過渥像其龍脊誼易得於羣僚橐以豹皮將永傳之百禩

霅郊草廬記

卜得霅郊五畝廬其中周以梧竹花果廬三重而門不與其前堂三楹臨池顏曰浴德先大夫志也南附堂而軒者爲根雲書屋雲何根石是也軒有石因名之命三子濟澄濬居業焉匪直曰乘雲望其值是根云爾堂以北榭而覆曰潛虛洞夫潛而後能卜虛而後無不容下且容予未逮故箴以此予則於是力吾學檢吾躬不懈吾志以求吾忝乎先人苟於是而有以萬鍾千駟易吾一朝之樂者弗屑已弗屑已

山谷書院名賢祠記

宋黃魯直庭堅自戎移知舒州今安慶府屬之潛山縣是也政尚清簡敎民敦本善俗嘗以暇遊潛岳之麓曰山谷愛其勝因取以自號既歿人思之久而不忘元季遷守治宜城曰安慶路以潛暨旁邑屬之明興革路爲府正德戊辰胡世甫纘宗知府事仰黃賢爲建山谷書院於府治之前堂五楹深二尋廣倍之廈而翼於堂左右者各三楹深廣則半堂之數庖室迴廊重門繚垣次第周緻垣外之隙爲圃即以給守院者食裕如也既又考先世之宦此寓此而賢者得八人蓋晉中書令王祥光祿大夫王覽唐翰林供奉李白舒州從事張籍宋舒州團練副使蘇軾通判沈渙知州李綱寶謨閣學士楊萬里也並爲主而祀之山谷書院顏其堂曰名賢祠康熙辛卯之夏予以試事寓其中祠故堅完也主則半蝕而題名滅沒矣新設之主燦然而踞於龕者十餘焉予按諸志爲正九先生位而降其新者於翼室夫國家之有祀典也所以報前休而風後軌也食厥德安厥庇而弗馨香於厥祖是之謂忘忘不可訓也存未流其芳去且遺其臭而巍然雜躋於前賢之班是之謂

瀆瀆尤不可訓也是則宜火之而予非其分因爲詳是祠始末大書之於壁俾主祀祠中者覽而知名賢之不可濫與而苟有志於身後之血食也則前休可續九人之列自有人爲躋之不然而徒恃一時之聲勢以名諂者之位之安知不又有如予者之降而下之而或更爲火之哉

知津閣記

湖籍予者七年乃購浴德堂居之堂東偏有小閣焉窗八閞近遠目予醉吟醒讀乎其中蓋自康熙三十年辛未之歲始也先是予嘗辱在四方矣所歷京省都邑古今名勝之地輒爲紀其道里之盈縮險夷產殖之多寡人情風尚之剛柔純駁川津之大小淺深古今割據之得失郡邑之僻與衝與華與陋茲恐其久而遺也復爲之綜覈參補粉墨丹黃六圖之以張諸壁時觀覽焉則如見夫曩古君臣啓土建封則壤成賦分合縱橫戰勝攻取治亂興衰之跡以是而閱前後五代之史殊瞭然焉昔人讀書其必右陳史而左列圖也有以哉於是顏於楣曰知津閣客有款而問津者予坐之且叩曰何津之問也曰津不同乎曰不同仁其居也禮其閾也義其道也聖者之津也藩籬六合垣墉四海蕩蕩而平平者帝津也五服弼成八荒袵席溝瘠起澤鴻歸譯重貢遠以廣一人之化者相津也山礪河帶磐石金湯紓我后之四顧者蓄宣良翰之所爲津也若夫星羅碁布庶尹百司則以野闢人寧升俊鉏莠工勤賈集道不拾遺爲其津至於莘野渭濱箕山潁水舞雩柴桑終南

桃源是又求志達道用行舍藏曠襟避世高蹈離塵者之津乎聖域賢關不徑不竇履期厥中蹈期厥和此惟君子之津則然谷而樵淵而漁皇路而鞏車康衢而鼓歌甫田而作息者細民逐末熙熙攘攘之津岐途狹邪隱怪頗偏翻覆踵轍釀爲亂而梗於治者異端羣小之津比比而是津不同也知之各有其所客將何津之問乎客聞而蹙頞曰否否吾以子南北東西去就審決欲告我以何適而吾宅之安何從而吾耳目之不蔽於見聞何里而仁而可托以長吾子孫也以若所云吾奚爲知之而奚爲問之予於是憮然思正襟而作曰客求之吾且將火圖易閤而唯子以步趨

淮安府學碑記

淮春秋楚鄙耳自朐山夾谷兩辱吾夫子駕而過化焉輿史冊者琅琅伍氏則舉也員也項之梁與籍也漢三傑而有信也文者陸賈枚乘以逮二疏薛宣桓譚王肅步騭陳琳鮑照之徒舉不勝其舉也文物之茂唐宋元明益昭矣而明也兩都並建以漕運所經設文武重臣開府駐節乎其郡淮也者直兩京門戶哉天下咽喉視之矣我
朝因前制增河督而淮益衝生斯土者習見夫皇華絡繹商賈輻輳之麗華而媮於其志也雄奇秀茁之觀稍稍乎革矣官而涖於前者或亦思夫章志貞教而蘄復其初而黃淮之患自明嘉靖三十有一載迄於今茲二百年間邑西北於府者如邳如宿如桃如睢如清如山陽泮水襄之歲或二三至而府東南屬曰安東沭陽海州贛榆鹽城則浸於下流民濕處焉曩之沃今沙矣曩之禾今葦矣災祲歲申逋征日棘官斯而產斯者方苦於罷戾生全之弗給章志貞教云乎哉乃康熙五十有六年丁酉洛西程克修先生守淮三歲之間水患息田有秋曠然以舉廢墜廣教思復古俗爲己任討其所新廟學之楹凡四十有九而坊者

八橋者三亭者二渠者一齋者門者各四所製祭器籩豆簠簋鉶登尊俎卮匜凡一百八十有九樂器琴瑟鐘磬簫管鼗鼓塤篪柷敔籥笛笙鏞凡六十有三其爲費也約千有餘金始己亥之三月上弦落成於四月之哉生魄蓋資不鳩於衆而督之者才且勤也爰卜是月望日會所屬諸人士於學而屬予甲乙其藝凡所以鼓舞勸激而澤而轉其漓者思無所不用也會以瓜期　名去淮人士謀銘以永之且以風來者謂非予言之不質予曰石永之孰若人言永之孰若心夫事患無始之者茲始矣終之則程不得

而與也夫古先聖王所以垂教立法而示之的者家有其書人識其則取其所日口而耳之者實以體諸靜動而勿忘助乎其所有事則淮之負山環海其秀靈鬱久而發者必不但如伍項韓枚以下之所立而遂以當吾子過化之神也如是以永克修先生也何石如之何言如之

佛圖山記

予未居湖前覽湖志而有慕乎司空之勝也意其間必有雄傑深秀之境足以遂棲隱怡心目者既而籍焉幅巾草履時往來乎環城二三十里之內所謂雄傑深秀之境卒不可得古之人何爲豔稱之若是豈陵谷之果變遷而然與逾數年學博呂藺龕先生語予曰湖之勝非司空也以峻故得豔稱耳勝則必以佛圖山爲最予心識之不果往歲己卯黃君維厚陸君對薇姑蘇高士也游癖與予略同始並轡往觀之出郭門五里溪水潺湲深黝淺碧亂石

激之淙淙有聲導者曰此水非他佛圖之瀑也溪之岸林木離披徑由林出周折盤旋動與溪會蒼藤翠竹交織森羅步影密疎照人衣袂馬蹄踏溪石約五十里鏗然不絕導者復指曰佛圖之麓在斯矣仰視雲嵐卷舒淡濃轉瞬異態徑自此愈仄曲不平傍立怪石人如獸如躍如翼如騎不可馭步而登數十武有巨石三一覆二植若業虡然其高數仞廣半之昔人勒其額曰天就門異哉非天之所爲五丁誠不能措也既入門磴道迤邐又數十級乃寺焉寺皆樓前虛後實往來以複道通之嵐氣夕蒸繚繞闌檻

不知足之下有地否也少焉月出平楚翁然峰影入座咳
而唾則空谷四應陸續傳響有頃乃寂客樂甚舉飲盡歡
而臥黎明鐘動日芒從樹隙射暎衾褥龍紋斑斕恍若吾
身之在碧霞洞天也徐起盥漱僧進食畢分節授客曰上
觀石塔非此莫濟也於是導客由寺右披蒙茸凌石角而
抵於峭壁之下壁有十餘尋枕寺三面雨雪侵蝕盡壁皆
崩裂痕苔蘚又從而繡之五色錯落類馬遠夏圭皴法壁
之額五石巃嵸累而成墖其下一石大如屋次漸衰三愈
袤四與五則倍焉矗而上豐直干霄漢仰睇之帽輒落風

撼雲移虩虩如將下墜者入夜流星熒熒去墖僅尺苟飛
而陟乎其巔直手摘之天就門不足云異矣塔之址洞而
虛明或曰虎穴也客怖而止予擔杖摳衣探之其內有大
書曰生白洞筆勢崚嶒摩挲久之乃穿而越乎其上上有
石梁梁側標以碑曰八正橋書法類生白因歎曩之人即
好事亦非近今所能及惜其名磨滅不可識也踰梁左旋
則飛泉百道由壁頂瀉落壁乃以三折承之泉益折益怒
而鳴益高瓊珠碎玉整散繽紛有時風噴壁罅掀泉四散
有若飛珠俄而風定泉忽轟然一瀑萬尺居民輩是水為
碓舂聲濤聲松聲竹聲禽聲墮木聲鐘聲磬聲木魚聲參
差響答覺七軍之馳驟百戲之都盧有其囂囂遜其泠泠
三峽之禽猿五陵之笙瑟有其嘈嘈又無其浩浩也二客
待予泉側予下則亭午矣爰命童子從石池引泉之漫流
者烹之淡而甘輕而永宛如餘干冠山之越水惜陸羽未
嘗至此遂使江寧以八功德水特聞山水之顯晦豈不以
人哉茶竟別取道循山麓而返據鞍回望則煙雲滅沒佛
圖之山蓋渺之乎天半矣

石泉記

太湖之爲邑也水盜而山屋然佳者往往不傳傳者未盡佳也或曰山水之傳以人夫山水閱人多矣宜其傳之世也久矣而胡至今寂寂也歲庚午九月予偶步出城西約三四里髠松數株怪老入畫攜童徘徊漸逼山谷側聞泉聲涓涓靜響動聽尾而跡之石澗崎岈次第錯列細流灌乎其竅始而湍然頃乃喑噁怒突絲縷以墜於潭其石大如伏犀細如鹿豕豺豸或立或眠或散或聚或欹以仄或平而砥可跨可坐可蹲而潄可箕踞而憩可曲肱偃仰而

聽悠悠乎意與之宜淵淵乎神與之契而曾不知二氣之中更何物焉足以繫余情也噫茲泉也茲石也嘗稜稜聲鏗鏗而相激焉而善鳴造物之生之豈其無意者哉乃以委淪僻谷歷年萬千無或表而傳之者地局之也然則世之生而據獲其地不必佳而亦傳者可不謂天幸乎哉

韋堂記

裕堂以式馨名舊矣茲胡韋曰
聖訓也雍正八年守贛州奉佩韋之
命於是顏諸堂常目在之也云爾未幾而以執
上聞乃
召補東曹廊尋且觀察襄鄖焉或曰執弗韋韋弗執矣韋
訓而執庸也何居曰此
聖天子之所以鑒臣心而彰其節也哉何也以韋韋者顯以執韋者微顯以承 訓坦微以體 訓危夫臣而蹈危以

體
聖訓也不能自言矣臣不言而
天子鑒之而 召之而庸之使夫危者安微者著而卒以立其節於天下昔所謂得一人知已死可不憾者裕不既得也乎哉是故贛堂韋襄鄖之堂也亦韋韋乎帝乎式韋不亦馨也乎

靈龜洞記

柳子厚之言曰楚以南少人而多石人吾不知其果少否也石則匪特多而已奇甚歲丁丑余再至乎中梅其時二氣均百昌茂鶯吭圓秧針秀正造物者助遊之候也然近邑二三十里之內丘壑既習塵風汚人殊大不可人意土人曰此去約五十里有洞焉其爲龜也靈旱禱之輒雨是可往而觀也於是攜客乘輿而尋止其處未及一里許即聞泉聲怒號響震虛谷仰而視之瀑布千條劈面噴礴因取道先臨其潭耳忽無聞相視對語各不成聲但見瓊珠碎玉萬斛傾翻俯矚移時恍若此身之泛重洋遭颶風杳不知飄泊之何所也衆客援手扳葛自潭側千武以陟其巔更轉而南雙壁突峙相向可五六丈一壁之腹洞然忽開水汩汩自洞溢出其一壁之趾軒而虛流至則咽之徐乃滃滃然吐出出無聲色黝綠紆瀠蕩漾而環一巨石以瀉石類龜土人之所靈者爾爾也二壁之際跨以石梁梁平闊可布席焉因與客盡醉其上嗒然而笑則梁下水聲訇磕肆應來時所見瀑布千條劈面噴礴者蓋即本諸此也其源則穴壁而出不可求矣志曰楚南多伏流今乃一

見夫以是境之靈怪莫測也使移而中乎都會則緩葺鑿疏異端者流爭辱而宮之顧安能自完潔於雲天風日之下以愜吾儕幽曠澹泊之懷然則夫物之奕奕於時者豈非其自處不深而蒙其溷哉雖然吾儕不至梅山則洞終滅沒而無聞洞於吾儕是不可謂不相待者也吁有待者獨洞也哉

十房洞記

出安化北門取徑阡陌鞚馬蹀躞而行秧針席風碧浪萬疊乃漸達山麓茅茷蔽叢矮木鉤棘約三里踰嶺炊煙透竹末而上與流雲相際遥識其下居者必稠俄而及之則環村皆溪也溪清可鑑髮中有石激之鳴凉氣撲人塵面頓冷緣溪老檜扶疎株各異勢自踰嶺循溪十餘里人皆在畫中行也由是路漸狹漸升岫谷岡巒盡植茶本村莊女婦采采盈襜歌聲四起唱和不絶按轡聽之則相與指顧笑言渾相忘爲生客然者茶山既竟續以桐川桐不葉而花紅紫間秀風過臭人不容緩轡問居民之利則桐茶二者倍於耕亦且逸於耕也驟而馳又五六里有石厦然闢於道旁斜削敞朗高十餘仞廣倍之深又倍之蒼藤丹蘚纓絡洞門其疏數高下類人巧之所綴結者魄有頃役夫舉火導入其中穴如堂三楹卓然而立者一石如人俗呼之曰觀音又一石細如拱長數丈蜿蜒如龍懸而繞乎觀音之前火燭石色晶晶四射鱗角森然化工之肖物其奇如是兩旁小穴排列次第各有石如象如虎然形似而已舉末若龍與觀音之肖者即其穴亦黝狹未及中穴之

半指數之果十房焉洞多鍾乳擊取之得十餘斤蓋安化於唐屬零陵宜其產也今則餌之者鮮故不貢土人亦弗之採耳薪盡客出舉飲言歸同遊者屬予曰是不可無記乃援筆而題諸石次日委工人鐫之同遊者爲茅山月華道人吳期遠北平何彙吉會稽金襄郁文白嶽畢焱文時康熙丁丑四月二日也

碧雲庵記

由石澗北轉而西約二百步二峰互峙竹樹欝葱時有木魚梵聲響徹天半童子曰嘻僧寮也哉予命前導蔓延而行於葉經履餘音細碎迤邐盤桓而後止息乎碧雲之庵庵小而潔覆以萬竹寒悄陰森僧靜若石塵市人有終其身未一到者仰窺雲物不變不流山色木光侵薄几榻涼風颼颼肌膚起粟不知熱中者至此其面目肝腸亦差冷淡乎不為信筆書此以志

呂園記

予避地司空以丙寅之秋親故遠人事寂日手一編於需郊草廬倦則持竿學釣倚樹行吟外此無所適也閏辛未西風輿人單袷便體邑子招予泛西河之曲村村競獲篝車喜滿農家望遂雞黍留賓禮疎意密武陵人想亦不過爾爾村之旁有廢沼焉沼中疊石為島篠木糾纒洞穴蔽翳問而知為呂氏之園今數更其主矣衆客於是選石分坐童子傳觴尊盡榼虛乃返時聞悲烏啞啞哀蟬咽咽晚風入林衆籟互發客有感其廢而歎者曰以今之沼而寓目適情若此其在於昔當不知何如令有賢子肖孫嗣之

優游卒歲賓至言歡詎非勝事乃主且數更聽鼪鼯狐兔之族竄而敗焉徒使吾儕於烟荒草蔓中感歎流連而不能去然則人生百歲誠宜有以樹其不朽彼夫殫精役神廣置園田以為貽燕者覩呂氏可以轉而思矣予方頹然意趣冥合仰視蒼茫行歎以荅歌曰皇天胡為此凜秋兮慘復遘此邱墟流水逝其不返兮烏又重之以悲啼衆營營以自肥兮夫何矢其道而不回也前昭昭而示予兮後者鑒之愈追也嗟興廢其何傷于天難諶而靡常順所適

以徜徉兮安知吾生之非羲皇

臺灣始末偶紀

臺灣閩海諸島之饒也幅幀南北約三千里東西踰六百里漢番生齒百有餘萬其產布穀金石牛馬齒革羽毛竹木絲枲蔴漆藥物其番有生者熟者其聚族而居之所曰社合臺灣之社有三百五六十焉其社有生番有熟番生者何不與漢羣不達吾言語者也熟者何漢番雜處亦言吾言語吾語者也而總之射生飲血嗜殺果鬬挾其饒以致旁近諸島相爲犄角明以前莱茀與通隆萬間華人劉香老林道乾者貫其中爲路之未幾爲顏思齊所奪思齊者亦華人習於倭而因以用之者也思齊死乃并入於紅毛鄭芝龍之投誠也子成功留閩思得臺灣以苟存臺灣之門戶曰澎湖俗呼爲鐵門限以其有吸鐵石焉船至則膠前此之所以不通也至是洋人見巨鯤負王衣冠者一人時時往來衝突其間踰月鐵石盡成功適載輜重至停澎湖而使何斌誘諸番應於臺紅毛守者不能拒成功遂僭王其中至康熙二十一年成功卒子克塽來歸

朝命籍而郡縣之置府一曰臺灣縣三曰臺灣鳳山諸羅監司一曰廈門道更爲置南北二路營將弁佐之以守備分

防之以千把四司而總轄之以元戎棊布星羅制甚善也無何而伏莽中時時以小警告文武懼而避其鋒乃相環聚於臺灣府治五里之內而仍分斂其所轄之貢三十五年八月朱友龍作亂既就擒而復逸之夕乃斃一人以殉曰友龍也總兵王國興以是憤懣死三十八年春吞霄社人大鼓譟其熟土官曰卓魔朝鮮熟土番曰樹巴來者上其變比見戮於上司於是南北路生熟各番六十社有虐殺無辜之閧監司懼爲之議和而解康熙四十年冬諸羅北路莊頭劉却鳳山南路莊頭劉三窺各番之憤未平也

煽而起諸羅令毛鳳綸捕得却立斬之曰聞於憲則又釋之矣而劉三果縱於鳳山令於是諸番大言於衢曰亂何畏亂而有賂固自無虞也噫番則何知哉既幸而籍於太平之世固宜使之馴吾化而享生人之樂也乃以共遠莫聞於上卒不沐
聖人之聲教德澤既愚之而魚肉之復畏之而縱恣之受侮於番見輕於令其名節固不足惜也長亂而貽生人之禍重邊境之憂將其性命亦弗足惜乎然則臺何不幸而獨饒於諸島也

臺灣又紀

閩粵江浙之賈舶出洋者皆不能越臺灣而別由乎他路何也臺固以三千里之區曲而抱乎東南海隅以爲島者也而澎湖則中枕乎臺之曲以相犄角焉形勝據而産復饒此臺之治亂之所以易也且臺之東所聯屬者爲呂宋琉球紅毛諸國西南則交趾又東則暹羅柔佛大年占城六昆皆近焉直西則與麻六甲咬嚁吧啞齊英圭黎荷蘭大西洋相通北則日本朝鮮直接乎 盛京要皆可一帆而涉遠者不踰旬日近或旦夕間可達蓋臺灣內濱於廣

東福建浙江江南山東五省外羅以數十餘國臺灣而得潔己愛人恤兵明於治要者柄之則五省以有所衞而無虞於外患而澳門廈門寧波崇明四口之貿易者源源其來矣如是而沿海之汎隘俱可以無警臺灣之治忽其有關於內地豈淺鮮哉漢高之詩曰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吾今於臺灣不能不爲
國家思大風之歌矣

式馨堂文集八卷目次

三南魯之裕亮儕著

序

趣陶園集卷之八

三南魯之裕亮儕著

序

李良哉和趣陶園謾與詩序

予以癸未園需郊而額曰趣陶於是有詩百八十首蓋五七言近體古體截句各三十首也已兒濟澂濬先梓其七律播之四方輒為和而郵諸園閱二十年矣秣陵李君良哉亦和焉乃不遠千里冒六月炎蒸而視予需郊予聞之語云聞聲相思千里命駕斯語也予幼而羨之長輒踵而貽之係乃覺其徒勞之無或裨也良哉顧奚聞於予而六月千里之炎且遠焉弗恤耶嗟乎勞而裨夫何恤茲則何裨哉雖然必預計其裨也而駕乃命焉則不可以言聞聲之思此千古交道之所以不絕於吾黨數輩也然非具有至性者不足以語此予既生同良哉之世復厚鍾乎良哉之至情因慚無以裨良哉者於其所和趣陶園詩點定而跋之使歸授諸梓更為纂其交情之懇到若此俾天下後世知聞聲相思千里命駕者不獨古人能然而面結心非之習其亦可以少轉也夫

唐試帖敘

乙未之春予選甲午鄉墨既竣適

上諭公卿大臣欲以八比法闡性理爲科試初場之二藝易二場之判以詩天下帖括者於是爭購唐詩如拱璧焉坊人因欲梓唐試帖以行而屬予評騭之蓋以予鄉墨之役偶見許於寓内鉅公哲人而又習聞予與友朋倡和諸什濫播多方遂謂予之首踵於是域者有年也夫予之昔之攻於是也特以其道足以宣志而淑情而姑於是肆力焉久之而合離歡戚憑弔讌游意觸焉而輒動亦忽不知其

聲之何以自放矣故當夫冥心幻造入雲沉淵而趣必超之乎象表非若試帖之命題限韻含毫囁嚅以求一當於有司之爲也以若所爲則吾志吾情皆飾耳詩安所得佳不佳而安用評釋爲夫三百篇之所以益人而聖人以之立教者以其貞淫正變皆由心而發而未嘗鞭吾情志以從人也即降而至於兩漢其舒卷猶取乎適情建安以後追琢綺藻詩道漓矣魏晉作家風格存而體製畧沿入陳隋益靡而無所底極唐興以六義收才俊上自堂陛下逮閭閻罔不寓懷於詩道雖未明其趣遠矣而昔人猶有律盛古亾之憾有宋嚴氏乃創爲初盛中晚之說明高氏復繼而張之其人其世分次未安識者滋議今乃僅擇其試帖而爲之櫛句比字按律調音是何以異於拾折鏃於道而以窺武庫之藏也坊人曰子雖賈亦寧望子以一臠蔽珍錯耶良以試在斯斯購者在斯購在斯斯評而釋而售者亦即宜在於斯也吾子苟不吝以解頤之論論全唐更由是論晉魏以上遡兩漢而一裁以三百之指歸則是編雖拘牽試體風格卑凡不足以辱吾子之評釋而越裳人之瀕而貢者不可謂此爲非一譯也予於是頷之始以四

月哉生魄日成於下弦之後二日既成因即次夫始之所爲應答語以弁諸編首

宛陵課藝序

余自總角輒聞世俗之論有所謂三城也者其隸於江南者曰桐城宣城隸於湖廣者曰麻城余先世固麻城人以康熙丙寅家太湖因與桐城習乙未秋佟公二樓守宛陵因一過宣城三城信人文之淵藪也哉丙申冬仲余再過宣城一樓公以課藝屬選乃得遍覽宛陵六邑之風氣於是歎人文之蔚起在昔三城相埒也而茲宣城獨蒸變焉若是是寧得謂非吾公薰陶鼓舞之力所致哉令夫人之幸而生於

聖天子右文之世者夫孰不樂以彬雅自鳴其得意而[illegible]焉而弗克自達其材則以其上之所以造之者雖未嘗不月課而歲程而虛衍以畢事則羣伺其非所好而漫應焉即其中自拔者亦未嘗不力而業於家以益精其瑟於濫竽之下而孤芳自賞終未若有人焉臨其上而日取其鋒而淬之之競相磨琢於弗衰則其所陶而成者之爲尤善以廣也余幸獲與宛陵人並生斯世又幸而以三城鼎峙於兩間雖衣食奔走不逮宛陵人之有造乎其上而幸得與諸君子旅進退於二樓公之庭今復得朝夕諸君子課

藝而卒業焉惟駑樗凡質未果終有所樹立以貽玷於所生之多幸然不敢不竊以自勉且將持是藝以歸與桐麻二城之人共勉焉勿徒羨宛陵人之獨有造而蒸然以變否則世俗之口將恐有不堪鼎峙之論而二城何以間執之也哉

六法存眞序

六書之法其失也遠矣周以前雖有書而法未著迨姬公推文字之義以六法垂教而由是而春秋而戰國而嬴秦書體繁興澤殊山異漢雖一統卒未同文然去古弗遠其法未盡蕩然也魏晉以降遞變而愈失其眞間有存者又舉以爲非當世所尚學焉無裨即不學亦未缺如也而庋高閣勿觀嗚呼孰眞孰僞將何徵而辨之頃學士大夫顧乃耽而習於是是宜泝源以尋其眞矣而篆隸互參增減惟已訛雜甚矣是故六法之失於前也失以不學而其失

於今也失以妄學妄學之害浮於不學數等予竊悼之思裒萃古文究晰訛雜以正斯時之妄而遷籍以來飢凍迫無力致前人遺蹟惟從奔走所拾金石印文摹而存之暇或一寓目焉穆然如對古人雖曰十一之存固猶千百之眞也然予竊又懼夫玩之之適以喪吾志也敢以出而正人妄也與夫亦曰存焉而已矣

殷尊一時文序

時文藝也非道也而予則以爲是藝也非有道者不能六經四子之書皆往昔大聖大賢闡道之文也而藝之可乎時文何獨不然其不然者並不可以藝夫藝則道存其間矣予竊以爲業於是者必其人魁然而有超乎一世之行不浼於俗而期同揆乎古人如是者其質高必其人勤學好問彊識博聞盡古今之聞道先而善洩其所蓄者之言其揆默討各心契其所以然而黑白毫釐之不可得紊焉如是者其識洞然以深而其爲材也亦富然而不可以我

馭也必取夫有明以來諸先正之所爲規而圓矩而方者悉若吾心之於臂指使焉如是而可以肆矣未也蓋[illegible]學之僅如吾質之所近或剛柔曲直之未中而陰陽舒慘之未適於和也於是左焉而汰其夸史焉而抑其豪莊焉而繩其蕩韓屈賈董而互易其刻激蒼直之所偏昌黎[illegible]州廬陵老泉則各極其詣之獨至者宗之而餘則節以下無識焉夫如是其亦自得之矣乎猶未也蓋我之去聖賢也遠矣不自量其遠而欲起而代之言則不徒審視其顯微輕重疾徐揚抑之旨之爲貴也貴諦聽其聲焉尤貴聽

其既希之聲焉夫而後鏤吾心之精追而躡之當其時息不知其何以屏也目不知其何以注也雷霆不知其震而冬夏寒燠之不知其寒燠也夫而後聖賢之蘊吾蘊焉聖賢之神吾神焉聖賢之氣度景象一皆吾氣度景象焉蓋至於是而吾精蠙蠙乎其僊矣吾年亦將於是老焉矣尊一之業於是也毋亦有同乎夫尊一自少壯以能文特名乃年逾五十而僅一得當於有司則其藝之必求幾乎道焉可知也茲甲午九月予始識尊一於金陵愛其人清且傑因叩其所爲文觀之因益信夫此藝之非有道者不能道將何至此藝亦將何至焉藝固不能離其道而自臻於極也尊一行且梓其文以遊　帝京矣　帝京者道藝之歸也吾知其必有有力者愛尊一之道藝之清且傑如予而羅而致之夫寧僅一得當於有司而已哉

皖守何晴山公祖壽序

凡人父生之祖庇之蓋父之道主於嚴祖之道主於愛不嚴則恩暱暱則無所畏不愛則情隔隔則無所依故聖王之設官以治民也邑有令視父郡有守視祖凡以使人知所畏而得所依也吾皖自周大夫啓宇歷今二千三百餘年守是土者衆矣其庇民如孫而民依之如祖者於漢得桓公寬唐得獨孤公及宋得李公綱黄公榦明得胡公纘宗葉公夢熊五六人餘非不賢然以方之數君子未逮也而今乃得我何公公儒者也先世居浙太翁栗以官籍於楚復以文章魁多士公承家學早歲掇巍科令於豫之長葛以治行考最屢遷至夏官郎時

天子方崇文化修吏治以公宿儒識治要擢守吾皖夫土沃易治也土瘠易治也襲沃之名受瘠之實是謂虛土虛土難治猶病弱者不可急攻之以損神不可驟補之以助長而潛於皖屬中尤弱者之羸而餒餒而殆仆也公所以診視而藥之者冀之以漸養之有方蓋不啻祖於孫之保抱攜持而含飴弄之矣潛當七省之衝負山而夾河每春夏淋雨崇山廣壑之水自西北奔流百里一瀉前人築隄於

西禦之使不病民田而七省往來無阻滯且水抱城而走即邑之形氣亦完也壬午夏雨淫水怒舊隄盡決而田園廬舍瞬息漂蕩老羸婦稺之不及避者隨溺波中公廉得潛災上其狀即冒暑行縣發常平倉粟賑之而瞿然以隄防爲已任陟原降隰定其長短高厚之制力役多寡與夫土木竹石錢穀之需歸白大府報曰可然後計畝出貲擇吏董事踰年功殆就而洪水奄至破壞覆溺一如前災潛人相向而歎公之庇我已至如吾命何而公弗倦也復決意興築指授成算不堅不完不止迄今堤成而耕者行者胥蒙惠利邑之形氣固而災患除謂非公之賜哉觀一邑一事之庇於吾公而五邑可知矣潛土故沃自明季流氛一變而瘠民生日蹙而士習衰雖有魁壘拔出之材或未有扶而樹之者故川嶽秀靈之氣鬱久未發公於是思有以開其屯達其滯月試歲程其能欣欣向榮者即培灌之不少間而士氣翕然大振嗟乎民性何常惟上所令育之以材則材矣棄之以不材則不材矣孰肯以祖若父所滋養愛護之身而安於樸陋哉且夫土地之沃與瘠亦無常也自我公以公事來潛凡乘輿所歷春夏勸農而賞勤激

惰秋冬則問歲之豐歉以爲喜憂民感於公之仁而相勉本業到於今而潛之瘠土以力作而沃也間有不肖訐誣是非以肆志公鋤之必盡而燭奸摘伏時仍存忠厚以發其廉恥之萌故潛之善良卒能安居即彼不肖亦愧恨莫容改心易行以嚮於善甚矣公之庇我潛人雖葉公以上五六君子未始有也今春三月十有六日公懸弧辰潛人士思躋堂而祝余曰公六邑祖也非潛所得而私且公之恩被合郡功業垂後世區區眉壽之辭何足以頌僉曰公則奚事於斯然吾無以爲心令夫人之疾也而醫者起之猶終身不忘刺刺以語其子孫公之藥我何如者且公之視我猶孫也孫羅拜進觴以壽其祖而祖樂之意者公不我拒乎予曰然是古者朋酒稱觥遺意也乃從諸人士後再拜稽首而爲之序

甲午鄉墨細論編序

裕聞之哲士惜時壯夫圖大故智者不以可為之歲月聽消沉於咿唔佔僤之中勇者不以有用之精神爭得失於文字語言之內蓋以人之生也將皆必有遠且大者浩浩與天地同其不朽釋此而嘈嘈焉絜絜焉與握錐飫瀋者流剖是非而晰離合裕懼夫智者哂之而勇者直唾焉弗視矣雖然裕嘗東西秦越而南北乎燕雲滇粵之區矣顧吾所為韞之而適際乎時之需之者皆世所為斷斷而矙偷之敝屣之者也終歲瘖言計惟帖括家子則常過半焉與之語雖未能力而求趣要其業於是性固猶或未懵於是也然則吾非斯人之徒語而且誰語耶既斯人之徒語而舍是非離合以相為剖晰其又奚語耶雖然語則語矣竊疑語房行者可語中式者不可房行者之為藝也匠其心以詣乎極尋復遍集乎良師友之益而乃徐出以質人吾承之而發其得力之所以則知已之感浹不忘否即勝而皮之尺寸之繩弗庸而垢不索不宣也彼式懸而獲中焉者其先固無有乎從容刻漏以待夫人之虛而委蛇焉意有所際急起就之其風檣而秘之囊者十未能四三洩也而閱者則又勒其期以昏瞖疲於佚額劇弗敢鈌額盈弗敢踰如是而求目之弗迷也難已如是而語以覆之則訣訣非所以為名也反訣而直則閱者中者交嫉焉殆將為之掩其瑕而唯瑜之妝又無如其不足於恔也誰有之曰仁人不揭人以要名如茲所為毋亦朋於揭顙乎揭而賈直非厚也且招怨焉直賈怨叢謂是為策之善不得也君子不抑人以自高況嫉人而自簿乎抑裕聞之語曰忠不引嫌愛不曲諱明益求徹高愈思崇畏觸而譽者欺也避憎而默者忍也求若渴而弗與思欲訢而且疑者懦夫吝子之情也欺而譽之忍而默之務吝以圖全君子幽之與裕雖鄙乎誠不能自濟其忠愛而以當代鉅公所錄魁奇邁種之材為弗高且明也矣然則裕縱不得為壯夫哲士也夫寧至以區區忠愛府不仁之怨也乎哉

本朝考卷小題序

制藝者文之一體而小題則具體而微小題而拾之試牘中尤微之微者矣何也應試之文迎合之文也其試者既不能不限於方隅之氣習而試之者復各以其好尚為優絀彼迎而獲優矣或以遠百不一傳即傳亦不必其是藝之遂足以蔽生平之著作雖一班亦豹而又未必其人之遂足以蔽一方之傑也促志於選者方悵然其無以盡區宇之華且郁者而吐之而浸之而坊之人則且限以歲晷三百判以驢曰南行北轍巷潦懼夫溢其帙者之值昂焉弗易售而帙靡則又利隘而鮮所贏也北廣川平陸以赴馬南則絕壑窮巖之寸寸而幽而江湖波浪魚龍出沒之煙雲譎而心目以駭也此歷科坊行試牘小題之所以多不愜於九有之通好而覽輒為之眉攢腕扼卒不解於善本之不出之何故也丙申夏予有事金陵暑甚乃避諸長干僧院篠林竹簟假寐以休而坊人時時相過從刪則請曰向予所評隲諸書既風行薄海矣四海來者咸思得試牘小題一編以慰其饑渴盍從事乎是雖不可爰即於人所呈至者評雕之至諸坊充棟之牘非予一手足之所能援而炙蒸揮汗與亦疲於素積也要其牘之向不備於是坊者是亦即有數存焉雖然非予志也擬於三冬之暇拭目研精盡掇金陵諸坊之所充積者拔其尤以公之同好且以贖予是編草草塞責之過雖其未能蔽其人而蔽其方亦猶之初編也然而逝可自禁曰不溢靡而南北之饑渴予差有以劑之矣

梅勿菴筆算序

古先聖王之以六藝垂教也所以成天下後世之材使宏博淹通用焉輒適而有以經緯乎家國天下也自科舉興於有唐世皆營營於聲律文字之學宋以後益務言理而斥象數為形下通變至有明挂六藝於鹵頰者徵矣今

聖天子聰明睿知廣覽周通微顯精粗靡不融徹士之生其時者咸思有以尋墜緒而引使長之於是乎江以南定九先生起焉集九數之大成統中西於一貫茲筆算其一也上之可以定曆授時次之可以綜田賦兵車塩鐵粟絲一切貨財尺寸錙銖盈縮多寡之數丙戌冬三韓金公鐵山曾梓其書於上谷而布之未廣予乙未秋過宛陵造先生之門請業焉先生諄諄以梓行相屬予再拜受命爰鏤板而播之四方期與天下留心經濟者共之其為術也簡而易不終日而可得其端即研而精之要亦非莫殫究也業固無妨於穀律文字之學也況此亦格物窮理之一端形下而形上之道寓是焉非猶夫博奕機械之技之不足術者也學者而人皆旁通之而用奚不適即古聖王垂教成材之至意亦由斯其不泯也巳

書法發序

兩大洩藏六書啟秘上自朝廷下窮郊藪宏綱纖目咸賴乎書書也而可苟乎哉雖然藝也非道也游於是以悅吾性焉可也玩於是以喪吾志焉不可也或曰是成德者之示也而不可以造小子譬之射徒曰正爾志焉直爾體焉而弗發之示安在其躍如也予曰其然乎爰摭拾古今執說而次第之間從而論斷之以質諸吾友劉子天石天石曰佳哉此發之示也由是而貫蝨歟射石飲羽歟抑亦穿揚於百步之外歟吾與子皆不敢期而所期者仍吾乎所云游而已矣不然而玩焉而造其極則亦適終於藝也斯巳矣

8

王若巖時文序

名近顥湖廣黃岡縣癸卯科舉人時任偃師縣令

文載道者也非藝也道精粗純駁而文之境候即因焉不可得而飾者也雖然天下之積力於文者衆矣道果載於其內歟載之則文也即道也不可以藝視之者也雖然道無窮盡無方體者也載之之文亦不可以方體窮盡之者也是故才子之文華學士之文博近於仁者醇而實近於智者潁而新浮而入者膚焉躐而攻者贅焉苦心銳志以密研乎義理之精微斂氣抑情以就範於法律之嚴細而又博搜廣覽乎古今賢智深造自得之所為優游繼悉於

天地山川創見異聞之名物景況夫而後潛心以鑄其局肖神以遣乎詞奮迅以赴乎其機和平以達之於氣度而更鏗鏘絢染以錶皇於聲容作止之閒變化洗濯以超軼於流品恒情之外是文也謂曰藝焉可也謂曰道焉可也王君若巖之文其詣於是乎詣於是也文傳矣若巖亦於是乎不朽矣雖然若巖豈但不朽於文而已哉夫且出其才與學而沛然措注於中州政事人不能展而獨游刃焉無他道在則然也此若巖之文之所以傳若巖之所以不朽也予序若巖文而歷抉乎文之不可以藝視而道視者其本末若此天下之積力於文者其河漢予言乎否乎

宣州王氏族譜序

滙國而圖之曰天下滙家而域之曰國國非家不國也天下非國不天下也然則欲天下平而求之天下弗平也國治斯平矣欲國治而責之國弗治也家齊斯治矣家也者國天下之準也而可忽乎哉自宗法失而家之得齊者鮮矣漢以前纂世本於史官而僅延其系後則並此亾泯焉嗚乎祖不尊宗不敬而族奚自而睦也知道者於是有家乘之作其所為尊而敬而睦者微矣然由其道而系斯不紊焉夫寧不鉅識宣州王氏知道者也自其祖瑞譜厥系以省二始暨而增者曰福繼福而更思壽諸木以永其福者則經也奎也夫由古以迄於今孰不以繼志述事云者哉其繼而述者安在也王氏顧乃奕世不忘斯舉乎予故王氏之系其先蓋家於太原者也自省二遷淮有子三其季曰重六名戍甫生伯九名和著武功於洪武之世屢陞至明威將軍僉指揮使司和五男伯曰琬襲和職永樂間移衛宣州此宣州王氏之所自來也瑞也者琬之仲也譜始其遷祖而不援夫不可考者以華其族謹哉其作法也良乎琬有子曰福遞襲琬職而曰輯瑞譜之所遺者爵里死生行誼悉載焉傳十餘世而至經與奎曰及此而不梓之則久將益湮而要亾其考懿庵之所諄諄也於是益之圖牒傳贊視古者家乘之法備焉已夫天下之倍之衍以散而不古者必先自一家散之而泯而及於國更相疏以散及於天下經也奎也而纘厥考以逮其祖之緒則必無詬於其族可知矣族無詬而其益近而親者可知矣宣州之家而皆王氏也宣州不治乎宣州治而天下無不主氏矣乎矣吾友龍溪孫詰語予曰吾鬼錄譜者服矣歟其族貴而督以成之斯善也經與奎則一揖之矣而族無援焉蓋誠懼夫一哀香脕之瑰日衰將而無以慰厥考心雖然則吾安得家一編一國一經一奎舉天下而一經奎也乎哉

錦囊冰鑑序

安慶據江北上游山川之雄秀為最著而桐之邑則尤天柱龍眠樅川北峽之所蟠結潆洄數千百年鍾之厚而發洩不可以窮者也前乎此者無論矣以予所逮之世與所及見之人則張文端之家父子兄弟後先繼美可不謂山川秀靈雄傑之氣之所毓而特生者乎氣盛大而毓之也專且久則鍾之男子所不能盡者必鍾於婦人若吾友姚君湘門之賢配張文端公之叔女蘊窓是也憶予自束髮游桐〻故多淑女而蘊窓以才特聞然鮮圖之咏寂在潆書文閨無從嗽其芳潤也閲今三十年所乃得盡交張氏諸昆弟因悉其女兄才且得從諸弟讀所著錦囊冰鑑而歎其捃摭之富纂組之工其摘而儷之也必有資於博物洽聞言嘉行懿者乃妝之是其女忌趨舍也尤難其明而冩而訓釋之復簡以該也噫此非厚鍾毓於山川之氣者能如是乎哉顧吾所覧古今世閥之家衆矣其名媛季女所艷歆而盛習者惟珠鐺玉飾綺縠香脂之是務間有一二晷觀書冊而挨攟藻華雕鏤聲韻以為能則又僅致妍於風雲月露娥青妃白如是焉而止以彼視此之明確簡該工富而無謬於聖賢立言之道者相去何殊霄壤哉此又知其非特鍾毓於山川者為有異乎人而文端公之所以垂訓於家者善矣女子且然為之男者何惑其繩〻繼美後先相望而未有艾哉諸弟之請梓而公諸世也可予是以從臾而付之坊人並為弁斯語於簡端

方月題詩序

方子月題以康熙癸酉授徒於太湖客有過予而神其數者因招與之言一日月題懷素所為詩出質且曰序諸予曰詩性也學也非名也古為詩者性情未漓乎其天而又深之以學問舉天地名象器數精粗微顯萬有不齊之物無不色取研究之故其有感而發則和平溫厚之旨流溢於音節辭章使人諷咏焉而神遊乎百世之上如見其人如聞其語不獨三百為然也漢魏以來見稱者率由乎是今則膚焉已耳性情錮而問學荒而顧鳴於人曰吾所為

宗某氏者也效某體者也性與學無論矣將并其辭章音節而失之為之何如不為也月題於此果何如者而汲汲於序詩毋然將以為名乎夫月題知執詩以成名矣亦知執而弗工適以毀吾名耶工難言矣忌其工工乃至志并道毋役乎辭正其性毋梏其情飾華於貌者其中枯也猶才而售者其識浮也外金玉而中敗絮焉市者反之矣是故君子而有所為也患道之不聞不患名之不立患性情之不正不患聲律之不通患學術之不醇不患才思之不族月題見天下之為詩者衆矣能由乎君子之所由耶其由也必無急乎名急之也而名又幾何吾見其毀可立待也有志者於此得不思而反諸月題固工數者也試進而驗之其造而進乎此於吾言徵有合與合則亦願由之於於詩名乃一成而不毀也已若夫語曰詩有別才非關理也詩有別情非關學也蓋為夫才與情之高出乎一世而曠逸不可羈紲者言之也吾何敢傅會其說以誤我月題

讀史津梁序

錢刀之用天下之體也貫焉而千百萬億雖童子婦人類能算之當其未貫即驅離婁師曠入窖錢之室未或啟口而實其数也淮陰之將兵善將者也然必人人而藉之伍伍而律之日亦虞其不給矣一偏裨栗吾令而衆偏裨莫不如臂之應身衆偏裨栗吾令而百千萬億之卒徒莫不如指之應臂蓋要機在握何患繁多且然不見為多也廿有一史之繁不啻若無籍之兵脫串之錢也即使三絕韋編卒未有能談塵而括全史之要編年曆数姓氏改元源

流分合細大不遺者是豈盡夫人之質之魯而學之疎哉誦讀晚而卷帙繁終歲未能數過也是則讀史者之通患也理齋先生乃不惜以一心目手口之劳而療學士大夫之患使夫童而誦習長而繙閱則綱舉目張無異夫執串以會計按籍而蒐乘也而何患其繁亦寧見為繁哉至於曆数姓氏改元一皆會萃成冊約有所稽開帙斯得其資益後進之功夫豈淺鮮澥圉先生繇弓治而梓以行之亙哉雖然約者博之歸也非曰利其約而可盡於是也手空串而語人曰吾能貫夫左藏操故籍而遠自矜曰知兵者莫吾若也則一綱之絜其與迷目者適等是文在問津涉梁者之不自畫也夫

六詔百蠻圖序

今幅幀稱無外矣東越臺灣西踰喇藏北界鴨綠之江而南則窮乎宣慰交緬之境其方蓋萬有七八千里合四隅計之里幾六萬焉蕩蕩乎古未有京之者也而其間種類之繁性習食飲衣服寢處之異則未有若六詔之夥且恠者焉斯土而非有以識其情爛其嗜好以分行其威惠焉雖日頒政令而誠諭之適相與齟齬焉而已未見其能浹洽也三韓毛晉階先生之蕃宣於滇也蓋自康熙五十有九年歷今三閱寒暑矣滇之土瘠而名則饒其俗陋其用嗇而其民則固易治也環郡邑而壤錯以居者悉蠻焉以其蠢蠢易籠而漁獵之固嘗著之穢行即以其蠻獮唉之鄙棄之以為不足辱吾惠懿也亦非體
上德意化及狂獠之所以為心毛公惻焉念之檄所屬牧令以逮宣撫宣慰長官各司辨厥種而繪之集為册置諸左右朝夕覽觀焉思有以利導而生全之庶幾上無負乎
聖人體天仁育之深衷與 制 撫兩臺綏靖懷柔之至意下亦期無曠乎承流宣化用夏變夷之重任是則毛公之所以稱良翰於滇而不致
天子有南顧之憂者實於是圖乎有退思也豈徒曰侈陳異類以顯我
國家幅幀之浩蕩而已哉

南雲新彩序

文藝也藝者道之緒餘也而取士以之得毋訓天下以餘務而遺歟本乎非也道有淺深藝有粗細而遂以判其風之盛衰焉覘其餘即以徵其本焉耳雖然風之盛衰視乎移職移風者則學使者是然以予觀夫學使者近若自有其風焉必其先能不風之移者而後有以移所職之風不然而身移於風則其域之承其風者行將日頽也更安望其移而盛因以深於道細於藝而即以徵其本乎哉今

天子之臣之職移風而風斯移焉者吾見一人焉曰張酉山先生憶予於辛丑之春客京師先生奉

命視滇學京師之例得學差者往往急稱貸壯行色而輝耀以之乎其任先生獨不然京師人咸目而駭之曰是胡獨不移於近風乎閱壬寅予入滇理先人祠墓於永昌永昌人士以藝質予者多言道之言前此之風或未遠是也洎夏而先生案臨矣既事竣相晤先生因出南雲新彩集示予南雲新彩者蓋先生所梓之試牘初編也夫雲之彩於南也閱今幾世矣而茲顧乃復新乎其新也非雲之彩之自新先生有以移其風而爐之使新也嗟乎六詔之崇邱

尖聳其巔齊日月而撐拄乎霄漢也何時不膚寸以騰乎其氣而前此亦豈或無欲移而盛其風者而彩而新者弗應焉何歟蓋物之應以其類先生之不稱貸而來也匪特不移乎其風直將浮雲其官矣先生雲其官而雲遂以新其彩由是而蒸其蘊隆之裝以為霖於九域則其彩且無遠之弗屆寧但新於南焉而已乎宜其藝之艷予目而不可以緒餘視之也歷歲癸卯予復晤先生於昆明適新彩之二編告成先生屬予序行之予卒讀而益歎夫彩之新者之爍然以出也南風之盛頤至於是乎先生語予曰移風余職也固亦余志也究之遂余志以新南雲者則制府高公章之撫軍楊公賓實兩先生有以成之也信斯言也自是而滇南之風孰可競乎有先生以訓其藝於道而日使新之更有是兩公者培其氣而益以厚發其彩焉吾乃今而後可以不必還江南觀雲海於黃山白岳之間矣

壽皖守序

今天下有道靈長之世也

聖天子御極久遍舉八荒四表土宇版章之民而欲仁壽之而以責諸親民之官親民者於縣則令於郡則守雖然令之仁壽乎民權乎守則為令易為守難而守吾皖者尤難蓋皖據大江南北之上游 御史中丞觀察使皆於是駐節焉地重政繁迎謁徵會勞於他郡循故事而不虞於癈且弛者即能矣奚暇為斯民仁壽計哉皖屬六曰懷曰桐曰潛曰太曰宿曰望而太於六邑中環山為治其土饒其

民樸而茂愛上而慕化茍有仁而壽之者則風俗之善觀五邑遠矣乃不然而邊鄙之曰山民難治或且籠之以機智窘之以網羅食力負氣之民而以鈎擿令無怪轉其婦仁樂壽之心而與上相遁也若乃煦之以慈愛養之以寬平而漸以歲月之深則湖之人士必將力聚氣醇生產富而禮義明何者沃土之植其興勃也顧此非才略智數之所能辨也蓋必待夫守之仁而壽者焉仁之施也不赫赫而善入壽則吏事多才識練以達情偽憂樂之故如白黑昭於心令 公是其人矣方 公之未來御史中丞亟請於廷曰皖江重鎮必得仁賢宿儒歷官中外治行卓卓有聲者乃堪其任於是銓曹交推 公 公乃由守吾郡丞之日凡六邑所不便與諸所冀望而未得者小則立罷舉之而大則聞於上於今八年而黎者飭棼者理蠹者剔窳者平良者楷者穎者質者翹而楚者靡不治鎔陶埴而各遂其材意 公且瘁矣而德之流也遐功成而無迹而齊以仁壽吾皖人者益不勞而遍也予自歸田里時安民和風俗美茂日與族黨賓友歌詠太平並較論鄰邑人心習尚之殊與夫豐嗇苦樂而竊羨太湖之民厚而康輯而烝

競一變而且愈於五鄰也信乎風俗之移易惟守者力哉夫 公之治湖猶五邑也其所為蕃民之生盡民之性躋民之身以歸之仁壽之域者均也乃湖則燕濡優游務農桑勤學問遵分秉禮熙熙然為樂土焉豈古醇厚之風獨未散乎抑地力饒而民氣未散故服化之神若此也民之於吏猶材之於匠惟其所裁而適中焉故蜀僻陋而文翁澤之以禮潁川告訐而韓延壽馴之以讓夫潁川蜀非素善俗也被二君化而翕然改觀易聽況太湖舊稱愛上而慕化者乎宜 公有以磨揉遷革使不偷薄夭札以遊於

仁壽之天。迨教化既行，人人感發其性情，則歡欣舞蹈，至於不能自已也。今春月日，公攬揆於是辰，湖人士思所以祝者，而馳請余言。夫余何言哉。公之德在爾民，公之績在　御史中丞　觀察使，公之化與文韓之在潁川蜀，同其不朽。然則壽考福祿，固　公之仁所自操而必得者，更何事於予言。雖然，予固嘉　公之仁壽乎吾民，上克副

聖天子責重之心，而下使予得扶杖以與觀其盛也，乃不辭而序之。

○沈母梅孺人壽序

今昔之文之傳於世者衆矣，而介壽之文不概傳，其不傳也，豈盡言之不文，當其祝者不足傳，斯文亦胥泯焉耳。祝而值夫不足傳也者，謂非文厄歟。與為祝，無寧弗祝矣，而或且必祝，是非文之厄，則祝者過也。予茲於孺人，惟不言是懼，無懼不傳矣。孺人者，宣州沈君公厚之配，而梅君朗三之叔女，大令雪坪之女兄也。既歸沈，輒饁耕姑山之下，舅姑以為賢。未數年，公厚起而適粵矣。當是時，子元珮稽童丱耳，餘二子瑛玠猶匍匐無所知，公厚毅然仗策去，瓶粟有無何問哉。孺人撫嗷嗷八口，茹櫱飲冰，八年而歸，示餒於姻黨，其介性固畀諸所生，抑亦貞文徵君之風有孚爾。竊聞有明啟正之季，江左復社諸名華持清議，進退乎一時，而江以上則徵君經緯之，厥後馬阮修怨，羅織黨人，及於顛覆，而徵君用是履危以老矣。公厚，男子也，承家學，負義氣，四方以行其志，固宜未易以艱苦家法墮。巾幗也，乃孺人頗自刻勵，以操於門內，且能擇賢師吳晴巖先生，而成其子學。魯敬姜所謂勞則思，思則善心生，於孺人不益信歟。是以元珮弱齡，即能跰萬里，厲狼之穴，貼

其親以歸夫元珮固生而誠孝誠孝固於事克濟然非旦暮熟其母之訓亦烏能得諸歟〻幼穉之年哉孺人哉是何愧於朗翁之女徵君之婦公孚之妻元珮之母雪坪之女兄也哉宛之女於人婦於人妻於人母于人女兄弟於人而皆孺人也豈特其家之徽守者與有榮焉矣予是以慕元珮而使二子為之徒今八月念有五日孺人八袠矣子婦孫兒咸孝謹力田以得孺人歡昔境憂今境樂矣昔孺人者可以祝即言不文而人自足以傳也且予亦正欲貽之以為我宗邑風也若夫善心生而蓄以流其蓄[illegible]

者其流彌長孺人之子孫大門閥而彰母儀寧復可意計量哉

壽王翁景韓序

饑而食渴而飲出而作入而息惟身與家之計弗遑而餘置罔聞者細民之行也就其中而出類者亦不然不然則賢矣賢則必慕義而敦行不專志其家之裕而求宣其聞於時不勤恤其身之頤而力圖其善之積蓋細民之所競賢者之所羞也夫世之鶩於私也非一日矣秉權履位顯榮赫奕之人日營營以擠其智者惟其身與家而君民諱不罣諸口上好下甚習以成俗岐於趨者羣起而嫉之安望於熙來攘往中有人焉敦行慕義而羞為私鶩者哉雖

然秉常之性千萬人絶之必有一二存之者以予所遇金陵王翁景韓是其人矣翁先世太原人徙於浙紹興至翁祖鐸以世職留金陵閱九代而祖維禎先生乃補貢應天博士弟子有子二長亮工次子遂方齡而維正謝世其配徐茹蘗教之卒以成其材一時有淹雅之譽而墳篤友愛則尤為族姻賓黨所視效伯性豪仲謹厚周慎其趣不同也然其砥行立名以無墜維正之緒則一焉子遂生子三景韓者孟也仲曰魯玉季曰介玉皆善讀書能文章而不甘就束於納粟之師遂不試予戊戌秋僦居金陵景韓年

七十介坊人致辭於予曰金陵之有王翁孝子也義士也仁人也先生志闡幽微者不可無一言及之夫以王翁之賢不難萃今顯者之褒也碩其志唯可傳是期其言曰衛霍之秩田竇之名行跖才羿而志不孟學不朱文不韓者吾先人之敝廬不以是幢羿垢也予聞而異其言托辭焉盖予竊有恥於今之祝人者男子則未有不稱其勉仁嚮義施濟之不倦婦人則未有不稱其事姑嫜宜妯娌相夫勗子以成其家者原夫立誠之道衰舉八紘之所為口耳筆墨非至偽極諛者即若不可容於世故不必其有依稀髣髴可徵之蹟也口之者輒詡詡然珉以為璋鶩以為鸞而耳而筆者亦不更察其是非珉鶩也概從而璋之鸞之雖輿臺之庭昇幢充棟焉予實恥之未幾而翁隣劉漢宗者緣他語及翁侍親疾一事詳而有禮歷時久不少倦有醫愚之曰吾有異藥需股肉兼飼之可立愈景韓應聲取刀刲付之子遂果一啖而起當事聞者嘆景韓請旌景韓曰父之瘳兩弟之禱也吾何與焉堅不自承而止嗚乎孝重名也吾見有飾以沽之而不必獲者未聞有實至名歸而却以遜之弟者也觀於是則雖皆坊人之稱翁信矣孝信而彼所謂仁義者亦非無徵矣何也秉常之性一存無不存者也而漢宗乃更述其仲季之同居比閭之任卹嘖嘖焉不絕於口越少日予友上元孫君於山郵書於予為翁之壽言請噫異哉翁奚所得於予而拳拳也若是翁將於予之為人而卜其文耶抑或有見於予文而謬決其傳耶夫予文安能傳翁翁固自有可傳者盖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

聖天子之所以明倫而化理乎萬物者也友愛睦婣古王者之所以表義門而型諸風俗者也翁能之翁賢矣賢者之得於天必非但如凡民之壽焉而止而況聞翁孫若孫咸能誦詩書早蜚聲於藝苑之內則將來之大翁門而顯其德於天方未可臆量也予正樂假於翁之傳人而以傳予文翁則奚俟予文傳也哉

8 陳喬山文集序

人何取乎有文不得已也匪文則事物之理無以明事物之理無以明則人方眩於其心而踵而行之即足以為患於家國天下此文之所以不可已也然而文愈辯而理愈謬理愈謬而人心愈眩於所從則文之貽患於家國天下也愈烈審是而有文不若無文之得矣而胡弗已也將以為名乎斷於名而徑於文則襲焉已矣襲者敗道也行三軍而務殲敵以襲焉倖而克亦什一耳適千里而力諸途欲期可刻也水陸遠近險夷可尺寸述也御風縮地而[illegible]

之卬以所歷則茫然而況御且縮之卒不可術乎古籥神聖賢人以文著者衆矣躬行其志而不懈以止乎其所[illegible]是不得已而宣其蘊以昭於萬世故其為文也一言而[illegible]括乎宇宙百世之下循其說焉自可以泝而窮乎源襲焉者異是矣仁義道德之弗積則基傾詩書禮樂之弗精則蓄畜古今名物象數之未晰其端理亂盛衰時勢安危之未究其極則智蔽而無以判天下之是非其為文也艱澀以飾僻餖飣以誇多萎冗渙蔓依倚穿鑿以期附於文藝之林而不知其適以自彰其剽剟然則人亦不幸而有是文矣裕嘗持是以觀乎漢後諸儒其因不得已而言其德行自然成文無取乎幽繁詭麗而片言必居其要累牘不離乎中淡而彌旨肆而不支曲而有直體者董子近之[illegible]成昌黎敬輿未遠焉濂溪橫渠考亭其庶乎伊川且遜不敏矣乃今而遇我　喬山先生先生之文蓋非靳於名而徑於是者也蓄積久而濬晰精不得已而思即事以明理故寧簡勿龐寧樸勿靡而古今伸縮起伏頓挫剛柔[illegible]急緩之術又莫不神明而變化之所謂仁義之人其言藹如者先生當之何[illegible]哉[illegible]先生之文而學之不患其辭不

達也達則脩辭之能[illegible]學先生之文而因以求辭乎家國天下之理曰其明家國天下之理而是非無所眩心則臨事有主而節[illegible]而名成即遺之不偽而[illegible]時秉柄握焉而患弗貽於身世文若先生蓋可肴而不可已者矣匪然而人之有文也奚取哉

山陽劉碧巖鍾珩潭月詞序

情易靡者也靡則柔柔則曲曲焉以入曲而入焉則夢濃綺巧不極於鏤丹錯繡焉不止此歌詩之所以必變而為騷樂府之所以必變而為律三唐之所以必變而兩宋也然宣政以前詞觴方濫固難免於後人軟熟之譏迨南宋而蔡宇關馬湖山之靈蓋盡洩於夢窗玉田梅溪白石矣嗣其徽者棟不勝宛而賓王君特君衡聖與公謹埜夏玉潛近仁其著者也迨於今若武曾若分虎若融谷覃九羲山蘅圃竹垞碧山則握珠跂蕙情瀾汎然秦柳辛蘇視之

直索索耳山陽碧巖劉君蔚起而肩武之擧其中序語華辭殆所謂錦瑟得之而揚聲玉簫曰之而長價者非耶憶予束髮之初偶於吟場酒社間一含宮而嚼徵徐乃自覺其擊筑羽聲終不必與馬上琵琶爭妍角麗也茲彈鼓夫碧巖潭月之詞方竊牽其藏拙之早乎

李雪儕雙寂吟二集序

庚戌仲冬予將有北
覲之役曰偕形家數輩卜亡室李佳城於湖山谿壑間而兩大蘊精凝神露骨聳秀力挽氣據勢張脉伏之妙咸與吾心焉默會而悟夫兩大之不愛道愛寶以迎生人目睫者蓋倘極其紆瀠宕迭而平直順衍之區行道過而弗問則皆造物之所未殫其經營者也予曰是悟夫人心之靈其流溢於楮墨者既咸諭夫里巷嫗媪之唇吻不適於聽聞而特託諸教律以斧藻其欲出之言是固不甘於庸濟陋

滑宣而職人幽類也古之名其家者往往高自樹立游其心於物表而又網瀚海而擷國華夫而後寸丹熒忠闡儷幽顯情脆韻洽舌慧風趣此人心之靈之所以歷世千百而愈出愈奇自有聲韻以來未偶竭於瞬息者而鑿裂者從而害之洸洋以遠於義襞積以擷其天於是曠者疾焉矯之以平淡曰吾與祖香山也風雅之謂何頹乃以烏烏瓦釜混鈞天也乎然予向語壇坫者有云學問之道判天人焉博也峻也遠也潔也雄也純也力而至之者也逸也幽也穎也奇也雋也識也性而挾之者也兼者代或一二

馬百工名業咸然矣以了向之所語證予今之所悟似若岐乎其翔然初倚於偏而終孤詣以止於其所極斯六油然符契也夫固兩不可以驕而兩均有立吾湖數年来有駕軼乎往哲者廼而放厥肆各克爛焉以盈帙盛哉就中雪儕獨棲神於寥寂蓋未嘗執象以工意而意與象愜天趣呈焉是則所謂性挾而孤詣卒能以其平直爭潔紆順衍爭宕逸即舉古之蒙頭蹋壁斷髭以鳴其異者當之莫不反面而却走則長慶之府可拍矣乃雪儕方寫書予曰吾雙寂吟二集皆無可就正茲録与君批改噫雪儕居桃花源中自視其雞犬桑麻謂猶是闢村落耳不知漁郎𨅊而仙之更尋以其口不可得而寞予匹乎而予寞改乎頎欲予為吹毛之批也予將毋或膠偶悟而自變其向語孤詣者之均有立也乎

錢敦一郎譜序

義畫一開文垂萬世穹碑石鼓分明兩間一大圖章勑誥盤銘宛是千秋來百刊典則追自文明遞降穿鑿彌深遂使河漢星文幻作雷文柏勑轉以周秦毋呂翻為蚓窟畫尊故鐘王下筆法必究乎六書衛索舒毫巧並臻於大篆庶不使沙痕鳥跡徒結想於空花而玉版金章實昭垂於萬古袛江錢子敦一者學究諸宗篆兼各體分間布白務晰源流側翼藏頭率張[illegible]舞魯魚於毫末寫豕亥於當年不落纖蹊力追古道[illegible]傳吳趙文氏之派大軼三山漢室之燈且令池水稱[illegible]髓著鼎文於碧落滌盡[illegible]厭勒玉鹵於寒[illegible]與濟晉寶云爾

附記內服[illegible]郎包方

漂硃七錢 辰砂五錢 油三錢 艾絨六分 龍骨三分[illegible]
枯礬三分 以上俱極研細

熬油方

川附子三錢 乾姜三錢 蒼朮三錢 金毛狗脊一錢 班猫十个 川山甲三錢
牙皂十个 紫艸三錢 龍骨一錢 白芨三錢 枯礬一錢 黄白蠟各三錢
真白芝麻油一斤

壽韓次侯序

壽之有祝也古也其在二雅行葦以親〻祝南山以賢〻
祝夫行葦之親南山之賢臣親臣賢云爾君之者且猶致
祝矧下此者乎後世之緣夫人親與賢焉而辭以祝其年
亦猶行古之道也且夫人之於世情與禮而已禮也者緣
人情而節文之者也人苟於情所難已即先王未或著之
禮猶將準諸義起之況其為古之道歟知禮者於此吾知
其必不恕情廢禮矣予筆橐[illegible]乘守虔州閱壬子秋行縣
乃遍歷而歎虔山水之[illegible]積鬱[illegible]尤也彼夫山川鬱盤[illegible]

固之氣必將毓為及文物蘊蓄凝不泄者又必鍾有高
逸果潛壽考樂康之士借予雅虔淺未遽遘其人也未幾
予奉
詔入都乃有辛亥歲試時所得士曰韓秉漢者來省予與語
見其貌則恭也意則摯也聆其言而訥然懇款篤倫也雖
鄙之乃為述其尊人次侯行誼之大略噫嘻此非所謂高
逸果潛壽考樂康之士耶蓋翁之少也同兄闇然業舉子
以慧聞無何失怙兄補博士弟子員無祿母李甕翁攻苦
弱其神恒穎歷永憚翁遂養母志而耕凡殿兄子所弟竟
家者經營辱益之至於世所斥〻趣遂謂能者泊如焉里
中人化之望斯薰觀斯醉咸以與翁長者居勿復緣訟[illegible]
事乖睦姻誼而翁之所為孝友義俠默移其俗數十年不
怠者妻鍾又實內助焉翁是以義問日騰於鄉邑其廸子
秉漢承溥承汾也則惟以讀書績學會真義理識大本大
原為務嗟夫吾閱天下之為父者衆矣旦暮所期於子者
率不出常情欣悅之外而翁於子顧獨廸以蹈焉若此此
其所以成諸子者貌言意趣謝令我異之而追遡於山川
鍾毓之靈也然予聞之曾子事親以志養則夫人子之於

其親也志所在而違之不樂志之所不在而奉之亦必不
樂也茲翁以養母志而業耕於業耕而澹寧淳質廸廉子
子復克迎其志養之則翁志將彌暢翁志暢而翁身之强
固將必有超乎恒常耋耋期頤上者何也靡涯者天下之
事而有限者神之得於天者也事無窮故人之應之也易
困而難周神有限故人之用之也易敝而難繼是二者交
而神能不害乎惟夫志之淡寧淳質者可養其神不害斯
其精也氣也常謐焉而難老故孔子論壽曰仁者靜〻也
為言淡寧淳質近之矣予又聞之君子之壽非徒年之謂

也蓋必有不朽之譽焉君子之壽夫人亦非徒年之謂蓋必有胥勸之道焉是故行葦之亂曰以引以翼壽考維祺以介景福南山三章曰樂只君子德音不已斯古之所謂壽者然古之所為壽其人者然也翁而嗣是益克懋勤其所志則翁也不朽之譽必且騰諸遠予也亦獲藉斯祝嘏而無戾於胥勸之道翁子秉漢爰肅恭進曰茲十有二月十九之日為立春辰蓋即秉漢父母懸弧設帨辰也吾夫子肯一言旌乎予聞而樂秉漢之知壽其親抑尤樂吾說以告夫人之養親迪子者胥如秉漢父子焉可也遂不

客濡毫而書之知禮者於此吾又知其必予取焉而賢之之道於是乎著

送蔡丞致仕歸浙東序

康熙三十有六年丁丑制當以八法黜陟天下大小百官時丞於湖者浙東名宿蔡君詒来也有司以為老使致仕去夫湖俗之敝久矣丞尉之署訟藪也黠猾往竇乎其間腴而入瘠而出更相與摘其官短長以脅之使不聽不可自君丞湖一切澹然靜焉徑竇塞而藪為夸不授人以可摘人亦無有摘之者唯時時以詩書文藝交湖人之能者而誘其不逮是豈龍鍾瞶眊之所能辦乎戊寅春君治裝將歸予始邁君於學博呂蔚龕先生之齋見其耳目神形

爽朗腑豁升降周旋不度卒獲無從窺其羸癃之態也大吏奚所識其老宜罷而已之夫八法者清吏治之定典也在執法者有以分別其賢不肖而去留之書曰惟明克允是也故夫老而憊民疾苦若罔聞知亟去之允也苟其歷年多更事久和平安靜以休息民是且宜擢而用之以示勸概執其老去之可謂明允乎一老者如是而餘可知矣古之老髦鑠而樹奇勳者衆矣未聞籍其年輙已也豈古可以老矍鑠者効官而今不可耶老成盡罷勢將布壯健喜事者於庶司擊斷侵牟惟所欲逞吾民何不幸而不得

老成練達之官久於位以和平而安靜之也故湖民於蔡
君之行謀衆籲於上必得請乃已予曰不可是與上競也
競則益恐重君譴非所以愛君雖然予則於君猶有望古
者士大夫之去於位也即率鄉子弟而教之故夫吾道行
則有以起匹夫婦於溝中吾道不行亦為之修孝弟忠信
以教家而變俗非曰世與我相違矣而遂放浪形骸歌嘯
泉石以自娛吾年已也故易井之九三曰井渫不食為我
心惻人為之惻井則知其渫不知其惻也漸之上九曰鴻
漸於逵其羽可用為儀夫既漸於逵矣而其志卓然不為

無用以自棄然則君子之所以潔躬自治期羽儀乎一世
者豈獨上求之則然出於位亦將垂範焉予是以望君之
歸也而以未竟化於湖者化鄉人所謂君子之志志道行
耳位之居不居勿志也

以梅偶常先生画贈引除

宣城梅偶常先生之忘年而交夫子也蓋自庚午秋試白
門始閱二十有六年先生令閩秦潤歸予適客宣城舟艤
矣旋為先生留十日先生圖此贈予丙申丁酉予兩過宣
城凡得先生畫幅三未幾先生赴白玉樓召予於戊戌過
江哭之自是予多客都門客必携先生畫以行對畫如對
故人也甲辰冬同年世弟方君引除見畫輙嘆曰此吾父
執友遺跡乎引除之親非他予所嘗師之素北先生是也
引除於父執不忘曾或忘其親乎哉夫予之行必與畫

俱者特不忘乎前輩故人耳就若引除之不忘其親因盡
不忘父執之為尤重乎爰書其緣而以贈引除噫此一畫
且三姓之交具於是後之覽者可於是見予不忘故人之
情並見　師與偶常先生之情且可以見引除觸目不遽
其親之情亦尤可以見予體引除之情以為情徒以畫觀
視之則微矣雖然非畫也而情何由見是畫又何可以徵
視也乎哉

董氏四美堂序

乙夘之秋予以監湖北鄉試識饒州進士董君於闈中恂恂然類有道士哉未幾三試畢董君袖所擬是科首題好仁者無以尚之文出質予閱之驚曰今而有入文止室擅其肩與頡頏者哉非有道而胡邃於文焉若此自是董君頻過我蓋董君對讀之所隣監試署數武耳因復手一編再拜請曰此宗德高曾以來世德作求遺集也願序之予受而卒讀焉噫嘻向一見董君而輒以為有道者信諸夫天下豪有力而散財施惠於牟尼老子之宫以求福利者衆矣董君先世乃獨留意於鄉塾以訓其家與族姻諸子弟凡所為禮聘名流講學崇祀及隆膏火諸善舉是皆趨流俗而明於大義者之所為矣況更傳之子若孫而咸承克乎先志歷五代不替至董君喬梓猶思有以繩其武纘其緒而宣昭其義問也信非有道而能文莫或踰此矣且夫董君進士也行將仕而令於邑茍充其所欲繼之志以次第布於邑而郡而省而天下則吾見董君之丕顯其家學而立名成業報國恩宏民譽也茲監試而得士百黍如識董君一矣

8　桂林陣法圖序

自黄帝以邱井之法治兵而握樞之為圖者八十降厥後若六韜若三畧若尚父管子孫子呉子尉繚子司馬邱穰苴范蠡諸書皆能各闡其不言之秘最後以陣法著者漢之諸葛武侯唐之李衛公其圖制尤詳至於有宋及明則宗澤呉璘張浚直劉信叔俞大猷戚繼光輩又各本其所歷而神明變化以善其用焉雖然時勢之不同也面背之不一也地險易殊卒多寡異而敵之强弱智愚勇怯不齊也則夫古人所傳之法烏能用之一一如其所云乎善乎李靖之言曰天地風雲龍虎蛇鳥九軍七軍六軍八陣五行六花之式要皆古人秘藏其法詭設其名者兩闕物象之蓄舄取於八而已乎然而戰猶奕也戰之有陣猶奕之有譜也譜不皆協於奕而不譜不可以奕也陣不皆協於戰而不陣不可以戰也是故周禮大司馬四時之教中春振旅執鼓鐸鐲鐃以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中秋治兵所載旗物若太常旂旜旐旟之屬中冬大閱所以立表陳車徒坐作馳行此三時之教皆所以習行陣之法也若中夏之茇舍則所以選車徒讀書契辨號名而凡縣鄙之

名百官之事莫不辨之是又教以止營之法焉夫三時各辨於一物亦既習之熟而喻之也深矣乃必合三時並閱者豈好勞哉蓋誠欲其融於心而盡其用焉爾傳曰國之大事在戎社稷之安危人民之死生於是乎繫於是而以不教之民嘗之孔子所謂棄之孟子所謂殃民者裕則以為匪直棄殃乎民也並將與國而予之乎敵矣且夫戰非一人可為一日可了之事也人多則不可以耳提而面命也日多則不可以朝警而夕嫻也是惟教之豫而使即其耳目之見聞以各辨於其心則凡將意之所欲為者不待

語言申令而咸曉然於所示於是乎心運之於中手足隨應之於外有不啻如四肢之捍頭目子弟之衛父兄然者以之臨戰士也各專其力於戰鬬衝突纏繞而其勢不分將也各專其神於令合進退指揮而其智不亂惟無戰戰必勝矣今我

國家八旗之制本於八陣而居恒出獵行止坐次以至於

朝儀宿衛莫各有其定向而戰陣之法老幼寒暑貴賤朝夕不輟焉無陣之名有陣之實使天下督撫提鎮綠旗之兵舉一宗乎 禁旅雖古人可作孰能擬議其間哉乃若非

角而周流乎四方曠覽乎今之所為教陣者月凡三操非盛暑嚴寒不息視夫周人之教止四時者勤矣但其所謂陣者一排一方一分一合而已矣未敢謂為既精且詳也求若 木堂先生之撫粵西而斟酌乎海捺舊圖訂為桂林陣法九圖又致宋吳璘疊陣遺意為山路連環三疊陣四圖以教撫標將士半年之間訓明習熟進則如風止則如山居則成營行則成陣而兵識將意將識士情是雖天下之師武臣乎鮮或有逾此者矣矢報

國者於此尚其神明於 木堂先生之圖而益推廣焉為將

則凜乎師貞之吉也簡眾則循乎周禮之教也至於器械之利必期如考工之精堅軍士之情必期如采薇之體察即凡出令料敵相地儲糧賞功罰罪與一切戰守攻禦水火舟車之用根於智信仁勇嚴而剛中明斷以正行之承平無事可以措天下於磐石之安一旦奉

命以恭行天罰於四方而容民蓄眾所謂求寧觀成者是矣謂 木堂先生而獨於桂林著丈人之吉也乎哉

太湖王氏族譜序

太湖王氏之先固周之姬姓也自靈王子晉以直諫廢為庶人子宗敬遂以王為氏十七傳而至於秦武城侯離其子元避秦亂遷瑯琊是為瑯琊王氏次子威傳九世至漢元成之季有名伯者遷太原則又為太原王氏傳二十二世益唐天寶之十有四年也其時名勤字用道者王予安再從弟也以祿山亂自太原徙陝西西安府長安縣仕至浙西觀察使隨知濟寧州牧愛其形勝因家焉傳四世曰翔者值乾符六年黃巢亂移其家於歙之黃墩廣平四年黃巢北渡又遷於婺源之武口越三世名介者仕至平陽府吉州二千石五季之亂徙大名軍莘縣子祜值三槐其庭王氏三槐之所由稱乎又四世文顯乃以清水縣教官轉江西之都昌縣令爰卜居於都昌傳二世曰平三又七世至於元其次子成三當元至正十二年始遷於安徽之太湖縣自元而明而

本朝則皆為太湖人邇王氏之先其播越非一所矣而皆代有聞人此瑯琊太原之王所以着聲天下也今其居太湖者歷十有[illegible]代皆以世德聞到今里人論籍湖而善保其家者必首屈指王氏焉夫無德而有族之辱也惟是子也而克以孝稱兄與弟也而克以友恭著居黨閭姻婭而無人焉疾視其姓名業耕讀而能守其家法以無忤於人世則所謂積善之家必有餘慶者也王氏子孫將必有起而當之者矣吾自康熙丙寅遷太湖又十年而卜壻於王氏得材者益知其家之可以永世也茲刊其族譜既成而請叙於予予曰是不可以不文辭者爰攷其得姓之始卜宅之終以詔其子孫俾知其祖若宗之艱難轉徙而締造以有今日也非易易矣王氏子孫勉乎哉

經史提綱序

天下不可一日無教也即不可一日無經天下不可一日無政也即不可一日無史蓋道以經闡治以史昭徹是則天道晦地理荒人紀亂矣此道揆法守之所以綱維乎三極雖時移勢變起伏萬端而天地自然之理聖賢中正之談歷元會興衰善敗得失不可勝窮而民物自各得乎其性也吾儕生數千載後尚論乎數千載前必先有以抉三才之奥括萬彙之繁貫徹乎道與治之統宗達則本而行之窮則研而辨之俾天下眾著於民彝物則之隆則斯文

之與非虛也顧徒綜其部籍竅其名數以標充汗之盛焉是則四庫之役耳吁裕固仳㑭乎六合旨也自少至老靡有寧居所至輙從藏書家借觀之甫寓目而索者在門欲稍久假弗許也用是不得不筆其姓名卷帙與所為創議立例之大凡期後此土著一隅搆五畝數椽以食息其八口然後羅致百城取其精庶幾乎約浩瀚於典常融義類於貞一也乃無如白首紅塵錐終莫卓假非曩者之曾臚其目焉又將並茲姓名卷帙忘之矣執友錢君馭少起予曰天下之居學於窮阨而有志乎古今聖賢之政教卒無由以披其籍即欲假觀而莫能指其名者衆矣臚而示之俾知按目以求庸詎知夫因是以尋緒者之不即窺乎體用之大全會乎天人之極致而翼經以章其教鑒史以善其政也吾與若其何弗為識路之馬以導之

下荊南道志序

予於雍正十一年冬以戶部貴州司員外郎陞授湖北下荊南道所轄者襄陽鄖陽二郡是也至十有三年乃奉
命割安陸一府以益裕於是取三郡志書觀之則皆輯於康熙十有三年者嗣今六十年無或有人爲起而續之考其所志天文分野戶版賦額山川城郭關市邊防宮室陵墓風俗物產官蹟人材藝文妖眚祥異率多於今不類蓋其時搶攘初平獻文淪佚圖史金石之淵泥土埋者未盡蒐錄則夫歷年愈久陳迹將愈不可尋因竊自慨郡邑之必宜有志也凡以體
朝廷建邦設都之意而仰以稽夫天文俯以察乎地理辨壤土之所宜以求盡乎人物之性而行吾道施吾教以完吾分焉非但憑險阻固封疆以脩乎不虞彙山銘集塚則以資乎掌故標殊品徵異聞以供乎採拾已也然則今此下荊南道之志非予續之誰諉哉既而懼夫綴輯之不易言也三郡之遷徙因革於歷代者不可勝紀其風俗好尚文物聲名莫不隨時爲變異於此而欲遐覽遡稽下上千古一一爲精識而詳說之以埀諸方册而質諸後人難已況予也又以視臬篆閱鄖荒輿氷利繕隄防且爲容美忠峒等十五土司歸流善後計暖席弗遑烏能以其身訪父老摩碑碣而掌錄之而義取之哉然而予懷績纂之誠則恒結焉莫釋也迨乾隆三年夏吾友黃岡靖果園太史至自滇與之論世辨物詳而覈而是非不謬於聖人予用肅然起立以志請果園領之乃卜日治館選才襄事相與議爲綱者八目者六十有四總其卷爲二十有八甫浹旬而予有入觀之
召因移家累寓武昌之止園留果園以卒其事越一年梓成郵致上谷予往復檢校果園信能精確而典贍也如是乎至其要諸稗官小說之瑣屑以會歸乎先王體國經野之旨趣則雖後渠之志彰德對山之志武功弗逮矣向使果園而不南歸予也而不北
召予即驪探力索以圖成竊恐專固之譏不免也然則予之北果園之南也蓋有天焉主之矣予於斯不亦厚幸也乎

以下原缺

明詩鈔序

明代以經義帖括式天下英才而甲乙之故其代之制藝精入於理窟而體法神骨才力學識聲色品味無一不詣於其極猶夫唐以詩取士而一時人才畢精瀋智攻聲韻以造其極有非宋遼金元所克窺其樊奧者蓋上好下甚父作子述數百年不變則乾坤嶽瀆之菁華亦咸出以供才人之攬挹而莫之或違其氣運變遷之隆替生其時者亦聽所轉移而蔑識其然焉也然予竊謂古今文藝之林其體製不勝枚舉而莫難於帖括經義之八股何也有題

以縛之也題縛之而能不縛於題者難不縛於題而究無一字不宛合乎題則尤難是惟嫻於法而神之斯無難嫻於法而神之則無體不可以盡善唐人之詩之超乎宋遼金元者非他嫻於法而神之也宋遼金元或否矣明人詩廼能以其嫻於八股法者為之雖其神與不神要不可以一致而法則皆嫻矣予之論詩也不論其為何體而務程以法法嫻廼求其本乎性靈而不謬於興觀羣怨者然後徐考其意言之忠厚神趣之渾含才識之超曠寄托之遥深絕不襲前人窠臼自能洗石見骨以逵其性真者予斯為之服膺焉非然而媲青妃白鬬麗爭妍縱極人世所稱為巧艷華腴逼真唐人衣鉢者亦寧置焉錄嫌其偽也廼若濟南竟陵北地公安之區分門戶焉特自昭其識之陋已耳不足以為訓也惟是廿年以來齒衰智耗加以南北犇馳開墾疏鑿之役暖席不遑既研窮而無日將請益以何從僅獲從浚距偶閒取明詩而次第之自洪永以逮天崇凡能寫性靈而不謬於詩教且能脫洗窠臼無或腐俚卑陋者得百有餘家付諸剞劂氏緇黃巾幗亦不遺焉非敢有闡揚尚友之思也一時興會所至喜其暢發乎天機

自不宜聽其塵埋於蠹簏四方同志嗣是有為之正其訛謬補其缺遺以成為明詩之大觀予日望之矣

式磬堂文集九卷目次

三南魯之裕亮儕著

說

答問

解

趣陶園集卷之九

三南魯之裕亮儕著

說

五篕說

甞考温公正率之會餅不過五又聞蘇子養福之說餚止宜三在易則二簋可以用享即詩亦皆㒺而可言歡魏文靖之一盤肉一盂菜人未鄙其嗇也張英簡之不撻餃不宰牲誰云不足觀乎三南吏隱爰倣而為說且從而銘之曰酒合勸肴佐危珍饈釘飣禍貰招不速來勿遲飲隨量醉容辭情務贊語嬉私可以暫無興衰卜其晝貴臨思

文昌梓潼說

予兒時讀史見狄梁公奏毀天下淫祠及韓文公上佛骨表輒快然羡之謂其能距放邪淫以承我孟子之志也稍長讀有明孝宗時禮部尚書倪岳禮科給事張九功請釐祀典疏議偉哉二公穆宗雖未盡果行而其說足爲後世法我朝商丘湯全菴弑撫吳毀五聖祠百數十予時有事都門不得謁公請盡所治淫祠悉毀之歲乙未寧國太守襄平佟二樓先生聘予主正學書院而館諸南樓南樓者正學書院之側舊爲文昌臺址既圮而公樓之以與其署

後北樓相峙故自號曰二樓也予既至公乃集六邑生徒讀書會文其間屬予評桦之以行無何有請復梓潼文昌之像於公者予力爲之止衆惑焉予因名而告之曰今世俗儒昔往往以祀文昌爲盛舉夫其盛而祀也何爲乎蓋以道家誣妄之語謂上帝命梓潼司文昌府事掌人間祿籍故相與祀之冀其佑於科名耳嗚呼學者而以是爲心尚可問哉蓋其志不正則其識不抱其所行必多暗昧苟且一切僥倖之事其於親也必不能以竭其力其於君也必不能以致其身何也禍福之計詭魏向之徑邪則無適

而非自便之圖也且諸賢亦知文昌梓潼之說之所由誣乎予嘗按蜀志稱越巂人張亞子者以報母仇徙居劒州之七曲山仕晉戰没劒人祀之唐元宗入蜀贈官左丞僖宗入蜀封順濟王宋咸寧中改封焉又按文昌六星在北斗魁前占步者指爲天之六府道家不經遂有上帝司文之誑清虛之上何籍何府而又何掌耶元代混濁君臣無識因加爲輔元開化文昌司祿宏仁帝君夫亦元資其輔耳豈謂元命既革而代必首之況文昌之與梓潼名實迥不相涉而强合爲一其爲不經何待辨哉夫亞子以死勤

事劒人祀之宜也天下學校崇而奉之不亦過乎乃更誣以二月三日爲降生之辰設造爲僞語以惑人聽如一十七世爲士大夫身之語不待終其說也即此發端一語已知爲異端者言矣蓋自量其輪迴之說智者不聽而復假此以誑夫貪愚懼禍之氓耳凡人之生靡不有宛其生也形質稟於父母義理受之天地其死也魂上升而歸諸天魄下降而返諸地彼所云胎之托者何從施舍之奪者何從入而飈輪循環之運又何從而與其力耶亞子有知方將鄙其背誕之蛾已顧肯安其誣而更爲之濟其私也哉

迹亞子生平所爲其報母仇也孝子也其死君事也忠臣也天下安有孝子忠臣而暱人非禮之奉悅人非分之諂而爲之聚福禦禍聽役於人者且夫天下之敝敝於諂鬼者衆矣卒之禍獲免而福倖邀者未數數而見袁了凡輩則僞爲感應篇圖說曰天下君子無所爲而爲善者不必吾勸也吾持此以勸下士耳欲勸人善而先以僞倡先生之號可訓乎望人善也而待之以下士彼爲善者何甘乎且吾所行而果不善也即不禍而得禍之理自在吾所行而皆善也原非假以求福而受福之理亦自在有如福可以神降禍可以神免則人生斯世不必有爲也但事神而已矣但擇神之速能降福免禍者事之而已矣又何庸乎力於善亦何庸乎愧而遷其不善哉吾不知維皇上帝安所見此僉壬諂巧之神千百萬億日奔走於域中以供斯世蚩蚩男女之求乎且求者之各貢其[illegible]以乞靈於神也彼固皆小人乎神者也非小人乎[illegible]彼敢以非道之說嘗之哉神苟君子而彼小人之必怒怒則福不可知禍且立至矣如小人之而不怒神信小人矣小人則上帝不授以禍福之柄人之所爲卑諂告哀不恤其恥者非徒無益

而適有害也曷若存吾順事者之自得其爲我也哉請者唯唯而退予用是録其說於佟公以堅其不惑

淫祠說

康熙五十有八年己亥永寧程克修先生名懋以司農正郎出守淮重幣禮予至築取斯精舍居焉而以其郡諸人士業屬予評騭之一日造予言曰余自涖淮來凡所修舉最大者爲天妃之宮城隍之廟各爲費千有餘金下此若火神廟六楹地藏寺六楹三仙樓前後十楹大雲庵十楹關帝廟十有三楹八蜡廟二十有三楹雷神殿三十三楹漂母祠六楹察院棚廠五十楹而更爲亭於淮陰市者一爲船於河以救生者二諸所營建悉捐俸成之是可丐先生一言以不朽之乎予曰噫公之失也蓋懼其彰顯昭耶程公愕然曰有是哉余失乎請畢聞其說予曰人心風俗至今日而回惑甚矣公之職以正心移俗是務凡茲半祟淫祀也是導民於邪也豈予所望於伊川先生之裔者予嘗聞諸閩人曰彼莆田湄州林姓有女神焉當宋嘉定之年大顯應於海漕撫臣賈涉請建廟祀之然則水神之可也尊曰天妃妄矣夫天而有妃乎哉今之所謂城隍易之所謂王公設險以守其國也故歷代建國必有高城深池以保宗社以衛人民壇而合山川社稷並祀之是社也統

城隍而名之者也天子南郊大祀之八月合山川社稷而祭之所在郡邑各以春秋有事於壇所禮也正也廟之像之不以時而瀆交之豈易所謂城復於隍之義乎且予嘗轍環乎四方矣杭則以神爲周新紹則以神爲龐玨皖則以神爲余闕宣則以神爲朱亮祖蘇人署之以泰伯楚又署以春申君今京師之內則謂朱天保實臨焉或謂其生於二月二日或又謂其爲五月之十又一日名爵互異生辰不殊可笑實甚今淮則上像其妻子而舉祀之矣誕生之辰愚醜倡狂侈陳騶從競飾鮮華游城串市男婦摩肩或輸錢以充役或具訴以鳴冤或鉤臂懸燈以極其譸張卑諂之態如是而欲人心之不邪民俗之不幻也烏可得哉若夫水也者五行之一也五行者質麗於地而氣行於天者也今像火神爲紅髮之鬼而廟之亦宜像金神以白木以青水以黑土以黃而各廟之矣降其一而廢其四豈以火獨烈也而特畏之哉予又嘗覽釋書而知金地藏者新羅國僧也訛傳以爲西佛而池州九華之山四方男女走死勿恤沿途呼號聲惡狀駭以予所歷雲貴楚粵燕豫齊魯以及兩江二浙咸謂其生以十月晦日老少溷雜騾

體挂燈云報父母而子親見皖有爲母朝山嗔母之製履木精而拳其背者一皖如此餘地可知云報母者如此其不報者將何如嗚呼滅理行邪莫此爲甚禁而教之晚已作而張之弊於何底三仙者鍾離純陽鐵拐也三人以修煉自完其身無有所謂死勤事勞定國爲民悍災禦患之勳也俗傳純陽有斬黄龍伏柳精事荒逕不可爲據樓而祀之夫何典乎大雲以祀觀音夫世所謂觀音菩薩者相傳其爲普陀洲人以男身化爲婦女顯三十二相所著經僞俗鄙不堪誘人誦之曰兵刀械杻怨獄苦海一切皆脫

夫君子不蹈於危小人乃多其咎如彼其言是亦胥小護符耳故世之愚男婦信之較多且彼既生於普陀是吾寧波內地之人耳釋家羣指爲西竺菩薩釋迦弟子其言不自相矛盾乎雷之爲雷張子正蒙言之詳矣兩大之間陰氣有時而外凝陽氣有時而內伏奮迸以出轟而有聲非有所謂龍車石斧鬼鼓火鞭也道家妄言九天應元雷聲普化天尊總司玉霄五雷之府又託以六月二十四日爲天尊示現之期夫雷自二月發聲以後何月不聞震動而顧限之以月日誣乎否乎像設名稱不經極矣至於漢

壽亭侯忠義正神也崇德之祀夫誰議焉然而朝敕之曰聖帝士稱之曰夫子道奉之曰天尊釋號之曰伽藍侯固明春秋大義者肯受此不正之名乎且予嘗見闤闠市廛中饋寢室往往像之以至賣卜丐兒肩舁筐負將以明尊褻越殊甚是在立政者宜有以正而喻之也八蜡者古先王所謂合聚萬物索饗百神之祀也禮記天子大蜡八一曰先嗇二曰司嗇三曰農四曰郵表畷五曰貓六曰虎七曰坊八曰水庸今乃列之以八像亦思嗇可像也農可像也虎與貓可像乎郵表畷與坊與水庸是將何以像之乎

漢初漂母雖曰婦人能識韓侯於乞食之頃及聞韓侯異日報母之言輒斥之曰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是言也進於道矣使侯而善會其言若留侯之於黄石則豈至以觖觖貴望自貽伊戚耶圯而新之宜也愚謂如公棚廠之修所以試士濟渡之楫所以救生淮市之亭所以表蹟皆守土之當爲者也關侯漂母所以報德主之可也僞之可也以其固有是人也若八蜡以爲民祈報城隍以衛國生靈則可主而不可僞者也以其非猶人鬼也其餘若天妃若火祠若地藏若雷殿若三仙若大雲則悉請火之俾

民之淫祀之不可崇而弗惑於邪咸用力於人道所宜爲則人心正而風俗移豈非狄梁公後一大快事也哉公聞而再拜謝曰非先生言予陷於是也不能出矣雖然旋新之旋火之吾不能遽然庶有道以葢之乎予曰公固不吝財以營建者學宮茂草獨不一葺焉何故公於是毅然起曰受教矣乃卜日庀材任能鳩工未匝月而竣其事予因爲之濡毫伸紙作學記以鐫諸石

朽木說

吾廬之偏有朽木焉迴不知其年所矣膚剝心空蟻謀而國焉奴子白斤之余曰覆載之內奚不容而何愛尺寸地不以壽若木與閱一年辛卯天漏於夏雨積芝生蒼紫紺碧斐然其身見者奇之予爲之瞿然曰信乎天下之無棄材乎向令狗所白而斤之則亦烏知夫既朽之材之猶能飾其瑰異以報人容蓄之恩也嗟夫天下之大何徒一朽木當其瑰異之未彰孰不欲斤之而肯尺寸地以容蓄其材而待夫天庥之至者誰也然則朽木之際夫會也又豈偶然也哉

雜說二

楚湘有鎮曰藍田也者蓋冒乎秦產玉之邑名也客耳其名未審其冒也車而購者日千駟湘人石應之客載歸售於中都得善價秦人聞而懷璧往售之遇諸塗請觀焉客肆筵以炫秦人秦人曰玉也哉胡夥也夥也哉胡玉也客色然曰然則子之良與盍市諸於是並轂而之燕千駟者沽終日而盡越三月秦人之襟鶉於壁

雜說三

語天下之美木者曰花梨曰紫檀予嘗過長沙見棡焉質

堅理細而文斐然色不臒而澀汁以爲棟梁製器用實勝焉挺然盤谷者數王之朔矣客於是尤工師工師弗能對予曰夫天生材而或不棡也民生而或不棟梁不器用也如亦既棡矣而又棟梁器用矣則棟梁器用得棡以爲其觀美棡不必棟梁器用以爲觀美也然則棟梁器用而非棡也者棟梁器用無憾也乎哉棡而不棟梁不器用也者棡憾也乎哉

雜說四

獸有逸有馴馴者不爲逸逸者不能馴是勿可以兩易之者也兩易之則兩失其性任其性又必寋其生良獸不然其在山也逸先於他獸有人焉伏而豢之乃馴若得其所者人知狎其馴卒莫測其固逸也然而其馴自馴也非馴人也人馴之則或不馴也是故人皆善其馴獸自悲其馴悲之而終即於馴是乃誠良獸矣是固不可測焉已

又雜說十六條

乾為首坤為腹震為足巽為股坎為耳離為目艮為手兊為口人合八卦以成體若不能自強不息是無首也不能厚德載物是無腹也不能恐懼脩省動多失足是無足也不能申命行事隨足妄動是無股也不能常德行習教事是無耳也不能繼離明炤四方是無目也不能思不出其位是無手也不能朋友講易是無口也八卦分屬入體而獨不言心可見心統八卦以為德

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險坤天下之至順也德

行恒簡以知阻聖人自強不息至健也本至健之德見之行事恒坦易而不艱深易本無險故險難之幾舉歸坐照自知險而不陷於險也聖人安貞無為至順也本至順之德見之行事恒簡要而不煩擾簡本無阻故阻滞之幾無不周察自知阻而不困於阻也

物之初形皆水也金石之堅初亦乳耳故夫人也貪則津哀則淚愧則汗欲則精孰非天一生水之証歟

細民鰍象也蟹象也蛇與鮭象也夫鰍者濁蟹者橫蛇者毒鮭者躁同穴爭焉際弱噬焉市井類之賢人鯉象也鯨象也蛟象也夫鯉能飛能化而升天則不能鯨鼓鬣而靈噴沫而雨而納之方池曲沼則困矣蛟地行水溢山行石破而入海則大鳥啖之賢者能大而不能小能實而不能虛也類之唯聖則龍也屈伸不測可鰍可蟹可蛇可鮭可以為鯉鯨蛟故蹄涔也而隱鱗浴甲裕如焉江淮河漢則自相噓相沫也神哉龍乎聖人演易首以龍德配大今仲尼一見老子而歎曰猶龍有以夫夫易竇世之聖經也老子處世之聖手也何也易崇謙抑亢而善藏其用老子貴柔貴下而貴黑與雌故大道不道也大德不德也大仁不

仁也大才不才也翠而匿羽夫孰從而致之哉

室暗也燈明之燈明也風冥之然則明冥有常歟明冥有常見明見冥非常矣知此者可反晝而夜可轉夜而晝然則能晝能夜者初何有乎晝夜歟

或問予野予曰予之少也人譽之老也胡不然曰昔也神形以適人今也斂之而適己夫神形者誰之有也昔者其殆乎

六經以外皆書也而六經典也五倫以外皆人也而五倫道也

草而螢雀而蛤其變也人而麟也鳳也梟也猊也亦變也
善變者吉不變者貞屢變者不知其所終
昔人有言曰得者時也失者順也何也人之生也由少得壯由壯得老其得也時至而得也然壯失少矣老失壯矣其失也順而失也鳥之逆風魚之泝流逆也堪輿取逆於沙水迎生氣也易乾下坤上為泰外坎内離為既濟養生者之取坎填離也皆逆也夫易曰生〻之謂易又曰易逆數也陽下陰上而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先於陽厥幾不測之神乎

八音娛耳不憂也吹也而音焉妖矣舌之不捫猶是
禽也獸也以羽毛齒革利民用草也木也以温凉補瀉頤人生中竅而間而參贊一無所與也禽獸草木環而作之矣
戒慎恐懼非特脩道也保身成業胥以之益事至而戒懼則無失無失無禍矣事過而戒懼則悔生悔生智生矣無禍而身不既保乎智生而業不卒成乎
蜀山人不起念十年遂前知陳烈靜坐八十日能博記無他虛故也虛則靈耳夫心神舍也虛斯神宅焉神宅而胡弗照耶
凡事本躬行而措者其條理乃適故脩身為齊治平本
應事不可躁應非理之加尤勿躁何也靜則有主有主斯不勞而定
方長不折愛物也即仁之端也每見人有不忍於折花慈者未見有不忍於伐樹木者利其材遂喪其仁耳可見為仁莫先於去欲欲去而後仁可充

答學者問

淮陰有學於予者聞予告太守以火淫祠之說羣進而問曰天下之祀之淫者衆矣孰去孰留請聞其當者予曰安能盡天下指之就淮言淮可也雖然淮之所當去留天下準之矣今天下顯與吾敵者非二氏哉凡天下之涉乎二氏者槩舉而滅之此何待於辨然不質其誣其人不服而吾之滅者不勇也而吾則尤竊慼夫隱然爲禍於將來其賊吾道且有甚於二氏者則天主之教是也蓋彼所謂天主者以謀叛磔以[illegible]區令彼所尊之十字即其國所以釘

天主而刑之之具也而彼則曰天主爲萬世生人受戮嗚呼何其誕乎令其爲教於從之者必使自踐其祖宗父母之主而焚於十字之下不能忍於是者以爲歸之不堅也拒之能忍者來則月給以銀錢十枚俾以一錢招一人既得十人之從矣乃予先從者餉月五錢而又予十人以百錢去俟百錢皆有人焉受而來從矣乃月餉十人各五錢而陞初從者餉月一金由是遞陞遞招至於月給銀十兩者即授以彼國最下之職而司其所招招靡有限數期盡九有之忍者咸歸焉噫是何心哉往者西洋人入中國無

主家不識道路之所達今四方皆置其宮矣自

聖祖遣西洋人造天下輿圖遍九垓使測其高深遠近險平焉吾域以內直其掌中紋焉耳且夫閩廣之有隩門厦門也中土通海之二大市壓也洋人構大半宅之彼其國遠處於二萬里外而必汲汲然捐重貲以謀宅吾土此其葅心豈僅利在通有無而已哉蓋又將呂宋我矣呂宋國在南海中西洋通中國水道之所必經每歲以巧奇器貢呂宋君臣君臣咸悅之問所欲曰但得牛皮大許一片地爲停船安身處足矣君臣皆諾之西洋人乃出巨牛皮一張迴旋剪之如線引以圍地約二三里週君臣始悔焉然利其貨不忍絕又自𤼵其不信也竟予之西洋人遂樓其上高五層可盡望其國虛實而又穴其下鑄炮大小無算逾年以大船載兵

卒萬餘泊樓側運所鑄炮環攻之破其城殺老少無遺者即據之汝今呂宋隸西洋且其人智而深不畏死前者赴火後仍舉步蹈焉西洋人以五十客扶餘國扶餘人惡之置火坑而名五十人至曰能入此坑即許客吾國否則勿履吾境也五十人俱赴坑而死扶餘畏甚乃銅板鏤天主像於其上遍置可泊舟處嗣是西洋人至不敢行板上乃退舟又能以其地所產硇點銅鐵爲良金故厥用不匱其哲者廣購吾儒書并日夕讀之竟一卷即抯其精著爲彼家言而更翻以與吾儒角此皆二氏之所未有也未有者且足以禍吾世況駕而出其上者哉後數十年貪者利其金愚者惑其術吾不知其賊我民人也將何所似矣吾儒既不得柄而先幾撲滅之又不忍

坐視其害之寖長寖迫於吾前計惟有相與正人心明大義使人人曉然於異端之害烈則彼雖善惑不能入明者之胸亂之矣而人心之正大義之明豈徒吾輩講說乎古先典籍而已哉在爲上者示以的而端所趨使庸愚夫婦咸知革心焉則莫要於釐正祀典矣夫古聖王之制爲祀典也所以示人報本而返其始也自釋老禍福之說中於人心後世祀者絶不知有所謂報本返始而但相率爲邀福免禍之計夫祀而計在邀免也惟可邀免者是媚尚何論夫非其鬼也哉此淫祀之所以日增人心之所以日偽

善而無利則不爲惡而已亦無愧如是而欲民行之不姦慝士志之不回邪也是何異於求烏之白而望虎以不噬也哉即如淮也一城之中屋廬不蔽風雨者十室二三而佛寺道觀金碧飾稜交輝互暎是何益於生人日用者夫釋迦老子之誕古今端人正士闢之詳矣昨吾所與太守議焚者若火雷觀音三仙天妃諸說亦衆君子之所共闢矣玆皆無庸具述請與論紫微斗姥東嶽碧霞真武靈官金闕玉闕二眞天師龍神魁星準提三官三茅真君金龍大王晏公瘟司閻羅凡此數十祠宇天下郡邑頗多祀

之而淮爲獨備是皆亟宜火之而不容於以惑我民者也諸君子知其所當去而留者可知矣試與諸賢一一質其誣焉按象緯北極五星在紫微垣中一名天極一名北辰其北第五星名天樞蓋極星之在紫微〻曜三垣二十八宿衆星所拱爲天之動樞象天子之常居故天子大明祭日夜明祭月幽禜音詠祭星此父天母地兄日姊月者之所有事諸侯祀之則僭今乃象紫微大帝如人形置諸異端之宮村姑丐子咸向而奠踞宜乎否乎北斗在天爍然七星婦人童子之所共詳兒其有女像也而道家顧姥之

既姥之矣又從而名之曰貪巨祿位廉武破是何據而名之鑿鑿耶雖占步者亦嘗名之以樞機權衡璇開揚搖光矣是特取於分別驗候耳非如道家之實指其名也而祀之者乃爲謹齋持咒然燈步罡徹夜千拜以責其速償所欲焉嗟乎懷市心以交人不可況可施之上天明象歟按東岳泰山自黄帝以來封禪者七十二君至唐乃加以封號宋元如之曰王曰帝有明洪武元年詔去封號稱曰泰山東岳之神卓哉明太祖之爲君乎無何而有碧霞元君之號齊魯之人咸呼曰奶奶遠近愚氓投錢致鏹徒肥巫

祝歷代因而稅之識者羞焉又按北極佑聖眞君之傳蓋
即所謂元武之神也宋眞宗以諱故易元爲眞解者曰元
者龜也武者蛇也謂北方元武七宿似龜蛇狀故因以立
名世乃傚眞武而更作龜蛇於其下疊牀矣道家復附會
之曰眞武本靖樂國王子生而神靈長而勇猛奮志以除
魔祟遇紫虛元君授以道秘東遊遇天神贈寶劍已而修
道武當山仙去上帝命鎮於北方披髮而跣建皂纛之旗
可不謂誕乎道家又言王靈官曰宋徽宗時蜀人薩守堅
者受法於林靈素而玉樞火府天將王靈官又從堅受符

術至永樂中杭州道士周思得持靈官法顯名京師附體
降神禱而輒驗宣德時封堅崇恩眞君靈官隆恩眞君天
下自是咸廟之夫林靈素在宋時一詩奕道士耳二眞君
法而本之素焉誕可知矣金闕玉闕二眞帝者非他五代
徐温之子江王知証饒王知諤也初以有功於閩閩人祀
之餘地曾何功也哉維皇上帝以尊天而有此號也証諤
何人而並有之至於聖父聖帝聖母元君則二眞之父温
及其母許氏也金闕元君玉闕元君其妻也夫温事楊行
密而弑其幼主渥子知誥卒篡吳祚焉了無功德於民特

以其子一時禱應之效遂推崇之至於此不亦僭且濫乎
尤可駭者今之所謂天師也按其傳漢張道陵於桓帝時
客蜀鳴鶴山中造符惑衆從者索米五斗爲供時目之曰
米賊陵子衡衡子魯以法相繼述自號師君名其衆曰鬼
曰卒曰祭酒實與黄巾無異朝廷不能討魯遂據有漢中
今所傳道陵於蜀之靈　峰白日上昇年百二十歲蓋其
妄也自唐以來率天師其子孫體統儀衛僭與衍聖孔公
並埒矯誣無等莫此爲甚有志者起首爲黜滅豈非人心
一大快事又按宣德年間西山有二青龍出現禱雨無不

應者隨命建祠西山天下因以有行雨龍王之廟不知非
龍也蛇也蓋蛇族有所謂蝓者能致雨今天下祀龍王而旱
往禱之輒不應則不但非龍並非蝓直凡蛇耳宋天慶觀
中有蛇見怪術史孔道輔以手板擊其頭斃之其患遂息
茅山龍素稱有神程明道先生爲上元簿捕而醢之妖由
人興曾是亦足祀之耶予觀士林莫不敬禮魁星矣亦知
魁星之所自來乎蓋明正德時陸冶齋釴本姓吳戲畫鬼斗
以魁自命庚辰既捷人相沿以爲神拜禱之不少倦後則
學宮無不祀之矣識趣之陋令人發笑不已釋家者之惑

人有所謂準提者三首六臂如鬼如妖担爲咒詞誑人傳誦淩亂齋期愚人持戒鬢眉巾幗白首倀倀可哀也哉道家又謂龍女之子有三官焉官天官地官水能爲人賜福消災解厄夫龍一水族耳所生而官於水侈矣天地之官誰授而誰憑之若夫三茅眞君全眞也其奚以操禍福之權謝緒宋之義士也隱金龍山以終又何以爲司水之大王晏公者俗傳以爲江西人與蕭公皆能爲操舟之具濱水之鄉多奉以爲神又謂其司產乳穢矣哉睢陽張公忠臣也國士也殁而爲神自然之理道家據其矢志之言曰

吾將爲厲鬼殺賊遂藍面獠牙以像之司諸瘟疫以夫人柳氏霍氏主痘疹嗚呼張公本末竹帛載之甚詳夫人而能言之敢於矯誣若此況其他之莫可徵信者哉此與誣包孝肅公爲五殿閻羅者何異夫閻羅之有無緣遊魂而有無之者也遊魂爲變夫豈曾有可見之跡而謬謂有之且謂有地獄十層之事鄙俚幻妄不足訓以正言但以所謂酆都顯然者言之酆都四川屬邑也吾友沈星周鎬曾至焉其山腰一口大如甕邑人日東荊投之云供閻羅鞭鬼者戒客過勿疾言勿遽步謂少不慎譴立至星周大笑舉石撞之而溺去聲於其口卒無譴見者始自悟其愚投荊之役遂止星周爲記紀之歸戊子己丑獲聯捷由是觀之閻羅果有耶否耶此予之所以必質其誣而以堅能滅者之信之也夫古聖人所爲翼翼不懈者於交神尤甚而其垂戒後人也亦何嘗不以禍福爲兢兢予敢蔑視古訓而過爲此激論哉蓋聖人之於鬼神禍福也一一嚴諸身者也非以禍福聽命乎鬼神而戰慄以求媚之也嚴諸身則吾旦明之所對越者不容有纖毫僞妄以雜乎其心即至神格命配保佑申錫之無疆而初非以奏格邀之也淫祀

者不然當其薦羞奉盛粢詞致禱即不啻如操券索償者對神若此其對君親朋友也皆必有所圖焉而後致其情否則未有不可以恝者予嘗詢於虔齋盛醮之家其春秋分至祖考之祭生平槩未一舉唯於俗節陳其草具多焚香楮而已蓋凡心惑於邪則不誠不誠則不明此報本追遠爲吾之所不容已故其行也多薄其所厚而又或厚於所宜薄人心風俗之壞何一不原於淫祀也哉故予恒謂異端一日不滅吾道一日不明吾道一日不明人心一日不正欲滅異端以明吾道正人心非盡火淫祠焉不可淫

祠盡毀然後室家其人而徐以吾道諭覺之庶彼陷者得所歸而此之迷者亦醒其惑也夫孝弟仁義人心之所自有也蔽於禍而趨避舉喪其天者亦習染之故無有人焉開之耳今既爲之開其蔽而導其趨則人人慕士君子之行以之處也必能孝友睦婣樂爲善而惡犯法以之出也必能忠誠盡瘁不忍忘君父而愛其身家淫祀之害若彼一正之而其益於國家也如此而世顧莫之爲也甘以吾風淸俗美之天下授異端充斥而濁亂之茍其有心夫亦安能忍此也

答問

或問君子著書立說以求名與曰彼且毀也彼且譽也而何名之求也以覺世與曰彼方疑也彼方信也而何世之覺也然則何爲而然與曰木之花也山之雲也而將以爲何爲也

問言尙而行易之文尙而質瀰之弗入也奚可乎曰奚必其可也而不觀病者之於穀食乎彼固知其頤生也而方其却也柔以勸猒矣剛以強躁矣言也文也病也行也質也穀也彼却而曰頤生焉弗猒躁足矣安必其可入乎哉

問毀也譽也可外乎曰識外之未達曰識超邑邑毀邑譽弗當也識超國〻毀國譽弗當也超一世十世亦然焉故智者常樂

數子來前一曰宜何學曰畏天一問曰同人一曰虛心一曰改過數子曰學如是歧乎曰一也天畏而人同焉矣心虛者見天見人過斯不怙也

問聖可學乎曰可曰易乎曰不易也夫聖生安也而力困勉也易易也然則難矣乎曰不難也生安不可及困勉則可力也何也聖亦善之積焉耳吾誠積不自已而化焉寧

弗聖

問孔子從心不踰後尚用工夫耶曰飢必食寒必衣非强食强衣也聖人於學飢寒之衣食爾矣

式馨堂文集十卷目次

三南魯之裕亮儕著

題辭

小引

例言

趣陶園集卷之十

三南魯之裕亮儕著

題辭　小引　例言

吉璇次介石山房題辭

豫易溺者也乃璇次履焉以介石亦若三公不易哉由是以靜而明先覺可幾也予庚戌里居璇次屬顏其山房榮貞吉孰逾乎介石

大輿圖題辭

大史公觀離堆探禹穴而文益雄昌黎於潮子厚於柳東坡於海其較著者也古人之取資於扶輿岳瀆以廣其才者不可勝擧矣裕也足跡半天下而道故不明學故不達年進而業不足以顯於時於古人愧可言哉遊歷之餘因取古今圖象所有都會郡邑之城郭小大田畝賦稅之多寡關鎮津梁之險平强弱道路之遠近山之盤亘峻深孤特而著名者水廣狭而通滙分合急緩者繪爲六巨幅暇則懸諸壁觀之夫乃識

聖神之廣運其無外焉若斯也吾人幸而生兹　文明之世仰兹格被之隆其能無作覩之思也乎

讀徐天池祭胡少保文題辭

余於少保胡公之死嘗歎明之用法較漢爲嚴矣雖然公自取也哉胡感恩若徐子而弗聞一語箴之也箴之安知公之不悚然聽翻然改乎不聽不改則吾有奉身退耳奈何恬然左右明識其階禍也而仍之感恩者宜如是與洎公既銜恤泉原而顧漫以思功之責責之人嗟乎公屬盻如子臨遠不能赴闕以請公於議勳之列安望之汶汶不覩切者與揜淚嵩蓬於公乎何補如曰微且賤者即言而亦無補也夫未嘗言之詎可以無補自釋彼擧幡太學者奚必貴顯有爵然則明法如漢論氣誼漢遠矣哉

題六法存真五則

予既無所試於時暇或游心書篆鏤刻金石以自消磨乎歲月尋竊以為無當也棄之而人有知予少所為者輙強以名字請辭不可或亦見獵心喜焉少年故態固未盡除也曾孟德之言曰烈士暮年壯心未已此殆其一班也歟

萬年少先生有曰近世刻印多不善乎流如香泥糞土雜成佛像纖潔各半了無生氣而好奇者正似鍾馗嫁妹狐鬼送裝見者怖走凡此皆不知書法故也漢興精書隸者入為博士上既以此取下下亦窮究極研以應其上是以

書法大備而印亦因之近世不多讀書不能深知古人六書之意勒謬稽開篆盡市井以射利師傅既卑陋拘泥無文獻百代之識長立玉柱柳葉鐵線急就爛銅諸名而以中壯求銳轉處相接為蜂腰鶴膝字之多寡大小不能配搭則增其文理曲折如界畫橫附一望砥直勻平滇如雕刻篆香委折填滿略其字形設無筆意起而非之者復以聰明杜撰補綴增減古文奇字互相唱喝甚者湊泊異代之文合而成印二字之間頓分胡越此近世多講章法刀法而不究書法之弊也是以書法寢而印法亦亡

又曰歷代所傳漢印字形自然成文不假配搭運筆高妙時露顏平原折釵股屋漏痕之意當是漆書遺軌今小篆蔡中郎所書高皇大風歌正與此同至於彼此顧盼轉折生姿筆勢洞精有如屈鐵則書家所謂龍跳天門也鍾鼎諸文字雖高古然是秦款識不以施之印符於此研究思過半矣心向往之愧未能也

字以表德氏以別族時人刻印往往註字曰氏古人亦或有用之者未之思也所宜鑒正至於刻印以著姓名約期信唐後始燕亭館廼有詩賦清言連詞累句者大雅寢衰

吾竊懼焉

漢印之後六朝因之始變白文為朱筆法撰秀與漢表裏唐宋代遠其風遞變孟頫之流不足觀矣數百年來海內悉宗文氏嗣後雪漁穆倩威行於大江南北後學依而附之間有佳者不能盡脫習氣轉相仿效以耳為目惡趣日深良可慨也

趣陶園詩小引

郾水之東花明隝曲而居人之所不業者有需郊焉予購而藩廬之予高下為農圃以自食厥力晨夕俯仰滿目生機然衆翁日涉成趣之語先得我心矣因顏於門曰趣陶園自春徂冬隨予意所發而成聲緣聲之所屬而成句信句所起訖而成章音付天諧律發性協蓋無異夫應候之蟲嘒然鼓喉舌於風煙月露中而莫知其氣之何由動也兒子輩乃秘其聲之放者依韻録編長句三十首請題于曰是奚題哉吾陶吾趣云爾惜不能起柴桑翁於今日共陶然乎斯趣中也雖然趣在斯陶在斯矣為總題曰趣陶園詩

懼謀篇小引

兵之凶也戰之危也嘉則不祥焉者而訓也可乎雖然不可以弛也弛而國且隨之矣宋明前事可鑒也是篇也輯而題之曰懼謀予志固可識也夫

明文觀瀾小引

凡水皆水也瀾者其源也不源者不瀾不瀾者不源也孟子曰觀水有術必觀其瀾觀其瀾知其源矣觀文而於其瀾焉之之義蘊在斯矣觀之能事畢斯矣

金陵勝蹟詩引

五馬東來八龍南西中原輸富斗辟儲英歷斯境也簫鼓春風珠簾畫捲烟波明月畫舫宵移此地寧非樂國耶然而俛仰增逃昔人不見興衰係慨美景難留白雪適投能無學步藂貂難續未免羞類矣

雉梁謾與詩小引

峙邑北者有峰焉載石而起洞穴旁邃蓋近邑之境之幽勝者也丁丑秋冬讀書其巔時有鳴雉去來意與人狎因題其石曰雉梁偶以吟諸口而成句則書之以其無題亦忘其為次第也信所書而彙之而目之曰雉梁謾與益予卒不知夫心也何所觸焉而咿咿哦哦以發於聲也姑有之則亦姑存之而已矣

何有歌小引

歲辛在丑今

上御極之六十年也萬方嵩祝綺麗難名予適至得縱觀焉嗣是則居休乎吾宗之慕園〻去海池

離宮傑數里其間樓臺輿馬衣冠文物山水林亭市廛游冶靡弗環集出舉目成都哉樂乎芒芥中人創見則詩今昔然也然而其詩也蓋亦猶夫謌堯衢者之渾忘帝力於何有而秪以自暢其不知不識之天也故亦彙而題之曰何有歌何有者有而不自知其有則夫謌也者歌而不自檢其歌良以非如言志之言必依永和聲求至諧音和神乃已也夫亦何心期乎誦之者之詩之而更即詩以求知其人也乎

五溪吟小引

予以庚子之冬吳而魯齊而燕辛丑冬復燕齊魯吳以陳以魏而壬寅之春如乎楚車罷矣忽舟焉登之心形為之頓適而武陵以上溪曲帆輕山奇石怪南天春早飛植欣欣時哉樂乎爰自正月十又三日至四月之五日由常德沂於鎮遠二旬之餘醉眠飢食外惟歌吟以暢吾懷焉計程二千五百六十里共得四體詩百章分而彙之則律句短者五十首長三十首截長短律的各什也夫予也東[illegible]而為東西南北人行路難古今鮮哉甚予者乃今[illegible]句此樂乎四首之戚堪耶否耶矧由是而陸焉黔雨滇風去來老獨其為樂與復為戚也夫何能通觀而樂頓如是然而予時則樂矣樂則吟〻則天地之化萬物之變予舉春波視之矣戚何許即復樂焉又何計

詔勅志引

王言如絲其出如綸夫絲綸非特小大之謂ㄣ天下咸經緯於是益利之興也繫之弊之革也繫之

天語煌ㄣ豈直商竈諸人挾纊而已哉志詔勅

前代詔勅附

鹽之貢也昉於夏矣齊桓漢武悉以是而富強焉歷代踵之國計於是乎在無亦後事之鑒歟附之宜

沿革志引

天地陰陽之氣歷時而必變聖人法之以立政於是乎有因革焉然而因之革之者聖人其所以宜因而不容於革宜革而不容於因者非聖人也時也然非聖人則因其所不宜曰革其所不宜革而究不能變通以從乎其時不能變通以從乎其時則弊矣弊之滋也其顯毒於民而隱虧於國顯特剥膚隱且漏卮矣長蘆鹽法自始創以迄於今代有沿革萃而觀之洵乎得失之林也監往蹟而垂成憲則

昭代之折衷其斯為盡善焉耳乎志沿革

疆域志引

先王考方辨位以體國而經野苟疆域不明何以識其廣輪之數而政從何施惟是長蘆所轄南北諸場各綿錯於直隸府州縣衛間而行鹽之區則又兼山東河南江南而理之疆域之星羅廣矣頒十六場可圖而行鹽之區不可以盡圖雖不可以盡圖然已無不詳紀於其地典職者於此一披覽焉則夫

國之裕也竈之恤也商之通也不既燦然指掌乎如此則不盡圖焉猶圖矣志疆域

職官志引

鹽官以鹾為其職國計之盈歉商竈之戚休皆於官是問厥職蓋亦難矣哉近代之憲綱雖與古稍殊而尊卑維繫其為司計則一也詳於今而畧於昔者志取傳信無徵則何必其林ㄣ乎附以吏役於此見

朝廷之隆其體以待者若斯尸厥位而素餐焉蘆中人亦何以自云志職官（滄州分司公署前有池一方蘆葦甚茂中架木橋以通往來長蘆之名昉此）

公署志引

春秋於興作必書凡以重民力也傳舍視官者遂於是乎

假仍蘬之名以文其頽惰揆諸
國家隆體統肅觀瞻之意奚當乎夫廳事之建所以辨等
而立威也堂陛之崇所以達情而宣法也科曹之列所以
奉令而承職也高鑰之嚴所以司會而防奸也頓或乃以
宴吾寢處而求勝於土木則失矣睹規制而念官常因締
造以思民力則脩廢舉墜能勿於此類推乎然則勞民傷
財以務為游觀之脩者固非僅區〻於廨宇間惜物力而
致茂艸鞠宮官吏賃廡於市廛者亦非也來者以為何如
志公署

竈籍志引

煮海之役匕之瘁者也盡其瘁而弗居其贏或且從而賤
之曰竈耳竈耳奚術而弗敷〻中澤者察其疾苦以時存
恤之要哉志竈籍

商政志引

民非鹽曷食鹽非商曷通而時其宜焉則惟政政目多端
要以裕課為首務何也勢也聖人之不得已也臚其目而
惻然俾各足其額焉已矣陽而玩之使不足非忠也陰而
溢之以行吾力之可漁則病商非仁商病而
國將誰裕歟體
上諭而恤商者頓肯出此乎志商政

法制志引

鹽利藪也無法以制之弊有不可勝言者是故憲立而德
意行乎其間矣體是意而權衡於
君民上下之間俾兩利無害也是則在乎秉斯憲者耳志法
制

禁令志引

利者生人之大欲歆在斯趨在斯矣聖人惆之於是乎設

厲禁焉綱既扞而桁楊鞭扑之何如象魏之懸慄其股而
慎諸未然乎然則律焉経之例焉緯之誰謂非聖人忠厚
之至哉志禁令

宦蹟志引

蘆之宦也以理財而為蹟者也故有明一代恒以是為織
淖地夫織也淖也果地為之哉予堅白而何疾乎涅與磨
正以日涅磨日堅白耳雖然宦於蘆者衆矣其蹟往〻多
不傳或傳矣頓乃弗如其勿傳何也三代之直在民其口
碑嚴於月旦也然則傳可驀也不傳可惜也傳而非如其

勿傳不亦良可畏也哉覽渚於是焉可深長思已志宦蹟

奏疏志引

裕課者商竈興革者條陳也奏疏之功於鹺政也鉅矣況
天心也鹽梅出也霖雨
明良相得之美固有可艷當時昭後世者乎志奏疏

前代奏疏附

自古財賦半資於鹺政其時之蒿目而陳者雖言人人殊
要其諤諤之風自有不容泯滅者故附之

勘劄志引

鹽之擘畫於司會代有辭矣然非現行於今者弗録何也
違時也今之見行於鹺政日有議矣然非福惠於長蘆者
亦弗録何也統論也然而言之百不如行之一是又虛與
實之判矣乃若變通隨時轉移因勢一一焉聚米謀之轉
圜決之期以春臺乎吾商袵席乎吾竈者當路之訏謨誰
謂非長蘆之赤刀大訓哉循環雒誦其能勿作肅於斯志
勘劄

咨檄志引

我
朝鹽筴之政監於有明而益損以衷於至當八十年間涖於
斯者踵曾參之清靜夫固宴然無斁矣然而窮變通久之
道凡事類然況鹽梅為政尤屬
國家會計大端乎今
上勵精圖治以御史莽公璧清焉於是公移憲牒之行凡可
以養商竈之欲給商竈之求者靡弗婆心苦口瀝膽披肝
以陳於
上下要期得當以報
聖天子特達之知故其見諸行事匪但商竈諸人舉手加額

已也蘆東父老咸忻忻然扶杖以額觀厥成無如節目之
細汗牛充棟不勝書茲僅摭其大綱可垂百世者録之繼
此而問津者於此借筋焉足矣志咨檄

古蹟志引

長蘆舊志無古蹟非無古蹟也文獻不足前人亦但徑其
闕焉耳雖然援古所以信今也考蹟所以徵實也長蘆地
亘數千里生聚數百萬自古閱今山海秀靈之所蟠結豈
遂濯濯焉如是頗乃弗深考而曰吾仍舊貫焉憑眺者於
此得毋遺憾乎志古蹟

人物志引

渤海之雄奇畿輔鉅觀也而長蘆擅之則其所鍾而毓者代當必有魁奇邁種之才以炳烺乎版籍顧舊志簡略而此外復無文以稽是以言論風采未能旁搜乎浩籍以發前賢之未發而僅就姓名之挂人齒頰者類以紀之要亦齷齪之步也志人物

藝文志引

志之必有藝文也所以昭
聖世右文之化且以標前賢而興後起也但其軼無徵於掌故搜諸往牒亦頗寥寥矣千百逸而什一存全豹之窺詎不賴此一斑歟志藝文

天文志小引

天氣也成文焉地形也有理焉星土之屬以精氣而謂方隅繫之者謬也涅楚入軫十一度亦知其涉壽星侵鄭野乎由是驗德政於機祥宜其得失參半矣夫惟推天以合諸人因人以揆於天則善言之退舍也無徵之可禳也信也非然則休咎徵矣寧詎不可知來而一事之中亦適然焉耳雖然占天者之取驗於星土也自保章氏始志星野以備仰觀不亦可乎

輿地志小引

安襄郢之在天下也蓋亦土中焉自秦郡縣天下後莫不重鎮視之良以其西梁益北河洛而東吳南粵四方惟所舉足也是故武侯據襄郢以壓操叔子滅吳自襄始吳人不得襄郢斯杜預成江陵之捷柳元景師出鄖襄而潼關之克不翅若置郵傳命焉豈非以其形勢強而山川互闊梁扼要足以爭雄於天下也哉然而江漢之間地衝習悍其果於稱兵者亦果於趨化是以文武忠孝離倫絕類之才踵相接也千載下覩卧麟而哀石馬其憑吊當何如耶

建設志小引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廼體國經野以為民極故制度詳焉楚國方城為城漢水為池其險足以恃而蔿敖城沂平板幹稱畚築事成而不愆於素體坎之義也至於室皇布政日討國人而訓之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雖庠序之制無聞然荆尸以舉卒乘輯睦典從而禮順矣夫江漢雎漳楚之望也惟坊與水庸導利而布之上下然後潔粢豐盛享祀之不忒所謂成民而後致力於神也非此族也雖琳宮貝闕之輝煌不在祀典焉昔子西遷郢於鄀而改紀其政民以太和即今襄鄖之區也曷亦遠稽前烈而大庇民乎

下荆南道治襄陽府兼領安陸鄖陽二府地兼禹貢荆梁雍豫之域漢屬南郡南陽江夏漢中四郡地隸於荆州刺史魏武平荆州置襄陽郡為荆州刺史治所晉因魏舊而屢有遷徙不常厥居宋元嘉中為雍州刺史治齊梁皆因之後入於西魏改郡曰襄州置山南道行臺大總管府隋大業初州府罷仍為襄陽郡唐初復置州至德二載置山南東道節度使領襄泌隨鄧均房復郢金九州蓋地西控秦蜀北接宛洛南倚荆湘東連郢鄂據方城漢水以為固歷代稱重鎮焉光啟元年賜號忠義軍節度宋立襄陽府為京西南路安撫使治元至正十一年改為總管府十二年復立荆南行中書省後省罷為江北河南道屬河南行省明為下荆南道領襄陽鄖陽二府屬湖廣省

皇清因之乾隆二年以荆西道所領之安陸來屬領府三

食貨志小引

食貨非天不生也非地不養也而非民則亦不長也然非有以理之則不裕理也者理食貨之出非僅理食貨之入也是故九職也九賦也九式也九貢也謹著其所以生而

詳著其所以節節而後其來也不窮其輸也不竭民裕邦昌率由是矣茲安襄鄖非古今所羨為飯稻羹魚之鄉羽毛齒革竹箭金石之藪乎按籍而稽庶矣富矣而況願出其途者之滙九野而貿遷有無化居乎樂樂利利吾但見其渾忘乎皇建其極者之於是也百年矣

爵秩志小引

書曰明王奉若天道樹之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旨哉安襄鄖介在南服秦漢以前槩鄖矣轂望若晨星厥後罷侯置守亦時庸展親如宜城竟陵上

庸諸封爵班班可考矣然僅以空名處其地而不必任以職事至於民社所寄如羊杜之鎮襄陽葦景駿之刺房州馮君鄉之為當陽長陸子静之知荆門軍斯無負建官位事之意否則車服雖錫竹帛無聞其於命德之義何居

選舉志小引

國於天地必有與立人才是也舉不失德賞不失勞楚國之令典也安襄鄖三郡居楚之上游沾濡教化文人才士接踵挺生宜矣然晉漢以前出於徵辟楊顒王遜諸人是巳唐宋以來起於科目張柬之張士遜任亨泰及王李鍾

譚是巳之數子者固騫騰絕跡一舉千里彼巖阿澤畔輝山媚川以待搜剖者正未有艾也夫一登桂籍輒曰千佛名經外此之湮沒不彰者可勝道哉與其選者盍益思所以自立乎

人物志小引

民秉五行之秀以生山川之靈可得謂無助乎是故稱耆舊者跂襄陽述先賢者推楚國良有以也矧采藥鹿門如賓相敬歌風漢廣言秣其駒彤管幽芳洵增輝於邦國矣若夫隆中出處儒者之氣象宛然雖曰鴻爪雪泥何異麟游鳳集哉外此即作賦登樓要亦文士之流連光景耳不謂山川借色也況旅之瑣瑣者乎至於匠石運成風之鑿[illegible]和留洗藥之池致遠固泥未始不前民利用也夫古今人表昉自孟堅著在簡編歸乎勸戒宜博采焉故北宗道[illegible]於棠惠三丰遁跡於謝羅紀亦不遺覽者其內外辨之

藝文志小引

藝文者天地之菁華國家之風教人材學術之鑑權也觀於離騷太極圖而南風之競秦漢以還誰敵哉荆南一道楚鄙耳而操則履霜表則出師歌則陽春白雪一斑而全

會文 卷一之二一

豹具窺矣尚友者於是以知人以論世則藝也而道精[illegible]才大小學淺深時隆替胥無或有遁焉者矣

長蘆鹽法志例言

國家資鹽以充用其綱紀爲最詳彙而志之法守於是乎在頃自有明萬曆以閲於今百有餘年中間未遑脩舉文獻之不絶者如綫耳縱極搜摭保無殘缺失次乎類

聖天子右文之化辟策井函靡不世出奮萃貫穿綱目略備然要以見行事例爲主而寧簡勿煩便查閲云

又

凡志例載詔勅於藝文而萬曆長蘆之志則以冠諸首簡尊君也茲仍之而附以前代但無關鹽政者不載沿革者

古今因革損益之大端也事必有其所由始而後踵以增華焉次詔勅以沿革宜也然方輿不辨何以昭物產正經界乎故疆域次之有疆域斯有職守有職守斯有向明之治故次職官即次以公署君主臣輔所旦夕孜孜以卹者竈也商也而竈爲鹽之所自出先竈於商崇本之義宜然鹺由是而有會榷則法制宜次凡以爲國理財也由是而有科條則禁令宜次凡以示民趨避也建官分職臣品之汚潔殊焉獻替敷陳謀國之賢奸判焉宦蹟奏疏勘劄咨檄可次而考也古蹟爲遷弔之資人物繫河山之秀藝文擷天地之華依類次之一展卷而犂然在目矣

又

竈場以南北分南論鎮而北論堡皆非明志之舊矣即丁地戶口亦別焉現奉

俞旨編審而其事未竣茲但據各場易知由單臚而不遺若詳確求之須俟編審既終再爲刊正

又

舊志有經費各條茲不錄其不錄何也費名經而實不經焉且多非見行亦未入奏銷存其名適以餌貪耳故汰之

又

鹽法考成於康熙十又一年其後無可考而鹽臣公署在滄州時又以祝融之災案牘盡燬今自移駐天津後所有部劄題稿中拾其可憲令垂後者而已大約貴簡明勿貴繁縟故從刪者多其中亦有仍其繁而不刪者以作者之注意所在刪之則失矣且録奏疏即必録部劄其事乃有歸結是又不得不繁者耳

又

舊志人物荒畧列在衣冠者自胄監而止餘不述今長蘆

志闕已久益無可考而述者僅從見聞中得其一二即增之非濫也善善務長況當千百漏遺之後乎識者鑒焉

又

漢唐後議鹽筴者代有鴻辭而無關於長蘆者採之適以災木其獨富於有明者以我
朝鹽法多因萬曆成規而加折衷焉且其奏稿亦視宋元以前為備也

以上原缺

下荊南道志例言

一道之志與全省通志異通志郡縣繁多山川田賦諸事不得不各自為綱一道事蹟纔五六分之一耳宜立綱統目以簡馭繁今總設八綱曰天文曰地理曰建設曰食貨曰爵秩曰選舉曰人物曰藝文天文之目二地理之目十建設之目七食貨之目三爵秩之目三選舉曰進士曰舉人曰辟薦曰貢監總四途為一表不復區以目焉人物之目五藝文之目二十有九其餘以雜記之綱各有小引目則畧焉避諸少孫范蔚宗之贅也

又

楚地星分翼軫兼湖南北言也荊南一道不及湖北之半安襄二府古南郡江夏南陽郡地皆翼分野與軫無與鄖陽原屬梁州漢中郡地又為參分甘石之學自有專家儒者所據惟歷代信史耳今志所載止翼參二宿所分度數餘俱不敢引入

又

古人左圖右史故地志必首圖經[illegible]必山水城邑位置畢肖然後披圖一覽千里如在目前[illegible]於清漢瀨衍太和崇

隆陽茨之雄風隆中鹿門之勝跡地靈人傑暉映千古允宜極繪事之工以光志乘

又

志有沿革一門止記古今州郡之建置不知凡田賦職官學校兵防諸大政歷代各有沿革不獨建置州郡為然今遵一統志之體易沿革門為建置

又

山川自宜分方向為紀載然山可以方定水勢曲折徙復不可以方約也志內紀山由近及遠紀水溯流窮源庶幾脉絡分明有條不紊惟漢水上溯鄖陽下經安陸首尾二千餘里諸志止引禹貢導漢一條數語殊為簡畧今於各州縣內舉其所經歷地而實之使觀者分之則此疆彼界合之則珠貫繩聯不循用水經之文蓋古今地名各異不必強為牽合以滋疑竇也

又

設官分職以為民極周禮所載雖蝈翦壺涿皆命以氏此長問師皆齒於士人蓋王者治天下之道至纖至悉必分之有以盡萬物之性然後合之有以建蕩平之極而無少

偏陂也故地志所紀凡有地方職司者即宜備載其名既昭職守亦以俟將來之論定賢否忠詐莫能遁也通志職官所載文止知府武止參遊州縣親民之官亦復不與今特廣為搜緝

又

本朝文自佐雜武自守備悉録前代自邑令下無紀焉時限之也若其長才勁節有傳於後者雖斗食以上皆登諸宦蹟蓋士苟有志自奮又不以爵秩崇卑為顯晦爾

又

學校作育人才以選舉收之所以使懷才抱異者咸得自見也然三年大比待詔公車不能無遺珠也故又有薦辟特典與歲貢常法昔漢世張釋之卜式皆自貲郎為名臣士之自見可以一途限耶今皆著之於表惟歲貢士及貲入太學者必名登仕籍方書之殊而異焉亦易以孟晉云爾

又

志官蹟與志耆舊不同耆舊凡嘉言善行志書彰先賢也官蹟則必於其地有撫字教誨禦災捍患之實政乃書之舊志所載如唐李大亮雖有安撫樊鄧之命未聞惠政也

宋宗澤雖知襄陽旋陟府尹史亦不傳治襄之蹟他如此類者甚多俱不敢泛為載入㬪實之義也

又

襄陽舊有耆舊傳其名最古舊志所載有行業文章隱逸忠臣孝子諸項要皆耆舊之選也故沿用舊名不復更多分別

又

通志列女必經題旌者方書示慎也然鄉閭嫠婦青年守節白首不渝集蓼茹苦不克自達者多矣茲直據地方官與學校博士加結呈送及平素訪聞的確者登之使窮鄉下里知匹夫匹婦有不可奪之志皆可以不朽庶幾多聞風而興起者乎

又

流寓之跡有三有避地而來者如武侯之耕隴中王粲之依劉表是也有仕於其地罷而未歸者如甄逢之隨父佐幕耕於宜城是也有以貶謫來者如呂大防之貶郢州張耒之謫景陵是也若先世來此其子孫生長於斯發名成業即為土著之民不得以流寓目之故舊志有稱先世來居者皆移入耆舊

又

志以徵信藝文中必有關於其地之山川風俗政事人心者方為收録舊志所載如張說顏真卿荆南謝上表乃今之江陵非襄陽也賈至秋興亭記在今漢陽唐之沔州也諸葛武侯之立廟沔陽乃今漢中沔縣皆與安陸之沔陽無與杜甫羣山萬壑赴荆門盖今之宜都其時荆門州尚為長林縣無荆門之名也豈謂地以人重人以文傳山川城邑借以生色乎左太沖云匪本匪實覧者奚信今俱不敢混入以滋來者之誚

式馨堂文集十一卷目次

三南魯之裕亮儕著

跋

趣陶園集卷之十一

三南魯之裕亮儕著

跋

跋蕉桐書屋詩

蕉桐書屋詩者石棣周邦步龍升榮光兄弟之所為唱和者也邦字倡樵龍字震夫榮字愫臣

詩以言志而志之邪正於天倫乎徵之怡怡如周氏兄弟正矣哉蔚而為詩宜其美刺皆溫柔敦厚之旨也雖屬未工肖物之弗妍猶將潔嘉而亟與之況工且妍之今天下為詩者衆矣其志之視此何如耶請一合諷乎是詩

書椒山墨蹟後

古今天下以能書名者不必皆忠烈士也士忠烈而能書豈不益堪寶貴乎椒山楊公古今天下之忠烈士哉即其人絶不知筆墨爲何物吾愛之慕之且不置况儼然巨冊當前耶惜此書庸濁大不類楊公清剛正直者之所爲然天下後世而有冒爲楊公者必其亦知愛慕楊公焉者也予既許其冒而必復辨之何也許者與人爲善之意辨則所以尊楊公且使天下後世知學楊公而非盡滌其庸濁之氣弗濟也

書臨蘭亭帖後

右軍雅不諳六書故其記蘭亭也書稽爲稽禊爲稧嶺爲領而且於取也快也倦也已與覽與猶也咸書爲趣快惓以攬由也後之學者習而不察往往仍之而且於其癸丑字則必爲之短密也於其崇山字則必爲之旁落也豈謂必如是焉乃肖耶夫前人偶然之失固不以是掩其美然豈以是昭其美也乎斤斤焉於此求肖是將使效顰西子者必並肖其不潔之蒙乃稱也嗚呼豈正論哉予故臨而正之以質諸天下後世之臨蘭亭者並質諸天下後世之臨書而不專臨蘭亭者

書臨百家帖後

臨古法書欲其似也似至於亂真技斯絶矣而或且以為優孟衣冠曷足貴然則必裂冠毀衣而曰我無優孟焉[illegible]乎此言者不足語於學乎則嘗曰善臨書者如漢武帝望李夫人翩何姍〻顧長樂益裴回則以類上三臺為傳朗識具也乃得之是則所謂神似非類似也雖然董思白一代名家摹古帖數十百種迄無一筆舍己故步此又何耶憶難言矣思白且然況他人乎予以辛丑之春入滇[illegible]人祠墓風雨邊城無所排遣因臨百家書以消長日經夏及秋得十册夫盡態無踰〻故步其中一二似者[illegible]録焉優孟之譏不免矣

書龍眠山莊圖後

山無不莊也龍眠何獨以莊傳蓋李公鱗伯時雅肆志於龍眠山莊而圖以自娱世乃寶其墨傳之傳以圖非[illegible]以莊也是故伯時未致仕龍眠固莊也而世罔聞知逮伯時放浪乎其間而圖之以出遂使世之覽者咸以弗履其境為憾文士之筆墨其能發皇山川之奥秘如是哉吾攷伯時於宋仕止由禮嗜古績學無夤緣君子也而世僅[illegible]稱乎其技豈伯時故以一藝自掩與毋亦尚論者不暇詳[illegible]人而僅覽其筆墨遂舉而稱之卒以厭衆人和與[illegible]亦其藝優於行特舉其優者言之與夫名者實之賓也名沸沸如伯時而以掩其實況弗逮伯時者乎又況潛德之士跡岌〻不示人以可名而人卒莫得而稱者乎余又惟[illegible]伯時雖以藝掩未嘗不以藝傳人惟所造未優耳如優之豈懼其不傳反出藝者下哉然伯時不藝龍眠渺焉龍眠蓋重倚於伯時之藝矣昌黎曰莫為之前雖美而不彰莫為之後雖盛而不傳覽斯圖斯言益信

蓼溪遺詩跋

吾友蓼溪都蔚旣卒之五月同人為梓其遺詩以傳余取其詩卒讀而歎曰詩若此可以傳矣雖然都子之可傳者僅詩也哉奈何不並傳其生平之可傳者而僅傳以詩都子而幸工詩也假而不詩或詩焉而不工將遂沒其生平與雖然讀其詩而其人可知矣即不必更傳其生平而已無乎不傳矣抑余猶有懼右軍之賢也而掩於書雲林之節也而掩於畫葛洪郭璞之忠貞博雅也而掩於道術終懼都子之以詩掩也世之讀蓼溪遺詩者尚進而考其行乎則傳都子者即僅以詩也可也

書悅來編後

至易匿者心也大難諧者口也而予茲於悅來是編則見夫匿者傾焉諧者衆焉段侯仁九何以得此於民哉蓋潛孔道也沃土也地衝民饒則聞見囂而壺餐之惠弗飫焉曰奚屑此斤斤為是非有以大震疊而厚推施之不洽也予曰不然侯仁人也仁則其發而布者無更張操切之為慈固其端即不得已而變而撻記之侯明之而經綸惻怛藹然如見其衷也而於是見聞塗者其動速簠簋裕者其興勃也速且勃焉舉莫知其所以愛之慕之長言而歌咏之者何以不言同然矣問之曰胡弗匿渾渾爾胡然諧嬉嬉爾是不特歌者然予之編而壽諸梨棗亦然也然予復將何言亦惟言其愛之慕之長言歌詠之不能自已焉已矣夫天下長人者衆矣孰不樂夫人之傾其心而諧其口焉若是哉而苟一如段侯之仁也則又誰或匿其心而弗諧於口也

書陳梅巢秦淮弔古詩後

元黃剖而哀感乘古可勝弔耶滿目滄桑興歎無已情至斯後先一致耳獨梅巢先生哉寶而藏之象賢之爲也陳氏子孫其勉乎

書柏堂畫卷後

藝猶禪也以妙悟爲正法眼藏外此則聲聞辟支果而已雖然悟有淺深筆緣境異力而過焉不得也若柏堂者悟深矣悟深而筆之妙也自超ヒ乎塵壁之表矣

書張無偽印權後

儒者之學期於有用而已篆籀之在今日鮮不以無用視者雖然六書之法淪亡久矣非有一二深嗜好古之士而尋其緒此道不幾其漸以滅耶而況上自朝廷下窮郊藪非是無以章其信則篆刻之非無用也明矣然而是道也非多聞見而實有會於心者雖白首從事而卒不能工故有明一代惟三橋雪漁稱善而我朝六僅穆倩聞於時繼穆倩者吾於桐城得張子無偽今即觀其印權一斑而無偽之聞見多而會心遠概可識矣語曰無用之用其用也大矣予雖不敢阿所好曰是用果大也將可不謂其用之廣也乎哉

書李良哉和趣陶園詩後

詩性情物也醇漓浮摯視性情以形匪特飾之之不可且有彌飾而彌形其陋者雖才而學焉無濟也至於依約則不能不資乎才與學以輔翼其性情而諧和乎聲律矣李君良哉之性情醇而摯者也故其於裕也如嗜痂者然不厭疾乎舉世之厭疾而甘以其口含咀焉且謂非是無以療其飢渴也癖哉李君率其性之醇摯而遂忘夫痂之為膚之瘢也乎哉夫瘢如痂而以其嗜也而忘之而甘之之不已是洵非醇摯之性情弗能矣而才與學復足以濟其咏歎之長而和之於聲宜其為同時諸有識者之所擊節而評跋之成帙也若夫裕之痂也則亦何幸而遘君之嗜之復遘諸有識者之傳會之也乎

式馨堂文集十二卷目次

三南魯之裕亮儕著

書

尺牘

趣陶園集卷之十二

三南魯之裕庶儕著

書　尺牘

復磁州張樸園夫子

裕也則璞甕桐耳不謂雲霄上有聆其音而材之睹其質而珍之者所謂大冶同玉礫同金鑄明珠不夜娥並妍類矣十年以來五內恒熱竊覬濫吹之曲奉邀頤於周郎無幾戀棧之駑亦効驅於造父乃技未成於刻鵠而心徒[illegible]夫雕蟲深辜揚簸之恩暗泣迍邅之命慚容無地鑒[illegible]性天慈何幸而遂使下臨得徑懇其蕪緘上達伏籲老夫子大人彌天置網遍野為蒐吹萬而噓葉以外在三而銜環是矢將引錐之李子斗六印以肘懸俾拔旆之孟明剟千軍而拜賜松猶摩頂何日堪忘葵自傾心望雲以竢

致張酉山先生書

拜違榘範一載於茲每愧枯頑辱承藻鏡撫膺銘勒口沫難鳴重以文縟象飾之貽出諸廉素固非鄧林一葉損之不覺其疎者比也新政立賢鳳麟游翥老先生以五教之寬敷而欽恤於五用南雲彩色益煥而新矣（先生刊雲南讞牘成名曰南雲新彩曾屬予序之）別來夏始舟過星沙恰值敝座師撫湘駐節之日邀入幕中整飭部署詎料湖南積弊愈敝愈繁兩司三道既皆新任之員七府二州無不虧空之庫命盜之案月月有參抄殺之風時時具報加以南北分闈創修貢院旂兵經楚應付儲胥羅米欽差連檣轉運盤查交代刻晷無寧一切需辦大都無米之炊敝座師清徹湘流茹蘖枝拄（裕）以師恩難報覓孱公車或若明春局定乃能北詣都門也先人坏土幸托帡幪伏惟仁人澤骨於九陰守令[illegible]謁之時諭使無青不特萬里鮮民矣身啣結雖世世子孫皆不敢忘二天之戴矣南向角崩頌禱曷既

復唐元素書

弟自過江沂究得交於程子偕柳（名元愈）沈子元珮（名廷[illegible]）快甚程子博雅沈子孝穆對程子恒媿見聞寡陋日孜[illegible]古之不足對沈子言不忘親動不越禮覺吾之匱孝思非子而矜氣躁容舉無地可匿今又得潛心理學如兄者時與晰同異勤往復弟之宄游可不謂幸矣乎來教有云孔子以上聖人言道皆言體曾思以後聖賢言道皆言用固也弟愚若疑為未安夫體與用也可判然乎哉堯之言中舜之言危微言精一禹言安汝止皋陶言允廸湯文言日新言易象武周言敬勝無逸孔子言性言仁言一貫言中庸之為德顏子言高堅前後曾子言至善子思言中和費隱孟子言仁與義周子言無極太極張子言西銘程子言敬朱子言存心致知前聖後賢未嘗分體用言之也蓋其言體也用之體也其言用也體之用也體與用猶之聲響形影也離用之體非體離體之用非用猶言知行者不知何行不行又何知也哉知不行者知弗至也至則行[illegible]之矣行不知者行偶中也無不中則必知之精者矣故非力久學多者不可以語一貫而尊德性弗道問學者亦終

殆而未安也知以裕行行以實知體以立用用以顯體是六鳥有判然言者哉使還草復何日來南樓當更招程沈坐花明快論之

致毛晉階先生書

高誼薄雲半年卧享雖無知頑石可使點頭況裕之五官百脈皆貫流熱血者乎感深望切惟於移節出滇時剖劃清嚴盡生仰報是則裕之所夙夜縈懷不負知己以不虛此七尺者爾瑣瑣筐篚固不足以溷點崇臺也先壟松楸幸依樾蔭更冀於金齒屬員代謁時諭之剖目則世世子孫皆盟心於嘟佶矣

致劉文堂先生書

老先生以九經之庫三禮之宗簡在
帝心寧一日耶茲乃藉鴻儒而籌國本則默天百年之計端在黻垣九箕之功矣而況裕國厚民之暇寬敷五教兩潤日臆雖卜難刻木之風固不難於雲興霞涌也昔所謂麟文五色畫屬三騶鳳采九苞無遺一由者蓋早為老先生道之裕固日扶日洗耳以聽此淬煌茂績也

與任蘅皐先生書

小阮燕還云老先生恒以穢綫鉛刀挂諸齒頰每思自奮頹頹匍赴崇嚴以備掃除之役而老稚牽纒志隨力墮庚冬辛夏會獵南宮玉節時臨東壁未獲仰覲龍光及秋而裕有南滇不毛之入追思霄漢樓頭紅燈頣曲白雪諧簫儼如前世惟時時翹首五雲之樞特簡庶幾勵其蓬陋濡筆以揚調元賛化之勳則太平之貽於陬澨者廣矣寧獨桑梓枯枝厚沾膄潤而已哉企深忘賤馳塗無箋賜以鑒涵寵榮曷極

與林梅谷書

駒隙冬矣離情未華半載敷施自應蒸變而吾與之歌乃騰諸雲山千里之外澆可徵矣然禱張之智決有由輿子輿氏云三自反者正宜此橫逆時也徒咎人曰無良誤矣懇懇寸忱萬千関注伏惟平心細意密檢乎列來所進退者果宜舉錯乎否所興革者果民利病乎否我於是可自信而信鬼神則民信也其秉彝心其不信也其性遷也而猶不可厭其澆而不思轉之不轉之不可頹可起而角之乎角之而又可勝角也乎角之而可勝角也華元不以然衆我寡而去矣華元且然況後世乎談腐而直情迎故然惟三復幸甚

復李鹿山先生書

廣陵濤碧時泛雙魚泗湖之思藉以頻慰今乃闕燕天各雁判鱗沉殊令人誦停雲而跼蹐瞻梁月以繾綣也徽垣交卸恒繫私衷誠以今日之所難者惟是補苴為劇耳而宏才廣運罅漏胥彌制府之悅服欽推固秉彝所不能已者捧讀瑤函大為稱快不啻垂負之釋自我躬也

聖主當陽彙征衆正老先生以討謨德信友浮居於是知賢人之手格無間高深雖金石不足喻其堅風霆不足方其迅夫豈假議匕口為延譽而乃致茲契合哉若裕則植薄誠微謬膺

眷恩重報難時虞蚊負然究未敢以銳志粗心致害事者博虛名快耳目而辜知己諄勤之誨也秋至鴻賓尚望以金針遠度庶使工於縫紉則錫我者僅百朋已耶珍惠下頒儀物並厚拜登湖穎以銘雅意足矣餘皆璧趙伏惟鑒其硜硜而垂曲宥焉天津旅寓宛比磬懸無可報瓊諒蒙汪恕而自顧則慚恧無方矣仰輿頻時珍攝溥沛霖蒼臨穎曷勝翹切

與楊石湖先生書

草野之人無他望惟早喜司馬入相陰扶默挽天命常新則其所衽席而醉飽之者萬彙矣夫豈特為林泉小草之倘味計哉別來志逐齒頹塵纓罥着惟有編綴癖閑習成痼癖近知關門典臧廣攬史才平生一得不覺躍如特未識網羅之内亦有取於識路之羸騄否也水鑑夙邀不嫌自薦伏惟恕其不莊之牘

與宋嵩南先生書

樓龕別時歲在巳丑霧隱雲翔志分途判裘葛五更而同學鯤篤圖南追畫裕之得以循分自晦何莫非衆手補天有以貽之休庇哉扃戶樂天辱榮無與而笑者指以為飛搶榆枋之物裕閑益竊自慰吾耳之不洗而潔也敎劉東來乃謂其蹙蹙自窘相地久而顧不一蹈夫裕豈必執吾意以棄人老哉蓋恒自度量非時賢機警之才力如安以短綆共汲於重淵渴未濟而無具之嗤盈衢矣是以寧戲方枘不倖試於圓鑿之入也敎劉又云駿骨之售必在燕臺裕則竊疑九逵之市市肉耳若茲之皮骨稜岑迡非其相中具也苟實有能以其死生託之乎汗血者則萬里驍騰固可不勞鞭策而轉瞬至之矣謹伏櫪以俟

東湘門

京江今權踉蹌以歸感風雨之對床悵屋梁之落月江雲渭樹念切伊人不道雞壇老宿盡墮孫山如愚者尚何足論惟是天空地濶鴉宿無枝投筆棄繻行將奚適固不待聽猿啼而后腸摧寸寸也吾弟智囊其將何以溢我

致段濼州刺史 名標麟字玉書雲南南寧人康熙辛酉御薦令太湖縣陞濼州牧

荷濯沃者十有三年矣緣感思報視履維嚴蓋深懼乎衾影之疵致遺譏於藻鑑也詎意梟鵰狐鼠祟作青形幾致有初鮮終抱憾無已幸也謠詠之口見覩曰消堅白之操涅磨無力旁求舊德依然感泐丹衷特立孤蹤卓爾標於赤日迄今北望燕雲未嘗不一番追憶一度歔欷也所冀藻鑑常明俾濼人遍頌使君譜懇不行之遠德則愚誠慰甚

奉董永如表叔 名昇[illegible]治己亥進士山東即墨縣知縣麻城邑宗人庚辰二月十一日

寒門不幸蕩於寇烽家大人一生每飯不忘鉅鹿也而侄復無能繼述萍江湖者今三十五年悲憤之懷山可觸而折之矣吾叔倘亦憐而垂誨歟

復八大山人 僧名雪个其師兄曰一濶

寄來書画坐卧觀之書趁智師矣索靖不足言況歐虞後輩乎畫派登北宋人高座其神則道子虎頭髣髴焉趣陶園中頓增輝燿矣饕飧之需曽屬族子共諸甥圖之能曲承乎旨趣否耶箋箋遙上誠與俱將

奉劉會極先生 名錝雲益州明經 庚辰七月

段玉書以丁丑令湖乃知夫子純嘏日崇也自庚申以迄於今二十一年百難交乘僅存骨肉賴闢提命之早猶未變其總角肝腸耳維孫與楊時縈懷抱家大人亦勤勤注之其動定近將何似耶玉書咫尺而未識其荆洵潛修者

我滇山梅早渴望春枝翹首南雲可勝淚咽

復王月濤 名爾川號瀞亭黃陂人後為雲南易門江南旌德二縣尹 辛巳七月廿又七日

坐五尺矮簷下日執朽木而雕之其痛與鑱針等忽焉鴻隧起舞欲狂及聞絃斷五內摧焉加以老伯被議彼蒼之厄吾儕何酷耶於斯時也盡子職以歡白髮而已矣夫道恐未暇於曲盡也完項速歸伏惟領茲四字

復張紡儔 名惠可鶴慶府人丙子北直經魁江西定昌令 壬午二月廿又五日

榮過耳嘉浴川晴川兩津津述之蓋以花封固西江之脥耳愚竊以為親民之官當計其俗醇澆士臧否歲豊歉民

憂愉而亟作新懷保之不當問其腴瘠也乃遂使東来下詢勤懇二川之識誠不能窺大兄萬一哉謹就所聞錄付馬餘則請詳訊之自能達兹迂論若夫安邑之肝生平無此嗜也遠謝故人雅意而已矣

致黃璞玉 名佳色浙江人由小池驛丞陞武進尉詩

世馬牛乎我而叟固麟之鳳之耶魚釜邀歡方慚枉旆鴻裁聲謝益增汗顏矣武進名邦古隱稱快雪櫂之乘難以期訂倘荷注存特寄梅春焉足矣英石宣瓷借將芹曝石取堅瓷取潔即用為座右箴也可也

致朱其庵 名天爵三紅族人由都察院經歷授江西臨江府同知陞兗州知府吾姊之所適也

讀邸抄為兗州人慶有良翰也孔子之鄉周公之國而雙旌五馬焉臨之當有非常之績勒旂常乃稱如但比肩龔黃猶為負地矣苟或不逮何以對兗人哉望姊丈勿河漢予言

與蔡壓圃書 名話来杭州明經由學博陞授太湖縣丞致仕

蛟雨褰陵頓停歸轡疑先生必拄頰愁吟矣伻来乃云先生方戴笠扶筇部署餅罌接天泉於韻松堂下襟懷何曠逸爾耶謹奉芙蓉山雀舌一罌以助清興但不可誇向銷

金帳中飲羊羔酒者笑〻

與宣左人 名佐懷寧秀才

八月之役仍復曳兵而走尚何餘勇堪鼓耶幸為致鞭弭櫜鞬者強項嗣今降心頫首矣

與李孟昭 名悰沈陵秀才

御風而行捷則捷矣山川城市之險平麗陋未能歷而賞之也吾子於學得毋類是乎循途而次第陟降焉左右目高卑審而奇壯怪駭靡不躬履而心悉也夫而後徐徐焉登乎堂入乎室偃息優游以自寓斯無或有躐厥樂比者所謂安其所而不遷也雖然足則胝矣神則疲矣年六冉冉其逝矣固宜逸者之風乎是術也

答黃孟遷 名師晟六安州明經安東縣學博

八法書矩也有神焉範矩者不可與言然而非蔑矩者之可得而冒也古人云由象識心是猶範焉者云耳神則超乎象表矣

謝吳思萊 名期遠字子遠工畫善醫丹徒秀才逃於養生之家丁丑在安化縣時

以捫腹坦懷者入脅肩嘗糞之羣其枘鑿也夫何足怪所恠者入之之初未審耳故自別来唯日籌解條之計以求

免於菹豆之相煎菑接淅之行非僕之所得逞而燔肉之
禮姑以待其不至此僕之所以遲遲脂轄也適蔡朶雲誠
宜除豪氣而唯諾以承則可安是蓋見僕之不果於行而
疑其有戀戀故為策使安居耳夫僕之有適思也非一日
矣安且不欲況欲唯諾以承乎微罪斯行僕自有孔子家
法在台命不敢祗領也若云豪氣宜除僕也何敢言豪竊
覺婉容未遠良箴雅意東望心銘 吳時寓益陽縣在安化之東

致夏仙李 名步白益陽縣明經 益陽有資水

艤資數日鯉躍鷗來覺魚鳥之翹予愈於中梅喬梓也湖

風壯瀾曉夜飄颻意者天欲刮磨半年鏽垢乃使潔然而
返耶昇來得句聊自歌以桑酒慮兄念我寐寞輒用陳以
奉慰

柬徐霞客 名之屏太倉秀才

僕初六皮相先生耳今乃信非俗士方謀設綰授發奈何
發軔之速而且決也山高水長天下開而泰之前路何患
無知已竊恐鍾期非滿地黄花耳況好竽而不好瑟自古
已然哉

與金璞庵 名裘字衣田會稽人

別來愁緒半屬懷人於足下則尤拳拳也向以好剛之敝
致蹈跅弛之奔鬭足下頻切切於子封之諫僕雖楚矣足
下則洵忠於吾仲者但其中委曲隱之不可揚之又不可
焉須俟再聚首於燕吳楚越時與足下抵掌而白之

致金肯公 名夢先號雪鴻潛山明經

潮平岸闊風正帆懸美酒良朋深吟雅謔歸舟之樂如斯
而僕弗與焉能勿羨君能勿自悼耶滇僧善琴游潛圖晤
知一見必相水乳從茲廣陵散不絕人間噓而使之囊滿
新詩焉非宗工不可

致胡龍叅 名嘉桐城孝廉

居井底而百口之累日衣食於奔走也安望其學有成耶
九章之秘聞兄大有獲明錫疇趙蘆皆言之叩其詳則又
囁嚅而弗中其肯何當羽便緘一册示之倘蠡測有端六
自鄴而請質

致李菜馭先生 名掄河句容人順治辛卯孝廉懷寧縣學博

晤先生雖暫六喜別先生雖暫亦悲僕於先生殆中心藏
之何日忘之者耶蒙詢進止深荷注存近雖授章句於邑
尊之署然非良禽擇棲之木也可遠而不可久者耳秋闈

放後定翔集於邠隅矣

復何遠庚先生 名邦猷太湖學博陞鎮江教授

飛鴻在天遊魚在水而故舊之榮過沓不識其胥涯邑固僻哉踈慵六殊難追矣簡人歸手五雲貽僕感俯念之深益愧仰攀之拙也裁謝顒企主臣曷已

復劉深恭先生 名鴻儀桐城明經

玉趾辱臨雞黍未具而文旆旋焉稽褻之愆方謀納贖乃妙染法書繽紛遠惠僕將何以報瓊哉敬題贊以揚諸千載不識先生評其值織幾許

寄謝价人 名蕃南安寧州人己邠孝廉

滇南景物數十年無一不存心眼者況金石芝蘭之戚歟璧川笑浴温雅風流忽忽如前日事而一别十有六年有情者何能堪此壬午之冬公車北上如背紆過草廬作十日之飲當為吾兄錦囊中增詩料百斛

春龍二為先生 名步望江人順治乙未進士太原郡武臺灣三司馬

梅雪寒吟香流硯席一時清趣占斷江南矣别未幾時而江樹青青又堪煮酒對床月旦與使君者其誰耶鬱陶思切裹糧以馳至雷江則文旌皖指及赴皖而仙舟又發縱揚矣一聚首而道左如斯天下事尚復可以逆億耶

答某

木葉翻紅雲峰倒碧杖履逍遥頹然無事惟有清和風度繫我寤思耳

又

麋鹿之性汀島適焉移而置諸廣厦氄氈則驚悖弗寧矣足下之召得毋戲而試之耶不然知我如足下而頤口腹之耶

寄陳培南 名璐桐城秀才

行臺數過未及言頻年所欲言之言既别而后假筆墨言之能盡所欲言乎雖然向失之於晤言矣茲復不為乞靈於筆墨則中心之藏將白之於何日乎此詩人所以有遐不謂之之悔也

與潘幼石 名介懷寧明經

聚數百里數十年傾倒愛慕之人於一郡宜其促膝聯牀風雨無間矣顧乃以鼎應而踈晨夕之歡焉别後相思何益哉然弟之於兄則非以形迹相親為快者聚可散可踈可密可離數千里遠隔數十年久而精神氣誼固未嘗不

羹墻相見也正不必花朝月夕把酒吟詩乃稱快事矣昨辱諸君不棄収小草於參苓之譜竊疑泛愛過殷將來之中道棄捐者即伏於此狂瀾砥柱是所望於吾兄乎

畲潘立夫　名國柱宜興人國學生　書原先生伯子

秦淮折柳身即放擢金焦榜後田舟同人盡遭刪芟雖鹿豕之性甘老山林而感念良朋今懷瑾瑜豈無一堪

廷獻者乃悉與碔砆同棄焉則摭石者之不力可知矣宋梅堯臣詩云力抱石方逢玉頑　來諭索拙稿梓諸深柳講堂集中自顧巴渝陋曲何堪同奏雲門無如錯愛諄諄不敢終拂須點定而後附入焉庶不貽笑大方也

又

僕比年來頻遭水旱食指浩繁筆耕則遇石田心織又成貝錦日惟冠履寒烟饔飧冷露而已先大夫清白之遺悉歸烏有所存者五色斑毫忽未付還郭璞老伯大人幕府中能以裴晉公待昌黎故事待予乎則掃徑以俟旌車鄙可也不然則不承權輿寧守我伐檀迂計矣

致岳子衣焜繡劉行旃　董大来仲三國學人皆武進

泰淮畫舫桃葉河房銀燭金尊劇談無巳紅裙綠鬢謔浪不休纔彈指間事而秋風乍袂夜雨懷人桂不同攀玉則同刖能不短氣灰心歟所與音旨雖遥神明不隔時通片羽慰我相思幸甚幸甚

致江渚雲　名嶠孫字幼真漢陽甲午舉人需次副郎

遼鶴西来人民非而城郭俱易滄桑禾黍詎能如太上之無情所幸先壟巍然松杉不改而九隆風厚不僕前勳覺春樹萬家盡是詞前棠蔭也惟是力僅形枯還吳期誤江鄉內顧忍而置之不免悲生觸緒耳福星何炤瘴國耳充殊用懸懸也輦下不少南轅返旆者幸勿珍重雙魚長致

北致

與陳求夏　名復端號晚耘宜興人明崇正少宰諱于廷曾孫名諸生之生諱貞慧之孫　本朝檢討字其年諱維崧之子也時任山陽司訓

天高氣爽菊逸蟹肥景云佳矣往事関情山陽滿目感亦切矣又況有道高人通家同志幸接趾於他鄉正宜晨夕對床酒論茶話一洗此積衷之垢乃匿影銷聲日局促於醯雞沐猴之鬮殊負茲骯髒生平矣秪緣懸凝雖久忍性功疎正可假斯扃鑰草我豪襟耳日来頗賴藏書疑圖悉剖繹囊晤對夫亦何殊顏面哉楼山遺集有董出一卷能

蹈愛以療迂癖乎四六開章玉銜賦脫去首簡非從四庫中求善本補之則璧也缺矣特愛瑣瀆惟高明原之

與永昌朱曉南唐際斯郃西裔三秀才書

交兩世而一聚於四十年患海沉井之後其悲喜何能曲繪耶乃聚未幾時而越鳥巢南割情脂轄愚則怒矣顧辱遠送厚貽繾綣靡已蘭江之曲足以喻其潆洄歟愚自抵滇来積勞成疾卧想行思梁月是鑒邇聞金齒風波岳陽遠撼迂夫之見幾竊幸其早尋復自傷其早也然而局外嫂心旨聾奚喻唯二三知己默相悼於尊前花下已矣神

與梅馹幸勿令驛奴春中空返

與汪箕臺

在京不十日相見即忽忽如有失者而今乃一別三年雙魚潤絕愚將何以為心愚自入滇来體與風違食減形瘦又緣先詞先塋二工併集物力艱而人力以您幾為二豎所戕伏枕相思久而彌劇屋梁明月實如顏色之臨覺少陵之哀其情猶未能摯也明秋風惠竚聞折桂之香俾我萬里羇懷得藉好音以慰之快甚望甚

與故人

僕臃腫材耳薪樗者往往棄之閣下顧獨以如箕巨服器涸枝柯騖駘受策夫寧不奮步泥塗耶入滇之役子職笱完奚命南来遠以踐約竊慮蓬蓽陋識恐難以囊筆鉤思贊宏深之萬一而鐘鏜蔟響必及吟蛩是以對昆明勺水益增宛在之思也滇産一奩悰惶鄙逵物不足享若其儀則致菾於未將之先者久矣

與素園

初夏鴻歸具達消息其浮沉則不敢卜也金風西来祠事初畢九月東轅甫涉滇而疾作矣平生猛志冥與灰俱彧

緣明德繫懷更借金臺賣骨以圖良覲不則需郊盧中藤含璞蘊藝蠖甚終雨笠煙簑菊共松肪其所以養年而適志者固什伯乎熊駝貂豸也吾子與定力將晒予之果乎抑亦羨予之逸乎

與胡鴛九 名振涇縣人任京衛武學教授今陞知縣

離宮晨夕賓主迭邀平生之歡諸生弗逮豈意烟靡一涉魚雁俱沉契合如吾兩人而堪此別緒之長耶回憶曩時冒暑逕南廻廊就浴浴羅呼導揪枰敵月驟犢車於御道張紅燈而夜還宿衛貔貅相與指而笑曰醉翁歸矣

此樂此生似難更續與言及此能不悲哉

與何無墨府（名經文紹興人知貴州普定縣事陞安順府知府）

春仲入黔滿意得聆麈教十餘載離悰思緒可盡發於金罇銀燭之前詎意公出相違僅與長君晤對即荷隆情懇到增助輿夫俾疲瘵委頓之軀忽焉得安卧籃輿以歷乎犖确坱峰之上感激夫何能喻三月抵永至九月而先祠先塋二工告畢十月返於滇省私計以為旬日間花封可蹑快叙茲游覽味庶幾從前之所未罄者今皆可以續達也而意外勾留禮殷情摯竟又不能圖良覿於春前夫吾

輩一聚首耳天必一再左之以拂鬱其不可遏抑之情豈吾與班荆其談諧吐屬盡洩天然故彼蒼深懼其洩之而必為之紆迴盤錯其間耶

與施揖山

梧院孤燈蛩吟薄砌鄉思陡發無術堪療昨見齋頭曾秋岳像圖尺牘宛如并剪哀梨肯假我數朝作一消遣湯頭耶

與千木

耳香名者久矣清河之壼兩邀祿曠此游可謂不虛任城為水陸通衢以元龍偉抱游刃其間義問宣昭捷於桴鼓蒲輪之召弟固將於瀛海津亭扶手以俟也

致邑侯朱燮庵父母（名顏蕃四川巴縣孝廉由崇明今耳任故首言東沙）

東沙偉績徹於寰區思一奉珠玉者久矣而福星竟移照於熙浦耶弟適以萬里滇雲迷其東轍未獲偕諸父老擊壤而歌廉化所逮皇華驛使天末時臨知春風甘雨之所噓澤者桑梓無遺則蓬茅在宥何必更煩内顧歟二月陽和癉疴未袪擬於其時曉夜星馳匆洒躋堂以祝仁人之壽想江漢陽矦鑒此丹忱必將以薰風飽我十日蒲帆也

柬范南河

妙句貽來儼天花之墜室急呼童傾芥甌雪乳漱齒滌心用代薔薇之浣直讀至口沫睛苍而未釋手也唐人憔悴於是者莫郊島若而能於斯致專一之神則昌谷無偶然皆欲臻此而猶有所未逮也餘俱鄶下無譏矣吾兄其姑射仙人後身耶不然而胡其綽約至是此而使強項者當之亦必為之折慢幢矣矧弟之素癖嗜於珠唾者哉秪恐趯翻錘碎之情不獨青蓮居士欲施之於鸚鵡黃鶴耳佳篩懷卿兀坐魂死思昂首一鳴於知已而未敢披帷徑入

也乞諭以何時進履當於是乎立誠以俟

與太湖邑尊

敝邑彈丸地耳自老父臺卧理以来艸木皆呈秀色青天頌滿豈敝邑野人工媚哉寒盧叨在㤘懞極邀薰沭然所望於賢父師者在訓之以義方勿望優之以禮遇也舍姪為人樸而守分不至毀廉隅以玷先人之清白惟麼感友二三戒偶順鄉人之婉浼全仗嚴氣正性以抑之則陶鑄之恩逾於寬縱多多矣

寄宗侄啟人 名曾煋 辛丑詞林會稽人

辛丑北平之役惠邀福於宗靈百㦒歡集情話紛紜實人生難再之遘也然猶以未得與吾侄風雨連床心寫十日為歉未幾易水分襟馬首滇向忽於邸抄中見歸養之請鴻鵠高翔竟能遂乎初志若此歟東山一卧企懷用是彌殷矣今愚雖亦息羽南湘公車不上然志各有以非遽避人思遁也華牧近且何似乎南宫增試徑射高墉而獲之吾宗不將益亢耶書去宜代悉鄙懷焉

與唐序皇太史 名繼祖 辛丑詞林

辛丑之秋袂分于役因入滇以完心願往返周折幾三萬里精神物力俱憊矣歸途值　景州夫子駐節拉掌決句即辭旋里七月六日已登北上之車而見注諄勤詎難恝置不得不回轅南詣也近知分校禮闈馨隆得士師門有慶吾黨邀榮閱邸抄見高墉之射隼而獲者半屬同人弟獨以恩義拘牽自淪艸澤榆枋飛搶不特見鄙於鷃鴽且亦何能自觧也兩月前家信一函為鄒者託之記室伏冀清神查而發之盛德想不拒此乎便羽肅候萬斛情思實有不能自鳴者唯垂鑒其非飾詞則幸矣得雋高朋祈齒芬於晤時道意明秋當踵庭以謝也臨楮惘惘曷既所喍

復都門友人

不奉仁風二載矣屋梁明月恒縈遥思不謂湘水寒秋亦閱錯注也令侄孫捧来雲翰如對芝眉觸緒興懷益增我天半翔鴻之憶矣蕪函裁復不盡主臣

又

老先生以績學宏才慗為六月之息龍驤鳳翥弟固時為顒跂焉遂初之賦可遽作乎然而畫舫烟波琴尊風月塵纓不染於其冠羈鞫不牵於其臭遥羨故人居然天上何必員嶠方壺乃為世外神仙耶臨風率復神與俱馳

復粤西方伯張佃心先生 名元懐癸己詞林

炎湘永晝快挹薰風令人忘暑者十日乃以竹馬望殷未遂盤桓之樂閲今半載猶自伊人之懐未釋也桂嶺人来每揚新政蕃宣裕國當為盛世賦得人之歌矣恵教諄々敬當心泐企注㣲忱尺楮靡既

致汪寧都

聆教言幸吾生之覯見卓魯也旋旋孔棘殊滋繾綣之懐然而名诲終朝似不若楮生之條其纖悉伏惟清神畫舉

揣摩成熟者縷縷而勤廸之茍綿力之可為俾嘉言之罔伏是即弟與吾兄之所以報知己者耳聆慼哀誠濡毫難罄

復梁興國

都騎貴臨飲醇稱快信乎羙錦以鴻儒之製偕佳也惟是初御塵軺一切皆無部署豆籩之欵殊用悵惆厚恵心銘幸勿以不恭見責

致游南安

春来何幸既覯紫芝復聆玉塵世胄之風流果出尋常萬萬也長安九陌時怵亡羊遇明眼人而左提右挈以往禹駕輕就熟奚足踰之所猶未快於衷者一餐未授饔飧是旋中心之好何所托以鳴歉耶惟是金玉之音不我遐棄庶幾乎海上三山不可即而可望耳臨風緬懐翹跂靡已

候呉贛南

紀綱来謁知祝融之肆雪於琴堂者甚烈也驚聞之下直欲搔首問天矣既而思之否運將消往々多逆懐之事天蓋於此進長兄以更新之泰弟曰可不慰而賀矣有道於此幸匆々天懐之曠達

候張吉安

某々者属在貴治每切登龍之思非欲為分外干也懐握瑾瑜者得鉅公一品題之則聲價頓增庶幾借眼不以其為刖殘之僕耳

致張臨江

某々者貴治之爨下桐也裁而成之當必有山水之音以和清聴伏惟少留意焉是固司民社者責耳而弟亦即荷屋烏之愛不淺矣

復楊南昌

洪都于役得坐春風見非晚而氣相投可不謂為人生一快歟適承手教足覘注存嘉貺之須心銘厚德我輩古處是敦奚假貨幣為儀耶望雲歸璧幸勿咎其不恭

致吳吉水

都亭榮發遂走陽春以老年臺之經緯宏才刃游百里會見瘡痍起而濟土盡成樂國也履任後晤貴郡伯暨各上臺自是融如水乳蓋賢哲相逢定投針芥固不緣夫推轂而然在區區關注之誠則惟以上下同心是望耳

侯沈長沙

黃鵠磯頭快逢舊雨即為南郡蒼生慶其得恬養於澹泊寧靜之天矣近聞循良著績澤遍熊湘此何待於及瓜乃見
九重鳳詔耶

復王安遠

轉九躁蹴顧影生慚所幸周行在望無鉅細險平皆可以造膝而諮其體要則德音昭示或不至於踰閑乃以績茂冀黃旌車入　覲
帝心之簡在固非一朝
寵命之超騰先占五馬從此數其所未竟於慶南者而布之大郡則風雨雲雷對時育物第固可遙聞矩矱以擴見聞匹不必咫尺靈山乃堪奉法也惟是神醪之飲醉入心脾分袂神傷恒勞夢寐其為悵結諒易地有同心耳

致李分司 名俊有字甸四漢陽人

素心兄弟把臂言歡卜晝卜夜焉可也乃上谷相逢傾懷未暢津門圖晤負弩旋歸塵網之縛人若此殊堪為之捧腹也

致方引除 乙巳四月十六日

唐世兄持手札來瀛啟緘讀之情溢詞表但得吾弟由此而歷階中外繼武前人理學經猷齊臻上乘愚雖匿影邱園亦自甘其分願矣別來兩月氣體癃羸坐卧笑言自憎老醜三津之聘未決於懷而萬里鄉思日夕縈結每一假寐則泉臺骨肉四面紛來用是食飲不甘腰肢瘦削又懼緣此而病一旦不保則昂藏七尺且不若邱首之狐興言及此心刺淚零八月之機恐終難為靜俟也湘門師處明月清風人神共鑒頃緣交代期迫不得不鳴其略於當塗倘荷有心者諒其情而速楚之愚即可以脫然曠然南走

矣玆陳含風細葛之需聊表曝日獻芹之意伏惟鑒入臨穎依馳

謝杜砥峯先生

自奉教以至於今十年來沐垂青者至矣固不獨今春晨夕乃切鐫銘也然而闊切之殷不啻晷刻則今春益見吾師至性恐人間骨肉未或若斯詳摯也惟慼不才遭忌知己未禀徒使一腔熱血日煎熬於孤衾獨影之中是則天地鬼神之所昭鑒而終身無有射者矣返瀛以來形神頓屑言笑如癡惟日計還山以延殘喘而三津之聘堅不可辭大約南歸之志十變二三矣

奉張蔚石世丈 名玢汝寧太守前己丑詞林

九齡風度半載未覩緬想洪襟恒依〻然月落梁間風來簾外也去歲在都從方石川年伯處聞下車新政羨汝南之艸木皆春矣臘盡隨令兄老師泣瀛方共慶以為二世伯可旦暮喬遷則三鳳翱翔永稱佳話詎意雲天雁折聞者心酸然而
君民交托之身節哀自玉是則裕之所望於先生者也便羽肅函仰候眠食伏惟丙鑒無任主臣

致馬孝丱 名廷相米脂人

驪歌半載蝶夢千迴思吾弟至離腸欲結時輒取尊書咏桂花二律反覆誦之但覺讀句風前香入口之句非吾弟前此之咏桂𦶜乃愚今日之懷人寫照也別來無一善狀同師泣瀛素餐增媿精神惝恍大非前此情懷不識何時得與知己弟兄快聚一番然後掉頭披髮入我深山到死方無遺憾便鴻草率藉達葵衷望風如噎幸勿金玉爾音為是禱

復方養虛 名正玭桐城人

桂月盈時遠承金玉兩報章以肺疾愁期遂至於今猶歉也下走之疏節其何能以自逭耶長蘆志稿草〻創成實非本念茲閱稚松沿革論益覺瞠乎其後矣

答稚松先生 姓張名謙宜山東膠州人丙戌進士

不奉教言者十有五年矣龍馬精神自益健行於耄耋之候惟是屋梁明月時切懷思蝴蝶夢中不免使人心口相愕耳八月上澣敝世兄方養虛書來知文旌將臨歷下弟恨無縮地術朝夕請業以救其鹵莽滅裂之失而此地之講張不啻如病者之入膏肓雖國手無從針灸況弟之未

一折肱者乎姑按以道遙順利之劑俾勿蹇篠馬而已從前寄叵款目皆非定於弟手弟今不得已而先梓其凡例及諸志小引以求正於有道昨承下詢現行諸式謹別錄小牋呈覽至於沿革一志在大廷尉亦擬著論以附於簡端後或以為諸志無論此獨有之恐於體裁不類故遂已焉茲讀宏篇博綜簡括其中具有婆心視弟之僅僅案前事而不一斷者大相逕庭矣但弟之搽舐以從諸君子後者止十有八日耳一切因仍遷就之為迥非其所樂出異日陳諸槊几尤望於掀髯中矜其苦況則厚幸矣

復朱朂倫瀚 字亞齋

客春之出都門也踉蹌局促決計東歸山巔水涯安往非吾自得之境耶及至河間張師力阻未十日有天津志館之聘翻然就之艸創初成即欲遂我初志無如秋水襄陵千里一澤因循旅食致廷尉有修城之請徑以老書生任監督焉意外變遷迴非所料今則更有室家之計於此矣上下一十七口度支大費經營㚖牽脚挂殊自笑天台之入真大誤也梁月之思觸境輒切忽覩朵雲如披拱璧況重以書畫奇珍耶摩挲玩味幾令我寢食俱忘矣承宗拙書不敢拂諄諄雅意勉為臨唐帖數則哀年肱腕未克臻古人所詣然而優孟衣冠或反以生疎得脫耳

復范遂平 名治安字東山杭州癸卯舉人由中書出署遂平縣事

同方合志幸也何如忽爾分鑣能勿愴戚潼關之札久付紀綱但恐軍政嚴明即雁魚無裨尺寸也弟於陬月之念又六日量移嵩縣嵩僻於確而綱紀之敝於前賢者同為水不可為火亦非善劑也乃從欲之令日三申於五日之京兆是期過化於傳舍中人也負山覆餗終能免乎吾寅兄素青盼或潛詒使無躓於跬步仁人或不拒之歟

致確山紳士

承乏仙鄉竊不敢自菲薄悁介介然有上不負君下不負民中不負學之志而席之未暖輒復量移雖補苴之術壺餐之惠亦未嘗一施也諸父老瞠而視其去焉可矣乃舉室啼號以餞諸數十里外弗絕風俗良厚矣哉裕用是益媿汗決躬到今未能舒釋也

達河南學使者

南風之不競久矣自文星泣止善誘循循遂使杞梓楩楠盡成梁棟肴花

上苑高列羣英信乎大匠之門無拙工也而況須公明者
洋〻乎兩河南北無異冢耶老先生所置之庄雖荒老先
生所樹之材則茂矣向之服膺於師門者至今日而愈覺
其不敢望也雖　數輩猶不能逮老先生之玉署清尊偕
塵不染矧裕之綆短而汲深者乎居恒所惆悵弗寧者惟
是同官一方弗獲追歡良夕尚思塵教頻施庶免覆餗之
愆而瓜期旆北益用惘然從此
前席諮謀洊躋
黄閣九霄雨露遍灑坤輿直旦夕事耳裕固為老先生拭
目俟之也花函鉄侑惟冀海容惜別神移溯洄靡已

致四川某〻

芝蘭夙契游宦各天觸緒盈懷徒勞夢寐每憶京門文戰
快拾珠璣而今乃雁杳魚沉何情遣此蜀道蠶叢加以軍
糧旁午非大賢左右咸宜豈易言兵民兩利而訏謨長告
遠播中州弟恒於閒風之頃欽服綏猷且為
當宁慶得人而紓西顧也茲曰黄丞解餉濟川肅函塤候純
嘏伏惟為
國時順慰斯念仰臨池可任瞻溯

復同年某

津水盈〻頻煩玉趾接膝之誨拜益良多方慚安邑之肝
未能暢致而齒芬顧津〻及之得毋增我汗顏耶別来抵
豫閒見驚心誠如尊諭所云畏途者游刃既難運斤恐躁
要惟以矢心堅志上無負乎
君恩下無辜乎民望而始終求無玷於師門友誼而已矣循
理之示謹當座右陳之是即弟理繁治劇之金鏡也敢不
東望拜嘉耶南風方競良驌臨之重以馮翼得人綱領提
而纖悉舉矣內茲銘旂常勒鐘鼎夫孰非旦暮事哉便鳳
遠悃時念竚[illegible]韋勿吝金玉而膜置南偺也臨池神越不
盡所云

又

不奉仁風二載矣屋梁明月恒繫遥思不謂伊水寒秋忽
閱錯注也適承雲翰如對芝眉觸緒興懷益深我天半翔
鴻之憶矣

復劉裕州書　名振基山東人

承乏南陽每慚蚊負頼閒謦欬深快和衷但積弛之習游
刃難言一切惟遵蕭約幸勿以維摯之疎吝爾音金玉也

式馨堂文集十三卷目次

三南魯之裕亮儕著

啟

趣陶園集卷之十三

三南魯之裕亮儕著

啟

代迎江南學使啟

伏以經術崇閎江左欣承玉尺文瀾壯濶淮南願奉金科旂旆自天冠裳動地恭惟氷壺月映書帶香分生當五百之期人推名世學績二三之統國倚康時秉曠古奇姿海守頻欽峻望登早年科第木天共倚全才惟
帝念東吳實人文之淵藪使士皆北面沭衛校於栽成屬當

綮戟賁臨喜見詩書媐遇其一經有志百里初膺未解宜民徒侈心於富教何知造士竊引領於風雲所愧草茅謬援後進謹方妥弩式迓前驅伏頸車騎遄征襜帷速澨震霆驚大造紅鱗紫鬣從變化於魚龍春雨蕤長江碧藻青雛恣芬芳於筐筥

迎晳學張韓城先生啟

伏以玉尺南懸江左煥王書之色氷壺東映斗閒流冰鏡之輝新詩傳白雪陽春的的杏園紅雨雅量渾和風霽月飄飄蘭省朱霞道幸東來面殷北向恭惟 天授聖董嶽鍾玉佐圖書辯數禮千秋博洽之宗草木知名副四海蒼黎之望昔者棘圍論秀大江南北爭誇繡帘登堂(己卯曾主試南闈)今茲彤管銜文多士英華共羨雕龍滑路益騁騏驥既逢伯樂五花奮矣戍文鸞凰亨際虞韶九苞紛然煥采正始之音頓復永嘉之格堪追某窺豹未能雕蟲乏技三異既遜

於魯恭百里更慚乎龐統所幸者康成受業授絳帷而有階庚杲遂公依綠水而間渡削牟祇候拜牘虔瞰伏願紿管堂前托月旦之評為步為龍卑比座下俾風塵之吏閒禮聞謹抒葵仰之悰敬達鳧趨之節

代某令遐後通兩江制府啟

伏以康侯承晉錫金陵隆大府之權元老奏牧寧玉陛[illegible]嘉猷之遐峻德崢嶸於天柱屯膏洋溢於鄱湖頌起編[illegible]歡騰部吏恭惟 熙時公輔盛代儒宗材植崇閎屹明堂之柱磁踞資純粹穆清廟之鏞鍾凜操履於四知品同楊震任寰區而後樂人是范公經綸既備於在躬術業允優於名世在笞木天懿範風清玉筍之班伊今柏府鴻謨日指金甌之卜惟
帝念大江左右滙湖涵海為天下輿區斯廷推半壁東南察吏

安民必朝中良弼令儀令色與侯之四國于蕃允武允文吉甫之萬邦為憲匡廬山下水淵然千里思波白嶽岫間雲矗矣三年瑞靄豈但計安吳楚足銘勛勤於旂常還將道際唐虞更紹都俞於巖閣某下僚末吏中土迂儒徒解橫經未諳製錦六既符分百里時虞民社遺羞惟欣庇入萬閒日與瞻依遂願部遐候給雁牘先陳伏願謨績咸熙照臨無外丹衷捧日濟膺心贊於天邊紫幕垂雲大蔭隊於宇下未央致祝曷既颺言

副啓

恭惟秩晉金魚功調玉燭補衮於凝前承后夔龍之[illegible]
纂隆作屛於江右淮南方名之聲猷特遠敢言丟色[illegible]
聖主之知大度深仁普茂元公之化　某初膺一職未遂見趨逋
望五雲肅伸燕賀將承驅策方下周庐旅之班敢佈腹心
先上凟燕居之聽

代某達湖南撫軍啓

伏以位正中台玉帳仰洞庭之月班崇北斗牙旗展[illegible]
之雲峻德奏膚功固金湯於九郡元臣持憲節嚴鎖[illegible]
三湘官吏懽騰軍民舞忭恭惟　北平偉望中禁名臣應
五百年景運而生明良相契慰億萬姓蒼生之望胞與為
懷一甲臚傳聲貴洛陽之價十年內直樹忘溫室之名爰
為國以求賢鑑鄞玉秋圭之足惠民而通貫歡騰萬竈銀
浪惟清標久著於東吳期峻德特隆於南楚郇膏傳雨洽
江波漢水與錢流名樹羊碑擬岳麓衰臺而並峙已見功
偉韓范行將較並夔龍某晉陵薄植農部微員質本駑駘
謬膺
恩綸於天上材同樗櫟濫司糟政於湘中更慚鹽筴之多疎
且忍鄰傳之未請依頻春風煦物冬日親人汪量淵涵葑
菲與莛蘭並採仕衆徧覆碱砆偕璞玉兼收俾得仰藉生
成庶可無憂隕越謹修蕪稟先布葵忱不盡冰兢統祈玉
照

副啟

恭惟道可補天功能浴日鍾西山之靈秀氣得其純晰北宋之源流學衷其正龍門早躍首奪桂子於三秋雁塔先題快覩杏花於十里鸞坡視草爭傳內相榮名鳳閣宣麻獨擅清班重望衡才則公明並至美亞宣公嘗課則威德兼施功踰劉宴乃星輝雲爛欣逢
聖主之當陽而開府建牙尤籍清河之碩輔惟此湘南重地端資冀北名賢裕經文緯武之全才伸激濁揚清之雅志恩覃萬姓湘江流不盡之波勛懋百城岣嶁勒非常之績允副
一人之簡畀誠為百職之儀型某樹豈琳琅望瑤階而幸步龍草同葵藿喜春日以就陽和唯翹首以企龍門謹齋心而陳魚素仰祈丙鑒俯切寅陳

復湖廣學臺黎

恭惟　秀毓新羅範垂全楚文瀾壯激龍門開禹鑿之奇經術淵宏廓觀洩堯思之秘品望與霞峯並峻士式韓歐文章皆玉洞同深前無董賈惟茲天高雲淨菊發吟珠露之芳水碧蒹蒼桂惺酌金波之潔圭璋以琢磨而罷重棟梁以繩削而成材是以驪黃日引領以待乎品題蘭芷益紛披而邀其紉佩也謀江雲繫念梁月縈懷望山斗於芳洲神馳鷃鵠憶笑言於鄂渚賦憶臙脂昕幸者廣額之試匪遙錄遺之期亦邇仰甄陶者多士纂馨欬者愚忱借岳麓道鄉匹可葉雷門闢肆之想即湘濱清醴聊以寫冰壺皎潔之輝乃緣令馬齒之加竟致頻驚章之錫謹望雲而拜驛感倍全登爰濡墨以鳴私祈垂俯鑒伏願順時集祉撫序成休公明由七澤而昭竚看雲霄翥鳳模楷至三湘而威翹瞻星漢翔麟敢復魚裁曷勝鵠俟

賀謝鹽臺中秋啟

恭惟　惠連雅度安石鴻庥菊綻一叢金刋水之鹽梅正劑露凝千片玉桂林之剔歷方般綻山海以持衡功特優於澗下合商嚳而會計言胥服其由烏弓弦兼露收[illegible]海欣聼芳氣還憶蓼風滌暑寸心切憶江湄愧某未識和羹謬言算羹羨風帷之高咏濤色翻銀欽月帳之清思簫聲莫玉書陳

北闕咸稱殿帋重逢政被東吳共謂人龍僅見伏冀源開流節展為鹽之大用近悅遠來煥作楫之洪聲則

國家大本惟民宜思顧謂之嶌天地生財止數功高漢武之桑矣

復魏提臺啟

伏以德蔚春温荊漢偉屏藩之績威行秋肅衡湘隆鎖鑰之權玉闈祥凝金符慶溢恭惟秀毓蒼靈鍾長白風清七澤又推名世之才頌溢三湘丕著匡時之略訪龍韜於百部和風甘雨沛黃雀之上游溯帋奮於九溪雷擊星馳舒

紫雲之南頤允矣綏懷有道定銘襄邪於麒麟魏乎防禦功高艷繪范韓於竹帛某仰山情切倚玉思長篤棧同舟望輕帆之送影樓臺近水忻浩魄之流輝雖般芹曝之誠先荷瓊瑤之貢感濡五內快逾三生伏願南指頻来庶不迷於津逮西隣庶照或有景於山高謹啟

復鎮筸戴鎮臺啟

伏以威肅南天二酉煥星輝之色風清西鄙九溪澄畫鷁之波仰止頻殷分輝幸邇恭惟 威世鷹揚熙朝鳳羽沅陵煙霭人稱鎖鑰無雙鎮筸雲高朝佇屏藩第一威可懷而德可服叢篁之頌禱無邊近者悦而遠者來古峒之鐫銘不朽其幸叨舟濟親耳雷轟洄溯湘江喜共冰心一片瞻依衡嶽庶幾蜿芷同馨伏 願戩穀自天純禧永歲自知譾陋曾無測海之能惟賴和 衷頻有調梅之助裁箋敬復借穎伸私遙注寅悰俯祈丙鑒

賀荊州副都統中秋啟

恭惟 秀毓白山靈鍾綠水上游重鎮控左吳右蜀之衝古郢雄封據北漢南湘之勝自喉舌爪牙而作帥潛消越服烽烟本智信仁勇以行師丕振虞階干羽值茲天高雲淨威凌白帝之關遙思月皎風清氣肅黃牛之峽某臨秋感賦溯水懷人半壁倚長城信仁者無敵於天下北門資鎖鑰羨藎臣能冀我
國家爰借鯉素以通誠葵心有向因仰霓旌而竚盼芹意徙深聊冀鵷廂宣威恭恭麾幢懸日月鳳麟振采雍雍劍履上星辰丙鑒是祈 寅陳無既

代河間新任知府通直隸臬臺啟

伏以望峻外臺聿重明刑之寄風生憲旆特專肅紀之權豸繡振儀型四方瞻仰驄威宣藩濯九郡澄清近依日月之光普被照臨之德兆民永戴百度咸欽恭惟天上台星寰中威鳳策名京兆久推國士無雙通籍金閨早占鴻臚第一高奪錦標之秀彩筆騰輝爭看雁塔之題榜花著美牽絲上谷爰調宓子之琴策仕保陽暫試葉公之舄（初任𣏌縣知縣）沛恩膏於劇邑旋記注於

御屏簡任畿南特倚分符重寄田翔冀北式瞻司馬清風（總陞保定府同知）懋績著循聲錫之剖竹長才居要地寵以專城賣劍買牛不數潁川美政含哺鼓腹長流渤海恩波頌子產以爭先迎細侯而恨晚斗山宿望列邑素仰夫台步柱石宏才大郡獲沾夫愷澤至誠孚

上帝五馬初下而百穀用登

聖主得賢臣一麾出守而期月已可（陞河間太守一年即超陞臬司）允即超遷異數洊膺特達新知秉憲持衡廉察重激揚之典觀風攬紀綱隆明弼之權讞決寓仁恩折片言以開一面詩書為法律凡三尺皆本六經歡聲已動四郊福曜仍臨一路瞏

前赤子昔年之顧復方深天上恩綸今日之設施彌廣洵恩威之覃被宜遐邇之均沾某荊楚微材沅湘下士㸔膺民社慚稱職之無能若涉淵冰每曠官之是懼乃股肱上郡之寄恪遵矩範於當年惟龔黃奏績之餘實恐隕越於在後竊擬向陽花木敢希近水樓臺伏覩開府雄藩建牙都會天臨斗極依獨坐以瞻雲地拱神京晉中台而捧日權聿隆於三輔蒼赤傾心寵獨渥於

九重文武為憲度修蕪稟伏冀汪涵

副啟

恭惟吳山毓秀鴛水呈祥量含宇宙之寬振聾蒙而立教才擅風雲之藻渺衆慮以為言董賈齊聲久識魁名雷動范韓儲望早欽相度天成看來上苑之花傳芳帝里平決兆民之獄德比于公日下琱戈猶帶霜飈於秋憲雲中繡斧旋回雨露於春臺九郡傾心百僚戴德某才慚治郡職忝專城三輔非遙竊喜稟承有自五雲在望預知瞻仰攸歸流渤海之波光人思蘊德布保陽之政令戶沐新恩佇膺寵命於八騶即拜丹書於九陛賜之訓誨西京之雄畧可風畀以章程南服之匪材幸植敬修寸稟肅佈微忱仰冀鑒涵俯垂睿照

代某令迎糧道啟

恭惟天府名賢江鄉鴻蔭持籌風峻紫綸承玉陛之恩計輓猷宏畫鷁動金扉之響測錦貂於累業家簿金張銘簡策於他年人推韓富春雲帶郭爭看潤溥為霖夜月涵空群仰涓湛映水某幸備員於一邑慶廣廈於千閒遥跂鷹音忻聞蹕蹕仰瞻鳳羽快覩翩翩翹晃足而欲前悵鵝瓜之有繫削竿逢悃拜轂馳神

驛道午節賀啟

恭惟嶽降奇姿雲從偉伐槐龍蔭夏三吳驛路拂清風艾虎承薰四境津梁歌化日縷色絲而懸玉臂豸府凝祥鵷蕤珮以泛丹砂錦標應節其探囊無智學治未工仰交翁之仁風慶隨車之甘雨蒲觴莫獻瞻榴火以生慚芹意微陳望荷亭而徘徊

驛道暑糧道午節賀啟

恭惟風清大夏憲秉當陽眺二水而無波競看龍舟奪錦覽三山以有慶爭懸艾虎驅邪淮南之財富原饒瞻化雨而蒲浮玉斝江左之神輸素裕被薰風而黍溢金甌其跡阻繫匏情殷續縷望長干而就日拜首葵傾資斧藿以緘雲俯躬雀躍

通新任河間太守啟

伏以紫泥既寵奏異績於畿南朱紱將臨借名賢於河朔冀黃治茂漢廷髙循吏之勳顏柳名齊唐室重真儒之遐欣聞除目喜倍恒情恭惟儀世鳳麟崖時禹呂早栽花於赤縣三吳交頌神明旋賜履乎黃扉千里特資保障抱濟時之偉略經以詩書挺命世之瓌材瑩為琮璧對巖廊之上一腔盡是葵忠知瀛海之間萬姓可無菜色春風和煦爭妍桃李無偏秋籟清高借翼鸞鳩有地凡在帡幪之下均承陶鑄之恩裕襪線無長樗材本散挾操刀學割之伎

倆每懷擄蔟之虞得負劒辟咡之提撕庶盡挈餅之智效朱衣而導路敢備前驅望紫氣之臨關欣逢鳳駕敬修尺素用展寸丹伏願都騎遥征淋旂早賁之綱之紀保一方貼枕之安為龍為光聆

九陛名還之命其為頌祝曷既敷陳

副啟

恭惟粹學淵渟英姿山立毫端富麗振弱水者三千腹笥
汪洋吞雲夢者八九澧有蘭而沅有芷名殷殷以雷霆伯
吹塤而仲吹篪仕駸駸乎霄漢鄉
玉音而出草木生輝衣雲錦以行山川動色幸賢大夫之夙
駕慰都人士之彈冠某樸遬微材封疆下吏詩書門第所
求無忝於襟期塵土簪裳其實徒勞於州縣惟是繞簷弱
羽方欣大廈之生成自分斷鷇微荄亟藉陽春之發育敢
致下風之拜少攄北斗之占不盡敷陳祇申忭躍

賀別駕啟

伏以龍池揮翰九霄今蓮炬之輝皖水監儲五字重屏星
之望體尊半刺歘溢中江恭惟夾日鴻猷扶風碩德溯芳
蹤於往哲絳帳名高媲偉抱於前賢白眉譽廣禁庭簪筆
秩先於紀事紀言秘閣裁箋權等乎視麻視草黼黻既同
於中令推遷斯慎於外臺嘉命初傳吏民交慶鴻規甫立
遐邇胥欣騰列岳之先聲仲子愜顯輿之品裕名賢之偉
績休源標獨擢之才某學忝一經司慚百里仰熊輪而引
領莫遂躬迎依鹿轂以馳神徒煩目注萬間在望將竊庇
於樹堂雙舄思騫尚未伸其鳬脛謹從削牘仰叩司閽伏
願最報宜民勛銘補世慶刀啓兆已徵瑞於三公彌蹟流
英佇承恩於八事

請邑尊啟

伏以龍岡秋霽盈阡魯雉翱翔馬路沙明夾岸潘花馥郁鳧雙雙而飛貲視登龍之聲價百倍增榮琴特特以流徽俾御李之精神三薰受益恭惟彩吐夢中丹飄月裏麗宇濯瀟湘之水一色澄清詞源傾灔瀩之波千層澎湃雖釣弋射御之牘罔不周知而惠鮮懷保之施善為博濟是誠熙水之福星會作蒼生之霖雨者也某生成夙荷愧溲渤歷藥籠之收報稱靡圖藉藜藿表葵心之向謹詹月日潔治豆觴三徑蓬蒿佇待雲中白鶴半餐苜蓿徑邀閬上青牛伏願玉肩臨軒金聲擲地焚香煮茗卜一夜以追歡醉月飛觴播千秋之佳話褰帷是望倒屣方殷

代某司訓迎新學博啟

伏以祥開兔苑絳帷昭安定之模賦就龍樓彩筆麗鸞湖之藻片語傳而雞林競購群賢聚而牛耳同推道自南來人皆北面恭惟馳驅屈宋鞭駕歐曾擁彗敬於欒比數陽羨人文之化餐伯鸞以苜蓿振荊溪木鐸之音排異端而五教以興風移水榭崇正學而六經聿顯名重鵞池某蠖屈有年蟲雕未竟幸分輝於奎壁希竊彩於絲綸覩珠玉之在前能無形穢喜蓬麻之自直不覺神怡伏願三鱣前得因月旦而偕邀步龍五雲座側獲聞詩禮而並化拘墟九頓搞詞二薰布悃

邀友柑酒聽鶯啟

伏以龍杓曉轉鶬鶊流求友之音駟纏晴馳鷊鵝鳴遷喬之語衷圓黃而剖玉幘墮王孫傾浮碧以盈卑香粲劉阮境既資乎滌繪春尤待以平章恭惟 佳興同人對時育物風飄睍睆之吭雪兒遜滑柳度綿蠻之曲子夜輸圓珠摘適致於枝江敢負紅樹歌童之約綠蟻新溫於釀箕敬送金衣公子之招壁蠟封而蔗漿沁齒快比流觴斟桂醑而竹葉濡唇風高移檻傳信可通仙籍允哉俗耳砭針鶯眠響徹春閨宛爾詩腸鼓吹其嚶鳴感切灌集情移潤貽

笑於玉洞桃花且向曲江躑躅期往觀乎金城柳色聽偕繡陌嬉遊所愧者平蒂清尊盤無兼味所樂者高吭靈籟耳有新聲伏願款着青鞋齊飈錦蓋金破洞庭霜落瓜共傾耳於蘭亭水榭之間香凝琥珀羽飛觴或嗣音於畫舫山樓之內好花連夜裝嬌喉報與春工幽鳥異方啼品彙同迎芳鳥愆期後至有罰秉燭以需鼓勇先登是祈嘔車無忌顯邛傾倒竚俟翹瞻

請滇僧天曙住持海會寺啟

僧姓方其父兄容滇予識之茲乃視縣游於湖熙夫然善琴工詩可與語故憫其子遺而屈意為彼家言冀得衆俾安其所耳蓋亦昌黎與大顛之趣而較有深焉者

伏以佛隴創於螺溪山開銀地僧伽集於龍井花散香池三層碧玉之臺須待雁王持果七寶金蓮之座方容稚子聽經燃慧燈而照夜在我輩何與宗傳授智械以通迷於彼家必遴法嗣恭惟天曙禪師見超四乘理蘊三心飛錫南來演南滇四十七年之法折蘆東渡剖東吳一百八句之宗雖借律安身何嘗縛律而以空圓體不墮頑空每覯

其對月調絃玉彰實清五夜試與之拈花覓句墨池雲繞三江蓋披袈裟於鐵衣着破之餘敲木魚於畫角吹殘之後枯藤無恙可知道箭如沙破衲多緣空得蒲團似斗向栖禪於霍山雪室霧開本色燈蠭今托迹於熙水雲堂人人仰軼聲僧僕家浮勺水龍物高山借獅殿之琉璃拂金鐘而垂蹤花龕之鐘鼓開玉匣以傳聲益太湖海會寺者肇於有宋之年因兵燹而漸圮近自懸僧之手重剏建以更新雲棟松楹洵物外真靈之宅螺峯鷗嶼豈人間香火之宮然而過客題詩空繫山門之馬即有高人看

三南魯之裕亮儕著

趣陶園集卷之十四

三南魯之裕亮儕著

銘贊

疏

藜杖銘

爾藜耶徃萆其姿耶而斯胡臃腫而離奇吾憇兮爾倚吾進兮爾携吾顛而危兮爾扶爾持吾乘雲以排於閶闔兮爾化龍以送於太虛

籐杖銘

籐性柔籐力繞茲乃挺焉而矯矯極秦楚焉力摧相顛危兮可寶尋將杖爾於朝兮更杖爾於蓬萊之三島

茶杖銘

花焉麗實焉膏葉昏醒而渴消枝瘦節簇不絕不雕裁扶携以聽諂杖且坐於清朝吾尤將策之曳之以振衣於降神生甫之崧高

方竹杖銘

節直中通善則從同與圓寧方策爾斯強提携左右周旋揖揖舍藏用行吾與爾恒

方鏡銘

不辟而壁體涵衆妙不黯而明用兼兩曜方寸湛然物來則照

竹杖銘

霄之不干伊誰縮之扶以聽諂其熙熙抱朴子西域方士禹步吹氣龍即浮出十餘丈更吹輒縮至數寸取入壺至旱暵羨龍入潭禹步吹之復長十數丈夭矯蜿空須臾雨至

又杖銘

危爾持顛爾扶爾於彼相功何如

扇囊銘

炎則驅涼則懷行藏唯吾與爾哉

杖

獵鄧林俘孫枝策之曳之危以持

硯囊銘

耐久之朋終吾生以相從

示濟兒座右銘

我聞讀書莫先辨志志之不端厥趨乃異君子常敬小人常肆敬肆攸分毫髮之際學之不固咎由不重非禮勿視聽言與動周曰中規折曰中矩容之不臧識其中鄙堯曰

欽明舜曰温恭聖如二帝惟敬之從孔聖天縱猶志於學凡今之人云胡不若尚慎旃哉毋耽宴樂

匾竹筆筒銘

心雖褊而能容節則勁而不屈羞與世為方圓而墮焉以自異於俗拂之拭之而類聚乎中山之族

端溪硯銘

維彼巖下端溪之石以産于巖下者為良巖中次之巖上又次之以其遠於澗也坤之精良之髓麟膏茹龍雯吐厥德恒兮從於貞兮維我與爾舍也藏用也行兮

自題採芝圖

芝不腥以饔飧劚芝逢𢧐鋤而充腑

周懷臣讀書秋樹根像贊

林秋垢遠靜者宜之讀書遺世其人可思

李耕崖像贊名維章字服五太湖秀才

貌兮癯耶神兮清耶執笋坐石醉耶醒耶伸紙揮筆繪耶吟耶盟之兮然而獨處即之渾焉而同塵耶我心儀之久矣詎與世而無争者耶

金璞庵像贊

噫嘻此何代之人耶而真衣而危冠彼何族之澗耶而心廣而體胖呼之為行吟之楚以則而容固顯然也呼之為佯狂之晉士歟而貌則莊然也然則斯人其淳于東方之流乎畫中人乃掀髯而笑曰庶幾參二子而為三

劉嬾翁像贊

笠何取乎笠耶豈好奇者非野服不逸耶餐何取乎芝耶豈樂飢者非靈根不頤耶然而笠固逸也以笠逸其逸也芝固頤也以芝頤其頤也迂僻歟迂歟嬾翁於斯二者何居歟

呂繭龕先生像贊 名維揚字青嚴徐州明經司訓湖

君儒也而胡以衣鉢於浮屠乎比其坐也而茲乃蒲團以趺木鐸其柄也而手者摩尼之珠夫豈有托而逃耶吾不能窺其意之所居而頓以為惑於異焉者之所圖先生得毋哂而喻之曰迂乎拘乎吾不西土之人之從也而安能偕江東之人士以酺歠而糟餔

王右門像贊 維揚人

書在前琴在後劍在日杯在手越女吳姬娉婷左右不讀不彈欲飲且否似思擊劍顧聽無偶悠然自以博歡侑良

宵之大斗呼嗟噫嘻髯兒鬚叟倘有人焉能書能琴能劍能酒藏甲兵乎十萬吞雲夢者八九叟將起而與之讀與之彈與之醉與之舞耶抑將起而驅之也

葉晧岵明經石林讀書圖贊 名宏雲桐城人

坐石林間其介侯剛書見其大魯公乎烟雲郊郄之間曾何知夫日月之既邁

宣城沈元珮秀才像贊 名廷璐明徵士沈眉生之孫也

爾讀爾耕我風我塵相逢飲泣傷哉陳人

宣城程偕柳秀才羨結圖贊 元愈名

羨魚者誰網結弗施臨淵之樂他人不知

自題抱膝圖贊

抱膝如憂莞爾殊樂憂樂並形其心奚若穆穆無言千秋請度

通許令王允璿同寅垂釣圖贊 名應珮望江人己丑進士

綸竿何為言視其頳餌之弗貪鰲兮胡烹 一解

清無濁有惟淵鱗鱗吞舟予義不尺予仁 二解

雷江瀰瀰爾鯢潛之釣而不綱 先聖吾師 三解

何直何鈎不羨何求洋洋魚水物泳吾游約者之趣若是乎不

東方朔偷桃像贊

清虛之上而有桃耶頎此翁何術而行竊於九霄耶夫豈造言者之幻而不恤其辭於妖耶抑豈寓言而遑其辭之雄雄耶胡漢以後多圖之而莫詰其指耶吾今始為之題而安能讓此翁以永夕而永朔耶

募化脩鎮天津三處隄工疏

竊惟天津一州水環三面客商四集烟火萬家是固
畿輔之屏藩貨財之淵藪也無如地形卑下為九河赴海之
門夏雨淋漓有千里滔天之勢其受水之衝最險而最急
者有三一曰城西之教場一曰城北之老君堂一曰城東
北小關之渠瀆口蓋南河自滄洲紆廻繞教場北岸而下
賴有大堤砥之州城得以無患小關之渠瀆口則受北河
之衝亦有隄防以禦其勢是以鹽坨之在其下者無虞然
而今夏雨溢水漲二隄亦在岌岌之中但猶未若老君堂
之受衝最迫也蓋南河之水已平隄岸而北河復漫過支
渠左右民居半浸水中南北二河僅分界於數尺之土埂
此埂一決則南北二河合并其勢直衝城北單街逼近城
垣市廛商民不啻數萬城濠淺窄城墻傾倒其害有不可
勝言者幸賴
各憲親臨勘視各捐數金暫將土埂培墊以救目前之危
若夫思患預防欲為一勞永逸之計非堅築大堤以復支
渠之舊不可是豈可盡仰給於　各憲清廉之賜耶　裕故
緣此目擊心驚特為徧告　同人上為

國家鞏固城垣次為鹽坨保全商本並為我萬姓之身家
圖其安處則西有教場之堤東有渠瀆之堤中有老君堂
之堤三處工程金錢匪細蒙鹽憲弃公業已繕
疏入
告俟
命下之日水勢一平即可刻期脩築是　各憲之愛我生民
可謂至矣裕也旅食於斯豈忍視為膜外伏望　縉紳先
生　仁人長者慮遠思深普相輸助或捐貲財或濟米
積錙銖而成千百由尺寸以至丈尋無乎衆擎易舉城垣
固而鹽坨無憂居室安而身家性命俱保矣造福無疆垂
名並永謹疏

募脩萬壽菴疏

由青陽而至南陵其半道曰黄金塔萬壽菴在焉閲世既多頻年益圮予驅車至止竟無留帶之山門因借宿居停僅有降龍之丈室其僧宗碧與語淹通試揮麈以叢談宛爾頽然點石更分題而角韻居然笑印拈花既喜其幽復嘉其慧無以消寒月漏據牀欲嘯無聲加以雪窗風尖對客不眠而坐吾於是忘功名蘧露轉眼成睎且因而憶田海滄桑回頭盡幻人生半世不知作過幾千般無益之舉善念苟萌即宜成就此一段有覺之因是以隨我力之所能施要祇達吾情之不自已宗碧乃欲書之必勸来者吾志亦宜白焉以示同人益吾儒之物力原非於游手而為之厚生然肥輿之襟期豈至待異端不如其變物譬之上林春滿彼蜂蝶皆可分香請看大海濤寬聽鼷鼠自来果腹是所望於周急者勿謂其逃禪

募修會昌縣步雲橋疏

會昌縣負山控水咽甌粵而唇齒乎虔南人之往來熙攘濟雙清門而無病於涉者以有步雲之橋也圮於嵒賴明令吕君暨我
朝李胡二令繼脩焉石其墩者九桄以木墁以磚復欄護而坊表之計廣丈者倍其長則尺五百有奇高則尺二十有八云歷年久水復嚙而磚木欄坊復就圮行旅褰裳咸仰懷於徒杠輿梁之患之難為繼也歲壬子九月予巡行至會昌見而心為之憮然適邑人以橋序請予稱惟夫予之涖贛也未期月而奔命南昌弗遑為虔民計安全而為之所願乃汲汲於橋乎既而思之善必吾力乃快哉今夫天之樂利夫人者固資以贊化之不逮而寧逸乎羣生者也茲會昌而大有乎其秋於是推所羸以代有司圖王政天之心也民之義也是亦何莫非吾
君德化之孚而予也宴然逢其盛觀其成焉方將樂道夫吾民之善而歌咏以傳遠雖不文弗獲辭也已

贛州府告城隍之神疏

維　神以聰明正直佑我烝民維裕以質直迂疎承玆
簡命既分職乎陰陽敢自陳其悃愫蓋裕本河南邑宰頃遴
北闕之知百里侯封驟晉二千之秩感　恩至重稱職愈
難苟非矢志之堅奚免覆餗之咎此身已許
君父則鞠躬盡瘁皆裕之所不辭寸心可對　神明惟陰相
默扶勗裕之所不逮凡其一興一革咸期當理而無私何
分為激為揚詎敢黨同而伐異倘其初終變節難逃
上帝之式臨從玆邑勉厥心庶幾下民之有造恭陳不腆俯

鑒常歆

又

維　神聰明維　神正直洞幽燭微佑賢災慝裕膺
簡命出守玆邦　神職其陰裕職其陽煌煌
天語視民如子精白臣心氷兢自矢先之勞之富之敎之智
所弗逮　神其導之狥私從欲　神鑒匪遙百禍攸崇貪
夫實招懸肝之辭詎曰權輿要終於始念玆在玆

祈晴疏

維神靈之孔赫實民命之攸司凡兆民之疾苦與下吏焉
共之玆霪霏之久潦遍湮沒其耘耔日涔霽而如注室傾
圮而塗泥米則珠而薪桂儼沉竈之無炊嗟黔黎之何罪
慘目覩其難支豈
天心之降割塡萬姓於溝渠裕等媿省躬之無術致恒陰之
淋漓所自艾者愆尤之有萬狀而所可信者　神明之非
不慈惟　龍王之軫恤回風伯與雨師留甘霖而徐沛念
昏墊之可悲苟

帝怒之弗釋頽裕躬以當之蓋愚氓之有咎皆裕職之多疵
謹精禋以拜禱惟　神力之轉移為億兆人而請命裕何
恤乎瑣瀆於神祇謹疏

祈雨疏

竊惟天之生斯民也有神焉以陰佑之有官焉以顯庇之官與神蓋皆所以為民而除其災害焉者也是故民之屈於吏也官伸之蝕於蠹也官剔之剝於豪抑於強而莫能以自振也官剪之若夫水旱愆於時而禾黍不獲逢年官所無如何而惟神司其柄者也入夏以來風雨不調至六月尤甚雖亦偶有涓滴之施而土之燥者未嘗潤禾之涸者漸就枯矣神若不爲請命於

上帝是豈神之不佑斯民哉或者怒官之不稱其職而降罰以警焉夫神果怒官而罰之當厚譴諸官不宜遷怒於民也如謂神非遷怒也小民何辜頑靳其雨澤枯其禾黍致其婦子皇皇焉若是竊計裕自雍正十有一年十一月廿七日任襄鄖道事歷今二十月矣吏不能以盡察蠹不能以盡剔豪強之剝抑乎民者不能以盡剪而民利之當興民欲之當遂者實未嘗有以圖而濟之也是固裕力之薄要亦裕心之懈裕才之鈍而裕行之不果耳神以是譴及裕焉宜也奈何因以降罰我民哉茲用齋肅仰懇明鑒而分別以行其罰焉速為請諸

上帝大沛甘霖澤我襄鄖兩郡並澤及於湖北諸郡之土之久旱而稼穡之漸即於枯者於是專罪及於裕身裕復何敢置喙乎

式馨堂文集十五卷目次

三南魯之裕亮儕著

祭文

趣陶園集卷之十五

三南魯之裕亮儕著

祭文　墓表

祭瀘州刺史陳樂庵先生文

天下王公大人以下至於庶民其老而疾疾而死死而不得其所者衆矣而耳目其死者曰夫人死耳死耳未嘗有人焉為之慨慕欷歔留連愛惜而感憤激怨於莫可知之天也蓋其人之生也不必其周於德益於時而可昭於後世則雖鷹然而立鹿然而行鳥然而食飲翟然而被服大

塊中早不知有其人存矣今夫人之於先生何如者耶知人之為先生慨慕欷歔留連愛惜而感激怨憤者之衆則先生之周於德益於時而可昭於後世者誠今之所希而又豈以其死生分愉戚哉然人之於先生也仕不逮孟則惜之贊不陶猗則惋之其所以不逮孟陶猗者人未之知也聞知其所以不逮孟陶猗者而其陰行於不逮孟陶猗之外者非其人未易知矣僕也識先生於辛未之秋十載於茲寒焉爐同暑焉扇同凡所以凜幽獨而盟金石者無不互導其微是故僕以介性不偶於時時論非迂僕即狂

僕者惟先生知僕之有所以為狂迂者也故徐岐雖先生之言曰竊以世所譽毀蘗庵與素民者按之多不中尋乃交素民而後知蘗庵之遠亾既交蘗庵而後知素民之真也然則先生之遇僕也其可一日忘者乎一日不可忘而可永別也乎嗚乎慟哉且卅十年中先生以遊出者十三僕以遊出者十五餘則雖卧疾未肯以旬日睽隔今之睽隔不可以歲月計矣先生非真無知者其必不能置僕又能置先生耶今年春先生以北行語僕僕阻之力先生徐曰物各有數吾惟數之聽焉耳豈謂斯言之兆遂應如

響耶僕謂先生固宜自委於數而數則不宜限先生也何造物者獨能以數嚴善人而繩之乎雖然造物之縱先生者久矣縱其聰明之用有以窮古今之賾縱其德化之廣於所治與所産之邦縱其孝友之性至於老而不衰彼造物者雖死先生於千里之外亡所以揚清風於千里之口即所以延碩德於千歲之久也以此較輾轉牀簀依戀骨月而莫識所歸者其迷覺之相去幾何等哉至於顏兹諸孫雖不能不攖先生在天之神然于公之門百祿是總僕益以令德卜矣獨愧僕之交先生也於義則重矣於情則

深矣生不能免先生以飢寒之累没不能措先生以魂魄之安追櫬而歸莝矣且不能豐其餱獻以薦先生之靈而徒哀痛於先生之穴以不能言也又何益乎然而僕之所不能言者唯先生鑒之又何待於僕言靈兮在天尚格斯誠

祭太湖縣學博京江徐岐雝先生文

年月日某肅陳生芻一束輓詞八章奠於先生之靈乃啣哀呼躍而言曰先生之鐸湖也在某居湖之七年而某之受知於先生也已在先生未鐸湖之日先生産東南之陲某生西北之隅地之相去萬有餘里某從刀俎鼎鑊中延餘生至湖姓名不齒當世久矣不知先生何所取於某而聞聲相思之不置也迨先生履湖任交日益親或論文晚筵或放情山谷更唱迭酬雖寒風暑雨無間也曩某病痢先生日一臨榻先生亦時患肺疾某勉力進藥餌先生嘗

呈某於牀手某臂而言曰吾凡不得伸鬱而為痛非子藥我則我久與枯魚同肆矣雖然諒子不以此自功吾亦不以此功子唯乎先生之不鄙我固如此哉去年夏陳藥庵先生之齊某與先生餞之酒未行先生泣下曰良朋零落如晨星然藥庵許竣長為倉驅不得蚤暮聚言余日守枯竹幾竿何異墓前拱木乎孰謂偶爾片言竟成讖語嗚乎慟哉去年九月長安故人有召某者志固欲却之先生促某曰余實不欲違子然弗違子恐終困子也豈料相違未幾而先生遽歿耶猶記先生送某之言曰別不過三千里路止在一年餘戒勿作臨岐兒女態也慷慷數語由今述之竟為永訣矣苟能逆測其然縱終困餓安肯一日相違哉古云仁者多壽豈先生而猶謂不仁以為先生無愧仁者而先生之壽安在雖先生之死猶不死也然天與其死之胡若留之以範俗苟曰先生聞道可以早死而先生之銳脩使假之以年必猶有進於是且妣祖之嗣續尚虛名山之著述未遂先生真不可以死者而竟死矣彼蒼者天亦何解於福善之說耶嗚乎先生知某於未面之先厚某於一見之後今先生病某不知其縣卒某未執其手卒且

四閱月而某猶不能以力歸亡主於先人之墓是皆某負先生之尤非天之為之也先生所遺詩文若干卷某若力能壽之梨棗當為先生傳之靈其在天鑒斯不爽嗚乎哀哉尚饗

祭室文

維年月日吾室卒三年矣乃得兆於熙浦之山而安其體魄夫貞於是蠲備牲粢奠於吾室李孺人之靈曰嗚呼憶吾兩人自同牢而經患難僅食苦辛者三十有七年其間之不以遠出生離者僅數歲耳乃今而竟死別也耶夫予之生不如其死也久矣幼而失怙丱而覆巢冠而納擭長而離憂壯而孫亂老而旅食生斯世也何嘗一日有生人之樂哉所稍稍慰於百悲千苦之餘者唯吾室實賢如賓之敬差不愧於古人耳而天且奪之奪之而予更何生也哉而况吾室之不永其年非命與數之不可永命與數之厄而婦於吾家之不能永也蓋自辛酉歸予以來讒之搆者二三年亂之怵之間關道路勞之者又數年疾而苦骨肉而負啼號而焦思者二十四五年死喪慘戚接踵以哀毀促殞者六年嗚呼質金石而爍矣爛矣矧其非耶嗚呼室人之被讒也吾之讒

也室人之怵而勞勞而疾疾而受負且焦焦而哀慘之以促亦予之勞疾焦哀也室人以是損其年予寧獨無損乎哉而予且倍有損於閨中者未倍者不堪以死倍者將望其永年是惡可得哉予性恥齷齪疾人嚴急他人禍凶如燎原決泓之不可遏生產之計置弗聞所以能然白首弗一挫衂者恃吾室之有以翊助也今何呼而予助哉嗚呼慟哉今午之春既葬先大夫於北山一女二人亦已各完吾父母之願茲人得以安室人於佳丘並汭　婦澄兒皆曆依於左右吾室雖不得生享子婦之奉假泉臺之說可憑則固囹圄乎九原之下也予則乃子然於出入閒子然而生生亦何殊於死哉今瀚且多疾惟孺人之靈佑使瘳焉庶幾育孫曾以發孺人幽憂勤苦之德以揚於百世予自今以往其亦無志人世矣苟天而祚之年則猶當省吾母太夫人墓於萬里荒烟之外是亦吾室之所拳拳而樂其遂者遂則瓢焉笠焉信其

所飄而蓬泥而絮溝而蹙焉而已矣世有能梓予言
以傳而吾及覩見之幸也不然聽其數於天俟其知
於後予亦無爲惓惓也夫人莫樂乎其生而子且死
視之矣尚何恤乎言凡此亹亹以告者吾與汝生乎
若是雖汝而死乎吾之亦死汝者固由是以終吾生
也

祭楊孺人文

嗚乎孺人之生也幼而能貞長而克勤夫子以爲賢助閫
壼以爲芳型居鄉而著其媚睦之官而流其賢聲譬諸桂
魄之在天繼太陽而照臨初非逐物以炫赫而域中萬類
咸嚮晦而用明令其死也就孺人之家論之則夫子失其
良輔子姓失其慈母中饋失其賢主而就吾邑論之則遂
其惠者無以致其誠感其德者無以達其心被其化者何
自而求仍則之型譬諸太陰之晦大塊寞寞陽光下而弗
燭列星隱而弗瑩萬物潛息於長夜而莫鑒其形嗚乎當
孺人之未疾也尸而祝者徧門邑之民以爲天眷有德必
有保佑之也而享夫遐齡而孺人之抱疾也有力者備物
無力者竭誠以禋以祀而致禱於百神意者天視天聽從
我衆人而或延其生而不謂孺人之奄然厭世離塵而
遐返乎太清嗚乎吾潮之俗久矣好奢而家不知儉土
瘠而人不知勤蕃自我侯涖止而轉移化導之九年於今
於是乎民之失其教者始有以自成失其養者始有以爲
生而孺人更從而加惠之故閭閻疾苦之象乃丕變而盈
寧胡吾邑之不幸而頓喪我孺人則婦子之漸摩於內治

祭浙江制臺李公母太夫人文

嗚呼惟璧有輝璞則孕之維鷇有雛鳳則翼之恭惟　夫子盛世準夔嶽鍾海毓右有左宜當年失恃俯仰摧悲幸太夫人拊育匡持九熊畫荻鞠子勤斯隱屏勸課不憚飢劬乃啓夫子蠢跡天衢龍章載錫錦衣舞綵遭逢聖主特達恩知屏藩大詔膏澤南陲節鉞西浙振刷綱維精嚴弘毅小大皆依嘉謨入告天子嘉之賜予優渥並及　慈幃天工繡錯

御綸封靡嗚乎人孰無母榮孰如茲母教子忠子報母慈揚名宇宙玉顯母儀豈必侍疾乃謝烏私裕竊介隣照熟耳懿規普天名聞願奉女師遐齡景福耄耋期頤忽焉仙逝遽返瑤池驚聞痛悼百爾歔欷聖善頂祖陰教何資淸酧素旐度達哀辭母靈在天歆格勿遺

代某祭兄文

嗚乎吾宗不造棣折棖崩小子多愁鴻孤雁斷蒼蒼者天夫何虐我至於斯極耶蓋吾兄之生也在國則廉明忠幹九重恃以為股肱在野則樂易悃忱一見咸披其肝膈其居中也夙夜匪懈合銓曹之綱紀賴兄而不愆不忘其治外也清慎且勤歷覲察之平反至兄乃惟明惟允且其典試於東粵也鐵綱所收盡特達圭璋之器即其理鹺於南詔也手籌所數濟農民商賈之窮至邮有恩指何勝屈是以賢星一隕歎老成之凋謝者貴賤同聲歎氣方消悲保

障之傾頹者邈邇一轍然此猶他人秉懿好德之哀而非吾舉族飲血椎心之痛也夫吾族自兄之士而官官而老也一姓之內沐兄德者何啻千人廿年之間荷兄庥者恒如一日使天而假之以年吾族必厚叨其庇孰意以下體之患解組東來竟至於上元之晨捐館西逝嗚乎痛哉扁盧不遇慘兮翼於白門參朮無功頓枯荊於田室昔也翩翩棠棣杯傾竹葉之香今也巍巍鶺鴒夢冷春塘之草悵呼天而莫應一見無期恨搶地以難追百身何贖蓼莪傾矣空遺滿架之琴書萋被淒然徒記隨肩之笑語誰能悲

此慟何如之所幸者繐帷立王殷勤陳濡露之龔紙模猶蘭林惕鳩泉臺之帛觀其孝思之不匱卜兹家學之堪傳既已亢我宗支亦可慰兄靈爽也乃無如江東旅櫬迢迢百二秦關淮北歸魂杳杳三千洛水漆燈未照薤露長悲贈麥無能執紼僅効猿哀五夜恍如登謝太傅西州之門鶴泣三更儼如聞嵇叔夜山陽之笛是雖欲捐恨而不能亦惟有長號於無既而已兹陳三爵愧二簋之享過儉不虔聊藉片言願三生之期相逢弗爽神兮匪遙靈其來格

祭劉農部竝庵先生文

人之生也莫不有死然其死有出乎人之意外者有存乎人之意中者其存乎人之意中者必其人血氣衰羸遭逢鬱拂有不可以延生之勢而性情行迹又自多其短折之端故人往往於旦暮聞訣之是則其人之所自致者然也非天也其出乎人之意外者生而豐之以境遇之安長而培之以體質之厚又其所以立乎人世者未嘗有一之府怨而叢尤則人方將冀望其長世遠圖而不謂天之速而奪之也是則天道之不可解非其人之所自致者矣故吾

今於立翁劉君之卒不能無疑夫天也假謂其人非天之所眷胡以生之於世祿之家胡以早歲而快其仕進之志又胡以牖其心思使辨識於流品之清濁而能分別以達乎其情是天於其人不可謂不眷之者眷之則宜有以保其生衛其體使長享其尊優之樂而不至於方壯而遽促之也嗚乎促之而但於其年則亦已矣奈何並其後嗣而斬之既斬其後嗣矣復更使之不得歸正於首邱天之於我劉君不幾其或酷矣乎嗚呼痛哉優於前而酷於後天之不可測也固如是乎哉然吾嘗見夫天之所優固有什

任於劉君之所為優者而卒未一酷之也豈其人之所以承席夫天者有異於劉君之所承席耶而劉君之承席夫天可遂謂為不善歟不可謂之不善而天獨若酷之也此予之所以不能無疑也雖然人莫不有一死々而出於人之意外致人有疑天獨酷之之心則其死也固無憾於其為死苟日厭々於人世而人咸以其死常置諸意中反或疑其不死為天之莫可測焉者彼其之生不如劉君之死為無怍也矣夫劉君既以其死為無怍則吾儕之鄉哀歎息相與謂其死之出人意表也皆非劉君含笑九京之意矣雖然人之云亡邦國之瘁吾不敢謂劉君之死而遂瘁我邦國也但由是而流品之清濁更誰其辨之而分別以達其情也哉嗚呼慟哉君靈在天庶其歆予茲奠乎

祭座師陳營山夫子文

人之有所德於人也恒必拳拳然感之於心感則於其生也必榮之於其死也必哀之夫榮也哀也而出於感而然也私也然而榮也哀也必感之也而後然無所感者不然也則私也而莫公於是今吾黨之於吾　夫子是已夫子蜀營山人也生而穎異善讀書稍長為文有濂度康熙甲戌應學使者試冠其軍為博士弟子戊子己丑聯捷成進士讀中秘書日閉門却埽猶是其諸生時守道自悅襟次同官無踰其靜者與人交穆然夷然未嘗纖毫飾辭色而直温寬栗之得於天成於學者人固未易以窺其際也
天子察而信夫子之和且介焉命夫子副　景州魏夫子主庚子江南秋試嗚呼江南之試可易主乎哉聚萬七八千名實魁奇智力異等之士而人例二百錄一焉彼心織而目迷者無論已衡十七其平鑑十五其精頌者於是聲騰曰良矣差而平者十六精者十四亦良矣而茲顧乃拔裕等九十九人敢自謂尤哉鼎之百靡或可以贋指矣嗟嗟此不贋也謂獨鑒衡之精平云爾哉蓋兩夫子之所矢於夙夜以報

天子者雖積勞成疾弗恤而兩夫子之所以爲此九十九人甘大失其所可得者亦不知其累幾千萬矣嗚呼痛哉靜者仁之體也和者壽之徵也和且靜如夫子宜其天壽乎格耋而耄期而頤佐

天子以仁壽邦域也而天胡奪之之速若斯耶嗚呼人莫不有一死夫子而既掇巍科矣著清節矣又取士也必得矣夫子之死榮於他人之生吾黨可以無哀矣而吾黨則咸飲泣痛心傷悼而不能已者以夫子祿養二親之誠未快然以大伸其志而賫以殁焉且遠處於京師七千里之外棧道猿啼一棺空返使夫子不吾黨九十九人取而他取而寧至於是雖吾夫子之弟若子饒有家風將來繼夫子未竟之緒者方未可意量而其如斯日之盛德淪亡吾黨之感無從報何詩曰人之云亡心之悲矣然則吾黨之悲其何日而能已也耶

張來遠墓表

桐城處士張來遠卒於

皇清雍正丙午正月八日未葬越丁未七月十四日夕蛟禍桐張樞同民田盧没子純求弗獲塚遺髮於原配沈葬左太史唐建中既誌而銘之純復走千里屬内史魯之裕爲表其阡吁是夕也桐人慘於蛟千計塚親髮以鳴者純乎髮也爪也骨也魄也均親之遺也天乎猶幸遺此耳遺而僅此也哀已嗚呼塚者髮乎純心其與俱塚乎

陸訥广先生墓誌銘

淮之山陽有厚德君子曰陸訥广先生諱志默字毋躁順治乙未進士福建督學使者諱求可字咸一號寄庵季子也未弱冠補博士弟子貢尋食餼於庠以明經教諭廬州府屬之英山縣有兄二伯曰恪广叔曰溥广家政一統之於伯兄弟三人相友善終其身怡怡如也及其秉鐸英山也相戒勿墮先人視學八閩聲英山緣明季兵燹文廟圯其基且為弁兵所侵蝕先生至力請於上反所侵地而捐俸以新乎孔子之宮名生徒時課藝其中英人士用是

爭濯磨而風益遒上學使者為之增取額學租所入槩以給貧士有不足更推解以濟之英人至今稱先生不絕口廬守廉得先生能委查英山積貯穀二萬石有奇吏胥設法曲餌之不為動册成而三鄉民咸不知有官之來而勘且去也安徽撫軍梁公世勳上計簿極嘉獎先生丁酉秋英令入闈先生攝其篆民有挾重賂干者先生悉郤曰吾不忍以阿堵物敗我清白家聲也未幾溥广卒計至哭幾斃輙思解組去伯止之會康熙五十二年

萬壽覃恩加一級授文林郎候補知縣因離任曰吾今而後得與伯兄數晨夕無間矣比歸伯先殞乃哭之於廟又哭之於墓若不欲有生者然遂抱疾先生生平無疾言無劇色性樸素而於族姻婚喪窘乏者輙賙之不少吝撫諸兄子如已出以為不啻吾兄也嗟乎友于兄弟如先生裕蓋嘗親見之矣裕初接先生於英山既而拜之於其堂挹其度如對古人聆其言輙悅綜其行事欽於心久與居而浮薄之情盡滌也康熙五十有九年以疾卒於家享年六十有六娶劉氏甲辰進士提督山東學政諱謙吉之女有壼範著閭黨里閈子四人曰嵩年歲貢生候選訓導曰鶴年

淮安府學廩膳生員曰立揚州府學廩膳生員曰恂國學生女二長適同里周子慧孫次適同里歲貢生胡子昌時有孫男七人孫女十二人曾孫二人自是而振振以蕃者方未有艾也將以　年　月　日葬先生於

其諸子若侄謂知先生厚德莫如裕因屬之誌墓而且為之銘銘曰

民之降衷孝而友恭居澤其類出惠於邦惟誠惟和集祉孔多君子斯宅靈兮允呵銘之千禩磨焉不磨

詹宜人墓誌銘

安徽廣德州刺史江西贛州府孝廉詹君名宜倫字叙五號至亭元配

誥贈宜人屠氏盖本郡屠　之淑女也生而婉靜嫻內則父母愛之為慎擇君子及笄適同里詹君其時舅姑均老且病矣詹君事親以孝聞甘旨之供無或缺非其饒而能給也實孺人之御窮有以逆其志而蓄之也以故二老雖善病久卧初無輾轉呻吟不堪狀既終自殯殮及虞悉如禮族黨姻婭莫不慶君之有內助焉詹君以儒素起家資硯田為食指計絳帷之設常遠在於四方宜人操作勤苦不貽君以內顧憂歲壬午君獲雋屢上公車不第凡其北征所需無一非宜人先期之所措注者君但祖道戒行焉已耳糗糧衾襆之備不以縈諸念慮也然則宜人之賢謂直良於中饋哉方君之授徒外出也男二人長曰慕相次曰慕栻受業於其鄉之塾朝夕出入宜人嚴督之恒以親師取友力學多聞為訓至今兩丈夫子亭然特立著名於時者宜人之教為多也宜人性樂善喜施予人有急告者輙周之而禁其來謝曰吾媿以此戔戔博人稱譽也噫若宜

人者夫乃所謂陰行善也歟雍正五年丁未春疾革子婦環立泣宜人熟視良久曰誨爾曹者素矣可不贅惟事汝父如汝父之事王父母焉可也又顧諸侍僮若婢曰凡皆人子也寧寬之勿苛嗚呼為人夫而易有妻焉若此為人子而易有母焉若此耶宜君之歷仕而皆稱能於其官宜君之子家修而早稱善於其鄉也夫宜人既歿之六年壬子以君秩荷

覃恩贈宜人然則宜人雖未膺夫與子疊至之

寵綸而

誥命所褒固亦可以含笑九京矣又況諸孫林林各嶄然露其頭角則宜人之享榮封於奕葉也固可卜其代有矣宜人之女三長適金　子嗣鶴次適龍泉縣學博曾公雲客子生員承宗三適廖恭士子監生世湧孫女　長適李崑立子　茲將擇　年　月　日葬宜人於　山之陽子明經慕相國學生慕栻請誌銘於予予曰女師也母範也是則可誌可銘焉者也因為誌而銘之曰

宜人之生靈斯毓兮體魄斯藏神其護兮丕安永固昌厥祚兮

隨州牧錢家塈母王太宜人墓誌銘

乾隆二年丁巳之春湖北德安隨州牧錢君生母王太宜人卒於家訃至即報歸治喪既卜葬日乃自嘉善走書三千餘里達襄署丐余誌而銘諸壙曰不孝家塈少依先伯兄恭恪公寓京師得附先生遊及壯三宰楚邑復牧隨州又為先生屬吏天下仰先生有道而能文塈托宇下久知塈深且耳先母之行最悉今塈不幸罹此鞠凶涉藉先生言以榮泉壤則無望其信今而傳後余閱書不忍辭而又竊歎世之為誌銘者多而稍自信荒言之猶不至失實也

太宜人出三槐名族幼習內則明典禮長侍封公愚谷先生與孫太宜人端謹柔淑得一室歡心太夫人既逝封公已届耆壽太宜人年未三十生君時伯氏恭恪歷官京省諸仲叔方銳意功名弗遑內顧瑣屑太宜人以一閨閣弱女子執內政奉封公起居脩甘旨視嫡出諸孫如己出凡族姻賓友禮儀宴會家人日用服食之細內外周急卹患之需一一出其手莫不從容合度親知難之而太宜人則未嘗一動色而矜其才也君甫就家塾警敏絕倫封公料其必有立特憐其幼而寬課程焉太宜人則謂養蒙貴正始克勤後延不荒於嬉以故君應童子試即該貫經史百家識治道十六入黌序才名卓卓著當世康熙癸巳

恩科年未及冠登賢書是固封公義方之訓而太宜人玉成之功豈淺哉雍正甲辰君三赴禮闈皆垂得而失例應引

見受官初令郿西越五載調繁南漳又三載秩滿推中翰適黃梅員缺大憲保

題以陞衛調黃梅當其筮仕郿西及調南漳黃梅也迎太宜人就養者十年君酌地制宜因俗成禮如招流亡興耕桑靖萑苻慎刑獄廣積貯築堤堰諸小大簡繁悉[illegible]行之

三邑之政治美而風化淳徹太宜人教不及此隨州漢東之衝繁難地也當楚豫之交俗尚鬬輕生且健訟而藪盜較他州為難治大憲交疏薦君能牧隨引

見命可先是太宜人率親屬田里君順道省太宜人請同涖弗許於是單車赴任未碁月即奉委運米濟黔師還而勸農課士一如宰三邑時凜凜焉唯太宜人之教不忘也茲以

覃恩

誥封太宜人正君衣絲稱觥一門榮慶其樂方未有艾詎意太

宜人方度古稀而忽溘焉長逝耶嗚呼太宜人昔事封公
與孫太宜人於生存既没而祭葬皆竭誠盡禮垂老語及
猶悼慟泣下凡就養所經之地戴君德者無不感太宜人
之慈到今褒屬士女恒艷稱太宜人與前守尹公之母爲
二賢母云太宜人生於康熙　年　月　日歿於乾隆二
年　月　日享年七十有一
誥封宜人所出子一即家壁也
誥授奉直大夫知湖北德安府隨州事加二級紀錄五次娶曹
氏贈宜人繼娶丁氏封宜人孫男三長金殿出嗣[illegible]裕公
次金輿次金華俱　氏出今以　年　月　日附葬太
宜人於其邑之東南胥五區東雲圩封公之墓右銘曰閨
壼之型儉勤孝敬無非無儀以順爲正吁嗟宜人坤德成
性宜家教子施於有政楚民德之僉曰女聖維天鑒茲誕
膺
寵命懿範徽音丕顯無競億萬斯年流芳衍慶

太湖文學曹自新墓誌銘

古無封且樹焉而葬者葬而銘非古也然而必賢者也是
故世皆有銘也惟無徵則君子恥之斯諛墓有譏焉余今
之銘　自新先生也則必加審焉而實有其可據非苟而
爲之也蓋余於康熙丙寅籍太湖凡湖之敦典崇禮務躬
行不怠及雕繪藻飾馳聲譽於一時者莫不交臂焉於先
生則一見而偉其貌徐而聽其言也衷諸道久乃交於所
素善者孫亞子程方漢兩先生是邑之所指爲方正獨行
君子也時有劉姓名周者語余曰曹自新吾束髮同學也
嘗天雨遭余石排騎而叩余曰何来吾怒曰子則[illegible]往曹
曰貸於掇合給之曰掇時稻賤而靛貴曹加余靛[illegible]其貲
貸貲頓損吾快語人曰若騎而語我泥塗也余誑[illegible]蕩其
貲豈過哉閱一年利數倍吾復遇而戲之曰德我乎曹乃
自尤其失禮而邀與分息余聞而嘆曰誠厚哉間嘗偕孫
程與語於宋五子書皆克闡其微因以子濟請婚焉諾歲
庚辰夏邑侯段諱標麟者聘余爲其子說經余懼邑人滋
口實孫程亦云宜拒自新曰此正堪試磨涅耳冰消凛凛
庸非進德一助乎余應聘三年蜚語絶此余宦海二十年

所由以著乎先生勗我斯至矣年丙戌先生仲女于
歸余適卜築東皋斯時也百工之鳩方偫者百之親待兼
百口衣食維艱四方賓客雜遝余手口所卒瘏者方切切
乎新婦之席豐而難斯朝夕也婦至而若不知吾之屢空
者事吾父母與其姑而不知夫勞且勤先生之教家而有
道也如是哉先生諱大勳字汝通自新其號也先世諱文
一者自黃梅宦籍遷湖閱曾祖彥山妣陳祖智若妣李其
考則儀明先生也先生生五齡而父歿母陳[illegible]年[illegible]以旹
節閘先生弱齡補博士弟子員性至孝母病衣[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樂非親嘗不進也七閱月而形神消鑠猶强歡[illegible][illegible]及
卒廬墓畢仍齋素卜葬所歷豫楚千餘里歸乃[illegible]穴於南
陽山先生之爲人也樂施予置祭田隆蔦享設學田裕後
昆族黨鄉鄰之食其惠而輿咻者無算也踰艾病知不起
乃沐浴賦詩正襟危坐名家人左右立命無忘家訓而逝
公配邑宋君赤公女生子四昌焯昌熾太學生昌炯昌燮
邑庠生女二長適趙進賢邑庠生次適余子濟濟歿而殉
孫男六天緞邑廩生昌焯子天章邑增生昌熾子天裕邑
廩生昌炯子天祺邑庠生天輔天弼俱幼昌燮子孫女七

一適邑庠生路達一適太學生馬國鳳一適儒童趙學源
一適儒童王天爵一適太學生章國均一適儒童阮鉞一
適儒童劉聲揚曾孫十曾孫女十四元孫五元孫女一享
年五十有五歿於甲申春葬花香坂庄右原配宋享年八
十有二終乙卯年遵先生遺命合葬馬通議大夫魯之裕
紀而銘曰惜哉吾見先生之進而未見其所至也淖脫形
修矩方道直闢也匪朝遊兮胡夕敗朴厚堅玉[illegible]燿然[illegible]
厓徹幅鳳而未鶱人亡音邇型哉芳芷天眷[illegible][illegible]克[illegible]
世坂香靈憑嶽瀆川英維千維億明德斯馨

重修米南宮祠碑記

古人蓄道德而能文章其所以不朽而存者固不待乎功業之著况于藝乎雖然藝也而道寓焉雖聖人不廢藝藝視于其品人品貴則其藝必精即未可識其本矣自魏晉來迄于唐宋文人之藝競尚書畫宋之傳者不一而米南宮兼擅焉所傳畫本後世摹仿失真惟法書之壽金石者至今流布天下始予好晉王右軍書亦嘗涉獵歷代諸名帖謾謂南宮筆法以顛而契乎波磔綰牽之[illegible]中外未獲肆其力也茲乃奉

天子命觀察于安襄鄖郡乃得造南宮故廬接見其[illegible]曰澍者夫襄之在昔也耆舊所傳文德武功[illegible]與迨于今故里遺裔守其先人塚土使人過而[illegible]而[illegible]致其憑弔焉者邈乎不可復得南宮先生之裔獨以藩庶稱夫何先生之艱於名位而克蕃于後裔耶予也忝媿無明作才特有所建立以惠我三郡民而興廢舉墜于所不敢辭也于是舉凡先哲之生于襄仕于襄而或流寓于襄者莫不為之新其宮而更為之復其子孫焉若隆中若峴首若太和山之紫霄五龍諸宮若穀城縣之王政橋僕溝之興仁橋均州之迎恩橋襄陽之鳳皇山宏慶宮闕壯繆之三代祠為費數千金悉捐俸而力成之至若南宮先生之祠則更為之拓其隘深廣其址而屬其裔孫澍者閱三歲落成澍復再拜請予記諸石予考先生為人癖古金石至于招時忌訕不悔而當其興至揮毫顛趣洋溢遂為當時後世所珍重寸素尺絹寶之若拱璧焉是豈造物之豊此嗇彼有定數耶抑古君子之生與歿也各有其幸不[illegible]而不可以究詰也耶夫先生道德文章未必不[illegible]而世之傳先生者以藝不以道予又竊疑先生[illegible]道而道因以寓于藝特其蘊而未發者吾將決[illegible]孫必于後人矣澍也率諸族姓勉乎哉

式馨堂詩

式馨堂詩前集蓋吾友魯子亮儕所自刪存其丙午以前播遷登覽酬容遺懷之什而編以俟夫天下後世論世知人者相與悖其

遇之艱而悲其心之有獨苦者也予自巳卯識亮儕於金陵讀其文察其志行之所獨取舍異之久乃益悉其所嚴於幽獨若非色取之徒可比肩而追蹤者也詩特其時出之一端焉耳然即以其詩論其詩固已協於律諧於音滌塵超俗而自成其一家矣夫以

亮儕之遇而猶克攻為若此之詩亮儕可易及乎哉予也遇差類亮儕所立乃不逮亮儕遠甚是豈天之畀我或絀哉植於我者自

薄耳三復亮儕詩予也其
躧然興矣雍正丙午秋季
和州戴昆題於白門之深
柳河房

裕勞人也哉夫人勞則往
往仰天而噓以自減其仳
傂坎壈拂亂憂虞之氣而
勞至於五六十年則其間
之聞見也不可謂不廣矣

交游也不可謂不衆矣紀
閱歷而裁應酬此篇什之
所以充笥盈篋與然皆天
籟之自鳴初未嘗有所規
摹以求肖乎何代何人之

風格而嶄以是鳴當時傳後世也存以示諸子若孫俾知乃父乃祖之所勞於生者如是焉已故未嘗一取而災木蓋亦自知其所

未至方欲假年以俟夫後此之或有所進而廼徐以謀諸梓氏耳無如三子既亡一孫復殀薈萃輯編無望於後因摘收其稍近似於詩義者如干首挨年而開雕之冀夫世之見而誦者論其世憫其勞以共鑒其運數之窮奇而幸猶未一失足也至其詩與人之

相因而朽焉否也勞人之所弗計也

雍正四年丙午題於天津之語石山房

甓軒老人
思誠圖

式馨堂詩前集總目

一卷
自庚申至戊辰六十首
二卷
自己巳至乙亥九十五首
三卷
自丙子至壬午六十一首
四卷
自癸未至戊子七十首

五卷
自己丑至壬辰七十三首
六卷
自癸巳至丙申五十三首
七卷
自丁酉至戊戌五十一首
八卷
自巳亥至庚子六十四首
九卷
辛丑年三十首
十卷
壬寅年一百二十一首
十一卷
自癸卯至甲辰五十九首
十二卷
自乙巳至丙午三十六首
以上四十七年共删存七百七十三首

式馨堂詩前集一卷目次

三南魯之裕亮儕刪存

登香茗山　讀史八首

飲花下

以上九年詩共刪存六十首

弍馨堂詩前集一卷

三南魯之裕亮儕刪存

庚申

永昌府城南謁漢　武鄉侯祠

蠻心直服到於今破產燒香鼓角沉（俗以三月三日賽會始角抵魚龍百戲畢集至廿六日止恒破產以襄費）帀旅月張連岫幕（是月鎮將率兵列幕祠側備諸夷之不虞）雉冠春響入雲音（俗以雉尾雜通草花為冠舞千百迎神而歌舞焉匪是則災立至）力開茅土鼎三顧神運珠鈐奏七擒日暮龍池頻立馬（郡西南門曰龍泉門即以門外易羅池而名之也）羨侯勳倬勒仙岑

易羅池

池隸永昌府城南源自地出昔賢顏曰湧珠世傳婦名沙壺者浣絮於池見浮竹乘之則龍也遂孕焉產男九後據地為九酋長戰敗化九山夸語名之曰九隆華言則云龍背也

予性一鷗鷺雅於泉石宜凌虛恣放浪心目激漣漪春風暢萬彙予六游天時茲池通地肺百斛噴琉璃九峰互拱揖而豈人工為緣池亙李花梵闕森其湄好鳥樂羣語佳於竹與絲吾欲期兔魄恒

盈匆浚斵日夕伴行空嘯侶相追隨醉呼浣婦竹化作釣鼇枝懸以明月餌盡致妖鯨鯿千載息驚浪流膏萬井滋

可渡橋 在貴州威寧府西扼滇黔蜀三省之要

百里萬千艱塗危謹轡環滇鼇春動地 滇地入春震越不時俗以為鼇 轉眼蜀瘴午漫山列幕長虹碧 黔卒幕於橋東滇卒幕於橋西 犀旗斗哨般 滇黔呼斥堠曰哨哨必擇崖磴之斗絕處以監游而列烽故云 釣頭堪買醉 可渡橋下架木為梁以取魚其魚名鉤頭者肥鮮尤異 聊駐一宵顏

賦得野含時雨潤 保山縣觀風題

旱久川原滌甘霖應候蘸濯枝杳似醴破塊貴於珠兵憶三邊洗農忻四體塗濕紅蕊遠岫新碧漲平蕪化坎歌環艾流膏紀勸蒲預占書大有含鼓樂康衢

過圓覺寺贈歸源師 名廣範

離亂經多萬念灰藏名深卧白雲堆眼中怕見榮枯事盡把花田種芋魁

咏風次施甸陳公遠施靜聞徐石公三先生韻 陳名履惇施名于鏞徐名崇岳皆孝廉

八牕洞闢理雲和噫氣瀏瀏竹外過送入好香詩興潑驅開殘暑酒情多披衿直若乘虛御聽籟還如發棹歌吟罷幾田思甬嘯一帆衝破五湖波

咏雨次韻

千山濃翠逼檐流頓覺新涼入紙幬烟鎖路槐三市隱寒吹軍角一城秋坐看野色遥侵郭卧聽鐘聲沉過樓尤愛甫田霑霡霂客来含笑説豐収

咏月次韻

桂魄初圓桂露濃玉鈎隅幔影重重碧呈瘴海珠千點白曬蠻山雪萬峯紈扇裁成新怨切蛾眉映靉古情鍾滇黔岫際清暉共莫恠凭欄睇思懦 水呂 城南有青華海城西則寶蓋山城東則哀牢山

咏雲次韻

出岫何關心有無眼前蒼白自華敷冠纓每綴嵚崎嶺車蓋頻臨花柳衢大澤隨龍霖稼穡多情為曲覆氍毹無端曉入襄王夢朝暮相思吟斷鬚

辛酉

古意

妾貌本如花嫁遲不敢信對鏡疑鏡昏著意修青鬢

窺鏡

美人臨妝臺明波漾新蕾芙蓉自鏡生何用涉江采

無題

涼風試馬夕陽斜隔水停鞭問酒家腸断小橋垂柳路一聲蜂蝶一叢花

惜春

學語黃鸝漸漸圓綠陰亦覺厚窓前東風猶自吹花落送盡春光竟不憐

壬戌

無題

小院春濃百卉馨午風悄悄顫花鈴蘭心容馭三分赤栁眼偷垂一線青許我夢尋鶯有約闌他愁入酒無靈幽懷判是和天老新月勾人罡不停

席上書歌者箑

一上氍毹百媚生座人人為不勝情白雲最是無心者行到歌筵也不行

癸亥

晩秋林作

驅馬歷霜林翠綠豔雲蘸微風語洑泉哀樂綴奇服澄觀契帝心挙斂寓陶淵陽潛計日亨輝爾聲蒙目

折野菊一枝插漢餅

秋霜凄洌千林木凋渚寒葩不勝掬叩竹扶將錦綺原小朶團香蘊金粟仙姿澹逸寵麟餅（博古圖漢麟餅古提攜供給之器也走趍雖遷而不溢口無流用坐無繁飾周身甲錯若麟然）窓月衾燈眩留目野芳有覺郭朝寥欣沃三庭甲甘谷

奉和潘子懷先生喜雨原韻

天衢忽走阿香車沛澤今酬望眼賒一夕碧盈荒徑蘚千山紅濕晚林花茶甘檐溜分鐺接燭畏窓風借傘遮枕簟涼生孤夢穩免教蝴蝶怨無家

奉和沈倬庵先生

損麥頻遭霹靂車甘霖喜慰衆情賒今疇具見行秧馬抱甕無勞汲井花田憶池魚占喚嚕耐聽垤

鸝語周遮深杯却為農人把爛醉安眠也當家

甲子

辭墓

愁雲合天天不扃燐燐綠炬酣冥戰裂吭哀呌天門開籲我孃親下相見嗟我慈系自天潢妖颷吹隋西蘭滄(名)阿爺英風靡百萬造舟作合天之慶(叶音羌)有亡黽勉兼匍匐御窮未宥遺心力生兒纔能比膝長憾天驟下還班勑嗚呼生兒不識母影形毋生未享兒㭬馨兒乳未乾學未逢鄉園萬里奔

流星嗚呼生兒不能代母死母兮生兒何為爾劬勞未報身長大棄母天涯長去矣嗚呼母兮天地之精英自有天丁力士守佳城兒行手取黃金印萬馬奉誥千夫負弩刴鯨剝麟廣羅珍錯陳犧牲不則修德勵身無忝乎所生以揚母氏之令名於是告爾鹿豕與熊羆曰毋觸我母之松識爾芻蕘與弋獵曰毋踐我母之封更再拜爾山川之百神曰衛毋靈安毋魄毋震撼乎我母之幽宮

別同學諸子

風雨篝燈百尺樓雞鳴歌舞共春秋不圖一別即滄海未必重逢猶黑頭崑火縱難分玉石吳鈎豈可辨恩讐從来羅畢多文雉敢學飢鷹幸脫韝

挈眷宿下關

風雨連天吼山扉徹夜撞更嚴艱報五影瘦默憐雙陷穽何關地風波豈在江幾時歸樂土高枕就南牕

渡滇池(金馬碧雞詳滇志)

滇水瀰瀰夕照紅輕舠蕩出蓼花叢旌旗簫鼓中

流斷樓閣煙霞半壁空鏡海自溶金馬月劍關長咽碧雞風近華浦外王孫草鷺渚鷗汀泣釣翁(池西南有太華山浦在池中故名近華昔時稱勝地焉)

由滇池登太華山

水源廣而末狹曰滇滇池即古昆明池太華山枕其南沚登焉四望風物清華滇南諸勝宜以是為首稱乎

一枕堯查貫月游(堯時有巨查浮西海其上光月交輝十二年浮天一週名曰貫月查又名挂星查常有羽僊棲息其上)碧螺沉影入中流扶筇斗躡天根上放眼窮

将陸海収西部賦云陸海藏珍蟾兔不教春有夜魚龍所宅寺
多秋我来礪齒還清耳直可長年伴斗牛

登海月大觀樓太華山頂

乾坤併力結烟繇一顆明珠走玉盤蛟兎自天沉
瑞魄戯龍徹夜捧金丸風開蒸鏡千帆畫柳子厚云蒸鏡銅開
潮戒香山六月寒白樂天構石樓香山好約水仙同把釣雙虹
垂就餌聱竿

同人飲鬟鏡軒分吞字軒在太華山北麓

誰能到此不鯨吞且頽羣山化酒尊照膽菱花開

玉匣掃眉毵國出天門頽顔自可千觴駐冷夢欣
逢一笑温正欲雙扶憑蒸鑑芙蓉莫放紫瀾翻芙蓉既用李固及第事

瞻明黔寧王後十二世公像於太華東院明洪武時沐英以西平侯定雲南遂留鎮尋卒追封王子春襲公爵無嗣弟晟繼鎮又無嗣弟昂繼鎮十二傳而至於天波奔緬而終

拓地功高帶礪長雲臺金粉貌鷹揚鼎移麟鳳帷
仙火宋祥符中岳州玉真觀為天火所焚留一柱有謝仙火三字何仙姑識之曰此雷部掌火者所書也像落旃檀祝
瓣香王維六祖碑云林是旃檀更無雜樹花惟薝蔔不嗅餘香蓋内典云佛告阿難汝嗅此旃檀然于一銖四十里内同時聞氣○諸禪開堂至第三瓣香推其得法所自曰此瓣為某人十二圭璋欽有種八千茅土究何

嘗人生不朽唯三立色相區區聽渺茫

遊近華浦

斜日帆揚杜若洲小橋穿柳上高樓銀蟾出海何
曾夜玉浪涵空直似秋花落半庭風送笛春生一
座酒行籌金吾莫訝歸舟晚望裏烟波正欲收

乙丑

走馬歷商山永豐湧泉須彌四蘭若即事
二首

斑騅風雨疾一日遍郊溪舊路尋松識新花傍柳

迷頽酬春夢後心醉小亭西自笑沾泥絮逢塲也
滑稽

淨域真無垢靈源別有春蘭香偏誘蝶柳眼暗睃
人慣見猶生惱追隨不避嗔爭如亭下水曲曲繞
花神

夜郎道中

飄零鼓角風腥夜豺虎關山春瘴時萬里一家悲
泛梗十年百戰感遺黎防危密智荊釵喻忍辱深
情寶劍知不寐挑燈題素壁千秋留和斷腸詩

貴陽城東照碧山有洞曰棲霞羅剎鬼國
中勝境也同客者咸挈眷遊焉因留題
一律
黝碧彌天宇塵緣入照空雲流丹鳳穴香裊百花
叢結傾他生石潛身何處籠慈航稱普渡應鑒此
飄蓬

鎮遠府放舟
春不辭天遠蠻荒姝榔園雨餘山萬態帆迅鳥羣
飛塵網憐初入仙源惜自違何當書畫舫烟月五
湖歸

黃鶴樓懷古
熊渠闢鄂國墉山而塹江搤湘沔咽喉接雍梁之
邦荊郢視如帶雲夢吞若瀧鬱紆形氣結樸質風
尚屣戰野血龍麽膏塗林硝鋋貊音日增廓叨憒
趨敗降勝興不可恃昏旦紛淙淙閭氣毓羣彥國
士踵無雙鼇柱劍長倚螭蝟毫獨扛玉珂千弩騎
戈船七仞杠從雲珠十乘釃酒風八牕昔今萬華
麗旨者齊珉砡碣來俯朱檻虹吸傾金缸招鶴舞

前席長嘯鏗鐘撞梅花笛中落韶角遺新腔翼軫
一千里誰哉居士龐

登晴川樓
漢上危樓向晚凭獨遊心事慢騰騰九邊春信悉
孤鴈（鯱當為河南府法曹忤知府薛映當因叙孤雁詩曰不揩克君危為帶過旌信薛大稱賞由是人號當為鮑孤雁云）一櫂
秋風愧季鷹艸色漲天鄉夢遠江聲入夜客思凝
寒鴉啼遍晴川樹烟裡新羅密幾層

丙寅
遷太湖值中秋
舉酒酹秋月天涯賴爾親偷生名畏指對客語防
真轉徙勞千祭艱虞礙一身蟾步今夜皎獨暗霞
巢人

豢龍城
如果從人豢畢貨豈是龍致令千萬載操祿驥英
雄

扁鵲墓（鵲為同華忌刺奴道旁今其墓上可療疾求泐小丸如丹劑立愈）
一枝通神致喪軀德容安可不如愚停車拾取千
丹劑遍起瘡痍大塊藴

宿沙河縣蘇秦亭北有感秦敗張儀入關資以黃金白馬即此處

寒雨孤亭角昏燈獨夜杯交情從古譎客思入秋哀怨倚黃金釋關資白馬開志伸吾亦喜却媿舌爲媒

黃金臺

求賢如果切安在有黃金士也緣金至何能格主心

讀秦紀

燒書直欲愚黔首黔首唯愚乃揭竿何不並燒黃

石卷留資孺子得興韓

丁夘

寄懷寗范犀酣村

江樓刺刺語黃昏自是愚公洛誦孫別後秋江沉雁鯉夢中春社憶雞豚周秦律讀窮源辨杞宋遺編破座存聞說長鑱能斸藥靈華期拯鈍頑根

寓漢上作

孤劍越關河板輿安薜蘿降心營兔窟守口寄蜂窠書警窮途惰財通委巷和悲来聊扣缶血淚湧

江波

落花吟

花雨下庭階掃花如掃土世無惜花人何獨尤風雨

漢上寉

仙胎天上物忽自落江洲一有求魚念雞羣也不羞

漢寓遣懷六首

賃廡卑相宅蹋踏亦安然泥酒圖心醉勞生恥力

綿獨吟花刺眼深坐月妨眠繞樹憐飛羽啼聲徹九乾

花豔必先謝交濃每易更虛心研物理閱世洞人情因嬾習成傲無求翻近名寸心如止水自息不平鳴

竹風披帟帳花雨潤書籤默坐香生穗孤吟燕到簾性空居木石情自愜飛潛用舍吾何與囂囂味黑甜

門徑艸成堆無煩車馬来愛兹清淨土置我散閒

材得句千秋命銜孟萬念仄陶潛與杜甫二老共
悠哉

賤貧吾所樂造化爾如何斷簡同魚蠹閒門付雀
羅偶臨花嶼釣醉倚竹牀歌自有逍遥趣苑檐渾
太和

一自觧籠條昏昏付濁醪名心緣病冷世路以貧
高交絶詩情嗇囊空游興撓笑看邱垤蟻直作戴
山鼇

戊辰

登香茗山

奮國春烟外登高秪自傷舉頭增百感放眼入窮
荒風厚鳶千尺沙温雁一行飛潛吾羨汝遂處可
低昂

讀史八首

予飲不如鯨而披對古人必陳尊罍習固然
也是夏鍵闢避暑取漢晋二書讐椎焉醉懷
有觸輙竊議之不自衡其當否也而長歲之
匱借兹却矣

王陵

賢哉王陵母勗子事劉漢慷慨飲霜鋒不使臣心
亂所惜生者愚而無先機算舉兵屬漢時胡弗移
家竄及母陷楚軍辭歸何待旦屈身以全親寧俟
智者斷乘機竊負逃終身老澤畔借曰匪母心隱
忍樹奇幹空於滅楚時一死爾親難奈何戀高爵
處之泰而宴春秋覲霜露鬱邑徒三祼古人於
天下不以不義換況陵去就間漢楚均無絆死親
就功名何以貽簡汗律之分羹者君臣同一案緬

惟徐元直慶書三起歎

陳平

君子先志節而後論才猷志節苟無忝才猷絀亦
優陽武陳孺子秉德良不周負渠冠玉姿乃蒙盜
嫂羞鄙哉魏無知推轂此庸流即以智術論六計
皆陰謀功臣之不保强半出其籌阿意王諸吕岌
岌殲炎劉軍中苟右袒社稷殊可憂所謂燮理者
有一可指否至今言漢佐僉曰曲逆侯王道世不
識卑論庸足尤

新城董公

東轍覆三綱大義懸一綫弑君如戕譬習焉昧其變苟非董三老羽罪衆不見軍中一縞素勝楙何待戰漢鼎四百年斯老爲之奠

王賀

好生莫如天秋殺何曾廢五刑肆眚災非以憫大憝所以緜與卵殛誅不少貸矧彼弄兵者一隅攖其害豈曰福子孫而為生鼠輩王賀釋萬人云可興後代請思此萬人毒痡曾幾倍後世陰德談皆

由賀也誨縱盜殃吾民宅衷胡其昧吾謂殲厥魁然後分乃隊肆惡既無儔懷恩必不背威行而惠施陰德詎不在

馬援

良臣重擇君君子嚴慎始賢否晰其微義合乃論仕蓋以交既成生死無更理之死尚渙然在生胡可徙矧屬戰爭會興滅懸於巳馬援與隗囂厥初誼良美事漢亦何嫌畫圖則非理聚米而謀之交道寒於水雲臺之不圖要知端在此英主見巳成奚待梁松毀主心內無隙外言寧入耳樂生之於燕不敢謀孫子片語決純忠托身斯固矣

嵇康阮籍

晉世風雅宗嵇阮其稱首康也隕厥生籍幸逃於酒文王即位時勸進言之醜何如醉不醒讓出他人手勢利薰卑流高士安得苟儒宗尚爾然餘者更何咎

謝安王導

時論多並稱名實鮮所副漢武與秦皇千歲公其

誤武畧不無同寬猛直岐路至於東晉來王謝同聲附安也御桓溫談笑無驚怖況乎淝水功一戰回天步東山半局棋矯矯徵風度導當敦之强僭刃除所妒伯仁何怨扎殺之乃不顧及敦病且草發喪幸其故觀望誅厥心導應無所訴危國而危兄安得匹謝傳古來並稱者如斯不記數論古乏真知牽人隨於霧

慕容皝

徒何慕容廆晉愍帝時拜昌黎遼東二國公廆死子元真嗣自稱燕王破高麗暨宇文闓而勢益張元真死子儁嗣僭皇

帝位踰年元興國稱大燕自劉還鄴于鄴僭死子暐立改元建熙苻堅伐鄴擒之封新興侯弟泓奔遼東收集鮮卑將攻秦長安為其下所殺立泓弟沖秦堅出如五將山遂入長安樂之忘歸其左將軍韓延因民怨殺之左僕射慕容恒與永立宜都王子覬為燕王去長安而東恒弟韜殺覬于臨晉恒復立沖子瑤為帝永又殺之立泓子忠而武衛將軍刁雲等又殺之推永為大單于僭稱帝于長子垂攻破殺之垂者元真第五子也定都中山僭大位踰年建興既卒子寶立魏伐寶寶走龍城為蘭汗所殺汗者垂之舅而寶子盛又汗之壻也盛字道運汗以為侍中盛乃間汗兄弟且結其太子穆乘汗醉殺之僭大號改年建平持法嚴峻為其前將軍段璣與秦興謀入禁盛聞變起率左右出戰一賊暗中擊盛傷之遂輦升殿上申約禁衛召叔父熙屬之未至而盛死熙立

英哉慕容盛戕汗報厥親從容伏穴中決機如風輪智勇非天錫發謀胡乃神被傷潰於危且以禁衛申召熙屬後事得賢而得親為之浮大白吾膺服其人

太湖陳藥庵使君招同懷寧任簡人奕銓飲花下得腴字 陳名五典字克叙

秋淺藥苗腴花棚集酒徒金聲詩扣鉢天籟矢鳴壺降志崇時譽深情勉道孤夜闌重洗盞三笑復誰圖

受業長洲邵岷繕録

式馨堂詩前集二卷目次

三南晉之裕亮儕刪存

以上七年詩共删存九十五首

式馨堂詩前集二卷

三南魯之裕亮儕删存

巳巳

卜居霅郊短句十二首

籍此天心在郊居作酒民牆東欣有竹圃外惜無隣得意聲金石當悲泣鬼神種瓜有餘力抽卷剖疵純

當户一峰青鋤雲曉帶經太平全骨肉真樂在岩扃直據香爲國邉將翠作屏藝蔬資俯仰晚食有餘馨

底事靜中忙濃薰班馬香養生宜抱朴任道不辭狂性以愁消定機於病久忘吟詩聊遣興何必律三唐

愁予二月天無那百花然江色人家外鄉思夕照邉未擔憂世責得習養生篇乗興煙波裏悠然一放船

食力心無怍凌晨起灌畦好花憐易落幽鳥戒多啼徑阻穿田揑墻仍度月低移松趁春曉早晚望

成蹊
美睡梧陰厚清貧不負吾古香虛牖足幽意野雲俱人靜室如谷月明家在湖長風無所借莫漫憶南圖
雁起淚雙袖月明詩一襟步從周道窘語向廣筵瘖戒飲辜花事藏名妒鳥吟信如天鑒邇應悉苦人心
地僻行尤獨青年卧水湄學從同輩損力試舊弓衰振羽終何適謀生孰可為惜陰空有志一誤不堪追
自怪非麋鹿革蔦戀此林世緣韲遜淡詩味雨兼深忍定平生性貧孤方寸心天機誰與洩長自昧升沉
幽意澹如菊閒心虛似舟露香琴語竹雲淨月司秋舊緒期兒纘新芻倚婦謀宴安真是毒夙負盡情休
容易一冬去終童豈復童嚴更深打雨寒日短逃空拙省干時辱愁加忍性功

聖朝勤造士安可謂塗窮
耐寒乘早起人事逼殘年鐘動月如水烏啼霜滿天後凋徵樹力卓立恥附圓覲食周都邑民生喜未肩

長句六首

出險微軀幸且康離塵況有讀書堂迂哉喜不為人役隱矣思還并姓藏山叟近傳醫樹法海師曾授種魚方閒來骨肉團圞話共愛春陰可意長
曠觀何處著書生贏得邱原享太平燕子語前剛睡起牡丹開後恰詩成千金責骨嫌求價六月披裘耻釣名可奈偏心除未盡愛花天喜半陰晴
洞天別是一乾坤不用文犀自辟塵淺碧幾峰烟疊障亂紅三逕雨鋪茵學窺賢聖粗知德道化妻孥頗耐貧容到莫嫌疎款待等閒消受滿園春
墻東梧竹影森森抱膝吟聲響一林常閉户緣多寢疾不修琴為少知音美人渺矣勞思慕墜緒茫然致討尋自是澹寧方有造還虞終怠謹書箴
十畝閒閒自一家脩然門徑竹梧遮貧難避世鄉

隣狎賤不干時毀譽遐禁足賴藏千日酒會心貪
玩四時花近來却悔逃名晚碾破蒼苔問字車
拂盧煙柳碧絲絲長夏幽居頗自怡烏語報花催
命酒漁歌通牖引裁詩曲肱無夢到槐國赤脚何
心游鳳池此樂可尋安可告不妨人世號書癡

截短句十首

客從何方來卜築湖東郭種蔬不種花怕見風中
落
橋北即通衢橋南畫芋區一籬三尺水天地迥然
殊
檐鵲周遮語居人曉夜吟從傍一借問彼此是何
心
長日對幽花深宵坐明月花月故無知徒爲清歌
發
雲晴天不老花熟地長春卒歲優游者全忘失路
人
春去楊花落華池蔽綠塵風恬波不起鵞鴨有重
茵

弱羽習高飛看看上喬木風力不相資自與雲龍
逐
勁葉敵霜風號空不肯落苦心君不知嗔道秋聲
惡
幽徑綠苔厚宜陰怕向陽不同桃李色全是倚東
皇
梅瘦發花稀冷香蝶不採結實以調羹自有刮目
待

截長句十首

從人覓桐

分我青桐三五莖雨中好植瑟居亭清陰盛日招
君過共註茶經與酒經

種安石榴

五月花開爛似霞紅帬十二謫僊家愛他多子承
歡笑不數曇恭奉母爪（齊人滕曇恭母思寒爪不能得遇桑門曰吾有二爪分一相遺恭得爪甚喜桑門不知所在）

種杏

種花愛種冠曹花玉面微酣眼襯霞何必上林騎

馬看十分春色在吾家

種梅

雪中鍊就氷玉骨香色千花總不如更愛落英成實後虀鹽風味肯同予

栽牡丹

國色天香富貴花誰云不稱野人家却憐錦幔多無主茅舍年年咏彩霞

植桂

金粟花開滿院芬馬班書頁愛濃薰蟾蜍窟裏思攀折好淬吳剛利斧斤

樹松

移根愛爾歲寒操便有清風鼓翠濤小鳥謾思枝上宿青田有隺夜來巢

種蓮

池水栽蓮水便佳沿池踏破幾青鞋宵深月冷香侵夢露葉翻風入小齋

架薔薇

曲架盤條布錦城燒春豔色結珠纓東風識得同民意分播清香惠四隣

種桃

種桃莫種向溪頭花落沿溪逐水流惹得外人來問答世間何事不生愁

移竹歌

人言不可居無竹吾之種竹尤多欲隅宿一澆期速成王建杜中丞書院移小竹詩云經年求養法隔日記澆時蔽日陰森壓茆屋掄材既利民生用劚筍復堪尊俎供吟風印月致清幽極可夏絃而春誦有時挾雲東海飛持竿釣取六鼇歸聖人作鳳鳥集吾竹為儲千斛實

奉江大中丞諱有良

風肅江澄周道平上游千里重金城風雷莽奕中丞令虎豹騰驤北府兵遠御干旄求谷隱勤占星雨勸春耕我來長揖霜臺上抵掌深宵每到明

奉高素庵夫子諱裔宛平人戊辰進士以翰林侍講視江南學政

翅垂鳴寂伏蓬蒿風入長林刷羽毛顧影自慚非鳳彩沉鱗何意起龍濤金鎔冶赤初成器杏出墻紅徑冠曹計日星辰聽上履入荒飢渴仰瓊膏

遊岳麓書院

道鄉叢菊蔓荒潭細路涼衫濕翠嵐百代古香薪頓熄一川晴日草方酣曾無虎觀疑新晰勝有鵬耆句飽衆楹坫幾回追往蹟終知吾道復興南

省族兄始儀佐虞於東昌（始儀名一元任卿司馬佐虞名一輔任郡別駕）

繁霜驅塞鳥南下宵成行兄弟散如葉睇此淚沾裳駕言指宗國曉月歌河梁握手歎顏鬢欸語温秉腸金尊豔銀燭清瑟諧幽篁良會自久別爲歡何可量

皇路坦如砥雲翮雙翱翔長風四面發扶摇直穹蒼北斗任喉舌萬里飴天漿蒼隼無毒啄黃雀無悲吭會見桓與文返轡躋虞唐丈夫志夔契安足論龔黃持贈乏筐篚空言付觴隱顯各有適大道分行藏

登岁嶽樓贈伯兄始儀（時署郡篆）

剌雲高閣斗牛躔今古風嶽簇眼前九點齊煙連野潤三竿海日上天圓摩挲東壁龔黃蹟鎖鑰南藩使相權樓下射書先烈在好將名節共昭宣（仲連先生射書臺在郡東郭）

庚午

族兄霖生贈鐧謝之（兄名一相令大名府之清豐縣）

百鍊純鋼重七斤阿兄持贈意殊殷孤行斗壯渾身膽武備斯成有用文紫電涉江蛟徙宅青鱗出塞柱銘勳歸耕泰谷如逢虎一擊能清四野氛

天門山

屯雲雙辟立鎖鑰海門尊水滙魚蝦市天開虎豹閣聚帆人意洽覓醉媼言温夜戍嚴刁斗安眠慰

旅魂

池州感懷

秋江漠漠晚烟横久客鄉心盼水程滿眼歸帆風飽腹隔花短笛月牽情齊山角湧三更淚荻浦鷗寒十載盟却笑坤輿真撮土八埏無地卓孤生

咏需郊

避地青城郭看雲綠樹津但逢垂釣者便是出塵人

咏趣陶園

日涉日成趣佺喬恐未如摘蔬吾腹果況讀十年書

咏式馨堂

開圃復肯堂古香鬱蘭室雙燕何方來飛去亦何日

咏浴德堂

清淺一方水無塵萬象涵憑軒待明月何必百花潭

潛虛洞

淵泉聖者心太空蒼蒼體明月滿圓窗幽居淨如洗

根雲書屋

壘石培雲根從龍作霖雨有心而無心愜兹松菊主

天香樹

牡丹富貴花香色果殊絕春風醉游人翻惹兒郎折

弗諼齋

齋中何所有宣石黃山松穆穆同居客春雲萬古封

咏錦雞

彩羽爭鸞鳳雕籠飫稻粱見珍翻見困語語怨文章

憶滇南姊弟

一別幾經年歡悲不相識魂夢日生疎鄉路昏南北

送別

送客皖江口歸來讀贈詩幾時庭下樹纔有向東枝

辛未

金壇徐岐雝鳳喈徐州呂青履維揚同藥庵及黃梅釋一癡訪予於需郊留酌拈緣字

藜杖扶三老春風契大顛琴碁花徑酒櫻筍竹窗禪好句醉中得清言妙處傳送歸橋畔月重證虎溪緣

秋野

佩壺攜稚子出郭便神清秋野差無垢農家別有情林烟輕設色溪雨驟聞聲薄醉邀明月歸舟可意横

飲熊天裕大充芙蓉花下

君家此亭開此花花前飲酒酒不賒一年花開此一月此月醉花君勿歇屈指十日五日風不風之日雨濛濛無風無雨花夭好月上花枝復清皓良朋三五蕙蘭心卜夜厭厭莫畏溪人生貴賤同一

塵雙丸轉空風作輪今宵既醉短歌發明日別君赴南越南越歸來不記時對酒逢花又阿誰

有所思

朝亦有所思暮亦有所思問天門九重問人方耳聾女媧不煉石抱玉悲秋風龍骨失雲甘棧豆欸段逐之姑與騍

夜渡熙浦歌

北門古渡晚招人杉篙刺水波鱗鱗漁郎燈火嘯沽春卬須者誰空眸瞋渡頭月色冷於水白露淒淒瑩芳芷採珮孤行何處歸青蓮去後難知已

柬青履先生

先生之官故冷獨先生之風何淑郁有酒即招賓有錢即買竹新詩日日吟奇書夜夜讀人啼飢君餐菊人號寒君獻曝招之不往不招過先生所至人薰沐予愛先生不少違願似雲龍風雨逐季偉之賢孺子知竭來飲酒而食肉

需郊謾與四絶句

忽又三年住此村手栽梧竹見生孫愛他四面山

嵐色不論炎涼總到門

忽舒忽捲忽升沉晴日能教變作陰一味游移千萬態賺人稱道是無心

鳴鳳無期桐自枯擬裁琴料復踟蹰爲嫌曾奏求凰曲一霎勾人上酒爐

四隣花氣一亭收水繞山圍足卧遊讀罷南華春漲發攜尊邀月自移舟

壬申

登夕佳峰頂 俗名曰龍山在太湖縣城北

年少時清徑放閒登臨日日縱癡頑雲情繾綣碧千里花眼勾留紅萬山沙渚立城烟樹匝耕漁盈壤竹溪環高峰極目增惆悵短鬢刀騷一夜斑

讀伍員傳書後

倫序首君親偏重非其理竭力與致身二者一修紀員也矢報仇不媿爲人子移祚遷厥宗足以快情矣鞭屍班處宮虐乃至於此較之嚭侍中何其相倍蓰王褒罡不北於義斯爲是

感建藩議作

遐哉周之王列茅布九土豈知數傳來一尾大於股聖作詎不臧菻濯須其主慨自王轍東僅以守其府漢興鑒秦失割地衛畿輔七雄復再生牖户恣所侮豈無强幹謀聚訟夫何補及唐建節度未幾成跋扈弗彙帶礪安反受虔劉苦蒼生者何辜乃使膏鋋弩異茲入告謨輒曰封建古國各爲所爲吾懼翼而虎

聞雁

雨洗長空月斬新雁聲淒切度前津孤舟此夜誰先聽未必無眠更有人

楓林

楓林秋所染秋山資以榮澤物者帝德兩大稱文明曠覽發幽志冥漠乃無情旨哉一杯酒後名焉足爭

苦風

水行風作波陸行風捲塵終朝恣翕闢跬步成邅迍六月酷炎鬱行道焦喉唇胡不一噓拂而乃號蕭晨引首叫白帝岌岌凌高旻

癸酉

碧雲庵

古雲凝象窟春岫碧於綿纖草斜通路髠松倒幕天鶴依談麈石龍洗灌花泉説法殊饒舌空磨切後磚

偶題

蛩語自鳴秋何關卧者事乃起挑殘燈悲歌究何爲

西莊即事擬放翁四首

綠竹丹楓繡廣原豐年農唱直黃昏濃陰坐客搽團扇新酒留人酌大盆薄醉然松煨芋母閒情節土壓蘭孫吾身頓入幽風世却耻朋尊履縣門賓鴻催起築場功豚酒招呼慶歲豐牛角掛書䭾釣叟鹿皮鋪席會田翁晚雲作雨漫天黑秋葉經霜遍嶺紅莫笑農家無禮數眞醇具見古人風半趿芒鞋倒著巾或醒或醉任吾眞香生桂露當杯落風奏松濤入調新偶出逢人皆是侶欲眠掃葉即爲茵神仙秖在逍遥内蠃政蚩蚩赴海濱

謀生計短却能安水曲攜童摘芡盤但喜秋來簑笠健渾忘天上雁書寒籌車幸獲汙邪滿里社應同酩酊歡即事詩成深刻竹千秋留作釣鼇竿

甲戌

題畫梅

蘸雪寫梅花玉骨瘦於寉不似武昌樓笛聲吹便落

題畫蘭

寫蘭向松篁揺動發香風不是當門生稠人可勿攻

題畫竹

心虛而節直含毫不輕寫一枝凌雲霄十日卧其下

題畫菊

唯有東籬菊寒英不易描必能貞晚節纔可貌丰標

題畫蓮

蓮花無冶態蓮子有苦心寫時頻洗硯筆筆見情深

乙亥

造字臺

萬古文明指畫開天機洩盡此荒臺應憐後世刀爲筆零雨淒風夜夜來

宿潙山

雪瀑源山腹霜筠挺樹心雲歸仍舊窟風大舞雙林醒夢三生芋移情一穗沉（此沉檀之沉也）塵言清可契安待鉢投針

乘桴行 安化縣古中梅山地

梅山山在萬山脊上山去天疑可尺巉腹砰澎一水穿編桴宛轉通雲隙怪鳥驚聽喚不休花繁木古香清浮十里之溪三十曲曲曲盤渦不肯流突然一瀉如奔馬轟然又若千夫治大珠小珠飛走槃森寒那覺時方夏水中醜石險且多如羊如兕如橐駝眠者立者縱橫出峆岈溠峻激其波其波或黝亦或綠各隨深淺爲遲速晨夕常興百丈烟憑風散作雲千谷我昔移家過武陵桃花谿路空

崚嶒洞門春草寒無色戰鬼舊血紅氷凝此去武陵二百里意者桃源此爲是況乎雞犬雜耕桑居人不識新冠履 安化縣俗唯府史胥徒與生童應試者服衣冠餘則冬春蒙首以皂幞夏秋易之以網籠雖兩造質成於庭者不變也

石鐘山夜

拳石江湖砥風雷出洞漩千帆逕滙浦一鏡碧涵天市火羅星爍潮音度磬圓朗吟蘇子記客與挾飛仙

釋坦然者創舟室於鐘山顏曰雲槎甫落成而予止宿焉爲題短句四韻於辟

仙查浮石窟恰待客星臨一枕九江月孤舟萬里心崔歸花雨亂龍卧白雲深 山上有歸崔亭山麓有白龍洞 不費君平筭留詩泐小岑

滕王閣同八大山人分雲字

孤閣卓江濆凭欄豁見聞雉城旌半辟沙渚雁千羣客病先黃葉名心次白雲天葩揚永日梁棟宿餘芬

仲冬五日予三十之辰也進酒高堂歌以

爲侑

酒熟蠟梅香家人爲舉觴酡顏即大藥況敎憂患忘鞠躬上高堂進此不老方大兒擎豆羹小兒奉蘭漿斑衣舞明燭花影爭龍翔從此永歡樂無爲念故鄉

示弟駿子濟澄

屈指十餘歲此歲一團圞緬惟離別苦有酒便爲歡人生能幾時半爲憂患殫憂患幸已釋華髮森鬖鬖空令白鷗盟笑我終歲寒

式馨堂詩前集三卷目次

三南曾之裕亮儕删存

放船　泊舊縣二首

以上七年詩共删存六十一首

式馨堂詩前集三卷

三南魯之裕亮儕删存

丙子

皖江客舍

擊磬心何有披雲夢已除擇棲鷩惡木避色感前魚遊興消時嗇春情亂雨餘凭軒看破浪自覺老鹽車

寄滇人

憶遠登高閣浮雲翳楚濵學緣多難雜家受屢遷

貧不醒朝雲夢難禁暮雨春尺書金萬抵愁眼注雙鱗

觀瀑

玉浪從天瀉高源不可窮幾時飄作雨一灑百年豐

醉花吟

看花回憶種花時幾度花開歸誤期今日醉花花下卧明年何處咏南枝

題画葵

一點檀心凝向陽羞同凡草媚東皇幽人別賞傾
城色画在秋林傲晚霜

題画水仙花

澹黃宮額返魂香羅帶揺風翠欲翔夢醒只疑身
在洛無媒誰與獻明璫

丁丑

齊安道中 古黄州名

天半沉雲壓四隅終風淅淅咽檣烏雪痕一道寒
村晚畫角千聲野戍孤赤壁江流湮往蹟黃州春

草漲平蕪故鄉不貴章縫客何怪羣兒笑腐儒

齊安逢社日

燕剪嬉春社愁思水共深市無千日酒人病五更
吟鄉語熟充耳鼓聲搥到心夜來旋里夢驚浪不
堪尋

題安化縣署之三受軒辟 軒為予所辟處

悔向鸞籠寄降心謹避鋒策歸難後药驚覺每先
鐘立怪看雲久吟耽聽雨濃遥天多醉尉訶叱總
能容

得月亭與丹徒吳期遠分尊字 吳工詩

萍梗相依契道真香爐茗椀迭爲賓叢談冀免支
衾坐寢疾姑回刺服嗔可怪秋遲徒泝月竟教詩
瘦漫扶人閑心妙劑超盧扁終遜吳江一縷蒓

遠香齋納涼

涼颸一夕掃炎氛拂塵蓮香入座薰黑夜螢燈飛
出草碧天鴻路仰摩雲借敲楸局愁圍解憤剔銀
釭債券焚梧竹故園同是月勸吟催醉覓殷勤

神山道中 安化縣城之山

籃輿千折度羣峰噫氣颼瀏戰籜龍峭辟路窮心
反豁幽林花謝臭仍濃雲横邃谷排軍幕石灌洄
流響梵鐘安得一枝資俯仰怡情何必酒泉封

吳期遠屬題移家圖

螺觚春簇班香閣差等荊關權邱壑柔聲笑出移
家圖跳虎飛龍恣揮擢我閒移家心膽寒吳滇燕
楚紛嬰跚佃漁桑楄遠豺蜮八荒誰復臨崩湍推
窗聯几展長軸妣女黃姿風淑郁服箱兕鹿虎麟
馴劍一琴雙書百簏海仙肅穆羅天吳千頃雲濤

萬怪盱隊隊旌幢雜廣樂直迎騶御登方壺首哉
此圖似游戲其中具有元微意移家不移蓬島中
天顏徒教昏百剌吁嗟叟到三神山拓土誅茅搆
萬間好攜禹甸無家客抹月批風伴我頑

月沼集會稽金衣田襄郁周尚文嶶州畢
峩文曉效李義山以鳥獸蟲魚成篇次
峩文韻

琉璃盃斝映燈紅病起開顏對酒雄回雁峰𨻳悲
楚客（安化去衡山二百餘里）釣魚竿短媿任公蒼生自渴龍彪夢

繡壤無非牛馬風欲跨紫虬逃世網海天多未闢
蠶叢

再題三受軒辟

歲月南天覺倍修梅山時序徑無秋（僕以春遊至熙約秋至暑退則束裝歸）
歌鐘到耳徒拋淚藥圃當窗盡種愁亂後依人榮
亦辱貧來立節善皆尤檀車入峽朝朝覆後轍行
人正未休

資江館作（益陽縣古汨羅江也其水一線瑩然瑩之覺獨高於流中以法汲之釀酒倍冽一線之瑩在桃花港下乃見）

泛泛桃花水清資一線瑩汲來氷沁齒醸出露凝
嬰客信塗堪畏游矜句取盈汨羅方一掬今古怨
幽貞

清溪酌益陽明經夏仙李芥白（益陽江口名清溪）

良會惜言別維舟酌素暉友情江曲合鄉思鳥遐
飛岸菊明朝夢汀蘭竟體菲酒懷今夕潑不爲蟹
螯肥

憶内

患難兼貧病離憂且播遷力娛雙白髮愁送兩青
年兒倚丸熊托心知解佩懸秋期仍未決魂斷楚

江天、

白鶴山謁岳忠武王廟（在洞庭湖東岸王擒楊么時駐軍於此）

八日妖氛靖神機越古今力爭南國土功勒洞庭
陰碑碣終題宋江山不姓金崇祠瞻慕久回首夜
橫參

漁家曲

東湖明月來烏鵲鳴聲啞啞穿蒲蒻鷹鷀羅網寄
鱗鱗蒲蒻何堪任棲托無棲儼似出亡人朝浮吳
楚暮燕洛鵲鷲飛起予心悲隣櫂漁家競相樂漁

家老泛瀟湘濱不知何路通城郭西船女兒嫁東船南翁招歡北翁諾鄉隣姻黨歲團圞酒醴魚鰕夜斟酌醉來一曲任天真飽卧曾無驚夢作人間飛塵污人衣飛塵不染漁翁脚人間盜賊駭人心盜賊不恐漁翁魄漁翁漁翁樂不樂將軍白骨堆沙漠何當燒劍並焚書和家浮入瀟湘澤為農為漁世子孫千年萬年樂邱壑

送沔陽彭紹永曦

長沙風雨快班荊分手晴川百感生今古異同勞

辨晰英雄成敗肆旰衡紉蘭佩芷三秋夢繫雁通魚萬里情莫向獨醒亭上望烟波深處客孤行

晚過響水崕　太湖城西十五里

夕陽楓影一川紅曲徑偏於險處通山罨斷雲埋古寺樹留殘葉敵秋風亂拋暑雪沾雙袖忽聽晴雷起半空傾盡百壺歸馬疾一鞭涼月水聲中

雉梁謾與長短句各四首

峙邑北者有峰焉戴石而起洞穴旁達葢近邑之境之幽勝者也丁丑秋冬讀書其巔時有鳴雉去來意與人狎因題其石曰雉梁偶以吟諸口而成句則書之意本無題故亦忘其次第也爰彙而目曰雉梁謾與葢誠不計夫心之何所觸焉而咿咿哦哦以發於聲也姑有之則亦姑存之而已矣

到此思逃世人情想盡然高篁循徑曲晴月可牕圓筍薦離塵味泉鳴解慍絃鯨鐘敲午夜頓醒俗因緣

山色荒荒古泉聲脉脉微情禽隨樹集貪蝶尾香

飛疊石支茶竈編籐補竹扉心安無不可鎮日渾忘機

薄暮峰頭立人間萬萬蹊非登巔頂望不見下方迷野色秋初淨凡聲夜一齊攖身捘月窟何用躡天梯

午磬虛游谷朝烟澹抹山寸心清若洗塵事靜全删日在禪門永人離世網閒流泉聽不厭隅竹細崢嶸

雙林日日可幽尋兩月閒愁不到心梅徑花繁容

烏啄石罏酒暖約僧斟迎窗玉兎笑笑頷靠枕鬅
龍謖謖吟何必買山披髮入封書遠謝故人金
禪居豈定是逃禪塵事姑於淨地掮竹葉酒清冬
至月梅花香熟午時天吟餘聽水聲穀活夢醒聞
鐘杵杵圓怪得山僧厭城市逍遥端在白雲邊
誰道空山寡見聞眼前景色亦繽紛飛泉怒㖞千
層雪空谷横拖一線雲擲果衆猿供陸績銜花雙
鹿效殷勤會心自在形骸外豈必羣居始樂羣
無邊幽趣日洋洋未了詩逋靜裏忙古雪一天風

作色寒梅幾樹月生香洗心不待溪頭水醫俗非
關肘後方可奈歲除催返櫂載回春意滿奚囊

戊寅

讀書阮氏立竹亭

山亭森立竹千竿鳴雨慶風春倍寒充棟書堪尋
墜緒滔天浪欲砥狂瀾晨昏按候磨心鏡梅雪分
香嚼膽九夜半紙窗星月皎分明太乙下庭觀

雨中登鎮皖樓應磁州張樸園學使試名榕端字
子大丙辰

傑閣摩天漢崢嶸壯上游扶輿春鬱勃瑞色曉蒸
浮不競芳塵麗還畀香草幽挾仙徒縹緲飛翼滋
誅求芳塵香草挾仙飛翼皆古樓名撫檻耽魚躍沉潭驗虎頭澎轟神
禹浪戳嶕皖公邱藻潤三時澤炎驅五月秋澂肖
舒遠寄揚袂逞冥搜碧漲蓮湖迴青排豹嶺稠蓮湖豹嶺
皖之近樓可望者罘烟交鴻濛楊子雲傾賦二字皆作上聲讀壓肆集琅璆馭逕鳴
珂里紛披杜若洲憑高調玉軸威遠翰金甌已沃
三畬澍兼徵四表休來輭融霖霂阡陌靜鋤鉤嘶
槐淋漓賦依稀汗漫遊轍中騰涸鮒澤畔適盟鷗

正可風摶上無虞璧暗投爲霖茲有兆披霧即其
縣佇待靈霪起乘陽駟紫虬

雨窗獨坐有懷

寂居思海嶽滿院撲空青印屐苔無迹羅門蝶有
靈虎風摧牖裂龍雨潑花腥苦憶紅塵裏征車何
處停

己卯

讀書奎閣同當塗陳昭侯升生分崇字

泮側奎樓揷漢崇清時文運啟鴻濛經綸源自詩

書溯金石交成水乳融豈博藝林稱繡虎未妨遊軸效雕蟲獨憐鉛槧磨春晝虛度園花幾次紅

題和州戴鷹阿先生絕命辭後名[illegible]字[illegible]端節先生[illegible] 字敬夫之伯子名移孝字無忝之兄也

君子愛身如貪夫之愛錢謹小患失心拳拳坦途亦若臨深淵當其赴義則超然視死顧直如歸焉和州先生戴務旃我聞其人孝且賢老無一日忘其先知我者誰其唯天病且革今力不綿危坐伸紙揮如椽歌曰忠孝今得全辭完氣絕體骨堅見者以爲公謫仙乃吾服彼志行專不降不辱終其年學者如斯可以傳敬跋數語於終篇令子珍重青瑤鐫永保善繼弘昭宣願爾曾孫篤之勿怠勿替以相延

天門山雨望

獨上西梁立翠微意中情事望中非容舟避雨頓成市軍角吹秋欲換衣嗚咽江聲流有恨迷蒙雲路去何歸家書南北從春斷可奈征鴻刺眼飛

讌大觀樓分俄字太湖縣城內

秋齋層樓集玉珂霜林紅繞護城河仙源自惜沿洄晚梅福隱羅溪自漢迄今皆其苗裔所據亂兵不能入其境離城僅十五里許塵網其如係累多千里晚霞三楚路八窗明月九天歌愁心倚檻渾如醉莫笑當筵側弁俄

出門

何嘗不是太平人獨覺乾坤困此身最是夕陽砧杵動離腸一刻九迴輪

雪後即事

六花剪出費天工凍殺凡花幾萬叢總道江梅禁得冷入春也合有東風

庚辰

貞烈篇爲容城孫氏賦

女媧補天天不傾輪囷正氣中能橕氣以時聚聚有地問其時地曰容城椒山楊子膽如虎寸心火赤明千古伏嚴血肉甘狐狸忠愍之骸髗抔土其氣一變毓蛾眉柔軀徑欲肩綱維樂莫樂兮泉路歸夫子前唱婦後隨嗟哉舉世標人傑兩頰虬髯森似鐵臨難毫毛似蝟攢何論從容完大節大節

由來本性靈亦緑家學吾芳型習聞道義決心骨
視死亦但如歸寧吾詩願獻觀風使勿謂勤勤褒
女士扶持正氣充乾坤莫讓容城獨芳史

答南寧鄧樸子文繡

語君勿復話當年亦勿離奇學野禪醫卜自堪餬
八口詩文正好著千篇克家有子勤耕鑿食力多
孫習市廛花夜酒天無賦秫醉眠吟嘯地行僊

重遊雉梁止宿即事口占付索句者

繞屋秋山霽色新堂頭歡接舊詩人莓苔半蝕修

廊字莎草仍鋪廢院茵茶煮石林千古雪月窺紙
帳一鈎銀回頭夙願蹉跎失不斷煩襟魄卧輪

贈僧

世網脩然脫山居泯愛憎句叅泉洗石心澈月傳
燈鉢飯同猿飽衣綿即卉增相攜証微尚清映玉
壺冰

將進酒

花酣酒熟天晴新不寒不暖稱芳晨此日高歌浮
大白乃爲不負江南春丈夫三十等閒過龍巾未

拭珍珠唾扈樓五始空百繙唐亭萬象徒孤坐片
石寒山與語誰天臺難路今無碑虹草瑞芝雄幾
日雲蒸石斧嗟何爲百年有述奚子補智不藉書
焚而舞浮蟻觥心凸緑香渴鯨吸亂桃花雨醉眸
凌嶽馳滄溟元龜白虎羅三庭修椽跳卧掣金電
一聲裂石飛雲停卜晝不已還卜夜七十二城紛
可下何必遺簪倒玉山名士風流歸醞藉陶匏烏
烏待嗣音洋洋流水江河深

辛巳

蘭

蘭爲君子香乃人呼作草馬牛可以名爾汝又何
惱

寄歸源師

脫劍尋虛寂窮邊畢此生智傳千佛火心死百年
爭世路孤雲斷鄉園落葉輕秋風驚早雁東土待
聞聲

賦奕

官路分明画行行入局迷論心爭駕晉先著屢窺

齊隱向坐緘默談憑手滑稽世說王中郎以圍棊爲坐隱支公以圍棊爲手談一枰消永晝鄭三吾詩五年城巢一枰棊陸游詩一枰翻覆戰枯棊又李遠詩長日惟消一局棊安在角高低東坡不能棊而喜棊曰勝固欣然敗亦可喜劉棊詩云死中求活是高棊

戒奕

爲固賢於已終貽玩物譏爭心虧讓德江南野錄宜春工從事李弈之第九子好學善爲詩嫌於苑中與宰相奕從謙在焉令賦觀棊詩曰相對雖無語爭先各有心絶品曠韶暉南史當時能奕人琅琊王抗第一吳郡褚思莊會稽夏赤松第二品　皮日休奉和詩半句飄灑掩韶暉賭墅何堪訓晉謝安傳符堅衆百萬次淮淝安命駕出山墅與姪玄圍棊安棊素劣于玄是日玄懼竟成敵手投江乃禁非晉書陶侃爲荊州都督參佐博奕侃取諸戲具投于江曰奕者堯所作以教愚子博者殷紂所爲諸君國器何以此爲　莊子天下皆以孔子能止暴禁非葛洪曾未目吾與訂同歸册府元龜葛洪寂玩好見博奕不目盼乃至不知圍棊幾道博齒名數

慰道傍糜刹觀瀑

一條寒玉挂天東雪舞雲飛谷滿風古寺無僧山自好夕陽留客住隋宮

自遣

酒力當愁敗詩情付病消竟忘家萬里唯計藥三焦對鏡憐班領臨風歎沈腰年年天海獨殊自愧鷦鷯

雨夜

劇雨譁深樹催寒入敝帷聞聲憐墮果盈砌喜添池漏永鳴雞躁巢穿宿鳥危一秋好明月多被積陰虧

雨懷

强把殘編下瘦籐秋霖夜夜響孤燈千絲密繞塵緣斷一片寒凝枕淚氷不分鉛刀無一割或堪土鼓奏三登最憐耳穴非聲海萬籟朝宗莫不增

風葉感懷

學雨嗔風葉一聲牽遠思敵時惟善忍恢量在能

凝跡晦名嫌盛行修遇任遲銜蘆憐雁侶不宿漚麻池

不寐

心宅秋移耳情田夜種愁親知疑在枕風雨怕登樓夢晤靈甘數哀號亂請休爭如聾聵子淳悶日油油

壬午

春雪和太湖李服五維章

東皇種玉遍郊畿六宇寒生酒力微秦洞花迷天

一色甫田農兆粟千圍絮沾彩勝風絲軟粉襯梅粧月影肥郢曲自來稱和寡呵冰吟瘦謝元暉

過偶庵次韻

世如許大却鑽窗禮拜曾誰折幔幢花雨落茵今世果魚龍入鉢早年降偈中說偈逢難再聲外聞聲悟少雙爲訂舊林鋤笋蕨園瓢邀月倒春釭

復友

長風發東麓雙雁隨我前琅玕奪朝旭手此白玉篇感君纏綿意死灰爲君然憶我束髮初中心藏

高賢十三結平原十五客齊田馬革夙有志入夢時居延龍沙戰坤腹洗耳期廉泉頫首惜珠玉而偕瓦礫全雲泥判天澤空音殊蛩然鷹隼宜秋風楊柳宜春煙蕭葭何可食湄沚勞沿緣願爲長明月臨彼大龍山花開照君席花落照君顏

過宿松訪王少曾鞏

春風吹敝廬良友遺我書中言相思切歲去思不除感此書中意起立發長吁命駕届中路横流阻前渠跋涉良所憚離別尤愁予人生感知已會面何能疏馬鳴各以類衆壑歸其墟英哲參與商會合乃不如殷勤韻珮服持報雙鯉魚

放船

晴日午烟平春帆画裏行草芽洲一色鶯舌柳千聲江市由舟盛籬花近水明放船隨遠邇客意適滄瀛

泊舊縣過古氏山房二絶句

三徑裴亰百感生主人安在鶴空鳴儂家也有桃花隝却向紅塵歲歲行

一花一石費經營人在千香國裏行可那黃鸝欺客耳迎風弄出故園聲

式馨堂詩前集四卷目次

前集四卷目次　二

式馨堂詩前集四卷

三南曾之裕亮僑刪存

癸未

趣陶園設與詩三十首

熙城之東花明鳴曲爲居人之所不業者有需郊焉予購而藩廬之分高下爲農圃以自食厥力昕夕頫仰滿目生機柴桑翁日涉成趣之語先得我心矣因顏於門曰趣陶園自春徂冬隨意所發而成聲緣聲之所屬而成句信句所起訖而成章音付天諧律繇性協蓋無異夫應候之蟲嘎然鼓喉舌於風煙月露中究莫知其氣之何由動也兒子輩乃依韻編之先擧長句三十首請題予曰是奚題哉吾陶吾趣云爾惜不能起柴桑翁於今日共陶然乎斯趣中也雖然趣在斯陶在斯矣爲總標曰趣陶園詩

青冥何處適孤鴻翔集姑於熙水東儒者治生衆可學男兒食力稼須躬笑鵬莫設如莊叟歌鳳何爲效陸通五畝爲田三畝宅閒閒亦自有元功

柴門幽興自春容種竹栽花不肯慵正可借閒心裏鵠亦將長制鉢中龍蘭孫願萎蓬茅谷㩳櫟甘逃梓匠鋒廿載誤予湖海氣爭如三徑一枝節

雲泉快目敵高窗聽許成魔勿用降顏我初生原不偶乃時多難竟無雙蜉蝣萬物姑游戲金石千秋謬擊撞待把綸竿向熙浦却嫌釣隱類桐江

南榮一帶碧參差抱膝長吟改舊詩一檻竹陰風習習滿園春色日遲遲回頭往事都成夢把臂新交且學癡生際太平偕役免高軒未必勝茅茨

執鎛鋤荒日掩扉離塵寧欲與時違嫣紅正放嫌風疾嫩綠初抽愛雨肥桑在意中栽萬畝橘從夢裏樹千圍伐檀自是河干業早咏漣漪晚咏歸

連朝陰雨困蝸廬新霽游觀意緒舒禪衲喜其心坦白鄉人妙在禮生疎嬾疑僧瓚還貪口歌笑馮驩又爲車緩步去來慵跨蹇恐煩吏部問騎驢

雌伏多年成腐儒事無小大總糊塗（二字從俗用）心同荷蕢拳學老歲逐春華黯澹徂白鳥訂盟增勝友青山排闥伴潛夫悠然物外完吾樸徑可人間破壟

符
朶麻何必武陵溪但遠塵囂即可棲篛笠最宜垂
釣著葫蘆每爲看山提桃花夜雨流泉冷柳絮春
風曲巷迷博得園林天放我安眠不蓄報晨雞
遊仙何必上雲階隨意優游画舫齋三逕納涼披
白祫千峰採藥綻青鞋賤能自立心何怍貧不人
干境自佳何事東方圖一飽侏儒隊裏謾恢諧
未能深卧謝紛埃碌碌終朝事往來衣錦自宜當
晝出見天誰爲撥雲開詩文抵篡千秋績琴酒勾

消十倍才嬾慣頓忘名與業玉山一任百花頹
伴我消閒中聖人水邊花下唱陽春東風芳草紫
幽夢南國浮雲隋妄身遼豕自羞當世獻塞鴻無
責入籠馴半生全力咀糟粕得手今知讓斲輪
竹枕籐牀卧綠雲重繙斷簡佐微醺睡魔慣信書
勾引愁緒權教酒剖分東野不期遥接武北山差
免近移文非關不識雲霄路肯負山薇與澗芹
廣樂鈞天枉默存未如歌嘯寄衡門陶弘以鈍終
延壽毛穎因鋒早受髡新句仰眠湘簟誦舊醅親

注瓦缾溫安居莫道身名賤詩酒平章正自尊
何必凌秋效鷙翰擊芳九畹日滋蘭長貧合受鄉
隣慢慎動從譏膽氣寒近覺恕人三界濶實能守
分四時歡追思幻海飄萍日容膝何期此宴安
病餘得句覺清孱身後傳詩亦等閒郢市雪充公
子耳燕臺金飾壯夫顏功名敢覬圖麟閣毛骨空
憐具虎斑浪說五湖烟月好石舟長繫蓼花灣
園林消受養花天活水頻敲活火煎蜂尾曳香蓮
蕋顫魚腮吹浪藻紋圓殷勤遠答春梅寄仔細窮

搜汗竹編須識五車元妙義不言傳處是真傳
疏籬藥豆引新苗佳氣葱葱物色饒芳綠曲潆三
徑草昏黃小立一泓橋野香著雨浮杯面露氣沉
烟帶樹腰西舍東鄰招便往古風真率在漁樵
芥舟盃水泛堂坳亦自蘧蘧遂樂郊備雨笠將青
箬補饁耘飯借綠荷包貪沽遍負鄉隣債善睡時
來弟子嘲豈必懸壺堪卧隱一尊獨醉海棠巢
四體年來漸習勞忽驚雙鬢白刀騷（是年才二十有八而鬢髮忽有白者）料
來無分舍雞舌嬾去何心刷鳳毛但約花師分藝

菊並尋漁父共餔糟前津小艇時時放綠樹紅篠
水半篙
鼓腹高吟踏踏歌良時莫放等閒過頻開臘醖呼
僧醉早辦秋租杜吏苛冷澹篇章賡和寡顛狂書
画應求多情深未忍輕違俗枉却門闌障薜蘿
感歎吾生亦有涯浪從湖海擲年華鄉園但有千
頭橘波蕩寧如八月查顧影未能由狗竇委形聊
復遠蟲沙嘯歌自得東籬下坐對南山酌晩花
獨吟獨醉獨相羊幽意千層萬里長雁信五更來

陣陣秋容一旦去堂堂室無交謫憐荊布性以多
艱驗桂薑顏巷有聲時出户或疑梁父咏南陽
溪岸幽偏叉手行荷衣簌簌挾風鳴時招野客留
連飲寬貸家僮鹵莽耕惜竹寧紆環水徑愛泉就
置煮茶鐺纔知伏處身心泰悔向征途耗半生
深知爛醉勝於醒卧向花叢註酒經一徑竹陰浮
淺碧半牕峰影撲空青貧來涉世惟崇約靜裏修
辭會入冥永矢吾懷何可告銜盃守口欲如缾
涼蟬聲裏曲吾肱底事山陰出買繒數畝清風鋤

曉月一尊夜雨讀秋燈詩成吟入更三點酒熟傾
殘斗八升自分無才慵攬轡亨衢原自不須登
百鍊鋼成繞指柔天教多難勉前修青箱度日頻
穿榻白眼看雲偶上樓詩句謾憑婢意解酒肴多
是婦工謀犂山空倚長天劍不爲愁人割斷愁
人生豈願老書淫白榻青氊免受針入道秘方惟
善病忘機仙訣是高吟情移舜軫歌風曲課准羲
輪下砌陰竊幸有兒拈紙筆克家安在集簪纓
江左棲遲媿道南千秋墜緒不辭揆摩滓卒歲松

三逕嘯傲寒梅月一龕彈鋏歌魚非我志負暄捫
蝨向誰談草萊饑溺原無與自有時人任負擔
壺天日月最安恬省得頭顱付楚鉗驥固所稱非
棧戀龍當勿用亦淵潛肯教花月愁無主徑許山
川笑不廉焉得華陀呼復起爲予雲外覓靑黏
古音合是奏韶咸操築寧期出傅嵓渾俗心情經
百忍典戎口舌謹三緘美人自昔傷遲暮修士從
來府謗讒莫把寒鋩輕射斗致教雷煥起豐函

甲申

齊山行

吾有磊塊如齊山巉巖崒嵂填胷間時須十斗澆
巀嵲亦如秋浦四面流崢潺霞青烟碧炫奇怪鬭
虎鏖龍怒砰湃有時潑鯨東西飛有時奮虬顛倒
挂倏忽萬狀不可窮俗眼見之心怔忡吾欲分遣
五丁巨靈移山去頓令秋浦千頃涵虛空虛空千
頃真快事却惜胷中五嶽輕抛棄會須封禪告成
功五色祥雲照天地因此愛護復留連朝朝偃仰
芙蓉巔安得秋浦之水盡化爲旨酒容我百年三

萬六千日一日一醉山中眠

乙酉

湘潭劉損齋先生屬題洪崕圖

吾欲移家深遠之山結茅屋屋邊須種千樹之松
萬竿之竹松濤竹籟兼鳴泉晒起攤書聽且讀年
年結願不能償飢凍驅之走四方走遍歸來成小
築殊非吾意所蓄之山莊意莊豈必千花園大約
林豐野沃水曲而山巍可耕可釣可遊憇即可誅
茆築土編荆扉今覽此圖恰蹈爾何物緇流能攄
此先生一一道其詳彼未僧時原姓李吁嗟噫嘻
此山此水此鴻基僧乃移家而居之羡僧妒僧推
圖起起叫蒼天吾有辭擘窠奮筆書圓末望梅聊
止吾心渴呼酒連傾三十盃醉𩥇飛騰墨如潑嗚
呼佳山不易求必如吾意何年酬今幸小築蔽風
雨俯仰不愧不怍而何異乎蓬島之三洲

次韻答楊前民𫝹六安州人

滄海明珠質由來藴藉深成都崇實學太尉啟嚴
箴文壘重堅克詩壇衆籟瘖十年遥灌耳五夜夙

薰心雪櫂春波泛雲軒竹塢臨買繒疎倒屣摛藻
謬虛衿璀璨尊彝色鏗鏘呂簇音濫邀麗叟鑑珍
視蔡姬琴欲覆巴渝陋其如神志歆躍爐雖鈍鐵
鑊點即精金往者紛膠漆無端歎昴參纔知交道
摯必戒世風侵有挾終分席懷疑耻盍簪不辭迂
杖履落落亦追尋

題桐城楊犀浦鳴機小照

人生兩大間行藏而已矣行各殊其致藏各異其
理行者不具論藏者吾與語邈自唐虞迄夏商巢

許務光稱善藏其時君相極賢聖盛德大業非尋常自料出難齊偉績弗如潛蹤養拙翻竊名於無何有之鄉若夫商山之四皓嚴陵之一漁柴桑之醉叟華嶽之睡夫或則避隆準之罵或則釣客星之譽或則耻季奴而遁或則慕廣成而遁下此不得志於時者僉曰藏山中市上隨徜徉要之必有不可以行之道義然後逃名匿跡浩然一往扶天綱龍眼楊子犀浦者吾視其人清且雅忽拂綃素寫其形科頭兀坐深山下不青不紫亦不冠手持

羽扇仰天看其旁有劍復有酒沉沉不語思何端吾不知其將踵巢由務光而然與抑或有慕於商山嚴陵柴桑華嶽而托以自全與於戲噫嘻深山之草木無夏無冬深山之泉石可以安吾枕滌吾胷安得携吾短筇而偕子兮往遊乎羣玉之高峰

題卧冰池 在望江縣南五里 望江在昔曰雷江

雷江隄柳霜炙色墨雲翳空風不力破亭倒影瞎荒池怒馬驕嘶摧玉勒亭偶摩挲三歎吁誰匪子耶誰殫職惜君一卧遺親枝子則孝矣母則刻毀親立名行不庸殊非于田之引慝五常何貴爲苟難此卧可欽不可式雖然孺慕長大衰殉親者子亦奚得

丙戌

題太湖之四面山寺二首

一峰青入雲高處界塵氛野色陰晴變空聲午夜聞禪通僧脫略客熟犬殷勤有酒何嫌薄冰腸亦可醺

春老無荒岫平臨眼界明九江區鳳野三楚扼金

城甕牖虛生白池魚靜不頳老僧清客耳特扣晚鐘聲

城望

山抱雙溪溪抱城山溪斷處有雲橫桃花紅隱秦人宅芳草青牽楚客情燕子剪風添野色牧兒吹笛學鶯聲仙源咫尺塵纓縛兩鬢蒼黄負此生

贈日者

絪緼萬化生芸芸寧有局藐焉中處予崇卑唯所易命兮天之操性兮我所淑榮者其自榮辱者其

自辱富貴與賤貧市兒之惡欲豈有學道人而志干于祿即彼蒼者天往往因材篤然而歆羨心曷可緣之觸今茲五月初特造南浮曲邂逅楊友陶曠焉拔塵俗高論探元微指掌括亭毒爲我查星運爲我考圖籙茫茫漆桶程指點亮如燭感君勤懇心傾懷向君告庸流慕衣錦君子恥食粟嗟我植根薄既長失滋沃年少淪風塵壯歲馬牛僕迍邅理固然詎關天道酷虛生大塊中撫膺徒蹭蹬非不樂兼善吾道恐未足以茲伏草莽舉步自檢

東鹿豕木石間甘心共躑躅有時乘意興嘯歌醉醽醁銅山與肉屏其臭不相屬縱獲老彭年達觀亦云促肘印懸黃金非分不如不

南浮篇爲方有懷先生賦（名中發　桐城之東有浮山此山則浮于南者也山之命名以此）

在昔巢許戀箕潁千秋處士追其影吾謂巢許何足道拙於自見以隱傲盍當勳華際盛時五臣各出經綸奇度我不能樹偉績合向山中自岑寂後世逸民代有之名則相同志則岐獨取王褒以親故終身不仕悲霜露自褒而下千載餘白鹿先生山中居非是求名故垂釣亦非避世成高蹈大凡隱者忘君親先生於此獨認真蓼莪之哀哀最切欲哭無聲淚成血白駒隙裏不再回頭顱似雪心如灰乃就南浮開異境亭軒結搆超然迥南浮之山多戴石石石俱經巨靈劈位置無不如人心秘自盤古顯自今頑者秀者凹者凸者各有致蒼梧綠竹紫藤碧蘚綴其次宜陰宜月更宜晴可以酌酒可以獻枰可以散髮歌嘯忼慷而放聲吁嗟乎

異哉南浮之石真雲堆即使無水亦稱絕況復澄濤千頃翻銀雪山色湖介交盪摩春秋冬夏總堪過若非乾坤醞釀待高士焉能如此山水樹石天然備先生隱此游其天其趣可識不可傳不知有漢何論魏豈必獨醒豈必醉謂之曰仙則亦仙謂之曰禪則亦禪先生自有不仙不禪者深情每向詩中寫吟詩吟到暮春時潸然涕泗交雙頤似此佳境意不足世無知者其誰告惜哉仲連生不同安得同遊東海東

孝烈篇

天柱高於雲上挹青冥秀自周秦及明咸謂英髦圃未造産張翁邁種德良懋家於白玉凋牙齒日清潄安貧無俗營食力服耕耨時雨育英才洪纖惟所受孝友無比倫天真軼前後兄弟交怡怡愛暱仍童幼雁足折西風痛絶肝如鏤觸柱喪厥明不欲自保壽藻躬惕冰淵華國瞻文繡一朝紅巾塵飛揚失白晝滄海蛟螭翻赤縣貔貅鬭江北無完城潛川列斥堠其時親病革舍殮猝未就賊兵蜂入門殘虐雨風驟腥血濺旄倪妖燹燼堂構挺身護棺衾若鳥翼其觳兕魁忿螳臂刃加斷脛脰人生誰不死此死輝宇宙皇天佑遺孤頭角琛瑩琇官楚稱神明（子超載以明經知湖南慈利縣事）雅化及猿狖引吭陳親節乞言遍巖岫竹帛芳千秋孝烈冠耆舊我吟孝烈詩血淚迸襟裏吾家沐國恩吾祖席華胄當明天步移命爲君親授（先王父輝伯公忽流寇三犯麻城乃傾家結客率義旅保境與獻賊戰於排山被獲執不屈死從游者亦私謚爲孝烈先生）罵賊攖賊鋒剛眉死不皺一家散如水蕩逐東西溜可憐先君子百苦脱機穀生余薄劣姿四十尚孤陋未能展前徽直上

形庭奏吁嗟孝烈翁吾祖真同臭其生豈偶然應是中天宿報明養士恩爲補蒼蒼漏願言兩姓孫孔李須窮究努力追前蹤循循拓圭竇大道坦如砥側足即云謬慎勿趨岐途岐途非邂逅

寄懷潛山明經金肯公夢先徐用勉千之操子卜其相秀才何曙侯昺丁元長弘遠

碧梧涼月坐深更百里相思徹夜縈長是無書虛雁影可堪有夢枕蟬聲遙憐舊契晨星落朗誦雄文秋水清早晚騎驢向天柱青鞋同傍嶽雲行

答潛令太康段仁九明府（名[illegible]丁丑進士）

衷染天香出紫微景星東嚮靄雲飛風清皖水冰千尺雨秀桑田春十圍已識桐聲經爨烈又看驥骨局轅鞴中郎伯樂當前遘海嶽遙知引領歸

贈樅揚鎮陳官儀度

前人鑿石植松筠意在全家葆道真四面樓臺烟裏市一江簑笠画中人茶烹活水泉穿竈座滿高

賢酒在隣絶頂月圓千里色別天花放四時春酒
醒側枕吟風雨晒足揮毫泣鬼神極目海漚浮聚
世會心石火見前身只除採藥山嫌淺正欲留僧
鳥亦親夜半鐘聞天地籟鏡中水辨去來因幾時
乘興圖仙宅待我為君賦隱淪

宿舊山

三宿蓮花舫客心清若何竹深泉暗入葉響鹿偷
過排闥青三面眠雲碧一窩吟詩原有癖到此益
添魔

丁亥

寫懷三首

鉛筆年年弄彩霞壯心徒自袖青蛇何來委貝彊
初志安得雲腸吐槊花八美秵肥三食蠹五龍奚
敵二車麻愁魔可怪知人處須索堯天貫月槎
不飯青精飯菫茶悔生誰許借飛奴饑肝易飫羞
行乞龍首堪攀愧索扶兩塊自來多懵懂一犂都
是合揶揄愧宵不盡犀簾淚何怪懷南學鷓鴣
纔送春過夏又深憂時誰見叔龍心琵琶偶踞門
樓鼓蟋蟀終依秋砌吟竊娩倒轅爭落日不甘對
策棄鄰林尤憐藥獸充人世閒殺梁公腦後針

新安朱行素觴予半㮚軒

深院宿餘春圖書可意陳綠天珍羽集丹地古香
醇榷史㜷三絶調蕠黜五辛盡歡猶脫轄勿復羨
陳遵

同丹徒潘虬資玉滑遊海會寺

並轡秋林驟晚涼化城選佛古開場千松拔地熊
羆撼一水噴空霹靂狂近寺芝蘭迎客馥過橋鐘
磬出風長偷閒自結雲泉契不坐維摩獅子牀

潛山余皖柱先生讌予於晴雪山房因出

詩集屬評即席分廳字六韻（先生名芥令壬戌進士戶部主政）

天柱倚雲青秋香衛画屏擊撞金石響欬唾茝蘭
馨捫腹羅三極揮毫役萬靈甕香融琥珀塵玉挹
滄溟問字門成市投轅客聚星獨慚徐孺子潦倒
綠莎廳

戊子

送潛營董將軍愷移節崇明

上游名將佩新恩劍色軍威肅海門犀甲簇雲標
節鉞螺舟踏浪閃旌旛梯航百島蠙珠賧鎖鑰三
江社稷尊從此鯨波清萬里荒墟雞犬鬧花村

洛陽張翰仙先生以蘇子得歸固不惡不
歸且淹留二句爲韻賦詩十章索和因
走筆答之（翰仙名步瀛辛未進士以令濟被議罷于濟有濟園集數十卷）

鳴鳳失高梧垂翅避彈弋麟生既匪年安期鋤者
識蕙茝曰明珠辯胡加不得何必庾元規纔能貯
柴棘

鵩風息六月鶡鸒爭飛飛彊弩慎所發鼷鼠狎其
機揮戈時已夕安能回落暉美人在西方東奔何
所歸

不歸且何爲卜宜農與圃春原暢條風秋畦湛零
露黃義沒遠遠販築難再遇簧鼓聽人喧木石完
吾固浩歌問星辰何當東井聚

開口欲語誰捫舌戒弗告豈不結衷腸告適滋多
辱自是傷弓羽舉頭驚木曲上林思借棲直前又
且不雞德而遭烹從來貴遠鵠

側聞古先民餔糟肆大杓一醉三萬朝何愧亦何
怍眼中一鈎絲能得幾時絡五鼎豔熊駝奚異甞
吳惡誤我尤圖書底事浮河洛

遂豕矜白蹢魏父炤尺玉井底測晨曦罔睇扶桑
浴渙涊濁世甘脂韋君子不亭亭七尺軀肯受涇
薪束拄頰築行藏進退羝羊觸

素質易爲絢行潔偏藜譏懷哉絕人世掉頭胡弗
歸蘭芷雜腥羶焉辨是耶非大塊一齟齬枘鑿宜
相違

行行瞰江流滔滔萬里下挽之回岷山將伯助予
寡品彙安溷濁孤蹤適清灑種漆計誠迂畫脂亦
權且安此無用材其唯廣漠野

過大悔莫及學易玩其占三緘慎出好舌動來羅
鉗百憂爍神骨永固難青黏安得萬里波卵育終
涵淹

誰謂白羽輕積之沈犀舟誰謂得無失而以智力
求甘口恬不察須臾盡一牛男兒重知已魚車何
足留誠哉古與今相將同駱邱

夜泊

向晚更何適孤舟天一方夜深江氣白秋老月痕蒼葦曲燈開市沙虛雁斷行見聞殊不愜空入水雲鄉

夜中作

荒歲貧滋病他鄉夜集愁市輕三刖玉羽溺五湖舟矩步鄉評嫉圓融内省羞秪疑天海窄無土遂優游

長夜吟次懷寧宣左人佐韻

玉漏綿綿咽水龍如年如夏竟何窮深追往事生憎拙細琢新題死欲工響徹吳雲鐘數杵哀浮湘瑟曲三終此時若有遷人聽定道春鵑泣斷風

一之日作

維清癸未春卜築傍東郭閱歲戊秉子六載三爲窒陰氛塞穹壤禍水襄陵作萬井泣爲魚陽侯恣淫虐差予命不辰喪亂經盤錯水火盜賊間生死不可度一家萬餘里飄飄逐秋籜鷦鷯寄一枝他鄉幸有托何堪滏洞警比歲疊漂泊流沙沒町畦

開門一廣漠辛勤學農圃安所施錢鎛飢凍憐妻孥守株歎無略東南數千邑境土悉蕭索郡縣急租庸追胥猛如鶚

詔書昨日來懇懇念民瘼明年盡蠲征聞者爭雀躍羣情賴以安且得弛宵柝被

恩予極微涓滴戴

黄閣來秋黍秫收預喜遂斟酌東山誅長節西嶺刈堅柞牖户復綢繆裁筠織藩落如簣青玉闌五畝重恢拓擬從春雨滋沿籬蒔芳藥人生苦不長所

貴時行樂天道本無恒存乎怠與恪區區一德言宋灾且可却况今玉燭調屯膏沛藜藿忍饑瞻化成忘憂冀時若吾道嘉固窮修名慚隕穫

次韻寄蘇州許子遜廷鑅四首

皖亭折柳又江東尺素頻來雙鯉中病久故人分海嶽酒徒憶敘斛斯融

別來愁病益難禁學得頤生戲五禽愛把君詩花裏坐一邊酌酒一邊吟

猿臂龍睛射虎才筆花偏向藝林開白門壇上提

牛耳不是人豪不許來

雄襟謾比鄭當時錦繡心腸白玉姿偶過春江吟

麗句雪兒爭唱許家詞

式馨堂詩前集五卷目次

三南僧之裕亮儕刪存

以上四年詩共刪存七十三首

三南曾之裕亮儕刪存

己丑

元日

斗轉璇衡曙景融草廬占歲喜年豊柳門烟壓金絲軟梅屋香浮玉蝶蘂(玉蝶花名也)須寫苔牋盈牖綠辛調春醲凸犀紅東皇似識扶陽意入户全吹解凍風

海會講院次滇僧天曙韻

禽言澗語答風泉雲岫花蹊迥一天洗鉢魚龍分玉粒聽經猿鹿獻金蓮客窮源至苔黏杖僧荷柴歸翠滿肩欲與六宗明上乘謾云措大不知拳

赴皖

來往曾何故終年逐逝波扁舟春水濶夾岸野花多香遠僧蒸术風腥漁晒簑勞人嗟歲月空咏採芝歌

雨宿抱青樓酬主人

江樓寒故重春色強為榮雨氣昏三月雷聲走一

城綠沉通徑竹花咽小窗篤客倦資賢主溫溫老眼明

步侯笠洲於仙田道中遣興二首

一晴開萬象緩步歷青蕪麥隴風蒐雉花溪水戰鳧情懷牽契濶筋力習艱虞吾道差歌鋏乘車聽有無

羣峰延返照暮色際天黃引勝松傳籟觀空月印塘石苔滋徑滑花雨沁衣香抵掌耽王猛擔簦興倍長

遣懷

鐵衣卸去著藍衫逐隊循行守傳嵒全力琢磨安五字半生含忍習三緘最難慰者親知望當即忘之市井譏劒氣不教冲斗漢玉龍誰識獄中函

次左人韻

江上鷗盟久盡寒逢君頓覺酒腸寬一鉤寶劒身徒倚兩東黃金淚共彈醉且放歌仍故態傲倫折節為新歡別來僅有詩神王夜半呼燈達曙看

同人避暑山谷分階字

谷邃風涼境便佳出塵僧侶善詼諧已判病影山
邑画何惜閒身麴櫱埋敲石慢添蒸朮火引泉親
洗汾詩厓夜來太史占天象應紀賢星聚泰階

宿獅子巖

一徑來來幾折盤洞天深處九峰攢石鐘晚揭松
濤起鐵笛秋掀岳月寒（石鐘鐵笛巖間二古蹟也）茶煮白雲泉液
旨人穿紅樹葉聲乾幽懷自與山靈契所恨勞身
不離鞍

醉歌

維已丑之秋作客灊山縣灊山多故人爲我陳兼
饌有酒如澠令如軍骰子聲喧天半闌長燭高燒
四五易嘯歌鼎沸情殷勤須臾盡醉興尤淼揚觶
飛觴競軒豁僊僊屢舞狂態生雅謔雄談終夜聒
或則猜拳奮臂呼或則拈韻行踟躕或則掀髯権
今古或則傾耳眼模糊醉者不覺形容醜左右旁
觀各掩口連宵酩酊意未休還訂明朝相聚首人
生行樂貴及時興適那顧羣兒嗤況復良朋千里
會安能矩矱相繩持座中媿我酒腸窄僅能容斗

不能石揮毫爲賦醉中歌歌竟人浮三大白君不
見長安五侯七貴之華堂三揖百拜行一觴緘口
結舌吐還茹誰能放言高論恣徜羊嗚呼放言高
論恣徜羊此會此樂何可量

山谷寺僧德秀以画冊八頁請題爲之走
筆

松下讀書人貌癯神則苦似緣書誤渠欲訴不能
吐

蠢然一怪石不語不開花女媧如復起萬物不如
他

山盤水復曲竹茂而田肥照圖能買得即日挈家
歸

横笛騎牛背徐行穩似船天衢馳怒馬多少墜花
韉

燕子舞春風移家不相見今逢舊主人應歸寶璽
殿

側立蒼鷹俊脫鞲正得霜鸞鳩何足擊金眼注豺
貌

綠柳緣溪植柴門向水開忘機鷗與鷺飛去又飛來

田田荷葉裏曲榭好乘涼不見紅塵客纔聞君子香

庚寅

奉和桐城相國張文端公雙溪十二絶句

公諱英字敦復順治乙未進士以大學士予告 賜餘爲問雙溪亦其别業也

學圃齋

大澤流春畦菜甲與沾溉薦入大官羮味此艱難味

春雪草堂

冰心敷陽春衆壑香不絶春皇資鼎和吹下玲瓏雪

南軒

南蕉噓㬈解玉露湛枝斜軒内無名草欣欣自吐花

北軒

北望思何極恩波注一灣師臣休沐地不數謝東山

寄心亭

惠風支遠香君子環瑶圃誰識休休懷思爲伊人苦

也紅亭

朱櫻謝赤盤歸休吟帶索但憑花紀時不蓄知更雀

清池

萬象涵空碧流芳屬桂椒杖藜思鑑别緩緩步梯橋

竹塢

生有干霄志中虛節更新願將霜葉色薦作玉盃春

桃谿

時雨滋成徑春風五色妝公門栽不盡留接問津郎

松徑

龍種吟空谷釣天一徑多只宜千歲寉唳月此間

過

芙蓉汸

芙容薄弱姿亦位平泉裏莫道無奇香晴葩豔秋水

碧潭

汪汪千尺潭清音叶鳴玉風來飄作霖一灑春田綠

月坐

春秋吾客久圓月每相欺既醉數難寐不吟偏惹

思楚吳終泛梗去就總羈縻此夕江南北悽迷更有誰

修永書院遣懷

百尺書樓篝火青五更風雪獨窮經亂絲容理經綸具頑石多磨寶玉熒京洛車魚前夢破山林著述素心銘羣居別有孤行趣守口惟防未似餅

客至

孤悶晝長扃寒宵快聚星笑言香竹石風雅浩滄溟檻俯千家月山開一字屏樓春增客興洗盞咏

餘馨

辛卯

偶題

齋心渾太虛春意滿前除自是籬花容車塵滿草廬

遊歸寫意

虛谷泉旬石平原草漲天聽來風滿袖看到月盈川

白紵山集當塗楊韋佩王式百曹容川麟

書兄弟暨豐城范小范分同字

白紵山在當塗之東舊名景峰又曰雷車因桓溫攜妓遊其上奏白紵之歌後人遂名之以此

江上名流尊酒同曠觀今古意何窮雨收采石螺堆碧雲幕天門日射紅（明一統志云太平府天門石牛渚采石之險甲于東南 翠螺峰在采石江口）一曲新詞花旆擁千秋勝蹟画船通何當重展春風席明月簫韶暖舊叢

贈黃岡王子德材振

同里還同客鄉情一倍親席休能向學好容不辭貧緒纘非青紫（子德尊人諱澤弘順治丙戌進士歷仕至禮兵二部尚書詹事府正詹居于白下）朋來辨

玉珉不圖建業水直是古平津

贈小范

豁達天成性風流學助才萬言矜倚馬一笑抵蟲
雷酒渴腸如海情香骨是梅平生饒猛志見汝覺
全灰

贈皖守何晴山先生量移入京二首 公諱鼎字叟九浙江丙午孝廉

五馬南來借使君十年保障靜江濆清時瑞麥宜
多頌澤國哀鴻久不聞天上驊騮思顧主殿前斧

鉞待庸勳祇應再到爲霖雨何用攀轅悵落曛
江城問字滿侯芭桃李陰中憶放衙寶劍未能酬
國士龍門原許敘通家 公叔祖勝蛟明季撫湖南流賊破長沙公被執不屈賊刃之於湘濱與先孝烈公有舊
舉頭鵷鷺班聯舊 公未守皖之先爲兵部車駕司正郎 返轡桑榆歲月賒有
夢不離琴崔側願依雲旆繞天涯

送何無墨經文公南經永端書經裏簡可
經雍隨其親入 覲二首

天涯舊分感尤深車笠尋盟快盍簪兄弟齊名推
騄騎文章留價在雞林百年子舍春常好一夕離
筵思不禁越水燕山勞極目送君愁復鼓瑤琴
浦外驪歌不忍聽風帆落處數津亭愁邊官閣花
開謝夢裏楓林路杳冥作賦又堪秋滿眼懷人正
是酒初醒謝家好句多相寄應及池塘草色青

歸自白門逢九日

鎩羽南還百感生佳時未酌已先酲文章豈借科
名重姓字無如里巷輕白髮無端羞脫帽青衫有
分老餐英天涯骨月年年別手把茱萸一放聲

舟月

却笑攻儒術蹉跎送白顛江程風敵酒秋櫂月侵
眠漏碎思鄉耳心灰舞夜鞭騎蟾無妙藥空自仰
高天

客愁

客愁如夜雨交到五更深散漫秋江裏誰知萬點
心

秋天

判把秋天付睡魔醒來空對鏡摩挲頓教兩鬢星
星見又是三年草草過應容自嫌違世態抽書偏

得問天歌鄉心苦切歸期滯其奈西風雁語何

自嘲

欲向桃源去須求漁父津不知尋洞口空作訪仙人

江上

底事往來頻扁舟緑樹津秋風雙語雁明月獨醒人失計荒吾稼何方著此身行藏無一可贏得白頭新

賦得一陽初動處應景州張芝眉郡伯試

十六韻

蜻巒息牽牛陽從剥後羞升辰南陸紀殷昴仲冬攸璧月三步合珠星四極周候風占始復書物備寅搜坤體方胎震乾剛已轉柔微茫徵化理宥密辨嶽猷靜覺天心見諧知地管修迎時權在掌應正道相投神運渾無迹機乘信有由大亨原不遠利往更何憂發育元功啟絪縕帝命流寢兵綏禹甸肆樂重圓邱禀令身宜掩封關旅亦休八能齊待選六位正資揉履泰惟將順朋來豈俟求無庸

赤豆穰福曜炳江州

壬辰

題畫石

本是介然操却具虚靈狀有人志補天煉君君勿讓

晦日梅下作

孟春忽已殫吾生行且頹引觴坐梅花横斜向我開萬化協時運寧分條與枚云胡松耶栢翹翹輸陋魁攫拏變煙霧詎不隆栽培造物不可測時今

誰安排慮無得失摽其唯散者材

自太湖之英山道上作

雲番分龍嶺泉轟走馬灘烟容朝變雨草氣午如蘭一線窺天影終年習水觀（有佛教者名習水觀入三摩地）青蓮如過此蜀道豈云難

司空山（以司空圖隱此得名）

幽人棲隱地巑岏自孤清覷嶂天爭色飛泉雷遜聲荆舒分向背陟降轉陰晴霊蘊終何毓呂將待甫生

英山

叱馭入英山嶔崟逼劍關炊煙村寂歷春雨路淙潺文物兵車後風㠍吳楚間停鞭獨惆悵空解說睭艱

道中即事

鳥道羊腸蝸角廬一灣流水數家居護秧婦嫗仇鵜鴨放學兒童毒澗魚俗以山深無狡獪農因穀賤苦追胥幾番信宿成相識真率如游太古初

秋[illegible]維揚孫灝信宿趣陶園次韻

孤蹤踽踽寄墻東野趣惟期鷗鷺同春去正愁紅雨下客來直卧綠雲中曲因寡和聲彌淡好每遂時戀自工塵縛何當全解脫與君吟嘯老烟叢

夏日

又覺南薰拂草廬催人時節好愁予且乘暑薄逐花賞莫歎春歸致酒虛雲際雁鴻多入網階前蘭蕙定遭鋤達觀唯有酣歌樂何事侯門曳錦裾

村行示同遊

村逕綠梧竹閒行往往迷好花偏易落幽鳥不輕啼放浪終何事聲名且自低上林多弋者珍重借枝棲

飲客得埋字

善病蕭蕭強自排晚晴招客醉西齋風生蘭芷香三逕月上薔薇繡兩階投契何妨呼爾汝忘言不復問形骸白頭相聚休輕別願把年華麴裏埋

午日

書符懸艾應嘉辰贈黍烹蘭也效顰續命空傳金縷帖避災誰投紫花綸回思鬬草分香日却媿操

舟奪錦人謾道茯苓能壽世輸他菖葉此時新

題蠅拂二首

集此從何至驅除仗綵旗不勞輕按劍無復玷羊脂

報赦真多事塗餳亦太殘憑將雪兒手驅過小闌干

太湖程方漢元度孫亞子浩然趙晉融士耀敬承敬賢馬人千俊孫戴公峯天裡周萬侯邦傑吉璇次旭初張鏡侯詮來

省余疾口占

草廬寢疾絶攀援檐鵲周遮也覺煩不道羣賢紆杖屨徑能終日伴衡門茗烹霧嶠春初摘酒献蘭陵花下温幽興不緣藜藿减疑團重與溯根源

廣杜少陵百憂行

憶昔束髮從軍行翻身走馬千人驚稍長黑風旋六合一月萬里穿百城今年年方四十七出門三日攖奇疾復歸九旬疾未痊藥餌艱難不可述老妻愁歎強支吾背我垂淚眼血枯大兒肺病日益

劇餘子孱弱增躊躕嗚呼少陵遭亂有官而無疾尚苦生涯百憂集似我一家漂泊貧病兼能不念之中夜泣

麻谷庵示同遊

路自高岑上菴藏邃谷中新杉深避日踈竹靜含風僧老茶鐺癈詩成酒盞空暮雲歸路遠好赴夕陽紅

輓張翰仙於潛山

忽地賢星落大邱西風走馬哭靈幃哲人竟萎明珠謗仙籍原歸白玉樓延水龍沉孤倚劍楚天魂斷枉悲秋傷心多少山陽淚誰向江干贈麥舟

重遊山谷寺題德秀禪室時德秀已歸於其母̣州池州

夢斷烟霞已四年重來石上證因緣毒龍不待安禪制一榻匀消大願船

九日對鏡

鏡裏霜花可自由佩萸無復舊風流回思戲馬真前世不分餐英畢壯猷函劍枉騰吳斗氣繡糕頻負楚江秋何心裁答孫郎謔慚愧儒冠戀白頭

荒庭

荒庭鶴過棄聲乾鷲過高軒輙㷊然肝膽直將沉到井精華莫放燭於天關情秋去花踈眼飲恨時清雪滿巔堪笑右軍摛藻筆一生心博善書傳

藏翁說

翁非石隱流奚以藏爲軼世既翁舍矣翁自無行理一藏無不藏藏名並藏氏藏身泥之塗藏家湖之沚藏情愛河枯藏心冷灰死如龍藏其神魚服以游世如鳳藏其威桑阡一雊雉賈藏虛谷深智

藏愚昧旨藏顯顯皆藏猶龍嘉李耳碎穀與恢諧良朔之藏詭希彝托睇藏康節藏尤美泰儀而藏舌即遊亦何鄙韓侯藏其功淮陰以沒齒賈誼不藏才絳灌所由毀白也氣弗藏卒葬於江水翁玆固舍藏即用藏亦爾藏哉翁藏哉翁藏寶有擬待賈以藏玉藏翁師孔子

省 祖墓於麻城

衣錦當年歎夜行鶴歸華表世全更舉頭無數傷心事總向邱原一放聲

與宗人話舊

兩世萍蹤海角飄百年孤鶴一歸遼牛羊滿目松楸冷瓦礫殘村文獻凋執手尊卑含淚問到門姻婭訂期招銜盃自恥培風薄何日旌閭下

九霄

式馨堂詩前集六卷目次

三南曾之裕亮儕刪存

三南曾之裕亮儕刪存

癸巳

采石磯懷古

江水滔滔不洗愁春情如雪滿磯頭月明徑促詩人命風利因成戰士侯一躍太平開社稷片言建業展勳猷然犀人去誰堪語且自酣歌太白樓

賜金園感賦

賜金園裏百花深獨客支笻可意尋露竹半含春曉淚雪蕉孤捲歲寒心雙溪印月思持鑑一徑飛泉想沛霖尤惜老梅生遠谷未隨桃李豔芳林

觀奕

方罫縱橫十九條機關萬變儼神飈爭先競逐秦原鹿伺釁時盤漢塞雕轉戰邊陲資筭勝陰謀刧奪倚兵驍闢覲自得輸贏訣柯爛何嫌學老樵

朱位東震屬題劉起鳳樸園畫鳩

往昔聞鸒鳩仰天笑鵬翩遨翔蓬蒿間寧知萬里適刷羽三十年奮翅摩蒼碧培風不能厚自天墮

中澤乃爾鶻鴿徵一枝遂安宅牖户鵲綢繆任拙居然獲劉生擅墨妙逸品踵先蹟（其父深莊以畫名江北）畫鳩老木身良者宜爾擇公子賞神俊（位東父時爲皖司馬歷宣化正定知府後以明高封戾僞三將）題辭就予索予方悔圖南覽此觸胷鵬抗喉奚所歌爲君歌往昔

午日取斯精舍作

客中逢節慣思家此日家園景物賒玉臂絲絲懸艾虎金罇蒲酒照榴花餐餘角黍閒觀渡浴罷蘭湯新品茶洗爵更將移水檻羣兒鬬草恣喧譁

題劉深莊鴻儀畫

眼底不破書萬卷足底不窮路萬里未許經營造化心位置縱橫臻妙理深莊有劉翁龍眠高隱士陶情酒與詩忘年交賤子老來畫癖追米顛烟霞成心鐵成指得趣多於龍山東西之二湖其間景物精英惟役使我常欲卜深山居萬竹千松雜桃李枕流吾以清吾耳漱石吾以礪吾齒倦卧飢餐醉放歌木石與居游鹿豕劉翁許我爲我圖胡爲一別嗚呼呼不起今日見翁画如覩翁容止人生

百年會有死何必爲翁悲不已所惜男兒生不成名負此七尺軀何如從事丹青名一技苟留筆墨在人間亦自千秋傳不毀

聽雨

濃陰一院雨絲絲聽入黃昏坐未移宮徵忽從蕉上變伊涼直在竹間悲驚回楚夢雲深處滴碎蓬心夜永時何日爲霖敷萬國徯蘇切切莫教遲

尊經閣成短句十二韻落之

斯文天地在歷刼豈能湮景運多年啟層樓此日

新崢嶸規虎觀轇轕矗雲津近接司空秀高臨太乙神雕檐朱的的駕瓦碧鱗鱗八索儲靈秘三墳統聖真引伸周孔緒撲滅管商新竹素爭標宋牙籤耻貯秦師儒欣底績吾輩勉持循難水觀從海學山期至岷待興非俊傑特立即天人莫秪瞻榱桷翬然頌美輪

悼子濟 濟生乙丑之春歷今六月廿又三日卒廿有九歲無出

三十年來事時時心眼中千聲呼不起半世早成空壯志憑誰繼前途自此窮夜臺如有識遺恨滿天東

亭亭軀七尺所至美佳兒貧極猶耽學勞深不可醫遺文香滿架連夕夢依帷血淚枯難灑終朝白首垂

觸物刺予心憂勤致病深時時思纉緒忽忽早歸陰擔荷新添重音容杳莫尋空餘孀婦在無語泣孤衾

對月憶內

皓色統乾坤遥知淚有痕通宵均染露一月總牽

魂運蹇生遭別家貧忍斷恩爭如樵牧子雙老百花村

閱武

旌旗簇簇大東門多士戎裝賽虎賁馬上疾於霜後鶻平原飛過草無痕

大觀亭次韓第七之寵韻

一柱何當砥下流壯懷今昔幾人酬潛蛟窟宅烟中動化蜃亭臺鏡裏浮帆檝忽牽歸里夢蒹葭又老隔江秋元龍別久誰同卧獨倚斜陽百尺樓

憶引除

凌霄無力且偷安忍負尊鱸到歲單白酒反增心上壘紅爐不暖意中寒思牽遠笛人何在夢斷驚鴉夜未闌苦憶方干消息阻倩誰傳語勸加餐

甲午

舟行赴皖

舟疾疑山退江消覺岍危凍荄春亂活燈鼓市喧搥琢句帘歆客添香月浸帷良宵孤浦淚豈爲路岐悲

元夕觀燈

聽雨爲燈愁一晴三市遊月從人海麗香在火城稠歸馬頻迷路繁絃正沸樓此宵判放浪直署醉鄉侯

齋居

兩急鳥聲瘖齋居萬念沉買書拚盡俸安韻死鞭心笛語香臺近風情柳院深尊鱸昨夜夢那更響清砧

臼門之勝以虎踞關烏龍潭爲最而虎關龍潭之勝則又以錢氏園亭爲最予寓之因賦以示主人

山以水成趣錢園所占多画橋通夜笛香雨半池荷花醉紅歆榭風吟翠颭蘿不知非我有行坐日高哦

滄浪亭

到此意無極虛亭窅窅秋古香梅竹塢佳麗鳳麟洲纓足咸思濯綸竿未忍投昔賢呼不起魚鳥任勾留

精嚴寺次望江王允瑲應珮韻

雨過西風送早寒旅懷鄉思併心酸可無美酒當花酌賴有奇書側枕看詩境午煙浮雀舌禪扉秋日熨雞冠翻嫌舉目無纖翳寫出霞天雁字單

姑蘇臺觀劇

覆國雖緣受托來吳恩詎忍棄如灰蘇臺不死歸湖去相對衉他笑口開

吳江

吳江水弱艕輕柔自啓蓬窗作卧遊楓葉未凋寒

已逼桂花欲謝客添愁東林待月青帘晚南浦懷人碧草秋可奈多情頭易白更禁隣舫弄箜篌

秦園

一園圖畫自天開游興應判日一回山徑水閣千曲折月亭風榭萬裊裊碧烟寒鎖玲瓏洞花雨香粘紫翠苔更被秋容增繾綣珮環簇簇近人來

乙未

元日試筆 時客金陵是日立春

海嶽憎騰五十年黃楊叅足此生禪春風拂面何

曾熳椒頌題箋秖自憐辛憶玉盤調瑞朔菜分纖手曠華筵金陵滿地朱絃沸刺耳聲報攪醉眠

悼子激 登生癸酉之秋卒是年正月之十有六日年二十三歲無出

愛切勞多致病深回頭無不碎予心盡焚筆硯難消恨不分弓裘絕嗣音忍淚怕看存匣帖 澄工書 買棺須待鬻書金最憐永訣叮嚀語地老天荒珮作箴 澄疾革云慎交游惜精力六字求父記之言訖而絕

登宛陵北樓次佟青士使君韻 佟名賦偉

公餘無日不登樓画裏江城足卧遊 李白登北樓詩云江城如畫裏 砥柱一峰矜獨立翹薪諸楚待旁搜梧桐挾雨寒聲切橘柚經霜野色幽廣覽博聞奚所蔽深情何暇寄滄洲 人烟寒橘柚秋色老梧桐亦太白登北樓句也 宣州守謝脁北樓詩云復愜滄洲趣

寓涇縣之大安寺期翟非熊賜履未至作

沿碧秋澄月窗虛夜受風懷人荒寺酒遞夢遠天鴻輿戚三年內心枯五字中所思徒宛在行坐撫詩筒

宣城梅雪坪先輩招同汪茂齡廣文曁其倩程偕柳元愈子文常瑑成讌於南樓

即席次韻 雪坪名庚字楣長康熙辛酉孝廉 江泰涇縣尹 今各詩俱泐于樓壁

一樓收萬象天地碧層層意愜判成醉秋晴快此登市聲兼籟起暮色以烟增美景當高會臨風百感興

佟使君招同雪坪偕柳曁沈元珮廷璐姜蕙選本俊蔣季虎典讌南樓觀紅葉偕柳將以次日之邗溝予亦擬挂歸帆因即席閒得質字

在昔聞宣州北樓鮮亞匹往矣謝先生游賞靡虛

日使君踵眺來百廢具興𢀼樓於講院偏三層刺
天出品彙紛森羅烟景炫超軼青女茜木衣淺深
幻瓊霨或如錦步障又若舞干佾神工絢大輿造
子何能筆元黄駭龍戰斑斕埒虎乙曠襟乃八周
睇流無瑕逸羣賢恣擊撞石金鏗黍律慚予薄劣
姿濫厕建安七妒彼楓槲榮而胡枯我質木朏違
其根白巔風雨撇何當止樂郊相將酹嘉栗程君
東下帆明日去何疾請看未歸人向月訴穹室

金陵勝蹟次同人韻十首

五馬東來八龍南面中原輸富半壁儲英歷斯境也簫鼓春風珠簾畫捲烟波明月畫舫宵移此地寧非樂國耶然而俯仰增悲昔人不見興衰繫慨美景難留白雪適投能無學步䔍貂雖續未免羞顰矣

建業城

鍾山磻踞大江縈富庶清華古帝京蓮炬徹街春
不夜画船飛竿月初晴祖龍東狩金難壓司馬南
遷玉易更天作金湯誇蕩蕩兀全妙計是開城

秦淮

穴城穿市曲如鉤畫棟珠簾夾岸樓風雨竹絲迷
曉夜鶯花羅綺亘春秋燈融澄碧星星燦人醉溫
香燕燕忝見慣司空殊惱亂軒渠不敢向蘇州

鳳皇臺 在城內南隅市廛址不可求志謂其旁有杏花村今皆士大夫家亭沼也

歷亂風花二月中壓糟城市語翁翁臺荒莫辨來
儀處春老難吹擘柳風水榭簷牙波漾碧雨街屐
齒杏粘紅金陵勝蹟悲淪落白也題詩萬古雄

燕子磯 磯側弘濟觀音諸院皆前明宮監所立者今其中老僧半閹竪也

一拳醜石插江心力砥東流萬尺深燕子題名芳
宇宙香泥成壘付消沉醉髠不改宮奴態斷碣誰
留正始音佛法豈能延祚運空糜金粉麗孤岑

烏衣巷 相傳明末名妓馬湘蘭宅其間今楚館秦樓猶故也

烏衣舊巷市聲稠一帶朱門化酒樓嬌鳥喚春三
月盡落花和淚五更流蘭閨月擁弾箏柱綺閣風
香捲幔鉤聞說增華唯買笑不堪東望黍禾秋

桃葉渡

修渠瀉碧可人憐一渡妖姬水色鮮輕槳若波花

雨散薄簾迎日縈雲偏香環繡户風千縷曲演春宵月萬絃妙殺小名今不朽教人洄溯画橋邊

雨花臺（臺隊寺也寺隊壓也壓之隊則殘樓也主壓與樓而居共奇者寺僧也）

芋芊芳草蔓崇臺新舊祠堂左右開帝里物華憑采櫳松龕花雨恣裹東酒從衲子壓中覓人自吳兒曲裏回最是客懷難遣處月明烏鵲遶枝哀

雞鳴山

曾聞此亦小蓬萊觀象今餘數尺臺雲漢挾星全北拱法王開教自西來尋秋句冷砧中月角技香

飄笛裏梅莫向山陽聽衆廟毛錐羞對補天才

元武湖（前明貫皇冊庫其中）

三里澄湖一鏡明芳洲庫籍掩叢荊幾年弛禁漁歌亂誰氏招歡畫舫盈晴雨各窺霄漢態炎凉深鑒古今情何年得拜知章賜婦子烟波頌太平

臺城

臺城城上覽扶輿六代齊歸獅象居芳樂草烟新碧染臙脂花雨亂紅飛鴿嗁古樹傳宮市鳥篆遺文勒永薇日暮松巢歸老鶴臨風長唳識丁威

丙申

納汪姬

納爾原非宴爾情蘋蘩中饋待經營斂香好介慈親壽淑慎須齊主婦名五夜雞鳴同解珮百年熊夢衍豐盛（左傳潔粢豐盛）蘭閨繡譜添新様梧鳳紅雲扈

帝城

過三河題鳳石山房次沈芝田韻

竹路通雲實花城闢洞天坐來風止扇談入雨侵筵曲檻宜松覆迴廊許燕穿明朝攜斗酒拚醉枕

書眠

宿南河左鶴洲寶畫遠樓

一幅天然画其間卧太冲嘯吟紅藥雨醒醉綠荷風月出分天水秋高聽雁鴻秪疑非羽客何以入烟空

巢湖行為黃石膚雲賦

湖天碧蒼浩蟠際虬鯨掀攪驕屏翳千八百艘鯢怒飛南北東西錯紛湃紼纚催開自鶴洲僉曰倏忽承弸彪雙更兎烏閱程半衡睇中沚雲颺悠憶

昔刑雞滙桃葉青油画舫羅豐頰纓頭一曲萬紅
綃玉軟香温從狎猟人生極樂惡可常揮鞭拱手
分星霜經星移甲卯移午輢輪袴褶排軒堂狂昔
拍肩拜入座深杯大肉剩寒餓實六七人睍不言
少焉煥發珠璣唾別來歲丙冠諸申東下惟耽公
瑾醇一勺之多逆人意愆予良晤撩子嗔回嗔懟
歘酹風伯帆腹飽張三十尺明朝五月哉生明預
索蒲觴慰兹役

江上

秋半暑仍酷鄉遥期易違不眠吟待月習嬾醉高
扉歲在農心歎帆從客眼歸翔鴻豐六翮亦爲稻
粱飛

莫愁湖

緑楊誰是舊盧家餘豔秋隄顫蓼花簫管疊增芳
草怨鷺鷥銜破曉天霞烟迷畫舫魂成蝶香暖紅
樓髩學鴉千載風流讓湖水四圍朝暮印嬌娃

雪中飲三鑒堂分低字

稠雲一色九天低江北江南鶴路迷宋玉曲中蘭

繞室表安榻外粉侵題貪看瑞兆飄成絮忍使梅
花凍作泥此夜立門忘見肘紅爐共把辟寒犀

壽佟使君二十四韻

風流太守地行僊况是
皇扉戚里賢郡自盛唐誇画裏公由
特簡出天邊承宣八載頻稱最撫字三吳總讓先兩
水有農皆袵席雙橋無物不陶甄除非豺虎方麾
鉞果是驊騮定策鞭清俸每因修廢減陰功多在
救荒虔梧桐樹色秋霑露橘柚人家夜響絃共道
摘姦如對鏡僉云飲馬必投錢虛衷雅愛青雲士
餘力猶工白雪篇似我那堪中散曲辱公遍覓孝
廉船魚車豈待時彈鋏鉛槧因勞屢割氈幾度題
分樓月曉常時棋賭燭花偏敬亭喜結烟霞契書
院勤招弟子員落雁轉薰飄玉軫渴蛟翻雨潤金
牋風騷力挽歸元始教化心期詣廣淵詎信大才
如捲籜寧愁難治等懷甎義聲詎獨陵陽頌善政
兼聞禹甸傳習以漸能窺學海交深益許耨心田
柔從剛克經綸裕恕以忠行體用全見客渾忘身

貴顯事親恒覺意纏綿由來孝德高旻眷振古仁
人祚算延姜被遥溫
丹闕下蘭芽齊秀綵衣前紀勲已禿毛生頡朋酒還
空晏子屢願約宛封千萬户一年一户祝嵩莚

贈吳容齋德求以寧國府別駕署蕪湖縣
篆

江城晝裏神仙吏一泓鳩兹萬井閒（蕪湖古為鳩兹）心地
潔於歐鏡水政聲高出范螺山（歐湖鏡湖皆蕪湖勝地范螺山即在縣治内）梗
楠材篤栽培内騏驥羣空顧盼間應笑棐穪枌社
子巔毛空自白儒關

贈采石孝廉吳鈍人銑

吳剛斫桂有純鈎不上金臺獻五侯（鈍人辛卯一上公車即絶跡春明）知
止似非愁犯手辭榮亦豈畏籠頭性同采石山松
古詩占蛾眉江月秋（采石礦前為蛾眉江）愧我自攖塵網縛日
持東箭待春蒐

集蘭亭字和京師諸同人上巳一畝居修
禊三絶句

一生幽抱山林寄稧日羣遊惜未同豈爲後時嗟

不已也將清詠詠春風
虚亭觴敘九春時管激絲悲老少隨盍日臨流殊
極樂情懷可與外人知
盛事幽期感暮年及時觀覽惠和天雖云不次蘭
言坐萬化齊欣亦暢然

式馨堂詩前集七卷目次

三南詹之裕亮儕刪存

以上二年詩共刪存五十一首

式馨堂詩前集七卷

三南魯之裕亮儕刪存

丁酉

元日晩翠軒試筆 軒在寧國府署內

履端逢泰運鈴閣曉曈曨朔啓三陽盛春行萬彙同鶯花偍試馬雲日旆飛熊邪豈屠蘇辟年占黍稌豊物華天獻彩民樂化徵隆椒頌慚金石歌衢備採風

賦得

聖製春歸魚出浪

青帝初回馭沉淵不隱鱗一泓花點縠三月杏飄春雨速鯨鯢躍波游鱣鮪新乗時爭鼓舞應候敢沉淪但覺優游適誰知變化神龍門如許上早晩躡雲津

賦得

聖製秋斂雁横沙

一夕塞垣秋賓鴻下晩洲忽驚霜有信頓惹客生愁避網飛何適啣書唉且休烟汀斜伴鷺月渚靜盟鷗砧杵緣聲切關河逐處留獨憐兼五德長爲稻粱謀

三鑒堂觴梅聯句十二韻 二樓者佟青士也偕柳者程元愈也元佩者沈廷璐也無僞者張純也野香者張蘭也

春陰街小院二樓 索笑古梅邊冷豔侵華燭偕柳 幽香襲綺筵一枝清泛蟻三南 數朶淡籠烟官閣撩詩興元佩 羅浮引醉眠影分孤雀瘦無僞 態倚薄雲妍雅稱吟簪對野香 羞隨舞鶴偏興狂催擊鉢二樓 漏永競題箋齒頰餘冰雪偕柳 丰神自蕊淵凭欄愁弄笛三南 點

額憶妝鈿關隴誰堪寄元佩 江樓曲可傳渾疑人是玉無僞 應判酒如泉驢背殊勞覓野香 翻嘲孟浩然二樓

爲偕柳題羨結圖

羨魚者誰網結弗施臨淵之趣不退不知

次韻酬沈樗崕廷瑞

臣壯不如人况是垂垂老江湖三十年側足豺狼道平原宿荒阡誰復推襟抱晧歲識沈生發筆摛天藻虎頭與龍眠遘之俱可掃案積方愢于遑共窮搜討時眼刺涼涼時耳悅好好狂瀾日已東癡

欲廻共倒顧言結素心惡在論遲早翻覆雨雲人
自昔投有昊

北樓春眺聯句

新柳綠如許高樓乃一登海天烟欲接二樓郊甸日
初昇晝裏人家簇三南雲邊塔影層遠眸爭鳥沒元佩
幽興觸花增挹檻晴嵐逗野香浮空野木澄溪回帆
片片無僞嶂疊石稜稜紅綻敧墻杏二樓青垂絡樹籐
客心兼草蔓三南酒氣逼霞蒸兕檜冰霜骨元佩鋒毫
揚馬朋操觚龍雨注野香說劍虎風騰橘奕仙流輿

無僞桐嶶吏隱能苦吟頻拄頰二樓狂嘯迭橫肱曠擬
冲霄鶴三南豪騫脫臂鷹口懸河漭漾元佩胸聳嶽崚
嶒作賦甲王粲野香驚人學杜陵咄嗟肴簌辦無僞斟
酌斗升弘俯視空諸有二樓微言得未曾惜春裁綺
句三南卜夜剪華燈漏矢催金鑰元佩簷牙轉玉繩定
知他日夢野香還向曲欄凭無僞

寒食日同偕柳暨江寧程得華之銘涇縣
鄭漢林相如遊西竺寺歸集偕柳寓齋
即用清明字各賦長句二首

禁火芳辰客思縈良朋淨域寫心盟榆烟冷結花
龕篆杏酪寒調翠釜餳叢卉襲風薰棐榻細泉添
雨亂楸枰幽懷盡日同禪定不必滄洲趣始清
山裏看山眼倍明歸來泥飲不知酲沾裾草露臨
風馥蔭户松雲學雨鳴京洛鬬雞慚往蹟邛原飛
蝶繫新情惜春莫遣春宵寂秉燭花前一撫箏

悼亡二首恭人李以三月十又五日卒年五十二歲

淑質從天賦彝常本性明艱危同怵惕疾厄竟生
平老去身何倚哀深夢不成啼烏知我恨夜夜斷

腸聲
兒女多前逝泉臺爾不孤五棺無一窆半夜有千
呼破產緣求藥推心是泛湖未知塡刧後還得共
牢無

習靜阿蘭若二首

灌木古庵深幽尋別會心草香騰驟霽苔色睟頹
陰噩夢悲彈指危機謹盍簪自憐工瑟技憔悴鼓
南音
静來心眼澈詩料與思迎籟寄難分樹烟荒不辨

城虬松低度磬武火急鳴鐺避地塵緣掃何心更采榮

山陽尹徐近齋恕儀傚尹陸麟度師以鎖院叠明遠樓四首屬和為次其韻

城府襟懷一掃空持螯呼我坐春風道之墜地吾何識壯不如人老謾雄率性秪宜安草澤沖天誰為解絛籠飛有巵酒從教醉且盍人前滿面紅

兩鬢空班一未成回頭悞在舞雞聲公私不問蛙喧寂賢聖何分酒濁清車造每違新轍跡途窮思理舊弓檠醉來撾破漁陽鼓莫道顛狂學禰衡

雅意真堪入骨鐫心灰冷矣不思然鹿門分合圖今日燕領功難就晚年自是摩雲無健翮非關在野有遺賢題橋舊夢秋來覺竟讓相如駟馬騑

淮濱芳草咏徯蘇義問東來喜不誣幸有一人真鑑別何妨四海盡模糊市間獨貴能言鳥轅下應羈汗血駒慚愧貂蟬吾故物從今不以誑頭顱

自鳴鐘

西極範金成虛懸應候鳴自緣機動響不待叩傳聲巧奪工倕製精參帝舜衡按時深省發書課亦堪程

同梅勿菴先生夜話於松皐草堂二首名文鼎字定九宣城縣明經以九數之學見知於聖祖所著算曆書數十種行世

三十年來忘故吾官齋連夕話娵隅麒麟夢杳迷牀蝶牛馬名潛聽董狐舌以輿戎三寸結腸因悉索九廻枯疑團賴得從頭剖誰謂徵言杞宋無

何嘗食息不于于但惜虛生七尺軀寒雨宿花私歡泣空林彈雀實遺珠佃漁徒羨能安土鉛槧深悲畢壯圖最是不堪談笑處東方一飽遜侏儒

次長洲毛景萇鳴儒韻二首

雅樂久不作胡來貢鏞聲蹶然榮所遭乃共聞韶英引吭一萬過撼月天為驚激如灩澦峽湍矢雷砰訇嗟我榆枋翼垂雲寧思爭俯首息聲妄抗懷彌深情賡鮑恣鎔冶疑或輸孤清老眼眊已昔灼灼新雙明

大音世罕覯覯亦希其聲之子一予覯莞爾流晶英一讀商羽協再讀心神驚此非石鐘山而胡鏗

以銜竊欲鞭弭角天授良難爭烏烏輙復止無能過茲情濁涇既泥滓况當以渭清所願就賢達庶使聆聆明

雨夕

客心非木味常酸離畢滂沱夜戒寒文塚業憑天顯晦泉臺人入夢悲歡檐聲冷滴孤衾淚漏點長同側枕歎枉說聽甲無所負域中今夕幾泥蟠

瞻園四首

瞻園者有明徐中山王舊第也今為江南布政

使司公廨丁酉冬予應年允恭方伯聘入居焉俯仰興懷穆然成韻荅殊不知其言之何以長而長也已

徑是巫山十二峰月來憑弔費支笻平臺樹古時歸鶴陰洞雲閒不會龍妃淚染筠和露滴王言標石付苔封（瞻園横碣一方勒中山王名其所紀之時則洪武十有四年也歲久碣傾前藩司張潞聖左者濬池而碣出時乃作詩國門索能詩者咏之而碣仍於廊壁蓋乙未秋初事也）霓裳新樂朝昏奏醉眼糢糊認舊蹤（年公日演其家樂於園）

高亭一望客心遐落日烟昏萬萬家暮鼓似雷風倍肅歸鴻如兩月初斜輕柔暮影憐衰柳冷淡秋容鑒晚花三百年來歌舞地到今紅燭豔琵琶

香逵朱欄一逕深花叢石窟可幽尋山留薄霧松增古棟宿閒雲竹寫陰鳥語入簾仙珮返茶烟當牖午鐘沉空懷今古誰同調獨撫虞絃自賞音

傍晚明霞遶碧岑謫仙旌影駐華林笙歌度日人如玉羅綺成團谷是金一檻月明千里夢五更鐘醒百年心不知往日麒麟種夜夜年年可似今

東梁山下遇鄉人

客路見鄉親未言先愴神年來遭否運不敢問家人

江上欸人

尊酒共鄉人談諧意自親月明秋角切江澗夜漁辛雁語催寒杵時風速隱倫座中憐白髮無計脫紅塵

江行

去浪徒云砥何年轉自東斷鴻爭落日哀葉聚回風野闊烟千樹天圍月一空前程休預指吾道自

能通

舟中望九華山

風勁一帆飛登峰願久違雪消山態瘠雲宿石纓肥野色遠黃落人烟澹翠微望中無李白吟醉可誰歸

偶步

偶步江潭上行行入古林尖風欺破壁髠柳訴哀禽欲繪悲身賤因農嫉吏侵舍藏吾有位徒切手援心

戊戌

江寧鎮道上 鎮傍爲江寧將軍牧場

雨霽風微古道平甫田二麥喜秋成香飄饁婦茶䰐髻馬逸陪京驃騎營紅藥酒旗人語亂綠筠僧舍道心生流鶯自弄遷喬舌愁耳難堪得意聲

重遊敬亭同當塗曹鱗書洛禋宣城梅文常琢成孔虔瑒成旌德張以南尚雅商邱郭公調宗鼎暨主僧覺上分迷節二字二首

趁晴共覽昭亭勝 敬亭古名昭亭 滿耳農歌滯馬蹄薜荔千村縈細路松杉一逕語新鶴烟滋竹色寒侵袖泉倚風威響出溪來去白雲長自在勞人一到一回迷

一亭一閣一支筇勝友相攜興不慵王笛倚歌禪日永銀尊潟酒陣雲衡 鱗書公調覺上弄笛倚歌予與諸子則箭壞拇戰竟日不倦 山從檻外皴屏障樹在風中學虎龍歸馬亦知頻掉首勾人烟翠晚千重

南樓烟雨閣風字

雙橋霧鬱一樓風渤海雲濤幻眼中三徑黃花秋寂歷萬家紅樹曉朦朧輕嵐俯合晨炊澹大澤遙兼宿靄融倚檻客懷增慨悅普天率土慶年豐

雨中登北樓

賢守高吟地紅樓剌碧霄木光沉四野江色壯雙橋翠滴竹佯醉寒生松弄潮孤懷今有屬誰道謝公遙

夏日晚翠軒同引除元珮釋廣成集字得長句二首 軒多枇杷名取之義益取千字文中枇杷晚翠句也

枇杷深徑綠苔滋荷葉擎香出小池風叶五絃清解慍禪超三乘默𢿢詩是日二樓設琪席後賦詩作兩絕于各字案上時松雲拂塵談微中玉笋成班問每奇一月來來依杖履他時秋水費相思

火雲何地避炎蒸官閣涼生綠幾層鳥語似嘲貪睡客謂元珮也蓮香偏惹好詩僧楸枰隔竹時聞響東箭投壺各奏能便是謝公稱韻絕風流多恐後來增分字絶句每容於韋溪之不安二樓定例容者得以酒易字而可字易者非慧黠小僮不可字無定値視容者之遲爲增損若指字而易則又視慧黠之向背而倍蓰之惟白贈則慧黠者有罰如所指之字已先分於他手則得者議値而罰其私授受爲失察則慧黠之罰同

古柏行

少陵昔有古栢行情深筆老才縱橫中言蜀人祠祀久且遍末言古來材大多無成我今所賦宜州北樓之古柏與樓終始參天碧樓前二株森作門兩樹後樸覆樓脊不知所植無其傳螺文柯幹如雕鐫風雨發聲撼羆虎陰晴百變招雲烟憶我十五歷滇粵二十天涯及漠渤名園勝地沒荆榛此樓巍然經日月道是神明默護持神明於此詎獨私謝李詩篇洩天秘後來剪伐無人施曠觀名蹟有名筆縱或圯焉亦終出假而金谷華林得邀名士題到今自有得功庀材之人煥丹漆君不見滕王閣王勃序成千載㵲久不見黃雀樓漢陽之樹崔詩留蘇賦二篇赤壁翠石鐫一記雙峰聳乃知功德言也並稱三一無立者其何堪孔明廟柏非杜甫亦與成都八百之桑同空談使君三年繼眺守功德傳碑詩炙口吾爲此栢慶遭逢自今盍護傳無朽嗚呼吾聞樹木之計在十年覽此且能千歲久

南樓遣興三首

三度南樓歲月深風情物態極幽尋家園豈少千層綠却愛籐花一院陰

南樓樓下柳依依舞弄輕風寫素暉鄉夢覺教牽挽住過江五月不思歸

短塵輕衫襲晚風松青梧碧夕陽紅獨吟石上無人到一縷荷香入酒中

宛津橋上作

淞溪綠樹雨絲絲千里鄉心亂此時聽說午晴風

水順片帆乘月到鳩兹

題玉局洞天（二詩悼友悲徒不堪自遣）

升沉日月此山池有客朝昏費所思滿樹荷風映問酒一亭松月苦敲詩紅橋宛轉清波漾玉洞陰森碧蘚滋往事到心難制淚隔壚歌管謾昌披

題箕踞臺

洞壑依然靜且幽不聞歌嘯出書樓風回曲沼空成綺月上疎簾謾學鈎放體有儀心愈戚招魂欲賦淚先流南來吾道堪誰托獨向高旻仰白頭

題贈臨潼劉天石麟聰

予也生荒陲少長中原走分襟虎豹林把臂英髦藪五十三年來締結盛韓柳歲丁酉之春白下識良友性鍾華渭靈氣毓泰雍厚雄文京雒傳耆宿不敢右翩然而道東於吾意何取令予從吾游亦心向吾剖設棡洞天幽炎熇得不受精論鑿元冥奇思滌凡垢汩汩傾三江便便羅二酉横覽壇坫間如君曾未有所願心口盟斷金要在久乾坤倚撑支拂亂正其誘額予癃老姿蹶踬忘衰朽勉旃踵前徽鍾毓乃無負

夢亡

戢翼圖家室分飛苦夢魂離悰秋月悉幽恨楚江吞同穴期何日他生續此恩最傷臨老日風雨泣黄昏

宿淮安郡署

何緣暮鼓近人撾逼起鄉愁萬里遐燈灺爐烟虛篆辟酒醒庭月暗移花飄颺老信文章誤建樹心疑歲月賒權假一枝休倦翮晚來餐飯用心加

祝淮守永寧程克修懋

淮南古雄鎮揚淮青之衝黄淮并力走盧井瀰滌溧環淮十一屬土瘠而民訩海疆衢八達迎訟紛踵蹤大府治四幕（謂兩江制使江蘇撫軍暨總河總漕二督也）好惡難彌縫冀者席煩敝荏冉姑苟容以兹政與俗觀風識潰癰

天子軫要地爲淮擇黄龔稔公不世才歷官咸奋庸精敏冠諸曹勁直無面從厥操峻以厲臨事靖而共況乃功臣子

國家璜與琮（其父任陝西興安鎮總兵）

特簡出螭陛五馬專淮封於今甫二載萬彙歸陶鎔
盆寃片語雪溝瘠登時悰鋤莠不遺力哀煢不侍
逢苞苴不敢行痌瘝不得壅社鼠與城狐破膽潛
其蹤節使憚公嚴蹦境收銛鋒䑛予慕高義洞洞
遥登龍荆州快良覿辱釆及菲葑月來荷推置可
親亦可宗維茲秋九月申甫降嵩峰稱祝媿浮溢
致禱根懿恭願公百歲康奇勲銘鼎鍾天生公作
霖詎私岀澤農公惠旣鴻溶公須復有顒公度且
和雍允矣間氣鍾如茲邁全德定應躋入重援古
以為頌森森千丈松

無題

莫怪向人瘖三緘夙有箴半生書裏誤萬念客中
深老去融孤憤貧來替壯心回頭三十載徒自惜
分陰

式馨堂詩前集八卷目次

三南曾之裕亦儕删存

以上二年詩共删存六十二首

式馨堂詩前集八卷

三南曾之裕亮儕删存

己亥

元日示濬兒

履端值雨水天漏補無石雪雹侵元功高甲渾一碧凌寒肅拜禮強歡付形役日食迷朝昏是日蝕既木介森矛戟側聞隣父言呼兒備禬禳吾爲前致辭堯天定有格愆陰其偶然扶陽看旦夕子婦習恒儀盤辛薦椒柏三爵百感來含悲話疇昔予生而憂俱及老未安宅御窮資爾慈今有皆其澤三年失閨友襟淚傷層潰薇音期嗣賢寧在豐肴核刻茲春始霪萬竈茫無策吾嚚幸薄儲詎敢殷燔炙安得盡蒼黎一舉登衽席

祝壽詞二首

憶自甲午春占星識爲歲應期仁者臨懷保百千計莠鋤良者安隱彰明不蔽所以衢人歌方之僑也惠益惠本諸仁匪若煦煦細仁則良而靜厥理操弗敝從此千春秋立極參蟠際

鯫生久側陋伐檀湖之湄六載荷甄別折節忘尊卑不啻自口出而且貽之辭鴻文弁所編與言達所知致使糠粃塵因風揚九逵至德無能名中心銜感私大衍周上元躋堂進瓊芝懿好直天通篤我松柏姿黑頭理元化補天勤耄期

由部泊湖之興化舟中作

睡起輕帆穩吟詩強自娛水荒民命賤鄉遠客情孤舟檥將春去身名耻道汙買山何日事奚必定方壺

淮安郡署即事

一方明月浸虛堂金鴨烟消夜景長鄉夢半爲車角亂詩情全被酒旂荒傳薪歲月違初志奪錦文章壹敝囊巨耐癡僮斟醞熟黑甜滋味獨深嘗

贈鶴二首

豈曾中箭却畢棲也學飢鷹啄燕泥但可晝屏眠伴鹿那堪春柵立同雞當花每入横江夢哭月寧關蜀道迷雨洗林巒何日事緱山相約及秋時

乘軒往事不堪思徒有聲聞四野知海上松雲孤

舊侶遼東城郭失歸期報衙似耻迎黄蓋披氅偏耽侍緯帷此去揚州天咫尺跨飛十萬定何時

珠湖競渡竹枝詞四首

風溫水媚画船輕十里人從此裏行簫鼓去來波影亂垂楊處處有啼鶯

雙槳輕輕貼岸摇湘簾四面隱紅綃龍舟飛過金鐃沸露出娉婷一捻腰

河房曲曲畫欄斜滿貯香雲大賈家紈扇不遮桃杏靨故教人眼一齊花

花榭誰家塞外妝輕風掠過一溪香蘭橈到此渾難去畫學蘇州刺史腸

依緑園珠湖大賈程勲著少爰之園也挽紫暎綠别苑人病有情者殊難堪此

入門一逕古籐陰宛轉紅橋竹塢深開落任花消歲月去留惟客恣登臨如雲彩鷁當窗醬學雨高柯入夜音最是廢興禁不得季倫應碎此時心

淮陰郡署敘宜州舊遊因寄佟使君二首

一載游蹤隅宛津雨床絲竹頓生塵南樓更上紅燈引東墅頻招緑蟻親殘漏露睎花底席芳時香暖醉中茵從來盛事難爲續岙使流風豔後人

近來誰是上頭賓交臂應無洛社人曾憶衆中誰繡虎竟疑轅内老金鱗斑毫風雨輕銷夢蝴蝶莊巒冷送春他日經過舊遊地可容重污大車茵

題漂母祠

廟祀淮陰圯復新只緣一飯濟功臣於今滿眼王孫餓莫但津津頌婦人

濯龍隄

淮安郡城西南隅潴水一方廣百畝舊有宮之

者祀水神其中歲久波湮隄傾路斷西洛程克修守淮重築而加曲折焉遥望蜿蜒如龍濯然者故名隄以此時巳亥之仲夏上澣也

一鏡涵空碧長隄儼濯龍好乗天上去揮灑萬方農

緑分坊

唐方干咏處州洞溪詩有曰兩派緑分凳其殆先爲兹坊詠者耶何其繪景之肖也

碧濤喧左右直是泛仙查莫遣知章過防渠醉眼

花

君子堂

神祠之後三楹新以燕至於斯者顏曰君子雖

取義於來登之句亦以其池皆蓮也而本茂叔

之評以立名焉耳

爲問來游客何人稱此名道童相倚笑不斷有雙

旌

揜雀井

志載道士林靈素善奕蓄一雀每異人至輒飛

鳴逆之一日呂純陽來奕屢敗素俄而騰去素

怪雀則已揜諸井中

仙人游戲術過客不須奇吾輩經行處凡夫又豈

知

澄曠軒

滿目清波澄曠信然

臣心真似此何待鑒於民結想終年卧愁醒一釣

綸

兩儀亭

水方太極謂亭緣水而有也

非水亭何立名亭意或然倚欄窺萬象離合總天

全

紅酣徑

亭軒繡錯曲徑通之閒花適盛與水面芙渠爭

暈頰也宋曾子固詞云荷花落日紅酣錫此逕

以嘉名何媿

夾道嫣紅倚繁香午正濃雙扶纔幾曲可那日高

春

證道亭

亭之制八觚稜焉予偕華州閆正公永寧程雄

萬憇之風謖謖生肘腋間原額清風良有以也

忽二麗眉道者先後至一不言姓氏但云生有

明萬曆之五年一則名泰學天啟元年生人也

相與話長生論甚確易亭名以證道紀遇也

大道晦於鑿名言達在真惜無關尹喜著論覺斯

人

得月亭

亭形肖璧水環之於近水之句殊合也顏之

桂魄方東出圓亭早印芥無人撈取去留此伴詩

狂

留雲亭

去證道亭東二十武橋跨而中於湖者方亭屹

然游者至此天籟勃焉則凭欄而歌舊謂留雲

然乎否乎

何必定無心勾留為賞音自今歌刻羽橶角鎖頑

陰

卧波橋

自隄而坊而堂而井而軒亭咸橋焉以濟石者

二木者四石高濶而短木則宛轉平長丹漆之

色射夕陽於波中璀璨搖目精采亂魚助倘羊

而增游興此其最也總六橋而標曰卧波即謂

牧之之賦賦此也可

虹駕波光麗渾疑蜃氣成回瞻後來客全在畫中

行

三仙閣

宋紫霄宮也負城臨湖與沿湖之所謂地藏菴

二帝臺火神雷部諸祠金碧相聯鐘鼓互宣悉

以益湖勝焉以其閒獨幽也故特表之槩其餘

老木攢危閣層陰鬱古寒到來心轉熱不得未央

丸

跛鶴

何年偃蹇落雲程却向人間躑躅行立處欹斜難

雀躍步時艱窘冷鷗盟梳翎不泯騰霄志顧影空

高唳月聲寄語兒曹休浪謔毛豐終可振滄溟

觀漁

方池瀦斛水汕罩舉焉然鰋鯉充庖亂鹽梅出鼎

鮮窮捕娛永日深匿想重淵快殺呑舟者飛騰逝

萬川

侯家

出遊驕馬疾如風興倦歸尋蘭麝叢獻壽笙簫連

月沸賞花燈火燭天紅豪情解珮酬歌客細意調

羹寵醉童報

主喜聞邊燧熾黃金新購六鈞弓

大塊

大塊而生予生焉適以毒三歲奪其慈九齡鞠其育賊兵火水饑疾憂離窘獄螺舟沉之湖瓩藩阱於觸轍坤萬十環麟嬰八七促衰荊共苦辛必復摧無祿豚犬之一琦綫矣何堪卹竪横睇爾裳其嚋此耶酷夫予詎曰傾胡然降玆覆禿巔虐且仍錐耕魃厥斅璞刖三二三却前畏縮縮將云畀聽聾曾聰衍也哭裂吭秋一鳴階今尺者木

無僞至淮報濬兒生孫喜賦

老至望孫如望歲客來喜說產麒麟千秋弓冶期難定萬卷圖書托有人屏上之無歸去試殿中盥壽夢來真六月十有二日夢 上賜書一幅大彔一畫壺壽杖一枝從今抱犢堅初志花下含飴樂隱淪

懷陳求夏廣文

署迴交遊絕懷人意惘然口緘心擇地性忍學窺天把菊辜良約求夏頻招爲菊下之飲予究未一赴之悲秋觸大篇求夏貽家集數種會須傾百斗一灑淚如泉

秋盡

牝虛金擲卒研覃徐詩有似黃金擲虛牝分則云甘志未甘龍骨昔推超冀北虎頭今竟老江南爬羅細帙容盈萬坎壈秋風又盡三宋玉在家禁不得羈孤千里亦何堪

讀張虞書蘭秘和予酉冬同勿庵先生夜話之什仍疊前韻二首酬之

南音入耳曼羊吾不負經年泊海隅贊世實羞同畫虎彼都猶喜見黃狐泉噴萬斛思難遏吟破三更興不孤纔識潙堂真面目德山敢復道無無

芒筒誰爲振錞于顧影徒憐七尺軀鐵臂放開時力軟韓少府送時力距來二弩時力者謂作之得時則力倍于常也肉髀生厚血心孤屠龍枉淬純鉤劍彈雀空抛徑寸珠慚愧季鷹歸棹疾銅盆亦可釣淞鱸

留上元葛雨亭祖亮守歲於根雲書屋

一夕分迎送寧爲守舊人鼓隨驅疫急酒以戲鉤頻權古彌鄉思觀梅卜幻身寒香風習習早報一庭春

庚子

元日次雨亭韻

鳳曆開新曙龍山煥舊容環園背山[illegible]禾游花塢雉孔甚于邸鄲人正朝獻有於趙[illegible]曰正朝放之以示生也大湖[illegible]得生斯莚爲芳布錦堂松萬[illegible]芳也[illegible]壓人折服弓子嘉其義命並折布之爐暖辛蒸馥觴停蟻凍醲精煦山嵐稔不更決筵從

皖城元夕次雨亭韻

皖水上游雄華燈九市充玉鼇山駕碧金鳳燭燒紅吹角千棚月香溫一逕風縱觀春興逸泥飲百銷空

自姑孰之宛陵舟中作

風挾春陰逼檻涼小鷺習沒亂迴塘板橋通市烟橫柳花港聚漁浪打航遣不盡愁汀草蔓敎如何睡戍更長飄蓬到底茫無著強繫蓬心入醉鄉

客愁

客愁如草復如煙簇簇騰騰斷又連撈月枉窮千尺水負雲空夢八重天幾回背燭追深夜到處逢春悔少年松菊故園誰是主長江風雨對潸然

舟雨

終風兼雨號蓬窗晝不白暝坐聽江濤晉馬蹀三號居耳聒嘈嘈行心摧慽慽天乎生何爲淪溟緣之窄骨肉斬聚歡道路增危搕年華促使衰筋力爍而瘠春陽宛曲舟除霾失綺陌疾呼閶闔開縱此摩天翮

無眠

斷港昏燈戍荒江獨夜舟春情風雨送客路管絃休眼醒難瞻曙衾寒不捲愁自憐昆岫鐵鍊作指間柔

客宛陵姜萬選之藝圃梅怨漪兆顯施質存堞同文常孔虔來訪因留酌分添字

書堂花事別來添雅集分抽小韻籤避客蝶衣沾露軟撩人鶯舌隔林尖洗清石髓金千鍊鑿破天荒字一縑無限春愁今遣盡莫辭卜夜咏新蟾

贈別求夏二首

花簇廣文齋籬疎自補柴酒襟洪似海詩力勁於淮論古貽金鑑揮毫折玉釵我來追世好邀月醉

蘭階

別路風堅水歸舟壓槳帆會難期歲月春早望昔函夙願疑成夢名根決計芟百年琴酒約多結負雲品（歐詩何如琴酒老雲品）

殘春淮安館夕口號三首

又向清淮送一春昏燈寒漏月如銀無眠莫訴天難曉正是文章泣鬼神

三年書劍滯淮陰磬管宵宵伴越吟（[illegible]）敲碎唾壺珠淚滾硯池添得一分深

鳥啼花落思無端小院深扃夏雨寒獨坐黃昏聽燕語江南新笋正闌干

閱程守新濬東河

淮東十里帶河平雙槳沿緣慶落成米集珠貽炊婦巧樵通桂息市兒爭分膏菜甲金鋪地旁引花蹊錦障城訝道夜來歌五袴一泓山海客舟盈

誰莊觀芍藥（程氏庄名）

穿橋傍柳問誰莊五色將離列萬行（古詩別者贈持芍藥相贈故芍藥名將離）金帶弱枝春舞倦玉盤嬌函宿酲香（廣陵花[illegible]）

何廿粉並（帶圍南禪資福二寺中有白花正圓如覆盂下十餘葉承之如盤號玉盤盂誰莊花種甚多繁二名種以勝其餘云耳）私狂蝶願挹檀心結綺囊浪說揚州三月美錦亭爍爍酒天長（揚州朱氏園植芍藥五六萬株花盛時作錦亭以待遊者[illegible]）

午日舟中

三十年來逢午節浴蘭懸艾半天涯未嘗人世生全樂徒受江湖冷暖嗟奪錦是龍難自信倖邪有劍向誰誇糭筒何必江心祭後死靈均在斷査

秋日同懷寧劉錫皇鉞柒青前祿孟嶧山銓金方思永赴江寧省試泊油榨港月話步錫皇韻

一櫂秋風共故人江天明月醉燒春商秋鶴露鬭醅鼓甲夜鯨風駭浪銀既剪踈葭還自秀久淹屈蠖或終伸青氈夙債年年負彩筆無憑說有神

題笠乘小照（武進楊士凝甲午孝廉字笠乘其小照即藏笠乘風閣也）

岷源一導挾千流黃葉西風萬里秋劍色指雲詩客舫江聲和笛酒仙樓凌空日月雙丸跳放眼乾坤一芥浮世事悠悠付柔櫓數聲鴉軋海東頭

九月歸自江寧濬兒先一月亡矣慘極怨

生賦五絕句悼之實自悼也淑生於丁丑卒年二十有四

七年三賦悼兒詩淚盡西河兩鬢絲詩禮一庭孤獨立無父曰孤無子曰獨予兼之矣何時不是斷腸時

二十四年依膝下千辛萬苦植成材甘風盡拔三珠樹淚眼從今不望開

老妻已續兩兒亡季子今秋忽又傷不分乾坤專酷我願同泉路訴天皇

海嶽飄零剩一身煢然老矣更兼貧到頭便復成家計終是乾坤失所人

孤燈照坐檢生平患難叢叢似草萌生我何心偏虐我教儂何術了殘生

十六日報捷悲喜成句

孰料今年公道開揚鈴飛馬捷書來予然天地榮何益渺矣音容喜愈哀回首一生皆夢裏長竿十進總心灰凌霄自是他年事孤影憑誰步紫苔

題桃山驛壁

當年曾此賦棲鴉上計重來問酒家壁上舊吟湮雨跡爲題新句待籠紗

臘日同潛山徐穎若千仞太湖趙敬承循賢揚又掄維斗公車北上次旅店備[illegible]

勞農雞黍宴嘉平衰白公車正遄程客枕獨支[illegible]舊淚村酤同盡短長更培風力辭愁南徙近日心雄快北征卬友相須占利涉郵亭衢塵淨馬蹄輕[illegible]曰清祀殷曰嘉平周曰大蜡漢曰臘臘者獵也取禽獸以祭也[illegible]祭先祖蜡祭百神同日異祭也蜡者索也謂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illegible]歲曰王者各以其形勝之日爲衰日衰日則臘日爲漢火德也火衰於[illegible]魏戌祖土德晉金德也土衰于辰金衰於丑故魏臘辰而晉臘丑[illegible]司以春二月及臘祀社稷以羊豕　儀禮季冬大儺旁磔雞出土牛以送寒氣

式馨堂詩前集九卷目次

三南曾之裕亮儕刪存

式馨堂詩前集九卷

三南曾之裕亮儕刪存

辛丑

元日沙河道中口占二首

璇運開元萬象華何充賀正表云璇衡運開宋璟中和樂六開元首正桃符門戶爛
仙霞玉燭寶典載元日造桃板着戶謂之仙木六花淺襯紅塵軟一道鸞鈴輦
玉沙
沙河澄景皺龍紋春店椒浮一甕雲下馬買溫空
洞腹不教長負黨將軍

涿州元夕

第一州城火樹殷涿州署榜於城北門曰日邊衝要無雙地天下繁難第一州鼓樓燈會
夜開闗紅雲一道龍銜燭碧海千峰鼇駕山甲夜
歌鐘遥沸鼎天街珮玉巧連環逢場也效遊春騎
一任香塵涴客顔

春集借綠書堂分莫字

吾生寡營營結交性所樂驅馬黄金臺降心從李
郭十日飲平泉意氣盛騰躍或如飲醇醪或類雞
羣鶴或萬言倚馬或千金重諾或淆之不波或虛

而如壑或情志綢繆或心胸開拓或則南溟鯤或
直秋天鶚裕側身其間穆穆而落落相與持大甕
相呼肆大杓談諸匪夸思墳邱肆穿鑿為歡入夜
永不問北門鑰剪燭競揮毫一歌一愈瘵稍親畏
別離撫膺恒作惡何如無懷氏曠襟遊大莫

拜族叔旦復公墓 在房山縣樓村房山西[illegible]

墓木蕭蕭墓草荒淚兼三爵奠斜陽浮烟遠樹思
顏色往事酸心憶海棠吾道竟東應有慰書田肯
穫最難忘山禽也解愁歸意立向松楸語故長

題西山九龍洞壁

二穴龍潛九潭方綠不波不知霖旱歲其謂爾靈
何

東蘊州同年許子遜廷鑠

別久纔歡聚愁聞計遠歸謀生何處可易轍到頭
非吾道爭千古雲天慎一飛遲遜秋汎發亦或趍
鱸肥

慕園感興二首 族祖仰山公墓側亭館也在西直門外

風輕林寄淨無塵坐卧松軒度一春却憶種松人
不見深陰留客岸綸巾
欹枕風吟三徑竹推窗月寫一房山
帝城誰復清如此秖恐行雲也讓閒

暢春園外即事三首

百壓千陌繞高梁 西直門外橋名 錦綺輪蹄
御路長積雪盡融春氣暖野花漸逼午時香金河
曲裏分茵酌玉樹陰中並旆揚叵耐軟塵風助虐
一時污變麗人妝
羅衣紈扇步西湖花柳長堤醉索扶小雨頓清天

地色大風常起
帝王都春留上苑何曾去鶯占喬林只管呼歸去故
園誇創見游仙何必到方壺
秋宵每向
御街行萬柳扶疎星斗橫蟾兎有情低照影笙簫
如語靜聞聲金蓮入直瑩千帳銀箭傳更肅五城
耳目清娛炎暑却踏欹容與薄羅輕

遊顯親王別苑

一入名園歸興休人間平地有蓬邱洞仙若也遊

行到郴復遥趨海外洲

張良御符驤姜自耘任修萬鳴嘉承苓三
庶常同過蒹園既別復訂後至二首

避地西園曠千章蔽四隣星占頻聚里緒墜仰傳薪嗜辯峰延景耽吟竿涑春何當陳廣榻風雨奉清塵

客去慚庖當典衣訂再來暑驅安短夢泉汲淨浮埃（園多老木炎蒸不能入而泉清甘可飲又其地僻風不揚塵故詢以訪客）連屋書堪把銜盃句可裁松濤迎月起揮麈嘯平臺

王隆川兆符致書言別賦短句三首送之

客窗心碎雨書到刻歸程老病先秋悴愁吟不酒酲著鞭慚璞刖衣錦妒鄉行何日江南曲同堅鷗鷺盟

送別愁南望家書草復焚徒增千里淚長顧萬山雲舊雨秋壇客新芻桂露醺莫緣幽巽勃雙鯉惜殷勤

吾枕豈鄉路一眠便夢歸忝新猶雁杳秋到枉鱸肥荒歲征途澁空囊夙願違月來頻送客揷羽逐南飛

移同弟駿居

何地堪投老遷移竟一生被安姜氏大產耻路人爭貽燕傳忠厚修齊戒滿盈吾家清白習不貴僕科名

飲潘江漪雙桂堂

桂雙高接葉花謝亦宜人月可揮吟麈風宜岓醉巾入情親戚話避俗性天真仁里如教擇千金願買隣

同無僞過泉語樓

泉語上樓清秋心此共鳴（伽耶舍多聞銅鈴聲問師僧伽難提曰鈴鳴耶風鳴耶師曰非風非鈴汝自心鳴耳）幾年開永晝半日領希聲路僻從樵指松陰就月行過橋吟並馬同熱買山情

曉行

孤影力行役輕裝自檢稽燃燈霜秣馬束帶月聽雞野樹寒烟合城烏凍語低滇程一萬里計日到雕題

恭謁

太昊陵作 在陳州

萬古斯文祖中天廟貌尊羣棠開一畫吾道闢三元瞻禮欽如在稱揚昧所言含靈媿蓍草猶挹建民恩 陵產蓍一本五十莖與文王孔子陵同

摻學士敘綠野堂題辟

到來無物不窮工金碧藏將古樹叢一片水雲紆画舫四圍蘿薜擁珠宮綠肥卬竹深欄雨紅亂丁香小徑風尤愛晚晴霞色裏團團明月上天東

博望驛次辟間韻

南望滇雲萬里賒百年風木思無涯桑弧力努懸門望萍梗心酸仰屋嗟愁飲羹嫌隣釜憂寒吟鼓厭市樓過人生別有千秋壽不羨安期棗似瓜 是日為予生辰故云

道經南陽不得謁武鄉侯有作

予生廿有四父字曰亮儕益以三代後公能躋聖涯凜茲過庭訓羹墻寤寐偕澹泊勵吾素寧靜居我懷躬耕儒者事黽勉潛荆柴素餐媿余影鞠力堅筋骸人生貴有立詎曰羞沉埋歲庚移屬予闇庶幾排一鳴旋見斥掉頭仍江淮先塋怵霜露發奮緣罔厓取道南陽城結想趨瑶階車徒刻程限不得瞻梧櫃式衡鬱丹悰景仰憎遼垂追蹤在志節盡瘁臣模楷顏之與孔體卓爾惟心齋

新野縣夕枕上作三首

音容宛爾一庭依冉冉仙雲何處歸母子夜臺如聚語應憐孤雀雪中飛

白髮慈親乳齒孫旦明相憶及黃昏那堪鏡裏雙青鬢牽斷游人萬里魂

恩重忘歌蜀道難霜橋月店旅魂單計程漸入衡陽路雁少猿多淚不乾

曉發

雞催暝色開馬怵韁絲鞚棲鴉避火騰缺月銜山送陰森谷積寒泥淖車增重賤甘筋骨勞客耐僮奴惷 仲痛切 君看白板扉户户甘同夢

式馨堂詩前集十卷目次

三南晉之裕亮儕刪存

壬寅年一百二十一首

以上一年詩共刪存一百二十一首

式馨堂詩前集十卷

三南曾之裕亮儕刪存

壬寅

元日漢濱即事 地名小河口屬襄陽

客中獻歲稀人事吟步觀雲漢水旁風為波紋鋪鴨綠柳拖烟綫轉鶯黃濟川舟楫虛維岍致遠驊騮老服箱東下布帆乘曉發望中一片返江鄉

輿中口占

新年客路引鄉思雪重隄楊不展眉碧嶼誰家紅慢閣香雲玉管奉春卮

關山曲

中州野斷楚山起風捲鶖毛天色詭五百蹴竄毛蝟攢僕夫項縮顏僵死尖風搜隙刺篋輿衣毳重重體不舒日行百里計百程自吳之漢西永路萬里計程須一百日乃到三春花月徒噓虛鄧隱峰參石頭和尚馬祖云汝去見石便噓虛隱峰去石頭先自噓虛隱峰乃無語四方弧矢男兒志轍環到老成何事紅白花顏鏡裏摧軟綃客積斑斑淚

荊門州

雪破千林出晴開萬井新畫橋隄柳韻花發酒罏春磬醒車中夢鶯嗔竹外人客懷能自遣何必怨紅塵

暮程即事

凍柳揺風影半塘薄寒鞭馬勢飛翔結成翠幕烟千縷衝破青天鷺一行橐酒遥香臨水店秧歌聲演過街廊今宵好醉郵亭月錯過春暉不可償

過公安縣

涉江雲物鬱菁葱芳草縈愁一萬叢紅藥竹籬花陣雨綠楊茅店酒旗風無邊野色蘭皐暮不斷春情綺陌逢繫馬川原悲落日外家何處問雞翁

五溪吟

予以庚子之冬吳而魯齊魯齊而燕辛丑冬復燕齊魯吳以陳以魏壬寅之春如乎楚車罷疲同矣忽舟焉心形為之頓適而武陵以上溪曲帆輕山奇石怪南天春早飛植欣欣時哉樂乎爰自正月十又三日至二月之五日由常德泝於鎮遠二旬之餘醉眠飢食外歌

吟以暢吾懷焉計程二千五百六十里共得四體詩八十二章分而彙之則律句短三十六首長三十首截長短律句各八也夫予也束髮而爲東西南北人行路之難古今鮮或甚予者乃今而兼句此樂乎回首之處堪耶否耶矧由是而陸焉黔雨滇風去來老獨其爲樂與復爲戚也夫何能逆覩而樂顧如是然而予時則樂矣樂則吟吟則天地之化萬物之變予舉春波目之矣戚何計即復樂焉

又何計

春水綠於染澄觀幽思增江程風片酒舟夜雨聲燈獨酌烟波浩深吟海嶽麥客情今夕谿安枕付瞢騰

水闊帆檣錯天高風雨爭午晴春弄色宵暖月生情村市從烟辨漁燈聚浦明昔游三十載不變僅猿聲

紫翠堆窗面揚舲側枕看人家花一曲僧寺竹千竿邑小春爲富溪深午宿寒水程娛客眼不勸亦加餐

奇峭峰千疊淙潺水一灣境開蒼翠裏意得有無間竹露晴猶滴松雲去復還靜觀消永日何當入商山

雲靜覺天空溪烟亂曉風暖榮新草木春杳古魚龍破寂驚專寵驅魔茶奏功永言真妙理千慮逐飛鴻

今夕忽元夕維舟石島西游燈村鼓沸聚月野橋齊遠思盃中化徐行花下迷叮嚀南去鵲勿復近

船唬

剌天青簇簇姊妹山名雨烟鬟寒逼尊無綠吟安賢有班犬嚚山市遍風惠客帆閒再過知何日停橈蕩九灣

巖嶂奱磯洞嵌崟界首山樵穿崩壁上僧立亂雲間欲雪雁飛疾呼晴鳩語蠻灘聲與巘色耳目不教閒

雙板磯頭水盤渦九曲廻嚙烟山似齒衝雨浪成雷風勁烏言澁篙多石縫開終朝經百險設詭濟

川才

雨泊洞庭溪行人展印泥聯舟蓬作屋上岍草爲梯量腹儲春餱催吟署午雞故園當此候琴酒傍

花攜

九春今過二強半是天陰爲月祈雲斂因花嫉雨淫漁寒施網鈍鼓濕點更瘖洞水如含怨砰灊下

碧岑

最險稱清浪五溪第一難縈洄深不測崄巇起無端潮漲三軍沸濤飛六月寒只緣無砥柱一任倒

狂瀾

旭日呻丹岫晴嵐展白眉錯薪游錦雉麇寺鼠文貍飯果開占夢泉香午祭詩洋洋魚水趣極目繫

心期

雲羃黃茆屋溪環綠槿籬烹鮮三尺網瀹茗萬年枝農圃生而習風塵老不知渾忘名與利何處履

顛危

老病吟增瘦無聊只放歌紺牙抽敗草紅甲努寒柯猿以飢投寺鷗緣嬾卧莎點金如有術隨意買

煙蘿

一櫂破烟霏雙擕咏落暉遠游茲快意幽興日研幾午睡隨長短朝烹任瘠肥水禽容我狎泛泛不

驚飛

登岍徐行飯野香細撲衫嵩茶聊解渴楚筍不嫌饞谷口風吟竹波心日晝帆此身無檢束小憩漾

苔嵒

松古龍鱗剝山叢馬耳尖野荒疑地吝雲掃覺天廉詩味研清苦睡鄉飽黑甜前程行自達不待叩

官占

春日家園趣花畦每自耘添杉扶竹祖鑿石枕桐君筍嚼千絲玉香開一甕雲別來湘水曲歸夢惜

殷勤

登城舒望眼（辰州府城南樓額曰南天鎖鑰可遠望）千里恣窮探水泛盧溪碧雲拖漵浦藍（盧溪漵浦辰之二屬邑也）花飛綠有笛（辰州產竹土人截為笛伸曲子吹以售于衢）鶯語笑無柑（戴顒春日携斗酒雙柑以聽鸎而辰沅則柑橘其產也兵燹後墟矣）徙入丹砂穴何當鍊一龕（辰州產硃砂而砂之生也有一小龕中生白石床而後砂生其上）

舟入沅陵（縣名）路奇觀暢客懷金星輝複辟翠玉點

崩崕志云沅陵地連溪洞復辟重岡產鈇金石綠水銀丹砂及銅酒漉生糟汁炊燃活樹

柴林梢雞報午天半語喈喈沅人多種竹其雞大亦樹宿也

經慣亦忘險翻憐度酉汀辰州酉水所從出凡山溪汀渚皆以酉名之沙痕春

漲蝕花氣午晴馨露莊珍初摘酉山產茶風泉耐細聽

不勝懷古意撫瑟弔湘靈

開帆又夕陽催去好春光山富禽言悅波寬鴨陣

狂茶煙蒙竹屋梵響出雲莊不負辰溪處辰溪溪名亦縣名

新詩滿一囊

桂檝鼓澄江風平啟八窗鶯梭穿柳十螺髻綰峰

雙酒陣推強敵詩城築受降時聞採茶女遠岫習

新腔

峰寒烟鎖黛雪化水平腰晚渡山童競叢薪野雉

驕晴絲牽望遠香蔓舞春饒句得仍頻改沉吟午

篆消

浦市市名屬辰溪列泓坳鮮肥壯客庖遠香迷戲蝶新水

發潛蛟飯購冬舂米鐺燃夜隋巢幸非圭組役不

犯楚山嘲

蒼蒼有意無老我在泥塗終歲警邊析一生降水

晃望雲吟思苦見月酒心孤爭似荒溪草春來得

雨蘇

好事僧營室崩巖結搆牢窗間窺井邑樓底度檣

艘風磴遊馴虎苔龕跳古猱不知知漢否閒過幾

鏖糟

天山一片霞開幕接仙槎岈草晴滋露潭風細漾

花時情舟下瀨人事手搏沙慚愧茗溪涉徒聞粟

粒芽辰沅一路皆產茶其細者亦冒武夷粟粒芽之名焉予舟爲同行者所惑未得泊而購之

遠遠綠陰屯鶯花又一村徑餘荒壘跡石泐漲濤

痕夜讀松堪照晨炊柳可髡居山何不足飽瘦更

宜樽

苔墻前代第石馬古王陵歷亂刀耕地蕭條火宅

僧僧有室家者之名谷盤天易晚春淺澗猶冰往蹟縈幽思

蓬窗默自凭

飽飯習熊經無言思入冥鶴騰雲路闊魚戲水花

腥覓句頭從白看山眼放青落帆依酒市也徑索

銀餅

淳樸憐舟子行風話往年不論陵變谷但願酒如

泉笋蕨饕春鱠煙波夠午眠一蓬生計足機械自來蠲

魚健時衝浪鷗頑不採人雕鎪平踩氣吟嘯賞開春弱竹風獻玉睛沙月曬銀山花千萬樹嫵在異鄉新

山隈與水隈盡日極沿洄雁挾雲籠月鶯嗔雨落梅槳摇松嶼顫石湧雪濤堆黽勉從幽討蠻溪不易來

春入五溪芳春情萬里長水程窮日力詩境破天荒應接真無暇謳吟直欲狂伏波開闢後誰此恣洸洋

右短句律

客盡南來泣路窮蠻溪吾入轉愁空半山草沾石泉雨十幅帆狂花信風洞水春凝螺黛綠霞天曉射鏡顏紅回頭画鷁東歸日不道重游是老翁

倚天誰繡出芙蓉影落沅江壓睡龍警夜山樓搥崔鼓燒香梵寺吼鯨鐘無非酒米開村市大半人家事水春詩料滿前憑採拾吟餘留佐笑談鋒

夕陽閃閃漾船窗酒敵詩魔雨不降謬詡濟師巡陸海狂思鞠旅獵潘江乘風客過沙鷺鷺釣月人歸竹吠尨屈指水程經十日石濤銀浪耐春撞

遠涉非圖養拙資親恩不敢恤飢疲（溪之旁有坊墓也）溪煙畫冷瑶琴嶽楚夢宵縈翠被池千嶂積陰風不掃百牆連峽月來遲篙工莫惜蘭釭費正是羇人覓句時

鏡裏張帆動翠微春煙黯澹鳥孤飛鹽耕婦出花簪髻驅犢翁歸月滿衣玉浪曲縈泉脈細錦雞閒啄藥苗肥昭靈祠（祀屈大夫之祠）畔愁雲合不必開猿淚始揮

柳眼迎人脉脉舒風恬雲淨午晴初江聲不盡煙飄蕩春恨無邊酒破除挂角何來長嘯牧（杜牧寄戚叔有長嘯孫公帥）坐茅應是獨醒漁（坐茅姜太公事獨醒見漁父辭）芳時游歷佳山水可少清詞賦碧虛

矮蓬盡日學僧趺賴有東風爲展蒲柳色漲天藏古寺鳩聲呼雨漲平蕪縱觀泉石推窗酌散步溪沙信杖扶記得嶽僧曾索句瓦鐺烹月了詩逋

雨笠烟蓑羡朗溪（自常德至鎮遠經五溪曰雄溪酉溪武溪辰溪朗溪）鶯聲故學皖江啼滔天波浪前程險蔽日松蘿歸夢迷千里遲雲荒壘辟半山紅樹古招提離塵直欲游天表極目誰資步月梯

舟車連歲苦形骸閒却尋春幾緉鞋楚岫積嵐常作雨峒猿徹夜好呼儕對山僧舍青排闥臨水人家綠上階無盞放歌殊可笑春愁利得不縈懷

春事何堪布穀催月輪況復盡情推野烟耕破潛孤道溪水釣空宿鷺猜客次煩勞多自惹芳時幽恨倩誰裁揚帆莫更嫌風弱日遠家鄉雁不來

半月江湖作散人愁吟醉卧藍陽辰籐牽木末藏羇羽浪打山根跋躁鱗草色綠沉江上夢梨花白放雨中春自憐酒分生來足坐享壺天日月新

朝餐洪港（市名）開林筍午酌黔陽出土芹（黔陽縣名也）一部宮商泉灌石千層圖畫岫棲雲酒帘晲帶江烟動漁火遥將夜色分屈宋不逢山水寂教人空自挹靈芬

曉起吟詩度水村語閒生面慰軒軒碧天昨夜回春暖紅葉今朝帶露翻竹戶懸巢招燕子草人戴笠護雞孫山墦樹老苔垣古應有秦人此內存

風匀溪窄小航安碧露紅霞飽客餐僧伴魚龍深卧穴石蹲犀虎衆排灘崕高泉溜千珠碎日午松陰一蔭團春色陸離收不盡詩神痒向紫毫端

雙巘斗起峙天關竹纜牽舟步步艱路左髠枝多挂網溪東缺月恰銜山邱墟草蔓三千竈（黔陽縣西閤賊吳逆實嘗嘗其地）雲雨春梳十二鬟日落貪程迷水次羨他林雀早知還

鳥行飛破樹行烟露出人家在水田收釣罷眉竿代杖驅牛椎髻柳充鞭好風借客灣灣順新筍抽林箇箇鮮忽謾惹人心緒亂前舟有客弄湘絃

孤吟獨醉好無聊折竹煎茶帶葉燒花氣勾留嘲客鳥暮烟約束舞風條鈎簾榷古攤殘帙隅峙沽春貯大瓢愁眼莫從天際望無邊芳草綠裙腰

萬里游資金石交（謂梅谷也）五溪春味享行庖吟看月入潛龍洞嘯聽風掀去鶴巢辰酒高燒銀燭戰（辰州以酒名洞庭春湖南諸釀遜之）滇碁圍坐玉盤敲（碁子以雲南永昌者為最）更嚴不畏蠻烽

警時係民方訌聽穩吳淞繡枕凹
吟髭盋覺白刀騷早飯溪魚佐野蒿春甕倚㵎浮
綠蟻舊瓷欹枕泛雲濤依吳魂夢習成性入楚詩
篇閒更勞妖豔一林紅杏早喬松輸汝冠花曹
苦心非是學陰何短棹春夰恥混過數點高青山
戴石一方新綠麥綠坡燕孍盡改曾遊徑[illegible]
蜂洞難彝欲寄寘予乙丑東下時托宿于洪港浦[illegible]人未果今來則浙兵盟者宅數易其主矣忽
忽增年風浪裏可能無語怨羲娥
獠猺旁午賽魚叉五溪兩岸居雜獠猺鷺鷥雙拳帶錦砂不分

野人山是業生憎溪叟醉爲家眼青獨注原間鹿
膽赤頻摩袖裏蛇他日縱能報知已甘羅已不是
童牙
終朝臨水聽風篁不學忘機機自忘綠野逌閒誰
垢境碧天遙峙振衣岡尋花細蝶頻分陣出竹危
枝早隋芳春晝夢四方自遣欺人雙鳥過舟翔
沅江城下芷江縈有客傷春蝶畔行蠕蝀橋餘新
白屋鴛鴦瓦脫舊朱甍十年兵甲噤喉地一戰威
靈草木兵不必更聞樓上笛杏花紅淚隋無聲

春色一分來洞庭鐔陽品物自流形唐初置巫州[illegible]陽郡又改[illegible]
以后皆爲沅州泉紳晴挂修修白山黛高攢杳杳青客眼露
桃紛灑淚波心風絮亂飄萍平生志業存編簡種
恐終成覆瓿經
潦霧春晴便覺蒸画船幽興慢騰騰茗烹澗渚露
千片帆挂溪山雲萬層排戟節樓荒作圃翅闌鋒
騎老皈僧軍興則㧾關拔山奇技絕藝無不兼取翅闌者長丈七尺徑三寸半凡十舉後手持闌距出處無過一尺犬吠
吠月知村近透出星星竹裏燈
無邊春思入吟休瘴雨蠻烟了不愁鞭在不妨輸

祖逖夢荒何事學莊周養生術拙甘粗食知命年
過息妄求非不愛從鄉國老一生無計脫離憂
栗子關頭柳十尋關在沅州西南水次拖烟含雨弄春陰曉山
亞日留帆影孤塔擎雲覆杏林便水津亭來雁少
便水驛名在衡州回雁峯西南需郊門逕閉花深占星不敢窺南斗下
有愁人怨蘗砧
潡玉寒聲落紫潭龍宮水調聽來耽千樯明月艤
蘇浦一徑紅燈覓釀柑弄笛風高鴉起樹誦經鐘
發鶴歸庵臨流珮劍頻思化不是延津且未堪

南天花柳遍茅苫滿意攀來揷帽檐嬌眼碧含珠涙冷香顋紅折露苞纖啼鶯有恨深藏竹舞燕多情徑入簾春似彩毫新萬象雕鏤不肯漏飛潛

花滿山溪月滿帆溪花帆月媚征衫天根已幸捫金鑰雲母還思掘玉函九派靈源淘五字一灘醜石擅千巖明朝二月黔西路別載春心賦轡銜

右長句律三十首

短句律隨路口占長句依韻即事要皆觸境適情而已原無心於次第貫穿也識者觀其詩可以知其人矣

巒山萬疊已難堪那更千灘與百潭戍角幾聲烟一抹半鈎新月在江南

羽潔神清態亦姸小池鷗鷺最堪憐獨嫌口腹貪無厭終日求魚立水邊

天旣生成絶世姿不應盲雨瞎風欺好花爲些傷心極判着飄零別故枝

鬱鬱亭亭多節松拏雲挂月倚高峰世間炎冷都能受不肯逢春作冶容

一澗寒香印月華玲瓏春雪豔山家無風吹上含章殿落得村姑點鬢鴉

春山晩燒燭天紅人愛游龍下碧空梁棟直須憔悴死更誰憐惜到昆蟲

十載妖魔些控弦冶金昭武勒元年忍將家國生靈衆贏得虛名碬上傳辰沅以上各城堞間皆有逆桂所鑄大小鐵砲昭武僞號瑩然其上

修竹吟風柳弄烟門前流水抱花田分明布出嵩郊景今夜長溪爭得眠

右截長句八首

髩齡思記釣垂老未如心何物溪邊叟綸竿自古今

客夢繁於草灘聲長似吟想應方寸裏吟與夢根深

含涙過清浪椎心痛昔游回頭都是夢西日照東流乙丑春生齊兒於清浪驛

崩崕臨重淵樵子緣籐下問之云忽憂此塗希墜者

山家製新茶毛尖售吳客一家一月勞露蔬不沾舌

吾夙耽鷗鳥今來覺可嗔幽閒君自得何以置勞
人

春夕飛螢火乘時早早狂自知無骨力不敢見秋
霜

天地耻雷同溪山殫鬼工吟詩陳萬象留待採螢
風

右截短句八首

舟抵鎮遠府

昔去今來一夢中海棠芳竹盡成空（海棠芳竹鎮遠之産）晚烟城角

棲留犢（魏時苗為壽春令曳車牛生犢去任之日留民間）寒月波心影斷虹（鎮遠有長橋前涉遠望如卧波之虹今也圮其半矣）開路甕蓬荒碧草（府西有甕蓬關）山蠍棘刺護
青菘（志載鎮遠溪河旋繞山岩森列人家就岩列圖以為生）一宵客枕春愁亂破辟哀
吟擘柳風

華嚴洞

荒土洩天秘華嚴洞穴開旗容寨五文庭可植三
槐暑却青雲窟塵清碧玉堆烹茶敲石火一任月
輪推

飛雲巖

自是補天餘和雲蹢碧虛濤翻龍女窟風御化人
輿縹緲憑鼇負離奇信蜃噓長房如可作縮就百
年居

飛虹峽

銀浪吼雙峽平橋坐夕陽不知山路晚翻怪馬蹄
忙

黄絲驛

天宇黔山障春程驛路長小溪穿市曲新聳倚壚
香下榻寒從草加餐飽愛羊移家嗟往日一夕九

回腸

雲頂關

龍蟠雙峽插天崇虎踞重關拔地雄雲鎖石林三
兎窟風腥氷澗五蛟宮前村遠颭新帘碧小店春
藏晚杏紅陟險探幽詩興潑肯教李白獨摩空

安平道上

橋柱當年愧浪題重來駟馬意悽迷白頭未了青
箱債金齒長虛紫玉泥（雲南永昌府古金齒國也先慈作城在焉 天子六璽皆以武都紫泥封之古之紫泥即今之紫印色也）客次加餐期老健人前捫古守天倪（[illegible]以天）

倪益謂剛此自然之分也　山花山鳥殊相慰風送清香雨送啼

龍里道中

黔天朝雨細無聲鼓勇馳驅一劍橫道左梅花寒
自馥馬頭山色午初晴囷倉貯穀荊條織矮屋居
人石板成萬里征途過已半九隆雲氣日邊明（九隆注見首卷）

武勝關

兩巖相湊即爲關滑路行輿百倍艱小市亂開三
五鋪平蕪特起一千山花稀也醒愁時眼酒薄權

舒飢後頗得句便題聊解悶豈圖名姓落人間

犀牛潭

吾行道里幾（上聲）十萬水簾所在游幾（平聲）遍今日重
過犀牛潭天下泉紳都不羨此潭僻在黔西陲千
曲盤山落飛電橫濶十丈長百尋雨折奔崩白一
片其聲霹靂轟蒼穹隔嶺聞之心膽顫初疑三苗
鬭甲兵金鼓喧闐肆征戰又如天柱遥摧頹入鼇
震駭乾坤變停輿佇望銀河傾倒峽翻湘急衝汴
龍宮顛覆龍女悲珠玉千條萬條濺憑軒徙倚日

欲斜神思迷離目炘眩萬里游觀誇絕奇飛雲巖
與玆潭擅吁嗟天地儲精英洩彼山川令人眷何
以高深間氣鍾耳目相遭輒多譴巖兮潭兮幸不
中原生千古黔西韞真面

題盤江鐵索橋

太公六韜天浮鐵螳螂用以飛江謂飛橋也又曰大螳螂劍刃扶胥謂行馬也又曰螳螂武士則以武士名螳螂矣然則渡江以鉤金古人早有行之者特古今之製不同耳

盤江水性急於龍橋架鉤金拒要衝自是鬼工成
鎖鑰不教天塹隔蠻竇雲中樓閣巍雙壁霽後虹

霓跨兩峰來往獨慚虛跋涉曾無銅柱紀勳庸

入滇境之夕

訪舊路依稀宵寒透客幃露花春有淚松寺月無
暉磬醒三生幻烟迷一逕微人民與城郭不辨是
耶非

清溪洞

我來平彝西倚杖清溪洞洞門高敞開上覆層雲
凍小憇豁煩襟趺坐醒塵夢好事僧燃炬援引入
深㵳乳石森琳瑯枝梧百梁棟醜形各肖物命名

亦多中其間鐘皷聲宛若鯨鼉閧環橋跨石叢隱
隱經磨礱小潭貯靈液云可醫盲瞽羣夫競染指
洗滌肆喧哄陰磴鞠躬捫盤辟步難縱僧言非畏
途游者恒千衆惜無五丁力移向金臺貢予聞重
歔欷五內惻馬慟造物窮精英毓此殊珍重秘之
滇南陲乃許庸愚弄吁嗟宇宙間見賞以為珎烏
知神物心不用真大用

溫泉二首 在安寧州螳螂川上成都楊升菴慎題曰天下第一湯 安寧州古連然郡也

祝融吹焰炙山椒石乳流香度綺寮當日若教唐

主識華清不築驪山腰

碧霧騰騰蘭麝蒸滌煩除垢淨塵心天憐瘠土樵
蘇啚沸就金波注釜鬵

六里箐同行分程字

碧箐籠溪六里名一行車馬畫中行鳥聲斷處泉
聲續花氣濃時茶氣清單袷襲風三月午良朋聯
轡四蹄輕渾疑應接山陰路不道蠻烟瘴雨程

重過蘭滄江霽虹橋次揚升庵先生原韻

瘴母浮江客眼驚 江中五六月中有物色如霞光如火聲如折木破之者[illegible]足[illegible]燎[illegible]文選謂之鬼彈內典謂之

禁水潞江亦有之 鈞金飛駕一虹平渡經諸葛祠尊漢源出
番彝浪不清絕險西南誇鎖鑰洪濤風雨撼軍營
不毛重入頭空白愧負當年題柱情

附錄原韻

織鐵懸梯飛步驚獨立縹緲青霄平騰蛇游霧
瘴氣惡孔雀飲江烟瀨清蘭津南渡哀牢國蒲
塞西連諸葛營中原回首萬餘里懷古思歸何
限情

登寶蓋山望永昌郡城

石劍高攢百雉青前勳無復寶山銘 先君子鎮永昌時人有紀勳之碣今無存矣
林花亂落山樓雨佛火遙連酒市星北府軍容
張毳幕南池草色閉香亭春宵幾度龍泉月獨倚
紅欄泛蟻萍 永昌府南門名龍泉門西方池池中漫亭閣士女春游無虛日今則鞠為茂草矣 南都賦云酹數傾十蟻浮若萍

姚關訪舊次鄧武橋將軍題石原韻

訪舊南彝歷古村道傍猶識小將軍輪回風火三
千刼浪蕩江湖四十春雞唱曉山昇柳月馬嘶新
陌帶秧雲將軍大樹飄香遠剔蘚深吟斷碣文

附錄原韻

硐裏神仙硐外村清平不問舊將軍映溪楊柳依依綠滿岸桃花灼灼春醉酌幾盃消白晝閒拖一帚掃浮雲圍碁未了千年局倦展諸葵納貢文

寶翠山房即事

九隆一夏雨丁零暑氣全消花氣馨山色倒窗凭几看泉聲繞屋把杯聽睡餘洗硯時臨帖飯罷獻碁不用經獨有鄉心馳萬里五更和酒一齊醒

仙掌樓夜

滿城烟樹滿懷愁萬里秋宵獨倚樓鐘過院時人語寂雨鳴檐際酒尊收誰家弄杵夙驚耳半夜獻詩月上鈎吟罷無人會幽意鄉心頓切大刀頭

博南道中

溪流盡日送歸程離思悠悠繫永城山鳥似知游子恨林間時作斷腸聲

題普溯館

春去忽云秋壹來宿此樓[illegible][illegible]行止路否慣了無

愁鄉夢滇吳判（予生於永昌故舊姻婭多在焉而家則寄諸江之北）歸裝僕隸羞親恩報無極敢誦役車休

昆明城外送鶴慶太守海寧陳雙岑克塈（壬午鄉薦）

到滇原欲刻期歸却送人歸立翠微去去那堪鞭五馬直從羈客眼中飛

臥病雲南方伯毛晉階文銓署齋口占

病裏鄉思入夜多可堪列署吼鯨鼉黔峰瘴鎖魂難越湘水雲荒雁不過幞角燈禁兼月冷牀前藥鼎象星羅雞鳴誰唱江南曲深臥薇垣淚湧波

紹興范南河國贊饋藥謝之

枉顧憐予老病侵授方兼授藥中琛拜登愧乏瓊瑤報感激聊爲蟋蟀吟晉子謾勞施白髮韓孫何日奉黃金中宵坐對還丹鼎粟火同然萬里心

滇花

未春花盡發陣陣客前香酒戒虛邀月羣離却步廊綴餅勝衆折簪髻豔巒妝欲寄江南信皇華使渺茫

過太和宮

宮範金爲之周遭楯陛則琢蒼山紋石以成者地面之飾亦然創始於前明巡撫陳公鏓台僞吳三桂益踵而增華焉

本朝制府石公文晟獻鑄金聯額暨鑪瓶八案而觀益美矣

金殿輝煌射日明文欄玉陛繞重城莊嚴苦竭三

朝力蠱惑癡留百代名蠻女肩摩春滿路市兒聾

斷幕如營何當手握廬居柄大庇窮邊露處氓

過鷓鴣庵

何堪歲暮裏邊塵信馬東臨寂寞津松徑隅橋頻

欬鹿茶花深院早開春風綠地僻香俱古鳥欲人

留語倍親無計剛除名利鎖到頭空誤百年身

龍泉山混混亭

古龍泉山今之所謂黑龍潭也自蒙段以來禱雨輒應明沐黔寧王英以其澤民而宮之

本朝韓城劉喬南先生蔭樞任滇藩亭於潭側而顏曰混混

髫年輒慕龍泉勝萬里重來遂討尋雲爲護花緘

谷口魚知媚客躍潭心漣漪潑潑衡爵紲卉葉疎

疎借晏陰不分聵聾雙道侶渾忘晉魏老仙岑

重過螺峰潮音洞

回首芳年夜漏遲提攜玉樹角風姿扶笻細認曾

遊徑側帽重摩欲斷碑繡閨雨穿狐鼠穴香臺烟

冷鳳皇枝洞門深鎖潮音寂巢鶴無聲月滿墀

式馨堂詩前集十一卷目次

三南曾之裕亮儕刪存

癸卯年三十一首

又補遺一首

甲辰年二十七首

以上二年詩共刪存五十九首

式馨堂詩前集十一卷

三南魯之裕亮儕刪存

癸卯

元日出行試所得迤西名馬（迤東名馬産於烏蒙迤西名馬産於麗川）

元開六詔瑞符新（元開注見後集一卷　六詔西南蠻氏段氏二爨由唐至宋據有全滇分迤東西為六詔）天馬騰霄不動塵栢子釀融三朔雪（三朔者夏以元日之平明為朔殷以元日之雞鳴為朔周以元日半夜為朔）梅花香嚼五辛春（玉燭寶典端月元日造五辛盤以發五臟之氣）風生紫陌看無影雲捲青蕪訝有神椒頌賦成輕萬里鵰鞭計日獻

元夕過東西二寺因赴玉皇閣觀會

鞭馬城南放浪游賽神蠻女六街稠無端觸起心頭恨行過當年賣酒樓

登三義廟後高樓復信步循東郭返寓四首

城固池深山四圍春風不護海棠妃東郊紫陌花開遍無復遺書緩緩歸

悵望高樓日影移新聲不是舊紅兒樓西一帶無情草綠遍昆明百里池

日日尋春馬市東桃花經雨淚垂紅邊禽撩撥羈人恨引過溪橋路不通

底事多愁自不明春郊行過復行行垂楊無數青絲縷不繫離人一點情

冒雨馳安寧州浴於温泉（安寧本名螳螂川成都楊慎升庵題其泉曰天下第一湯）

細雨清塵花洗妝同人修禊泝螳螂連朝三浴愁仍在空號乾坤第一湯（天下泉之有温者皆其下産硫磺也故水氣多臭爲螳川則火龍洞下皆硃砂水氣芳第一所以稱也）

宿雲濤寺四首

螳川喧客枕晨夕警禪心不待聞鐘鼓清音悟已深

春雨留人宿禪燈照眼青夜來多少夢都被響泉醒

寺外花通徑窗中草漲天苦吟銷暮雨妙處向誰傳

雙茶放已殘經雨復回丹有客深相惜移牀獨夜看

和暢亭坐雨

雨暗千林妒客游倚欄深坐聽溪流雨聲溪響如相對似爲春愁訴不休

九龍洞前散步

洞古雲粘石花繁鳥頌春行行忘返巒處處是勾人

惠風亭小立

遠色千松寺愁聲一磬風落花如客恨脉脉向溪東

深翠堂獨眺

鳥亂綠嗔客雲濃欲染人漁舟遥下瀨羨爾日垂綸

引勝山房

去年曾爲春紅宿今日重因山翠留僕僕去來成白首春山應識兩年愁

雲濤寺茶花

雨樹茶花水殿東一庭錦繡曉曈曨牡丹縱有天香譽却讓春陰十丈紅

遊曹溪寺

按梁天監間僧智藥泛舶至韶州曹溪聞其水香掬嘗之曰上流有勝地遂開山立名寶林云此去百七十年當有無上法寶在此演法厥後六祖果至今滇之曹溪則冒韶州以爲名焉耳彼家以其泉之潮也遂謂與韶之溪實通焉誕矣然而方丈之池潮日兩至彼之誕也不亦宜乎噫天地之予人以不可測也

獨此潮然哉

擊汰循溪岈崇邱冪晚霞碧澄環寺木紅照隔山花應候蟾輝殿（春秋二分之際月未出地殿門圓隙中早有一滿月直射佛像之面誌載曹溪夜月以此也）通泉海驗茶（寺內大小二泉皆自地沸出日必二潮取以瀹茗則未潮時淡而潮時之味甚鹹人遂以爲海眼云）不緣天萬里幽遂可移家

一勺樓

漱玉泉聲落憑欄耳目清莫輕窺一勺即此是滄瀛

川上亭

波紋嫌雨亂聲響激灘高雨過灘平日何人詠翠
濤

傍花樓

層樓環萬綠一逕擁千英安得中山酒酣吟過此
生

護花山房

異香開佛日山房之前有優曇花數十株開時香色如玉蘭異在香着人衣經月猶馥以他香同置則皆如無味者然四月八日一放即止不先不後故又名曰佛花移而植之不惟不開花也其枝葉皆迥然變其形色愛護允稱宜不識參天柏扶持更有誰山房後殿之階有柏二株一直一欹皆高數十丈大數十圍相傳唐貞觀建寺時所植者階且傾矣僧欲其剷而有損於殿也謀售之故感而云然

螳螂川放舟觀漁

風雨一溪烟觀漁蕩小船無心問得失隨水下前
川

題張晚洲先生行役圖名增字曉石號錫田湘潭人癸酉鄉薦山東平度州牧

男兒隋地時親爲懸弧矢及長發神智或以役粃
滓雞鳴逐井埃蠅蛙負桀呇行義罔聞知徒爲穉
襪子志士良不然癡肉嫌生髀抗懷切澄清馭駿
嫺折箠搏犀一健兒御得馴臂指物土徵暴晴汗

嬴富圖史囊智固堪叩成模胡可鄙夫豈樂邊釁
枕戈戈乃止覽此勃雄襟見獵能無喜停毫三歎
獻臣今其老矣

晚洲復以種菜圖屬題因次其弟湘門夫
子韻湘門名燦字豈石康熙戊子舉人無錫縣知縣癸庚子本房薦主也後仕至大理寺少卿致仕

吾家江北太湖之郊居園名趣陶環植蔬在家晚
食即當肉出門緩步即當車菽水奉親韭奉客紅
莧紫茄以下書日覽造化生生意無求無欲無長
吁所交漁樵方外士風雨旦暮來于于宅躬豈敢

遺塵世儒者治生此良圖況子播遷食指衆四體
可不勤新畬今年負笈過湘水吾師門閥盈簪裾
兄弟文章裕經濟四海指目爲鴻儒大人之學禮
義信農圃宜若非其須乃吾伯兮作民牧繪圖寓
意親耰鋤夫政先勞聖所訓民事一緩郊原蕪良
苗務滋莠務去朘膏剜肉豈吾徒君愛大蠶野絲
縞君巡長畝倉充腴稼穡不知知粱肉請言卧治
何治乎求芻不得復不反何怪溝中多瘠瘝覽圖
盐匱艱難慮曰歸曰歸吾湖隅菜根之味味無厭

歲不我與惕其徂葵棗剝烹籩豆踐且有爪瓠頤農夫我不負腹則有黃虀三百甕腹不負我應有名義編青蒲

壽景州夫子（魏姓廷珍名君璧其字也時巡撫湖南已酉八月廿有八日生）

長庚璀璨桂花天南呂吹香入廣川（景州古名廣川）星拱莫階盈四七桃蟠瀛海（亦景州古名）熟三千月中斧利開金鑰杏裏驄驕響玉鞭十載從容雞樹履九霄蕙染鳳池烟（乙酉鄉薦癸巳探花及第即授内閣講讀）龍沙從獵裁新句（出口隨闈有詩一册）虎觀讐經啟秘詮（南書房纂修各書多出夫子所校訂）簇錦吳機尊栗尺

封塵仙笛出柯椽（典試江南）成丹藥向洪爐鑄和鼎燮資衆竈煎（出差鹺使）滇役致疎犖立雪（維時雜務萃於弟子執經予以滇役獨不與）楚歸因欲遠移船曰文靖真良弼（魏了翁謚文靖公）僉謂高平果大賢（魏弱翁封高平侯）雅量較於湖水潤清操直似禹碑堅風噓草木沅湘靜鑑照蛟鯨日月懸餘力說詩鏡到骨旁通證法悟擎拳銀缸默省榮非分寶笈頻搜妙許傳招駿每慚絲尾脆食魚安見頴囊穿花緣申頌紅飛筆嶽以嵩辰青上筵遥識二州兼七郡百城齊祝大椿年

九日使院作

天高水潔伏陽時（虞世南秋賦云既淨而天高涼將收而水潔季秋律無射者言此時物陽伏無有射出于外者也）衣授萸囊憶草茨簪帽正斜隨意適匏尊清濁逐山移臺霜氣肅星沙菊午餅香蒸幕府餈（玉燭寶典云九日食餌者其時黍秫並收屬類嘗新之意方言謂之糕或又謂之餈）戲馬爲憐秋塞日餐英誰信老湘湄

使院秋情

梧院涼於水秋情淡似齋口餅心默守言藥耳勤提（富弼書屏云守口如瓶防意如城 南召傳甘言疾也苦言藥也詩云言提其耳）佩自宜湘芷談惟憶宋雞（晉宋處宗買一雞于窗間後雞作人語與處宗談論極有元致處宗由是大進）何當一樽酒泉石盛招攜

賦得秋染湘江到底清應景州夫子教

蓼風葭露湛瀟湘氣肅蛟宮吐夜光縷縷杜蘅分小帶羅羅星斗鑑寒芒月輪升地開雙鏡雁字和天印兩行不用然犀搜水怪鯨鯢此口盡深藏

晶晶湘水澈高秋人在冰壺玉鏡游萬象照來都見膽一絲垂下不藏鈎纖塵豈待文犀辟素影惟

宜振鷺浮我欲濯纓同孺子樂飢終歲泳芳洲

補遺一首

石虬亭（自黔入滇之界名宣威嶺嶺上石虬蟠然人因名亭之且為建滇南勝境之坊屬平彝州）

宣威嶺上石虬亭瑞應文明露此形（石虬之形露始於明萬曆間是歲之科中一盛後兵燹亭圮虬亦淪於荒棘矣及本朝拓滇風雷夜作虬形露而荒棘除是科平彝之人文復盛）檻外蜿蜒遺玉蜿日中鱗甲閃秋星從雲已失騰霄漢作雨終能沛野垌（歲旱時里人禱之則雨立注）我欲乘之向閶闔一朝九萬徙南溟

甲辰

元日湖南幕府試筆

栢府春回柳變條芼羹珍味馥桃椒當盤回憶青絲送玉筋遲遲不忍挑

人日渡洞庭湖

堯蓂開七葉桂檝鼓三湘客興乘風爽春愁剪綵長名兼湖海潤業共水雲荒徒對鶯花老笙歌負幾場

皖江風阻因招夏孔惠質夫喬梓暨倪碩士飲於釋弘智之閣作書画竟日

春江放舟稱快絕江豚忽向江心跌篙師落帆雙槳忙風吼濤翻銀海暫迎江寺前沙怒飛頃刻煦和變寒冽隣舟適逢三画師同過僧房恣饞古呼童溫酒市脯陳新韭新薑香可啜三人技癢酒酣時矜墨丹青調不輟風濤特為助精神充筲有靈生氣別山僧解事進山茶清芬不讓陶家雪鞠躬致詞乞予書面作笑容腰磬折松箑魚牋次第揮觀者堵墻誇屈鐵人生何事可逆窺風阻翻教快霏屑信口為詩信筆題留鎮山門誌禪悅

過傾蓋亭二首

孔子遇程子華子於郯城道中傾蓋相語命子路贈帛後人即其處亭之

傾蓋亭前禮拜誠戔戔束帛見交情於今豈少投膠者幾輩能無負友生

邂逅中途笑語親千秋氣誼尚如新寄言覆雨翻雲客不許亭前拜聖人

經泰山謁嶽廟有作

拔地凌霄起端嚴萬古尊雄開齊魯甸威鎮海天

門毓聖標靈傑泰山所以爲五岳宗者以其毓孔子之聖也乾封小帝恩無庸
登絕頂已足俯中原

送湘潭張蔚石先生出守汝寧府二首名玢己丑詞林曾主試河南

手提金印泣黃堂兩袖風飄
御案香天上
勅書標姓字汝南星野煥文章鹿車暫轉雙熊轂唐以前閣臺令主秘書緋銅印乘鹿車鳳閣仍懸七寶牀遥識中天佳話起汝寧地當天中故郡城之內有無影塔千秋重見画眉郎張敞曾爲豫州刺史汝寧在漢名豫州

豫州民物舊稱饒到日來蘇定有謠餘力自能驅
翼虎閒情須更詰慵貓政成豈必需三載公退難
忘是
九霄從古旦評推所部何愁義問不宣聀

東延安馬孝升廷相

相交十四年相歡如一日中間多別離各爲飢驅
出出則長相思晤則相膠漆其膠漆匪他兩人並
真率故苦言則藥而甘言乃疾其患難差同即奔
波亦一子昔多佳兒今孫齒方七君獨生子遲既
艾時銜恤昨年癸乘卯麒麟降君室我聞自江東
爲君卜元吉到淮叩君門抱兒置之膝允哉千里
駒騰驤預可必惜我無幼女與兒結良匹阿翁有
夙期買山共衡泌此願苟能償甘偕邱壑逸爾子
與吾孫提携事紙筆山水足樵漁園田足菽秫兩
家互責成育此圭璋質所貴讀詩書毋貴速超軼
蓬門雙白頭賓主迭芬苾立德而立言千秋或有
述興來輒高歌不定協音律雖非負天鵬却異居
褌蝨如此而百年所志亦云畢

寓天壇中葡萄道院二首

靜院疑空谷齋居適腐儒貧宜親故遠拙利影形
孤兩勢秋淫郭人聲曉沸衢見聞三月杳愧負客
皇都
幽詣靜中達化機醒後圓破迷歸晚歲窮仰識高
天言善何期立道忘寧更詮衆金非浪擲白首得
丹還

天壇側　御道納涼

火雲秋暮灼天門千樹槐陰會綠屯望裏金鱗三

殿迴壇中望內城宮闕如指掌耳邊靁鼓萬車奔沉瓜齒沁齋宮井壇內齋宮有井味甘寒守者沉瓜其中亭午時取出市於神樂觀前人爭嚼之浮蟻香飄道院樽壇中道家所釀酒人各擅一名焉夕照九霄增瑞靄赤霞橫印玉蟾痕

下第後送客南歸返寓有作

送客還鄉淚暗流家書寫罷又頻勾自嫌孤影吹燈坐不分衰顏把鏡愁甲第滿城羞曳履良辰當宴獨低頭從今不受龜著誑割斷名韁自在遊

黃金臺

臺有二燕昭所築以禮樂郭者在定興焉今

都城亦有二乃後人因古勝蹟而爲者出朝陽門元時爲齊化門至今人呼之不改南轉復東南行巍然一土阜是也京師八景之一曰金臺夕照即此

賢士從來羞貨取昭王餡客以黃金只愁利誘風聲出反固高人肥遯心

太液池八首

皇城內西苑有池源自宛平縣玉泉山合西北諸流滙於城外北隅之積水潭流入水門西苑中周廣數里俗呼爲海子南出爲玉河

明永樂間環池建亭榭以備游幸賜名太液池池東北滸有瓊華島島陽爲廣寒殿島巔有臺金時遺址也章宗嘗引李妃登其上命句云兩人土上坐妃應聲云一月日邊明相傳以爲警妙後訛爲遼蕭后粧樓明李夢陽詩云遼后粧臺煥上陽春風珠箔舞垂楊半夜開城歸萬馬至今迷失兩鴛鴦是李亦未之考乎池中大石橋二一跨池東西曰金鼇玉蝀一跨島南北曰積翠堆雲而乎殿則介

乎其間乎殿者明世宗之齋宮也其址如[illegible]然[illegible]髮之所至明以來及于本朝即其形呼之曰[illegible]後避聖祖諱而益不稱舊名矣殿前古柏傳爲金人所植迤東有萬壽山與瓊華之島相望高聳明秀襟帶宮闕禁中勝境也池之南涯爲瀛臺水殿參差倒影於碧波中晴雨異態入夏則蓮紅蒲綠風過香流尤覺引人入勝

水環清禁殿環湖雲樹烟波儼畫圖緩轡去來吟興發幾回衝過執金吾

南人見水客情新况是珠宮過海垠經過一回吟

一曲瀛臺無處不勾人

金鼇玉蝀跨西湖臺榭周遭映綠蒲誰道仙山岧

海上月來日日過方壺

松栢參天夕照紅舊時園殿閉春風小車駕過蚑

回首一路嬌娃驟玉驄

帝沼澄凝萬頃波浸涵星斗育螭螺此中產蚌[illegible]能作雲霧[illegible]旁及二石橋之上明世宗居[illegible]殿時侍班宮女出見蚌[illegible]者宮監以聞世宗傳諭此畜宜處山後奈何在此駭人是夜聞有跋浪聲平旦視之則盡徙矣至此蚌牛出沒在瓊華島後人或移而擲之前湖則經夕必徙歸焉

暖雲常護龍樓外

覆蔭千年化石柯廣寒殿前一石相傳為老樹所化

三島瓊花烟雨肥廣寒宮殿水晶圍芙容千朶雙

橋側也當金蓮送我歸

過城回望覆城雲天上人間咫尺分風去香來尋

酒肆芙蓉院落儘花醺

天橋東去隅塵囂愛向橋邊駐小軺最是動人池

上館香雲吹暖一聲簫

題白塔三首

京城西左門曰阜成門元之平則門也元時都城之門凡十有二正南曰麗正右曰順承左曰文明北之東曰安貞西曰建德正東曰崇仁右曰齊化左曰光熙正西曰和義右曰肅清左曰平則門

内妙應寺右偏有白塔一座創於遼壽昌二年

内貯舍利戒珠二十粒香泥小塔二千無垢淨

光等陀羅尼經五部每於靜夜現光焉元至元

八年世祖發視之果有香泥小塔石函銅缾香

水滿貯色如玉漿舍利堅圓燦若金粟前二龍

王跪守之案上五經宛然無損金珠七寶異果

十種列為供養缾底護一銅錢上鑄至元通寶

四字帝后以此驚異之益崇飾其塔礎砆下盤

瓊瑤上釦角垂玉杵階布石欄簷掛華鬘身絡

珠網珍鐸鳴風金頂耀日儀制之巧極人工矣

明天順元年賜今額成化元年於塔周遭磚造

燈籠一百八座燃油其中金彩四射搖映紫宮

夜景稱絕勝云

玉柱稜稜矗漢霄香泥封建自初遼半空靈籟朝

昏奏身在虞廷聽九韶

千尺蓮花拔地生晶晶瑞色壯都城上頭應有金

莖露可許飛身一解醒

咫尺登雲有玉梯何緣悵望不攀躋只疑高處寒

風動老鳳皁枝亦可棲

風

尖風刺骨利於鈹攪起鄉愁實不堪但得吹還旅夜夢玉樓凍合也心甘

除日登河間府署之蒲紫臺秦始皇祭海於此挽蒲紫馬後[illegible]生者其首皆如紫結然

今年忽忽又逢除落日登臺眼不舒五載秦原孤送客半生官閣老傭書回頭志業歸蕉鹿酸臭文章等硯魚南望白雲心萬折避人雙淚自盈袪

式馨堂詩前集十二卷目次

三南營之裕亮儕刪存

乙巳年二十九首

元日　次高陽縣壁韻

贈某　贈藍玉霖

五星聚營室　月夕

述懷　書所見

耕耤　遣懷

贈安素園　春游

咏吟咏書　寄杜砥峰

立夏四首　集練湖

偕心穀奕　苦雨行

河間行　登玉皇閣

登環水樓　丱兮城

顧顧齋三首　高陽旋車

丙午年七首

上巳同人放舟　海營晩眺

觀海　度中秋於海營

送傅文孫　除日二首

以上二年詩共刪存三十六首

三南魯之裕亮儕刪存

乙巳

元日

居正三元始噓和百禮昌頌椒花簇錦薦栢酒浮香璧月天開齊璇衡歲兆祥亨衢歌轉律吾道矢扶陽線柳颺金碧盤辛萃玉芳自今看屈蠖會上紫雲翔

次高陽縣壁韻

雪霽春阡欸段行高陽買酒夜深傾譙樓柝廢燈前夢櫪馬鈴喧枕外聲締結豈如親麴友古今多似嫉書生回頭總為儒冠誤却恥軍門自報名

贈某

別君思君見君見值君生日招羣彥推我坐上床飫我以珍饌酒戒年來堅不開因君豪飲三十盃春雨侵階衆欲散強留之宿為我陪我開前致離居停終有期借君雨具衝泥歸歸來側枕重思維窺君意荷君情衰翁何足班羣英都門奇傑論千

萬乃於牘韓迂拙之老輸恭誠我聞貧老不以玉帛筋骨為儀禮唯有眼前口頭之話向君敘春時風起多塵灰一日清泉三遍洗面潔而心安是即長生體

贈漳州明經藍玉霖鼎元

老矣客京華不識京華客昨歲逅藍君滿心生愛惜殺賊飛重洋著書動盈尺年富而力強可使靖羌貊方今

聖天子求賢四門闢得一駕與駘且為下鞭箠從來文仲多所忌者薪積汪汪千賈生何由哭前席如君用及鋒定早獻西畝乃以投諸閒而使久縱拔雖天敏君材必不終棄擲與為晚其成何若早擢畫造物不可測利鈍不容逆淮陰之未侯一身不自澤及其王三楚母塚萬人宅然由君子觀亦祗如駒隙吾自有千秋寧榮茲旦夕願君厚培風側汝摩天翮帝夢一朝尋忌者誰能阨出收方召猷入則禹皐益天地吾栽成爵秩詎云恭但宜速知止良弓貴斂迹予時邀子房待君於黃石

二月初二日日月五星聚營室應　閣試

天啟吾
皇運乾坤百瑞昌二儀同舍曜五緯一規芒辟合暉澄遠珠編彩射長斗垣流電繞銀漢閃晶黃應好和風雨徵休邁漢唐人心歡萬國衢巷盡成章

京城月夕

月出東方沒西方南人月下苦南望南雲障空望無益回望北霄霄不關陰力撇塵割面寒柝鉦競響開揚端金難一呼萬蹄動九衢燈火奔千官不眠不坐霜天曉思深顏苦纖阿眇穆穆空青塊塊黃萬國啼珠聽多少歌筵紅燭賽蛾眉向月傷春知是誰

述懷東知已

前身生在延平水遇劍不合心不死一誤再誤三復然就中乃得真龍泉昔年十五好劍器過河專覓侯嬴醉報仇血熱不怕天天反憐之險輒庇稍長變志學聖賢趙勝田文羞比肩三十車書一年讀天根月窟窮鑽研二八三九閱五七不愛春華

愛秋實埋頭鞭心竪脊梁鍊就一身鋼鐵質不謂過剛物不容南北東西悔吝凶僉曰如脂攸往利骨老顏嫩甘龍鍾今年六十疲癃拙澀壯不如人老復何及然而馬老能識路人老能識人昨歲甲乘辰所邂逅者皆英倫竊惜不是凌霄花附着喬松吐絳霞亦並不似驪黃馬伯樂一顧汗流赭但願霜鋒割我愁苗使不生吾當歷南海爪赤泥以瑩汝而往截平橫海之妖鯨

書所見

玉藍香幔罩朱輪輦出西華滿路春若或生於天寶日定教妒殺虢夫人

二月十九日
上行耕耤禮先二日百官習儀予往觀焉因效栢梁體全用十四寒韻紀之

吾
皇敬天法祖且欲周知稼穡之艱難年年耕耤　先農壇先期習儀人爭看前門馳道車幝幝鮮衣怒馬如飛翰裕亦駕犢前往觀脂輪過市如流丸入

門古木千章攢觚稜亭閣樑重欒黄棚五采高嶒
屼具服殿陛雕龍蟠覩耕寶座金泥丹漆欄地虧
千花圍神壇九鼎噴麝蘭左倉右庫朱闌干農家
器具排多般春揚篩簸紛澶漫五方旗幟羅井幹
上中下農履鞶珊黄牛一雙被畵紋十二黒牯松
下嘽亭午試耕衆樂譁青犂黛耜虛控摶農謳響
起白雲端
天子三推東大輦府尹播種諳匀攤三公五轉卿九
盤庶人終畝花衣冠禮成樂撤天人歡　法駕欲

起命彼倌丁當　御路揚和鑾　齋宮受賀齊千
官牂麟威鳳森鵷鸞綺錦流蘇香露溥雲芽瀲齒
天神安須臾廻輦旌戟闌夾道貔貅陳武桓叅乘者
誰范與韓千夫萬馬騰風湍天街輻輳聯雕鞍沿
途去來咸稱歎述之口沫何能殫去年一耕秋稼
繁盈郊露積如邱巒今年又必民飽餐閭閻食足
情不酸酒醴宴樂無棄拚工商有業各研鑽秀者
勵志矢伐檀重農之效捷役寛三征兩稅得早完
百姓肢體無創瘢心頭有肉不用剜茅檐穩睡日

三竿於今四海清狂瀾在内無宄外無奸我輩綵
衣而峩弁不耕不織免饑寒飲有瓢兮食有簞終
歲琴書歌且彈何可無功虛餉汗嗚呼吾髮雖皤
鬚吾軀幸未即頹殘吾且雪腸而義肝苟不使我
枝頭乾吾固能奠此金湯如石磐

遣懷

故人多半御長風兩載京華刺未通自想前身當
是竹生來紋直又心空

贈安素園

吾服造物善生材尤服造物能安排材者使之歷
諸險庸則安安而冉冉假而易地位置之材固優
矣彼庸其何能以旦夕支材如素園吾所避自少
而壯志不遂然其縱横魁傑之奇能正於盤錯坎
壈之中見一二從來大器貴小心志得意滿斯驕
淫摧之折之使怵惕然後智深而慮沉人疑素園
於此或不樂吾謂天心於此隱有託神完性定力
不回艱鉅投之乃綽綽予不知人何知天予生所
際尤迍邅側足立向輕冰淵而今免夫六十年若

夫素園何可同日語素園方壯吾老矣素園之才
十倍丕其晚成也雁有涯涘吾今聊與不知天者
發其凡龍泉太阿終出函若予佇已蹶三蹶而不
愧不怍而何畏譏而憂讒

春遊

怕負年華命笥輿尋花問酒碧香渠晴郊多少游
春客皓首臨風剩一予

咏吟咏書

老客京華無底事吟詩寫字了朝昏衣裁帝女雲

無縫水穴龍門石有痕寶劍畫鳴天奪魄名花春
謝鳥多言頭顱白盡心徒苦晉遠唐遥孰與論

壽平陸杜砥峰先生十六韻

聖主承乾出賢臣應運生春星照平陸熊夢入長庚
總角千軍掃揮毫百韻成龍門高射隼雁塔早題
名榜下無雙譽官中第一清兩江呼杜母七郡首
宣城賤子欣投刺虛衷快識荆有篇皆擊節無語
不推誠棘院掄才盛天潢主政明嘉謨膺
帝簡讜論重臺評吏且難爲獘驄誰不避行栢霜雖

畏物桐覺却鍾情懸榻招徐孺占時慰馬卿嶽靈
三月烱天爵萬年榮確信仁人壽纔知昴宿精春
觴歌下里借作玉芝莖

立夏前一日言懷留別京華諸友四首

聽說明朝立夏矣看看春色別人回何曾花柳一
場醉枉自京畿三度來文章誤我身輕老僮僕辜
他望未灰不信世間公道在黃金臺下賤龍媒

明時敢道乏知音蟋蟀難爲春鳥吟紅燭代流通
夜淚碧蕉同卷一生心拋荒松菊追何及刻苦詩

書誤自深縱使宮花終到手滿頭霜雪不勝簪

自怪前身是柳枝眉頭無日不低垂空庭暮雨閒
行處寒夜孤燈獨咏時偶出定逢泥地滑未言先
怕俗人訾算來只合還山隱莫想長安說項斯

不合時宜本性生何關人世有心兵譙鐘慣約還
鄉夢語燕偏勾憶遠情當代銘勳真妄想到頭折
福是香名此番打破前程桶忍別京華老弟兄

偕珮谷芝仙雙旧逕峰心穀集練湖分何
字

夏屋集陰何薰風廠四阿英華高斗漢聲響動闔
河一見膠投漆三生蔦附蘿練湖之丹子再從父弟也搜神穿月窟
索隱入蜂窠廣座咸蕭灑初筵信古多水珍金錯
鯉山萃玉峰駝軟滑珠盈七溫香蟻泛螺春泉酥
嵩乳葛屨散歷莎子見雙圭璧硎新早甲科興褒
重洗盞詩潑競降魔險語龍門鑿精思象齒磋客
同抽蜀繭利若斫江鼉擊鉢千言就呼盧五木桜
靜談時刺刺軒舉忽傞傞漏轉猶徵令瓶傾不顧
酡快承開口笑欣發拂塵歌愧我蒹葭倚當君劍

珮摩瀾翻鶩倒峽技癢奮揮戈羈羽盤丹麓狂鯨
卷白波古今融氣類天地縱隨和惜別頻更燭輸
誠擬獻鶩感尤深項說情且注黎渦時有瞞她之說谿達真
良覿叮嚀計再過問津玆六月不枉涉滹沱

偕心穀奕分條字

官路平平十九條崎嶇何翅蜀山椒忘機恥諂文
公譎遣興慵祈國手饒本欲健脾奚畨顩便迷當
局亦逍遙相期不背尼山訓九夏敵枰飽食消

苦雨行

女媧石古天痕漏六月愁霖失昏晝百川滙海寘
大陵千里滔天沒封堠天津壓市萬竈沉非門百
謀一新櫕
天子命下官祈晴秋朔金烏晃然覩哉生魄後復傾
盆屋倒墻欹徑苔繡蠃瘯稚弱淪驚波妖鯨毒鰐
衝衢闒𨣻使萬目蒼黔魚繪圖直向
彤庭奏捐珠醵桂療饑鳩千百殍殭什一救江南游
子對思鄉淚眼當天溼襟袖

河間行

我昔五湖游天水勢相接波濤轟若雷橫梁詩情
慨今來九河間三夕無交睫虹橋𦧲雙篙華表維
一葉高林蕩繁枝斗邑張餘堞終日無人蔡遠遠
一鳴鷀雨多晝忽霾指南而鼓檝仰首問陰陽此
沴宜何燮豈曰堯當天是必九年泱吾生負
聖明土功不得攝蓬窗日獻欷繙破水經牒

登天津之玉皇閣昕于監成羅閣東米從

直在雲霄上蓬瀛望可通萬帆風滙午一鏡水涵
空刺耳談珠桂酸心繪雁鴻白頭當

聖世愧作囁嚅翁

登鹾使署中環水樓

鎖鑰津門栢府雄牙旗秋漾碧波中河通大海槃彌壯人上層樓眼愈空跋浪鯨鯢驪得雨濟川舟楫快乘風堯天可怪多昏墊倚檻從思度土功時予監修天津城工

題丱兮城秦始皇遣徐福以千童男女求仙處

千童乞一仙君莫幾曾延移此求良士焉知不萬年

顱顱齋賞菊次主人心穀原韻三首

露菊香圍小院清濬粧偎暖雪千莖延齡何必棲甘谷秀色餐來眼倍明

秋英簇簇九層臺自是凌雲妙手栽不厭狂奴詩酒潑抱琴一日一回來

紅燈素壁影闌干許我多情帶醉看依約玉樓明月夜翠屏風下倚端端

高陽縣旋車有作

項水驅車歲欲單尖風刺面客心酸黑貂徒向紅敝赤膽全因白髮寒如組暗憐誇虎力珮韋深累猪肝酒徒雖遇終嫌詭且向三津托釣竿

丙午

上巳同湘潭張崑石瑗暨其兄子寶南之鴻山陰毛坐漁李西藩姑蘇開起元無錫華西園長洲江山咸放舟賞雪

稠雲昧時節釀雪迷滄溟蘭言訂袚除帆風務不停津關物色碎浩淼籠空青酣歌酹帝力闕境成詩靈柔櫓軋氷玉炊烟波亭亭實額疾初發及茲

歡未經廣覽谿襟魄重簾窺爾馨勞車歲復歲一舫聯春星前嶔此何怍逸少徒叮嚀

海營晚眺

晚天霞映海波澄烟景依稀鄉思凝客棹不憐人寂寞朗吟呼酒自飄凌

觀海

萬壑此中吞秋濤震禹門默窮天一始遙揖島三痕漁容帆聯浦鹽豐雪蔽村圖南風勢捷羞對北溟鯤

度中秋於海營 時予監督天津海營工程

秋月又來圓秋思滿鏡天積勞薪處下得路雁爭先良夜誰能寂清罇直可捐析津衣帶水孤影負嬋娟

送寧波傅文孫維祖赴通州幕府

正可歲寒盟胡然賦北征後期無定在客路且孤行加飯千回祝同車一寸誠誰言能制淚欲語自無聲

除日二首

鏡裏一翁皤蒼顏忽自酡頂天徒七尺贅世枉千磨宇宙終何偶年華業已過歲除家萬里悲極不成歌

潛見兩無居癡情老不除受窮千古志知命十年書病掃塵緣絕寒封履跡疎丁香風雪裏綽約伴吾廬

寥寥宇宙托後世以相知落落襟期恨古人之
不見豈非千秋絕調索解爲難然而一代同宗
扶衰爲重遠攀屈宋自覺風流近闢鍾譚不成
宗派掣鯨魚於碧海江湧詩濤擷芝草於丹山
地開仙境則有韋堂先生實惟騷壇盟主扇巾
抱膝吟與龍深松菊怡情趣同陶涉具鍊石補
天之手落筆自石破天驚擅批風抹月之才展
卷亦風清月朗水情雲態遜此紓徐玉質珠輝

方斯圓美當其鏡深繹隱龍門厲宕無奇至於
刻異雕新秋月春花未艷鑿開面目不必猶人
陶冶性靈更須底物聽雞聲於風雨結想名流
瞻馬首於關山咏懷古蹟南雲地迥思親之淚
無窮北極天高戀　闕之心彌切惟　明良際
會最邀
聖主之知而俯仰流連獨得風人之旨何況分其餘
技足了十人總厥生平都堪千古者乎夫豈無

勲猷盖世藏山之業殊疎亦嘗有著述等身鄉
地之聲絕少以覘盡閩人物入聖超凡更看詩
卷光陰編年紀月躡藝林之奧與力併五丁捲
學海之波瀾繩穿二酉在昔章貢交流之處滙
墨沼於廉泉卽今翼軫分野之區燦文星於法
宿聲名官職可謂兼之鐘鼎山林誰能及此乃
鑄顏自我方慚鍜鍊之勤且說項逢人倍荷揄
揚之廣杜少陵之賦性雅愛苦吟李義山之抒

情曾干清鑒自誦東山零雨無心更學楚騷別
開南國雄風有口都歌郢曲眞成白雪知和者
之皆難尙附青雲愧志焉而未逮

時

雍正甲寅夏六月高密高綱題於活城之鳳棲
山署

式馨堂詩後集總目

一卷
丁未戊申二年合五十五首
二卷
己酉庚戌二年合三十八首
三卷
辛亥壬子二年合五十三首
四卷
癸丑年七十一首
五卷
甲寅年四十六首
六卷
乙卯年七十五首
七卷
丙辰年一百零九首
八卷
丁巳年五十二首

[illegible]堂詩後集一卷目次

三南曾之裕亮儕刪存

丁未年四十二首

戊申年十三首

以上二年詩共刪存五十五首

三南曾之裕亮儕刪存

丁未

元日試筆（予時監督天津城工盧家嘴海口工程仍監放羅閣東殺石因挈家寓于天津閘口蘭雪松雲之堂）

承平物色四時新況是三元肇祚晨案舉猗蘭雙擬頌盤開織玉五調辛漸看滁凍升潛蟄近把

恩波起奮鱗豈必畫雞驅百惡春回佳氣滿天津

送山左徐式孺士林出守安慶二首

禮宗今古屬延襄雞舌時含玉殿香（式孺自中翰轉春官副郎乃授今職）出守共占星是福聞言先信石爲腸珊瑚網結三千目桃李蹊成十二行澤國陰寒從此變名儒施設首扶陽

帝爲江城簡茂良容臺仙闥得龔黄國僑爲火終成惠公瑾如醇賁舉綱六邑遥知宵渡虎三秋預卜野無蝗奇勛何待爪期著佇見榮登七寶牀（明皇召李白以七寶床待之）

落第紀事四首

聖朝優士古無倫會試移期到季春（往例以二月會試天下舉子於南宮丁未　上念歲閏春寒改遁三月）毫暖墨蛟騰鵠眼珠遺官馬御風輪（上諭吏部於落第舉子中拔其尤者勅內務府備安車良馬仍至圓明園即四月初三四五日分班引見於勤政殿）自慚沙石草提擬（宋梅堯臣和王禹玉內翰較藝詩云少提頭石方逢玉盎擬寒沙始見金）敢道魚龍眩假真（王安石夜讀試卷呈君實待制景仁內翰詩云蕉中得鹿初擬夢牖下窺龍稍眩真）從此自埋三里霧看花無路踏香塵

桃花春浪鯉沉淵跛鼈難爭騏驥先皓首丹心依輦下黄封白鑾出天邊（甲辰丁未落第者分直省之遠近賜歸費遠省十兩次遠者七兩近省九兩）風培未厚飛難怒霧隱方深卧可堅秖爲

國恩思一報區區未忍賦歸田（附註跛鼈句居易與韋左丞同入南省因敘舊以贈詩云跛鼈騑遲騏驥疾何妨中路亦相逢）

露蕊香飧鎖院嘗（會試闈中　上特簡大臣察視加　賜餑餑茯茶）離宮又飫大官羊（圓明園引　見時　賜餑餑仍　命以車馬送衆舉子旋寓）沾濡悚慄

恩非次拜舞歡欣夢不忘齊足雙驂飛輦路軟輪百輛送山房他年歸里從頭說好使親知喜欲狂

聖世求賢備網羅精粗玉石總堪磨蒲輪降及寒微士寶餅偏隆幽素科（唐解院中幽素科）五鳳尊彝斟乳酪（多上　賜恩於五鳳樓前　上命人賜奶茶其中有食素者則以麻子茶代之）千牛冠帶奉酥陀（千牛洪南上　是日賜茶皆派藍翎侍衛執壺孟維謹　陀與陀通洪容齋也圓賦云五侯鯖兮忘美天酥陀兮失味　又洪容齋云天上酥陀恐亂甜）

天庖虛食慚無補直欲龍沙夜枕戈

雍正四年四月初五日引

見於

乾清宮之

西暖閣回寓紀

恩得長句四韻

巽命傳呼過品山

青蒲徑得仰

龍顏瓊饍頤朵金莖露革履肩隨玉笋班

宮漏入雲花外聽

御街走馬月中還

殊恩不次圖難稱從此身家一筆刪

語石山房遺意二首

交彌海嶽益心孤道味寧爭世味腴長伏自疑非老驥屢遺誰信是真珠鋒堪試石難錐履祿固療饑耻濫竽梅范昔年猶漠漠更何多事賦竄烏（范文正公坐貶梅聖俞賦靈烏寄之及公秉政漠然梅乃作竄烏後賦責焉）不染髭鬚任世輕（唐劉禹錫詩云近來年少輕前輩好染髭鬚作後生）經明究亦未如耕徒從草木矜多識竟把孩兒笑倒綳半世未償金海責（梁武帝撰書名金海）三年又負白鷗盟於今始信人言誑雪髮猶聞說晚成

壽引除二十四韻

門業雄江左鴻才應運生雪霜嚴鍊質文藻夙鍾情丱角超壇坫芳規珮茝蘅一朝通世譜白首訂心盟道藝欣齊軌詩書務抗行志期三義續人謂二難并出每舟車並言皆肝膽傾天干原共丙秋榜復同庚所異遵

明詔相攜試

集英君登

青瑣闈僕滯析津城頓覺雲泥判恒邀月旦評一心思汲引百計爲經營莞爾留漁艇翻然赴

帝京且從簪鼠筆不敢憶蓴羹茲喜嵩辰值恭將韻語呈男兒幸彊仕時世際昇平業已龍池躍寧徒雞樹榮伊周何可遜王謝那堪程義貢功民物尊非爵鼎衡有爲

君易致無枉道方亨最急賢才舉尤防器量盈求能

安社稷奚異上蓬瀛壽況仁人握仙多名宦成有
辭稱頌禱或足代夔嚚

賦得講易見天心應　閣試

易秘三才蘊微言括太虛研窮知化育推演協圖
書有象昭無極歸藏孕姤初陽扶亨運啟陰抑咎
端除智以辯占濬機由靜動舒乾元貲始德造位
永宏譽張子正蒙曰乾之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乃大人造位天德成性躋聖者爾若夫受命首出則所性不存焉故不曰位乎位德而曰造位天德不曰大人君矣而曰大人造也　劉近山註曰造位天德者謂位已造聖人之德成性躋聖者謂性已成而躋聖人之域皆以德言也若受命而興首出庶物則以位言而所性不存謂位非所與也

賦得援琴一弄來薰風應　閣試

讀倦調虞軫南風爽素襟汎蘭香入室敲竹籟生
林慍解乾坤泰情移山水深颷瀏疑虎嘯飄颭啟
龍吟仰契言游宰滑盟宓賤心
明堂方奏雅清響待知音

賦得陰陰夏木囀黃鸝應　制

仙禁綠爲天鶯吭出柳園但容全樹借自有好音
傳求友聲如訴傷春語動憐雙柑宜永晝斗酒快
芳筵砭俗愁充耳催詩勸聳肩一鳴邀聽納安在
必喬遷

賦得歲豐仍節儉應　制

時泰屢年豐敦龐萬國同戒奢徵
帝德返樸信天功飲食何妨菲樓臺不肯崇世能循
魏俗生喜見唐風嗇乃財源濬舒知國用充漢文
休溢美千古化斯隆

六月初四日引
見於
圓明園賦呈閣中先輩二首

兩年三覲靈臺沼此日周瞻氣勢雄天地闢開安
樂國湖山縈抱豫遊宮雞啄十萬雲霞護鵷鷺三
千錦繡叢最美金衣喉舌好啼風唱雨綠楊中

其二

紈扇羅衣歷上方
御溝小市跨虹梁萬花香裏千官肅百鳥聲中午
漏長金柳濃陰圍
瑣闥玉泉新漲吼蕭墻自非三島神仙客誰得披
雲入

建章

御河春二首

高柳新鶯鬧小園微風飄起護花幡一聲門外荷花賣樓上珠簾幾處掀

戎妝一隊繡花韉風洩蘭香百態妍仰面指看鈴鴿語任人停立玉驄前

夏午即事

鹿苑遲遲午漏長膽餅花氣撲衣裳霞烘六幕金流赤輦展雙紋玉沁黃雪藕敵詩嚴格律氷瓜榷古斵毫芒高槐宻蔭烏皮几自滌官瓷貯蔗漿

市間購得刀一鼎二匜三硯三畫五書帖數十卷軸因口占紀之

曉起清風掃海蒸西街骨董布層層渾身膽得龍泉壯五色雲從墨海騰彝鼎爱親賢聖澤圖書取備憲章徵豈緣癖古儲珍玩差勝盈軒挂綵燈

飲侯家

永巷午陰凝蠟廊畫景澄香酣屏擁蕙暑却座圍冰

賜果羅文王藏春注瘦籐欲歸詩與潑索筆掃吳綾

六月廿又五日淮安周晴川夫人設帨辰也晴川以是日入翰苑同人徵詩賀之

周名龍官 甲辰進士

六月堯蓂十葉飄淮南燕北鳳騰霄仙桃親入瓊林摘宮錦遥從綺閣描金馬捷書驚口報蘭房春酒露珠調秋風早晩香車到好看蓮燈引玉簫

鹿苑西房雜詠十五首

月固九州明於子倍有情視諸親與故獨肯照孤行

積兩淖康衢人來訴畏途須知跬步裏尺寸具憂虞

輪蹄趂日脚似恨不如飛幾炷禪香爇義和御已歸

記得買鏡時鏡中惟青絲鏡絲青轉白鏡帕紅未緇

右五言絶句

飯罷空廊百遍行槐風松茗箕楸枰一聲午磬撞

香裊即事新詩恰恰成

古墨新磨燦紫霞苔箋信筆走龍蛇奚奴愛聽吟佳句脫稿纔完便送茶

澹月微雲薄霽初靜聞隣笛坐階除賢僧怕亂幽人耳且不燒香擊木魚

疾雨驅炎客枕涼一宵栩栩黑甜鄉夢中也解還家好水榭山亭咏對牀

槐影當庭漸漸稠客來經夏又經秋急須整理東歸棹烟雨湖山待勝遊

右七言絶句

扃户靜於谷何曾是帝鄉升沉天位置意興老頹唐匿影具眞樂節忍成健忘故山歸未得徒有學僊方

硯北勞虛積墻東隱未遲（漢上題襟集段成式書云休沐之餘常居硯北漢隱士逢萌避世墻東）泔魚悲晩達（荀子曾子食魚有餘曰泔之門人曰泔之傷人不若奧之曾子泣涕曰有異心乎哉傷其聞之晩也）抱犢引長思（抱犢山在上黨後魏葛榮時百姓抱犢往山避之因名）槐夢鐘催覺蓬心酒助癡鏈閙何所事瀹茗濟吟詩

病餘猶小極（司馬相如傳病稱疲𤸎𤸎即極謂倦也晉人帖云新沐甚倦又云體中小極是也）露坐學忘心碎月穿槐罅回風掠殿陰破愁僧辨點貪醉客情深不寐耽搜句誰憐正始音

潦霧淫三伏烏蟾不易窺蔽天陰厚結洊地履孤危夢雨芬歸策禪香燼宦思何當東權發風月醉吟詩

右五言短句律體

竟被詩書誤一生白頭初地坐深更簫當靜夜聲如訴月在閒庭色倍明客老不驚人事謫交多才覺宦途傾自憐義氣超湖海贏得羈孤守帝京

莫非身已墮頑空不悔無成不醜窮斗室翛然度長夏名心冷矣隨轉蓬書牀分陰鄰梧碧酒醆浮香市橋紅得句亂題蕭寺壁豈圖他日有紗籠

右長句律

八月初八日引見於乾清宮奉命以中書試令於河南

鳳池剛得徵名㸃
聖春方崇百里侯戰慄俯承
天語切影衾私誓鞠躬酬回頭
香案空留戀鞅掌巖城勉率由此去彩衣迎雪髮
子臣兼盡在中州

十月初十日田制使以確山縣事屬裕口
占

憶昔孤征度確山荊榛滿路虎當關通衢保障寧
雞犬廣野芟除愼草菅爲母不嫌爲火烈惘人須

急惘時艱窮陰正值扶陽侯報政應居廉讓間

涖確山二十一日受代口占別彼都人士

承乏兼旬奔命疲量移何遽口成碑橫斜轍裏人
爭卧推內溝中我自思五夜哀矜存隱念四方來
悅愧歌詞平平舊政傳新尹莫把山城作繭絲

十有一月五日自信陽謁監司夜歸又將
迎巡臺於界

白首爲郎自可憐終朝僕僕拜車前竟忘此日逢
初度翻駭家人進壽筵罔極親恩慚未報到頭名
業耻無傳當杯不盡傷心淚悔向雞聲舞著鞭

戊申

登吹臺謁夏王文命像（吹臺者師曠審音地也因後人祀禹其上故又名禹王臺）

此臺異凡阜登之咸穆然崩角奴王陛欲語何能
宣廣覽窮四域禹可直云天非天胡其神篤古沸
魚焉功必吾王功後起烏能肩人生苟無立奚貴
百斯年歲月忽已邁魚鳥空留連層梯愼視履尺
寸臨氷淵狂流撼孤砥何以青瑤鐫

壽開封郡伯

天以鴻儒佐太平德星飛向海昌生聚龍門閙崇
千尺繡虎文章煥兩京忠篤
殿庭推履素寅恭班列仰
朝英（先生由戶部郞掌戶科）曩時轉粟湘江靜（癸卯先生奉命於湘潭糴米轉運）泱歲監
司汝水淸（乙巳先生任南汝道）包拯舊封能繼軌堯咨新政更
知名（丙午丁未守開封上下咸賴以安全）拜塵夙願堅斯遂瞻斗愚衷悅且
誠有念輒關蒼赤隱無言不抶聖賢精乾坤元氣
春鍾毓
社稷宗臣道顯明自古仁人山比壽從今仙籍老如

彭請聽朋酒登堂頌十四城人萬萬聲

量移嵩縣作

伊水嵩山昔夢賒不圖新
命主烟霞先勞有訓虞終怠寛猛因時愼小差墨綬正膺濤内擠黄紬敢放被中銜龍門西去頻年旱好使蝗蝻盡化蝦

陸渾嶺下謁　兩程夫子祠

拜起幸茲生賢闕有履聲坐來春正滿立處雪初晴洄溯伊源近遵循陸渾平心期川上水終始共澄清

招隱

聖朝廣野不留良千仞梧岡待鳳翔陸海歳儲金石富壺天春凍水雲荒醫龍國手能除祟放鶴秋心自警霜早晩千旋問磬石莫教洄溯怨無方

辛店謁　邵子祠

下馬瞻榱桷傾頽罪敢辭先生方露處兆庶乃塗泆靈爽固無憾人心自不宜疾聲呼衆耳鳩庀切然眉

河南張漁華郡伯以夜雨覆試諸童子長句四韵索和走筆次之（張名漢字月槎雲南石屏州人癸巳詞林）

理障文魔最易迷指南何幸得楊時金淘濁水塵驅力鐵點深宵漏下遲公道直思連茹拔婆心不惜逐毛吹兩師解濟毫鋒渴珠走蛟騰鵠眼池

題龍門壁

天地同心闢此門縱令伊水得崩奔兩巖像教千龕立（龍門東西二石巖皆鑿龕像佛或坐或立於其中蓋金元相繼據洛陽時宮人開寺佞佛之所爲也）百道琴泉萬馬喧（龍門爲嵩縣伊陽二邑之水口衆溪奔瀉激於石而聲轟然若萬馬馳驟）波底雲霞今古幻（龍門之水清涵萬象）路旁碑碣姓名昏半年一任詩逋積臨別留題紫石根（予以正月泄嵩頻緣會勘入郡未往於龍門香山開無暇吟咏六月量移南陽復經龍門乃題四韵）

拜南陽新　命感賦

一歳三遷荷
主知恩深難報默尋思繭絲民力窮堪恤撫字臣心痒不辭茹蘗隱含將毋泱飲氷判竭買山貲（時宛陵水三驛之馬疲於前任者半皇華之使往往稽程予因費需郡草廬以補其缺額）空聞入口嗷嗷謫滿目瘡痍正待醫

南陽篇送同年邵恒山還常熟（名大椿字履久甲辰進士先予

令南陽以病免

李白嘗謂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予則直云南陽之令險於蜀道幾萬千南陽一區通八極商前屬豫周申國楚韓曰宛莽易之白水真人躍其淵奚蠱而下及巡愈龍麟鳳虎鴛鸞土耕父遺殃雍和駉猲淯川嚙郭灘兒洴浪縣南七十里名白水村光武故里也　百里奚范蠡直不疑吳漢卓茂任延張堪趙熹朱暉左雄張衡朱穆孔嵩諸葛亮樂廣張巡韓愈皆南陽人　縣北四十里有豊山其神曰耕父畢見也常游清冷之淵出入有光見則其國多敗有九鐘焉是知霜鳴見山海經　山海經又曰豊山之上多金其下多穀柞杻橿有獸焉其狀如蝯赤喙黃身名曰雍和見則國有大恐　淯水俗名白河發源於嵩縣繞南陽城里許有恭溺嚙東南郭灘民居　灘兒河發源於縣北紫山西南流經豫山東至釣魚臺南其流漸大即黃渠河也折流而南入於淯流至新野會泌水入漢佳哉鬱鬱葱葱頓濯濯鷫鸘修蚺族犎犦簿書期會日旁午奔命東西迷晦朔席不暖兮突不黔歲十除兮紛解簪召杜駒隙周來鰐淹作者七人鉗且職君胡能以出險而違阽嗚呼泌漢之舟兮不膠蘭橈桂檝充鼎餚粉白黛綠沙棠梢蒲颿飽腹颿泓坳鴻鵠快霞舉鷁鶂局一枝林下一人君偉矣哀此鮮民其何日而方思人乎天乎廉不可為吾終徂仲尼栖栖西伯拘匪令實難道也孤陰剝陽復于司月黃鍾飛葭萌甲

勃崑崙仙人驅義鶻劈籠排突金天闕會邀君於縹緲七十二峰巔索我九斛之玉塵八緉之龍襪銜

留別同門祝詞源名萬章南陽人癸卯進士

吾疑造物心縱我獨交誼束髮事戎軒天海唯所恣黃金日日空綠酒朝朝醉載道輒班荊旋車輒盈剌盟口期盟心問人不問位以茲格神聽締者不落二祝君吾聞之僉曰清廟器三春桃李花謬與一門植相思不相見各天而異地予也戴塵纓

命中州試三仕三已之卒乃得交臂見即投漆膠覓不我遐棄愛我坦率哀許我清白吏歸叢倦羽情潛淵游鯉智二疏豈異人行行脫穿梟羽儀屬高鴻安石蒼生跂長風徹皖江盼爾梅花使

舟過新野乞米於王若巖大令名近顏字司直黃岡縣丙午孝廉

一載同舟頻借箸片帆分袂又呼庚風盈兩袖徒多頌釜出雙魚未可羹置辟盤飧遊子愧解囊珠玉故人情

君民敢謂差無負勞吏今知免坐清府沈贊之為丹陽令封武帝曰此坐清所以與罪

歸舟抵龍坪覓車不得因借宿於李元鈞家

歸心火急歎無車借宿山樓雪點花床角高爐煨旱芋門前活水沸春茶慈親宛在三更枕衆室同浮八月槎最是主人敦舊誼深宵羅拜獻椒花時除夕前一日也其祖李漢章秀才也舊識焉

式馨堂詩後集二卷目次

三南曾之裕亮儕刪存

以上二年詩共刪存三十八首

式馨堂詩後集二卷

三南晉之裕亮儕刪存

巳酉

元日挈家寓龍坪李元錫樓中

萬事勿豫決行程尤莫期歸舟刻時日除夕旋茆茨詎意二百里淹我寒江湄上岸尋故人厥孫誼不衰欵我室前樓進我宵中炊(楚俗除夕炊飯過年取有忍棄舊之義且視陳陳相因也)母妻及弟妹羅拜等家兒感此淚沾臆五年天海覊(予以甲辰春別母計偕入都遂監督天津三工續奉　命三令河南)捧檄冀祿養翻以遠

慈帷蒼天不我恤奪母殊憂悲歸奔豫楚隅況茱風雪尼含殮不得視虞祭復愆期深辜鞠育恩何以生存爲呑聲泣苫塊椒柏均斥魔車徒獵奇貨值畀訴不早傾囊遂所嗟跬步臨三危出門謝賢主號血腥中逵

標　祖墓於鳴山示族姓

祖德靈長墓草芳雲仍奕葉拜青陽旗摩霄漢雙桅赤香裊佳城一蓋黃喬木露滋先世澤豐碑神護歷朝章顯揚共矢扶

昌運萬馬還期列壽藏

僦居

吾自丙寅遷太湖巳已卜得郊曰需處旬周歲以癸未二十七載安妻孥歲庚在子獲鄉薦閱乙巳領䧺使符監築城營督減糶(監河箚動並表予以督天津城工兼理東海水師營務於大沽復督減糶關東海運米十萬石以濟畿東瀛保文大諸飢民)天津二載勤馳驅營田水利與籌晝(時營田水利工興　怡親王同高安大學士領其使予因以城營監督贊幕府)歷丁未秋龍池趨(八月考授內閣中書)兩年四次見

天子饒口得沾

御餅腴復

賜內輦歸

御路

帑金叠拜黃封數

帝心重外

命作宰

天語欽承典與謨河南大府授繁劇確山一月歌還珠擢以嵩縣礫狐鼠隣於嵩者嵩兼居南陽既銜復疲薾難其令曰其裕乎涖官旬餘調繳獄皇皇

奔命期簡孚倏焉吾母訃音至哀哉呼搶吾何辜
急白大府上印綬奪情三諭吾三逋旋宛南陽舊名宛倏
代代弗仁吹毛悉索皇華駒稱貸莫償變產續趣
陶園售飛星輸雙槳漁舟歷新野王喬分米活湝
雛王名近顯字若嚴黃岡孝廉時爲新野令漢上李生篤世好名廷倬字卓山汝陽明經也其父名
登龍字御乾與予家有世誼焉借我白鏹兼青蚨七事既辦雙槳易七事
謂柴米油鹽醬醋茶也揚帆順水還東吳到來一錐歎無着儱
居斗室城南隅老羸稚弱三十口上漏下濕人人
瘉五年若飲貪泉水連雲画棟紛流蘇茲乃無盧

蔽風雨汝曹跼蹐吾其娱
君恩民望兩無負逍遥容膝真方壺

安徽撫軍魏景州夫子以巡查正陽關務
檄裕辭不可爰受而有作

抑末垂關政征商屬腐儒氷霜臣素凛刀布
國殷需智耻秋毫析才虞鞭箕纛仰惟柔遠德敢濫
及錙銖

太湖縣明經李篆斯維壐移居就予城南
之儱盧却贈

擇里君殊智有隣幸不孤吟花墻過酒穴火夜編
蒲頑愜雞豚社盟堅氷玉壺勿嫌宗道鯁拆簡遞
相呼

再領關檄作

典榷重膺檄懷清盐矢盟路期商願出關耻暴爲
名藏富寧沽譽鋤奸貴得情剥膚桑孔術常恐玷
生平

南照值中秋

南照寺霍邱縣之村市也本以南照寺

得名寺與北照臨水二剎爲　明祖微
時棲息處洪武二十有四年勅恢而金
碧之賜僧囚徒五百名墾荒地供灑掃
列壥居賈者千取其值備修葺焉今惟
碑一鐘一遺於墟居人毀寺材以成廬
故舟楫會之

南照清淮曲維舟秋半時月瑩波色遠天曠夜寒
奇對酒增遥思通宵切隱悲乾坤消息理何事不
盈虧

三河尖舟月（雀邱頴上與河南之固始三縣交界也）

地分吳豫水分川浮蜃三洲滙客船淮浪豎寒秋半夜蓬窗尋夢月中天深吟賴得無公事戒飲非關惜俸錢湖海一帆贏白首玉蟾何日照歸田

渦水舟行

亳州之水以泉爲源故名曰渦其水以藻爲渟滀而夾岸皆柿柿下即通衢焉

勾當譙關畢（亳州古譙郡）巡行渦水東藻澄雙槳月柿遮一蟬風秦筑舟舟亂吳謳市市蕣蕩平

天子路擊汰慰孤蓬

同懷遠縣廣文趙敬承啟賢謁塗山之禹廟

萬仞塗山禹廟崇當年輯玉此來同燔柴佽告平成績圭璧欽承帶礪封（古東冬韻通用）扈仗淮龍雙影水銘勳荆岫特標銅摩挲老樹鍾靈篤（殿前銀杏一株大數十圍高可三十尺相傳爲禹登山時即有者）露浥雲屯萬古隆

謁鳳陵（明祖奠考妣處）

真主從來鍾毓奇豐碑歷歷寫哀詞百千動忍成勲業億萬春秋式孝思巳展黃圖天廣大更聯白禹宋威儀（今上御極之三年乙巳詔封明後爲侯使奉祭祀備三恪如微子故事）明皇治因隆唐宋（聖祖朝於明孝陵曰治隆唐宋）

聖代宏規萬世師

龍興寺與木公上人

潛龍飛起化城開第一山巔響法雷（明太祖御書寺後山爲第一山今其碑巍然特存）刼火不灰真主蹟海蟾頓出聖兒胎（謂木公也）十年宦冷思蟬蛻一日身閒飽芋魁拋卻塵纓何日事青鞋同踏白雲隈

贈五齡童子

清潤白玉西長庚號曰沙村年六十有五矣忽悔其前六十年之非而以今之五齡爲更生也爰自汰其花甲稱於人曰五齡童子同人咸賦贈之予亦爲之走筆

二氣鼓元化五質揉乖和齒乳而背鮐滾滾中泥波羲文画凶吉貞少悔吝多知非在五十終無如過何淵明歎今是後此恐皆訛白翁嚴內訟回首

嫌蹉跎毅然刪甲子還諸春夢婆直以今五齡重揮返日戈保玆孩提心仁義日漸摩看看十二歲名業甲甘羅既智且復決寧但勝東阿齊子奇年十八齊君使爲東阿既而悔之使者曰子奇所與同載者白首[illegible]老智少者決臣以爲子奇必能理東阿也況[illegible]甲子周四百童顔期復酡予年亦八八黃髮公沓沓感君憶夙昔悲淚宵滂沱五典重山嶽有以夯關河區區一寸赤天鑒許無他竊欲步斯步兩髦隨吾哥越犁懼難效對鏡長摩挲借問造化兒生我何蜂窠

終歲碌碌既云暮矣且往復於英山羅田千巘萬壑之間馬上口占以解勞困

險棧老尤怵崩泉夢亦驚奇危徵地厚激烈咎風橫休馬定何日灰心今此程撫髀傷建立空負白鷗盟

過太湖明經馬人千俊孫精舍

幽坐未移晷出門嗟誤勞桂樓矜邃曲詩境立孤高一夢墟三徑十年霜二毛德隣如可買分藉古來糟

庚戌

元日即事二首

履端百禮自綢繆玉手調辛綠蟻浮畫燭似知停弆意一雙紅淚向人流

亭午曹騰眼不醒博山蘭麝惱人馨侍兒欲解傷春思學頌椒花倚素屏

赴皖中途口號

品彙融春畫康莊按轡行弱根燒後茁強幹凍餘英分定勞奚恤恩深苦自盟遂初知較逸未忍負蒼生

桐舒道中即事

楚雨淒風雨月頻青蕪紫陌浪翻銀愁心豈獨霜鬢滯老眼何堪霧一春

正陽關寒食即事

淮曲千門曉變烟迎神歌吹走香軿關俗以是日迎城隍之神於南郊而士女祭賽之盤驕白馬王孫草坐暖紅帬京兆阡帟蝶引然方寸火風鳶叫徹九重天杏餳麥粥鄉魂斷可那歸舟錦纜牽

監榷正陽九關四首

正陽爲大關其下則沙關新城懐遠亳
州蚌埠臨淮凋溪盱眙
乖遠重來澤賈商譏征榷度一春忙鶯聲似讀虛
柑酒騎隙空驚散米囊（揚花名）天寶畢呈
皇路關土毛爭秀野農昌欣瞻願出柰徒栫差兒閣
人訕孔桑
帶水澄鮮滙萬艘五行百產析秋毫新絲觸眼憐
剜肉白鮮矜名耻潤膏竟被勾稽荒枕局終慚辜
榷謝花曹三醫莫砭持籌俗悔向醯雞鼓鄭刀

主恩　師誼報難圖裕課通商凛
聖謨千語訓人惟粹白一心臨事學糊塗富藏海宇
忠斯大惠洽梯航賦自輸
天語煌煌裁陋例仁言綸綍萬邦孚
冷落鶯花又一春千尋鎖鑰搤淮津南金東箭連
檣集轡縞齊絖應響臻仰首
君　師頻只尺殫心食貨準和鈞幾回預畫
青蒲獻
聖德無須患逆鱗

散步

春歸鄉思切散步歷芳津曠野竹藏寺衡門花閉
人語風嫌笛遠欹樹惹禽嗔鄉蹋渾無賴行歌羨
酒民

試馬

試馬沙關午日融（正陽關西岸地名沙關）輕塵不動落花風曲欄
柳覆溪深綠小閣春藏晃晃紅鶯舌圓於蕭史竹
蝶魂飄似楚秋蓬鳴鞭自惜雙猿臂徒向扶桑謝
挂弓

游歸寫懷

嫣紅新瘦綠新肥乘隙揚舲餞落暉明月滿船邀
客酌金蓮一路傍花歸情絲未忍銛鋒割慧業端
由壯志違近得奇方堪耐老時行不必定雄飛

遣意

七年鞅掌靡寘揆何日初衣號四休（山谷四休居士詩序云粗茶淡飯飽即休補破遮寒煖即休三平二滿過即休不貪不妒老即休　太醫孫君昉自號四休居士）海嶽舊遊資夢往
衣冠高會借詩酬情專概耻人稱俠譽盛陰防舌
起羞似水臣心天地鑒羈縻寧爲食魚留

留別程易庵元度秀才

祝融嶫崑玉魚服淹江湄吹簫躡熙浦揶揄甘市兒陰土御蝓虺儒闟厠醜夸厥中行踽踽覩蔡澤莊燈素心日以洽義路筮宥隨剛㒸判所詣會極同天覢四十二三年隱獨無參差裕也履屯剝悔吝而凶危蹈險懼弗濟乾乾夕朝斯吾子則不然居易以俟之鞭心洛閩蘊亦或游於棊浮漚目陶白恒其德安廚艮域開八秩海鶴癯且頤惜別霜鬢遠風雨牽遥思匆此報

國丹鞠盡知何㶊折柳步河橋車笠焉足期潛見會有立㝡哉耄倦時

感懷

乞歸歸乍適未忍决烟棲（後漢書車茂傳茂為侍中祭酒以老乞骸骨歸　韓翃詩瑶池何悄悄鸞鶴烟中棲又高郢律賦烟樓霞宿羃木排空）對酒箴私進尋花戒偶迷霜貞巖菊節（庾肩吾詩玉醴吹巖菊銀床落井桐）客肖渚鴻泥（劉禹錫詩渚為大鵬翼又蘇軾詩人生到處知何似有似飛鴻踏雪泥）空有鹿門約萊妻何日攜

式馨堂即事書懷

古香醲郁浸心堂散帙橫經意緒長文寡愛投離垢轄宦窮徒梓齊時方提鐺就煮龍泉活種藥親鋤蟻垤荒悔未逃名空限鐵手胼頹兇為人忙

敘舊留別李椒崖秀才二首

角技龍門御李初飄翩丰度凝相如金尊甲夜翻紅豆玉鑰丁年徹素書脘庶竒覩隨墨添花前歷句滿囊儲白頭倍覺聯膠漆楸局蘭缸歲不虛

兩載歸湖盛氣求無端飛檄下瓊樓蒼生固不容高卧白首殊難捨舊遊惜別意非貪水石感懷日不斷吟謳好判百斛黃花釀共醉

龍門祝海籌

即事感懷留別戴青岑明經

離合安危夢幾場一生心事付滄浪黃金枉向收書盡白髮徒教製錦長入夜枕紅泉下雨問天星赤斗間芒月來無限淒其處不論親疎贈墨莊

留別人千

分明鞅掌不如閒騎虎方知下背艱萬里苟能犁紫塞三年或可釣清灣詩壇盡舫盃盃月竹杖芒鞋日日山所願故人都善飯春秋風雨共柴關

再別易庵二首

月窟天根从躡探長貧多病總能廿年開八秩塵心淨世閱三朝雅量涵興逸投抨時寓日道明經帳有高談新詩豈爲吟風月寄興朋儕仔細參

盟口盟心四十年守其迂拙老尤堅慕親不改孝提日向學能窺性命篇鰥獨念予頻灑淚虔恭接物却繩愆白頭分袂無多囑健飯忘憂待我旋

十二月初三日葬亡室李恭人於城南之羅仙坂口占

同牢同患弗同榮先我歸泉淚每盈宅兆勉圖安體魄兒孫無復薦犧牲九原共穴餘生願孤鶴還遼隔世盟何日鳳麟雙捧

詔明堂萬馬拜佳城

式馨堂詩後集三卷目次

三南晉之裕亮儕删存

辛亥年三十三首

壬子年二十首

以上二年詩共删存五十三首

式馨堂詩後集三卷

三南曾之裕亮儕刪存

辛亥

石牌早行

草露濃溥野春烟怒起林近鄉人語熟陽水磬聲沉感憶曾遊蹟悲酸晩遇心何當酬主德綏鬱復幽尋

龍坪道中

春暖蒸江白沙飛障日黃隄盤村左右寺逐水圓

方婦子豐年面琴書清宦裝耽吟嗔馬疾晩路儘徜徉

楚江

一江圖畫水天長烟鎖齊安淡夕陽人自鏡中窮萬象鷺從雲際下千行乘風浪吼潛鯢遁橫槊詩成故態狂最是鄉關衣錦過勞人空博姓名香

小河溪道上

春雨一宵原五色曉鶯二月柳千聲篗輿画裏投詩料短睡長吟到

帝京

春草

百種摧殘到微心卒自芳活來連月雨禁過幾時霜茵軟香承襪春溪夢繞塘桃林經放後橫笛滿斜陽

經明巷驛 確山馬

去去楚山斷原寛春樹齊風雲開眼界處井傍花溪脊馬閒晰撼遊兵晩醉隄津亭籠内鳥招容盡情啼

過確山舊治

一月司民社 丁未冬理確策者二十有五日 三年繫夢魂重來碑滿路徹夜酒呼門舊淚衣痕漬單詞寶訓尊曉行爭握手立馬竟黃昏

駐馬店作 確山北界

憶別三年久清聲爾爾傳人專懷舊德馬亦記廉泉比户花成圃連疇綠到天勞勞追往事新淚益潸然

遂平西平柳路驅車喜而賦之

官柳綠

皇路垂陰待惠風烏吟青幕裏車轉綠雲中水曲[illegible]

當婦田間社醉翁嬉遊忘

帝力老眼快覩逢

偃城道上

輕車斜日輦芳林草色離情一樣深垂柳兩行風

不定絲絲搖亂旅人心

臨穎書所見

芳隄女伴踏青歸野菜林花襯帶圍語笑竟忘村

路遠夕陽橋上數鴉飛

宜溝驛謁 先賢黎公端木夫子祠 三首

黎水名夫子所產地後因以封之今水

仍繞驛南而東

黎公廟貌煥千秋瞻禮襄衷憶昔遊予丙寅丁卯以省親再謁於廟庭

學識未多聞道晚勉將行恕踵前修

平生行已粗知耻奉使方知不辱難幾欲步趨

夫子達食兵民信總無端

及肩墻下黙踟蹰家室今曾窺見無頭白依然宮

外望空令四海笑迂儒

漳水道中即事

北向嚴風刺面寒轎帷重褁晝漫漫還鄉夢苦車

銓亂夾註書迎線隙看日近預籌

宣室對春荒合請正供寬臨漳心許西門豹一日渠

成利萬年

過磁州謁樸園夫子宅而二子一孫皆逝

矣其一孫遠令雲南浪穹縣為之感賦

滏水春漸抱古隍樞衣柳逕舞風涼文章價托龍

門重山水音兼璀露長花發孫枝雲萬里塵封手

澤蠹三倉何從覓使通泉路為報侯巴哭錦堂

磁州即事

振古磁州號樂鄉修渠沃野盛農桑露荷小沼香

千曲烟柳長隄碧萬行西倚恒山雄鎖鑰南環滏

水固金湯亭衢綽楔摩霄漢青簡曾誰百世芳

西大路竹枝詞十首

自漢口達京師曰西大路自浦口達京

師曰中大路自王家營達京曰東大路

夾路綠溝柳色齊朱輪白馬互東西車中睏起推
窗望一隊紅妝下大隄
野集當街土砌鍋冷淘切麵熱蒸饊最嫌開店拉
人宿夾道豺聲亂扯騾
飯舖迎人叫打尖醋多油少並無鹽生來慣食葱
和醬豆腐餛飩也自甜 打館俗呼為打尖 餛飩者秦晉人之所謂偏食吳越人之所謂餃餌也北人呼曰餛飩蚕實同而名異爲
剌骨寒風撲面灰梨花冷落道旁開行人何物療
飢渴白氷饅頭蛋二枚

四分素菜六分葷 肉食腥也呼作葷者從俗耳 稀飯油饊努力吞咯
上水湮男與婦榆皮柳葉是饔飧
短襖裝綿僅覆腰灣鐮鞋樣向人趫蘇州髢髻開
封帕皺手煤爐烙火燒 皺戰龜三字古同今異
柴箔 北人呼秫幹曰柴柴箔秫幹織成之箔也籬直挂曰籬其橫捲者曰箔 三方紮戲臺囉囃
戲名 歌舞驟氛埃懸知買盡頭繩粉十里村姑打扮
來
鶯閨鐵葉響丁當門口街心到貨郎伯姊諸姑齊
跑出問他要麥要高粱 貨郎執鐵片為串而振之響徹人戶名曰鷺閫 北人呼秫曰高粱以其幹之長而名之也若青梁則名爲梁穀
紫襖黃裙墨綠靴柳陰驢背笑言譁呂仙觀裏燒
香出折盡梨園矮樹花
山左飢民到處流 庚戌秋山東水災甚大 安身無地又回頭 條亦被水田制使以此被謫上發帑拯之 最憐挑菜鶉衣女怕立風前聚土溝

說夢偈子

鍾離誘盧生授枕覺其夢盧生一夢醒從此躋仙
洞由是醒眼人咸將夢者諷不知醒人迷較夢尤
深重我本無迷根榮祿焉能中惟心役於名伏枕

名斯哄盧生謂昔迷予謂生仍瞢功名固敝屣神
仙亦損棄大覺夢醒齊太虛渾融凍天馬自騰公
奔息容誰鞚

康熙二十五年丙寅十一月五日過順德
府雪大衣單凍僵垂殆歷今四十五年
爲雍正九年季春之十又三日追感前
蹤不勝悲悼爲賦絶句

風雪從來侮賤貧一番回首一沾巾傷心食蕉回
甘日誰是當年共患人

灤城道上

騎鞲街沉霧籠蒸店梟雲風塵人變面車笠客分羣服苦春無定名慚市有聞此番行色壯津合總殷勤

重過天津

北覲春風惠東歸夏氣清鳴鞭
皇路坦叱馭客裝輕浪遠疇豐麥吭圓柳度鶯重遊多感憶無復濯纓情

納婢

繞膝無歡已十年幾番求玉向藍田熊羆疑是他生夢燕姞重徵此日緣不分琴書歸市井何當麟鳳慶蟬聯春來好賦螽斯羽百代箕裘賴汝綿

舟入贛江作二首

一舟雙槳八窗開人向烟江画裏來雲截峰尖天半矗濤翻石骨雪中堆漁樵歌徹清溪曲禾黍香飄綠竹隈自昔贛南稱沃土好從富教展新裁

千里蒲帆挂好風遥聞里語待文翁盟心竊詡氷壺潔廣益還從藥石攻陰午碧濃松憩鶴稻秋黄

粟澤歸鴻准將定遠平平策期與虔民共郅隆

壬子

晚過百花洲二首

春晝晴酣可奈何芳洲蠟屐晚來過梅知索句香頻送鳥欲催花語故多水調短長樓四壁瞿曇輿靡竹雙寮行行細認曾遊處滿浦雲荒眼孰波

旆影平橋閃閃紅官情臨水豁然空玉蟾徒讓亭先得瀛海今知路可通（得月亭與蓬壺遺島皆洲間勝地也）盡把九霄涵在底何當三島卧其中塵纓解脫綸竿握風月平

章署老翁

次武進孝廉惲誠翁鶴生題百花洲韻四首

負我原來是宦遊入春情緒落滄洲青鞋杖曳梅三逕画舫簫吹月一溝風撼鶴巢聲擘裂波翻甲第影颭悠澄觀自覺心堪鑒朗朗氷壺萬頃秋

廣受知幾見已真南州徐孺可為隣忍違章貢枩生望判醉烟霞五斗醇適意冠童皆是侶會心魚鳥亦依人而今却悔逃名晚贏得刀騷兩鬢新

拄頤默默坐亭陰冷澹湖光月肯臨不語鳥知人
耳塞多儀僧閱世情深草心最耐春霜虐竹質何
堪野鵲侵此際客愁添萬斛援琴一鼓淚霑襟

鶴鼇尋春愛宴溫獨遊心事向誰論悲懸孤憤聲
彌壯醉索雙扶興偶存浪博詩名齊謝眺生成忠
蓋合劉琨吟將姓字題貞石也學鴻泥印爪痕

重遊北蘭寺

輿出章江門步入北蘭寺寺門對西山積雨春波
漠行行周化城客思縈香穗萬化一浮漚四十年

如寄來奚敵去多所患齋其志茫茫雲水鄉一錐
卓何地

韋堂感懷

五馬今來一馬無氷衙依舊是寒儒肥甘竟似閒
韶絕劍珮還同出塞孤四海無家奚所恤一心報
國不嫌愚昨秋早與雙江約從去珠還便展蒲

題南豐令滄洲戴小戴寅文石圖三首

極目坤輿唯石可語謂爾頑耶而文兮若許
煉之澈之補天厲菌胡然而朐蟲茲碨礧
焦生之芋宋人之寶弃斯下焉繪心如擣

舟次石亭寺次南昌秀才周長庚題壁原
韻

醲酒揚帆水拍天石亭古寺翹深禪麈松搖雨江
神聽硯玉飛花草聖傳近市午烟青欲撲當軒秋
葦碧無邊勞身蹔側西窗枕確信清風值萬錢

寺夜

孤影虛堂坐二更候蟲也解不平鳴暮年自笑心
徒壯客耳何知地有聲久速未容吾道主寬嚴都

付世人評客魂斷去招難返不料寒蘆竟是羹

行贛屬州縣道中口占

省斂秋行陌林煙簇萬山霜分晴野色歲壯老農
頻漁佃輩相得嬉遊意與闢谷泉如語客夾道響
潺潺

寧都令汪鑑漪蓉照與其邑孝廉曾瀛一
洲秀才魏梁侯其惠招同杭州馬相如
高岱遊金精洞三首

巨石頑成巧飛泉靜且鳴到疑非世境坐忽有仙

聲歸晩意彌愜遊耽天與晴溪亭權小憇直欲洗
塵纓
夙耳金精洞幽尋倚令君丹崕千仞立雪瀑九霄
分酒陣觴飛羽吟輿火燭雲料來今夜夢多半繞
靈芬
林下一人見（曾季廉屢經吏部擬取以病辭唐句云林下何曾見一人蓋於曾季廉見之矣）招攜入洞
天靈源仙髮沭（洞旁有仙女披髮崖髮跡宛然）石窟鬼工穿（自洞而入若崕若偃若采池若曲木流觴之渠皆非人力所能施其巧）醇飲心先醉名香骨有仙快遊須盡
日重到不知年

小溪偶憇次辟閭陳惕山韻
保障虔南媿繭絲平平不欲衆稱奇籃輿行縣花
盈路竹馬沿村雉雊籬石怒白飜奔峽水霜淸紅
遍遠林枝高人題句勾吟興爲索枯腸一賦詩

解組後作
躁率多緣陋險平昏燈寒雨坐深更言甘曲誘啼
號耳眼冷微窺向背情宦以拙貧歸計阻任由迂
解罪名輕
君恩高厚同天地萬里孤忠許自鳴

除日訪李翊道鳴珂因訂歲朝過章堂手
談
歲除何不并愁除且邀伊人水沚居繞徑嘉蔬綠
沿竹充庭琪樹滿樓書到來頓豁塵中眼別去仍
停花下車明日辛盤期坐隱（李工奕）廉庖自有日生魚

式馨堂詩後集四卷目次

三南魯之裕亮儕刪存

癸丑年七十一首

以上一年詩共刪存七十一首

三南魯之裕亮儕刪存

癸丑

元日試筆

今年情態一番新便是東風也侮人瓦盎梅椿開旋落玉壺椒醑凍全皴囊空怕與笙歌會骨老慵延冠蓋賓計日覲天吾志遂辛盤土鼓頌長春

通天巘次商邱冢宰宋牧仲先生韻 名犖號雪苑

曠襟胡弗怡穿必陟丹徼僉曰通天巘頫仰無遺眺命駕西峰西梯磴凌巉峭春風絢穹壤獅窟闢華輿醜石補天餘劈鑿存初竅垣其厂而居 宋時祕書楊行先隱此蘇東坡過焉題贊於鉐 踵事叢龕廟旁穴洞以達童冠譁然導噫嘻別有天雲支峰不倒振衣太和宮帝閽通可叫會心屬太虛逃空非所好木客駭旌幢向暮羣呼嘯迷淪哀大荒象外辜微妙疇哉分半山矜彼雍門調仙人非在海相羊即壺嶠瑑句貽山靈庶龍戒勿埽

忘歸巖次王文成公韻

晴宇遂欣榮吹萬憐輕好窮躡孤雲蹤俯視三楚島長嘯轟羣山或怪春雷早忘歸月色延塵慮隨風埽

獅子巘次黎景山岱韻

宦苦情耽物外蹤杖藜直上倚天峯籠烟竹樹藏獅窟宿雨藤蘿繡石墉圓滑共憐春檻鳥孤危誰鑿雪壇松斜陽可奈歸輿促負却雲山入眼濃

遣懷

十載何曾有此閒月來花事頗相關恕行不校昨人犯負慣全忘日用艱酒可賒時仍召客天逢晴日即遊山近來更得安心法四海爲家勿復還

無題

春日春城獨閉門九歌歌罷又黃昏閒庭月皎花枝馥不語無眠空斷魂

出覲 二月念又六日

民生際堯舜驩虞匪所求刳且魚肉之推而內諸溝顧名曰父母宜即憂民憂乃胡膜然視愉戚不

相謀辟圭
君所錫銜感輒云酬酬
恩在育民懷保靡弗周以予耳目接罔弗殲若仇或
曰彼頑黠健訟詰不休治亂用重典從古稱嘉猷
或曰吾肘掣髮鉗不自由下位期獲上鷙擊差無
尤子竊不謂然酷謟吾皆羞得失何加損斯志豈
容偷兹顛山與川怪石森横畔鍾此氣質剛道在
馴以柔染滌俗斯變誠格物斯孚就中鋤其莠良
苗碩且修繼膏以霢霂禾黍䅧油油比年章貢域

緣此歲有秋忌者嫉厥心叢焉艱鉅投一年十一
月奔命疲車舟鞭長俾弗及計或窘吾籌餐忘寢
並廢夙夜勤稽勾案山縱横積幸未一逗留詎意
嫉彌甚群輿立爾予窮搜不得隙直以沽名糾
天高聽則卑
命我歸龍樓百姓聞而泣多士聚而謳農工商者徒
奉祀山上頭文言在在須俚語朝朝浮禁之不能
止號呼千淚流薄言別之去牽挽盈雙洲養給臣
子分寧以私爾儔溢爾未期月何勲堪爾褒此德
則彼愧適以增吾愁允哉斯民直漸摩績易收治
豈必易民行德速於郵譬諸飢渴疾食飲須臾瘳
直筆紀卽事語顯意殊幽寄聲司牧者優優百祿
道

示祖道者

道行道廢豈人爲多士臨岐莫謾悲白馬藍輿章
水岸一時折盡綠楊枝

樂華舖題壁 三月二十一日

一載虔州奔命疲去官贏得口成碑樂華古舖朝

天路霖雨何年返鑾蹕

山下渡作

春霽車輕軋廣原竹溪柳陌又花村鳥飛盡處烟
横谷婦饁歸時犬候門傳檄馬從山脚歇喚船人
夾渡頭喧蕭條共惜廉官槖公道於今野市存

春雨輿中作

九土浮膏正待犂一宵霢霂塊成泥頓新草色芳
原隰漸響泉聲出澗溪靡苑午寒花泣淚長林烟
重鳥輕啼何當油幕更簑笠釣遍菱湖鷺渚西

望匡盧山

廬山兩日伴行輿真面難看語不虛三百里湖鄉與市誰家不是對山居

到太湖

家近嗔車慢歸新訝樹高交親尋患遠周折喜忘勞裝許稠人解歡從比屋掐深杯談往事同把淚珠拋

八斗嶺弔陳思王墓

下馬夕陽紅荒墳亂草中才華七子遜詞賦一家

雄鑒古春堂月招魂牧笛風人生無所立何事不成空

花莊曉發莊為荒莊

地旱雞鳴早升車驗曉星林烟爭水白隴麥際天青囊溢心恒約鈴喧耳慣經委身勞豈恤無夢返巖扃

拜岳武穆王墓

桃山山下岳王墳下馬碑陰讀斷文千載同冤三字獄九原猶慟兩朝君露花紅滴孤忠淚山木青

留古道雲惆悵幸生 明聖日鑠金口舌 帝庭分

徐州漢 高帝廟懷古

削平大敵五年中衣錦還鄉唱大風天子王侯歌舞會父兄姻婭酒尊同斬蛇帝里金錢滿屠狗人家鐵券崇曠覽古今興創事大都貧賤有英雄

兖州府道上即事

晴和天氣野花芬四撤車帷爽見聞過市賤收殘闇粘凭軒熟玩夕峰雲薔薇香暖紅堆髻楊柳陰

濃翠繞裙即事謾吟書店肆閒情都付濁醪醺

平旦

平旦觀群動冥心契化原風禽無定語林日有殊暄拱揖鞭横肘饔飧餜集門道途消歲月乘老未酬恩

登嶧山

亂石積成阜千層磴道盤上頭卑萬象當面走雙丸近接龜蒙秀遥齊泰岱觀只疑通帝座狂叫五雲端

宿白沙河喬氏小園

小園方丈百花攢逗引鄉情枕未安虎背一騎難自下吟詩徒羨碩人寬

德州次壁韻

珍重報恩身安車御軟塵卧遊風却暑吟醉月爲賓麥飯荒增價槐陰厚聚人見聞隨地集輿論有奇新

咏塵次任邱店壁韻

息吹遊野馬無隙不氤氳紅軟汙青白蒼穹蔽見聞倚風腥六合作霧駭三軍獨有爲霖雨澄寰報

聖君

由趙北口宿於白溝即事

堤平車度穩店老客投多甜水即成市長盆徑過河炊榆憐婦巧題壁騁詩魔塵暑行須早經心問夜何

同年何履上名世連擧三子詩以慶之

國子先生慣夢熊朋儕賀冊講堂充石麟三瑞傳經帳寶墨千珍戲海鴻湯餅會勤忘冷獨珠胎照遠視磨礲顔子隱向何休嫉徑占燕山小桂叢

向月

客身不可閒身閒愁思攪況坐秋月庭鄉心從月挑老天不生月緇夜息俱早凡人不生心官逸形何稿貪蝨務飲人滅生圖一飽癡蛾羞暗飛撲燈拚速了枯即榮前枝後枯前莫保既亡仍遠追甓別禁苦惱蟾兎不傳心徒向紫襟抱

買婢次姪勉亭韻

白頭孤影泣羲娥玉署秋風奈夜何堂構肯虛弓冶業能羆端兆錦香窩海中龍馬從來晚天上麒麟不貴多賴是身閒卜詹尹衾裯來去咏

移寓

兩月三遷豈好勞元覸塵汚(音卧泥也與音烏者義別)逼人逃廳期數武堪旋馬廚可行庖即鼓刀捫蝨客來容促膝握蘭公退便揮毫(漢官儀尚書郎含雞舌香伏奏事黃門郎對揖跪受故稱尚書懷香握蘭趨走丹墀主作文書起草更直五日於建禮門內)錦香自昔誇郎署不羨龍門品第高(漢官典制尚書郎給青縑白綾被或錦被入直臺廨中給女侍史二人皆選端正指使從直女侍史執香爐燒熏以從入臺中給使護衣服奉事明於殿)

省中 龍門 見李膺傳

病起

虛堂兀坐計加餐病起鄉心益自酸萬戶千門秋夜月析聲敲到客窗寒

月寓

秋月無虛坐秋更易惹愁宦貧恩忍斷道直物多尤默豈含香義愚深伏省憂白頭新栽戟子夜戒鳴騶

紀

恩

維八月五日

皇上御門期千官列殿陛赫赫隆威儀柔嘉翼且燕碩彥環皐夔龍彫間鵷鷺麟鳳參熊羆裕時以曹郞領選伏丹墀恐欵下清問謇諤陳衷辭一載所鬱結披瀝無留餘通班瞻目視股慄爲之危齋頹壯臣膽竟得揚其眉人生重知己

天子今葵之蕙苡徒波謗鑠金轉見疑

天高而聽卑

大明照不私既雪其盆寃復任以監司蘭香席未暖交龍節輒持謂川瀆嶽高吾

皇恩倍斯謂盡瘁沒齒吾誠念在玆秬覺生有限矢丹靡限時感極昧所云涕泗宵漣洏神靈鑒幽獨牖我精堅思

早朝

送月寒星碧漢回九衢燈火燭天來金魚鑰啓人聲靜雲錦袍新曙色開簇仗旌旗當陛擁報班鐘

鼓隔花催太平無事朝還早柳下聽鶯過露臺

坐班

催更曉角響城西鳴珮千官玉勒齊八面樓頭雲四幕萬年樓上鶴雙棲橐弓衛士排青瑣珥筆詞臣奉紫泥白首省郞丹闕下麝蘭香裏咏新題

戶部貴州司署郎事四首

天官宣

勑地官迎晶頂鵬章謁上卿黔省神輸歸掌握寰區

辜權總權衡足民何待揮鞭冀富
國惟從大道生一月農曹叨晉秩幸無蜚語詶虛
聲
摛文窗户古槐陰判押咨移午漏沉銳志括囊緘
讜論閒情趺坐每孤吟安危早定三生夢夙夜嚴
操一寸心竊比東方同七尺朔飢臣飽負慚深
如弦馳道日暉暉應候傳呼啟畫扉蕭相夜爐香
未散曹郎官膳蟹新肥惟從急緩參謀議且喜寅
清協是非酌劑虛盈臣智竭退思終覺報

恩微
匡牀捧腹飽便便岸幘焚香隙影圓出入　東華
人眼熟去來西淀職名傳
殊恩十對　蓬萊殿
異數三嘗禮樂筵他日襄鄖風雨夜蝶魂應繞　禁
林邊
圓明園謝
恩請
訓二首

神僊別苑綠雲深午漏遲遲轉　禁林
湛露偏濃秋後草咸池不棄爨餘音無梯徑躡雲霄
路有夢皆盟金石心稽首未知何所立
御溝橋畔久沉吟
俯伏
青蒲
聖訓詳
天恩曲注白頭郎賈生千古榮
前席董子三篇奏

御牀虎拜竟移　螭陛晷鵷衣渓染　鳳爐香從
玆顧諟唯
明命萬里
堯羹與
舜墻
同江寧孝廉葛雨亭祖亮長洲秀才邵百
峰岷出都赴鄖襄
拜辭　金闕赴鄖襄三輛輕車主客裝晴日却寒
春滿路名題分韻雪盈囊塵心赤淨三千里柳眼

青垂十萬行到去正逢吹子律重陰節候好扶陽

涿州謁漢　張桓王祠次雨亭

鐵面欽如在桓桓上將威精靈千古祀忠勇四方歸長恨鳴風葉深情鬱画衣天心殊不測壯志每多違

前題次百峰

奕奕桓王廟英風大地涼力延垂滅火瘁盡欲苞桑漢賊終何在將軍究未亡從來忠義士不死故鄉傍

白溝弔張叔夜次雨亭

雪耻恨空拳臣心氷共堅忍看龍鳳輦驅過犬羊天怨骨寒秋日忠魂結塞烟徒令千載後憑弔白河邊

前題次百峰

割土資強敵遺殃自宋初積衰君易擄徒死恨難除白水含哀逝紅塵染血餘荒碑驅馬過客淚漬華裾

早行

雞寒無信唱中夜叩城闉款語勞閽吏廉裝訝候人夢鄉輿枕習詩境土風新回首瞻

天闕紅雲矗漢津

過漢郭巨夫婦埋兒獲金處

棄子專親養凶饑骨肉殘割恩男子易同志婦人難誠應夫何捷慈懷亦以安遇窮言竭力酸鼻百千端

磁州即事

修渠夾路柳交柯黃葉蕭蕭露鳥窠南北車轞州

市績燕秦食貨土街多小春十月寒初凍野店雙甕飲易酡一櫂菰蘆煙雨暮江鄉風物奈愁何

過漳水

漳水瀰瀰古岸平勞身十度此孤行渠隄老羨西門績詞賦羞爭魏武名萬頃桑麻波浩蕩一川鷗鷺雪縱橫何當疏濬行無事大闢田疇粒爾氓

湯陰縣謁宋　岳忠武王廟

忠勇男兒未易純岳王超絕在恭循明知檜賊功難立決報金仇志欲伸成敗不虞唯主命死生何

恤盡吾倫千秋莫但誇神武名將無疵第一人

途中飛霰口占

朔風飄霰點征衣村舍容車便可歸一載勞臣頭盡白六花勿復向人飛

柳枝詞十首

萬行宮柳蔭天衢晴日褰帷鳥唱娱風過不勝妖冶態細腰長袖舞躍踰

小春眉葉半青黃遠遠帘飄玉蔓香最是長條踈影下隔橋掩映兩紅妝

嬝嬝輕柔據要津多情爲客掃紅塵不知來去衣冠裏眼底垂青有幾人

最憐烟綫舞春風夏日尤多蔭物功何事天工渾不惜竟教青女蕩成空

生就柔肢不耐彫寒風落葉晚蕭蕭一聲刺入行人耳添上愁絲幾萬條

圓明園憶舊鴛班濃綠陰中集玉山宮漏一聲人語肅嬌鶯啼出 御溝灣

嵩山曾記綰符時買種伊川十萬枝聞說近來人不折經過婦子淚絲絲

需郊郊上趣陶園千樹垂楊拂短垣十任清官全賣却夢魂常繞綠雲軒

連朝霡霂壓輕塵風景南來漸可人獨惜柔條易飄折空題煙戍綠楊津

轉眼明春雨露新金絲棚下綠鋪茵杜公廣廈徒虛願爭似棠陰日有人

渡河

豚蹄雞酒祝河神寒飲沙澄浪色銀風奏蒲帆三

刻捷雨膏麥隴一川勻渡頭餅賤欲年熟網下魚稀歎水貧猶憶種花隄畔日幾回負弩候車塵

途中值雪

雲同天種玉白遍錦江山預啟豐年瑞寒堅節使顏積淤橫塹險古峽鎖陰頑計日陽剛復周行莫患艱

石堡阻雪聯句二十四韻

騰六皓乾坤 雨亭 輪埋石堡墩風疑從虎裂 百峯 雲直尾龍屯欲樹半擎玉 韋堂 低檐倒綴蘩馭難

谿壑吪 雨 僕戀釜鬵蹲滓淖王程滯 百 梧棬友誼
溫髭霜吟對捋 韋 襟蝨嘯同捫慧辯珠璣走 雨 鶩
才澀湏皺瀛羊燒土銼 百 船藕脆盤飧話遠遙思薉
韋 懷清苦憶表撲窗宵澌澌 雨 羃地曉昏昏銀海
空千界 百 金甌渾一元寒欺仙子鼈 韋 屮瑩使君
幡廣厦敨隆願 雨 氷壺洩曠論被璮憐凍骼 百 挾
纊惘羸兒信信魄旁死 韋 霏霏屑亂歎雀飢環啄
屋 雨 犬穉蝟當門氣接襄郿肅 百 川臨汝頳呑鹿
場森介木 韋 罥壤局支轃刁斗全瘄戍 雨 瓊瑤不

辨村盪陰抽劍舞 百 縮地絕塵奔絮起亦霾畫 韋
鴻孤乃印痕習池游興遏 雨 峴首夢思繁奈爾譽
陽律 百 敎人斷旅魂扶桑飛可到 韋 捧日上天根
雨

頳橋道上三首

鎮日驅車雪窖中人羸力盡汗流紅頳橋行路難
於蜀羡殺安居自了翁
虛利浮名誤一生深 恩重望負非輕白頭不識
鄉園趣想到懸弧一放聲 次日予生日也

考叔盃羹有母遺萬鍾徒切露霜悲頳橋此夕鮮
民淚添入東流下皖熙 太湖縣古熙水也先人邨壠在焉

道上旅懷

春秋風雨事長征歲月消磨白髮盈楊柳陰中車
馬路海田世上古今情幾行覆轍千秋蹈滿眼空
花逐隊爭早晚 恩酬偕嘯侶鹿門蓑笠釣深清

昆陽舊邑謁漢 世祖廟

光武當年此戰場千秋廟祀奉昆陽雲臺列將仍
東序釣瀨先生儼右方宿雪短莎蒙壞道號風哀

葉聚陰墻登車蒿目中興地一路寒鴉咽古棠

題博望驛壁

博望城頭鳥雀喧武侯曾此計燒屯皇華置驛西
疇曠粉墨題坊古蹟存舊柳尚拋爲宰淚豐碑不
泯去官恩五年幻境今重到愁雨凄風總斷魂

重過南陽之新店題壁

車過南陽客思煩雨天村落晝關門百年生聚民
應庶半月先勞席未溫 予雍正七年七月十有五日涖南陽縣任廿又八日調會審於開封八月十有四日聞母訃丁憂制府田入撫留在任守制而予堅不奉命遂不待撤至而整裝旋里 石馬漢陵荒白水金

墉賜第塋青原重來耆舊爭迎候淚眼相扶語盡
呑

式馨堂詩後集五卷目次

三南魯之裕亮儕刪存

甲寅年四十六首

式馨堂詩後集五卷

三南魯之裕亮儕刪存

甲寅

元日立春值四寅賦於鄂

清寧合撰四寅齊鄂渚農祥正攝提（農祥房星也於正　於南則立春攝提星名隨斗柄指十二辰歲在寅曰攝提格）仙木萬家殷禮樂（桃板古戶謂之仙木）靈花百族闘玻璃（晉劉臻妻椒花頌曰美哉靈花爰采爰獻）勾芒引錯長街屐（武昌城內街名長街）鹵簿呼忙委巷筓（元日百官鹵簿迎春婦子盛飾垂簾而觀之）信是乾坤同泰日晴川烟樹曉來稀

登黃鶴樓四首

江漢朝宗滙武昌鶴樓登望楚天長風雲不變山川色詞賦徒爭日月光鋭志學仙驚改歲多情聞笛苦思鄉稟亭一睡呼難醒獨撫危欄咏夕陽

無情最是漢江流晝夜滔滔亂客愁芳草古今迷落日烟波吳蜀送行舟何年招手來黃雀到處忘機狎白鷗東望水雲荒建業食魚甘爲武昌留

鸚鵡洲沉怨未沉江聲猶似作哀吟已判蓼冷巫東峽誰共春題漢上衿仙子不歸成大别梅花易

落杻幽尋娛情處處辛家酒熖月良宵一刻金
神仙自昔愛樓居放眼乾坤適太虛隙裏雙丸彈
指跳塵中萬化入春舒丹蛇勝蹟傳儀鳳黃鵠私
恩鑒泣漁惆悵詩成崔李後趯翻搥碎更何如

壽漢陽守高蕓田綱四首

風流太守謫仙人大曆元和運亂真立政自嫺三
字訣馴民頓使一方醇懸冰月印郎官水偃草風
廻大別春聽說漢陽千萬户同歌
聖主得賢臣

雅愛君詩翻水成斷髭踏壁未能爭顱矒自岸元
龍氣婦孺咸香司馬名金帶(漢郡西水名)浦歸鴻有宅州
樓(漢郡西南五十里山名)花卧犬無驚繫匏却妒蹐堂客午夜勞
勞獻棗情

傾貲辦偶宛雞林學步頻斂嘔出心領畧春風三
月淺含咀香雪百潭深盈盈水溯伊人夢歷歷川
騰擊壤吟兩臂幸緣公事把一回談笑一開襟

每從花下放衙時想像閒情輙欲癡目送手揮惟
爾意天驚石破允吾師須彌自合登峰早蓬嶠深
慚問渡遲任是海田千浩刼君侯斷不亞陳思

題画(紅白蕨薇俗名爲蕈莢)

紫華蕈莢菜中腴紅白甘辛味色殊意匠圖來憑
采嚼幾人嗜此脆寒酥

漢舟雜咏

漢川秋漲雉城低鄣屋參差遍柳堤稻熟市增豚
酒價尒蕃棚會往來蹊買嘗新醑吟思㦧摳訪陳
人宿艸迷(漢川王廸庵昔令于江南之太湖豎河南之真陽皆罷歸予識之今聞其墓木拱而宅屢易矣)金谷自來多易主飛鴻何患雪無泥

僝棁古鎮漢濱雄秋曉停橈問土風稔歲梯航通
百粤平湖葭菼集千鴻縞巾鎑路憐依媚鳩杖歌
衢感蘊隆快倚篷窓閒白簡不嫌人蹁躚嚅翁

岳口長街滙萬艘井廬鱗次市聲囂樓頭賈客彈
兼舞柳下漁郎酌且謡風俗尚仍三楚舊酣歌四
憶五陵豪太平雅化漸南國解珮無閒咏漢皐

布帆入漢纜長牽澤口人家㞕繞迢千里水雲開
樂國百村簫皷慶豊年卧聞晴鳥饑呼雨坐看泳
林直上烟清曠移情忘路晚却嗔羣吏亂催船

漢舟蕩漾早秋時灘漲低田穫事遲萍浪圓恩貪
鷺立筠籬稀致狡童窺風微緊纜依濃綠日萘尋
泉就禿緇十日水程心較迯逢人頻語慢周諮
板木掀濤怒孟婆俗謂風為孟婆如絲繡出花枝紅只是染也孟婆合皂蓋江南七月間有大風甚於船舶野人相傳以為孟婆發怒故北齊李騊駼嘗聞陸上秀云江南有孟婆何神也上秀曰山海經帝女游于江中出入以風雨自隨因其為常女也故人稱之曰孟婆
變礮水淚撼戚戚淚水疾流也淮南子水浪破舟爾雅戚戚我者緊船之杙也
推窓強耐金蟬聒側枕貪看玉鵲摩古戍綠雲秋
角續小橋紅藥漢皐多年年津路淹琴鶴羸得酣

閒倚櫂歌

漢水宜城曲潆洄萬井腴斷雲村樹絡淺瀨容舟
舠側目鷹初鷙驚心雁已徂
簡書良可畏倚檻策訏謨時奉勘璽衷郎之命
蹂容耕漁舍低昂黍菽區古塘舟聚市近郭畝成
衢風逆憐輕翼篙喧駭戲鳧落梅襄戍笛語語誘
思鱸
劇郡推安陸承天舊有名螺峰青萬疊芹澗碧千
縈懷古勞莊蝶薰香挹杜蘅那堪秋夜月繞樹一

鵶聲

方城雄自昔舟入客思繁勝敗寧關險安危扼此
藩鞠躬新廟邇城西即隆中子癸丑從衷即新葺草廬抱膝躬耕諸亭隋淚
古碑存峴首山在方城之南承乏遵先軌千秋付討論

咏夜輝木

曲直天成性含輝既朽餘懸疑㸃點鏡皎肖月穿
廬漆室書堪照風庭燭不如一枝無永夜何待啟
方諸

隆中吟

昔者歲庚申裕年十有五金齒謁侯祠輒歆絕侯
武凡侯所營陳一一窺魚麗及長馳四方涸跖居
奇賈從業闒儒闒章縫不厭腐衣食奔走中備歷
人間苦啼號刺耳針疾厄槌心杵舉趾百顛躓飛
空來虐侮炭吞期自瘠膏焚期自努坤輿較萬環
牖戶隙千補俯仰差足娛死喪頻年覩安能猝無
訛奮迅復支拄射隼獲高墉熱血遂傾吐鳩功析
木津鳳集含香廡天中三巽蹟後烈輝前古南陽
卧龍岡樹邑歸予主潔𥂕夙志酬趨蹌欣欲舞未

幾涉監司嫉者不能阻乃玆秋八月優蹋除中土
褒衆抱膝亭趺罜州盧磁㵘思裕也幸三叩神棲
處吾親易稽名詎謂予堪伍欽侯學術正允哉王
者輔希賢不在玆宣聖述堯祖努力追前蹤步趨
懲莽鹵滄寧侯所訓鞠躬侯所語克念玆在玆侯
將不拒汝孰料生平踪兆於三字甫緬維治蜀謨
適恊今時楚勉旃威克愛夕怠朝仍鼓侯霻牖厥
衷遺澤千烁溥

奉下楚撤日作

運甓軒中十日歸（襄署為晉陶公運甓處予至而葺之仍以甓名其軒）五花
宵判燭苍微
簡書又促蒲帆掛襆被仍同霜雁飛努力竟無旋里
夢括囊惟有樂寒衣自憐遲遇頭先白未遂琱弓
出塞揮

夜發示舟子

盡日撐篙識爾渡
王程可奈不宜遲兒烏曉夜無寧晷江漢東西靡靜
時自古良臣勤補拙當今
聖主作而思行行定有西風起天憫勞人勿復疑

舟月吟

猶是秋江月烁心黙自酸壯圖成處苦佳景玩時
单夢醒松楸淚低佃書劍歎田頭追往事徹夜悔
無端

九日歸自武昌會文武諸君於峴山有作

畫船歸霮野奠香戲馬秋峯俯大荒樹裏烟籠星
旆赤風前菊染豸冠黃帶裘自足芳千古山水真
堪醉百場清湲幾回碑後墮故園此日話襄陽

甓軒三首

運甓陶公址因仍治廣軒栽花循小徑植柳蔽西
垣月可方墀步經宜曲牖繙客来堪下榻轉語抉
天根
夙志恥求安公餘黙自觀策衰頻試力遺大勉加
餐鳥警農桑侯餅知郊甸寒格言書四壁寓目有
糾彈
兀坐萬緣清虛懷聚歲成陰須分寸惜心與帝天
盟悶夜非耽飲凭欄務料情藿葵知此意垂老向

陽傾

沈碑井 晉杜預南征於襄陽勒紀功碑二一在萬山上一沈萬山下潭中曰焉知此後不爲陵谷○萬山在襄陽城西十里

銘功慮及海田移杜子名心一半癡經過萬山題

小碣千秋存沒不須期

鮮佩渚 襄陽城西晉鄭交甫游漢皋遇二女解兩珠贈之交甫復顧得其珮二女亦即解贈交甫懷十餘步探之則亡矣二女亦並失所在

芳草芊芊古大堤乘黃蹀躞意淒迷多情交甫空

惆悵歸過檀溪月影低 檀溪在渚側即漢昭烈乘的盧躍過處也

隨淚碑 襄陽府東數里晉羊祜鎮襄有遺愛民爲建廟立碑於峴山望者莫不隨淚

雅量奇猷風所宗帶裘何幸此追蹤啣恩百世襄

人淚又墮東山第幾峰

過穀城縣

布帆秋飽筑陽風 穀城在漢名筑陽 古渡旌旗蔽日紅 共

道袁曹爭渡處 漢末袁術曹操爭渡於此今名袁曹渡 今來讓畔有

田翁

舟泊鄧城阻雨

霏霏秋雨過征程滴碎愁心篷上聲薄霧遠航陰

子國亂雲寒鎖鄧侯城傳更鼓角音如咽近枕蛩

蛩語不明此際滄浪垂釣客煙波蓑笠咏深清 西[illegible]以光化爲陰城自均州而下名滄浪水發漢水隨地而異名孔子聽孺子之歌即此水也

過光化縣

鄧侯食邑魏陰城 光化在漢爲酇縣蕭何之食邑也於魏則更爲陰城 竹馬

兒童隊隊迎按轡夕陽垂柳路稻花香裏築場聲

過均州 城外即滄浪水

舟過滄浪憶昔歌問君纓足濯如何水心清濁誰

能識終古汪汪萬頃波

過襄府庵 太和山下

黃金不惜布祇園信道焚脩羣大藩仙佛從來塵

慮掃滄桑不在意中存

磨針井 真武脩道太和山未成棄去遇老嫗磨杵於澗曰將以爲針也真武悟之嫗曰但得工夫深鐵柱磨成針真武感其言返南巖而登數十年飛昇後人鑄大銅針井旁且亭而標之

石井銅針古蹟標片言警惰卒凌霄男兒莫歎成

功晚奮步昇仙自有橋

武當篇

洪濛慘竭青黄力削鑿嶔巖簇鶩極芙渠攢蕊孛坤心王子磨針開道域明皇奉敕瘞黄金範像鎔宮冠絶岑斗垣峻級仞十萬磴道鉤絙凌井参足底雲纓互闢闔嶽瀆畿圻紛纖颯太和元氣醇氤氳拱揖飛儛承問荅振衣一嘯雷崩轟冉冉梯霞達玉京八宮二觀遍游歷三十六菴羣送迎前朝遐勝山勝建八宮二觀極宏麗以賜高真之士而各藩王乃為築庵於麓各窮妍其制度焉勝朝

金碧賤於土陬滋琳宮不勝數武當宏麗甲寰中如林豊碣叢荒宇從來不朽唯曰三德功令屬淇園龕塊閒名業露晞日布金匹士隆高談嶽原涉降别有以不向曹溪掬香水質成廣筯尊片言迺畝迺宣迺疆理畔于之遊也以勸墾故瞪目滄桑指一彈鈷鋒待截情淵瀾松下龜蛇輕緑骨真人郵在扃霄巔

涖鄖陽府書事

水色鷗增碧山峰雲戴高危疆秦豫圻沃土士民豪鄖陽東界河南南陽府淅川縣西界陝西漢中府平利縣目喜桑馴雉心慚木跳猱女媧溪有石鄖陽府竹山縣有女媧溪相傳為煉石補天處攻煉屬吾曹

駐鄖西縣古麋國也

古麋僻向萬重山戰血猶餘水石殷明末楚撫熊文燦納流賊張獻忠羅汝才之降而處其衆於鄖房竹之間未幾復叛殺掠諸縣幾無孑遺昨夜月明鴻雁語晚禾香度上津灣鄖西本鄖縣上津地明成化中始栽置為今縣

南津縣漢曰臨沮

問俗臨沮越廢關卞生抱玉有荊山在南漳山巔有其旁石室曰抱玉巖相傳為卞和所居到來着眼溪邊石筍立西階十二班

善謔驛在宜城縣戰國時齊使淳于髡獻鵠於楚至此放之鵠空籠往見王曰臣不忍鵠之渴出而飲之飛去吾欲死恐人議王以鳥獸之故令士自伐買而代之又欺王王之楚王曰齊有信臣若此厚賜而歸

口給原非出使能淳于誑楚到今稱當時倖免強隣辱畢竟奸欺術可惱

祀葊隆中述志

神鱗蟄水斛複谷而豊疇一峰拔地起兒孫犀翼
周漢水西曲瀠挾玆衆壑流籃輿躡雲級萬巘迎
筌篌巍關肅瞻視恖灌羅珍饈壬林百禮勅祕炳
背蕭浮麗眉指先蹟陟降循岡陬附會亾仰止墟
町通繆綢神兮眷椋楠卓爾臨徽柔夙志遂延佇
暮日翻車留同此負耒躬鞠於魚水投猗猗八百
桑吾生何以胖

詠酒蟹

秋老橫行入甕天沉酣千日醉中仙一腔蘊結元

黃血八足盤旋玳瑁縫逐隊餔糟金甲解分莫借
筋玉螯堅詩脾尤愛殘膏沁花下噬臍齒頰鮮

仙桃鎮除夕次宣州沈十一廷瑞韻

王程鹿鹿那知年除日舟維漢水邊泡影功名驚
改歲天游心事等虛船窮文泣鬼追疇昔儺舞隨
鄉憶惠連新故此宵迎送判陽春霽和不成眠

式馨堂詩後集六卷目次

三南魯之裕亮儕刪存

式馨堂詩後集六卷

三南魯之裕亮儕刪存

乙卯

乙卯元日偕桃鎮雪舟和沈樗崖廷瑞

騰六開元啟歲豐桃湯栢酒咏艨艟鑿冰創品團
茶碧闥韵圍獸活火紅仙木比閩金奏徹晝鵷委
巷絲衣叢頻年三朔他鄉度栤頌無心奪化工

古稀來

年古稀忽來名業兮何有哉顧南海北海西華東
岱懸輳椽栈於何之隈孑然天地中飄飄蒔伺
伺夙興夜寐莫知其瘁惟瘁唯貞以終吾生日居
月諸爾明明

吁嗟曲

吁嗟天疇我匹羈危孤窘老無極築書作城鑄劍
作僕海雲嶽露濡吾足足泥鴻人登龍登龍者踵
踵雌雄鵠鵠吉兮謕謕凶筮曰乘虬虬不來期王
喬偓佺以遊哉遊得我從吾所俯仰深思斯虞計
左爾蒼爾黃謂若何側身屛息紛滂沱

新僕婢

久侍都無倦凡呼直任難婉愉莘輩慵勤默是人
歡私語鬪交勉新名覺暗酸不緣飢凍迫賤從茲
能甘

舟雨

春陰蒙萬象脩纜鮮仍維酒力成鄉夢篷聲亂遠
思晚烟分樹伏寒角過江悲渚次披簑客怡然理
釣絲

戍角

孤角津樓夜烏烏刺耳聞頻疑冰箭貼陡覺亂絲
棼引淚凝江雨添愁逐楚雲不眠勞蝶羽依枕効
慇懃

江村

水曲兩三家當門一釣車北風泥壁堵西日豆棚
遮聚處無驚夢游觀感野花客來留小酌新釀不
須賒

述懷

為官曰膴仕美官得錢耳位高則金多古語概如

此田園拓樂郊宮囿崇仁里髮膨堆金珠俳優賤
紈綺分膏奴僕歡柚豐戚友喜拙者不能然氷淵
堅自矢家忘身並忘先勞勤四體菲食而惡衣祿
知莫不鄙謂宜略圓通無患亦可取拙者還致詞
吾固清白子平生澹泊性言利顏有泚況利字旁
刀與害相連理拙官雖無錢不畏千手指
君恩民望隆拙貧無或恥

自武昌返棹襄陽十二首

一載監司六渡江寒風暑雨耐船窓官囊羞澁詩
囊富一路煙波送赤幟

芳草緣堤百鳥鳴雨絲風片柳烟橫畫船載得江
南酒一首詩成一斗傾

水色澄瑩月色明烟波漁火布帆輕醉來披鬓船
頭坐疑向蓬壺玉島行

官名分守駐鄖襄乃為江魚戀武昌贏得漢陰人
盡識白頭終歲倚帆檣

忙去忙來漢水船稍閒却是雨連綿春霖不嘗歸
心急阻住沙湖又幾天

漢水盈盈似我清十年猶是濯纓情白鷗次第來
相狎知道予心不負盟

遥天何處是吾鄉水曲山深輒斷腸底事柞窓頻
悵望松篁一帶百花莊

九十春光已去三客舟猶自阻荆南有錢須買良
宵醉應勝長途覓兩驂

承平世界艶陽春羅綺成團席錯珍却被雨風勒
櫛沐誤君全是宰官身

吾生未必百年長縱使長年料也忙最是不堪回

首處忍教青鏡老紅妝

七十年來五路奔葉飄何處是歸根寄言世上生
男者莫把桑弧挂在門

努力加餐銳志游一生不為此身謀但能名業芳
青史自有犧牲在九州

舟雪旅懷二首

雨誤歸期雪且撓愁心勢似大旗旄連宵刺耳蓬
聲密千里閑情蝶夢勞濕鼓瘖瘖偏到枕危檣冽
冽苦鳴條小童為報村沽過慵遣紅燈閉濁醪

息肩何日向煙蘿雪櫂虹竿着綠簑終歲淹纔江
漢兩幾年蕉廢酒天螺峭寒吟憶春苍損游醉眠
愁歸夢多自是
國恩酬不盡割情判負阿黎渦

舟經郢水值雪

采薇飛絮敢辭勞郢曲從來白雪高飢齒每憐冰
窖節思抽誰角兔園豪耐寒掃注園茶鼎爽興移
撑半夜篙最憶蓬門僵卧子巔霜秃盡不勝搔

鞭屍灘 漢水濵伍員鞭楚平王屍處今屬安陸府地

君誠不道固堪仇雪恨傾城已足酬必欲鞭屍何
太毒倫常到此令人憂

破浪歌

郢雪迷濛荆雨濺飛濤半月春撞聒愁心夢耳怔
且聾覓醉耽吟終不豁昏昏二月哉生明篙撑纜
曳經宜城天高雲捲日新晴搏鷁退鶂鳶囂鳴布
帆飽掛三十尺破浪兮波疾於射兩岸奔迎五馬
遲水激船頭珠濺白拖船舟子𣅜登仙箕踞横陳
謂我天客懷擗摽頓神王釃酒横槊揮如椽人生

何事不如此鬱也勿悲舒勿喜大任從來先苦勞
遂意之時防切齒漢水載舟亦覆舟旋歌載沉旋
歌浮請看渚畔青青草衰盛榮枯閱幾秋

調馬

花領紅蹄洗後驕玉鞭金勒午揚鑣自憐矍鑠專
城老徒向詩壇敗沈遼

題畫次韻四絕句

江村秋淨野航孤管領煙波蕩綠湖不學靈均耽
獨醒人間誰識醉仙徒

空山雪瀑響溪橋飽聽潺湲吟羨老樵不是杖藜披
邃谷何知仙韵颯蕭寥
晴山當戸暮烟饒近水人家葉緯蕭却怕漁郎尋
徑入溪邊不架叠新橋
伊人不見意淒迷洄溯溪江斷峡西畫手似知求
友切寫將雙棹碧叢低

即事次胡外臺石溪韵

兩年十次鵠磯頭勾引鄉心此急流每憶劘雲穿
遠岫幾曾乘月嘯高樓帶爽頓冷苍間笛書亞空

矜漢上舟最是長風東下權偏送客眼去颻悠

勸農於武昌之南郊次石溪韵

鄂稱三楚腴南郊益爽村煙接遠林露積京坻
敞勞農擇大田招呼騰浩狹環膝崩厥角越陌鳴
其掌歡聲禹甸同遊谷轟傳響推髻䠶龐眉鉏鉤
閭拄杖行行沛屯胥綮綮甃妍賞壺漿闕
帝澤惠務實而廣淳農氓識知準爾薫風蕩秉穗歌
滯遺穉嬰榮廣顏雅化漸惰游悅耳籬邊紡熙蟬
王者民誰謂平無象狂々復猿々顧安容魍魎猗

歟含鼓情究際義軒上

江館即事

江漢雄圖華物華仙蹤名蹟競紛奢多情苦被塵
纓縛慚愧春風萬樹花

江館六言絶句十首

紅杏漢陽雨鬧綠楊鸚鵡風輕客次芳春燒眼天
涯幽夢閑情
歲々江城聞笛朝々水閣看雲可奈鵁鶄饒舌生
憎鷗鷺成羣
驂月每送西宿岷江自向東歸借問樓頭黃鶴海
天雲樹奚飛
春去斷吟詩句愁來癈注爐香却賴一雙馴鹿伴
人喘息空廊
輿裏研硃午判夢中鞭馬春隄磯畔扶笻醉叟歸
途不辨東西
綺閣晴川繡錯牙檣漢水雲連江南江北洲渚誰
是漁家釣船
五畝意中邱壑千峰夢裏烟霞踏々軟香紅土搏

搏濯錦明沙
冪地火雲煉石滔天雪浪翻銀冒暑涉江竟慣拜
塵負弩都馴
兩載褰郞觀察十回江漢馳驅不信帶裘輕緩今
來左右支吾
今古江聲浩々魚龍出沒煙波不盡奇觀在目勞
人鎮日張羅

過漢川王氏菜園

鶯老作意賺勞人聲色偏當忙處新歸棹特尋幽

勝地騁萬三徑葉蓁蓁

漢上回舟即事三首

白髮頻年漢上限岸邊兒女識于鬆雙鷗對對迎舟狎不是無心戲水來

十番鼓枻此番閑側枕窓青雨後山帆腹飽風凉月皎送人吟嘯入清灣

南風曲折尾歸帆添起江聲激紫蚰砣浪不知天威暑研硃勾盡簿書函

漢濵村舍四絶句

綠楊紅蓼戚籬門田遶畦疏水抱村鋤月耕雲能自給何勞漂母飯王孫

但得山居何必深閑來是事總開襟原非欲遯人間世一任漁郎花下尋

幾回盧故漢濵舟登岸今知竹樹幽十里菱湖三頃稻綠陰深處橘千頭

夂晴穡事苦翻車饁婦無心理髮鵶勞瘁愈形依媚切人倫真樂在農家

監試楚闈即事口占二首

鹵簿傳呼宴紫薇（布政使司之署名紫薇堂）萬人爭看衮龍緋金花銀爵雙僮俊海錯山珍五鼎肥擁入棘闈分大第專司魚鑰謹重扉白頭趺坐思殊遇一息懷安咎曷歸

十五年前老秀才今朝監試入闈來三場力剔犀奸弊五夜勤憂多士灾蝶夢幾曾安衽席桂香何暇洗尊罍寬嚴賴有新條約差免愆忘慰上臺

鎖院中秋對月

一年清景算今宵萬里澄暉淨碧寥樂兎對懸冰

玉鏡墨蛟爭湧漢江潮防微意許秋旻鑒共影孤將法宴邀爲語封姨排鄂渚圖南多士待扶搖

奉和吳大中丞中秋公讌元韻

兎魄兼奎曜秋宵百倍步暈圓輪有珥精閃劍無旁良夜雲龍會餘醺班馬香漏深寒不怯爲愛楚風剛

奉和吳大中丞鄂城試院元韻

鳳嶺開文院（院枕鳳皇山）凌宵有磴梯風雲三載聚星火萬間齊玉漏通宵警金聲連曙低擧頭看月色皎

皎柏臺西

奉和吳大中丞試院偶題元韵

古柏蕭疎一院陰勾稽未半燼檀沉求珠合下彌天綖顧曲須歸正始音觸目生憐緣故我到頭不改是初心月來識得真儒面上下千秋何處尋

試畢喜雨

國典求材巽作霖八千賦就雨如斟卯秋鷹鳥培風厚丙夜靈鼉點漏瘖郢曲定聞歌大有棘闈新見鎖繁陰楚材從此知無競檐溜聲聲擲地金

奉和吳大中丞八月十七夜對月有懷令弟小頫學使用東坡是夜懷子由韵

古來得士忘溫飽技擅屠龍空自巧天生賢哲佐明時河嶽鍾靈星孕昴鸑文垂世爭殷盤傳家詩學齊師丹兄弟連鑣各秉鑑湞雲楚水冰天寒秋宵讌月拈紅豆萬里相思越參斗何當同拜逍遥公珮玉瑲瑲分祭酒

奉和吳大中丞瓶中桂花元韵四絕句

硯北軍持古篆紅一枝折自月輪中香心愛引騎蟾客不下簾鈎放好風

粟粟繁花一勺滋靈根托向定州瓷郗詵自折瓊林後可許尋香借小枝

一捧氷壺香倍幽淨明窗几暢天遊石家饒有珊瑚樹不識金天玉露秋

枝分鷲嶺金波浥香湛蟾宫玉露開添得霜臺秋氣肅等閑蜂蝶慢飛來

吳大中丞瓶中桂花謝而委諸地者旬日矣忽復大放香色俱艷於前乃辱招同

張榮懐觀察飲玩其側爰咏以紀之

曾聞金粟返魂香本有靈根托錦堂不道折枝捐棄後蘂珠重孕碧稜芳

舊花纔萎又新花小朶黃金吐露芽自是玉蟾先啟瑞聯芳不數寶儀家

一枝備味藥籠中肯把檀心秘小叢為報憐香因併力秋宵蚤韺廣寒風

誰言仙木朽無知特努寒香侍董帷邀得吟餘重刮目不辭老辣奉瓊飴

即事

試畢三場尚鎖門乞書人語閙黃昏一揮禿管三千幅鄂渚家家貴覺軒

喜晤合淝進士田五實發於楚闈吳大中丞鑒而囑予兪客之有作

豈料逢君在楚闈而罷都是髩都非肝腸素熱嫉難避故竊云亡淚易揮風運鼻端斤獻巧魚嘉丙穴館稱肥南樓自有庾公月莫戀鄉蓴放櫂歸

[illegible][illegible]客田五夜話

闈分數武迭經過隨意開樽蓄旨羅琢句慢行燈下酒寫心時放醉中歌宜情十載虛舟泛老病三秋淡飯拖近喜盡捐兒女累翛然氷署卧維摩

題車笠圖次田五韻

人生斯世江漚漂沙清磧穢隨所遭花知片片從風舞錦裀溷廁何知料車耶笠耶各有以乘非逸也戴非勞熊駝不飽餡蛤蜊笠車皆足羞盧敖男兒有罷剸犀兒一生不試虛豪言長驅五馬泣章貢掀波截盡雙江蛟志期未投車前笠肯讒囂訟䡊軥嘲鑠金兩舌亂雞鶴火牛奚翅單攻聊大車啍啍四門闢毳衣邪幅皇逍遙一聲

天語息羣蠻壺蜂射蜮徒嗷嘈重英錯衡西駕出韋縫臺笠呼人豪禮羅磬髩充藥石泥塗揖上輶車鑣干旌孑孑懼弗告蒲輪折節寧虛邀古昔先公聖吐握乃今名幅悲生毫今車普笠儇昨日頓令故竊識遺拋元龍意氣盛湖海元方子魚曾未驕前盟下揖鑒天日笠風一僭皆昂霄豈曰無衣事推解與卿原共青絲袍嗚呼交途不少傳車者一

揖翻教淚雙下

許滄亭觀察屬題梅花帳簷

古枝香雪艷流蘇冷沁羅帷白玉膚青眼惜花祇不得一床詩思繞西湖時滄亭督工於洞庭湖中

舟夜即事

浪浪舟雨夜漫漫行路酬知總是難兩載煙波常泛宅幾時磻石一垂竿官瓷蟹眼松蘿碧瘦榼龜紋荔子丹遠思無端銀燭短不知江戍報更闌

柬田五二首

院靜廊深快午晴飯餘捫腹往来行爐香一縷篆
閤裊挑撥詩思暨酒情
画舫秦淮秉燭遊珠簾十萬隱芳柔逢君重話當
年事猶記狂奴故態不
晴川閣餞吴大中丞北覲
江漢濚洄交一閣牙檣萬雉雄恢拓瓊筵祖帳錦
城開寶皃金尊輝瑟幕六軍犀甲擁千旄入座翩
纚渾脫畧曠觀熊繹覇圖陳雲夢瀟湘吞且嗷閲
下鸚鵡洲閣前黃鶴樓趯翻搥碎容裔飈悠巨羅

一揮盡十斗江山日暮還淹留風伯雨師助豪潑
更上一層酒愈渴驚天論發唾珠飛四海千秋片
囊括裕也三年役郢襄木雞凍雀循卑墻春雷一
震靈根活頓教故態仍清狂眼中之人吾固老老
驥蹄輕千里霜吾且呼返朗吟飛過洞庭之醉客
待公旋日三人吸盡漢江化出之天漿

式馨堂詩後集七卷目次

三南魯之裕亮儕刪存

丙辰

以上丙辰年詩一百零九首

式馨堂詩後集七卷

三南魯之裕亮儕刪存

丙辰

舟旋自武昌寫意

歸豈便無垢低篷飽晝眠不論風順逆且弄水清連村曲花三面灘危石萬拳夜来洲渚月皎皎印心圓

聽雨

愁霖滴滴響青篷刺耳惟思托詐聵聾隱同春怨泣滂沱轟敵午潮風鄉心沸亂三鑠齁軓漏覺喧百轉銅安得雝塵蒙被寢無思無夢黑甜中

多寶灣阻風用甲寅集中覺軒即事三短句韻

鯨濤當艦潑醨酒意軒軒渚鷺凝看水村花亂倚垣苦茶需再瀹良史耐重繙晝日蒼崖畔澆泉濯鈍根

欹枕夢難安登隄自在觀石橋依樹立野菜帶花餐雨快雲先驟風尖晝斗寒不勝流水意耿次向誰彈

夙喜釣深清辭榮計未成竟緣騎角背長使負鷗盟老息尋花興春辜蕩酒情年来深淺淚都向碧濤傾

再疊前韻三首

春江不自靜震撼小戎軒喉雨沉烟岫淮南子黑蜧神蛇潛泉而居將雨則躍龍雷破薜垣思從篷隙搆書置枕旁繙此際情田裏愁苗殖萬根新語樹物養類苞殖萬根或以殖當作植失其義矣頴斷為吟安潛心反覆觀晝閒貧短睡市寂減中餐野色將春晦江聲入夜寒寄言隣櫂子謾把急弦彈

濁浪幾時清衝撞夢不成樂壇荒舊業廬社失新盟瀟洒年年役煙霞處處情何當携嘯侶花下百觴傾

潛江舟次讀三原孫豹人中翰寓樓寫懷詩八首因次其韻書事孫名枝蔚康熙己未試博學宏詞科授中書舍人還山曾寓於潛江縣署

束髮事弓劍二十乃承儒馳驅歷海嶽篝燈讐竹

書勞心旋磨蟻匿影脫鈎魚排空撥雲霧終此斷
蓬如

滄海有明珠可得不可求一朝刷毛羽翔棲鳩鵲
樓纓濯千金瀨珂鳴七寶州蒼生屬以逸誰容三
徑休

舟迴花港陰漿打春江曙閒鷗狎雨汀油油不忍
去篙工午惰眠是可原情恕須史揚順風泊向花
芳處

平生千古心雅尚非常士篷牕屏俗營卧起龍門

史柰何傳貨殖而為服食恥遺編發新悟毖然竊
自喜

牽船逼露林百囀憐鸎舌春濃客眼花漢廣鄉心
熱誰堪遲暮年歲與親知別空云千載期灼灼標
芳烈

呼童溫楚酒借博卯時歡寒飈疊白浪江天愁渺
漫睇爾摧巢鶴將母展翅難窮鬪歌子夜心梟含
悲酸

絡首淹驕驄跓步到跛鼈衣冠務腴腴遺臭傳貪
饕請看城角烏積雨餓喉咽哀鳴亦繪圖播作新
聞說

聽雨不成眠曉起清文案欣春百鳥喧點翠千峰
亂天機洩此中細意船頭看會心泯識知五十徒
多難後漢書徐防傳防以五經久遠聖意難明宜為章句以悟後學上疏曰臣以為博士及甲乙策試宜從其家章句開五十難試之解釋多者為上第引文明者為高論

過安陸府感懷二首

古郊郢地秦曰南郡漢曰雲杜晉曰竟陵宋齊曰長壽魏曰安州周曰石城唐曰郢州溫州又曰富水郡後周曰京山元曰安陸府明陞為承天府本朝復名安陸府

每到嫵虛過春風惱客腸含情芳艸路流目錦衣
鄉水潤烟新碧城孤日暮黃無邊今古意併入酒
天忘

郢樓標白雪倚檻賦招魂夢境長悲玉糟春不醒
原煙荒龍虎窟燕絕謝王門惆悵春波外伊人何
處村

白雪樓歌

樓在石城西偏下臨漢水宋玉對楚王問曰客有歌於郢中者其為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數十人。李弥遜詩推枕此為賡

郢歌者誰云寡和樓之却賺人賡此聲以希而諠大音竽耳何知滄海深樓中雪汚（音卧与污音烏者義別）塵復塵樓瓦覆壓壓中人調琴宋玉揮蘭唾六花紺碧繽紛大寒香吹莫愁愁流徽脂春雪滿樓

莫愁村在安陵城西二里村有盧家女子名莫愁善歌舞後人柸王宮因以名村而宋周美成作河西曲乃以爲金陵故事蓋誤以石城爲石頭城也

紀晤奉　湘門夫子

憶昔丁乘未別君析木津努力事行役三年周四垠歲庚攝於戊相逢鄂渚春鳴鶬祀湘芷奔馬追康壓分襟六裘葛丙乃冠諸辰星占翼與軫指西艤江滑拜床辨顏色宛貽希代珍雨風帆漢皋滄宵而忘晨蹙軒轟紫氣魚鳥環相親人生會合歡嚋方茲浹旬

送別

方城城東漢水清仙查泛去殊無情別淚添深一尺水獨上方城望移晷愛河如漢何時乾東風幽曲鄰情瀾

從湘門夫子遊隆中

三顧龍難臥支筇細細觀脫雲縈樹綠高露泛花丹仰止非巾扇低佪豈栢壇後來能易地纔識苦偏安

從湘門夫子遊峴山復飲於米南宮新祠

峴山裘帶繫人思杖屨相從春暮時苔蘚破碑隨意讀飣餖攢盒就陰移廿年始踐茶瓜約（丙戌歲師有東渚茶瓜盧有約之句）白首仍堅海嶽期晚興頓忘襄漢隅紅燈西岸醉新祠（米祠在漢水北時方落成）

懊惱曲二首

春歸不可留送君襄水曲襄水知我情吞聲瀉寒綠

襄陽多北風吹櫂出花港離魂驚淼茫獨瀕風前項

又七言絕句二首

君歸何事苦匆匆後會難期春晝融況是衡山無雁到松枝日日望朝東

來遲去疾怨襄流夾岸鶯花一路幽未唱驪歌先湧淚眼中人老在他州

甓軒即事遣懷

甓軒春事頗繁奢滿逕芝蘭總放花風檻緑新裁竹活月廊香繞蔓籐斜餘經蹈舞童心在獺祭編詮癖性加好客不辭三握髮周諮端賴有停車

甓軒即事長短絶句八首

趁雨移修竹吟風輙有聲特開三尺牖卧看午陰清

植柳西軒外春陰漸漸長翠眉能自展不借惠風揚

種花三逕滿風過衆香饒識得栽培意流雲蔭紫條

書癖老尤魔閒心借偃波不知除結習何怪鳥迷蘿

言歸直到暮春天緑盛紅衰又一年記得江南花柳路一船簫鼓十溪烟

寥落園花喜尚開偷閒曳杖盡裵裏不辭問字人窺户却惜墻陰一逕苔

甓軒枯坐亦心開四面繁香風引来半載詩逋終日了不勞鶯語隔花催

鴻爪三年印漢泥鹿門空羨女蘿蹊何當解脱朱文軫香國斛眠到午雞

省耕北郊寫懷

滿川麥浪滿村煙千耦農歌入舜絃民氣静於三島鶴菜花香過一渠蓮春情多被塵鞅（平上聲）擾幽思全教水石牽不是省耕来紫陌那能盡日野雲邊

即事

水曲山盤烟樹稠人家住處萬竿修勞臣眼裏逢幽境減却南来萬種愁

孟亭瞻浩然先生像

入郢思何極尋幽到孟亭草心荒愈碧柳眼傾中青久立瞻芳躅孤吟適委形裵裒歌雪地（孟亭之后即白雲亭）誰與辨風鈴

題碩稼軒觀察小照（名贊無錫縣甲辰詞林由御史督山東督山東糧道左遷守四川順慶府陞驛鹽道又調試用湖北觀察使）

男兒不耕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讀無以希賢希聖而希天惟是讀非學究尋章句耕非老農襏襫東

湖堧堯舜之道耕莘樂斯能起即阿衡有先生於此大得力試諸齊蜀咸優然或疑青蠅輒有玷得毋書迂貽厥從我為說者莞爾笑羣小之愠誰免焉丈夫用則行所學舍則耕我先人田用舍於我了無與斯耕斯讀恒周旋是故耕不必其定逢年讀亦詎必青雲騫五柳之宅百畝之阡科頭展卷禾黍芊綿吾何幸而親與我堯舜之民以出作入息而鼓乎吾腹之便便

五月舟旋漢水漲決陶溪潭馳往勘之得長句三首 潭儁天門縣

漢水襄陵冒暑旋陶溪怒浪駛浮天斬蛟忿欲重淵入刑馬謀將萬竈遷累夕夢填精衛石一心神運祖龍鞭宵教數土平成後獨讓陽冰砥蜀川

百室仳傓走激湍稻田花地總泥蟠蒸雲溽暑彌天瘴咽月哀聲繞樹翰田首覆巢湘夏酷予乙丑五月八日移家自滇舟破於洞庭湖中百口僅以身免今陶溪之決亦五月十有一日也故觸而憶之酸心沉竈郢秋殘天門縣屬安陸府即古郢中也最憐水際癡兒女童男女莫不在水中者競向愁親訟把竿

一霎崩奔萬井魚倚檣空仰碧翁歔欷掾畚鍤嗟無地羽報災傷泣有書矯制徒饒開廩古臨淵虛擁濟人輿求芻不得惟思反塊汙涔涔決豹袪

寫懷三絕句

傀儡登場十四年舟車寒暑怨勞肩由房不識生人樂辜負春秋幾萬緣

公私日日廢飱眠賴有船窗結睡緣一覺通宵還過午黑甜鄉裏活神仙

一歲能偷幾日閒判眠判醉縱癡頑篙工不省偷閒妙半夜揚帆過九灣

風雨阻舟即事遣興四首

漢濱何處不停舟雨黛烟波恣意游深淺碧分千里樹浮沉白羡一江鷗忘家徑覺征途逸謝客因耽野鴨幽屈指十回郊郢路安陸府古郊郢地也錦囊獨富已囊羞

孤舟無日不風波吾自逍遙奈若何野菜帶花朝馥咢敧巖包寺晚捫蘿開消白晝攤書寢醉仰青天拍斗歌便是飛廉長肆虐阮衿袁扇自婆娑

荊門新漲拍堤平晚渡虛舟戲鴨盈烟柳不遮迷
戶飲火雲偏酷石田耕扶筇古寺碑苔蝕買笋幽
林𩛰膾烹明月一船鐏酒綠莫嗔風伯謂無情
白波天際印晴霞花嶼紅酣日半斜土鼓勸耘千
耦競河燈賽會一川譁推敲案牘能驅暑增減醫
方可治家自笑此回風水逆助成詩酒作生涯

示同舟諸子

旨風不按候夏天從北聒雨久百川盈馳波雨跳
沫益以大塊噫牽舟步步過沿緣日數里購米艱

圭棵村槐陰午圓罣蔭思披褐慵疲儘意眠壓纓
快解脫客疑風雨慫得毋天降割予耽酷吏驅且
免去秋魃上灘兹固遲田飈終可達南薰此其時
詎曰梅止渴天意憫民魚定邀格外活勸姑忍須
史千里一朝越莫誤醉吟規傾盃擊銅鉢

即事三絶句

刺期眠晝午有夢輙歸山斷起推窓看溪鷗笑我
閑
睡熟鑪烟燼茶兼書味長掩窓蟠膝坐當夏滿船
涼
聽慣雨風聲煩襟也自清宦途千萬侶誰此息心
旌

又四絶句

風雨新城又兩天邊湖水足晚秧田喜聞人說今
秋好便滯歸期也暢然 新城古沙陽也屬荊門州
收完二麥雨盆傾催稅差來膽不驚一半賣償新
舊欠貧来接到早秋成
官齋五月汗流珠今夏船窓未解襦入夜北風涼

枕簟夢回紅日滿沙湖
風息波平月滿洲葛衫草履曳筇遊漁家認是行
鹽客送上陳茶一大甌

搔首二短句

水大川原失村荒鳥雀稀憂時嫌米貴望歲喜秧
肥貧忍覩知責權羞計畫違白頭搔不已夫豈慕
雄飛
筋骨憑勞健憂虞賴窘安夢憐離别若老慟影形
單四海家何托三生願已寒遂初誰許賦默自悒

加餐

送郅將軍之任黔中名國安字薏友河南儀封武進士○時黔苗不靖

仗劍指三苗威聲著楚謠自君今日往小醜半年消長治惟心服迎降在義招孑遺尤可念莫遣賦蕭條

題荊南說劍圖送褰守宋西珊華金即次其留別原韻

臣之壯也學劍書不道臣今其老矣同舟漢上醉橫槊半段槍鋒輒摧靡閉來磐石辨青虵鐔鍔分明闇者喜破山鉎出逃山精魚服白龍潛偃視拳心七尺

上方子斷佞相期投袂起延平津路移褰東躍匣雙虹欣慰止一年共淬滄浪青豈屑吹毛驚俗耳從今游刃握蘭堂未許諸畱譽盧李雖蓮莫設峴山前舊淚新啼溢洲沚衡天何日洗丹霞協力酬

恩賦同底

爲同寅孫芝田兩尊人孫名元號芝田字仙氏甲午科江寧鄉薦湖南分守岳常道其母以丙辰十月七十父以丁巳二月七十○封翁以繪事名

江左行仙慶古稀鹿車雙出浣花磯喬松邱壑雞林重陶孟簪裾玉樹園錦瑟百年諧鶴髮豸冠三徑舞牙緋小陽春信青鸞報直到蟠桃宴嶽跡

甕軒九日

重陽官閣菊花前獨對青天憶昔年秋色十叢慵洗盞午香一穗漫逃禪白頭宦味常如此黃卷家聲亦既然佳節背人頻制淚强扶盤壽聳詩肩

阻風安陸府作

出必盲風躍汲緣杜若汀力揚黃藥趣擅致紫霄冥却汚去聲撩表扇達翳息孟亭詰朝澄六合醲酒快清寧淮南子鈞且大丙之御縱矢躡風追猋歸忽○孟亭在安陸府署東偏王摩詰寫浩然先生像處

天門縣梴溪潭隄潭以下七十二垸之障也比年六潰民不魚者僅矣予為捐築月隄三百餘丈以禦漢水之衝馬有作

漢水頻年潰古隄潭陰千社盡塗泥夕陽遠汊搖星火明月荒村起夜啼無乗空言能矯語盡心何術可安黎攻成不日歌如砥快曳枯笻看治畦

過泛口

沄口經過感舊時霜飛六月歎佌離眼中乳虎天梟礫籠裏胎仙世羽儀兩水仍分雲夢曲三湍不洗應城悲（兩水謂沄與漢也三湍漢水所經地名在沄口上流雲夢應城二縣名）回頭怒髮衝冠鷹淚灑旌幢一夜縞

人性

露葉疎遺響津亭把傍花晚漁爭市火明月表天霞裘薄寒新逼罇傾夜倍賒耽吟殊自適人性渾忘家

慚負

酒市連灣鬧漁舟貼岸華芋嘉霜後乳茗薦雨前芽古蹟徵殘牘遥香認野花只今初志遂慚已負烟霞

聞砧

忽遍擣衣聲酸悽楚客情宦遊灰性火身世悶心旌退卜烏頭白勞將魚尾頳漢川今夜月偏自滿天明

月憶

圓月秋多憶寧知行路難鏡窺霜面損酒發鐵心酸木葉形鄉思江波陡夜寒凳軒三徑菊秋去不曾看

征途

歲旱禽聲戚灘高水脈迂諮詢諳習俗吟醉失征途霜老山呈骨更深斗轉（去聲）樞三年淹澤國認熟酒家胡

三年

三年十二櫂漣漪鷺渚鷗汀處處嬉荒戍斷橋孤角月疾風零雨一燈詩俗情但羨攀龍捷薄宦寧

知履虎危夙負登臨饒勇健不堪滿日入瘡痍

布帆

布帆十幅挂斜陽簇簇炊烟冪柳塘霜葉紅黃春小月苔垣黯堊古名莊客愁不共秋容淡歸思恒蕪漢水長誰遣名通天府籍等閒拋却薜蘿裳

監築桃溪潭隄夜歸即事

大輿長隊疾於飛燈火成行度柳園却羨月池僊白髮菊花釀熟蟹螯肥

舟行即事

竹籬茅舍薜蘿門楊柳踈踈水抱村自是探幽成
結習倚檣一望一銷魂
楓葉紅黃藍水湄石梁桑塢盡船維沙禽認得忘
機叟語近牕前索賦詩
一旱三秋雨似珠冬來纔得墾平蕪舩窓那暇看
山水老眼關情是芋區
北風作祟一旬多屢誤歸期是浪婆況值小陽花
朶綻微香纔動晚庭柯
舡頭趺坐看浮雲雲過西山掩夕曛千里煙波渾
不辨亂鴉飛出一千群
小陽晴日午烘春四面牕開萬象陳好是碧山黃
葉裏橫烟一線鎖嶙峋

醉吟八首

十年奔命廢幽尋半月舩牕儘醉吟一概毀譽風
過耳百凡周折水明心人生快意無多事世界長
春見幾林但得閒身遊樂土肯教虛度禹王陰
長生空自有仙方叵耐官身逐日忙自厭性情多
攪事尤因交際屢傾囊看書輙動無名火得句都

成急就章所有怨懷消化盡誓甘心處亦俱忘
滿天明月滿懷思短棹空江戍角悲歎老豈因雙
鬢雪躭憂寧但一團葵自甘古調彈湘瑟不耐尖
更打客帷酒渴却嫌孤影對待逢幽勝寫花箋
逐逐冬來又一年閱人時序苦磨研微茫烟景斜
陽外瘦峭山容遠岸邊波色一灣鋪翠縠鳥聲千
樹鬧鶗鴂蒼黃部署供捜拾貯向靈臺耿次編
不必懲羹齏亦吹髩邊葉落輙攢眉老年涉世羞
圓捷平旦盟心戒詭隨昔未讀書嚴夜課近新得
句苦眠思深追往事多蛇足正恐昨非今又為
一生受累是虛名回首當機事事驚海嶽盡揚前
席寵夢魂恒怵籲天聲瘁躬未死難言志品物方
屯敢望亨雖築小園頹以止用箴妄念恥蠅營
慊人忽地得雙魚珍重開緘約遂初耕釣有情何
必實詩書完債尚嫌虛胷中物外何曾染眼底人
間故自如馬革即非儒者事 國恩寧敢某懸車
舩笨灘多雨打蓬趲程沽酒勸篙工寒林鶴點烟
中嶂午寺雞吟磬裡風水味日嘗金縷膾溪毛秋

薦玉苞菘前村雅會詩人意渡口新張小旆紅

王政橋成（在欲城縣東十里）

傾盡三年橐到成五洞橋秦鞭風雨効虹駕鬼神
謡（橋經營於雍正十二年春將運前明食蕩發橋石於上津以限工力而止治十三年七月三日之夕風雨大作剷其石至橋所實叟有神助之謡）
與濟無庸惠津通不患潮從敎覬柱客駟馬咏鑣
鑣

峴山亭

襄陽城南南八里九宮山勢蹲蒼兕其巔亦名小
武當其腰八角亭亭峙漢水西来抱郭東襄樊夹

漢如唇齒佇立橫睇盡井疆趺坐分區識地理羊
公叔子鎮襄時緩帶輕裘恒憩此此亭南去山盤
迴有石嶔崎列磴㐌門前小澗直無情四顧面墻
何所視人稱之曰古峴山謂公暇即於斯止商邱
宋守守襄來力辯峴山非爾爾遊觀不曠更昊觀
雅量如公寧戀彼請予題額今亭中昭示来兹勿
誤指予心適合不辭揮自是頻登借快士眼界空
明意興高縱飲狂歌無弗美凭欄一望一躊躇當
庶之民須教矣到来若止暢披襟竊恐羊公顧之

恥

鼇軒即事三首

亦知斯傳舍無或更求多百慮田頭冷三年轉瞬
過藥珍期禦疾茶費倚驅魔憂樂何先後翛翛赳
放歌
宴豫防心逸讐書刻夜分冥思燈斂焰獻韻酒皴
紋四體勞中健三冬靜裏勤欲眠鐘有候低枕亦
欣欣
無事即趺坐交軒箬廢園（陳子昂詩對戶池夾亂交軒藂翠遷）吟禁（平聲）

壜月冷思賽尾霜繁試力姑禽戲（華佗曉養生術名五禽之戲謂虎鹿熊猿鳥也體有不快起作一禽之戲）矜行特虎存（韋渠牟步虛詞有云虎存時從步龍想更成章）却嬿平
世老髀肉再三捫

姑蘇王次山太史峻吳興鍾岱峯侍御衡
主滇試還取道襄陽招同襄陽太守三
韓孟麗嵩焰司馬湘潭張崑石瑗別駕
宛平王和庵瑄宴峴山分符字

鐵網収来滇海珠峴山雲集酒飛輸方城嶽立南
天鎖漢水鉤盤禹甸樞風月助嚴賓主令帶裘遥

令古今符明朝好示丹青手繪作星軺夜宴圖

有感三首

重帷深罡拂吟髭剪燭蠅頭註五知（宋任布拜樞密使歸作五知堂謂知恩知道知命知足知幸也）七十一年憂患過八千餘里夢魂馳（先慈太夫人墓在雲南永昌府保山縣西山）親交海嶽荒魚雁仕宦風雲畏虎羆无可奈何姑遣興童奴羣怪癖於詩

公餘書卷滿床攤吐納抽添濟老殘顧盼刀頭三載擲摩挲帶眼一秋寬毫揮閑帖朝忘倦香酌餅花夜不寒歲暮心情唯自解那堪雲雁幾聲單

朝来雲雨變晴陰化理元機默自尋知命愛憎俱任世養愚榮利不關心氊裘夜擁銀釭酌茗椀香深玉漏吟几畔蠟梅憐寂寞寒芬不斷襲衣衾

張昆石司馬和韻見詒因疊前韻申意

老自宜輕不染髭包荒何必令人知喜閑物議修行檢審視簷陰警坐馳知足有懷遊鹿豕夢占無意叶熊羆朝来忽報梅花使五朶雲揮白雪詩

詩逋酒債日分攤乘隙繙書補廢殘欲寡自能操守潔恕行纔覺性情寬最憐盆石深藏拙頗與庭梅共耐寒垂老幸逢清宴日不愁青雀羽毛單（中山詩話晏鄭公數為御史糾劾作青雀詩云青雀孤飛毛羽單卑棲豈敢傲鵷鸞明珠自有千金價莫為他人作彈丸）

奇書買得辨陶陰墜緒絲棼次第尋踏壁務安慄友韻銘盤差警耐官心自憐癡結三生夢（連夕皆夢與亡室李恭人對泣）却愛閒賡四可吟（宋邵康節先生有四可吟謂可仁者行可信者言可委者命可託者天）最是襄王雲雨峽未邀明月抱霞衾（紫薇詩話張子厚少有異才多異夢嘗作夢錄紀夢中詩如楚峽雲嬌宋玉愁月明溪淨印銀鈎襄王定是思前夢又抱霞衾上玉樓殆不類人間語也）

無題

欣榮萬態入冬枯節序炎涼轉眼殊自是陰陽多

變化熱中冷面亦何愚

閒情步屧雀聲吸霜重林疎露鳥巢落葉不甘風掃去一堆叢雜聚堂坳

樓望二首

頻年鞅掌歎離群獨上高樓罡夕曛客眼正迷宦道柳雁聲偏落晚天雲自知宦拙心徒盛屡為交貧老更慤何日蓴鱸遂初約萬花千酒抱桐君

吏退轅封鼓吹喧欲憑登望解心煩炊烟四面月無色語雁一聲天有痕久歷風塵何日止獨愁心

事向誰言無端聽得梅花弄蕩盡凭欄此夜魂

寫意二首

竊祿三年喜艾康偷閒時理舊緗細望忘月射東西几吟苦風周上下床十出幸俱完璧返千思莫妙善刀藏但能殘喘休荒圃早煉真傳不老方

既老嬾人說歲周加餐耶亦毛甘柔力償詩債香銷篆計復棋警酒瀉油天色變從眼觀世情紛似草心抽一年又竟倉皇過只為禽言數數留

臘日

漢臘蕭齋酒泛卮添香特祭錦囊詩殘花不盡深情結 李元紘送張說赴集賢院詩餞王廻丹禁殘花降紫墀 捲葉何嫌滿意吹 邊人捲落葉吹之曰笳聲。白居易楊柳枝詞云捲葉吹為玉笛聲。朱子芙容詩云更待金風滿意吹 小大識存文武道短長發付海天悲灾梨自哂山雞愛 山雞即錦雞也嘗自愛其毛羽每臨水而照輒不忍飛去甚至移時目炫墮水而死 一任人間棒老癡 唐鄭璠在嶺南時於象江得怪石紺氷而平理彈之有好聲 欲歸榮陽費錢六十萬。宋榮咨道嘗以錢三百萬買奠世南夫子廟初刻○或有談此二事者聞者有曰這兩個癡人可棒打殺何不買百亐上水田與九品入流官乎

阿閣

阿閣重裀軟金爐百合熏月無安枕夢時有隋堦閒 夷日休詩孔雀細窺窺沼見石榴紅重隋堦閒 結念三朝遇深情四瀆分公私縈萬慮非是欲修勤 晉書宮允常以修勤消白見梅河右

除日喜雪二首

慾陽焦萬彙除日雪飀飀費盡春工釀繞徵豐卑祥時風爭炯爛吾意自相徉守歲狂歌犇同民樂降康

樓觀天地淨獨惜隱梅花香篆沉金鎖林梢鬬玉叉望迷卓馬路歡助綺羅家最美披蓑客扁舟釣鷺沙

式馨堂詩後集八卷

三南曾之裕亮儕删存

式馨堂詩後集八卷

三南曾之裕亮儕删存

丁巳

立春 值牛日

鞭春循令典淑氣滿方城解凍風初巽增年老暗驚雪融山露骨晴定鳥揚聲竊喜當平世衢歌倚醉賡

謁羊太傅祠

裘帶今難效緩輕寸心期不忝先生冠纓自就滄浪濯 漢水經均州則名曰滄浪 魴尾何辭漢水赬日短妄思繩可繫心長時與劍爭鳴瓣香拜罷摩碑立肝膽敎從何處傾

放舟

穀日春帆趁曉晴烟波雲樹快盱衡胷中浩浩渾無物世上悠悠浪有名引醉那須千日酒烹鮮奚翅五矦鯖騶奴預料新吟富蜀錦裁囊一夜成

老嫗

老合加餐奈齒稀牙櫼常佩在緇衣力綿久廢穿

楊射面軟難辭呵凍揮有夢不離泉與石遊春詠亦詠而歸獨嫗好惡仍三代未肯人前渾是非

今之安陸府明嘉靖龍飛陞爲承天府當時之盛可想而知也今經其城如村落馬郭外荒蕪尤甚信口得二十字

前代龍蟠地園林萬種春到今原草色鮮碧憶重裀

元宵野泊

豈不知佳節其如野泊何酒尊聊草具僕御喜肩摩豈必家園樂猶非苦寂過海天今夕客愁獨較予多

驗桃溪潭隄口占

攻成真不日親見子來風益信勞誰怨因知欲易從誠斯無弗格道果卒能通莫謾傷遲暮蒼生屬乃公

買園武昌而頹曰止詩以寫意四首

四海無家客棲來全樹陰莎旋驄馬習蘿護戟門森紅雨三春淚碧霄中夜心呢喃雙燕子充耳復

閒音
石壽鬱奇色亭危收遠容熟酣千里夢孤卓一生
蹤語共堅寒歲登疑躡妙峯徘徊笑鴻雪何必不
情鍾（園有假山石色古黝曰蹤其側曰語石山房）
塵紅粘足軟一濯玉壺氷骨董齋中物衣冠隊裡
儕會心隨處處覔句慢騰騰風日人間異偷閒便
曲肱
鐺火和文武先生恰醉醒雨花天洩秘泉醴地涌
靈（園內有泉味甘淡）結契三山月（謝顏三山曰蛇山曰胭脂曰鳳皇）隨緣兩葉萍境人

幽並悵不復羨滄溟
語石山房梅花下聞鳥聲
語石山房幾樹梅淺紅深碧鬭春魁枝頭百鳥啼
聲厲知是嗔予不早回
止園即事自嘲
重門深閉一園春日日藍輿染市塵半夜雞聲驚
早夢又將逐隊謁通津
題同寅張轉運使榮懷守武陵郡時勸農
圖二首
殘紅不愛愛秧新僕馬勞勞餉我民若被漁郎今
見此定知不羨避秦人
王政人知首重農阿誰實出武陵蹤後来譜出術
良傳肯讓當年渤海龔
一覽亭
野性苦官勞塵緣設計逃厭人期雨濫珍樹嫉風
饕亭立孤窮目花吟倦藉糟欲眠星早爛逐隊又
東曹
登黃鶴樓四首

傑閣危欄幾度凭傳疑往事苦無徵江山屢奪孫
曹幟辭賦誰然屈宋燈繡錯情田春萬陌寶攢心
樹晚千層（禮記人情者聖人之田也唐秦韜玉詩又覺春愁似草生何人種在情田裏○劉禹錫觀火詩瑤壇燦爍森寶樹攢珊瑚又言總花費若生心樹顯結因芽）
臨流那兮滔滔下力挽西田悵未能
登樓詩客故丁威蜃化漚浮兆是非榆社雞豚星
廓落鄂陵松栢鳥懸飛（張華情詩束帶俟將朝廓落晨星稀沈約雁詩懸飛竟不下○子美注也以云）
長眠雅慕游仙枕薄醉翻嫌擁妓圍却喜酒隣花
逕曲鷹冠常戴落紅歸
最愛仙家化酒方頻来折節拜純陽江波若可爲

醇酹溝瘠皆能轉樂鄉抱直我原難渾俗懷愛莛
故不容狂請看亭側如𡱈棗自昔先歸小吏晉
平生濟勝自矜豪縋崄梯危興不撓隔斷市塵江
面濶摘来星斗鶻頭高（樓峙於石鶻嶼頭）八牕塵拂三山月
一雨鯨喧萬樹濤時泰官閒寧易得好將心
力効吟勞（三山並見前）

語石山房即事

欣榮百物費春工一旦摧殘婖雨風獨坐山房悟
消息蝶香深處伏歸鴻

古意

一日揚帆三百里岸上千夫齇稱指十日荒洲泊
風雨篙工食盡村無米疾遲順逆不由人人於其
間枉用心逆遲者孑饑一旬順疾之危不可云

又

樹木之計在十年賣腐營生利三倍從来逸獲必
拙迂掟巧機關或終累若夫癡圖身後名知道佚
巴生弗生

蓼潼商觀察方引除同年

秦楚一千里分睽十二年魚鴻間一至晤對悵無
緣丁春忽蓼語情摯兩纒綿覺来渺追蹤方寸明
膏煎艮金爍於石屋也而雀穿重離際當午霧布
終澄鮮木色變青女莫磷蒼玉堅皎皎鑒蟾魄老
淚爭珠園

漢舟即事

入舟身暫逸俗客且希逢人對芙容鏡春開錦繡
胷水雲天萬里煙樹月千峰真樂閒中得幽棲何
日從

榔隄連麥隴高下碧新匀閘石篙痕泐車棚藥莫
紉雨多春患歉客久路甘貧遥憶韋堂徑紅鋪幾
寸茵

勞慣不能嬾溫書刻寸終綠深緣雨力香辨服春
工村午煙呑樹江昏月挂弓却愁歸路邇塵事日
紛叢

四月二十一日雨

一旱五十日羲陽驕不遹土之膏者塊塊且鬱然
烜炎風蕩浮埃餘熖宛蒸木廣野盡来黐秀矣而

不實心旌人搖搖媿乏泥牛術領微廣川記鬱林郡山東南有池池有石牛歲旱以血和泥泥石牛背即雨雨久而民欲晴則盡洗背泥即霽夏䕺莢六飛澍雨宵綿密灑枝枝渥丹潤葉葉塗漆凤駕交甫堤千村謳穎采炊烟午接雲積憂今頓失秋来循大田策杖奄覩銍椒馨胡考寧羹臛羅辛苾童奴笑相語安得遂翔逸

五月初二日復雨

十晴一雨帝恩覃快把堯樽醒復酣三徑碧荒居陋適百城香擁宦貧甘涼生晨夕諧心賞潤透軒窓罷手談更喜風恬庭訟息小樓卧看峴山嵐

聾軒遣興三首

退食喜莊居香生萬軸餘陰軒眉破鎖荒徑手親鋤吟苦貧延趣書勞悔積譽尋花時一出小吏引籐輿

欲嬾憐無隙辭榮歎未成宦塲貧獲穩詩境苔貼亐入耳談山話開懷繞樹行須知蕭散意不止戀鷗盟

春去留無計深盃鬬飲豪娛賓花展席頤老藥分

檣月釣從鈎直風眠置枕高不勝雲水夢尢是欵圃茅

六月朔日天和風恵召諸僚佐及褰人士合射會文於聾軒因次張崑石司馬招諸童於大堤習射放歌韻示諸弟子員

觀射須觀射所以昔賢三疊雄褰士晋庾翼都督征討軍士會僚佐於襄陽親授弧矢曰我之行也若此射矣遂三起三疊徒衆屬目其氣十倍我今合射聾軒塀禮記凡國之政春合諸學秋合諸射以考其藝而進退之意在萃拔良家子臂弧腰矢衆登塲鼙鼛節鼓撾漁陽和容和志不主皮手柔穿落風中楊褒衣博士談躬化更率群衿賦涼夏一時樂育盡英才歡飲高歌風也借絳帷分隊羅諸生俊者稱弟傑稱兄吾儒大業貴有本心田務勤仁義耕既生

聖明時無患不早用文武惟所需奠邦非嘗嘗逹窮久速吾何與造化徒多顛倒弄學山期必至於山此身定立周孔間

天王龍德正中日取次看爾雲霄攀

聾軒即事長句二首

緣沉官署儼深村花滿庭塀竹滿軒劇雨鳴檐添
索莫濕烟棲樹送黃昏公餘罡牖千香闼聽蛩行
吟獨樂園群從莫嫌清冷甚春風饒貯一懷溫
守拙安貧老不疑酬知行義在於斯極難堪乾權
諸命實可傷心慰以詩苦志一生如此畢深情自
世鑒予誰年来漸染長齋習淡食孤眠自養頤

㢟軒即事二首

厲風喧勁葉酷日萎嬌花地席親膚冷餅泉沁齒
嘉皮日休以毛公泉寄崔諫議詩云也知飲冰苦願受一餅泉。曾鞏秋夜露聖詩云頻盼塵慮銷餅泉潮顛倒。徐璣詩餅泉待煮茶

樂交成債帥耆古擅頗家難肋吾何戀懷冰又及
瓜
充院雞冠盛浮甌雀舌香偶偷閒半日終少醉千
場劍銹甘埋獄錐頑媿處囊莫登高閣望鄉路攪
詩腸

即事絕句四首

㢟軒公退炷爐熏垂老詩書不廢勤止扇怕敎香
散去倚屏默看繞牕雲
方城城裏三年客長夕相依是老榆此外閑情誰
更切百花香簇一蕉珠
樹密陰深小院涼藥欄徙倚一身香評完圖籍從
頭校不信炎天晝漏長
一叢慈竹蔭修廊三載龍孫藹祖長爲約小僮休
翦剔吟風舞雨倍生涼

樓望二絕

放眼乾坤獨上樓日攖塵鞅負佳遊峴山偏自呈
情態勾惹烟雲刮我眸
彌天黍稌疊金黃樂土荊南百二强　盛世遭逢

清貴老故園何必不相忘

老榆

藥院榆中立陰垂蘚色濃搏風巢警鶴印月砌盤
龍鬱屈資蔵拙幽叢賴養慵三年依倚慣竟不詑
吳儂

即事

問夜研花判凌晨校典籤勞斯寧寢食拙不計涼
炎野性箴仍癖名心悔未蕪漫揮安石塵誰與論
韜鈐

[illegible]舩繞過雨便覺一天秋試地忙分藥斟泉煎淅
瓺病寧因老患憂豈爲身謀檐溜知愁思綿綿夜
未休
信古老尢泥含咀入夢微吟長香穗結書潑墨花
飛有願期傳素（晏幾道詞試約鸞牋傳素期良願）無才悔蹈機（中論聖人蹈樞機成天
地之也）秉槎何日事空自理苔衣（洞冥記支提國人結海苔爲衣）

次廣陵楊賚起元戎襄陽度九日韻

霜眉愁歷日添長賴得秋英恣養陽囊錦世崇雙
臂絡帽花風鬣一檐香回頭舊憶調雛馬隋淚新

斷觸羝羊那復閒情覓者宿漢臯横槊自呼觴（韓維
詩呼觴滿自引不異罍盎佐）

白燕

寶墨元姬縞素裝蹁躚多爲紿蘭忙受風斜掠春
飛絮賀厦新来曉冐霜偕隱直思藏玉樹入懐偏
喜炫霓裳皂袍翁媪如相見應訝皈依傅粉郎

漢陽關口作

盡瘁何知行路難春秋風雨漢陽關當壚柳妍看
人醉把釣磻溪羨客閒塵軟日汚穿角履（後稱王道崇從容恬素著
穿角之履好事者竞效新履以效之）書回頻誑大刀環姓名一自屏風玷忍
問終南少室山

十月晦日

玆晨曾慶萬年歡三載今朝淚不乾著訓千言千
滴血遺弓一抱一摧肝彌天網下珊瑚出拓地機
神宇宙安胝沫究難名至德龍髯空望鼎湖攀

喜晤如臯丁松園廣文於武昌即聘主安
襄鄭郡講席途次值生辰因爲叙而祝
之

從来别久聚非交歡亦新束髮締吾友閲今五十
春文酒角壇坫名業淹風塵其間或睽隔計月而
無旬乃玆十祀違纔一晨夕親非經離索苦何知
氣誼真子月哉生明爲君嶽降辰屈指已乘酉六
十九年人著書四十載立言歸大醇秉鐸沛時雨
造士殊彬彬棹頭還故鄉鄭虔仍昔貧不遠千里
来視我於江津拜起認顔色二老同精神交覩邁
問訊瑣細相指陳呼酒暢深夜豪逸驚群賓[illegible]酤
溯漢水半月談紛綸安襄鄖在昔耆舊誇無倫胡

爲百年内藝院叢荊榛築館詠日吉三薫迓蒲輪
樂比崇講席指點開蒙屯子也側黨論庶亦堅圻
循文會且仁輔教澤將無垠鴻羽用爲儀吾道由
之伸斯誠君子交推諸四表臻英才宏樂育此壽
喬佺均

式馨堂詩餘偶存

三南魯之裕亮儕

長調

述懷

海嶽馳驅叨博得銅章墨綬論遭逢一歲三遷天中無右（己酉秋奉命以中書試用於河南冬十月受確山縣事庚戌正月遷嵩縣六月調南陽中間猶兼攝永寧新安二邑事）丁艱挂印掉頭歸如雪麻衣風兩袖忽九重宣詔起鮮民　君恩厚。年齒暮才思陋泉石甘冰淵透況鞅掌維艱瘡痍奚救　皇扉計日待訏謨蒼生引領期仁壽判十年盡瘁服初衣綸竿又

右調滿江紅

志感

歷遍名場遊盡名邦到頭嬴得鬢鬚霜千般蹭蹬萬種荒唐空一生苦一生累一生忙　麟閣日短燕翼心傷沉思一霎九迴腸逃禪不可渾俗無方直耳如聾心如醉目如盲

又

兮則空安心則何甘書香一葉忽無傳五車頓棄六藝空談徑見人羞怕人問告人難　形影孤單情志悲酸檢生平似未宜然灰豈終寒飈或終綿奈眼前孤眼前獨眼前鰥

又

珍重親身感激　君恩祖宗天地鑒斯誠人民社稷學術經綸看此番出此番用此番行　鑑爾稱明衡爾稱平十年盡瘁好歸程務鋤利種並鏟名根須十分勤十分慎十分清

又

仕也蕭蕭止也囂囂育教榮祿縛英豪　恩爾志遂節立名高斯可以耕可以釣可以樵　宗靈幸邀熊夢非遙書田畚鍤有人挑優游月窟吟嘯花曹任鷗鷺盟煙霞侶松竹交

右調行香子

臘日（夏曰清祀殷曰嘉平周曰大蜡臘也獵也獵取獸以祭也臘祭先祖蜡報百神同日祭也）

臘日江城競薦禽香升上帝歆閒情陡自深顧影

怦怦短髮霜侵　封羊媿諂磔雞徒敬祠梟亦何心（搜神記漢宣帝時陰子方者嘗臘日晨炊而竈神見子方再拜受慶封黃羊祠之○漢書有司以春三月及臘祠社以羊豕儀禮冬大儺旁磔雞出土牛以送寒氣）待春風上林鶯遷能夢開襟

右調太常引

即事遣懷

十年宦海攖塵網今冬熙浦耽幽賞閉門饑凍任號啼身自癯心自廣浩浩千秋予獨往　靜不隨壺公天壤（神巫見壺子出曰先生死矣明日又見曰全然有生矣壺子曰吾示之以天壤見吾善者機也○注善者謂生意也）動遊不䍜王生鶴氅（王恭披鶴氅涉雪而行孟泉曰真仙中人也）嘯吟夢卧日相羊夢無因技無癢（衛玠問樂廣[illegible]夢[illegible]不得成疾廣為剖晰即愈○潘安仁賦[illegible]心煩而技癢技癢者謂有技不能自忍）遐諦共證非非想（[illegible]年居於檀山中學非非想至二月八日而成佛）

右調天仙子

巳巳需郊草廬成客以沁園春調落之走筆次答

何地容吾道直行孤且息山阬悔年華浪擲襟懷未暢恩德虛酬鷦程淼桶鱗閣江湄馬跡[illegible]塵[illegible]白頭擬從今耕雲釣月故[illegible]鷗[illegible]

繆泉石煙霞恣所遊聽牧童短笛田家土鼓聲聲天籟那數吳謳蟹滿雞肥糟牀滴瀝何用勞勞與婦謀謾回首射雕罝兎春夢悠悠

辛未太湖有約看花其園者至則主人他出焉因訊以歸去好詞

似曾墜訂說園花爛熳盍[illegible]幽興朝來鶯燕報春晴緩步直尋三徑見雙扉炯鎖碧苔封任剝啄推敲全不應豈昨宵夢裡晤芝眉朦朧聽　曳歸筇殊興盡賦遐心非爽信或殢雨迷雲神昏體困（主人續絃於去冬）君既能背約掩重關我何難絕交申峻命念生平器量頗含宏姑遣訊

式馨堂詩餘偶存

三南魯之裕亮儕

小調

舟夜

茗熟香清坐兩牕詩魔力戰睡魔降孤篷哀角冷
春江淚雙〻一夜猿聲咽斷矼

右調憶王孫

春怨

自怯近來枯槁不愛花香月皎鶯燕更憎人慣在
簾前喧炒好惱好惱竟被離愁催老

右調如夢令

旅次聞隔墻人語

卜歸期報歸遲生憎名利把人羈便榮華怎的。
掩雙扉鎖雙眉羨殺隣家好唱隨春秋不解悲

右調長相思

書所見

盼到清明時節挈伴嬉遊紫陌蓮步緩鬟雲香叵
耐行人眼熱含羞膽怯對面偏偏一跌

右調風流子

即事

春陰好柳隄平筍輿輕一路黃鶯紫燕話新晴
大輅旛幢輜軿芳阡粉素娉婷更愛小橋紅杏底
酒罏春

右調春陰好

寫懷四首

遊轍阻宦途難宦途遊轍爭似釣磯安岳老何難
自逸奈恩深惟有鞠躬盡瘁了臣心

又

書債畢世緣慳世緣書債都作夢鄉觀碌碌到頭
何謂總飄萍贏得乾坤海嶽一孤身

又

慾壑剗愛河乾愛河慾壑奚啻鬼門關看破豁然
冰泮聽天公不問落梱投溷付東風

又

熊夢冷燕貽空燕詒熊夢今古盡飛蓬尚有災梨
禍棗未全灰畢竟名根五内結成胎

右調思帝鄉

紀夢

鄉路原来在枕一卧蝶旋香錦情態煞分明丘吖哼。津館宵宵魂赴畫閣朝朝淚注計日報金泥福命齊

右調貽君怨

式馨堂詩餘偶存

三南魯之裕亮儕

中調

閨情

喬粧新理喚捲珠簾旋命止忽地長吁鏡裏紅抛雨　佳兆頻頻都道春来喜誰知是雀誑燈欺人造無稽語

右調點絳唇

辛亥北行題楓香驛壁時二月初六日

問天何事来生我從小兒無一可計窮通順逆全相左其出也眉雙鎖其入也眉雙鎖　一生贈送明珠顆到老無安所此去決終身吾志界大用也心肝剖小用也心肝剖

右調酷相思

贈歌兒

目秀眉清年十五俐口伶牙鶯燕語纖指弄琵琶睃人眼故斜　憐極情無那酒戒為卿破掀髯賦解嘲英雄本性豪

右調菩薩蠻

題画

氐事眉尖日鎖似妒餅花雙孫㤼他鴛枕月来長冷如霜　春漏平分可惡聆晚巴明難度生人何又令人單天也殘

右調添字昭君怨

惜春

寒氣退矣滿眼陽和風物美憂感心癡何若均勻次第施　春榮幾日忽地乾坤紅紫失夏熱秋涼烈日悲風偏較長

右調減字木蘭花

感憶

年年別鏡中何㤼鬢眉白鬚耆白帶累烏雲並霑霜雪　回頭往事真難說一生誤在肝腸熱肝腸熱不肖忘家焉能報　國

右調憶秦娥

書事

平橋曲隝柳烟拖雙繫五花騧門挂金刀手携檀板斜倚竹欄歌　當爐花鬢春山鎖柔聲耐折[illegible]一味温存十分承奉我見也憐他

右調少年遊

登正定府城南樓

恒山滹水稱雄鎮鎖鑰畿南威九郡樓名長樂樂何如清宴乾坤隆景運　雞犬桑麻千里盛游春士女雲霞倩青蕪走馬羽林郎射落双雕向人贈

右調玉樓春

墻東散步

小圃金溶芳堤翠軟支筇行飯循溪轉忽逢儔侶挈雙樽幕天席地觴浮滿　泉瀉鷗絃[illegible]春山銜月忘歸晚板橋流水判東西人道天台下劉阮

右調踏莎行